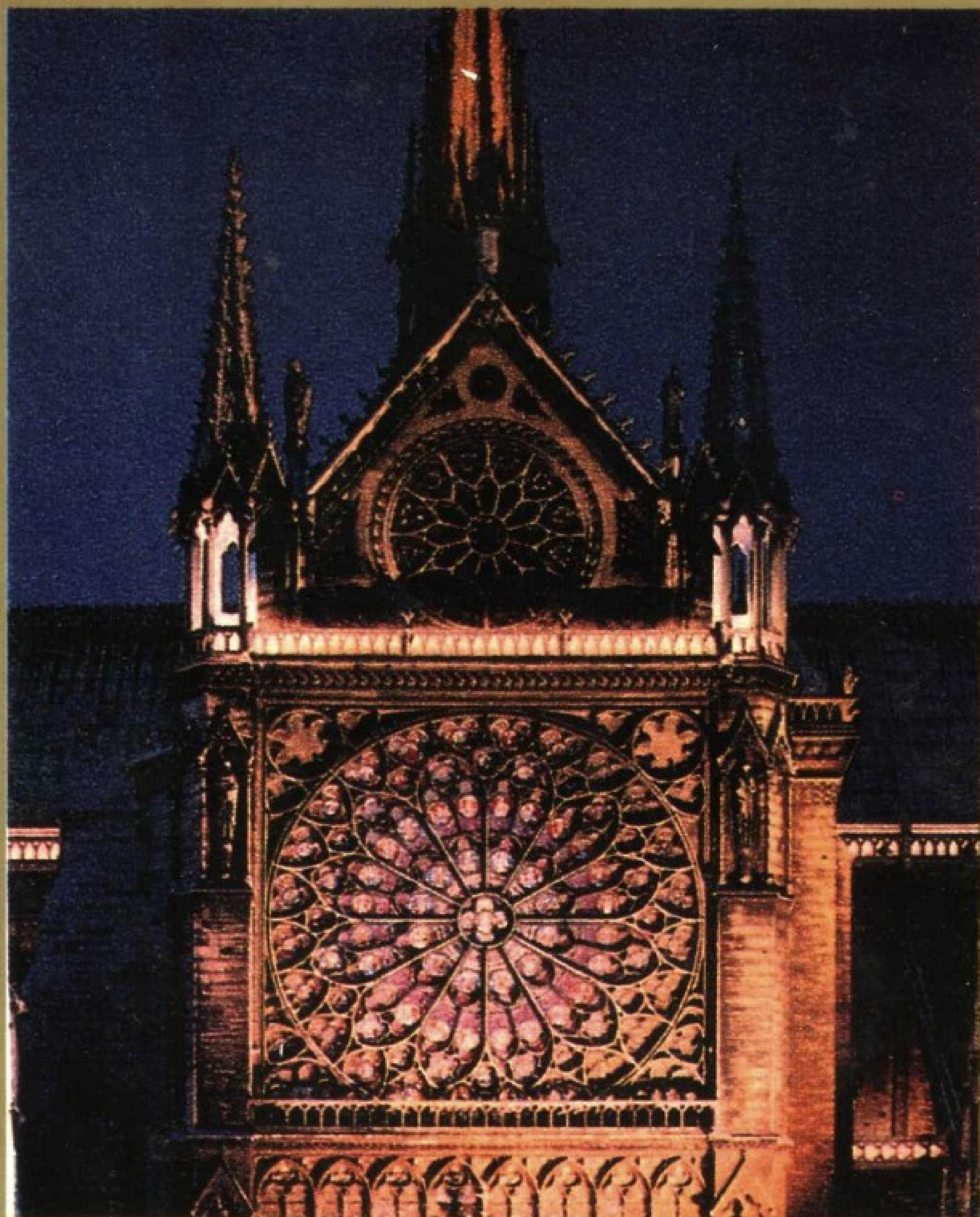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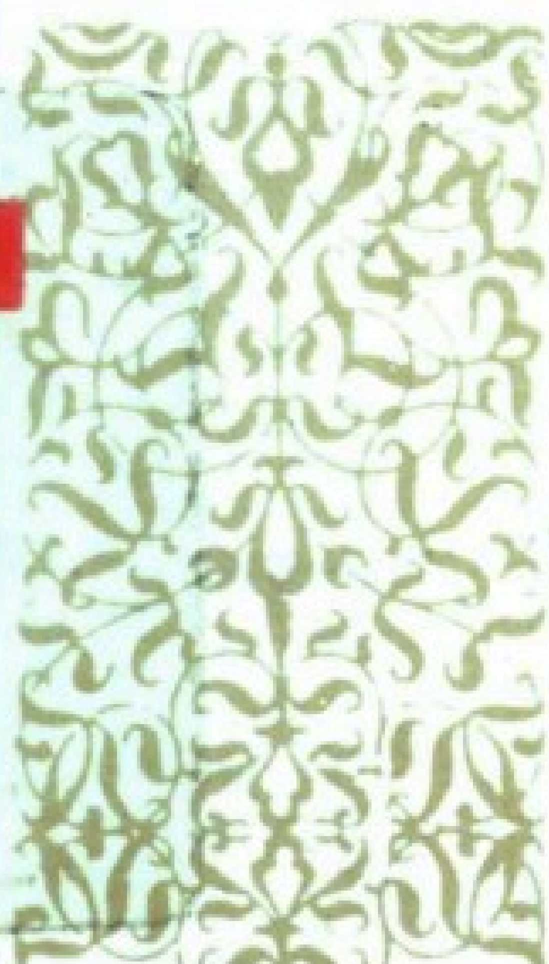
LA COMEDIE HUMAINE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15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十五卷

〔法〕巴尔扎克 著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Ⅶ〕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VII VII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十五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何友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902-1

Ⅰ.人…　Ⅱ.①巴…　②何…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16号

本卷编校人员:袁树仁　艾　珉(责任编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26,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6.5　插页6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3.55元



作 者 像

目　次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VI〕

不自知的喜剧演员

献给于勒·卡斯泰拉纳伯爵先生

我们著名的风景画家莱翁·德·洛拉出身于鲁西荣①的一个名门望族，祖籍西班牙，这个家族虽以姓氏古老见称，但自一百年来就和那些西班牙旧贵族一样穷得出奇了。他安步当车，从东比利牛斯省来到巴黎，全部盘缠就是十一法郎。巴黎初出茅庐的画家们从来生活困苦，他们的唯一财产就是事业上的雄心。莱翁·德·洛拉在这种困苦中几乎忘却了自己童年的困苦和自己的家庭。尔后，对成名成家的追求则是他淡忘这一切的另一个原因。

您如果曾经跟踪这些《研究》②的曲曲折折、变幻莫测的进程，也许会记起《入世之初》③（“私人生活场景”）里的一个人物，施奈尔的学生弥斯蒂格里和他在其他一些“场景”中出现的情形。一八四五年，这位风景画家的名气已经与霍贝玛、

① 鲁西荣：法国旧地区名，其地域相当于后来的东比利牛斯省，原属西班牙。

② 指《人间喜剧·风俗研究》。

③ 见本《全集》第二卷。

吕依斯达埃尔、洛兰①之辈不相上下，而与您所曾见过的那个一无所有、极不安分的末流画家已不可同日而语。他成了个名人，在柏林街拥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宅邸。那儿离勃朗堡公馆不远，他的朋友勃里杜就住在勃朗堡公馆；离他的启蒙老师施奈尔的住所也很近。莱翁·德·洛拉年方三十九，已是美术院院士、荣誉团军官，年金两万法郎。他的画跟金子一样值钱（高价出售）。他有时还应邀参加宫廷舞会。而他觉得，比这更不寻常的却是：十六年来他那通过报界播誉全欧的名字，居然终于传到了东比利牛斯的山沟里。三个真正的洛拉家的人：他的哥哥、父亲以及一个老姑母于拉卡·依·洛拉小姐，正在那里艰难度日。

母系亲属里，这位名画家只剩下一个表哥，他母亲的侄子，现年五十岁，住在本省一个小制造业城市里。第一个想起莱翁来的，就是这个表哥。直到一八四〇年，莱翁才收到西尔韦斯特·帕拉福克斯·卡斯泰勒·加佐纳勒先生（简称加佐纳勒）的一封信，他回信说，这正是他，也就是说，是费尔南·迪达斯·依·洛拉伯爵的发妻、已故的雷奥妮·加佐纳勒的儿子。

西尔韦斯特·加佐纳勒表哥于一八四一年的春夏之交前去告知默默无闻的名门望族洛拉一家，说小莱翁并没有如同大家所以为的那样去了拉普拉塔河②；也没有如同大家所以

① 霍贝玛（1638—1709），荷兰画家；吕依斯达埃尔（1600—1670），荷兰画家；洛兰（1600—1682），法国画家。

② 拉普拉塔河，在南美洲阿根廷境内。

为的那样在那儿死去；而是法国画派最杰出的天才之一，这话大家可都不信。长兄堂璜·德·洛拉对表兄加佐纳勒说，他一定是受了巴黎一个爱恶作剧的人的骗。

可巧，这位加佐纳勒正打算到巴黎去继续打一场官司：东比利牛斯省的省长因有关方面发生法律权限争执而将这个诉讼案件由通常的司法管辖区转给了参政院。于是，这个外省人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去澄清事实，并"要求"那个巴黎画家对其家族的无理举止表示"道歉"。结果是，住在小田园十字街一间简陋的带家具出租房间的加佐纳勒先生，见到柏林街的豪华府第后目瞪口呆。他听说房屋主人正在意大利旅行，便暂时放弃了"要求道歉"的打算，并且怀疑这个名人是否会认他这个母系亲属。

从一八四三到一八四四年，加佐纳勒一直在关注他的官司。这场争执涉及河道、水位高度，和一个需要拆除的拦河坝，行政当局也插手其中并得到沿岸居民的支持，这就威胁到了工厂本身的生存。到了一八四五年，加佐纳勒认为这场官司已经输定。因为负责起草报告书的审查官的秘书曾向他透露，报告书将与他的意见相反，他的律师也证实了这一点。加佐纳勒在他所在的城市是国民自卫军少校，在他本省又是最能干的制造商之一，在巴黎却变得那么微不足道。巴黎生活和零星开支昂贵得让他心惊胆战，以致他躲在自己的蹩脚旅馆里大气儿也不敢出了。

这个南方人在这里享受不到故乡充足的阳光，他恨透了巴黎，把它称做风湿病制造厂。当他计算打官司和住宿的开

支时，他恨不得回去后毒死那个省长或者给他戴顶绿帽子。他忧郁的时候，就在想象中一下子杀死那个省长；高兴的时候则只要给他戴顶绿帽子就心满意足了。

一天早上，饭后，他一面怨天尤人，一面怒气冲冲地拿起报纸。有篇文章的最后几行是："我们伟大的风景画家莱翁·德·洛拉日前已由意大利归来，将在本届沙龙中展出数幅油画；正如人们所料，此次展览将极为出色。"就象赌徒赢钱时听见的那种声音把这几句话送进他耳朵似的，他振奋起来。他以南方人特有的麻利劲头，从旅馆跳到街上，从街上跳进一辆双轮轻便马车，直奔柏林街他表弟家中。

莱翁·德·洛拉让仆人转告他表哥加佐纳勒说，他请表哥第二天到"巴黎咖啡馆"吃午饭，因为他现在的事情忙，不能见客。加佐纳勒以其南方人的脾气，对那个贴身仆人诉了一大通苦。

第二天十点，在这种场合下显得衣着过于讲究的加佐纳勒(他穿一身镀金扣子、鲃鱼蓝的礼服、带花边的衬衫、白背心，戴着奶黄色的手套)，从咖啡馆老板(外省对咖啡馆侍役长的称呼)那儿得知，这些先生惯常在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来吃午饭，便在林荫道上来回踱了一个钟头，恭候他的东道主。

"快十一点半时，两个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的、穿着简单的长礼服的巴黎人，看见我站在林荫大道上，就嚷起来：'这就是你的加佐纳勒！……'"后来他对老家的人讲述自己的奇遇时，这么说道。

那个嚷起来的人是毕西沃，莱翁·德·洛拉带上他是为了作弄一下他的表哥。

"'亲爱的表哥，别生气！我是您的表弟。'小莱翁拥抱着我叫道，"加佐纳勒回到家乡后，对他的朋友们说："午饭丰盛极了。我见到菜单要付多少金币时，还以为自己眼花了。这些人挣的金子大概跟自己身子一般重，因为我表弟给了跑堂的三西（十）个苏，那是一个人一天的工钱呢！"

他们大吃大喝了一顿，总共吃掉了六打奥斯坦德[1]牡蛎、六份苏比兹[2]牛排、一只番茄蘑菇炸鸡、一盘蛋黄龙虾予，还有豌豆，一份面拖蘑菇，喝了三瓶波尔多葡萄酒、三瓶香槟酒，外加好多杯咖啡和甜烧酒，冷盘还不算在内。席间，加佐纳勒妙语连珠地把巴黎褒贬了一通。这位高贵的制造商抱怨四斤重的面包太长，房屋太高，路人之间彼此太冷漠，巴黎太寒冷多雨，以及公共马车太昂贵，这一切都讲得那样妙趣横生，使两位艺术家对加佐纳勒大为亲近，并要他谈谈自己的官司。

"俄（我）那官西（司）呀，"他发"我"这个音时，声音沉浊，而且说起话来普罗旺斯腔调十足，"西（十）分几（简）单：他莫（们）要俄（我）的工厂。俄（我）在这里照（找）了个夏（傻）瓜录（律）师，俄（我）每次都给他欧西（二十）法郎让他精寻（神）点，俄（我）总是发现他象在打口（瞌）睡，……这是一个坐马切（车）的鼻弟（涕）虫，而俄（我）是步行来的，他不要脸地批（骗）

---

① 奥斯坦德，比利时城市，以其牡蛎闻名。

② 苏比兹，一种用黄油、洋葱、奶油等调制成的调味汁。

俄(我)钱。俄(我)先从这里泡(跑)到那里，发觉俄(我)本来应该坐切(车)的，……这里的人眼里只有那些躲在他莫(们)马切(车)里的人！……另一风(方)面，参政院尽是一堆废物，他莫(们)叫一帮被俄莫(我们)省长收买了的小鬼头替他莫(们)做西(事)，……这就是俄(我)那官西(司)！……他莫(们)要俄(我)那工厂，那好，他莫(们)会逮(得)到它！……他莫(们)会跟俄(我)那些女工合逮(得)来的，她莫(们)有一百来人，她莫(们)会用棍子叫他莫(们)改变居(主)意的。……"

"算了，表哥。"风景画家说，"你来这里多久了？"

"来两连(年)了！……哼！省长的这手权限争执，他占不了什么便宜，俄(我)会要他的命，俄(我)的命俄(我)也不要了，送给刑事法庭。……"

"谁是主持这个部门的参事？"

"一个不值西(十)个苏的人，过去是记者，名叫马索尔。"

两个巴黎人交换了下眼色。

"公诉人呢？……"

"更不是个玩意儿！这个审查官，是索邦[①]的什么教袖(授)，在一家杂志上写过文章，俄(我)对此人心(深)表轻戏(视)。……"

"是克洛德·维尼翁吗？"毕西沃问。

"就是他，……"那南方人答道，"马索尔与维尼翁公司，这

---

① 索邦，巴黎高等学府，创建于一二五七年，初为神学院，现为巴黎大学的代称。

就是俄(我)那省长的那帮特莱斯塔庸① 们伤天害理的混帐字号②。"

"这事还有余地,"莱翁·德·洛拉说,"你看,表哥, 在巴黎,无论好事坏事、正当不正当, 什么都能办到。这里什么都能办成,什么都能办坏,什么都能重来。"

"俄(我)要是再多呆西(十)秒钟就让我见鬼去,……这是全法国最讨厌的地方。"

这时,表兄弟俩和毕西沃正在那条柏油的地毯上散步,从这头走到那头。从一点到两点时分,是难得不见到几位人物从这里走过的,这些人物属于"名声" 已吹响这个或那个号角的人。享有这种特权的地方, 过去是王家广场, 其后则是新桥,如今这种特权则被意大利人大街夺去了。

"巴黎是个应当学会演奏的乐器。"风景画家对他表哥说,"只要我们在这里呆上十分钟,我就能给你上一堂课。喏, 你看!"他举起手杖指着从歌剧院小巷走出来的两个人对他说。

"这个是什麻(么)?"加佐纳勒问。

这, 是位老太太, 她戴着一顶在货架上搁了六个月的帽子,穿着一件招摇过市的连衣裙,披着一条褪色的苏格兰花格呢的披肩。她那张脸说明她曾在一个潮湿的住所呆过二十年,她那鼓鼓囊囊的拎包也说明她的社会地位不比一个退休的女

---

① 特莱斯塔庸,雅克·杜邦。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王党天主教徒的首领,曾利用白色恐怖,血洗尼姆等地区。特莱斯塔庸作为普通名词时,指他的那帮党羽。

② 法语中招牌、字号(La raison sociale)与"社会公理"是同一个词,这里是个文字游戏,意谓马索尔、维尼翁等人毫不讲理。

门房高。还有一个轻盈苗条的小姑娘，她那围着黑色睫毛的眼睛已经不再天真无邪，她的脸色表明她非常疲乏，但她那轮廓优美的脸蛋十分鲜艳，她的头发一定很浓密，额头可爱而大胆，上身还很瘦削，一句话，是个尚未成熟的果实。

"这个，"毕西沃回答他说，"是个雏儿和陪伴她的妈妈①。"

"趣(雏)儿？……是什麻(么)？"

"这个雏儿能让你打赢你的官西。"莱翁说，并友善地向尼奈特小姐点头致意。

加佐纳勒跳了起来，但毕西沃觉得他的脸红得有点过分，打咖啡馆出来就一直挽着他的胳膊。

"这个雏儿刚打歌剧院排演完出来，要回去吃一顿菲薄的晚餐，如果她必须在今晚的芭蕾舞里出场的话，三小时后又将回来化装。因为今天是星期一，有演出。这个雏儿有十三岁，已经是个老雏儿了。打现在起，两年以后，这个尤物可以在人市上卖六万法郎。她要么就是一钱不值，要么就是无价之宝，不是伟大的舞蹈家就是跑龙套的，不是成名就是成为庸俗的舞女。她八岁就开始学舞蹈了。你看她那样子，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今天早上，她在舞蹈课上差点累断了腰，刚排练完出来，这些排练的一套套舞步就象迷魂阵一样难懂。她今晚还会回来。雏儿是歌剧院的基本成分之一，她在第一女主角眼里就象公证人眼里的小帮办一样。雏儿就是希望。"

---

① 不一定是母亲，而是所谓"姑妈"之类的角色。

“什么人生产趣(雏)儿?”加佐纳勒问。

“门房、穷人、戏剧演员、舞蹈演员。”毕西沃说，“只有穷极潦倒才会让一个八岁的女孩将双足和全身关节拿去受酷刑、才会纯粹出于某种算计而直到十六岁或十八岁还规规矩矩、才会让一个糟老婆子伴随着，活象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你将看到所有大大小小的天才，初出茅庐的或炉火纯青的艺术家，一个个地走过这里，他们为法国的荣光树起了这个称之为歌剧院的日夜长存的丰碑，那里聚集着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的力量、意志和天才。

“我已经看过了歌剧，”加佐纳勒洋洋自得地说。

“从你那三法郎六十生丁的座位上看的，”风景画家顶了他一句，“就跟你站在小[illegible]看巴黎一样，[illegible]……对巴黎一无所知，……你去歌剧院[illegible]什么[illegible]

“《威利(廉)·退尔[illegible]”

“很好!”风景画家又说，“玛蒂尔德的二重唱大概使你一快耳目了吧。那么，照你的想法，女歌手在离开舞台后干些什么呢?”

“她干……什麻(么)? ……”

“坐下来吃两份带血羊排，那是她的仆人替她准备好的。……”

“哦! 咳!”

“玛利勃朗靠烧酒支撑自己，要了她的命的也是烧酒……另一码事! 芭蕾舞你看过了，现在你要看到芭蕾舞演员穿着早上的便装一一打这里走过，你压根想不到你的官司取决于

其中的几条大腿呢！”

“俄（我）那官西（司）？……”

“瞧，表哥，这个就叫做跑龙套的舞蹈演员。”

莱翁指着一个绝妙的尤物这么说。这一类尤物虽只二十五岁，却已经象是活过六十个年头了。她们的美貌是那样货真价实，那样有把握得到栽培，所以她们一点也不炫耀自己的美貌。这个尤物身材修长，步态轻盈，目光自信象个纨袴子弟，衣着却以能使人倾家荡产的那种简朴见长。

“她叫卡拉比讷。”毕西沃说，他和画家对她微微点头致意，卡拉比讷则报以一个微笑。

“这又是一个能使你的省长下台的女人。”

“一个泡（跑）龙套的！这是什麻（么）呢？”

“跑龙套的是个绝色的雏儿，当她成不了舞蹈的第一主角、第二主角或第三主角，而又觉得芭蕾舞团三级演员的职业比其他什么职业都好的时候，她的妈妈（真假勿论）便将她卖了。而她之所以中意这个职业，是因为她在人老珠黄之后干不了别的。她即使被挤到需要女舞蹈演员的小剧院去，也不会在法国三个有芭蕾舞的城市里获得成功，更不会有钱出国，甚至也没有这种愿望。要知道，巴黎这个舞蹈的大学校向全世界提供男舞蹈演员和女舞蹈演员。所以，一个雏儿要变成跑龙套的，就是说，变成舞蹈中的配角，总得有某种牢固的情感将她留在巴黎不可：或是为了一个她所不爱的阔老，或是为了一个她爱得要命的穷小子。你刚才看见走过去的那个跑龙套的，也许今晚要卸装换装三四回，一会扮公主，一会扮农

妇，一会又扮蒂罗尔①女子，……她每个月能挣二百来法郎。

“她比俄莫（我们）省长捞得还多。……”

“如果您去她家，”毕西沃说，“您会看到她有贴身侍女，厨娘和男仆；她在圣乔治街住着一套华丽的房间。总之，按照法国今天与从前的财产比例来说，她可算是十八世纪的歌剧院女郎的残余。卡拉比讷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她目前控制着杜·蒂耶，一个在议会极有影响的银行家。……”

“在芭蕾舞的这两个等级之上还有什么呢？”加佐纳勒问。

“你看！”他表弟指着从林荫道尽头的格朗日－巴特利埃尔路驶过的一辆雅致的敞篷四轮马车对他说，“这是个舞蹈第一主角，海报上只要登有她的名字就可以将整个巴黎吸引来，她每年挣六万法郎，过着公主般的生活：你那工厂的价值，要买向她问三十次好的权利恐怕还不够呢！”

“那俄（我）蛮可以向自己问好，这可没那么贵！”

“你看到坐在马车前面的那个英俊青年吗？”毕西沃对他说，“这是个姓氏高贵的子爵，是她的第一贴身绅士，他替她跟报界打交道，每天早上为她向歌剧院经理传话：宣战或者言和，或是在她登台或下场时指挥大家对她鼓掌致敬。”

“这谢（下）俄（我）可开眼了，期（亲）爱的先生莫（们），俄（我）一滴（点）也没想到巴黎是这样的。”

“那你至少该知道在歌剧院小巷呆十分钟，都能看到什么。瞧！……”毕西沃说道。

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会儿正打巷内出来。女的既不丑也

① 蒂罗尔，奥地利西部地区名。

不漂亮，她的衣服款式、剪裁，和色调都很脱俗，说明这是个女艺术家，男的则相当象个唱圣诗的。

“他们一个是合唱队的低音，一个是舞蹈队的二号主角。合唱队的低音是个极有才华的人，但合唱低音在总谱里只是个附属成分，所以，他几乎还挣不到那个女舞蹈演员的工资。这个二号主角在塔格利奥尼和艾斯莱尔①初露头角之前就出名了，她为我们保留了性格舞蹈——用舞姿和表情来摹拟表演。要不是塔格利奥尼和艾斯莱尔两个人在舞蹈里表现了一种直到那时还没有被人发现的诗意，她就是第一流的天才了；而她如今成了二流演员。尽管如此，她也挣三万法郎，还有一个在议会很有影响的法国贵族院议员当她的密友。瞧，那是个三流女演员，一个全靠报纸的无边法力才站住了脚的女舞蹈演员。如果不续聘她，就会给部里增加一个敌人。芭蕾舞团在歌剧院里是个霸王，所以，在花花公子和政界人物的最高层圈子里，与舞蹈演员来往比与歌唱演员来往体面得多。在歌剧院前排座位那些老常客嘴里，‘这位先生爱听歌’是句嘲弄人的话。”

一个其貌不扬，衣着简单的小个子男人走了过去。

“好，歌剧院菜单的另外一半总算也来了，这是个男高音。没有一个名闻遐迩的、嗓音达到某个音阶的男高音歌唱家，就没有诗意、没有音乐、也就没法演出。男高音表现爱情，是拨动心弦、震荡灵魂的声音，他的薪金比一个大臣还多。一条嗓

① 塔格利奥尼（1804—1884），意大利著名芭蕾演员；艾斯莱尔（1810—1884），奥地利著名芭蕾演员。

子十万法郎，一双脚踝也是十万法郎，这就是歌剧院财政的两大煞星。”

“俄（我）被这些来来往往的西（十）万法郎吓昏了。”加佐纳勒说。

“你等会儿更要吓昏了，亲爱的表哥，跟我们走吧，……我们要象艺术家抓过一把大提琴一样，把巴黎抓过来，让你看看应该怎么弹它。总之，让你看看，在巴黎人们是怎样作乐的。”

“这是个周长七法里①的万花筒哩！”加佐纳勒大叫起来。

“我得先去看一下迦亚，再领这位先生去玩。”毕西沃说。

“迦亚在表哥的事上可以对我们有用的。”

“这油（又）是个什麻（么）弯（玩）意儿？”加佐纳勒问道。

“这不是个玩意儿！是个玩人的。②迦亚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终于成了报纸发行人，他的性格和他的钱柜一样总是潮涨潮落一般动荡不定。迦亚可以帮你打赢官司。”

“已经打输了。……”

“那么，现在正是打赢它的时候！”毕西沃说。

泰奥多尔·迦亚那时住在梅纳尔街。贴身仆人让三位朋友在小客厅暂候，他说先生正在进行密谈。……

“跟谁？”毕西沃问。

“跟一个人，这个人给他出主意，怎么能把一个不可扣押的债务人监禁起来。”一位美貌的妇人，穿着雅致的晨装出来

① 法国古里，一法里约等于四公里。

② 文字游戏。加佐纳勒发音不准，把“玩意儿”发成机器，莱翁便说迦亚是个“玩人的”，比喻此人通过报纸，可以布置背景，操纵一些事件。

了，她答道。

“如果是这样，亲爱的苏珊，我们可以进去，我们这些人，……”毕西沃说。

“呵！真是个美人儿！”加佐纳勒叫道。

“这是迦亚太太，”莱翁·德·洛拉咬着他耳朵说道，“我亲爱的，你看到了巴黎最谦逊的女人：她本来有一大群观众，她却只要一个丈夫就满足了。”

“老爷们有何贵干？”喜欢插科打诨的发行人见到他的两位朋友来到，就模仿弗雷德里克·勒迈特① 的口吻说。

泰奥多尔·迦亚过去是个才子，由于老呆在同一个环境里终于变成了蠢人。这是在巴黎可以观察到的精神现象。于是，他主要的乐趣就成了在言谈中穿插一切流行戏剧里的台词，说的时候还学着名演员抑扬顿挫的声调。

“我们来吹吹牛皮。”莱翁答道。

“还吹——哪，年——轻——人！(《卖艺人》里的奥德利)”

“总而言之，我们肯定能抓住他。”跟迦亚密谈的那人的结束语这么说。

“您有把握吗？弗罗芒托老爹？”迦亚问他，“每次都是我们晚上看住他，早上你们又让他溜掉，已经十一次了。”

“有什么办法呢！我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债务人，这是个火车头，他在巴黎入睡，醒来却已经到了塞纳-瓦兹② 。这是一把‘机关锁’。”

---

① 弗雷德里克·勒迈特(1800—1876)，法国名演员。

② 塞纳-瓦兹，法国旧省名，在巴黎盆地，今分为三个省。

他看见迦亚嘴边浮现一丝微笑，又补充道：

"这是我们这一行的切口。钳住一个人、夹牢一个人，就是将他逮捕。在司法系统的保安机关里，讲法又不一样。维多克①对他的主顾说：你的饭菜准备好了。这更滑稽，因为他说的是断头机呀。"

毕西沃用胳膊肘推了一下加佐纳勒。加佐纳勒于是全神贯注地听着这场谈话。

"先生您给点油水么？"弗罗芒托问道，那口吻虽然冷淡，却有威胁意味。

"有那么五十生丁（《卖艺人》里的奥德利）。"发行人回答说，拿了一百个苏递给弗罗芒托。

"给那些混蛋的呢？……"那人又说。

"哪些混蛋？"迦亚问。

"我雇用的那些人啊。"弗罗芒托不慌不忙地对答道。

"他们底下还有人吗？"

"有啊，先生。"密探回答说，"有些人给我们提供情况，自己却不知道，也不要报酬。我将这些傻瓜、笨伯排在混蛋之下。"

"混蛋常常是漂亮而机智的！"莱翁嚷嚷道。

"那您是警方的啰？"加佐纳勒说，不安而好奇地看着这个冷漠的、不动声色的、穿得象个执达吏的三等帮办似的小个子。

---

① 维多克（1775—1857），《人间喜剧》中伏脱冷的原型，曾经是苦役犯，多次越狱，后投靠警厅，成为秘密警察头子。

"哪个警方?"弗罗芒托说。

"这么说,还有好几个警方?"

"曾经有过五种之多呢。"弗罗芒托说,"有法警,维多克曾当过头头。有反侦探警，他们的头头总是无从知道的。有富歇① 的政治保安机关。还有外交部的，宫廷的（皇帝的②、路易十八的，等等），他们跟马拉凯河滨道的保安机关老打架，到了德卡兹先生③ 的时候才结束。我过去属于路易十八的保安机关，我打一七九三年就开始干了，跟那个可怜的孔唐松一起。"

莱翁·德·洛拉、毕西沃、加佐纳勒和迦亚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想到:"他曾叫多少人掉了脑袋啊!"

"现在,有人想撇开我们自己干,真是愚不可及!"这小个子停了停又说,他霎时间变得那么狰狞可怕,"打一八三〇年以来,警察总署那帮人想要正人君子,我辞职了，自己找了些小营生,专门抓那些欠债的人。"

"他是商业警卫厅的左右手。"迦亚在毕西沃耳边说,"但是谁也没法知道哪边付给他的钱更多,是债务人还是债主?"

"一种职业越是混蛋,就越是需要作风正派。"弗罗芒托象讲一句格言似地说,"谁给得多我就给谁干。您想收回五万法郎,办事却抠抠索索。给我五百法郎,您那个人明天早上就可

---

① 富歇(1759—1820)，曾先后担任拿破仑帝国及路易十八王朝的警察总监。

② 皇帝,指拿破仑一世。

③ 德卡兹(1780—1860),曾接任富歇的警察总监。

以夹牢，因为我们昨天就盯住他了。"

"五百法郎！给您一个人？"泰奥多尔·迦亚叫道。

"丽赛特还没有披肩。"密探答道，脸部肌肉纹丝不动，"我叫她丽赛特，是受了贝朗瑞的影响。"

"您有了丽赛特，还干您那行当！"正直的加佐纳勒叫道。

"这太有趣了！人们都夸钓鱼和打猎好玩，那是白费唾沫。在巴黎围猎人，这游戏好玩多了！"

"真的，"加佐纳勒高声地自言自语道，"他莫(们)得十分干练才行呢。……"

"我要是跟您列举出我们这行顶顶尖的人物的种种品质，您会以为我说的是一个天才。"弗罗芒托对他说，他迅速一瞥就把加佐纳勒整个给看透了。"我们不是要有猞猁的眼力吗？——要胆量(迅雷不及掩耳地进入人家屋子，一见如故地与人攀谈，建议人干些卑鄙行为而又总是能让人接受，等等)。——要记忆力。——要洞察力。——要发明能力(随机应变地迅速想出一些巧计，回回不同，因为密探活动应该切合每个人的习惯和性格)；这是一种天赋。——最后，还要灵巧、有力，等等。所有这些能力，先生们，都是作为美德留在阿莫罗斯体育馆门上的！我们必须兼备这一切，不然就会丢掉国家或者说商业警卫厅在耶路撒冷街①给的那一百法郎薪金。"

"俄(我)看您是个出色的人物。"加佐纳勒对他说。

弗罗芒托看了一眼这个外省人，没有回答，没有显出激动

---

① 耶路撒冷街，巴黎警察总署所在地。

的模样，也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就走了。真是天才的举止！

“好，表哥，你刚才可看到了警方的化身。”莱翁对加佐纳勒说。

“对俄（我）来说，这好比喝了杯助消化的餐后酒。”诚实的制造商答道。此时迦亚和毕西沃正在一起低声交谈。

“我今天晚上在卡拉比讷那里给你回音。”迦亚高声说道，他又坐到办公桌前，对加佐纳勒既不看一眼，也不跟他道别。

“这人真傲慢无礼！”那南方人一到门口就大叫道。

“他的报纸有两万二千订户，是五大日报之一，他在早上可没功夫跟你彬彬有礼。……”莱翁·德·洛拉说。

“如果我们要去议会为他的官司活动活动，那就走条最远的路吧。”莱翁对毕西沃说。

“伟人们的名言，就跟镀金的银匙用久了金色消失一样：由于一再重复，这些话就失去了其全部光彩。”毕西沃说，“可是我们上哪儿去呢？”

“就这儿附近，到我们的帽店老板那儿去。”莱翁回答说。

“妙极了！”毕西沃叫道，“如果我们这样继续走下去，说不定这一天会很有趣的。”

“加佐纳勒，”莱翁又说，“我要为你捉弄他一下，不过，你必须象一百苏的硬币上的国王那样严肃，你将免费见到一个十足的奇人，他自认为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完全昏头昏脑了。如今啊，我亲爱的，人人都想满载荣誉，可是许多人倒浑身给人笑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崭新的活漫画。……”

“如果人人都享有荣誉，那怎么能彼此区别呢？”加佐纳勒

问道。

“荣誉？……那就是当个傻瓜。”毕西沃回答他，“您的表弟得过勋章，我穿得漂亮，而人们注目的是我。……”

这一见解可以解释为什么巴黎的演说家和其他政界大人物不再在扣眼上别任何东西。正谈到这里，莱翁叫加佐纳勒念念那用金字写的、尽人皆知的名字：“斐诺继承人维塔勒，帽子制造商（而不象从前那样写“帽商”二字），”他的广告给报纸带来的收益相当于三个卖药丸或糖杏仁的商人的广告，此外，他还作过一篇关于帽子的短文。

“亲爱的老兄，”毕西沃指着金碧辉煌的店面对加佐纳勒说，“维塔勒每年有四万法郎的利息收入呢。”

“那他还做帽商！”那南方人叫道，猛地惊跳起来，差点没把毕西沃的手臂掰断。

“你等会儿就见到这个人了。”莱翁说，“你需要一顶帽子，你会免费得到一顶的。”

“维塔勒先生不在吗？”毕西沃见柜台上没人，就问道。

“先生在他的书房里改稿样呢。”一个高级店员说。

“瞧！这气派！”莱翁对他表哥说。

然后，他又对那高级店员说：

“我们能和他谈话而不致破坏他的灵感吗？”

“让这些先生进来吧。”一个声音说。

这是个阔人的声音，从声音里可以听出这是一个有被选举资格、颇有权势、收入可观的人。

于是，维塔勒本人屈尊露面了。他穿一身黑呢衣服，一件

华丽之极的带襟饰的衬衫，衬衫上缀着一颗钻石。三位朋友瞥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坐在办公桌旁边做刺绣。

维塔勒的年纪在三十到四十之间，他生性开朗，却被野心勃勃的念头压抑着。他中等身材，这是身体构造良好的特征。他相当肥胖，但很注意保养身子。他的额角头发开始脱落，他却去助长这种趋势，以便象个殚思极虑的人。从她妻子注视着他和听他讲话的样子，可以看出她对丈夫的天才和必将成名深信不疑。维塔勒喜欢艺术家，并非因为他有艺术鉴赏力，而是由于“同行相亲”，因为他自认是个艺术家，他让人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却不给自己加上这个高贵的称号，他总是故意把自己放在离艺术十万八千里地步而叫别人对他说：“但是您不也将帽子提高到科学的高度吗！”

“您到底给我构思出一顶帽子来了没有？”风景画家说。

“怎么，先生，十五天就能想出来么？”维塔勒答道，“而且是为您设计！……以两个月的时间来找出适合于您外貌的式样还不知道够不够用呢！瞧，这是您的石板画像，就在这儿，我已经仔细研究过您了！我对一个王子也不会这么费尽心机，但您更甚于王子，您是个艺术家！您是理解我的，我亲爱的先生。”

“他是我们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他如果愿意任凭自己死去的话，就会跟雅卡尔① 一样伟大了。”毕西沃在介绍加佐纳勒时说，“我们的朋友是呢绒制造商，他发现了回收蓝色旧衣

① 雅卡尔(1752—1834)，改进了织布机的法国机械师。

服旋兰的办法。他想见见您这位伟大的奇才，因为您说过：‘帽如其人。’这句话使这位先生欣喜若狂。啊！维塔勒，您是有信念的！您信仰某种东西，您热衷于您的事业。”

维塔勒简直没听他说些什么，他高兴得脸色发白。

“起立，我的女人！……这位先生是科学界的一位泰斗。”

维塔勒太太随着他丈夫的手势站起身来，加佐纳勒向他答礼。

“我是否能有为您做顶帽子的荣幸呢？”维塔勒高兴而奉承地对他说道。

“跟给我做的价钱一样。”毕西沃说。

“那当然，我要求的酬金不过是有幸被你们有时提起一句，先生们！这位先生需要一顶别致的帽子，象卢斯托先生的那样。”他以权威的神气看着毕西沃说，“我会想着这事的。”

“您太费心了。”加佐纳勒对这位巴黎的工业家说。

“哦，我也不过是对几个人如此，也就是对那些懂得评价我的心血的价值的人。您看，在贵族中间，只有一个人懂得帽子的价值，那就是贝蒂讷亲王。为什么男人们不象妇女们那样，想到帽子是衣着中第一引人注目的东西呢？为什么他们想不到改变现有的、可以说是下流的这一套东西呢？法国人真是所有民族中最抱残守缺的，先生们，我完全了解其中的难处！我就不提我所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了，我曾以哲学家的身分论及这个问题。即便是仅仅作为帽商，我也独自发现了使法国现有的丑陋不堪的帽子稍具特色的办法，直到有一天我将它推翻为止。”

他指着现今流行的其丑无比的帽子。

“这就是大敌，先生们。”他又说，“地球上最富才智的民族竟然同意在头上戴着这么一截烟囱管！我们的一位作家曾这么说过，……这些都是我能给这些丑陋的线条作出的修改。”他一个一个地指着他的“创作”补充说。“你们看见了，我懂得使它们适合每个人的特点，你们看，这是医生的帽子，这是食品杂货店老板的帽子，这是花花公子的帽子，这是艺术家的帽子，这是胖子的帽子，这是傻子的帽子。虽然如此，这还是奇丑无比！注意，请你们很好地领会我的全部思想！……”

他拿起一顶低顶宽檐的帽子。

“这是克洛德·维尼翁从前的帽子，那时，他是个大批评家，一个自由不羁、寻欢作乐的人，……如今，他归附了政府，受聘为教授、图书馆员，只为《论战报》做事了。他成了审查官，挣一万六千法郎薪水，从他的报纸上挣四千法郎，他得了勋章，……好，这就是他的新帽子！”

于是，维塔勒拿给他们看一顶无论剪裁和形状都不偏不倚的帽子。

“您该替他做一顶丑角的帽子！”加佐纳勒嚷道。

“您是个头顶尖的天才，维塔勒先生。”莱翁说。

维塔勒鞠躬致谢，一点也没想到这是句双关语。

“您是否能告诉我，为什么您的铺子晚上是全巴黎关得最迟的，甚至比咖啡馆和酒馆还关得晚？真的，这使我很感兴趣。”加佐纳勒问道。

“首先，我们的商店灯火通明的时候比白天更好看；其次，

要是白天能卖十顶帽子，晚上就能卖五十顶。”

“巴黎真是事事稀奇古怪。”莱翁说。

“尽管我有这些努力和成就，”维塔勒又继续滔滔不绝地夸耀说，“还是必须发展圆顶帽子。我正朝这方向努力！……”

“有什麻(么)阻力呢？”加佐纳勒问道。

“价格太低，先生！首先，人们给你摆出一些十五法郎一顶的漂亮的丝绸帽子，这就毁掉了我们的买卖。因为，在巴黎，谁也不肯花十五法郎买一顶新帽子。如果海狸毛帽子卖三十法郎，也有这个问题。说到海狸，在法国连十磅海狸毛也买不到了。这种货每磅三百五十法郎，一顶帽子要用一两；况且海狸毛的帽子一文不值，这种毛不易染色，太阳底下晒上十分钟就发红，一受热，帽子就凹凸不平了。我们所谓海狸毛的其实就是野兔毛。背脊上的最好，两肋的次之，肚子上的为第三等。我把这一行的秘密讲给你们听了，你们都是信义君子。可是，不管我们头上戴的是丝绸还是兔毛，问题总是无法解决。因为总是现买现付，这就是为什么帽子总是这个样子。有朝一日，圆顶灰帽子卖一百法郎时，法国服装的荣誉就得救了！那时，我们能跟裁缝一样让人赊账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应当下定决心在帽子上装金扣子、金带、羽饰、缎子卷边，就象在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的治理下一样。那时，我们的买卖就将进入花俏新奇的商品之列而大为发达起来。到那时，象妇女时装一样，帽子的世界市场将属于法国。巴黎永远给妇女时装定着调子，而现在的帽子却到处都能制造。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每年可以赚得一千万外汇。……”

“这真是一场革命！”毕西沃装作非常热情地对他说。

“对，一场彻底的革命，因为必须改变帽子的式样。”

“您真象路德① 一样幸福，”莱翁说，他总爱讲双关语。“您在梦想一场改革。”

“是啊，先生。啊！如果那十三、四位能够定调子的艺术家、资本家和花花公子能有二十四小时的勇气，法国将打赢一场商业上的漂亮仗！我对我妻子说过这句话：‘为了成功，我舍得出全部家产！是的，我的全部野心就是振兴这一行，然后功成身退！……”

“这个人真了不逮（得）。”加佐纳勒出来时说，“但俄（我）可以告诉你莫（们）你莫（们）所有这些奇人都有些南方味儿。……”

“我们打那儿走。”毕西沃指着圣马可街。

“俄莫（我们）要去看毕（别）的东西吗？……”

“你会看到那些雏儿和跑龙套的女债主，这女人掌握的骇人听闻的秘密，就和您看见在她橱窗后面挂着的连衣裙一样多。”毕西沃说。

他指着一家店铺。四周皆是令人头晕目眩的现代化商店，惟有这家店铺店容不整，破坏了整个画面。它的门面还是在一八二〇年髹漆的，大概由于破产的缘故，它到了屋主手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经过长年使用，它的本色上又加上第二重颜色，再上面是厚厚的油泥和尘垢。玻璃很脏，鸭嘴式的门

① 路德（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路德（Luther）与诗兴（Luth）同音，这里是讥讽他在梦想中享受幸福。

柄自己会转，那些使人们出来比进去更快的地方都是这样的。

“你瞧这个人怎么样？这不是死神的嫡堂姐妹吗？”画家指着柜台边一个面目狰狞的女人对加佐纳勒耳语道。“对啦，她名叫努里松太太。”

“太太，这件镂空花边的衣裳怎麻(么)卖？”呢绒制造商问道，他想同两位艺术家比一比俏皮劲儿。

“对您这位远客，先生，只要一百埃居就行了。”她回答道。

听到他这种南方人特有的玩笑话，她以深知底细的神气说道：

“这件东西是打可怜的朗巴尔公主① 那儿来的。”

“怎么！竟在离宫廷这么近的地方卖？”

“先生，他们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她回答说。

“太太，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毕西沃老老实实地说。

“我看得清清楚楚，先生。”努里松太太应道。

“我们有几件东西要卖。”这位有名的漫画家继续说道，“我住在黎塞留街一一二号七楼。您如果愿意呆会儿去一下，说不定能做一笔好生意。……”

“先生您大概想要几尺颇为时髦的平纹细布吧？”她微笑着问道。

“不，是关于一件结婚礼服的事。”莱翁·德·洛拉一本正经地说。

一刻钟之后，努里松太太果真到毕西沃家来了。毕西沃

① 朗巴尔公主（1749—1792），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东奈特的密友。

把莱翁和加佐纳勒都带到了他家，以便把玩笑开到底。努里松太太发现他们就象一些在合作中没有获得应有成果的作家们一样神情严肃。

“太太，”这个胆大包天的捉弄人的能手指着一双女人拖鞋对她说，“这是约瑟芬皇后①的拖鞋。”

对努里松太太所说的朗巴尔公主的东西那件事，就该好好报复一下。

“这个吗？……”她说，“这是今年出品的，您看这下面的商标！”

“您没猜到这双拖鞋只是一篇导言吗？”莱翁说，“虽然它们通常是小说的结局。”

“我这位朋友，”毕西沃指着南方人说，“出于与家庭利害攸关的原因，想知道他要娶的一位出身名门富户的少女是否行为上有什么失检之处？”

“这位先生能给我多少钱？”她看着加佐纳勒问道，后者已是见怪不惊了。

“一百法郎。”制造商答道。

“多谢！”她说，扮了个连丑八怪也望尘莫及的怪相以示拒绝。

“您要什么呢？我的小努里松太太？”毕西沃搂住她的腰问道。

“首先，我亲爱的先生们，打我干这行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不管是男是女，在幸福问题上讨价还价！其次，

① 约瑟芬皇后（1763—1814），拿破仑的第一个妻子。

听着，你们三位是在开玩笑。”她又说道，冰冷的嘴唇上泛出一个笑容，而她那警觉的母猫一般冰冷的目光更加强了这种笑容的效果。“再说，如果这事不是和您的幸福相关，也是与您的财产相关，而象您身价这么高的人，更不该在有关嫁妆的事上讨价还价。——好啦，到底是什么事呢，我的羊羔们？”她做出一副温和的样子说道。

“是关于伯尼埃公司的事。”毕西沃说，“很想知道对一位跟这有关系的人应当如何对待。”

“哦，这个嘛，一个路易就够了。……”她说。

“怎么呢？”

“那个当母亲的把所有首饰都当在我这儿了，每隔三个月她就手头拮据一阵，哼！我借给她的钱，她要还我的利息都难以办到。您想结这个婚啊，傻瓜？……”她说，“给我四十法郎，我就多嘴告诉您值得给一百埃居的事情。”

加佐纳勒亮出一块四十法郎的硬币，于是努里松太太就提供了某些所谓“体面”女人骨子里异常贫困的详情，听了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倒卖旧货的女人谈得兴起，活生生勾画出自己的形象。她没有说出任何名字、任何秘密，就向两位艺术家证明了，在巴黎，几乎没有任何人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债台高筑的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的。两位艺术家听得直打寒战。她的抽屉里有已故的祖母们、活着的孩子们、去世的丈夫们、死掉的孙女们镶金嵌宝的纪念物！她让她的主顾们互相揭底；在他们情感激动、吵嘴、发怒的时候，在立借约所需要的这一类无关紧要的准备过程中，刺探出他们的秘密，从而了解到许

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您怎麻(么)会干上这种买卖的?”加佐纳勒问。

“这是为了我的儿子。”她天真地说。

这些倒卖衣物的女人几乎总是用充满美好动机的理由来为自己干这买卖辩护。努里松太太自称失去了好几个未婚夫、三个女儿学了坏,也离开了她,总之,失去了一切幻想!她让人看几张当票,说这就是她最值钱的票据,从而证明她的买卖多么不顺利。她声称下月三十日又要拮据了。她说人家尽“坑”她。

两位艺术家听见这个字眼互相瞧了一眼,这有点言过其实了。

“听着,孩子们,我要讲给你们听,他们是怎样耍我们的!不是关于我,而是我的对门邻居、女式皮鞋商马于歇太太。我曾借给一位伯爵夫人一笔钱,这女人的嗜好,和她的收入相比是太多了。这家伙用的是漂亮的家具,住的是一套堂皇的房子!这家伙还接待客人,还象我们所说的,充阔太太(虚张声势)。她欠女皮鞋商三百法郎,可是还大摆宴席,举行晚会,前天还这样呢。那女皮鞋商从厨娘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就来找我。我们火了,她想去大闹一场,我跟她说:‘我的好马于歇大妈,这有什么用呢?不过招人恨罢了。不如去弄些好的抵押品来。对付刁钻的人就要比他更刁钻!这样还省得动肝火。……’她想去那里,要我给她帮腔,我们就去了。‘太太不在家。’‘知道!’‘我们等她,’马于歇大妈说,‘就是等到半夜也行。’于是,我们就在前厅里扎下营,聊起天来。啊哈!这下

子，门开开关关地，轻手轻脚的走路声，嘁嘁喳喳的说话声，……我倒有点过意不去。赴宴的客人来了。你们想想这会搞成什么样子。伯爵夫人差她的贴身侍女来哄马于歇。'明天就付给您！'总之，什么好听说什么，……说什么也不管用。伯爵夫人穿得跟过年一样来到饭厅。我那位马于歇听到了，就打开门去见她。天哪，她看到满桌子亮闪闪地尽是银器，暖锅、烛台，统统亮得象一箱首饰一样，她就象苏打水似地发作了，连珠炮一般开起火来：'用着人家的钱，就该俭省一点，甭请那个客！做伯爵夫人的倒欠着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可怜的皮鞋商一百埃居！……'她都胡嘡些什么，你们也能猜得到。只(这)女人该受过多少教育。听到伯爵夫人说的一句托辞：'没有家底子，'我那位马于歇一听便大叫起来：'哎！太太，这不是银器吗！把您的餐具当掉还我钱吧！''您自己拿吧。'伯爵夫人说着拿起六副餐具塞在她手里。我们窜下楼梯，……嗬！跟大获全胜一样！……不，到了街上，马于歇眼泪汪汪了，因为她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她把餐具送回去并且向人道歉。她明白了这伯爵夫人穷到什么程度：那餐具全是白铜的！……"

"她露馅了①。"莱翁说，在他身上还时常出现当年的弥斯蒂格里②的影子。

"哦！我亲爱的先生。"努里松太太听到这句双关语恍然大悟，"您是个艺术家，您是写剧本的，您住在海尔德街，和安

① 双关语。可理解为"她毫无掩饰，她露馅了。"也可理解为"她还是透支。"

② 弥斯蒂格里是莱翁·德·洛拉早年的绰号。

东尼亚太太一起，您的癖好我都知道……来，您是想把头等货色的奇珍异宝搞到手吧，是卡拉比讷还是穆斯克通，玛拉迦还是珍妮·卡迪讷呢？"

"玛拉迦，卡拉比讷吗！她们能有今天，还是我们栽培的！……"莱翁·德·洛拉嚷道。

"我向您发誓，亲爱的努里松太太，我们仅仅是想得到与您结识的荣幸，并希望了解您的过去，也就是说，您是从哪一道斜坡滑到您这一行里去的。"毕西沃说。

"我过去是法国元帅伊桑布尔亲王[1]的亲信。"她做出一副道丽娜[2]的姿势说，"一天早上，来了一位在皇帝宫廷里地位极高的伯爵夫人，她要和元帅谈话，而且是密谈。于是，我立即准备好偷听。那女人哭成个泪人儿，她对这个糊涂虫元帅（伊桑布尔亲王，这位共和国的孔代[3]，竟是个糊涂虫！）说，她的丈夫在西班牙服役，连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也没给她留下，而她现在如果没有一两张这种钞票，她的孩子就没饭吃了，她明天就没吃的了。……我那位元帅当时还相当大方，他从书桌里拿出了两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我看着这位美丽的伯爵夫人下楼，她倒看不见我。她得意地笑着，那得意里却没有什么母爱的成分。因而，我一直溜到列柱回廊下面。我听见她轻轻地对她仆人说：'去勒努瓦商店！'我也跑到那儿。这个做母亲的走进那个有名的商店（你们知道，在黎塞留街），……她

---

[1] 在《贝姨》中是维桑布尔亲王。

[2] 道丽娜，莫里哀名剧《伪君子》中奥尔恭家的女仆。

[3] 孔代亲王（1621—1686），亦称伟大的孔德，法王路易十四时代的名将。

为自己定做了一件一千五百法郎的长裙，并付了款：那时候定做长裙要先付清款子。过两天她就可以在一个大使的舞会上露面，打扮得花枝招展，象个既要博得众人青睐又要博得某一个人欢心的女人应该打扮的那样。打那天起，我心里就想：我有职业了！等我年纪大了，我就借钱给那些阔太太去置办衣服，因为情欲是不会斤斤计较，而会挥金如土的。您如果是在找轻松喜剧的主题，我可以卖给您。……”

讲完这一通使她以往生活的哪一阶段都黯然失色的话以后，她就走了。她这番知心话和她试图微笑时露出来的五颗大黄牙，倒把加佐纳勒吓得要死。

“我莫(们)再干些什么呢？”加佐纳勒问道。

“期票！……”毕西沃吹口哨叫来了门房，“我要用钱，我教您看看门房能有什么用途，您以为他们只会拉门铃……他们还能把象我这样的无赖之徒、受他们荫庇的艺术家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所以，总有一天，我的门房会得蒙蒂翁奖①的。”

加佐纳勒眼睛睁得老大。看见他，你就会懂得牛眼窗这个字的涵义了。

一个中年人突然出现。他半象穷人半象公务员，但油水更多、油光可鉴，头发油腻腻地，大腹便便地，脸色象女修道院院长一样苍白潮湿，足登一双皮便鞋，身穿一件蓝呢上装和一

① 蒙蒂翁男爵(1733—1820)，著名慈善家，法国大革命前曾担任多种行政职务。大革命后，流亡国外，将其财产用于慈善事业。他于一七八二年设立“品德奖”。专门授予行为最高尚的穷人。

条浅灰色裤子。

“您要什么？先生，……”他用一种又象保护人又象手下人的神气说。

“拉弗努耶，……他名叫拉弗努耶。”他转身对加佐纳勒说，“您有我们的期票簿吗？”

拉弗努耶从旁边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来，其粘糊糊的程度，为加佐纳勒见所未见。

“在两张名为五百法郎的期票上，写上为期三个月，给我签上名字。”

于是，毕西沃递去两张拉弗努耶为他开的现成商业票据。拉弗努耶立即在上面签了字，并登在油腻腻的小本子上，他女人在这小本子里记着房客们的一笔笔债务。

“谢谢，拉弗努耶。”毕西沃说，“给你，这是一张滑稽歌舞剧剧场的包厢票。”

“好，我闺女今晚上可以好好玩一玩了！”拉弗努耶说着就走了。

“我们这里共是七十一个房客，”毕西沃说，“平均每月欠拉弗努耶六千法郎，每季一万八千法郎，这仅仅是借钱和垫付邮资（支票）的数目，应交的房钱还不算。这是个财神爷，……百分之三十的财神爷，我们给他百分之三十的利钱，虽说他从来不开口问我们要，……”

“巴黎啊，巴黎！……”加佐纳勒叫道。

“我们一面走，”毕西沃刚把期票收好，就对他说，“因为我想带您，加佐纳勒表哥，去看另一个演员，他将免费演出一场

好戏，……"

"在哪儿？"加佐纳勒打断他的话说。

"在一个高利贷者家里，……我们一面走，我一面把拉弗努耶老弟在巴黎起家的故事讲给您听。"

经过门房时，加佐纳勒瞥见吕西安娜·拉弗努耶小姐在练习视谱唱歌，她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她父亲在看报，而拉弗努耶太太手里拿着信，正要给房客们送去。

"谢谢您，毕西沃先生。"小姑娘说。

"这不是个雏儿，而是个蝉蛹。"莱翁对他表哥说。

"看来赢得门房的友谊就和赢得其他人的友谊一样，用的都是包厢①，……"加佐纳勒说。

"他在我们这个阶层里学得多快啊！"莱翁对这句双关妙语大为欣赏，禁不住叫了起来。

"拉弗努耶的故事是这样的。"三位朋友走到林荫道上时，毕西沃接着前面的话题说道，"一八三一年时，您那位参议员马索尔还是个律师——记者，还只想当个掌玺官，而俯允路易-菲力浦②留在他的宝座上。但我们应当原谅他的野心，他是卡尔卡松③人。有一天，他看到一个青年同乡进来对他说道：'您认识我吗？马索尔西(先)生？我是您的邻居食品杂货店老

---

① 在法语中，门房和包厢是同一个字，其复数形式与"颂扬之辞"谐音，故这句话听上去也可解为"……用的都是颂扬之辞"。

② 路易-菲力浦(1773--1850)，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执政的法国国王。

③ 卡尔卡松，法国南部沃德省的省会。沃德与鲁西荣毗邻，同于一六五九年并入法国，因此马索尔可算加佐纳勒的大同乡，故云。

板的小儿子，我打那里来，因为人家告诉我们，来这里的人都能找着个事做，……'听见这番话，马索尔打了个寒噤。他心想，如果他不幸为这个毫不相识的同乡做件好事，那么，全省的人都要涌到他家来了，他的门铃将响个不停，他将多破费十一根门铃绳，他的地毯也要遭受损失，太吃亏了。他唯一的仆人也将离开他，他和房东将为楼梯而闹纠纷，房客们也会抱怨房子里散发的大蒜和驿车的气味。因此，他就象屠夫要动手宰羊时望着羊那样，朝这位求职者望了一眼。那同乡尽管挨了他的白眼或者说挨了他一刀，却还是这么说下去（这是马索尔告诉我们的）：'我和别人完全一样，也是有野心的，我不发财决不回家乡（如果说我还会回去的话）。因为巴黎是天堂的前厅，听说，您在报纸上写文章，在这里能呼风唤雨、影响极大。您只要开口，就能在政府里要什么有什么。不过我虽然跟大伙一样有点才能，但我对自己很清楚，我没有受过教育。即使我有些手腕，我也不会写，这真是倒霉，因为我还是有些头脑的。所以，我并不想和您竞争，我掂量掂量自己，知道自己是不会出人头地的。但是，既然您无所不能，而且，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过，几乎和亲弟兄一样，我想靠您的抬举和关照……哦，应当如此的，我要找个职业，一个适合我的能力，适合我这样的人的职业，一个我能发财致富的职业……'马索尔正要给他当面好看，粗暴地将这位同乡赶出门去，这老乡却这么结束道：“所以，我不要求进政府部门，那里提升起来象乌龟爬一样，您的表弟当了二十年的流动监督员了。……不，我只想开头在……'‘戏院吗？'马索尔问道，他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很满意。

‘不，我当然举止、外表和记忆都不坏，但是老得拉幕。我想开头干……门房这一行。’马索尔绷住脸对他说，‘那一行拉门铃比拉幕的次数多得多，但至少您能看到门房[1]里总是满座的。’于是，正如拉弗努耶所说的，他替他弄到了第一根门铃绳[2]。

“我是第一个关心到门房这一类人的。”莱翁说，“有些道德骗子、耍弄虚荣心的江湖艺人、现代的诽谤者，披上庄严外衣的屠伯、发明耸人听闻的时髦问题的人，这种人主张解放黑奴，改善小偷待遇，对刑满释放的苦役犯行善，却让自己的门房处于比爱尔兰人更糟的状况，住在比疯人院禁闭室更可怕的牢房里，每年给他们养家糊口的钱比国家给苦役犯的还少……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给我的门房弄了一间屋子。”

“假如某人盖了许多大笼子，”毕西沃又说，“把它们隔成上千个小间，就象蜂窝的蜂房或是动物园的兽笼一样，用来容纳各行各业的各种人物，假如房东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来向一位学者请教，跟他说：‘我要一个长着双手的活物，能在十呎见方、装满旧鞋、充满破衣烂衫臭气的舱底过活；我要它在那里过一辈子，在那儿吃，在那儿睡，而且感到幸福，生出一些天使般漂亮的孩子，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做饭，在那里散步，在那里种花，在那里唱歌，足不出户，不见天日，而能觉察到外面发生的一切！……’毫无疑义，这么说，学者也发明不了门房。只有巴黎或者也可以说只有魔鬼，才能创造出它来。……”

---

① 双关语，喻包厢，见前注。

② 门铃绳（指门房的职务），与勋章饰带在法语里也是同一个字。

"巴黎的工业在知其不可为而为这一方面是百尺竿头又进一步了，"加佐纳勒说，"有些工人，……你在介绍产品，但却不了解这工业的各项产品。正象帝国时代拿破仑用他的团队同欧洲打仗一样，我们的工业用苦难同大陆① 的工业打仗。"

"我们到了我的朋友沃维奈的家了！他是放高利贷的。"毕西沃说，"那些描绘我国风俗的人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便是翻来覆去描绘陈旧的肖像。如今，各行各业都已更新了。食品杂货店老板成了法国贵族院议员；艺术家积攒钱财；轻松喜剧作家也有了年金。虽然有极少数脸谱还是象过去一样没有变化，但是总的来说，各种职业再也没有过去的特殊外表和古老习俗了。我们有过高布赛克、羊腿子、夏布瓦梭、萨玛农这些人物，今天则有沃维奈这样好脾气的高利贷者，经常串戏院后台、追漂亮女人、坐单马小车兜风的花花公子……好好观察观察这个人，加佐纳勒老朋友，您会看到一幕金钱的喜剧，一个一毛不拔的冷漠的人，和一个估计有利可图便立刻热情高涨的人。你尤其要听听他怎么讲话！"

这是意大利人大街的一座外表极漂亮的房子。三人上了三楼，发现周围尽是些时髦雅致的陈设。一位年约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几乎是笑容可掬地迎上来，因为他看到莱翁·德·洛拉走在前面。沃维奈跟毕西沃表面上极其友好地握了手，神情冷淡地向加佐纳勒点头致意，把他们让进一间书房里。那里的陈设虽然表面上有艺术风味，虽然有时兴的小雕像和现

---

① 大陆，指欧洲其他国家。

代艺术为我们那些小套间设计的成百上千的小玩艺儿（这现代艺术也变得和消费者同样渺小了），那种市民的口味却依然透露出来。沃维奈就象那些经商的年轻人一样，穿得过分考究。不过，这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却也是一种广告。

"我来向你要点钱。"毕西沃笑着说，将期票递过去。

沃维奈换了副严肃的神态，使加佐纳勒笑了起来，刚才那副笑容可掬的脸和这副受到催告的经营贴现者的面孔实在有天壤之别。

"我亲爱的，"沃维奈看着毕西沃说，"我十分乐意为你效劳，可是，我眼下没有钱。"

"得了吧！"

"真的！我全借出去了，借给谁，你知道……这个可怜的卢斯托跟一个得到部里撑腰的轻松喜剧的老作家里达合伙经营一家戏院，……他们昨天要走了三万法郎。我身上一文不名，今天早上在珍妮·卡迪讷家打牌时，我输掉了一百路易，还得叫人去赛里泽那里弄钱来还呢。……"

"您一定是真的一文不名才不肯给可怜的毕西沃帮忙，"莱翁·德·洛拉说，"因为他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是很会说坏话的。……"

"可是，我只会说沃维奈的好话，他好极了。……"毕西沃说。

"我亲爱的，"沃维奈又说，"即使我有钱，即使给百分之五十的利钱，我也不能让你贴现由你的门房签字的票据……拉

弗努耶没人要。这不是罗特希尔德①。我告诉你吧，这种票据完全被拆穿了，你得另外想出一家商号来。找一个叔叔吧！因为肯替我们签期票的朋友如今是不多见了，我们这个世纪的势利精神有了可怕的发展。”

“我有……”毕西沃指着莱翁的表哥说，“我有这位先生，……他是我国南方最出名的毛纺厂厂主之一，名叫加佐纳勒，……他头发梳得不太好（他瞧着这位外省人凌乱而茂密的头发说），不过，我就要领他上马里于斯那儿，他会替他去掉这种有损于他的尊严和我们的尊严的鬈毛狗般的外表。”

“我不相信南方的证券，我这么说并非有意冒犯这位先生，”沃维奈说。这使加佐纳勒大为高兴，根本没因为这句无礼的话而生气。

加佐纳勒聪明过头了，他还以为画家和毕西沃因为教他认识巴黎了，想让他付巴黎咖啡馆那一千法郎饭钱。这位鲁西荣子弟还没有丢开那种不可思议的疑心病，这种疑心病在巴黎倒也保护了外省人。

“你想，我怎么跟离巴黎二百五十哩之遥的比利牛斯山发生业务关系呢？”沃维奈又补充道。

“那就这样了？”毕西沃说。

“我这里还有二十法郎。”年轻的经营贴现者说。

“我为你感到难过。”这个骗人的老手说，“我原以为自己还值一千法郎呢。”他冷冷地补充道。

“你值一万法郎，”沃维奈说，“有时你甚至是无价之

① 罗特希尔德，欧洲最著名的银行世家。

宝，……可是我没钱了。”

“好吧，”毕西沃说，“别谈这个了，……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买卖，今天晚上，在卡拉比讷家，……你知道吗？”

沃维奈眨着一只眼睛瞧着毕西沃，这是马贩子之间说“咱们别斗心眼了”的时候的眼神。

“你忘了你曾搂着我的腰，活象搂一个漂亮女人一样，那目光和话语都充满了柔情，你对我说：‘如果你能替我以平价弄到杜·蒂耶和纽沁根投标的铁路股票的话，我什么也肯为你干。’我亲爱的，马克西姆和纽沁根要到卡拉比讷家去，她今天晚上接待许多政界人物。你可错过一个好机会啦，老弟。好吧，再见，骗钱的行家！”

说着毕西沃站起身来。那沃维奈虽说表面上很淡漠，实际上却象承认干了件傻事的人那样难受。

“我亲爱的，你等一等，……”这经营贴现的人说，“我手头虽说没钱，可还有点信用，……你的期票一钱不值，可是我还是可以收下来，换给你一些证券。总之，我们可以在铁路股票问题上达成谅解，我们可以按一定比例分享这笔买卖的赚头，那时，我再在赚头上给你打折扣，……”

“不，不，我要现钱，我还是用我的拉弗努耶，……”毕西沃说。

“拉弗努耶的确不错，”沃维奈说，“他在储蓄所存钱，他好极了，……”

“他比你好，”莱翁对他说，“他不养风骚女人，不付房钱，

也不做投机交易，不用老为行情看涨还是看落而担心，……”

“您以为是在开玩笑吗，我的伟人？”沃维奈应着，转眼又变得乐呵呵的、讨人欢喜了，“您是把拉封丹寓言《橡树和芦苇》凝炼化了。——算了，古柏达，我的老搭档。①”沃维奈说着搂住毕西沃的身子，“你要现钱，那好，我完全可以向我的朋友赛里泽告贷三千法郎而不是两千法郎，……我们要够朋友啊，西拿！②……把你那两片大白菜帮子给我吧！我回绝过你，那是因为，对于一个只有在把票据拿到银行兑现后才能做成他那可怜的生意的人来说，把你的拉弗努耶期票留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是很难过的，……真很难过，非常难过，……”

“那你贴现扣多少利息呢？”毕西沃问。

“没多少，”沃维奈答道，“三个月才要你区区五十法郎……”

“正如爱弥尔·勃龙代过去说的：你将是我的恩人。”毕西沃说。

“百分之二十，利息在内！……”加佐纳勒在毕西沃耳边说。毕西沃用胳膊肘朝他食管那儿来了一下，算是回答。

“瞧，”沃维奈打开办公桌抽屉说道：“我的好朋友，我看见那儿有一张旧的五百法郎票子粘在带子上了，我还不知道自己这么有钱呢，我还在找一张下月底到期的四百五十法郎的期票，赛里泽可以不要多少回扣就收下这张期票，这样你的钱就够数了。可是你不是开玩笑吧，毕西沃？……嗯！今天晚

① 雨果的《吕克莱斯·波基亚》中的一句台词，古柏达是剧中的奸细。

② 高乃依的《西拿》中的一句台词，见第五幕第三场。

上，我要到卡拉比讷家去，你对我起誓，……”

“我们不是重新成为朋友了吗？”毕西沃说着收起那张五百法郎的钞票和四百五十法郎的期票，“我以名誉担保，你今天晚上会看到杜·蒂耶和许多想在卡拉比讷那里发迹，……搞铁路的人。”

沃维奈把三位朋友直送到楼梯口，一面吹捧毕西沃。毕西沃一直到门口都保持着一本正经的态度。加佐纳勒力图对他解释这笔买卖，向他证明说，如果沃维奈的老同行赛里泽再从他那张四百五十法郎的期票里拿走二十法郎的回扣，那这笔钱就成了百分之四十的利了，……毕西沃听他说下去。等他们到了柏油路上，毕西沃才现出巴黎骗子的笑容。这种无声的、冷冷的笑容，就象是一种来自唇边的寒风，使加佐纳勒浑身发凉。

“铁路招标的事肯定要在议会里拖延下去，”他说，“我们昨天从刚才那个我们对她微笑的跑龙套那里得知这一点的。……况且，如果我今天晚上打朗斯克内牌能赢到五、六千法郎，为了弄到赌本吃七十法郎的亏又算得了什么？……”

“朗斯克内牌是巴黎千百个侧面中的又一个侧面。”莱翁又说，“所以，表哥，我们打算把你介绍到圣乔治街一个公爵夫人家，在那里，你将见到风骚女人中的精华，你将在那里打赢你的官司。可是，你这样的比利牛斯发型可没法让你在那儿露面，你简直象头刺猬。我们先带你去附近交易所广场的马里于斯那儿，他是我们的又一个演员，……”

“这个新演员是个什么人？”

“有这么一个掌故。”毕西沃回答，“一八〇〇年，一个叫卡博①的图卢兹人———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理发师——到了巴黎，搭起一个铺子（我也用你们的行话了）。这个天才的人在利布纳赋闲（他现在享有二万四千法郎的年金），他明白这个粗俗而不体面的名字永远也不会走红。他的老主顾德·帕尔尼先生给他起了马里于斯这个名字，这比阿尔芒啊，希波利特②啊那些名字强多了，那些取自父系祖先的名字实际上也和卡博这个名字有同样的弊病。卡博的所有接班人也都叫马里于斯。现在的马里于斯是马里于斯第五，真名叫穆然。这在许多行业都是如此，如波多水、小维尔图墨水等。在巴黎，名字成了一种商业资产，最后成了高贵的字号。马里于斯收有门生弟子，据他说，是他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理发学派。

“俄（我）穿过法国时，就已看见许多招牌上写着这麻（么）几个字：某某，马里于斯弟子。”加佐纳勒说。

“这些徒弟每烫完一次发就得洗一下手，”毕西沃说，“但是，马里于斯并不一视同仁地收下他们，他们必须有一双漂亮的手，脸相也不能难看，其中最出色的、有口才、有风度的，让他们去上门理发，他们回来时都累得要命。马里于斯则只为有身分的女人上门理发，他自备轻便马车并有随身小厮。”

“不管怎麻（么）样，他不过是个剃头匠而已！”加佐纳勒生气地嚷道。

“剃头匠！”毕西沃说，“您想，他是国民自卫军上尉，并且

① 卡博也是法语中“狗”的俗称。

② 阿尔芒这个字与“鼠妇”相似；希波利特与“马”字有关。

因为一八三二年第一个冲进街垒而得过勋章呢！”

“你可得注意，这既不是理发师也不是假发师，而是一家理发馆的经理。”莱翁一面上楼一面说道。那楼梯栏杆的小柱头是水晶玻璃的，扶手是桃花心木的，梯级上铺着华贵的地毯。

“喂，您可别让我们丢脸。”毕西沃对加佐纳勒说，“在前厅会有仆人替您脱去外衣、摘掉帽子，给您一样样刷干净，然后，陪您到某一间理发室门口，替您开门，关门。”毕西沃狡黠地补上一句：“告诉您这些，实有必要，我的朋友加佐纳勒，不然您也许会喊‘捉贼’的。”

“这些理发室，是三间贵妇式小客厅。”莱翁说，“经理在这里集中了现代一切豪华设施：窗上挂着帷幔，到处放着花盆架和软绵绵的沙发。人们可以坐在沙发上一面看报，一面等候轮到自己理发。你进去时会摸摸背心口袋，以为会要你五个法郎；可是从任何口袋中掏走的不过是烫发十个苏、全活二十个苏。鲜衣美服与花卉架相间，水龙头水珠喷溅，四周巨大的镜子映照出人们的脸庞。所以，你可别大惊小怪。当客人（这是马里于斯用以代替主顾这个粗鄙字眼的雅称）一出现在门口，马里于斯对他瞧上一眼，就作出了估价：您对他来说，这只是个值不值得照料的脑袋。对马里于斯来说，没有人，只有脑袋。”

“您要是跟我们配合默契，我们将让您看到马里于斯淋漓尽致的表演。”毕西沃说。

加佐纳勒一露面，马里于斯看他一眼，印象还不错，便

叫道：

“雷居吕斯，这个脑袋您来！先用小剪子铰一下。”

“对不起，”加佐纳勒见毕西沃对他做个手势，便对这个弟子说道，“俄（我）想要马里于斯先生本人替俄（我）理发。”

他这样自命不凡使马里于斯觉得十分受用，竟放下手里的那个脑袋走了过去。

“我为您效劳，我马上就完，请不要着急，我的弟子先给您准备一下，具体剪法则只由我一个人决定。”

马里于斯是个麻脸的小个子，黑玉般的头发象吕比尼①一样鬈曲，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假袖口，衬衫的襟饰上缀着一颗钻石。这时，他认出了毕西沃，于是就象对待一个与自己地位相当的权贵那样向他致敬。

“这是个普通的脑袋。”他指着他正在理发的那位先生对莱翁说，“一个食品杂货店老板！……有什么办法呢，要是只搞艺术，就会在比塞特救济院发疯死掉！……”他又对雷居吕斯说：“伺候好这位先生，他一定是个艺术家。”

然后，他做了个无法模仿的手势，回到他的主顾那里。

“他是一位记者。”毕西沃说。

听到这句话，马里于斯给那个普通脑袋梳了两三下，便向加佐纳勒奔过来。雷居吕斯正要动他的小剪子，被他抓住了胳膊：

“我来照应这位先生。喂，先生，”他对那位食品杂货店老

① 吕比尼（1795—1854），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板说，“您照照镜子吧，如果镜子愿意的话……奥西昂！”

那仆人走了进来，拉住客人，替他穿衣。

“请到帐房付钱，先生。”马里于斯对那个顾客说。那人懵头转向，已经掏起钱包来了。

“我亲爱的，小剪子这道工序果真很有必要吗？”毕西沃问。

“没有一个脑袋不是洗完了才交给我的。”这大名鼎鼎的理发师说，“但是，为您我可以替这位先生做全活。我让弟子们先开个头，是因为我包不下来。大家都跟您一个说法：‘要马里于斯理发！’我只能收个尾，……这位先生在哪家报纸做事呢？”

“俄（我）要是您的话，俄（我）就培养出三、四个马里于斯来。”加佐纳勒说。

“哦，我知道了，先生是连载小说作家吧？”马里于斯说，“唉！在理发业上，这是办不到的，只能事必躬亲，……对不起！”

他离开加佐纳勒去看雷居吕斯，后者正在给一个新到的脑袋做准备工作。他用舌头弹着上颚，发出一种不赞成的声音，这种声音可以用“啧，啧，啧！”来表示。

“得了，老天爷！这样不够整齐，你这么剪就变成一层层的了……看……这样！雷居吕斯，这不是在给卷毛狗剪毛，这是些有个性的人，如果你还是瞧着天花板，不把注意力放在脸和镜子上，你就要给我这字号丢脸了。”

“您很严格啊，马里于斯先生。”

“我得把这门艺术的奥秘传授给他们，……”

“这也算一种艺术吗？”加佐纳勒说。

马里于斯愠怒地在镜子里看着加佐纳勒，一手拿着梳子，另一只手拿着剪子停了下来。

“先生，您说话象个……孩子！然而听您的口音是个南方人，那可是个出才子的地方。”

“是的，俄（我）知道，这也得有某种审美趣味。”加佐纳勒说。

“别说了，先生！我本以为您挺有见识。这就是说，一个理发师，我不说一个好理发师，因为要么就是个理发师，要么就称不上，……一个理发师……是很难找的……要比……我该说什么好呢？……比一个……我不知道什么……比一个大臣还难找（请坐着别动）；不，大臣的价值很难估计，马路上到处都是……是不是比一个帕格尼尼①还难找？……不，这还不够！……一个理发师，先生，一个猜透您的灵魂和习性，以便依据您的个性为您理发的人，必须具有构成一位哲学家的素质。说起妇女们！……您看，妇女是器重我们的，她们了解我们的价值……当她们情场取胜来这里理发时，我们与她们想要征服的对象便具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说，一个理发师，您是无法确知他的价值的，……您看，正在跟您说话的我，我就差不多是您所能找到的……不是吹牛……大家知道我这个人……不，我觉得大概还有更好的……操作，正是这个！啊！要是妇女们让我随意行动，如果我能将我所有的想法付诸实

①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

施，那该多好！……您知道吗？我有魔鬼般的想象力！……可是，妇女们适应不了，她们有她们的打算，当你开始发挥你那美妙创造时，她便用手指或梳子插你，这些创造本来应该铭刻和收集起来才是，因为我们的作品，先生，只能存在几小时，……一个伟大的理发师，哎！那就象卡雷默和威斯特里①在他们各自的行当里一样，……(请把头向这里偏偏，这儿，我要修面了，好。）我们这一行，叫一些既不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又不懂艺术的笨旦糟蹋了，……有些卖假发或生发水的商人，……他们眼里只看到要卖给您的药瓶！……真惨！……这是在做生意。这些可怜虫就是剪头发或者勉强对付头发，……而我呢，当我从图卢兹来到这里时，我的雄心就是继承伟大的马里于斯，做一个真正的马里于斯，而且我一个人要比我前面的那四个马里于斯更为这个争光。我心里想：'不成功毋宁死'……(坐直了，我就要给您弄完了。)是我第一个讲究雅致。我把我的理发室变成了人们好奇的目标。我瞧不起广告，我把广告钱花在舒适和娱乐上。明年我将在小客厅里搞个四重奏，演奏音乐，而且是最好的音乐。是的，应当为来理发的人消烦解闷。我并不讳言，这种工作也有令人不快之处。(请照镜子。)让人理发是很累的；也许就跟摆姿势让人画像一样。先生，您大概知道著名的韩堡②先生。(我成功地处理过美洲给他剩下的那一点点头发。科学与蛮荒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使人丢尽

① 卡雷默(1784—1833)，法国著名的厨师；威斯特里(1760—1842)，法国舞蹈家。

② 韩堡(1769—1859)，德国植物学家，旅行家，因曾经探索南美亚马逊河流域而闻名。

头发。）这位有名的学者曾说过，除了上绞刑架，就数让人画像最难受了。但是，根据有些妇女的意见，我看让人理发的难受劲儿比起让人画像来，还略胜一筹。所以，先生，我要做到让人出于乐趣而前来理发。（您有几根头发翘着要弄服帖。）有个犹太人曾向我推荐一些意大利歌女，她们可能在幕间休息时为那些四十岁的年轻人拔白头发。可她们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蒙马特尔大街的钢琴教师。我给您按照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的标准理完发了，先生。奥西昂（他对穿制服的仆人说），替这位先生刷刷衣服，送他出去。轮到谁了？"他骄傲地看着等候的人说道。

"你别笑，加佐纳勒。"莱翁到了楼梯下面对他表哥说，他的目光落到交易所广场上："我看见那边有个伟人，你等会儿可以把他们的语言和这位实业家比较一下，你听过他的谈话后告诉我，他们两个究竟谁更奇特。"

"你别笑，加佐纳勒。"毕西沃也滑稽地学着莱翁的口吻说，"你以为马里于斯都干些什么事呢？"

"理发啊。"

"他赢得了批发销售头发的垄断权，就象那个卖给我一块居一只瓦钵的食品商取得了卖块菰的垄断权一样。"毕西沃继续说下去，他从这一买卖的证券上收回扣；借钱给那些有抵押品的手头拮据的主顾；创办终身年金；在交易所从事投机买卖；他还是所有时装报刊的股东。此外，他还借一个药剂师的名字出售一种不名誉的假药，在他名下一年就得到三万法郎的利息收入，这种买卖的广告费每年就花十万法郎。"

“这可能吗？”加佐纳勒叫道。

“请记住，”毕西沃庄重地说，“在巴黎是没有什么小买卖的，在这里什么都变大了，从卖破布的直到卖火柴的。那个胳膊上搭着手巾，看着您走进去的冷饮店老板，一年可能有五万法郎入息，一个饭店侍者也可以是个有被选举权的选举人。某某打街上走过，你把他当作穷光蛋，可是他背心口袋里放着值十万法郎的钻石，要送去镶配，而不是把它盗走。”

这三个形影不离（至少这天如此）的人，在风景画家的带领下，撞上了一个年约四十，戴着绶带的人，他是从林荫大道穿过维维安讷新街过来的。

“喂，你在出什么神呢，我亲爱的杜布迪约？”莱翁说，“在构思一幅象征主义的杰作吗？……我亲爱的表哥，我很高兴向您介绍我们大名鼎鼎的画家杜布迪约，他能出名不但由于他的才能，而且也由于他的人道主义信念。杜布迪约，这是我表兄帕拉福克斯。”

杜布迪约，身材矮小，脸色苍白，长着忧郁的蓝眼睛。他朝加佐纳勒微微点了点头，后者则在这个天才人物的面前鞠了一躬。

“这么说，你们任命了斯蒂曼，而不是……？”

“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没在场。”伟大的风景画家答道。

“你们会使人看不起美术院的。”那画家又说，“选这么个人！我不想说他坏话，可是人总得有点本事！……人们将把百艺之冠的雕刻引向何处？这种艺术作品是最持久的，它揭示出世人已经全然无知，甚至记忆不起来的民族性，……它造

就一系列伟人。雕刻，这是一种圣职，它概括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而你们却去招募一个专门制作粗糙的人像和壁炉的装潢匠，一个神庙里的小贩！啊！就跟尚福尔说的一样，要适应巴黎的生活，就得从每天早晨吞一条蝰蛇做起，……不管怎样，我们还剩下了艺术，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去培育它……”

“除此以外，您还有一个仅有极少数艺术家才能得到的安慰：未来是属于您的。”毕西沃说，“等全世界都皈依了我们的学说，您就将成为您的艺术的泰斗，因为您为之带来了新的见解。大家都能理解了，……您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将成为一个伟人，而您今天只是对于我们几个人才是如此。问题是要坚持到那一天！”

“我刚完成了‘和谐’的寓言雕像，”那位艺术家又说，他那张脸就象一个被人说到自己得意之处的人一样开朗起来。“如果你们赏光来看的话，你们就会明白我何以竟用两年时间来搞它。那真是万物皆备！人们看上一眼就能推测出地球的命运。女王手执牧杖，这是六畜兴旺的象征；她戴着自由女神的帽子；她象埃及神像一样有六对乳房，埃及人当时就已预见到傅立叶的出现了；她的脚搁在一双合抱着地球的手上，这是人类各种兄弟情谊的象征，她践踏着被摧毁的大炮以表明废除战争；我还试图让她表现出胜利的农业之神的安谧，……我还在她身边放了一大棵卷心菜，据我们的业师说，这是和睦的象征。傅立叶恢复了植物的思维能力，这是他受人尊敬的并非微不足道的原因之一。他在创作中，通过事物相互的意义和它们的特殊语言将一切都联系起来。一百年之后，世界将

比现在大的多……”

“那是怎麻(么)回事呢，先生?”加佐纳勒说。他不是在疯人院却听到这样的谈吐，简直听傻了。

“通过生产的广度。如果人们愿意应用这个体系，想要对行星作出反应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绘画将变成什麻(么)呢?”加佐纳勒问。

“它将变得更伟大。”

“俄莫(我们)的眼睛也将更大吗?”加佐纳勒意味深长地看着他那两位朋友说。

“人类将恢复到人种衰退以前的状况，我们的六尺男子到那时就成了侏儒。……”

“你的画完成了吗?”莱翁说。

“全部完毕，”杜布迪约答道，“我曾经设法找伊克拉尔，请他谱写一部交响曲。我希望人们见到这个作品时能听到贝多芬风格的音乐，这音乐能发挥其中的意境，使之以两种方式为人所理解。唉！要是政府愿意借给我卢浮宫的一个大厅该多好！……”

“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去谈谈，因为想要达到惊人的效果，就什么也不能忽略。……”

“哦！我的朋友们准备写文章，可是我害怕他们说得言过其实，……”

“没事儿，他们不会比未来走得更远的。……”毕西沃说。

杜布迪约斜了毕西沃一眼，继续走他的路。

“这是个疯子，”加佐纳勒说，“真是想入非非！”

“技巧，学识，他都具备……”莱翁说，“傅立叶主义却把他毁了。表哥，你刚才看到了野心在艺术家身上所起的作用。在巴黎，那些艺术家为了比正常途径更快地一举成名(这对他们来说就是财富)，往往借助于时势的翅膀，他们自以成了什么分子，成了某个体系的拥护者，就能使自己变得伟大，他们想把小集团变成广大观众。这个是共和派，那个是圣西门主义者，另一个是贵族，这个是天主教徒，那个是中间派，那个又是中世纪派或德国派，全是早有定见。然而，见解虽然不能造就天才，它倒总是把天才给糟蹋了，有你们方才看见的那个可怜的小伙子为证。一个艺术家的见解应当是在作品中表现的信念……而唯一的成功之路则是当自然在他胸中燃起了神圣的火焰时进行创作。”

“我们快逃，莱翁说起教来了。”毕西沃说。

“这个人真是这麻(么)想吗?”加佐纳勒依旧惊愕不止，叫道。

“千真万确，”毕西沃说，“就跟刚才那个理发匠之王一样真心诚意。”

“他疯了!”加佐纳勒说。

“被傅立叶的思想搅疯的人，并非他一个。”毕西沃说，“您对巴黎毫无所知，如果您想要十万法郎，用来实现对人类最有用途的设想，试验某种可与蒸汽机媲美的东西，您会象沙洛蒙·德·科①那样死于贫民院。但如果干的不是正事，人们

① 沙洛蒙·德·科(1576—1626)，法国工程师，据载曾发明一种蒸汽机。

却可以不要身家性命地干。对体系或事物来说全是如此。十五年来，荒诞不经的报纸在这里吞噬了几百万法郎。您的官司打不赢就是因为您有理，而省长，照您的说法则有一些见不得人的理由。”

“你想想，一个富有才智的人一旦认识了精神上的巴黎，他还能在别处生活吗？”莱翁对他表哥说。

“如果我们把加佐纳勒带到封丹纳大妈家里，那岂不是从严肃到奇幻了吗？”毕西沃说着招手叫来一辆马车，“车夫，去老神庙街。”

于是，三人一起朝沼泽区的方向驶去。

“你莫（们）要给俄（我）看什麻（么）呢？”加佐纳勒问。

“给你看毕西沃刚才所说的话的证据。”莱翁说，“让你看看利用一种想法每年赚两万法郎的女人。”

“是个用纸牌算命的女人！”毕西沃说。他见南方人的神情，不免觉察他仍有疑问。“在那些企图预言未来的人中间，一般人认为封丹纳太太比已故的勒诺芒太太①更有学问。”

“她一定非常有钱！”加佐纳勒叫道。

“在还有彩票的时候，她被自己的主意害得好苦，总是输钱。”毕西沃说，“在巴黎，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所有能人都有点毛病，好象是给了他们一个蒸汽阀门。所有赚大钱的人都有恶习或者怪癖，大概这是为了建立某种平衡。”

“那现在彩票不是废除了麻（么）？……”加佐纳勒问。

① 勒诺芒太太（1772—1843），曾是约瑟芬皇后的女谍士。

“她又在为她一个侄子敛钱。”

三位朋友到了那里，看见在这条马路最破旧的一栋房子里有一座楼梯，梯级正面高低不平，令人提心吊胆，地上尽是泥巴，在半明半暗的光线和那些有甬道的房子所特有的臭味中，他们一直走到四楼，来到一扇门前。这扇门只有图画能够描绘，而文字则恐怕牺牲许多夜晚也不能恰如其分地将它描绘出来。

一个与这扇门十分相称的老太婆——她也许就是有生命的门——把三位朋友领到充作前厅的房间。虽说在巴黎街头暖烘烘的，在那里他们却感到象在最深的墓穴里一样寒气逼人。内院的大通风窗吹来一股潮气，屋里光线灰暗，窗台上搁着几盆花草，全都憔悴不堪。在这盖着一层油腻的烟灰色物质的房间里，椅子，桌子，一切都显得可怜巴巴。窗玻璃象西班牙素陶冷水壶似地往外渗水。老太婆丑陋不堪，鹰钩鼻子，面色惨白，穿着还算象样的破烂衣衫。总之连室内最小的摆设也和她浑然一体。老太婆让问卦的客人坐下，告诉他们，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太太”的房间。

加佐纳勒硬充好汉，大着胆子走进去。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被死神遗忘的女人。死神一定是故意忘记了这种女人，以便在活人中间留下几个她自己的形象。一张干瘦的脸，脸上闪烁着一双灰色的眼睛，那眼睛目不转瞬，令人难当，塌鼻子上沾着鼻烟。颇似肌肉的东西将一些小块骨头很好地装配起来，就算是手了。这手象一架即将停止运转的机器一样，懒洋洋地发着牌。扫帚柄似的身子，有模有样地穿着条连衣裙，这身

躯具有静物画的优点：一动也不动。额头上方，耸立着一顶黑色丝绒帽子。封丹纳太太——这是个真的女人——右边有一只黑母鸡，左边有一只大蛤蟆，唤做阿斯塔罗特。加佐纳勒起初没看到这只蛤蟆。

那蛤蟆的个头大得惊人，但最吓人的却不是它本身，而是那双大得象五十生丁硬币，目光如炬的眼睛。谁也受不了这种目光。正如已故的拉萨伊①所说的，蛤蟆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生物。他曾睡在旷野，想弄清一只使他着迷的蛤蟆的奥秘。也许所有动物，将人类的创造过程都概括其中了。因为，拉萨伊说，蛤蟆寿命无限，而且众所周知，这是所有创造出来的动物中婚姻延续最久的动物。

黑母鸡的笼子在离桌子两尺开外的地方，上面盖着一块绿毯。笼子与桌子之间有一块象吊桥似的木板，它可以沿着木板走过来。

那个女人——这间霍夫曼式的陋室里最不真实的造物——对加佐纳勒说："搬牌！"这位老老实实的制造商听了不由打了个寒噤。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太重要了，这就使得这些造物显得如此了不起。人们来向他们购买希望，而他们也很明白这一点。

女预言家的巢穴比前厅又暗得多，连纸张的颜色都难以分辨。

细弱苍白的植物遮住了窗口。烟熏得漆黑的天花板不但

---

① 拉萨伊(1806—1843)，曾经是巴尔扎克的秘书，死于疯病。

不能反射透进来的光线，反而将大半的光线都吸收了。这微弱的光线却完全照亮了女巫坐的那张桌子。这张桌子、老太婆的椅子和加佐纳勒坐的椅子，就是这个小房间的全部家具。这个小房间被一个阁楼隔成两半，封丹纳太太大概就睡在上面，加佐纳勒从一扇虚掩的门那边听到炖牛肉的锅子所特有的喃喃低语。这种厨房的声响还伴以一种混合的气味，其中以洗碗槽的气味最浓，这就把现实生活需要的概念与一种超自然力的概念极不协调地掺和到一块。令人在好奇之中又感到有些厌恶。加佐纳勒瞥见一个白色的木头梯级，这无疑是通往阁楼的室内楼梯的最上面一级。他眼光一扫便把这一切细节看在眼里，感到直恶心。

这远比小说家的故事和德国戏剧的场面更为吓人，它带有一种使人透不过气来的真实性。空气沉重到令人眩晕，昏暗则使人的神经终于烦躁不安起来。

南方人在一种逞能心理支配下注视着蛤蟆，他胃里象吃了呕吐剂似的火烧火燎地难受，他感到恐惧，就象罪犯在宪兵面前一样。他试图打量一下封丹纳太太，好给自己壮壮胆，但他遇见一双几乎没有颜色的眼睛，那直瞪瞪的、冰冷的瞳孔使他无法忍受。这种寂静变得可怕起来。

“您要算哪一种，先生？”封丹纳太太对加佐纳勒说：“五法郎的卦、十法郎的卦、还是大卦？”

“乌（五）法郎的卦已经象（相）当贵了。”南方人答道，暗暗使劲不让自己受所处环境的影响。

正当加佐纳勒设法收敛神志时，一个地狱里的声音使他

从椅子上惊跳起来，黑母鸡咯咯地叫开了。

“走开，我的女儿，走开。这位先生只想花五法郎。”——母鸡似乎听懂了女主人的意思。她已经走到了离扑克牌只有一步的地方，却又庄重地回到自己位子上去了。“您喜欢什么花？”老太婆问，她的声音由于支气管里不停上来下去的粘液而变得嘶哑了。

“玫瑰。”

“您爱哪种颜色？”

“蓝色。”

“您最喜欢哪种动物？”

“马。为什麻(么)问这些呢？”加佐纳勒也反问道。

“人所喜欢的种种法相皆由其所定，本能即由此而来，而本能又支配着他的命运。”她背书式地说道，“您吃什么最有滋味？鱼、野味、五谷、肉、甜食、蔬菜、还是水果？”

“野味。”

“您是哪一个月生的？”

“九月。”

“伸出手来。”

封丹纳太太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伸给她的手的纹路。这一切都做得很严肃，没有巫术的预谋，简简单单，就象公证人草拟契约时询问主顾的意图一样。纸牌洗透以后，她叫加佐纳勒搬牌，把纸牌分为三叠。她拿过这几叠牌，把一叠摊开在另一叠牌上，象个赌徒在下注前仔细看着轮盘赌上的三十六个号码一样端详着纸牌。

加佐纳勒感到冷彻骨髓，竟不知自己置身何处。这个戴着扁平、油腻的绿色帽子的丑老太婆（她那帽子贴边下露出来的黑色绸带要比问号似的卷发还多得多）用那带着痰音的声音，将他过去生活中的特殊事件，一件件道出。甚至最隐秘的事情，谈到他的口昧，习惯，性格，甚至他幼年的想法；谈到一切对他可能发生过影响的事情，例如他那没有成功的婚姻，为什么，和谁，他爱过的女人的准确相貌，最后，他来自何方，他的官司，等等。他简直愈听愈奇了。

加佐纳勒以为这是他表弟一手安排的骗局。但他刚这么想，这种密谋的荒唐无稽就不喻自明了。于是，他在这种真正来自地狱的力量面前目瞪口呆。这种来自地狱的力量的化身，是向人类借取了历来画家、诗人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东西而显现的：一个丑陋不堪，呼吸急促，嘴唇冰冷，没有牙齿的塌鼻子、白眼珠的老太婆。

封丹纳太太的眼神活跃起来，闪过一丝光芒，这是从遥远的未来或地狱深处闪现的光芒。加佐纳勒打断了老太婆的话，机械地问蛤蟆和母鸡是干什么用的。

“用来预言未来。求卦者自己将谷粒撒在纸牌上，比卢什就来啄食，阿斯塔罗特则在上面爬过去寻觅客人给它的食物，而这两个聪明的动物从来也没有弄错过。您想看它们怎么干，想知道您的未来吗？那要一百法郎。”

加佐纳勒被阿斯塔罗特的目光吓坏了，他对其丑无比的封丹纳太太敬了个礼，便奔回前厅。他浑身汗津津的，仿佛刚从恶魔的卵翼之下孵化出来。

“俄莫（我们）走吧！……”他对两个艺术家说，“你莫（们）让这个女巫算过卦吗？”

“我没有一件大事不是先问过阿斯塔罗特才做的。”莱翁说，“而我总是觉得它说得不错。”

“我正等着比卢什向我预言的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产！”毕西沃说。

“俄（我）发烧了！”那南方人嚷道，“俄（我）如果听信你莫（们）的话，那就得相信巫术，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吗？”

“这也许就是自然的力量。”毕西沃反驳道，“三分之一的风流女人，四分之一的国务活动家，二分之一的艺术家都请封丹纳太太算卦。我们还认识一个部长，她是这个部长的埃杰丽①。”

“她为你预言未来了吗？”莱翁又说。

“没有，光听俄（我）的过去就够俄（我）受了。不过，假如她能在她那两个丑八怪合作者帮助下预言未来的话，”加佐纳勒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说：“她怎么会在彩票上输钱呢？”

“哦！你触及了秘术的一个最大的奥秘。”莱翁答道，“这种内心的明镜为他们照出过去或未来。个人的好恶，任何与他们所行使的权力格格不入的念头，则会使明镜模糊起来。这时，男巫女巫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犹如一个艺术家，当他用政治或某个思想体系的那一套玷污了艺术时，他就失去了自己的才能。前些时候，一个善于用纸牌算卦的男人，封丹纳

① 埃杰丽，罗马神话中预卜未来者。

太太的对手，他大干其罪恶勾当，却没能为自己抽出牌来，没有预见到自己将被捕、在刑事法庭受审和被判刑的命运。而封丹纳太太，虽然未来的事她十次能说中八次，却从来料不到自己会输掉押在彩票上的赌注。”

“精神感应学也是如此。”毕西沃指出，“人们不能自己感应自己。”

“好嘛！又出来精神感应了！”加佐纳勒叫道，“哎哟哟，你莫（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加佐纳勒，我的朋友，”毕西沃庄重地说，“为了能够嘲笑一切，就应该了解一切。至于我，我自幼就在巴黎，我的铅笔使我靠可笑的东西为生，每月五张漫画。这样，我就经常在嘲笑一个我所信仰的思想。”

“我们现在做别的练习吧。”莱翁说，“到议会去，活动一下表哥的事情。”

“这个嘛，”毕西沃学着奥德里和迦亚的口吻说，“是一出高级喜剧。我们要捉弄一下我们将在休息室里最先遇见的演说家，在那里，您也将象在别处一样辨认出巴黎的语言，这种语言永远只有两种节拍：利害或者虚荣。”

上马车时，莱翁瞥见在一辆疾驰而过的敞篷马车里坐着一位男子。他做了个手势，使那人明白他想和他说句话。

“这人是皮布利柯拉·马松。”莱翁对毕西沃说，“我要约他今晚五点议会散会后上我那儿去一趟。表哥可以看到所有奇人中最为有趣的一个人。……”

“这是什麻（么）人？”当莱翁和皮布利柯拉·马松说话时，

加佐纳勒问道。

"一个修脚师，是一篇形体学说论文的作者，要他老茧必须预约。倘使那些共和派得胜六个月，他肯定会名垂史册的。"

"还用坐切(车)子去吗?"加佐纳勒嚷道。

"可是，我的朋友，在巴黎，只有百万富翁才有足够的时间步行呢。"

"去议会!"莱翁对车夫叫道。

"哪一个，先生?"

"众议院!"莱翁和毕西沃互相微笑一下答道。

"巴黎开始使俄(我)茫言(然)了!"加佐纳勒说。

"为了使您了解巴黎的道德、政治、文学的广袤程度，我们此刻就象罗马的西塞罗① 一样行事。西塞罗让人看圣彼得大教堂雕像的拇指，人们原以为那拇指只有普通大小，结果却发现它有一只脚那么大。您还没量完巴黎的一节脚趾呢!……"

"要知道，加佐纳勒表哥，我们是碰到谁就逮谁，并无选择的。"

"今天晚上，你将如同人们在伯沙撒家② 饮宴一样去吃顿夜宵，你将看到我们的巴黎怎样玩朗斯克内牌：一次就输赢十万法郎，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一刻钟之后，马车停在众议院的梯级下面，在通往不和的协和桥③ 北岸。

---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以雄辩闻名。

② 伯沙撒，古巴比伦摄政王，以穷奢极侈、享乐腐化著称。

③ 议院在协和桥南，议员们成年争执不休，故云。

"俄(我)还以为不能随便进议会的呢！……"那南方人说，很惊奇自己来到了休息大厅的中央。

"这要看情况。"毕西沃说，"从物质上说，得花三十个苏的马车费；从政治上说，花费的东西更多一点。有位诗人说过，燕子以为星形广场的凯旋门是为它们而修建的。而我们这些艺术家则认为建立议会大厦是为了弥补法国大戏院之不足，让我们笑个痛快。不过，这些喜剧演员身价高得多，而且并不是为了赚我们的钱而每天为我们演出。"

"议会原来是这样！……"加佐纳勒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然后，他在休息大厅里踱起步来(当时那里有十来个人)，观察着那里的一切。毕西沃把他那种神情铭记在心上。以便画一张能与加瓦尔尼① 媲美的有名的漫画。

莱翁走过去同一位执达吏说话。执达吏们在休息大厅与会议厅来往如梭，两厅之间由一条走廊沟通，《益友报》的速记员和议会的雇员就在那里办事。

"至于大臣，"加佐纳勒走近他们时，执达员正回答莱翁说，"他倒是在，但我不知道吉罗先生还在不在，我去看看吧！……"

执达员打开一扇门——那门只有议员、大臣或国王的使节才能进出——，加佐纳勒看见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这人虽然已有四十八岁，在他看来还很年轻。执达吏对那人指了指莱翁·德·洛拉。

"哦！你们来啦！"他说着，过去与莱翁和毕西沃握了握

① 加瓦尔尼(1804—1866)，法国画家。

手，“你们这些家伙到法律的圣殿来干什么？”

“那还用说！我们是来学吹牛的。”毕西沃说，“要不然会生锈。”

加佐纳勒看着这个衣冠楚楚，穿一身黑，没有戴任何勋绶的陌生人，不知道应该把他归在哪一类政界人物里面。但他也跟着这个人，到了与大厅相连的，沿着往日叫做拿破仑堤岸的地方伸展过去的花园。一到花园，那年轻人便纵声大笑起来，他自从走进休息大厅就一直在强忍着笑。

“你怎么啦？……”莱翁·德·洛拉问他。

“我亲爱的朋友，为了让立宪政府取信于天下，我们不得不以难以想象的镇定编造弥天大谎。可我是客串的。有些日子我象煞有介事地说谎，不过也有些日子我严肃不起来。今天是我爱笑的日子。这会儿内阁首脑正被反对派逼着交待外交上的秘密——如果这些人在‘台上’，他们会拒绝交待——他正在讲台上糊弄人呢。他是个老实人，而且又不是在为自己说谎，上阵之前，他在我耳边说道：‘我真不知道跟他们吹些什么！……’我看见他在那里，真想狂笑一场。于是，我就出来了，因为在大臣席上笑是不行的。可是坐在那里，我们的孩子气有时又会不合时宜地回到身上。”

“在巴黎俄（我）终于找到一个诚实的人了！”加佐纳勒叫道，“您一定是位非常高明的人。”他看着陌生人说。

“哟！这位先生是谁？”那年轻人打量着加佐纳勒说。

“是我表哥。”莱翁急忙说，“我担保他跟我一样守口如瓶、为人正直。是他促使我们到这里来的，因为他有个行政方面

的官司，是属于你那个部管的。他的省长想叫他干脆破产，我们来看你，以便防止参政院判决不公。……”

“谁是公诉人？……”

“马索尔。”

“好嘛！”

“我们的朋友吉罗和克洛德·维尼翁也在这部门。”毕西沃说。

“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今天晚上到卡拉比讷家来。杜·蒂耶在那里借铁路的名义举办一个宴会，因为现在路劫① 的事比什么时候都多。”

“哦！是比利牛斯地区吗？……”年轻人问道，态度严肃起来。

“是的。”加佐纳勒说。

“你们在选举中没投我们的票？……”这个国务活动家注视着加佐纳勒说。

“没有，可是您刚才在我面前说的话使我学坏了：我以国民自卫军少校的名誉保证，我会让您指定您的人选……”

“喂，你能再次为你的表哥担保吗？……”年轻人问莱翁。

“我们正在培养他……”毕西沃用极有喜剧意味的口吻说。

“好吧，我看着办吧……”这人说着离开他的朋友们，匆匆回到会议厅去了。

---

① 双关语，“路劫”在字面上是拦路抢劫，实际上指达官贵人假借铁路名义巧取豪夺，大发其财。

"嘿！这是谁啊？"加佐纳勒说。

"他啊，就是拉斯蒂涅伯爵，一位大臣，你的事归他属下的一个司办理，……"

"一位大臣！……不过如此吗？"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嘛。他有三十万利勿尔年金，是法国贵族院议员，国王封他为伯爵，他是纽沁根的女婿，这是七月革命造就的两三个国务活动家之一。但是权力有时也使他厌烦，于是，他就出来和我们一起说笑一番，……"

"嘿，表哥，你可没跟我们说过你在那边是反对派！……"莱翁挽住加佐纳勒的手臂说，"你真傻！左翼或者右翼多一个还是少一个议员，这能使你好过些吗？……"

"我们是为别人……"

"别管他们，"毕西沃也象蒙罗斯一样滑稽地说，"他们有上天庇佑，上天会把他们领走，用不着您管，也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一个制造商应当是个宿命论者。"

"好！马克西姆跟卡那利和吉罗来了！"莱翁叫道。

"来啊，加佐纳勒好朋友，大有前途的演员们登台表演了。"毕西沃对他说。

于是，三人向上述那几个看上去几乎无所事事的人物走去。

"是不是人家把你们给赶出来了，所以你们才这样走着？……"毕西沃对他们说道。

"不是的，趁大家进行秘密投票，我们出来换换空气，……"吉罗答道。

“内阁首脑是怎么对付过去的?”

“他表现得十分出色!”卡那利说。

“十分出色!”吉罗重复道。

“十色出色!”马克西姆也说。

“哦? 右翼、左翼和中间派都意见一致了?”

“但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各不相同。”马克西姆·德·特拉伊指出说。

马克西姆是个拥护现政府的议员。

“是的。”卡那利笑着说。

按说卡那利已经当大臣了,但他现在还是靠右侧坐着。①

“啊! 您刚才真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马克西姆对卡那利说,“是您逼着那位大臣走上讲台的。”

“而且逼得他象江湖郎中一样地撒谎。” 卡那利回敬道。

“战绩辉煌!”老实的吉罗说, “您如果处在他的地位上会怎么做呢?”

“我也得撒谎。”

“这不叫撒谎,”马克西姆·德·特拉伊说, “这叫维护王室尊严。”

说着他把卡那利拉到几步开外的地方去。

“这是个大演说家。”莱翁指着卡那利对吉罗说。

“又是又不是。”那位参政院参事说,“他很空洞, 很响亮,与其说这是个演说家,不如说是个语言艺术家。总之,这是个

① 在法国议会里,所谓观点激进的议员都坐在左边,观点保守的则坐在右边。

好乐器，但不是音乐。所以他的意见没有，也永远不会为议会所听取，他自以为法国很需要他，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成为左右局势的风云人物。”

中左派议员吉罗刚宣布完这个判决，卡那利和马克西姆就回到这个圈子里来了。马克西姆又挽着吉罗的手走到离大家很远的地方，也许是为了跟他说那些刚向卡那利说过的一模一样的知心话。

“多么诚实正派的小伙子啊！”莱翁指着吉罗对卡那利说。

“这是那种搞垮各届政府的正直。”卡那利答道。

“照您看，他是个好演说家吗？……”

“又是又不是。”卡那利回答说，“他罗罗嗦嗦、长篇大论。这是个进行推理的能工巧匠，一个好逻辑家。然而，他不懂得大逻辑：事件和事务的逻辑。因而，他的意见没有，也永远不会为议会所听取……”

正当卡那利道出这个关于吉罗的判决时，吉罗与马克西姆又回到这群人中间。他忘了有个陌生人在场，而他们并不象对莱翁和毕西沃那样了解此人是否言谈谨慎。他意味深长地拉住卡那利的手。

“好吧，”他对他说，“我同意德·特拉伊伯爵先生的提议，我要对您提出质询，极其严厉的质询。”

“那样我们就能在这个问题上得到议会的支持，因为一个象您这么有能力和雄辩的人，您的意见总是能为议会所听取的。”卡那利答道，“我要作出回答……非常激烈的回答，将您压倒。”

“您将能决定一次内阁变动，在类似的场合，您可以要议会怎样便怎样，您将成为左右局势的风云人物……”

“马克西姆把他们俩都给要了。”莱翁对他表哥说，“这小子在议会的尔虞我诈中真是如鱼得水。”

“这是个什麻(么)人?”加佐纳勒问。

“从前是无赖，现在正在变成大使。”毕西沃回答说。

“吉罗!”莱翁对参政院参事说，“您在走之前先去问问拉斯蒂涅，他答应我跟您谈谈一个您后天要审理的案件。这案子同我这位表哥有关，我明天上午要为这事去拜访您。”

于是，三位朋友便拉开一段距离随着那三位政治家向休息大厅走去。

“瞧，表哥，你看这两个人。”莱翁指给加佐纳勒看一位很有名的前大臣和一位中左派领袖说：“这两个演说家，他们的意见能得到议会的听取，人们戏称他们为反对派的大臣。议会对他们的话是那么言听计从，以致他们经常要训斥议会呢。”

“四点了，我们回柏林街吧。”毕西沃说。

“是的，你刚才见识了政府的心脏，现在得让你看看政府的寄生蠕虫、钩虫、绦虫，直呼其名的话，就是共和派。”莱翁对他表哥说。

三位朋友坐进出租马车之后，加佐纳勒含讥带笑地瞅着他表弟和毕西沃，正如一个想要口若悬河地发表一通南方人的宏论的人那样。

“俄(我)早就对这个婊子城市存有戒心，从今天早上开始我更看不起她了。可怜的外省再渺小总还是个诚实的姑娘，

而巴黎是个娼妓，贪得无厌，谎话连篇，象个演喜剧的戏子。我没有在这里吃什麻（么）亏，……我恨（很）高兴。”

“今天还没结束呢。”毕西沃意味深长地说，对莱翁挤了挤眼。

“你干嘛要傻里傻气地抱怨这所谓的卖淫呢？你要打赢官司全得靠……你觉得自己比我们道德高尚吗？比起我们象耍木偶似地耍弄过的那些人来，你觉得自己不象他们那样滑稽可笑，不象他们那样贪婪，不象他们那么容易顺着任何斜坡滑下去，不象他们那么好虚荣吗？”

“你莫（们）倒试试看能把俄（我）怎麻（么）样。……”

“可怜的孩子！”莱翁耸耸肩膀说，“你不是已经答应拉斯蒂涅运用你在选举中的影响了吗？”

“是的，因为他是唯一自己嘲笑自己的人。……”

“可怜的孩子！”毕西沃也说道，“您向我挑战，我——这专门嘲笑人的老手？……您象一只去惹恼老虎的小狗，……啊！要是您看到过我们怎样取笑别人就好了！……我们能使一个神经健全的人发疯，您知道吗？……”

“哟！”毕西沃叫道，“那不是肖多雷依吗？”

“那位先生是干什麻（么）的？”加佐纳勒问。

“此人是个眼高手低的文人。他来自外省，在他那个省的一个小城里曾经可以翻云覆雨。他原以为，凭他那几篇专栏文章就能在巴黎大出风头。这正是寓言里说的一支想要变成星星的蜡烛。十五年来，他没有取得丝毫微小的成功。他也曾翻来覆去地写作一部长篇小说——他的独生子。他终于发

表了那部小说；然而，那本小说却是一个文坛乞丐，这种文坛乞丐一辈子都只能在塞纳河畔[1]展出自己的卷首插画，乞求人们一顾。肖多雷依还为一家新创办的报纸付保证金并在那家报纸上发表了他的一篇充满陈词滥调的作品：《葡萄牙游记》。我们给这个追名逐誉的伊克西翁[2]起了个绰号：元帅，把他归入了文学家之列。这种称呼是维克多·雨果发明的。现在，注意！”

肖多雷依正象个大忙人似地急匆匆地走着，毕西沃把他拦住并向作家伸出手去：

“亲爱的……”

“对不起，”肖多雷依说，“我妻子等着我，我们要去费尔让斯·里达家，他想排演我的剧本，……”

“元帅，我们不能不对您的新作表示敬贺就放您过去。”莱翁说。

“什么新作？”肖多雷依问。

“您的《葡萄牙游记》。”

“哦，哦！”肖多雷依说着，朝与原路相反的方向走起来。

肖多雷依住在戈多路，他本该继续沿玛德莱娜路走，而那两个戏耍他的人却领着他朝全景巷走去。因为毕西沃要回家，他住在费多街一座巨大的所谓产品化的房子里。

“我们要把他一直领到圣德尼门，”毕西沃悄声对加佐纳勒说，“再拐到蒙马特尔大街上，到那儿还不一定能甩开他。”

---

① 巴黎塞纳河边有许多旧书摊。

② 伊克西翁，希腊神话中的拉庇泰王。

“是啊，元帅，即使您不是已经凭您的小说赢得了元帅的权杖，这篇游记也给予您这种资格了。”

“这篇东西写得还不坏。”肖多雷依谦虚地说。

“你听我说，肖多雷依，你知道大家都认为我有头脑，我是内行，你这本书，这不是一本书啊，……是会留传下去的，它充满词藻，……”

“我力图多用进去点。”肖多雷依说。

“岂止是词藻，”莱翁又说，“还有句子和一些写得极美的篇章，有些段落就连夏多布里昂也不会否认是出自自己手笔。至于我，我对您的游记要比对《巴黎圣耶路撒冷纪行》①欣赏得多，那部作品实在是名不副实。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不足为训。”

“我同意您的看法。”肖多雷依说，“哦！《纪行》！啊！如果今天在一家杂志发表《勒内》②，那将会怎样？不足两个印张的无人过问的东西……在文学上必须生逢其时，在有的时代，只要两篇诗体演说，若干讽刺短诗就足以使人誉满天下。”

“那么，吕斯·德·朗西瓦尔③呢？”毕西沃说，“不，象您这样的天才应当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不因公众的冷漠而气馁。行了，您以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笔致，斯特恩的哲理，伏尔泰的犀利和保尔-路易·库里埃博学的质朴，写下了您的《游记》，那些二流作家大概都恨不得把您撕碎。”

---

① 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写的游记。

② 夏多布里昂作品之一，发表于一八〇五年。

③ 朗西瓦尔(1764—1810)，法国作家。

“可不是！”肖多雷依答道，“今天，我要求我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因为我很想知道，……他对我说，我的作品既冗长又纤弱。”

“他这是因为妒忌，这两个字眼相互矛盾。”莱翁·德·洛拉指出，“您知道吗，您这篇作品向我揭示了您的一个新的特质。请原谅我这样拙笨地当着您面讲这些事情，但我是干这一行的。在这篇《游记》中，您真是文学领域首屈一指的风景画家。瓦尔特·司各特和库柏与您相比简直是些傻瓜。啊！里斯本和辛特拉①，……还有那座圮毁的修道院，……真是枝蔓横生，盘根错节，纷然杂陈，见解高明，情感真挚，自然天成！……真是匠心独具，……”

“这真不愧是你的作品。”毕西沃说，“语言浑厚纯净，如今可没有人写这样的东西了，命里注定。”

“我妻子也是这么说的。”

“这篇作品有些意义重大的政治见解。连梯也尔也不会否认这是他的思想。”莱翁·德·洛拉说，“您比写《莱茵河》②时的维克多·雨果更明智，您不赞成战争征服，……”

“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表达我的政治见解。”肖多雷依又开始自吹自擂起来。

“我们到圣德尼门了。”毕西沃对加佐纳勒说。

这四个人又拐了回来，当他们走到蒙马特尔大街的时候，肖多雷依还没有讲完呢。

---

① 里斯本，辛特拉，均为葡萄牙城市。

② 指维克多·雨果的游记《莱茵河，致友人书》。

“您将成为议员，先生。”加佐纳勒说，“如果您俯允到俄莫(我们)下比利牛斯省参加竞选的话。俄莫(我们)缺少人选，而俄(我)在本省又有些影响。”

“那我们不妨谈谈这事，先生……”

“这位先生是我表兄，他是一位雇有数百名工人的制造商，是他们那个行政区的拉斐特①。”莱翁说。

“你们三位今天都请到舍下吃饭吧，家常便饭，……”

“不，不！”毕西沃说，“别去，加佐纳勒，等他当上大臣时，他会想不起这件事来的。”

“他正是如今当大臣的材料！”莱翁拍着肖多雷依肩膀嚷道。

“我现在正谋求这份差使。”

毕西沃由蒙马特尔大街向费多街走去，肖多雷依尾随着他。

“您错了，这样文坛会蒙受损失的。”毕西沃说。

“是的，我也在犹疑。”肖多雷依说，一直陪着那两个作弄他的人走去，“我想，还是著书立说比发表演说更适于表达自己对本世纪的见解，……”

“对于本世纪？”莱翁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不是靠着伏尔泰和冉·雅克的思想生活吗？”

“别了，元帅。”毕西沃说。

“你们来吃晚饭吗？”肖多雷依问道。

---

① 拉斐特(1767—1841)，法国银行家，政治家，一八三〇年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曾被任命为首相。

"他要是有一千法郎也会全都给我的！"毕西沃当着肖多雷依的面嘲笑道。

"今天不行了，"莱翁说，"我们今晚要去玛拉迦家吃饭。"

"我也去！"肖多雷依叫道。

"那您太太呢！"

"哦？对于这样的事，……"《游记》的作者说着，在毕西沃家门口与三个嘲弄他的人分了手。

"现在咱们再干什么？"

"我们要去弄点钱，"毕西沃答道，"我必须归还一笔赌债，现在我得伪造一份文书，这是那些年老或年轻的新贵子弟们的惯技，……"

"伪造文书？"加佐纳勒叫道。

三个朋友走上楼梯，那名画家就住在楼梯上方的房间里。

"此人真是胆大包天。"加佐纳勒还在大为震惊地说着。

这么谈着，加佐纳勒一直来到他表弟家。他看见的贵重家具使他张口结舌，从而结束了争论。那南方人后来才发现，原来，毕西沃把他也给"耍"了。

五点半时，莱翁·德·洛拉正在为晚上的活动打扮。加佐纳勒一一数着他表弟梳妆打扮用的成百上千个无用的东西，欣赏着跟班一本正经的工作，简直使他惊呆了。这时有人通报："先生的修脚师"来了。皮布利柯拉·马松、一个五十岁上下，面孔颇象马拉① 的小个子走了进来。他将一个小小的工具箱放

① 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派的领袖。

下。向毕西沃和加佐纳勒行过礼，便坐在莱翁面前的小椅子上。

“事情怎么样?”莱翁问他道，向他伸出一只脚去，他的跟班已经事先替他洗过脚了。

“我不得不收下两个徒弟，两个年轻人，他们的前途无望，因此放弃外科转学形体学来，他们很有才能，可是差点没饿死，……”

“哦，我不是跟您谈修脚的事情，我是问您政治上的事情进展怎样了，……”

马松瞥了加佐纳勒一眼，这比任何问话都更含义丰富。

“哦，讲吧，那是我表哥。他可算是你们的人，他自认是个正统派①。”

“我们大有进展，我们进展极大，五年之后，欧洲就全都是我们的了，……瑞士和意大利已经给煽动起来了，我们已做好准备，只待时机来临，我们在这儿有五万武装人员，还不算那二十万一文不名的公民。……”

“算了吧!”莱翁说，“那些堡垒你们怎么对付?”

“那就跟糕点一样，一口就吞了。”马松答道，“首先，我们不会让大炮运过来。其次，我们有一种小小的武器，它比世界上任何堡垒都厉害，这是一位医生发明的，这医生治好的人比许多医生治死的人还多。”

“您说逮(得)可真吓人!……”加佐纳勒说，皮布利柯拉的

① 指波旁王朝长支的拥护者。

表情使他浑身起鸡皮疙瘩。

“啊！应该如此！我们既然生在罗伯斯比尔和圣鞠斯特之后，就应该干得更好。他们太缩手缩脚了，您看落在我们身上的是些什么：一个皇帝，长支和幼支①！山岳党人②对社会之树修剪得很不够。”

“哎呀！据说您将是个领事，或者立法委员之类，您可得想着点，我十二年以来一直要求您照应来着。”毕西沃说。

“您不会出事的，因为我们会需要一些插科打诨的人，您可以承担巴雷尔③的职务。”修脚师答道。

“那我呢？”莱翁说。

“哦，您吗？您是我的主顾，这就救了您了。天才是一种可憎的特权，在法国，天才人物的待遇太优厚了，我们将不得不干掉几个伟人，以便教育别人做个普通公民，……”

修脚师以半开玩笑，半正经的神情说着，使加佐纳勒不寒而栗。

“这么说，不再有宗教了？”那南方人说。

“不再有国教，”修脚师答道，他特别强调“国家”这个字眼。“每个人自己要信什么教，就信什么教。现在人们保护那些修道院，这真是幸事，这为我们准备了我们政府的根基。一切都在为我们暗中进行准备。这样，一切同情人民的人，在无产阶级和工资问题上大嚷大叫的人，从事写作反对耶稣会士

① 指拿破仑及波旁王族的长支和幼支。

② 山岳党人，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称号。

③ 巴雷尔（1755—1841），雅各宾专政时期公安委员会的主要成员。

的人，致力于任何改良的人，……共产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慈善家，你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开路先锋。在我们积聚火药的同时，他们在编着导火索。某个时机一到，星星之火便可将这根导火索点燃。”

“你们究竟想为法国的幸福谋求些什么呢？”加佐纳勒问道。

“公民一律平等，一切食品价格低廉，……我们要让法国再也没有一无所有的人，百万富翁，吸血鬼和受害者！”

“是这样！把最高和最低都砍了，是吗？”加佐纳勒说。

“正是如此。”修脚师毫不含糊地答道。

“再也没有制造商了吗？……”加佐纳勒问道。

“大家将为国家而生产，我们都将成为法国的使用收益权者……每人都有一份配给，象在军舰上一样，大家都各尽所能地工作。”

“那好！”加佐纳勒说，“而在您能割掉贵族的脑袋之前……”

“我先剪掉他们的指甲。”这个激进共和派说着，收起他的工具，自己结束了这场玩笑。

他彬彬有礼地行过礼，走了。

“这可能吗？现在可是一八四五年哪！……”加佐纳勒嚷道。

“如果有时间，我们将把所有一七九三年的人物一一让你看过，你可以和他们谈谈。”风景画家回答说，“你刚才看到了马拉。我们还认识富基埃-丹维尔，科洛-德·埃布瓦，罗伯斯比

尔，夏博，富歇，巴拉斯，甚至还有一个出色的罗兰夫人。①”

“行了，在这场演出中，也不乏悲剧意味。”南方人说。

“六点了：我们带你去看今天晚上奥得里主演的《卖艺人》，在这之前，必须先去拜访一下卡迪讷夫人。”莱翁对他表哥说道，“这女演员和你的公诉人马索尔关系密切，你今天晚上应当好好追求她。”

“我要对您略加指点，因为您得笼络这个有力人物。”毕西沃补充道，“您的工厂雇用女工吗？”

“那当然啦。”加佐纳勒回答说。

“我就想知道这一点。”毕西沃说，“您没结婚，您是个大……”

“是的，”加佐纳勒叫道，“您猜到俄（我）的长处了，我喜欢女人……”

“那好，我要对您稍加指点，如果您愿意耍一下这小小的手腕，您将不费分文地领略到与一个女演员亲近的乐趣。”

到了那个名演员住的胜利街，变着法子要耍弄一下存有戒心的加佐纳勒的毕西沃，刚刚对他说完他应当扮演的角色。那南方人——大家就会看到——倒是一点就通。

这是一座相当漂亮的房子。三位朋友登上三楼，看到珍妮·卡迪讷快吃完晚饭了，因为竞技剧场的第二个节目里有她的戏。莱翁和毕西沃把加佐纳勒介绍给这个头面人物后，便借口去看一件新家具，留下他单独陪着她。在离开女演

① 以上提到的，均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

员以前，毕西沃在她耳边说道：

“这是莱翁的表哥，一个有数百万家财的制造商，他为了在参政院赢得跟他省长打的官司，觉得应该讨您欢喜，以便使马索尔为他说话。”

整个巴黎的上流社会都知道这位年轻的第一女主角姿容美丽，无怪乎那个南方人见到她就目瞪口呆。起初他受到的接待很冷淡，在他们单独相处的那几分钟里，他却成了珍妮·卡迪讷卖弄风情的对象。

“怎麻（么），”加佐纳勒透过他的同谋们虚掩着的门缝轻蔑地看着客厅的陈设，估算饭厅陈设的价值，说道，“怎麻（么）能让您这样的女人呆在这种狗窝里？……”

“就是啊！……有什么办法呢？马索尔并不富裕，我在等他当大臣，……”

“他是多幸运的人哪！”加佐纳勒嚷道，象外省佬那样叹了口气。

“好了！”女演员暗自想道，“我可以换一套家具了，我可以和卡拉比讷斗一斗富了！”

“喂！”莱翁回来说道，“我亲爱的孩子，您今晚到卡拉比讷家去好吗？我们在那里吃夜宵，打朗斯克内牌。”

“这位先生也去吗？”珍妮·卡迪讷娇媚天真地问道。

“是的，太太。”加佐纳勒道，如此迅速的成功搞得他昏头昏脑。

“可是马索尔也要去的。”毕西沃反对说。

“那有什么关系？”珍妮驳道，“走吧，我的宝贝们，我得去

戏院了。”

加佐纳勒拉着女演员的手一直走到等候着她的马车跟前。他那么温柔地紧紧捏着她的手，珍妮·卡迪讷摔着手指说：

“哎呀！我可没有替换的手指！”

加佐纳勒坐进马车时直想拥抱毕西沃，他叫道：“她上钩了！……您真是个大坏蛋！……”

“女人们也都这么说。”毕西沃应道。

十一点半，戏散场了，一辆马车把三个朋友送到赛拉菲娜·西奈小姐家。她的另一个名字卡拉比讷① 更为人所熟悉，这是那些有名的风流女子自己或别人给取的战斗代号，她这名字的由来，大概是因为她老是杀掉她要瞄准的鸽子②，她是百发百中。

对于有名的银行家，中左派议员杜·蒂耶来说，卡拉比讷几乎成了不可缺少的人。她住在圣乔治街一座小巧玲珑的房子里。巴黎有些房子的用途始终不变，这座房子里已住过七个交际花了。一八二七年左右，一个证券经纪人曾在这里安置过苏珊·杜·瓦诺布勒，后来她成了迦亚太太。有名的爱丝苔曾在这里使纽沁根男爵干下了平生唯一的荒唐事。佛洛丽纳，然后是被人戏称为已故的匈兹太太，曾先后在这里大出风头。杜·蒂耶对他自己的妻子已经厌倦，于是买下这座摩

① 卡拉比讷，在法文里意为卡宾枪，故云。

② 鸽子在法文里有“上钩的人”的意思，“杀掉她的鸽子”意为使上了她钩的人倾家荡产。

登入时的房子，把著名的卡拉比讷安顿在这里。她那活跃的思想，轻浮的举止，出色的放荡，成了他的家庭生活，政界生活和金融界生活的一种平衡物。不管杜·蒂耶或者卡拉比讷在不在家，那里每天总是摆着十个人的丰盛的宴席。艺术家、文学家、记者，都常来这里吃饭。大家晚上在这里作乐。上院、下院不止一个议员来到这里，寻求在巴黎要用重金购买的东西——欢乐。有些生性古怪的女人（她们是巴黎天穹上的流星，很难将她们归入哪一类）也打扮得珠光宝气地上这儿来。这里人人都才智横溢，因为这里什么都可以说，于是大家也就无所不谈。卡拉比讷，这个与她齐名的玛拉迦的劲敌，终于成了佛洛丽纳、蒂丽娅，甸兹太太沙龙的继承人。佛洛丽纳后来成了拿当太太，蒂丽娅后来成了杜·勃吕埃太太，甸兹太太后来成了隆斯雷院长太太。加佐纳勒进去时只说了一句话："这比杜伊勒里王宫还漂亮呢。……"然而这句话既合情合理又反映了他正统派的立场。那比比皆是的缎子、丝绒、锦缎、金器、艺术品，使这个外省人目不暇接，以致连盛装华服、引人注目的珍妮·卡迪讷都没看见。她正躲在卡拉比讷后面，一面和她谈话，一面注视着进来的这个诉讼当事人。

"我亲爱的孩子，"莱翁对卡拉比讷说："这是我表哥，他是一个制造商，今天早上从比利牛斯山突然来到我家，他还一点也不了解巴黎。他需要马索尔帮忙在参政院打赢官司。因此，我们冒昧将加佐纳勒先生带来宵夜，并请您不要使他神魂颠倒，……"

"悉听先生尊便，这里的酒是很贵的。"卡拉比讷说着打量

了加佐纳勒一眼，觉得他毫无出众之处。

加佐纳勒被盛装，灯火，金器和这些人群——他还以为他们都在注意着他——的笑话弄得晕头转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结结巴巴地道出下面几个字：

“太太……太太……您……真好。”

“您制造些什么呢？……”女主人微笑着问他。

“花边！送她一点镂空花边！……”毕西沃在加佐纳勒耳边提示道。

“花……花……”

“您是牙科医生①！……——喂，卡迪讷，一个牙科医生！你亏了，我的小朋友。”

“花边……”加佐纳勒说，他明白了这顿夜宵得花钱。

“俄（我）如果能献给您敝厂出品的一条连衣裙，……一条披肩……和一条头巾，将不胜荣幸之至！”

“哦，三件东西吗？嘿，您比外表看起来要慷慨一些呢。”卡拉比讷说。

“巴黎可缠住我了！”加佐纳勒看见了珍妮·卡迪讷，便走过去向她致敬，一面心中暗想道。

“我呢，我能得到什么呢？……”女演员问他。

“那……俄（我）全部的家产。”加佐纳勒答道。他想，什么都给，就等于什么也不给。

马索尔、克洛德·维尼翁、杜·蒂耶、马克西姆·德·特

① 法语中“花边”与“牙科医生”二词的第一个音节相同。

拉伊、纽沁根、杜·勃吕埃、玛拉迦、迦亚先生和迦亚太太、沃维奈等一大帮人进来了。

马索尔和制造商就官司问题作了一番深谈之后，什么也没许诺，只是说公诉书还没写，公民们完全可以信赖参政院的智慧和公正不阿。加佐纳勒听到这冷冰冰的，神气活现的答复大失所望，他觉得应当去诱惑可爱的珍妮·卡迪讷，他已经疯狂地爱上了她。莱翁·德·洛拉和毕西沃任凭他们的牺牲品堕入这个稀奇古怪的社会里最调皮的女人的掌心。(珍妮·卡迪讷是有名的德雅泽① 的唯一对手。)在宴席上，加佐纳勒被一套银餐具迷住了，那是现代的班韦尼托·却利尼② 在弗罗芒-默里斯的作品，而容器里的肴馔也与容器一样令人感兴趣。两个作弄他的人故意坐在离他很远的地方，他们狡狯地注视着聪明的女演员的进展。那女演员在替她更新家具的暗示的引诱下，一心一意要把加佐纳勒带回家去。而加佐纳勒则百依百顺地服从这个女妖。在圣体瞻礼时，由圣约翰-巴蒂斯特牵去作为牺牲的羔羊也从未如此百依百顺过。……

三天之后，下午两点光景，莱翁和毕西沃因为再也不见加佐纳勒露面，便到他的旅馆去找他。

“喂，表哥，参政院判你胜诉了。……”

“唉，没用了，表弟。”加佐纳勒说，忧愁地看着两个朋友，“我变成共和派了。……”

“什麻(么)?”莱翁问。

---

① 德雅泽(1798—1875)，著名的女演员。

② 班韦尼托·却利尼(1500—1571)，意大利金匠、雕刻家。

“我一无所有了，甚至没钱支付我的律西（师）了。”加佐纳勒回答说，“珍妮·卡迪讷太太手里拿着的由我签字的支票，比我的全部家当还多……”

“卡迪讷确实比较贵①，但是……”

“哦，我已经很上算了。”加佐纳勒说，“啊！这样的女人！……算了，外省斗不过巴黎，我要回特拉普去。”

“好了，您这下子算头脑清醒了。请承认首都的威严。……”

“以及资本②的威严！”莱翁嚷道，并把加佐纳勒签的那些支票递还给他。

加佐纳勒呆头呆脑地看着那些支票。

“您不能说我们一点不懂待客的礼数吧？我们使您受到教育并把您从贫困中拯救出来，款待了您，并且……逗了您一下。”毕西沃说。

“而且，不费分文！”莱翁补充了一句，做了个流浪儿们表示顺手牵羊的手势。

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于巴黎

何友齐 译

---

① 双关语，（价钱）“贵”在法语中有“可爱”的意思。

② 双关语，“资本”在法语中有“首都”的意思。

小 市 民

献给康斯坦斯·维克托瓦尔①

夫人，这是一部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如何钻进作者头脑的作品。作者在未能预卜公众——这位左右一时舆论的大法官——的反响之前，已对这部作品钟爱异常。我几乎敢于肯定，您将惠然认可我的这种偏爱，因此谨将此书奉献给您：它理应属于您，犹如往昔什一税之属于教会，以纪念使万物在田地上、在智慧中开花结果的上帝。

在此处摆弄几团莫里哀那巨大的答尔丢夫塑像脚下剩余的粘土的，是一双胆量甚于灵巧的手。无论我与那位无与伦比的喜剧大师相差多远，我仍乐于从他的名剧中拾取若干片断来表现当代伪君子的所作所为。鼓舞我从事这项困难事业的最大理由，是因为我觉得其中并未涉及您所不愿接触的宗教问题，您是那样虔诚，某位伟大作家所说的"对于宗教的冷漠"②倒使您的虔诚有增

① 巴尔扎克的女友韩斯卡夫人的姓名。

② 指拉末耐神甫(1782—1854)所著《论对宗教的冷漠》，出版于一八一七至一八二三年，获极大成功，但巴尔扎克对此书的观点并非十分赞同，"伟大作家"的提法也不无嘲讽之意。

无减。

愿您的姓名所包含的双重意义① 成为对于本书的预言！

请俯允一个斗胆自称是您最忠诚的仆人的人向您表示敬仰和感激之情。

德·巴尔扎克

在“私人生活场景”中，那篇名为《双重家庭》的研究的开头部分，对于圣约翰回旋栏所作的那段描绘当初曾显得索然无味，旧日巴黎的这一朴实无华的景物而今已仅剩其名了。为了兴建今天的这个市政厅，那一带的建筑都已拆除一空。

一八三〇年的时候，过往行人还能看见一家酒店招牌上画着的回旋栏，然而后来那家酒店也被拆掉了。回想起来，这一政绩不也是在预告另一同样性质的政绩吗？呜呼！旧日的巴黎消失之快令人心惊。在本书中，我们在这里那里时而还能看到一种如同《猫打球商店》② 开头部分所描写的中世纪住宅，这种住宅至今还剩一两处，我们时而看到包比诺法官在富阿尔街的房子，那是老派有产者的样板；这里，是菲尔贝尔的旧居；那里，是查理九世时代塞纳河流域的风光。法国社会的历史学家——这位新Ola Mortality③ ——难道不该极力拯

① 在法语里，康斯坦斯意为“坚定”“顽强”，维克多瓦尔意为“胜利”。

② 见本《全集》第1卷。

③ 英文：修墓老人。——英国小说家司各特小说《清教徒》中的人物。

救这些古迹，如同瓦尔特·司各特笔下的那位老人那样祭扫墓地吗？诚然，大约十年以来，文学的呼声并非徒劳，艺术的花朵已开始装点巴黎人称“摇钱树”、我们有位诗人①喻之为“五斗橱”的那类房屋的不堪入目的门面。

这里我们要指出，在米兰，从十二世纪开始就已设立市atl ornamento②委员会，来监督临街建筑的门面。任何房主都必须向这个委员会呈报规划。因此，在欣赏那些个性鲜明、独具一格的建筑时，谁不赞叹这个美丽的都市的有产阶级和贵族在他们的城市建设中表现的爱国主义所产生的成果？如今，丑恶疯狂的生意经使楼层的高度逐年降低，原来由客厅占据的空间现在被分割为一个套间的各个部分，花园也被取消。巴黎的风俗必将随之改变，户外生活将不得不多于户内生活。神圣的私生活何在？自己家中无拘无束的生活何在？这种生活基于五万法郎的岁入。只有为数不多的百万富翁才舍得享用一座小公馆，其临街的一面有院子保护，后面则有花园的绿荫挡住公众好奇的目光。

《民法》中有关继承法的章节一方面导致财产的平均化，另一方面则导致那些由方砾石砌就的法伦斯泰尔③的产生。这种法伦斯泰尔能供三十户人家居住，为房东带来十万法郎

---

① 指维克多·雨果。

② 意大利文：美化市容。

③ 法伦斯泰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幻想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成员居住和工作的场所，这里指上文所说由许多户人家居住的简陋楼房。

的岁入。所以，五十年后，象在这个故事开始时蒂利埃一家所住的宅第，在巴黎将变得屈指可数。那真是座稀奇的住宅，值得花费笔墨加以精确描绘，哪怕仅仅是为了把昔日的有产阶级与今日的有产阶级作一比较。

那天晚上，这出家庭戏剧的所有角色都聚集一堂。家庭戏剧正是我们这一场景的主题。这个故事意义异常重大，由此引出的对每个家庭的深刻教益，要求我们在这里特别多花点笔墨。在这幅图画前面加上类似剧情梗概的若干说明也许不无必要，尤其是因为这些说明还将有助于人物的出场。

首先，蒂利埃先生的宅第既不属于蒂利埃先生又不属于蒂利埃太太，它属于蒂利埃先生的姐姐蒂利埃小姐。这座宅第是我们这幅风俗画的背景，它的位置和面貌散发出一股小市民的气息，有些人对它心向往之，有些人则不屑一顾，视每个人的习性而异。

这座宅第于一八三〇年革命后的六个月由已成年的长女玛丽-冉娜-布里吉特购置。它坐落于圣多明各地狱街中段，由地狱街进去向右拐便是。因而蒂利埃一家居住的前有庭院后有花园的主建筑坐北朝南。巴黎的居民日渐放弃塞纳河左岸而由右岸向北发展，使拉丁区的房产长期以来难以出售。此时蒂利埃先生的姐姐却出于某些原因而决定购置一座房产（这些原因等我们谈到蒂利埃先生的性格习惯时自可推论），她以至少四万六千法郎的价钱买下这处房产，其余一应费用花去六千法郎，总共是五万二千法郎。以布告格式开列的房产明细帐，以及蒂利埃先生经营的结果，可以说明一八三〇年

七月①许多人家大发横财，许多人家却一蹶不振的原因。

房子临街的一面，粉刷过的方石墙上因年代久远而呈现一道道波纹，又被泥瓦匠的铁钩划出一道道伤痕，露出里面的石头来。这类房屋门面在巴黎极为常见，丑陋不堪。市政当局真该给那些以石块砌房并精心雕饰门面的房主颁发奖金。这座楼房共有四层，灰黯的正面开了七个窗口，最上面是几间瓦顶的阁楼。供车马出入的大门粗大而结实，其形状式样说明这座房屋建于帝政时代。在那个时代，地狱街一带还是个好地段。这种建法是为了利用先前宽敞宅院的一部分地皮。大门一边是看门人的下房，另一边是这第一座房屋的楼梯。另有两座房屋依傍邻居的房屋而建，过去是车房、马厩、厨房和主楼的附属建筑。一八三〇年以后它们改成了货栈。右半边租给了一个名叫梅蒂维埃老侄的纸张批发商，左半边租给一个名叫巴贝的书商。那两个商人的办公室设在他们货栈的楼上，书商住在临街主楼的二楼，纸商住在三楼。梅蒂维埃老侄说是纸商，其实是个代理商；巴贝说是书商，其实是个贴现商。他们买下这些宽大的货栈，一个是为了堆放由银根紧缺的厂商手里盘进的纸张，另一个是为了存放抵押他所放贷款的出版物。书业的鲨鱼和纸业的白斑狗鱼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不象零售商那样事务繁忙，很少有车马来到这个通常极为冷清的院落，以致看门人不得不去拔除路石之间的野草。巴贝先生和梅蒂维埃先生在这里勉强够上个没有台词的配角，他们

①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建立的七月王朝。

极少去拜访房东，付房租非常准时，属于好房客之列，因此在蒂利埃一家的那个社交圈子看来，他们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四楼临街的一面分为两个套间，一套由杜托克先生居住，他是治安法庭的书记官，退休职员，蒂利埃客厅的常客；另一套房间由这出戏的主角居住，所以我们暂且只交待一下他的房租——七百法郎——以及他在这出家庭戏剧开场之前三年来到此处所占据的中心地位。书记官是个五十岁的单身汉，住在四楼两套房间中较大的那一套，他有个女厨子，房租是一千法郎。因此，蒂利埃小姐买下房产两年之后已有七千二百法郎的收入。原先的房东给房子装上了百叶窗，装修了内部，镶嵌了镜子，却既卖不了又租不出去。蒂利埃一家住得极为排场，这一点大家以后就能看到，他们拥有那一带最漂亮的花园，园中树木的绿荫覆盖着窄小冷清的圣卡特琳娜新街。

这座前有院后有园的宅第似乎是路易十四时代一个暴发户心血来潮盖起来的，曾经是一位法院院长或是一位恬淡清静的学者的住处。它那美丽的、被时光侵蚀的石墙，具有一种路易十四式（请原谅我生造词语）的伟大气概。楼房正面，那些加固墙身的石块带层便作为第一层墙皮，石块带层之间的长方形红砖墙面令人想起凡尔赛宫马厩的墙壁，拱形窗子的拱顶石和窗台雕有怪物面具装饰。透过那上部镶有小格窗玻璃、下部实心的门，人们可以瞥见花园。门的款式朴实而不夸张，也是王家宫殿的塔楼①常见的款式。这个有五扇窗的塔

① 这里，塔楼指突出于整座建筑其余部分的建筑物主体部分。

楼比底楼高两层，它的出众之处是它那有四个屋面的屋顶，屋顶尖上有个风标，屋顶上树着几个别致的大烟囱，开有几扇小圆窗。这塔楼也许是某个大公馆的遗迹。不过，查遍巴黎的旧地图，也找不到任何证实这一臆测的根据。况且，蒂利埃小姐的房产证书上写明，在路易十四时期，它的房主是著名的珐琅画家珀蒂托②，而珀蒂托又是从勒加缪院长手里得来这份房产的。或许那位院长在建造他那著名的托里尼路的公馆期间就住在这座塔楼里。

这样，司法界与艺术界的名人都在这里住过。这座塔楼的内部布局更显示出对于生活的各种需要和乐趣的透彻理解！在右面，走进一间作为候见室的方厅，可以沿一座石砌楼梯拾级而上。楼梯下面是通往地窖的门。左面，是客厅的门，客厅有两扇窗，朝向花园。这里还有饭厅的门，饭厅的一边与厨房相通，厨房则与巴贝的货栈相接。在楼梯后面，朝向花园那边，横亘着一间很有气派的、开有两扇窗的长方形书斋。二楼、三楼各为一整套房间，仆人的下房在四角攒尖的屋顶底下，那些小圆窗标出了房间的位置。一只精致的铁火炉装点着宽敞的方形候见厅，两扇对开的玻璃门使房间非常明亮。这个以白色和黑色大理石铺地的房间，出色之处在于它那天花板上突出的房樑。那些房樑原是油漆描金的，可是后来，大概是在帝政时期，又一律涂上了一层白漆。铁炉子对面有个红色大理石饮水龙头和大理石盆。书斋、客厅、饭厅的门框上部是椭圆

---

① 珀蒂托(1607—1691)，瑞士画家，曾得到路易十四多年的保护。

的，油漆剥蚀，亟待重修。室内的细木活有点笨拙，但装饰不无可取之处。客厅从上到下都镶上了护壁板，那朗格多克大理石壁炉，那四角有装饰的天花板，那仍然镶着小格玻璃的窗子式样，无不令人想起路易十四的伟大世纪。从客厅经过一个双扇的门就到了饭厅，饭厅地上铺着石板，不上漆的全橡木护壁板和丑陋不堪的现代壁纸代替了昔日的糊墙纸。栗木的藻井平顶天花板原样未动。蒂利埃把书斋现代化了，更增添了些不协调的气氛。客厅的白底金线的线脚装饰已经褪色，金色变成了红色，白色也已泛黄、划伤并已拆裂。在诗人眼里，这所高贵的住宅真是拉丁语所谓 otium cum dignit ate①的完美注脚。楼梯栏杆的做工格调高雅，无愧于一位法官或艺术家的住所，然而要在二楼被加工改造过的阳台以及这座庄严的古董的残余之中去寻找他们居住过的踪影，则需要一双诗人的善于观察的眼睛。蒂利埃一家以及他们之前的房屋主人常以小市民的习性和发明，糟蹋这颗上层有产阶级的明珠。您没见到那些加了棕垫的核桃木椅子、铺上漆布的桃花心木桌子、桃花心木的餐具橱、桌子底下那块旧货店买来的地毯、有波纹闪光的白铁皮灯具、一小张红边美国绿纸、几幅不堪入目的黑白版画，还有在珀蒂托及其友人饮宴过的餐厅里挂着的红边白布窗帘！……您可知道，出自小市民画家皮埃尔·格拉苏手笔的蒂利埃小姐、蒂利埃先生和蒂利埃太太的肖像挂在客厅里产生了何等样的效果？还有那些使用了二十年的牌桌、帝政时代的蜗形脚桌子、大竖琴状桌腿的茶几、一

① 拉丁语：庄严华贵的退隐之所。——古罗马大演说家西塞罗语。

套镶有巧克力色描花丝绒的轮纹桃花心木家具、壁炉台上那个帝政时代常见的战争女神柏洛娜①雕像座钟、带凹槽柱的烛台、缎纹呢的窗帘和绣花的平纹布窗帘以及吊窗帘用的模压铜窗帘钩产生了何等样的效果？……地板上铺着一条旧货地毯。漂亮的长方形候见室摆着几张丝绒软垫长椅，各种不同年代的大橱（它们是蒂利埃一家原先住过的房间里的家具）遮掩了雕有图画的墙壁。一块木板搁在洗手的水池上面，木板上放着一盏一八一五年造的冒烟的油灯。恐惧——这个丑恶的神祇——又促使他们给朝花园和朝院子的门分别加上一道钉有铁皮的门，白天靠在墙上，夜间重重紧闭。

十九世纪的私生活对这座十七世纪私生活的纪念碑的可悲的亵渎是容易说明的。大约在执政府时代初期，有个泥瓦师傅买下这座小公馆。他想利用临街的地皮，就把左右有小亭夹峙的漂亮大门拆除了，这两座小亭原来曾为这优美的住所增色不少。巴黎房主的盘算给这个优雅的前额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正如报纸及其印刷机、工厂及其仓库、商业及其柜台，在贵族、老派有产者、金融业和教士曾经显赫一时的所有领域中取代了他们一样，对巴黎房产所有权的研究是何等有趣的研究！在战斗路，皮埃尔·贝亚尔·杜·泰拉伊骑士②的旧

---

① 柏洛娜，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战神马尔斯之妻（或姐妹），即希腊神话中的厄尼俄。

② 皮埃尔·贝亚尔·杜·泰拉伊（1476—1524），法国著名军事家，在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及弗朗索瓦一世时代屡建战功，被称为"无敌无畏的骑士"。

居如今开设了一家疗养院；第三等级在内克①公馆的原址上筑起了这条马路。旧巴黎随着离去的国王也在离去。有位波兰公主拯救了一件建筑艺术的杰作，但又有多少象珀蒂托公馆那样华丽的建筑落到了蒂利埃之流的手中。蒂利埃小姐成为这座房屋主人的原因如下。

在维莱勒内阁倒台的时候，路易-热罗姆·蒂利埃已在财政部供职二十六年，当上了副处长，但这种他过去没放在眼里的基层权位他享受了没多久，一八三〇年七月的事件就迫使他引退了。他精明地预料到，那些人见到又有一个空缺会很高兴，因此会体面、大方地解决他的退休金问题。果不其然，他的退休金高达一千七百法郎。

在这位谨慎的副处长谈起从行政部门引退的打算时，他的姐姐就在为他的前景而忧心忡忡了。这位姐姐远比他的妻子更象是他生活的伴侣。

"蒂利埃会变成什么样？……"蒂利埃太太和蒂利埃小姐惶惶不安地相互问道。她们当时住在阿尔让特伊街的一小套四楼房间里。

"他为退休金问题还要忙一阵子。"蒂利埃小姐说，"我想把我的积蓄投资出去，给他找点事儿干，……是啊，管理一份房产也差不多是一种行政工作了。"

"啊，姐姐，您可救了他的命啦！"蒂利埃太太喊道。

"我一直在考虑路易一生中的这个关口。"老小姐以保护

① 内克(1732—1804)，瑞士银行家，于一七七七至一七八一年任法国财政总监，一七八八至一七八九年任内阁首相。

人的姿态说。

蒂利埃小姐总听见她弟弟说："某人死了！他退休后没有活上两年！"她也老是听见蒂利埃的密友柯尔维尔拿小职员的这个危险时期开玩笑，说什么："我们这些人也会有那么一天的！……"她不能无视弟弟所面临的危险。从工作到退休的过渡时期的确是职员的一大关口。退休后不会或不能以其他职务代替他们原先职务的人都会发生奇怪的变化：有些人死了；不少人迷上了钓鱼，这种无所用心的活动倒是与他们在办公室里的工作颇为接近；还有些机灵点的则变成了股东，失去了自己的积蓄，却为自己能在企业里占有一席之地而沾沾自喜。那企业经过一次财产清算，落入觊觎它的更能干的人手里，终于兴旺起来。退休职员于是满意地搓着空空如也的双手对自己说："我早就料到这笔买卖大有前途……"但不管是哪种人，几乎全都在为摆脱原先的习惯而极力挣扎。

"有些人被职员所特有的忧郁症（他念作忧有症）吞噬了，"柯尔维尔说，"他们因思念他们的公文抑郁而亡，并非肚子饿，而是文件盒饿。"小波阿雷一见到心爱的蓝边白色文件盒，就脸色大变，由绿转黄。

蒂利埃小姐在这家人眼里是个天才，既有毅力又有决断，这有她自身的经历为证。她比周围的人高明，因此，她尽管宠爱弟弟，却能恰如其分地估价他。他原是她寄予希望的偶像，在这种希望破灭后，她情感中所具有的极大成分的母性，使她不再对这位副处长的社会价值抱有幻想。蒂利埃和他姐姐是财政部第一门卫的子女。热罗姆多亏是近视眼，才逃脱了历次

的征兵和招募。他父亲的雄心是让儿子成为一名职员。在本世纪初，军队中职位极多，因而办公室里的空缺也极多，低级职员的不足使胖老头蒂利埃得以帮他儿子跨过行政等级的头几级阶梯。看门人于一八一四年热罗姆行将提升为副处长之际去世，他除了提升副处长的希望之外，什么遗产也没有留下。胖老头蒂利埃和他那死于一八一〇年的老婆是一八〇六年退休的，唯一的财产就是自己的退休金，因为他们的收入当年全用于抚养蒂利埃和他姐姐，并让他受教育。大家知道王政复辟对于行政部门的影响，一大批体面的职员从四十一个被撤销的省份回来，要求得到一个低于自己原来职务的位子。除了这些人要求的权利，还有在大革命期间逃亡而倾家荡产的家族的权利。热罗姆偶处于这两股潮流之间，觉得没因莫须有的借口被解职已是万幸。他担惊受怕，直到侥幸当上了副处长，才对得到一个体面的引退有了把握。这一简略的说明可以解释蒂利埃先生何以目光短浅、孤陋寡闻。他在寄宿学校学过拉丁语、数学、历史和地理，但他在毕业前一年就辍学了，因为他父亲想借一个机会把他弄进部里，夸他写得“一手好字”。小蒂利埃誊抄出了第一批公债持有人的总名册，却没能念到修辞学和哲学。他成了财政部这个机器的一个零件，极少涉猎文学，更不过问艺术，只不过学了些业务上的常规旧习。在帝政时代他得以跻身高级职员的交际圈，学得了一些表面的礼节，适足以掩盖自己看门人之子的出身。然而他的精神境界则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的无知教会他沉默，他的沉默帮了他大忙。在帝政时代，他养成了盲目服从的习惯，上司喜欢

这种盲从，后来他就是靠这种品质被提升为副处长的。他的墨守陈规成了经验丰富，他的礼节周到和沉默寡言掩盖了所受教育的不足。因为上面要的就是不学无术的人，这种不学无术就成了一种资格。议会的两个政党各自举荐了一名人选，财政部怕得罪这两个政党，于是以论资排辈的办法来摆脱困境。蒂利埃先生就这么成了副处长。蒂利埃小姐知道她弟弟讨厌读书，除了办公室的嘈杂忙乱以外一无所好，于是她明智地决定让他卷入房产的管理、花园的种植、市民生活的琐碎事务和邻里之间的勾心斗角中去。

蒂利埃一家从阿尔让特伊街移居圣多明各地狱街，要添置各种物品、寻觅一名合适的看门人、招徕房客，这使蒂利埃从一八三一年忙到了一八三二年。搬家的忙乱告一段落以后，热罗姆的姐姐见他经受住了这一考验，便又为他找出其他事情来操劳，这一点下文再作交待。但她这么做，其原因盖出自蒂利埃的性格本身，因此说明这种原因是不无必要的。

蒂利埃虽是看门人之子，却是一个所谓美男子，中等以上的个头，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颇为英俊。可是一摘下眼镜却显得可怕，就象许多近视的人一样，因为惯于透过镜片看东西，结果瞳仁仿佛蒙上一层雾翳。从十八岁到三十岁，年轻的蒂利埃在从小市民到司局长的社交场上颇得女人青睐。大家知道，在帝政时代，战争把血气方刚的男子送上了战场，使巴黎的社交界顿感空虚。也许正如一位大名医所说，十九世纪中叶那一代人的软弱怠惰即由于这一事实。蒂利埃既无才智，便只好以其他长处来引人注目，他学会了跳华尔兹舞和其

他舞步，达到了人人称赞的地步。大家称他为“美男子蒂利埃”。他玩台球炉火纯青；他会替人剪影。他的朋友柯尔维尔不厌其烦地点拨他，教会他唱时髦歌曲。这些雕虫小技使他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年轻人冲昏了头脑，自以为前途无量了。蒂利埃小姐从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四年间一直信仰她的弟弟，犹如奥尔良小姐之信赖路易-菲力浦。她为热罗姆自豪，仿佛已经见到他凭借自己在社交场上的成功，攀上一个独当一面的高位。当时他的成功为他打开了通往某些沙龙的大门，如果没有使得帝政时代的社交场变为大杂烩的那些情况，他是决计进不了那些沙龙的。

然而，美男子蒂利埃的胜利总是好景不长，女人们不想留住他，他也不想留住她们。他真可以成为一出名为《身不由己的唐璜》的戏剧的题材。这种美男子的职业使蒂利埃精疲力竭、未老先衰。他的脸上布满皱纹，活象个老风骚女人，比出生证上的日期还要老十二岁。昔日的成功给他留下了引镜自顾的习惯，束腰以显示身材的习惯和摆出舞蹈姿势的习惯，这些习惯延长了他戴着“美男子蒂利埃”的桂冠所服的苦役，却不再享有其好处。

一八〇六年的真理到了一八二六年就变成了嘲讽。他仍然保留着帝政时代美男子服饰的某些残余，这对于一位前副处长的尊严倒也并无妨碍。他保留了高过下巴的有无数褶皱的白色领结，领结的两端威胁着左右的行人，让他们看到一个昔日出自美人之手的尚属雅致的领结。他远远地追随着时尚，并按自己的方式加以吸收，帽子戴得十分偏后，夏天穿着

皮鞋和薄长袜，加长的礼服令人想起帝政时代的长礼服。他依然使用固定的襟饰，穿白背心，昂首挺胸，手里一直摆弄着他那根一八一〇年的手杖。看见蒂利埃在大街上走过，谁也想不到他是个穿着路易十六的门丁号衣、为财政部职员准备午餐的门房的儿子，他象个帝制时代的外交官、象个老省长。蒂利埃小姐不但毫无恶意地利用她弟弟的弱点，促使他刻意打扮自己，这于她也是继续昔日对他的崇拜的一种方式，而且给予了他完美无缺的家庭乐趣，把一户几乎与他们形影不离的人家也搬来与他们同住。那就是柯尔维尔先生，蒂利埃的密友。不过，在描绘这位皮拉得斯之前，必须先完成俄瑞斯忒斯的画像。① 因为我们应当解释，何以蒂利埃、美男子蒂利埃竟没有家庭——有了孩子才算有了家庭——这里我们要披露深藏于私生活奥秘之中的一件隐私。在某种隐秘处境所造成的痛苦变得过于强烈时，这种秘密就会露出若干端倪，而大家迄今所见的不过是热罗姆·蒂利埃的可说是公开的生活而已。

玛丽-冉娜-布里吉特·蒂利埃比她弟弟大四岁，她为他完全牺牲了自己：为他谋求地位比为自己置办嫁妆容易。对于某种个性的人来说，磨难是照亮社会生活底层的灯塔。布里吉特无论毅力还是智力都胜过她弟弟，她那种性格的人，在患难的锤炼下，会变得更加致密、更加结实，不说是百折不挠，也具有极大的韧性。她极为珍惜自己的独立性，要摆脱门房的生涯，成为自己命运的唯一主宰。她在十四岁那年住到维维

① 典出希腊神话。皮拉得斯是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的密友。

安讷街的国库附近一个小阁楼上，那儿离弗里列尔街不久前开办的法兰西银行[1]不远。她大胆地从事一个鲜为人知的行当，为法兰西银行、国库以及其他银行制作口袋。由于她父亲的保护人的关照，她得到了这个特权。她从第三年开始就雇了两名女工。她把积蓄买了公债，到一八一四年她就有了三千六百法郎年金，那是她在十五年间挣下的钱。她省吃俭用，父亲在世时候几乎天天去父亲家吃饭。况且，大家知道，在帝国最后的动乱年月里，年金只有四十多法郎，因此这种表面上有点夸大的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老看门人死后，布里吉特和热罗姆，一个二十七岁，一个二十三岁，就相依为命了。姐弟两人相亲相爱。热罗姆风流得意的时期，如果手头拮据，他姐姐尽管自己穿棕色粗呢衣服，手指被缝包线磨得发光，却总给他几个路易。在布里吉特眼里，热罗姆是法兰西最英俊、最有魅力的男子。布里吉特的梦想就是替弟弟操持家务、参与他这个兰多尔、这个唐璜[2]的风流韵事，充当他的女仆，他的卷毛狗。她几乎是怀着一种爱情为自己的偶像而牺牲自己，他被她奉若神明，变得越来越自私。她以一万五千法郎的价格把主顾转让给她的大徒弟，来到阿尔让特伊街与弟弟住在一起，既当这个"备受女人宠爱的孩子"的母亲、保护人，又当他的保姆。布里吉特出于谨慎将自己的财产情况瞒着弟弟，

---

① 法兰西银行创办于一八〇〇年，一八一一年迁至弗里列尔街。

② 兰多尔，法国十八世纪作家博马舍名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阿勒玛维华伯爵的化名；唐璜，法国十七世纪作家莫里哀同名戏剧中的人物，这两个人物都是风流公子的典型。

对于一个完全靠自己的审慎和劳作挣来这份财产的女子来说，那是非常自然的。大约是害怕一个走红运的男子的挥霍无度，她仅仅拿出六百法郎来贴补家用，加上热罗姆的一千八百法郎，每年也就收支平衡了。

从共同生活的第一天起，蒂利埃就对姐姐言听计从，事无巨细都要征求她的意见，对她从不保守任何秘密，使她尝到了统治的甜头，统治欲该算是她这种性格的无伤大雅的缺点。所以那个当姐姐的简直什么都可为弟弟牺牲，她把一切都寄托在这颗心上，通过他而体现自己的存在。布里吉特在一八一四年为热罗姆说了门亲事，更增强了对他的巨大影响。布里吉特目睹王政复辟时期新来者在行政部门造成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卷土重来的旧社会力量对资产阶级的压抑，理解了这场葬送了他们共同希望的社会危机。她弟弟的解释更使她明白了美男子蒂利埃再也不可能在那些取代了帝国平民的贵族中间取得什么成功！蒂利埃没有能力以某种政治观点自我标榜，他和乃姐同样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利用自己仅剩的青春年华，以便有个归宿。在这种形势下，象布里吉特这种好嫉妒的女子想要而且应当为弟弟娶妻，这既是为了他，也是为了她，因为只有她才能使她弟弟幸福，而蒂利埃太太不过是生一两个孩子所不可缺少的附属物罢了。布里吉特的才智虽然还不足以与其意志相当，却至少有统治的本能，她未受过任何教育，只是凭着一贯成功养成的执拗性格勇往直前。她有理家的天才，生性节俭，理解生活，喜爱操劳。她猜到了她永远不可能让热罗姆攀上一门高于自己那个阶层的亲事，人家会去

打听他们的底细，为发现家里已有一个女主人而深感不安。于是她就到低一点的社会阶层去物色对他们钦佩赞叹得五体投地的人，结果就在身边找到了一门合适的亲事。

有一位姓朗普伦的资历最老的法兰西银行职员，他有个独生女，芳名莫黛斯特。莫黛斯特·朗普伦小姐是她母亲财产的继承人，她母亲是一个农民的独生女，老头在巴黎近郊有几阿尔邦① 地，当时仍以种地为生。她还是朗普伦老先生的继承人，朗普伦在泰吕松银行和凯勒银行供过职，后来又在法兰西银行创建之际进了法兰西银行。朗普伦当时任科长，甚得银行总裁和督察的尊敬和器重。因此，银行董事会听说莫黛斯特和财政部一位体面的官员联姻，便许诺赠与一笔六千法郎的赏金。这笔钱加上朗普伦老先生给的一万二千法郎，再加上奥特依的菜农加拉尔先生给的一万二千法郎，使嫁妆达到三万法郎。老加拉尔，朗普伦先生和太太对这门亲事极为满意。那位银行科长认为蒂利埃小姐是全巴黎最可敬、最正直的女子。况且，布里吉特还炫耀了自己认购的公债，并透露说自己永远不会结婚。科长和他妻子都是黄金时代②的人，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品评布里吉特，而美男子蒂利埃的地位更是教他们眼花缭乱，用一句俗话来说，这门婚事办得皆大欢喜。婚礼举行后第六天，老朗普伦受到一起胆大包天的盗窃案的牵累，当时的报纸均曾报道这起盗窃案，但一八一

① 法国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一阿尔邦约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② 希腊神话中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之说，黄金时代的人意谓诚实、单纯，颇有古风。

五年的重大事件①使这桩盗案很快被人们忘却。由于案犯在逃，朗普伦想要弥补亏空，虽然银行把它算成亏损，可怜的老头还是因蒙此耻辱忧愤而死。他把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看作对他这个七旬老人正直品格的玷污。朗普伦太太放弃全部遗产，给了女儿蒂利埃太太，自己到奥特依同父亲一起生活，那位老人也于一八一七年横遭事故身亡。朗普伦太太对于管理或出租父亲的菜园和田地感到害怕，便请求布里吉特代为处理加拉尔老人的财产，并代为安排一切，使她女儿得到全部财产，但必须保证她有一千五百法郎年金并把奥特依的房产留给她。对于布里吉特的能力和正直，她是十分折服的。老菜农的部分田地卖得了三万法郎。朗普伦的遗产也是三万。这两笔财产加上嫁妆，到一八一八年共有八万九千法郎。嫁妆买了银行股份，当时这些股份可得九百法郎红利。布里吉特用六万法郎买了五千法郎的年金，因为六万法郎可得五千法郎年利。她把其中一千五百法郎的用益权记在朗普伦寡妇名下。这样，在一八一八年初，布里吉特支付的四百法郎生活费，蒂利埃的一千八百法郎，莫黛斯特的三千五百法郎年金，还有银行的三十四股红利，使蒂利埃一家共有一万一千法郎的收入，由布里吉特一手经管。我们不得不首先交待一笔蒂利埃家的财政情况，不单是免得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也是为了避免有人对这出悲剧提出异议。布里吉特每月给她弟弟五百法郎；她勤俭持家，五千法郎就支付了这座住宅的一应用度；

① 指拿破仑的"百日皇朝"。

她每月给弟媳五十法郎，并向她证明，自己只要四十法郎已足敷使用。为以金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布里吉特努力积聚自己年金节余的款项，据说她通过她弟弟居间撮合，在各办公室放高利贷，别人还以为他是个贴现商。虽说布里吉特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积攒了六万法郎的本钱，这笔数目用她在年金方面的投机活动却也解释得通，因为这方面的收入上下幅度可达百分之四十。这样就不一定要借助那种不无根据的罪名才能解释了，而且事实真相也丝毫不会增添这个故事的兴味。

从一开始，布里吉特就把不幸的蒂利埃太太降服了。用摆弄马刺、马嚼子，冷酷地使她感觉到并且就范。滥施暴虐并无必要，可怜的人早已逆来顺受了。布里吉特对莫黛斯特看得不错，没有才智，没有学识，深居简出，惯于一种宁静的气氛，性情极其柔顺，具有最广义的虔诚，如果她无心造成了别人的痛苦，会以严峻的苦行来补赎自己的过错。她对生活一无所知，习惯了让母亲照料自己（她母亲自己料理家政），因为是淋巴性体质，干点事就累，只好尽量少动。她是地道的巴黎平民家的女儿，这种家庭的孩子极少有长得漂亮的。他们是贫穷的产物，过度的劳作，空气恶浊，没有行动自由，没有任何生活设施。在婚礼上，大家看到的是个矮小的女子，黄头发黯淡得令人厌恶，肥胖，行动迟缓，举止蠢笨。前额太宽太鼓，象个脑积水患者，在这个仿佛蜡制的穹顶下面长着一张显然太小的脸，尖尖的下巴活象老鼠嘴巴，这使有些宾客担心她迟早会发疯。浅蓝色的眼睛，几乎总是挂着笑容的嘴唇，都说

明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她在那个良辰吉日的神情、态度和举止就象个盼望一切早早结束的死刑犯。“她有点傻气！……”柯尔维尔对蒂利埃说。

布里吉特恰好是宰割这无法自卫的弱女子的一把尖刀，她和蒂利埃太太真有天壤之别。她五官端正，由于自幼埋头于艰苦而收入菲薄的工作，省吃俭用、积攒钱财而面容憔悴。她的脸过早生了褐斑，色泽有如钢铁。褐色的眼睛，眼圈发乌，或者不如说是青肿。上唇缀有浅浅一层褐色绒毛，仿佛一缕轻烟。嘴唇很薄，昔日的黑发如今变得灰白，烘托出专横的前额。她身子挺得笔直，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她三十年的智慧和压抑下去的情感，或者照执达吏的说法：“她的业绩的代价”。对于布里吉特来说，莫黛斯特不过是一笔要取得的财产，一个要收伏的生儿育女的母亲，她的帝国里一个新的臣民。她不久就责备莫黛斯特“懦怯”，那是这个嫉妒心很强的女人惯用的一个字眼。倘若真有一个能干的弟媳，她倒是会大失所望的。她激励这个软弱的女子的毅力，从中体验到一种野性的乐趣。莫黛斯特见她大姑子象匹溜蹄马似的劲头十足地操持家务，自愧弗如而想助她一臂之力，结果病倒了。布里吉特马上细心照料起蒂利埃太太来，象是照料一个心爱的亲姐妹，她当着蒂利埃面对她说：“你没有力气。那你就什么也别干了，我的好妹子！……”她这样以夸大其辞的劝慰来显示莫黛斯特的无能，老小姐们最善于找到这类劝慰的话，这种话实际上是在抬高她们自己。

那些生性专横、喜欢施展自己力量的人，对于别人肉体上

的病痛却很温和，她悉心照料弟媳，使莫黛斯特的母亲来看女儿时感到满意。而等到蒂利埃太太身体复元，布里吉特就叫她软坯子、毫无用处的女人，故意让她听到。莫黛斯特回到自己房里流泪，蒂利埃碰见了，就为他姐姐开脱，说："她是好人，就是脾气急躁，她是按自己的方式爱你，对我也是这样。"

想起大姑子慈母般的照料，莫黛斯特也就原谅了她。布里吉特待兄弟有如家中的帝王，她对莫黛斯特夸耀他，把他捧成一个君主、一个圣拉迪斯拉斯王①，一个绝对正确的教皇。蒂利埃太太失去了父亲和外祖父，她母亲也等于丢下了她，只是每星期四来看她一回，而他们则于气候宜人的季节每星期天去她母亲家，因此她只有丈夫好爱了。首先，因为那是她丈夫；其次，在她眼里他依旧是美男子蒂利埃；最后，他有时还真拿她当妻子对待。所有这些理由加在一起，使她觉得丈夫可爱，尤其是他时常护卫莫黛斯特，更使她觉得他十全十美。但他并非出于对妻子关心，而是出于自私，是为了在家里的短暂时间里耳根清静。美男子蒂利埃每天回家吃一下晚饭，然后很晚再回家睡觉，他去他的社交场参加舞会，独往独来，完全象依然是个单身汉。所以两个女人就成天厮混在一起。莫黛斯特不知不觉采取了一种百依百顺的盲从态度，成了布里吉特所希望的希洛人②。这个家庭的伊丽莎白女王由厉精图治又转而怜悯起一个不断遭到伤害的弱者。她确信已将弟媳

① 圣拉迪斯拉斯王，十一世纪的匈牙利国王，是个有勇有德，然而独断专行的君主。

② 希洛人是古代斯巴达的国有奴隶，后指社会地位最低贱的人。

拖垮，终于减弱了原来高傲的神态、斩钉截铁的话语和蔑视的口吻。她一旦看见她的牺牲品颈部被锁链磨出来的伤痕，便又开始加以照料，就象爱惜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于是莫黛斯特的日子好过了一些。莫黛斯特抚今思昔，竟对虐待她的刽子手产生了某种感情。六年间，莫黛斯特未生一子一女。这个可怜的希洛人失去了获取力量、维护自己，并在一个靠她的财产供养的家庭里成为有点分量的成员的唯一机会。她并不知道这个家庭靠她的财产供养，而且自己除了饭桌上的面包之外，便一无所有。月复一月，她因不能生育而泪水涟涟，这也使布里吉特长期看不起她，责怪她什么也不会，连生孩子都不会。这个老小姐本来会爱弟弟的儿子一如己出的。她到一八二〇年才不再为他们财产的归宿叹息，本来一直说这笔财产将来是归政府所有了。这个故事开始之时，也就是在一八三九年，莫黛斯特已经四十六岁，她不再哭泣，因为她已伤心地认定自己永远当不了母亲。真是怪事，二十五年这样的生活使牺牲品终于解除了刽子手的武装，刽子手疲倦了，布里吉特和莫黛斯特居然相亲相爱起来。时间、富裕的生活、日常生活中的耳鬓厮磨大概磨去了布里吉特的棱角，软化了她那生硬的性格，再加上莫黛斯特的逆来顺受和帕斯卡尔式的温顺，带来了平静的秋天。况且那两个女人还被唯一鼓舞着她们的感情——她们对幸福而自私的蒂利埃的钟爱——联结在一起。两位妇人都没有子女，就都把爱给了同一个孩子，所有真正想要孩子的女人都是这样。这种自寻寄托的母爱和真正的母爱具有同等的力量，对此需要加以说明，使大家了解这个场

景的底细，以及蒂利埃小姐为弟弟找点事干的缘由。

蒂利埃和柯尔维尔都成了编外人员，柯尔维尔与他的密友一样成了问题。老天把柯尔维尔的家庭与蒂利埃阴郁凄清的家庭放在一起两相对照。我们不得不指出这种出人意表的对照不太道德。不过我们还想请读者最好在看完这出悲剧之后再下结论，这出悲剧不幸是千真万确的，况且，历史学家对此也毫无责任。

这个柯尔维尔是个有才能的乐师的独生子，他父亲过去在巴黎歌剧院弗朗柯尔和勒贝尔手下当第一小提琴手。他在世之时每个月起码要讲六次他们排演《乡村卜师》① 的趣闻轶事。他模仿冉－雅克·卢梭，把他描绘得惟妙惟肖。柯尔维尔和蒂利埃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相互间从不保守秘密。他们从十五岁开始结下的友谊，到一八三九年还不曾有过阴影。柯尔维尔是那种在办公室里被人诮为“身兼数职”的职员。这种职员的特点是头脑灵活。柯尔维尔是个出色的乐师，他靠他父亲的名气和影响在喜歌剧院兼了个第一双簧管手的位子。因此他在打光棍时总比蒂利埃手头宽裕，常和朋友有福同享。可是，柯尔维尔与蒂利埃相反，结了门恋爱婚姻。他娶了弗拉薇小姐，歌剧院一位著名女舞蹈家的私生女。据说她是当时最有钱的商人杜·布斯基耶的女儿，那家伙在一八〇〇年破了产，忘掉了自己的女儿，况且他对那位名演员的贞操也抱有怀疑。弗拉薇由于自己的气质和出身，看来已经注

① 《乡村卜师》，冉·雅克·卢梭(1712—1778)创作的幕间喜歌剧。

定要从事一种可悲的职业了。这时，常去富有的歌剧院第一主角家中的柯尔维尔爱上了弗拉薇，并且娶她为妻。那位名满京城的女舞蹈家已经到了她光辉的艺术生涯的尽头，在一八一五年九月，充当她保护人的一位亲王给了弗拉薇两万法郎奁资，她母亲给她添上最华丽的嫁妆。她们家的常客和歌剧院的伙伴又赠以珠宝、餐具。因而柯尔维尔的家里这类无用之物比资本多得多。弗拉薇自幼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起初的那套住房由她母亲的地毯家具商布置得雅致舒适。这个爱好艺术、艺术家和优雅情趣的少妇坐镇其间。柯尔维尔太太既漂亮又动人，富于才智，天性快活，风度优美，一言以蔽之，是个性情随和的人。女舞蹈家已经四十三岁，她从戏剧界引退，隐居乡间，使她女儿断了一个财源。她原先挥金如土，对女儿也算得是个财源。柯尔维尔太太把家庭安排得十分舒适，但负担极重。从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二六年，她生了五个孩子。柯尔维尔晚上当乐师，早上从七点到九点为一个商人管账。十点，他到办公室上班。这样，他晚上吹双簧管，早上复式记帐，一年能挣七、八千法郎。柯尔维尔太太扮演一位体面太太的角色，每星期三会客，每月举行一次音乐会，每隔两星期宴请一次宾客。她只有在晚饭和半夜柯尔维尔回家时才能看见他。但她常常这时候还没有回家。她去看戏，老是有人给她包厢票子。她写个便条给柯尔维尔，让他去找她，她在东家跳舞，在西家吃夜宵。柯尔维尔太太家的饭菜极佳，客人虽然混杂不齐，却极有趣。她接待的客人有名演员、画家、文人和若干富翁。柯尔维尔太太的高雅与她常去拜访的歌剧院第

一主角蒂丽娅不相上下。不过，柯尔维尔一家虽然吃掉了老本，而且常常到了月底就闹饥荒，弗拉薇却从不举债。柯尔维尔非常幸福，他一直爱着妻子，一直是妻子最好的朋友。迎接他的始终是友爱的微笑，他则怀着富有感染力的愉快心情屈服于她的优雅可爱和难以抗拒的风度。况且，他身兼三职拼命挣钱也与他的性格和气质正相吻合。他是个好脾气的胖子，脸色红润，性情开朗，手头阔绰，经常异想天开。结婚十年，家里没吵过一次架。在办公室里，大家觉得他有点"毛手毛脚"，据说艺术家都是如此。浅薄的人见他老是那么匆匆忙忙，还以为那是个没有条理的人来回瞎跑。柯尔维尔机智地装成傻瓜，他夸耀自己家庭的幸福美满，装做有拆字占卜的癖好，让人以为他迷上了这种游戏。他那个司里的职员、办公室主任、甚至各司的司长都去欣赏他的音乐会。他不时恰到好处地送人几张戏票，因为他经常缺勤，需要别人宽容大度。排练占去了他在办公室上班的一半时间，但他父亲传授给他的乐理知识相当扎实，造诣颇深，他只需参加彩排便能对付。靠了柯尔维尔太太的关系，戏院和部里都容忍了这个"身兼数职"者的特殊要求。此外，他还精心培养一个由他妻子大力推荐的小青年，一个未来的大音乐家。这个青年在平时排练中代替他；他许诺以后让这个青年继承他在乐队中的位子。果然，到了一八二七年，柯尔维尔辞职以后，那个青年就成了第一双簧管手。对于弗拉薇的全部批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柯尔维尔太太有"一丁点儿"风流！柯尔维尔的孩子当中，一八一六年生的老大与柯尔维尔仁兄长得一模一样。到了一八一八

年，柯尔维尔太太认为骑兵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艺术，当时，她看中了一名圣萨芒的龙骑兵少尉，年轻富有的夏尔·贡德维尔，此人后来死于西班牙战争。那时她已经有了第二个儿子，从那时起，她就决定让他投身军事生涯。到一八二〇年，她视银行业为工业的乳母，国家的栋梁，而伟大的凯勒——那位名演说家，则是她的偶像。那时，她又生了个儿子，名叫弗朗索瓦，她决定让他日后成为商人，凯勒将永远充当他的保护人。一八二〇年底，蒂利埃——柯尔维尔先生和柯尔维尔太太的密友、弗拉薇的崇拜者——感到需要向这位心肠极好的女性倾诉自己的痛苦心情，他对她诉说了自己夫妇生活的不幸，六年来，他一直盼望着生儿育女，然而上帝没有降福于他的努力，可怜的蒂利埃太太一次又一次到欢乐圣母院做九日祈祷，却毫无效应！他以各种语言描绘莫黛斯特，柯尔维尔太太不由得说道："可怜的蒂利埃！"她自己也相当失意，她当时没有任何高于一切的偏爱，她也向蒂利埃吐露了自己的忧伤。伟大的凯勒，这位左翼的英雄，实际上极其渺小猥琐，她见识了盛名之下的实际、银行家的愚蠢、平民演说家的贫乏。演说家只是在议会里才讲得好听，他对她十分无礼。蒂利埃义愤填膺，他说："心实的人才懂得爱，收下我吧！"大家认为美男子蒂利埃是在向柯尔维尔太太献小殷勤，用帝政时代的话来说，只是她的"追随者"之一。

"好啊！你打我老婆的主意！"柯尔维尔笑道，"当心点，她会象对付其他人一样把你甩掉的。"

柯尔维尔以这句颇为巧妙的话在机关里挽回了当丈夫的

面子。从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二一年，蒂利埃以柯尔维尔一家好友的身分资助以前经常帮衬他的柯尔维尔，十八个月里，他借给柯尔维尔家近一万法郎，并且决心不再提起这笔债务。一八二一年春天，柯尔维尔太太生了一个极可爱的小女孩，蒂利埃先生和太太当了她的教父、教母，因此她名叫莫黛斯特-路易丝-卡罗琳娜-布里吉特。蒂利埃小姐也把自己的名字给了这个小孩。

卡罗琳娜这个名字是对柯尔维尔的一个善意的表示。朗普伦老太太自告奋勇为小东西找了个奶妈，并由她在奥特依照看。莫黛斯特和她的大姑子每星期去看她两回。柯尔维尔太太身体一恢复，就坦率而严肃地对蒂利埃说："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要继续做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超出朋友的界限。柯尔维尔喜欢你；家里有一个也就够了。"

"请告诉我，"美男子当时问在柯尔维尔太太家作客的舞蹈家蒂丽娅道，"为什么没有一个女人依恋我？我当然不是八角阁①的阿波罗神像，但我也不是一个伏尔甘，我相貌还过得去，也有才智，又忠心耿耿……"

"您想知道真相吗？……"蒂丽娅问他。

"是的。"美男子蒂利埃说。

"那好吧！我们女人有时候会爱上一个大傻瓜，但绝对不会爱一个蠢才。"

这句话伤透了蒂利埃的心，使他耿耿于怀，从此大为伤

① 八角阁在梵蒂冈，藏有古代各种雕塑名作，其中阿波罗像是古希腊艺术最完美的范例。伏尔甘是古罗马神话中的火神，跛脚，相貌丑陋。

感，抱怨女人性情古怪。

“我不是早已有言在先了吗？……”柯尔维尔对他说，“我不是拿破仑，亲爱的，如果我是拿破仑，我甚至会深感遗憾，但我却有我的约瑟芬皇后……真是个无价之宝！”

部里的秘书长德·吕卜克斯曾一度成为柯尔维尔沙龙的上宾，柯尔维尔太太对他的影响估计过高，后来她总说：“那是我的一大失误。……”不过，由于他没能使柯尔维尔获得布瓦-勒旺司的任命，弗拉薇便机智地借口他对拉布丹太太献殷勤而生了气。拉布丹太太是某办公室主任的妻子，是个装腔作势的女人，从不请她作客，而且两次失礼地不去参加她的音乐会。柯尔维尔太太对年轻的贡德维尔之死哀思难忘，无以自慰，她说她感到了上帝的责罚。到一八二四年，她循规蹈矩起来，说要省钱，不再会客，要照料子女，当个好主妇。她的朋友们再也看不见她有任何宠臣。她上教堂，改变装束，穿灰色的衣裳，谈论天主教和宗教礼仪。这种神秘主义在一八二五年生出了一个惹人喜爱的娃娃，她叫他泰奥多尔，就是上帝的礼物的意思。所以，在一八二六年，圣会①的全盛时期，柯尔维尔被任命为克莱若司的副司长，而到一八二八年，他又成了巴黎某区的税务官。柯尔维尔获得了荣誉勋位十字勋章，这使他将来能够把女儿送到圣德尼街去培养。凯勒把在一八二三年为柯尔维尔的长子夏尔谋得的半份奖学金给了老二；夏尔转到了圣路易中学，变成了全份奖学金；老三得到太子王妃的

---

① 圣会，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左右政权的宗教组织。

庇护，也获得了亨利四世中学四分之三的奖学金。

一八三〇年，柯尔维尔幸运地保全了他所有的子女，自己却因忠于下台的王室长支而不得不提出辞呈。但他善于讨价还价，结果凭他的资历得到二千四百法郎退休金，他的继任者给了他一万法郎补贴，还让他荣膺荣誉勋位团军官的称号。然而他仍感境况拮据。于是，一八三二年，蒂利埃小姐建议他搬来同住，并暗示他有可能在区政府谋得一官半职。两星期后，他得到了这个价值一千埃居的职务。夏尔·柯尔维尔不久前进了海军学校。另外两个小柯尔维尔所就读的中学都在那个地区。最小的孩子以后要进的圣絮尔皮斯神学院离卢森堡宫也很近。总之，蒂利埃和柯尔维尔是要一起度过晚年了。一八三三年，当时三十五岁的柯尔维尔太太带着小莫黛斯特和小泰奥多尔到地狱街和两教堂街的交叉路口住了下来。柯尔维尔家离区政府和圣多明各街一般远近。这一家子在先后经历了辉煌的、没有条理的、花天酒地的、悠闲的、宁静的生活之后，发现自己破落到默默无闻的小市民的境地，全部财产惟有五千四百法郎年金。小莫黛斯特当时十二岁，她很漂亮，需要教师调教，一年至少要花两千法郎。她母亲感到需要把她放在教父、教母眼皮底下，因此立即接受了蒂利埃小姐明智的建议。蒂利埃小姐没有作出任何保证，但相当明白地暗示柯尔维尔太太：她弟弟、弟媳和她自己的财产都将留给莫黛斯特。小姑娘在奥特依一直住到七岁，朗普伦老太太对她钟爱异常。老太太于一八二九年去世，留下两万法郎积蓄和一座房子。房子以二万八千法郎的高价卖掉。小调皮很少见到自

己的母亲，却经常见到蒂利埃小姐和蒂利埃太太。从一八二九年她回父亲家，直至一八三三年，她才由母亲管教。她母亲努力尽责，结果做得过分了，大凡悔恨自己往日行为的女人都是这样。弗拉薇不是个坏母亲，但她管束女儿极其严格。她回想起自己所受的教育，暗自发誓要把莫黛斯特教育成一个正派女人，而不是一个轻佻女人。于是她带她去望弥撒，让她在一位巴黎神甫主持下领第一次圣体。那位神甫后来成了主教。莫黛斯特信教极诚，尤其因为她的教母蒂利埃太太是个女圣徒，小女孩很爱教母，感到那位可怜的、受冷落的女人比母亲更爱她。从一八三三年到一八三九年，她受到极其出色的教育和市民思想的熏陶。第一流的音乐教师使她颇通乐理，她能画得一笔好水彩画，舞艺出众，学了法语、历史、地理、英语、意大利语，总之她受到了一位淑女所应受到的一切教育。她中等身材，略显富态，轻度近视，不丑也不美，皮肤白皙，脸色鲜润，然而完全不知如何算是举止高雅。她富于感情，但含而不露。她的教父、教母，蒂利埃小姐，还有她父亲，都一致认为她是感情丰富的，这是母亲们的巨大宝藏。她身上最美的是那一头出色的纤细的灰发，但她的手脚都显示出她的市民出身。莫黛斯特最突出的是她具有一些珍贵的品质，她善良、朴实、不怨天尤人，她爱她的父母，必要时能为他们作出牺牲。她自幼在对教父的无限崇拜中长大，抚养她的布里吉特（布里吉特要她称自己为布里吉特姑姑），蒂利埃太太，还有她母亲（她母亲和那位帝政时代的美男子越来越亲近），都使她高度评价那位前副处长。她印象中的圣多明各街那座楼阁，犹如一位

新王朝廷臣①眼中的杜伊勒里宫。行政机构的等级有一种轧钢机似的作用，一个人级别越高，身子就越单薄，蒂利埃当然在劫难逃。他被枯燥乏味的工作耗尽了精力，他的艳遇也损坏了他的健康，前任副处长来到圣多明各街时已经身心交瘁，然而他那疲惫的面容却傲气十足、洋洋自得，颇似高级职员自命不凡的神气，给了莫黛斯特以强烈的印象。惟有她才能使这张灰白的脸高兴起来。她知道自己给这座住宅的主人带来了欢乐。

蒂利埃小姐野心勃勃地在弟弟周围组织起一个社交圈子，柯尔维尔夫妇和他们的子女自然成了这个社交圈子的核心。有位从前在拉比亚迪埃司当过职员的国民自卫军营长菲利翁先生，三十年来一直住在圣雅克街区，前税务官与前副处长乍一搜寻，就迅速发现了他。菲利翁是本区最受敬重的人物之一。他有一个女儿，在拉格拉夫寄宿学校当过学监，嫁给了圣依阿桑特街的一位小学教员巴尼奥勒先生。菲利翁先生的长子是一所王家中学的数学教员，他讲课，辅导学生，并且，按他父亲的说法，潜心研究纯数学。次子在桥梁公路学校。菲利翁有九百法郎退休金，九千几百法郎年金，是他和妻子三十年来勤奋工作，省吃俭用积蓄起来的。他还是斐扬巷（三十年来他一次也没有用过“死胡同”的旧称）那座他所居住的花园洋房的房主。

治安法院书记官杜托克也曾是财政部的职员。过去，他

---

① 指七月王朝，其廷臣多是些粗鄙的店主和资本家，故云。

由于代议制政府常有的迫不得已的情况而被牺牲，他同意充当一笔暧昧交易中的替罪羊，从而得到一笔秘密的报酬，买下了书记官的职位。这个不大光彩的人物、机关里的奸细，自以为应当是蒂利埃家的座上客，却并未如愿。然而房东的冷淡却使他坚持去拜访他们。这人始终是个光棍，恶习甚多，他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的生活经历，善于溜须拍马、逢迎上司，以保全自己地位。治安法官很喜欢杜托克。这个可耻的人物靠下贱粗俗然而颇为有效的奉承得到蒂利埃家的容忍。他对蒂利埃的生平，他与柯尔维尔，特别是与柯尔维尔太太的关系全都了如指掌，大家怕他那个令人生畏的舌头，虽不与他深交，却也只好容忍他。成为蒂利埃客厅上宾的则是一个可怜的小职员家庭，米纳尔从前是职员们怜悯的对象，后来在贫困的逼迫下，于一八二七年离开行政机关，凭着一个主意，投身工业界。米纳尔看到有种邪门歪道可以使他发家致富。这种邪门歪道使法国商业信誉扫地，不过在一八二七年还没有被公开揭露。米纳尔买进茶叶，掺上一半用过又重新晾干的茶叶；后来又在巧克力的成份上大做手脚，贱价卖出。这种始于圣马塞尔街的殖民地商品买卖使米纳尔成了商人，他有了一家工厂，靠老关系可以直接找到原料产地。于是，他堂而皇之大规模做起他当初不择手段地干过的买卖。他酿制烧酒，经营大宗商品。到了一八三五年，他被看作莫贝尔街一带最富有的商人，买下了索尔蓬泥瓦匠街一座最漂亮的房子。先是当副区长，到一八三九年成了正区长和商务法庭法官。他有自备马车，在拉尼附近有一块地产，他妻子参加宫廷舞会时佩带

钻石首饰，他则在上衣翻领饰孔上戴一枚荣誉勋位的玫瑰花形徽章引以自傲。此外，米纳尔和妻子非常乐善好施，也许是想把他们从公众那里刮来的钱财细水长流地还给穷人。

菲利翁、柯尔维尔和蒂利埃在选举中找到了米纳尔。泽莉·米纳尔太太看来很乐意让"她的小姐"与莫黛斯特·柯尔维尔相识，因而他们与蒂利埃家和柯尔维尔家过从更加密切了。莫黛斯特在米纳尔夫妇举办的一次盛大舞会上首次进入上流社会，当时她十六岁半，打扮恰如其名①，这个名字似乎是她一生的预言。她很愿意和比她大四岁的米纳尔小姐交往，便要求她的教父和父亲与米纳尔家经常往来。何况那里还有金碧辉煌的客厅，一派富贵气象。中庸政府②的几位政界名人常在那里聚会，其中有后来成为商务大臣的包比诺先生，还有成了科香男爵的科香先生，他原来是财政部克莱若那个司的职员，在一家药店拥有巨额股份，和昂赛末·包比诺先生一样，是伦巴第街和布尔东奈街一带的权威人士。米纳尔先生的长子是一名律师，正准备接替从一八三〇年以来弃法从政的律师出缺的位子。他是全家的天才，他母亲和他父亲都盼着给他结一门好亲事。泽莉·米纳尔原是花店女工，她对上流社会心驰神往，指望着通过女儿和儿子的婚姻跻身上流社会。米纳尔却比她明智，他仿佛身上浸透了中产阶级的力量（这个阶级在七月革命以后渗入了政权的机体），一心只想着发财。他经常光临蒂利埃的客厅，为的是搜寻有关莫黛

① 莫黛斯特在法语里意为朴素、谦逊。

② 中庸政府，指路易-菲力浦王朝的政府。

斯特所能继承的财产的情报。他和杜托克、菲利翁都听说过蒂利埃和弗拉薇的关系引起的传闻。他一眼就看出蒂利埃夫妇对教女的宠爱。杜托克为了被米纳尔家接纳，对他竭尽奉承阿谀之能事。当圣雅各街区的罗特希尔德——米纳尔在蒂利埃家一露面，杜托克就颇为巧妙地把他比作拿破仑。原来在部机关时他消瘦、苍白、虚弱，如今则是心宽体胖、容光焕发："您在拉比亚迪埃司的时候就象是雾月十八日以前的波拿巴，如今我看到的却是帝政时代的拿破仑！"米纳尔对杜托克态度冷淡，根本不邀请他作客，因此，那个心狠手辣的书记官便成了他的死敌。

菲利翁先生和太太虽然清高，也不能不有所盘算，有所希冀。他们认为莫黛斯特与他们教师有缘，所以，为了在蒂利埃家的客厅自成一派，他们把女婿巴尼奥勒也带来了，巴尼奥勒在圣雅各城区也是个有声望的人。他们还带来了区政府的一个老职员，他们的莫逆之交。柯尔维尔在某种意义上抢过他的饭碗：洛迪日瓦先生当时在区政府已经干了二十年，正指望着把秘书的职位给他，作为对他多年服务的报酬，可是，这个职位却给了柯尔维尔。这样，菲利翁他们组成了有七名赤胆忠心成员的小集团。柯尔维尔家的人口也不比他们少，因此，有些星期天，蒂利埃的客厅里能有三十来个客人。蒂利埃结识了萨亚家，包杜阿耶家、法莱克斯家，他们是王家广场一带的显要人物，经常应邀前来吃饭。柯尔维尔太太是这个社交圈子中最出众的女人，米纳尔的儿子和菲利翁老师则算是最高明的男子。因为所有这些人既无见解又无教养，出身卑微，

表现出了各种类型小市民的可笑之处。虽说任何暴发户总有其某种长处，米纳尔是个臃肿的皮球，说话罗哩罗嗦，没完没了，拿阿谀当礼貌，俗套当才智，他泰然自若，大大方方地拾人余唾，满嘴老生常谈，还自以为滔滔善辩。那些不知所云而适用一切的字眼：进步，蒸汽，沥青，国民自卫军，秩序，民主，因素，结社精神，合法性，运动和抵抗①，威胁，等等，似乎每个政治阶段都是为了米纳尔而发明的，于是，他就恣意发挥起他的报纸所发表的见解来。于利安·米纳尔，那位年轻的律师，为他的父亲而感到难堪，不亚于他父亲为他母亲而感到的难堪。的确，泽莉发财以后变得自命不凡，却连法语也没有学会。她身子发了福，活象一个嫁给自己主人的厨娘。

菲利翁这种类型的小市民所表现的道德品质与可笑之处同样多。他在办公室一生都是下级职员，对社会上层人物肃然起敬，所以在米纳尔面前很少说话。他出色度过了退休后的关口。事情这样的：这位可敬而善良的人从来未能满足自己的爱好。他喜爱巴黎城，对房屋的排列和美化很有兴趣，是个见到拆房子就会驻足观看的人。人们会撞见他大胆地站定脚跟，扬着脸，看着泥瓦匠在一堵墙上用一根撬棒撬石头。石头不掉下来，他就不动地方；等石头掉下来以后，他才美滋滋地离开，活象一位院士见到一出浪漫主义戏剧的失败。菲利翁、洛迪日瓦之辈在规模宏大的社会戏剧里是些地地道道的跑龙套人物，类似古代戏剧里合唱队的角色。人家哭，他们也

① 指当时由拉斐特领导的运动党和由佩里埃领导的抵抗党。

哭，人家笑，他们也笑，对于公众生活中的悲欢重弹着老调，在自己的角落里欢庆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堡、里斯本和乌洛阿的胜利①，也为拿破仑之死、圣梅丽修道院、特朗斯诺兰街②不幸的灾祸而悲伤，痛悼他们并不认识的名人。不过，菲利翁还具有两面性，他摇摆于反对党与政府的观点之间。进行巷战时，他敢于对邻居们表明自己的观点，他去圣米迦勒广场③，同情政府，恪守职责。在暴动之前和暴动过程中，他支持王朝这个七月革命的产物。然而，一旦政治诉讼开始，他却转向了被告。这种颇为天真的"见风使舵主义"也表现在他的政治见解上，对于一切问题他都以北方的巨人或英国的马基雅弗利主义来作出解释④。对他来说，如同对《宪政报》来说，英国是个两面人，时而是个马基雅弗利式的阿尔比翁，时而是个模范国家。在涉及法国受侵害的利益和拿破仑时，他是马基雅弗利；在议论政府的过失时，又是个模范国家。他和《宪政报》一样，赞同民主因素，在交谈中拒绝与共和精神作任何妥协。共和精神，那是九三年，是暴乱，是恐怖，是农业法令。

---

①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五日法军攻占阿尔及尔，一八三七年十月十三日攻占君士坦丁堡，一八三一年七月十一日葡萄牙政府向法国舰队投降，以及一八二三年墨西哥人民最后驱逐西班牙殖民者等历史事件。

②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拉马克将军葬礼后爆发人民起义，起义最后在圣梅丽修道院被镇压下去。一八三四年共和党人起义，政府军血腥屠杀了特朗斯诺兰街一座房子的全体居民。

③ 国民自卫军的集合地点。

④ 北方的巨人指俄国。马基雅弗利（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民主因素则意味着小市民的兴旺发达和菲利翁们的天下。这位正直的老人始终是可敬的，可敬二字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他可敬地把子女抚养成人，他在他们眼里始终是父亲，在家里他要象自己敬重政权和上司一样受到敬重。他从不举债。当陪审员时，他出于责任感，为听懂诉讼中的辩论而耗尽心血。他从来不笑，哪怕全体法官、旁听席和检查院人员都在笑，他也不笑。他乐于助人，出力气、出时间，除了金钱什么都行。费利克斯·菲利翁，他那个当教员的儿子，是他心中的偶像。他认为他儿子有能力进科学院。蒂利埃介于米纳尔的泰然自若的不学无术和菲利翁的毫无掩饰的愚騃之间，象一块中性的材料，然而，他伤心的经历说明他与前者与后者均有相似之处。他以平庸的言谈掩盖头脑的空虚，恰似他用一绺绺波浪式的灰发掩盖黄色的头皮一样，他的理发师为梳理这几根头发真是煞费苦心。

"换一种截然不同的职业，"他谈到机关时说，"我会发一笔截然不同的财。"

他见到过理论上可行而实践中不可能的良好愿望，见到过有些事情的结局与开端适得其反，他向人叙述世道不公，阴谋诡计和拉布丹事件①。"经历过这种事件的人，可以相信一切，也可以什么也不相信。"他说，"啊！政府机构是个怪物，我幸喜膝下无子，不用眼睁睁地瞅着他去坐办公室。"

---

① 见本《全集》第十四卷《公务员》。小说主人公拉布丹锐意改革，却遭陷害，不得不辞去在财政部的职务。而一些平庸无能之辈却加官晋爵，弹冠相庆。

柯尔维尔总是乐乐呵呵，爽直坦率，脾气随和，爱说笑话，玩拆字占卜，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他代表那类能干的、爱嘲笑人的市民。他有能力却无成就，努力工作而一无所获，高高兴兴地听天由命，思想不开阔，艺术没用武之地，他是出色的乐师，却只能为女儿演奏了。

因此，这个沙龙是一种外省人式的沙龙，而又被巴黎无穷无尽的大火所折射的反光照亮，其平庸乏味也追随着世纪的潮流。时髦的字眼及其所代表的事物（在巴黎，字眼和事物就象骑士与坐骑一样形影相随）总是拐了几个弯才到达这里。在重大场合，大家总是等待米纳尔先生来宣布真理。女人关心的是耶稣会的影响，男人则维护大学的权益，不过女人通常只是听众。一个有才气的人如果能忍受这些晚会的无聊，那么他听到经过漫长的讨论所得出的、类似如下结论的说法，一定会象看莫里哀喜剧似的忍俊不禁：

"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能够避免吗？路易十四的借款便已酝酿着革命。路易十五是个自私的人，然而却有才气。（他说过，"我如果当警察总监，我将保护双轮马车。"）他是个放浪形骸的国王（你们知道他的鹿场），他大大促进了革命。居心不良的日内瓦人内克先生推动了革命。外国人总是打法国的主意。人们又开始排队买面包了。最高物价法给法国大革命造成许多损失。从法律上来说，路易十六不该被判决，如果有陪审团，他会被免于处分的。波拿巴枪杀过巴黎人，而这种胆略使他得以成功。路易-菲力浦学会了他的样子。为什么查理十世垮台了呢？拿破仑是个伟人，有以下轶闻为证：他每分钟

吸五次鼻烟，鼻烟就放在他背心上有皮里子的口袋里。他剋扣所有供应商的帐单。他去圣德尼街了解物价。塔尔玛是他的朋友，教了他各种姿势，他却始终不肯给塔尔玛授勋。皇帝曾替一名入睡的士兵站岗，以免他被枪决。这类事情使他深受士兵爱戴。路易十八虽有才气，对他却有欠公平，称他为德·波拿巴先生。现政府的缺点是随波逐流，而不领导潮流，太降低身分了。它害怕强有力的人物，它本该撕毁一八一五年的条约，向欧洲要回莱茵河的。部里和那些人周旋得太多了。”

“你们脑子够累的了，”蒂利埃小姐说，“牌桌已经放好，来打一局吧。”

老小姐总是以这个建议来结束这种令女士们厌倦的讨论。

倘若不交待以上所有情节、概况，作为描绘我们这幕场景的背景材料，并让大家对这个社交圈子的精神状态有个概念，那么，这出戏剧或许会因此有所逊色。况且，这幅草图具有真正的历史真实性，它展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阶层的风俗，尤其是如果想到王室幼支的政治制度曾以这个阶层作为支点的话。

一八三九年冬天，蒂利埃的沙龙在某种程度达到了最为光辉的顶点。米纳尔一家几乎每星期天必来，如果他们有其他非去不可的晚会，也要先来蒂利埃家坐一个钟头，而且，米纳尔多数时候还把妻子留在那里，自己带着女儿和当律师的长子告退。米纳尔一家走动得这么频繁，是米纳尔先生和梅蒂维埃先生、巴贝先生的一席交谈决定的。有一次晚会上，那两

位重要的房客与蒂利埃小姐聊天，因而耽搁得比平时稍晚一些。米纳尔从巴贝嘴里获悉那老小姐向他买了大约三万法郎的五至六个月的证券，年利七厘半；她从梅蒂维埃那里也买了同样数目的证券，这样她经营的本钱起码应该有十八万法郎。

“我以十二厘的利率贴现书店业的证券，而且吃进的全是好证券，这再便当不过了。”巴贝最后说，“我说她有十八万法郎，因为她只能给银行九十天的证券。”

“这么说，她在银行有帐户。”米纳尔说。

“我想她是有的。”巴贝说。

米纳尔与银行的一位董事有交情，他打听到蒂利埃小姐在银行开了个大约二十万法郎的户头，存放了四十张股票作为担保。那人说，这种担保是多此一举，银行对于老主顾，而且又是经营莫黛斯特·朗普伦业务的人是很敬重的，莫黛斯特·朗普伦的父亲是一个年资与银行同龄的职员。况且，蒂利埃小姐二十年来从未超出她的信贷范围。她总是每月送来六万法郎三个月的证券，这就相当大约十八万法郎。她存放的那些股票价值十八万法郎，所以一点风险也没有，因为那些证券总是值六万法郎。审查员说：“如果她到第三个月又给我们送来一万法郎证券，我们也不会拒收任何一张证券。她有一座价值一万多法郎的房产，没有抵押给任何人。此外，她所有的证券都来自巴贝先生和梅蒂维埃先生，上面有四个签名，其中包括她的签名。”

“蒂利埃小姐这么干是为了谁呢？”米纳尔问梅蒂维埃。

“哦！大概是为了嫁莫黛斯特吧。他们都特别疼爱那个小姑娘。”

“那么说，这一切以后都要归您了。”米纳尔说。

“我吗？”梅蒂维埃答道，“我有更好的选择，我要娶我的一个堂妹，我叔叔梅蒂维埃让我继承他的买卖，有一万法郎岁入，而他只有两个女儿。”

尽管蒂利埃小姐遮遮掩掩，对任何人，甚至对她弟弟都闭口不谈自己的投资情况，虽然她把她从蒂利埃太太和她自己的财产中节余的金钱都并到一起，以上透露的消息却使她财产的真相难以隐瞒。杜托克常去找巴贝，他和巴贝无论禀性、外貌都不止一点相似之处。他比米纳尔更准确地估算出，蒂利埃一家的财产在一八三八年约为十五万法郎，而且，他在精明的贴现商巴贝的帮助下计算出了他们的利润，居然能暗地里追踪他们财产的发展情况。

“莫黛斯特将从我们手里得到二十万法郎现金，”老小姐对巴贝透露道，“蒂利埃太太也想在婚约中把她财产的单纯所有权留给莫黛斯特。至于我，我已经立了遗嘱。我弟弟在世时享用一切，而莫黛斯特在这一保留条件下是我的继承人。我的公证人卡陶先生是我的遗嘱执行人。”

打那时起，蒂利埃小姐就敦促她弟弟与萨亚家、包杜阿耶家和法莱克斯家重修旧好，这些人家在圣安东区的地位与蒂利埃、米纳尔相仿，萨亚先生还是该区区长。公证人卡陶介绍高德夏先生上门求婚。高德夏是诉讼代理人，但维尔的后任，是个三十六岁的精明干练的男子，他买事务所已用了十万法

郎，若再加上二十万法郎嫁妆就能全部付清。米纳尔告诉蒂利埃小姐，莫黛斯特将会有个歌剧院有名的玛丽埃特①当她的大姑子。高德夏便被打发走了。

“她从歌剧院出来，”柯尔维尔提起他妻子说，“可不是为了再回到那里。”

“况且，高德夏先生对莫黛斯特来说年纪也嫌太大。”布里吉特说。

“而且，”蒂利埃太太怯怯地说，“难道不该让她按自己心愿结婚吗？让她得到幸福吧！”

这位可怜的女人发现费利克斯·菲利翁真心爱慕莫黛斯特，那种爱情是一个象她那样受布里吉特欺压、被蒂利埃的冷漠挫伤的女人（他对妻子还不如对女仆关心）所梦想的爱情：心中大胆、外表羞怯，又自信又害怕，在众人中间显得内向，在理想的天空则尽情开放。费利克斯·菲利翁那年二十三岁，是个敦厚老实的青年，正如那些为科学而钻研科学的学者。他被父亲规规矩矩地培育成人，他父亲事事认真，无处不给他留下好榜样，还外加一些平庸的格言。这是个中等身材的青年，淡栗色头发，灰眼睛，脸上布满雀斑，嗓音动人，举止安详，手势不多，喜欢沉思，说话通情达理，从不驳斥别人，特别是绝无肮脏念头和自私的盘算。

“我正是想要我丈夫象他这样啊！”蒂利埃太太心中常这么想。

---

① 玛丽埃特是高德夏的姐姐，见本《全集》第二卷《入世之初》。

从一八三九到一八四〇年的那个冬天，二月，蒂利埃的沙龙便由以上我们勾画出轮廓的各色人等组成。时近月末，巴贝和梅蒂维埃每人要向蒂利埃小姐收回三万法郎。他们俩和米纳尔先生、菲利翁玩着惠斯特牌①。另一张牌桌上坐着"律师于利安"——那是柯尔维尔送给小米纳尔的绰号——柯尔维尔太太，巴尼奥勒先生和菲利翁太太。米纳尔太太在打布约特牌，每个筹码为一个苏②，她只会打这种牌。还有柯尔维尔家的两个孩子，萨亚老爹和他女婿包杜阿耶。候补的是洛迪日瓦和杜托克。菲利翁太太，包杜阿耶、巴尼奥勒和米纳尔小姐在打波士顿牌，而莫黛斯特正坐在普吕当斯·米纳尔身边。小菲利翁听着蒂利埃太太说话，眼睛却瞧着莫黛斯特。在壁炉的另一头，这个家庭的伊丽莎白女王端坐在一张安乐椅中，象三十年来一样衣着朴素，不管发了多大的财，她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习惯。毛丝鼠色的头发上戴着黑纱罗无檐软帽，缀有一朵查理十世天竺葵。十五法郎一条的连衣裙上套一件科林斯葡萄干色的无袖胸衣。值六法郎的绣花细布皱领遮掩不了连接头部与脊柱的两块肌肉所造成的两条深沟。蒙韦勒在饰演暮年的奥古斯特时，也未能表现出比这位给弟弟织毛袜的专制君主更为严厉的侧影。蒂利埃站在壁炉跟前，随时准备出迎来宾。他身边站着一位青年，当每逢星期天便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接客的门房通报他的大名："奥利维埃·维奈先生到！"的时候，引起了极大反响。

---

① 一种纸牌戏，为桥牌的前身。

② 法国辅币名，二十个苏相当于一利勿尔（今一法郎）。一个苏，即五生丁。

卡陶对这位年轻的检察官的父亲，大名鼎鼎的总检察官透露的消息，是这次来访的原因。代理王家检察官奥利维埃·维奈刚由阿尔西法庭调到塞纳法庭。公证人卡陶请蒂利埃先生和总检察官父子去他家吃饭，总检察官看来要当司法大臣了。卡陶估计落到莫黛斯特头上的财产如今至少有七十万法郎。小维奈似乎对于每星期天能去蒂利埃家感到高兴。巨大的嫁妆如今使人毫无羞耻心地干出巨大的蠢事来。

十分钟后，在代理检察官到来前与蒂利埃聊天的另一位青年挑起了一场政治辩论并提高了嗓门，争论之激烈迫使代理检察官也提高了嗓门。辩论的是参议院最近投票否决为内穆尔公爵要求的年俸，致使五月十二日内阁倒台一事。

“当然，”那青年说，“我远非赞同王朝的观点，但我也绝不赞同资产阶级执掌政权。过去，贵族不应当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如今资产阶级同样不应当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而，法国资产阶级终于担当起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使命，那是个为她服务的王权，而她却如此对待王权！当人民让拿破仑崛起的时候，则使之成为辉煌的、纪念碑式的人物，并因其伟大而自豪，高贵地献出自己的血汗来建筑帝国的大厦。与灿烂夺目的贵族王位和帝国宝座相比，与伟人和民众相比，资产阶级显得平庸渺小，她使政权降低到她的水平，而不是使自己提高到政权的高度。她把在柜台上节约蜡烛头的办法用到她的王公贵族身上。这在她的店铺里是优良品德，到了上层则成为错误和犯罪。我很愿意让人民得到许多东西，但我不会把新的国家元首的年俸削减掉六百万法郎。资产阶级在法国几乎

主宰了一切，那就应当对人民的幸福负起责任，应该壮丽而并非奢侈，伟大而没有特权。”

奥利维埃·维奈的父亲是联盟的领导人之一，梦想当掌玺大臣而未能如愿。他不知如何对答，以为还是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为好。

“您说得对，先生。”年轻的检查官说，“可是在讲究排场之前，资产阶级还要对法国尽其他责任，您所说的富丽堂皇应该排在那些责任之后。您以为应当严加责备的，恰是一时之必需。内阁远未在一应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大臣们与其说是法国的，不如说是国王的；国会却想让内阁象英国内阁一样，具有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假借的力量。有朝一日内阁能自己行事，成为代表议会的执法机构，而议会则代表国家，那时候，国会将对国王非常慷慨大方。问题就在这里，我陈述问题并不表明自己意见，因为我的职责使我不必在政治上与王权完全一致。”

“除政治问题之外，”那位带普罗旺斯口音的青年又反驳道，“资产阶级同样没有很好理解它的使命。我们看见那些总检查官、首席院长、法国贵族院议员，坐的是公共马车，法官靠薪金为生，省长没有家产，大臣债台高筑。资产阶级既然攫取了这些位子，那就应该象往日的贵族一样尊重它们，不是如有些引起丑闻的官司所证明的那样，把它们当做摇钱树，而是用自己的收入去履行公职……”

“这个年轻人是谁？”奥利维埃·维奈听着他大发议论，心中暗想，“是他们家的亲戚吗？我初次拜访，卡陶应该陪着我

才是。”

“那个小先生是谁?”米纳尔问巴贝先生,“我在这里看见他好几次了。”

“这是个房客。”梅蒂维埃发着牌答道。

“是个律师。”巴贝低声说,“他住在三楼朝前院的一个小套间。哦!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一无所有。”

“这位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奥利维埃·维奈问蒂利埃先生。

“泰奥多兹·德·拉佩拉德,是个律师。”蒂利埃对代理检察官耳语道。

此时,女士们也和这些男士一样,注视着这两位青年。

米纳尔太太不禁对柯尔维尔说:

“他真有风度,这个青年。”

“我把他的名字拆出来了。”莫黛斯特的父亲答道,“他的姓名,夏尔-玛丽-泰奥多兹·德·拉佩拉德,预言如下:‘嘿!这位先生将交出蠢鹅的嫁妆和马车’……所以,我亲爱的米纳尔大妈,可别把你的女儿给他。”

“有人觉得那青年比我儿子强,”菲利翁太太对柯尔维尔太太说,“你以为如何?”

“哦!就相貌而言,”柯尔维尔太太答道,“女人是会犹豫不定,难以做出选择的。”

这时,小维奈以为颂扬资产阶级,讨好这个充斥着小市民的沙龙,乃是上策。于是,他顺着年轻的普罗旺斯律师的意思大加发挥起来,他说,承蒙政府信赖的人应当仿效国王的排

场,当今王上的富丽堂皇远胜昔日的宫廷;他说,在官员的薪俸上节约支出是件蠢事,特别是在巴黎,生活指数提高了两倍,例如一位检察官的房间就要一个埃居!……"我父亲每年给我一千法郎,"他最后说,"加上我的薪水,才勉强维持与我地位相称的排场。"

代理检察官被那普罗旺斯人巧妙地引上了这条泥泞的道路,谁也没有看见普罗旺斯人与正要接替别人打布约特牌的杜托克交换了一个眼色。

"而对职位的需求是那么大,"法院书记官说,"现在都说要在每个区设置两个治安法院,这样便可以增加十二个书记官的职位……好象他们可以侵犯我们的权益,侵犯我们高价买来的职务。"

"我还不曾到法院聆听您的辩护。"代理检察官对德·拉佩拉德先生说。

"我是穷人的律师,只在治安法院为人辩护。"普罗旺斯人答道。

蒂利埃小姐听到那位年轻的检察官挥霍收入的宏论,就换上一副彬彬有礼的神气,年轻的普罗旺斯人和杜托克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小维奈与米纳尔和律师于利安走了,壁炉面前的战场上只剩下德·拉佩拉德和杜托克。

"上层资产阶级,"杜托克对蒂利埃说,"会象往日的贵族一样行事。贵族想要富有的女子为他们的土地上肥,如今的暴发户想要嫁妆来积累资本。"

"这是蒂利埃先生今天早上对我说的。"普罗旺斯人大胆

地说。

“他父亲娶了个夏尔热伯夫家的小姐，”杜托克又说，“于是接受了贵族的观点。他不顾一切要搞到钱财，他妻子的排场象王室一样。”

“哼！”蒂利埃说，心中涌起一种有产者之间的相互嫉妒。“只要拿掉这些人的职位，他们就会重新跌到他们原先出来的地方。……”

蒂利埃小姐织袜子的动作快得象有蒸汽机推动一般。

“该您来了，杜托克先生。”米纳尔太太站起身来，“我脚冷，”她走到火炉边说，头巾上的金线在“明星”蜡烛①的照耀下犹如焰火一般。那些蜡烛要照亮这么宽敞的客厅实在是力不从心。

“那代理检察官不过是圣冉之流人物。”米纳尔太太望着蒂利埃小姐说。

“您说是圣阿尔让②吗？”普罗旺斯人问，“真是妙不可言，夫人。……”

“夫人向来妙语连珠。”美男子蒂利埃说。

柯尔维尔太太审视着普罗旺斯人，把他与小菲利翁相比较。小菲利翁正与莫黛斯特谈天，对周围发生的事毫不理会。这正是对这位奇人加以描绘的时机，这人将在蒂利埃家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并且对艺术大师的称号完全当之无愧。

---

① 一种廉价的蜡烛。

② 圣冉，意为微不足道之辈。德·拉佩拉德故意说成圣阿尔让。法文“阿尔让”意为金钱，暗指维奈为钱而来。

在普罗旺斯，尤其是在阿维尼翁港，有那么一类人，头发金色或栗色，脸色柔和，眼睛几乎是亲切的，瞳仁是软弱、沉静或有气无力的，不象寻常看到的南方人那样炯炯有神、热烈而深邃。顺便指出，在科西嘉人当中，性情暴躁易怒的危险人物往往是金色头发、表面上安安静静的人。那些面色苍白、相当肥胖，绿眼睛或蓝眼睛，目光近乎混浊的人，是普罗旺斯人里面最坏的一种。夏尔-玛丽-泰奥多兹·德·拉佩拉德正是这个人种的完美典型。他们的身体值得从医学和生理哲学的角度详加研究。他们身上有一种胆汁，一种苦辛的体液在流动，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能够做出残忍的举动。这表面上是一种冷静的行为，实际上却是体内一种兴奋状态的结果，这种状态与他们几乎是淋巴质的躯壳、与他们安静和善的目光是水火不能相容的。

那位年轻的普罗旺斯人是在阿维尼翁附近出生的，他中等身材，体格匀称，略显肥胖，肤色没有光泽，既不灰暗，也不红润，而是明胶状的，只有这个比喻才能给人一个关于这个绵软乏味的躯壳的概念，这个躯壳下面隐藏着与其说充满活力不如说在某些特定时刻具有不可思议耐力的神经。淡蓝色冰冷的眼睛在平时状态显出一种骗人的忧郁神情，对于女性来说这具有极大的魅力，……前额漂亮，不乏高贵之处，与那稀疏细柔的浅褐色头发十分相称，发尖自然地略微鬈曲。鼻子不折不扣是一只猎狗的鼻子：扁平、鼻尖分开，好奇、聪明、爱刨根究底，总是嗅东嗅西，不是和蔼的而是嘲讽的表情。但是，他性格中的这两方面特点丝毫没有显现，要等到这位青年失

去自制、暴怒起来，才会迸发出他那挖苦人和使得他那些恶毒的笑话成倍增长的才智来。嘴弯得十分好看，嘴唇是石榴红的，似乎是他那近乎甜美的嗓音的绝妙工具。泰奥多兹总是用中音说话，他的嗓音在中音区近乎甜美，在高音区可就象一面破锣那样刺耳了。那种假声正是他在神经质和发怒时候的嗓音。他的脸是椭圆的，由于自我克制而毫无表情。他的风度与他面部僧侣般平静的表情一致，谨慎持重、合乎礼仪，但他举止随和可亲，前后一贯，他并不巧言令色，却不乏某种魅力，而等他一离去，这种魅力就显得不可理解。发自内心的魅力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借助于技巧的魅力和辩才则只能获胜于一时，它不惜任何代价取得效果。然而在私生活中又有多少明眼人能对此加以分析比较？俗话说：等到普通人能够识破其手法，生米早就煮成熟饭了。在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身上，一切都与他当时的性格相一致，他按照自己的志趣，致力于慈善事业。“慈善”是能够解释慈善家的唯一字眼。

泰奥多兹热爱人民，他把这与对人类的爱割裂开来。犹如园艺家醉心于玫瑰、大丽菊、康乃馨、天竺葵，而对不合他们心意的品种不屑一顾，这位年轻的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①]属于工人、属于无产者、属于圣雅各城区和圣马尔索城区的贫苦民众。强者、陷于困境的天才、资产阶级当中沦落的、羞于启齿的穷人，都被他排除在慈善的范围之外。所有躁狂

---

① 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1747—1827），复辟时期著名的反对派贵族议员，慈善家，此处带嘲讽意味地指泰奥多兹。

症患者的心都象是分格的盒子，里面分门别类地放着各种药丸，他们的箴言是Suum Cuipue tribuere①，各种义务铢两悉称。某些慈善家只怜悯蒙冤的囚犯。这种慈善的基础当然是虚荣心，但那位年轻的普罗旺斯人却是出于某种盘算，他是在演戏，是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为幌子的虚伪，他的演技炉火纯青，任何演员都望尘莫及。他并不攻讦富人，但也不屑去理解他们，他容忍他们。依照他的看法，每个人都应该享受自己的成果。他说他曾经是圣西门的狂热信徒，不过，这种错误应该归因于他太年轻，现代社会只能建筑在继承权的基础上。他和他家乡的所有人一样，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一大早就去望弥撒，并且对人隐瞒自己的虔诚信仰。与绝大多数慈善家相似，他省俭得可鄙，所能给予穷人的也仅仅是他的时间，建议和辩才，还有从富人手里为他们募来的捐款。他的全副行头就是长统皮靴和一套穿得缝线已经发白的黑呢衣服。造化为泰奥多兹帮了大忙，没有给予他那种南方人的男子气而又清秀的美，那种美会引起旁人想象上的要求，一个男子是万难适应那些要求的，而他则只需稍下功夫便能讨人喜欢，他能随心所欲地让人觉得他仪表堂堂或相貌平常。

自从他成为蒂利埃家的房客，他还从未敢象那天晚上那样大声说话，并象刚才与奥利维埃·维奈交谈那样语惊四座。但泰奥多兹·德·拉佩拉德也许并不懊恼自己走出了原先藏身的阴暗角落。况且，他确实有必要打发走那个年轻的检察官，

① 拉丁文：给予每人应得的一份。

就象先前米纳尔夫妇断送了诉讼代理人高德夏一样。代理检察官不乏高超的见解，他也和所有高超的人一样，未能降低到可以看清那些小市民的蜘蛛网上的蛛丝的程度，于是象只苍蝇一样，一头撞在几乎看不见的罗网里。泰奥多兹引他钻进圈套的狡计，连比奥利维埃更能干的人也提防不了。

在结束这位穷人律师的肖像画时，追述一下他住进蒂利埃家之初的某些情况是不无用处的。泰奥多兹是一八三七年底来的，当时获得法学学士文凭已有五年，正在巴黎见习律师业务，但是有些他讳莫如深、鲜为人知的情况使他不能在巴黎律师名册上注册，而仍然是个见习律师。然而，他一旦住进四楼的小套间，有了他那高贵的职业所绝对必须的一应家具（这也是律师公会的要求，它是不会接纳一个没有象样的工作室和藏书，并让人检查这些东西和住处的新同仁的），泰奥多兹·德·拉佩拉德也就成了巴黎王家法院的律师。

他把整个一八三八年都用于实现这一地位的转换。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早上在家用功到午饭时分，有时则去法院旁听重大案件。据杜托克说，他与杜托克的结交颇费周折，书记官杜托克介绍给他圣雅各城区的几位穷人，由他在法院义务为他们辩护，他还让诉讼代理人照管他们的事务。按照诉讼代理人公会的章程，诉讼代理人轮流办理赤贫者的事务。由于他只接手有十分把握的官司，结果打一场胜一场。他与几位诉讼代理人的交往使他因这些值得称赞的特点在律师界同人中崭露头角。这使他得以参加见习律师练习辩护的定期会议，继而在同业公会注了册。那以后，也就是在一八三九年，他成为

治安法院的穷人律师①，继续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受过泰奥多兹恩惠的穷人对门房表达了自己的感激和赞赏，尽管年轻的律师曾叮嘱他们不要加以宣扬。门房又把这些赞辞大量报告给房东。所以在那一年，蒂利埃一家由于房客中能有这么一个令人称道的慈悲为怀的人物而大为高兴，他们想把这样一个人物罗致到自己的沙龙，便向杜托克打听他的情况。书记官完全是一派妒贤嫉能的说法，虽然也讲几句公道话。他说这位青年极其吝啬。“可是这也许是因为他太穷了，”他又说，“此外我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他出身于拉佩拉德家族——阿维尼翁的一个古老家族。他是来探望一位据认为是家财万贯的伯父的，结果在这位伯父死后三天找到了他的住处，他的动产全部偿付了丧葬费用和债务。死者的一位朋友给了这个贫苦的青年一百路易，要他学习法律，以后进入司法界。这一百路易就是他在巴黎三年间的开销，他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他从来未能见到也未能发现他的不知名的恩人，他是一八二九年冬来到巴黎的，到了一八三三年，那穷大学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他和所有的学生一样，从事政治和文学，一度还不至陷于赤贫。他丝毫不能指望他家，他父亲是那位在麻雀街去世的伯父最小的弟弟，家里有十一个孩子，靠一小块名叫康夸勒的地产过活。他后来进了一家支持政府的报社，报社发行人是有名的赛里泽。此人在王政复辟时期因接近自由派遭受迫

① 穷人律师是前朝遗留下来的一种称呼，在一七八九年以前，律师团体指定一个成员为穷人辩护并提供咨询；其薪金一般由慈善基金会支付。

害，新左派则因为他支持现政府而不肯饶恕他。由于如今的政府很少保护其忠诚的仆人(有吉斯凯①事件为证)，共和党人终于使赛里泽破了产。我说这个是为了让您知道为什么赛里泽会到我的书记室里当了收发。……”

“在他官运亨通，当上佩里埃政府主办的报纸的报社发行人，与《论坛报》及其他煽动性报纸两军对垒的时候(他归根结底还是老实人，只是有点太贪女色、美食和玩乐)，他曾对泰奥多兹非常有用。泰奥多兹当时主编政治专栏，若不是卡西米·佩里埃去世，这个年轻人会被任命巴黎代理检察官！一八三四年和一八三五年，他尽管很有才能，还是再度潦倒了，因为他与支持政府的报纸的瓜葛对他不利。‘要不是我的宗教原则不许可，’他曾对我说，‘我早就跳塞纳河了。’后来，看来他伯父的朋友获悉他的破落，他收到一笔足以使他得到律师职位的钱，然而，他始终不知道那位神秘的恩人的姓名住址。不管怎样，在他那种条件下，节俭是可以谅解的。而且，他拒绝接受穷人的赠与，这是极有骨气的。那些穷人由于他的竭诚努力才打赢了官司。他看见有人在无力支付强加于他们的不公正的诉讼的费用的穷苦百姓身上打主意，就非常愤慨。哦！他会发迹的，如果见到这个小伙子青云直上，我决不会感到意外。他坚韧不拔，刚正不阿，又奋发有为！很用功，很勤奋。”

---

① 吉斯凯(1792—1866)，佩里埃银行的股东，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六年任巴黎警察局长，一八三六年被解职后当了行政法院审查官，一八三八年被控渎职，虽然胜诉，不久仍被解职。

尽管蒂利埃一家对德·拉佩拉德先生殷勤招待，他却不常去蒂利埃家。可是，当他们责备了他的矜持以后，他开始时常露面，终于每星期日必到了。他被邀请参加一切重大宴会，成了这家的常客。有时，他和蒂利埃谈到四点左右，他们就强留他不拘礼节“吃一顿便饭”。蒂利埃小姐心想：“这样我们就能让他吃顿好饭，可怜的年轻人！”

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人们肯定注意到过，但可以说从未有人加以表述，公之于众，那就是有些从青年到老年社会地位渐次上升的人身上，表现出一种当初的习惯、精神和举止复归的现象。比如蒂利埃从精神上来说又变成了门房的儿子，他又重复他父亲说过的某些笑话，总之在他生活的河面上又泛起了往日的泥沙。每月总有五、六次，当肉汤做得很可口时，他就把勺子往空碟上一放，象初次讲这个笑话似地说道：“这比吃一脚还香，哪怕吃到了脚骨里头！……”泰奥多兹本来不了解他，第一回听到这句笑话时不禁哈哈大笑，这使蒂利埃，美男子蒂利埃的虚荣心得到从未有过的满足。从那以后，泰奥多兹总是以狡狯的微微一笑来回答这句笑话。这个小小的细节可以使人明白，为何就在泰奥多兹与年轻的代理检察官交锋的晚会的那天早上，在花园里欣赏冰封雪冻的景致时，他会对蒂利埃说：“您的才智比自己所想象的要多得多！”而后者则这么回答：“在任何其他行当里我都会大有作为的，我亲爱的泰奥多兹，可是皇帝的垮台断送了我在行政机关的前程。”

“来日方长呢！”年轻的律师说，“您看柯尔维尔那个跑江湖的凭什么就得到了十字勋章呢？”

这下子，德·拉飒拉德先生触到了蒂利埃的痛处，他瞒过了所有的人，连他姐姐也不知道。然而，喜欢研究这帮小市民的年轻人却猜到了折磨着前副处长的内心秘密愿望。

“您经验丰富，如果您看得起我，依我的主意行事，特别是别把我们的协约告诉任何人，甚至不告诉您的好姐姐，除非得到我的同意，那么，我就保证让您在全街区的欢呼声中被授予勋章。……”

“噢！假如大功告成，”蒂利埃叫道，“您不知道我会对您怎么……”

这也就可以说明，何以刚才泰奥多兹竟敢把自己的见解说成是蒂利埃的见解，而使蒂利埃洋洋自得起来。

在艺术上，也许莫里哀在把答尔丢夫永远列为喜剧演员的同时，就使虚伪成为一门艺术了。艺术有其登峰造极的顶点，一般才能可以达到这个顶点的下方，惟有天才方能达到顶端。而天才的作品与有才能的作品区别极微，也惟有天才方能估量拉斐尔与科雷琪，提善与卢本斯①之间的差距。庸人甚至经常会在这个问题上颠倒错乱。天才的印记是一种表面上的平易。总之，他的作品必须乍看上去平平常常，因为它总是自然天成，即使其主题极其高深。许多农妇抱孩子的姿势就象著名的德累斯顿圣母马利亚一样。一个具有泰奥多兹那种水平的人，其艺术的极致，就是使人过后谈起他时都说：“人人都会上他的当的！”然而，在蒂利埃沙龙中，他见到矛盾微露

① 拉斐尔（1483—1520）、科雷琪（1494—1534）、提善（1490—1576）、卢本斯（1577—1640）均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

端倪，他猜到柯尔维尔具有天生艺术家的洞察力和批判的眼光，他知道柯尔维尔不喜欢自己。柯尔维尔由于一些无须说明的情形，其拆字占卜术得到了酬报，屡次拆字占卜无不一一应验。在办公室里，大家为可怜的奥古斯特-冉-弗朗索瓦问卜时，他拆出了“我发了那么一大笔财”的预言。大家都取笑他。然而十年后事实证明这个预言的正确。泰奥多兹拆出的是个凶卜。关于他妻子的卜辞使他不寒而栗，他从不告诉别人，因为弗拉薇·米诺莱·柯尔维尔拆出来是：“柯。老太太姓氏受玷远走高飞。”

泰奥多兹已经几次试图接近这位乐天派的区政府秘书，却被拒之千里，其冷淡程度与这个情感外露的人显得格格不入。牌局终了，柯尔维尔把蒂利埃拉到一扇窗子面前谈了一会，对他说：“你让这个律师在你家插足太深，今天晚上，他成了左右谈话的中心人物。”

“谢谢，我的朋友，有备无患。”蒂利埃答道，心里却在嘲笑柯尔维尔。

泰奥多兹此刻正与柯尔维尔太太聊天，眼睛却在打量那两位朋友。他凭着一种女性常有的预感（这种预感使她们在客厅的一头便知道另一头什么时候在议论她们，是好话还是坏话），猜到柯尔维尔正试图在懦怯糊涂的蒂利埃心目中伤害他。

“夫人，”他在那位虔诚的信女耳边说道，“请相信我，这里能够认识您价值的唯有我一人。您是明珠落到了污泥之中，您不到四十二岁——妇女的年龄应该以她们看上去有多少为

准——而许多三十岁的女人也比不上您，她们若有您的身段和这张绝色的脸，都将高兴不已，然而爱情在这张脸上经过而从未使您满足。我知道，您已经献身上帝，而我太虔敬，除了成为您的朋友不敢有其他念头，但您献身上帝的原委却是因为您从未找到一个与您相匹配的人。总之，您被人爱过，却从未感到被人崇拜过，我猜到了这一点……您的丈夫没有为您谋得一个与您的价值相称的地位，他恨我，似乎猜到我在爱您，他阻碍我告诉您，我发现的一个途径，可以使您跻身您所应得的社会地位。……不，夫人，”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今年，在我们可怜的圣雅各高路街作封斋布道的不是龚德兰神甫，而是埃斯蒂瓦尔先生。他是我的同乡，专为穷苦阶级布道，您将听到就我所知最为动人的讲演，一个外表不怎么讨人喜欢的教士，但他的灵魂……”

“这么说，我的希望将要实现了，”可怜的蒂利埃太太说，“我从来没有听懂过那些有名的传道师的讲演！”

蒂利埃小姐干燥的嘴唇上浮起一个微笑，另外几个人也微笑起来。

“他们太注重神学论证，很久以来，我就有这种看法，”泰奥多兹说，“但我从不谈论宗教，如果不是柯尔维尔太太……”

“这么说，在神学中也有论证？”数学教师冷不丁天真地问。

“我不认为您是当真不懂。”泰奥多兹看着费利克斯·菲利翁说。

“我儿子，”老菲利翁见蒂利埃太太苍白的脸上露出痛苦

的神色，便步履沉重地赶来营救儿子。“我儿子把宗教分为两类，从人的角度和神的角度，传统和推论的角度加以考察。”

“真是异端邪说，先生。”泰奥多兹答道，“宗教是不可分割的，首先要的是信仰。”

老菲利翁被这句话噎得无言以对，他看着妻子，指了指挂钟说：“是时候了，亲爱的。”

“哦！费利克斯先生！”莫黛斯特在老实的数学教师耳边说，“您不能象帕斯卡尔和博叙埃一样，既博学又虔诚吗？……”

菲利翁家那些人告辞了，柯尔维尔一家也随之离去，此处很快就只剩下杜托克、泰奥多兹和蒂利埃一家了。

泰奥多兹对弗拉薇的恭维是有点陈词滥调，不过要注意，泰奥多兹是在尽量缩小与这些思想庸俗之辈的距离，他附和他们的观点，使用他们的语言，这一点对故事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他喜欢的画家是皮埃尔·格拉苏，而不是约瑟夫·勃里杜；喜欢的书是《保尔和维吉妮》；当代最伟大的诗人是卡西米·德拉维涅；照他的看法，艺术的首要使命是实用性。帕尔芒杰①，那位土豆的作者，胜过三十个拉斐尔；“穿小蓝大衣的人”②在他眼里便是一位慈善的修女。蒂利埃的这些说法，他不时地加以引用。

“这个费利克斯·菲利翁是个十足的当代学院派人物，是把上帝丢在脑后的科学造就的产物。我们向何处去？惟有宗

① 帕尔芒杰（1737—1813），药剂师和农学家。

② 指埃德姆·尚皮翁（1764—1852），典型的以慈善来沽名钓誉的慈善家。

教才能救法国，因为只有对于地狱的恐惧才能使我们摆脱家家户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蚕食着最殷实的家产的家庭盗窃。你们家家都有一场家庭战争。”

他发过这番使布里吉特印象深刻的、巧妙的议论，便向蒂利埃家的三个成员道过晚安，告辞出来，杜托克也跟着走了。

“这个年轻人真有能耐！……”蒂利埃格言式地说道。

“是啊，真是这样！”布里吉特一面熄灭灯盏一面应道。

“他有宗教信仰。”蒂利埃太太说，她第一个走出去。

“先生，”他们走到了矿业学校，菲利翁见街上无人，便对柯尔维尔说：“我是从善如流的，但我无法不认为，那位年轻的律师在我们的朋友蒂利埃家里以主人自居。”

“我本人的看法是，”柯尔维尔答道，他和菲利翁在他妻子、莫黛斯特和菲利翁太太后面走着，那三位女士挨在一起走着。“这是个伪君子，我不喜欢这号人，……他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一钱不值。对于我来说，伪君子就是骗子，而且是为欺骗而欺骗，以行骗为乐而行骗，才免得手生。这就是我的看法，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我理解您，先生。”菲利翁挽住柯尔维尔胳膊说。

“不，菲利翁先生。”弗拉薇以一种娇滴滴的假声说道，“您不理解柯尔维尔，我却很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最好到此为止。……这种话题不能在马路上、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在一个姑娘家面前乱讲。”

“你说得对，我的妻子。”柯尔维尔说。到了两教堂街，菲利翁该走另一条街了，大家道过晚安，费利克斯·菲利翁对柯

尔维尔说："要是给您的儿子弗朗索瓦好好加一把劲，他也许能进综合理工学院，我可以帮助他今年达到参加考试的水平……"

"那真是求之不得了。谢谢，我的朋友。"柯尔维尔说，"我们下回再谈。"

"很好。"菲利翁对儿子说。

"这倒不笨。"他妈妈叫道。

"你们想到哪里去了？"费利克斯问。

"这不是在讨好莫黛斯特的父母吗？"

"我要是有这种想法，就叫我解不出我的数学题！"年轻的教师喊了起来，"我和柯尔维尔家的孩子交谈，发现弗朗索瓦爱好数学，所以我觉得应该提醒他父亲……"

"很好，我的孩子。"菲利翁一再说道，"我不要求你成为别的什么人。我的儿子正直，有荣誉感，有公私生活的道德，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柯尔维尔太太等女儿睡去之后，对丈夫说：

"柯尔维尔，没有透彻了解一个人，就不要那么武断地发表看法。你在说伪君子① 的时候，我知道你是指教士，我请求你在女儿面前收起你对宗教的看法。我们有权牺牲自己的灵魂，但无权牺牲子女的灵魂。你想要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做你的女婿吗？……现在，我的小猫，我们仰赖所有的人，我们要养活四个孩子，你能说什么时候你用不着这人或那人吗？

---

① 法语中的伪君子与耶稣会士是同一个词。

所以不要树敌，你没有仇人，你很随和，而且你的随和成了一种魅力，靠着这点长处，我们的日子才混得还算可以！……”

“够了！够了！”柯尔维尔把衣服扔在一把椅子上，解开领带。“我错了，你是对的，我美丽的弗拉薇！……”

“你一有机会，我的大绵羊，”狡猾的长舌妇拍拍丈夫的脸颊说，“就对那个小律师表示一下敬意。这是个滑头，要让他为我们所用。他在做戏，嘿，你就跟他做戏，装做被他骗过。他如果很有才能，有前途，就和他交朋友。你以为我愿意看着你老呆在你的区政府里吗？”

“过来，柯尔维尔妈妈！”喜歌剧院前任双簧管手笑道。他拍拍自己膝盖，让妻子坐在上面。“过来暖暖小脚丫，聊聊天好吗？……我看着你就益发相信这个真理：女人的青春在于她们的身段，……”

“和她们的心……”

“在于这两者，”柯尔维尔又说，“轻盈的身段和沉重的心，……”

“不对，大笨蛋！是深邃的心。”

“你的妙处在于保持了皮肤的白皙而无须求助于肥胖，……而你骨架子又小，……听着，弗拉薇，我如果再次投生，也除了你不要别的女人。……”

“你知道，我一直是偏爱你胜过其他人的，……真倒霉，大主教死了，你知道我想让你干什么吗？……”

“不知道。”

“巴黎市一级的职务，一个有一万二千法郎收入的位子，

比如在市府或普瓦西的出纳处当个出纳员，要不就当个代理人①。”

“这几个位子对我都很合适。”

“那么，假如那个恶魔律师有点办法（他很善于周旋），我们就对他手下留情，……我去试探一下，……让我来好了，……特别是不要妨碍他在蒂利埃家玩的把戏。……”

泰奥多兹触到了弗拉微·柯尔维尔心中的痛处，这或许也是对于妇女生活的一个综合的概观。关于这一点应当加以说明。

上了四十岁的女人，尤其是尝过爱情的毒苹果的女人，会感到一种庄严的惊恐，她发现有两件东西正在死去：一是她的肉体，二是她的心灵。如果按最世俗的观点将女人分为两大类，分别称之为有节操的和有罪的，那么可以说，从四十这个可怕的数字开始，她们全都感觉到一种极为强烈的痛苦。或因服从天命，或因将愤懑埋在心底或神坛脚下，她们恪守妇道，然而天性的欲望却落了空，她们不无惊恐地想到一切都已完结。这种念头隐藏之深显得奇特而似恶魔所为。有时，她们会做出惊世骇俗的叛教行为，其原因盖出于此。而她们中间不守妇道的则处于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境地，或以疯狂或以死亡告终，或者其情欲增长到与处境相等的地步。这种危机的进退两难在于：或者她们得到幸福，过着一种淫逸的生活，于是只能呼吸这种香烟弥漫的空气，在这种温柔乡里忙

---

① 当时国家设置的职务，负责在公共市场拍卖批发商品。

乱，在这种气氛中奉承成了爱抚，她们如何能够放弃这种生活？或者——而那是一种少见的极为奇特的现象——她们在追逐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幸福时，只得到一种使人厌倦的欢乐，她们在这场狂热的追逐中被虚荣心的满足所刺激，在这场赌博中象输红了眼、象下双倍赌注的赌徒那样不甘罢休，对于她们，这仅存的风韵就是她们在赌博中孤注一掷的最后一笔赌注了。

"您曾经被人爱过，却从未被人崇拜过！"泰奥多兹的这句话，和他那不止看透她的心思而且看透她的一生的目光，道出了她这个谜语的谜底，弗拉薇感到被他猜中了。那律师讲了些文学作品中的陈词滥调。但是，纯种马既已被击中痛处，那么，究竟马鞭是出自哪个厂家、属于什么种类又有什么关系？

抒情诗在弗拉薇本身而不在对她唱的颂歌里，正如声音可以造成雪崩，但又不等于雪崩。一个青年军官、两个纨袴子弟、一个银行家、一个笨拙的青年，还有可怜的柯尔维尔，都是些可怜的尝试。在她的生活里，她曾一度得到过幸福，但她当时却不曾意识到，后来死神就匆匆打断了弗拉薇曾经为之心醉的唯一爱情。两年来，她聆听宗教的教诲。宗教对她说，教会和社会都不讲幸福、爱情，而只讲义务和服从。对于这两大势力来说，幸福就在于完成困难或代价高昂的义务所带来的满足，而且，报偿还不在今生今世。然而，她听见自己心里另有一种大声疾呼的声音，由于她的信教只是一种必要的面具，并非真心皈依，她不脱下面具是因为她从中看到了一条门路；由于她真假参半的虔诚是一种适应未来的方式，她呆在教会

就象呆在树林的交叉路口，坐在一张长凳上读着路标，在夜幕降临之前等候着偶然的机缘；所以，她听到泰奥多兹一语道破她的隐情，而且没有加以利用，却单刀直入地闯进她的内心世界，向她担保实现她那倾覆了七、八次的空中楼阁，她的好奇心不由得大受刺激。

入冬以来，她就发现泰奥多兹在暗中仔细观察研究着她。她曾不止一次穿起她那条有黑色花边的灰色马海毛连衫裙，和马林①花边女帽，以便显示她的长处，而男人总能知道什么时候女子是为他们而打扮的。帝政时代的美男子却以粗俗的赞词残酷地刺伤了她的心，她是沙龙的王后，而那个普罗旺斯人聪明的一瞥其含义却远胜过千言万语。弗拉薇等他表白爱情等了一星期又一星期。她思忖道："他是知道我家业败落，一文不名，还是真的笃信上帝？"泰奥多兹不愿操之过急，他象个灵巧的乐师，在他的交响乐中他该鸣锣的地方做了个记号。他见柯尔维尔在蒂利埃面前说他坏话，便将自己三、四个月以来研究弗拉薇的为人而精心准备好的法宝祭了起来。就象那天早上在蒂利埃身上奏效一样，他又一次取得了成功。上床时，他想道："那女人是向着我的，她丈夫容不得我，这会儿，他们正在争执，而我是最强者，因为她要她丈夫怎样就能怎样。"普罗旺斯人弄错的是，根本不曾有过什么争执，柯尔维尔正睡在他亲爱的小弗拉薇身边，弗拉薇则在心里想："泰奥多兹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

① 马林，比利时城市，以其出产的精致花边闻名。

包括拉佩拉德在内的许多人，是由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大胆或艰巨，而显示出他们高人一筹的，他们为事业而使出的劲头使他们肌肉鼓胀，他们竭尽了全力。然后，他们或大功告成，或一蹶不振。此时，大家才大为诧异地发现，他们渺小、平庸、精疲力竭。泰奥多兹在两个左右莫黛斯特命运的人头脑中激起必将越来越大的好奇心之后，又装成忙人。约有五、六天功夫，他早出晚归，以便等到弗拉薇的欲望达到不顾礼仪的程度时再和她见面，并且迫使那位老美男子找上门来。第二个星期天，他几乎十拿九稳会在教堂遇到柯尔维尔太太。果然，他们在同一时刻出来，在两教堂街相遇了。泰奥多兹伸出胳膊让弗拉薇挽着，弗拉薇让女儿同阿那托尔在前面走。那小孩当时十二岁，将来要进神学院学习，所以当时正在巴尼奥勒的学校接受初步的教育。当然，菲利翁的女婿看在合家梦寐以求的菲利翁老师与莫黛斯特的婚姻份上，减免了阿那托尔包饭的收费。

"您是否屈尊考虑过我那天笨嘴拙舌地对您谈过的问题？"律师以撒娇的口吻对漂亮的女信徒说，同时温柔而用力地把她的手按在自己心口，他显得在克制自己，违心地做出谦恭有礼的样子。"请别误解我的意图，"柯尔维尔太太瞟了他一眼，那种眼神是惯于谈情说爱的女人的拿手好戏，那表情既可看成是嗔怒，又可看成是心心相印。他又说道，"我爱您，就象爱一个薄命的美人，基督徒的慈善对强者弱者一视同仁，不分厚薄。您聪慧、优雅、标致，天生是上流社会的花朵，哪个男子见到您不会心中充满无限情意！您混迹于这班对您丝毫也

不了解的、俗不可耐的小市民中间，他们甚至不理解您的一举手一投足，目光的流盼或声音的娇媚所表现出来的贵族气派。啊！如果我有钱有势，您丈夫（他是个好人）会成为税务总监，您可以使他成为众议员！可是，我这个可怜的野心家首要的职责就是压制自己的野心，躲在口袋底下，活象家庭里最后一份份额，我只能把胳膊给您，而不能把心给您。我的全部指望就是一门好亲事，请相信，我不但能使我妻子幸福，而且能使她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夫人，只要从她那里获得青云直上的手段。……天气很好，到卢森堡公园去转一圈吧。”走到地狱街柯尔维尔太太房子的街角时，他说。房子对面有条小巷，穿过一座小楼的梯级可以通往公园。那座小楼是著名的沙尔特勒修道院的最后残余。

他挽着的那条胳膊松软无力，表明弗拉薇已经默许。由于她值得施以某种暴力，他便使劲拉着她，补充道："来吧！我们不会总有这样美好的时光。哦！"他说，"您的丈夫在窗口看着我，我们慢慢走吧。"

"对于柯尔维尔先生，您什么也不用怕，"弗拉薇微笑着说，"他给予我完全的行动自由。"

"噢！这正是我曾经梦想过的女人！……"普罗旺斯人喊起来，那种神往的样子和语调专门用来点燃灵魂，也只能出于南方人之口。"对不起，太太。"他敛容说道，又从天堂回到了下界，这个遭贬谪的天使虔诚地仰望着天堂。"对不起，我回到刚才的话题吧。……啊！见到一位本该生活中充满欢乐和幸福的人在受苦，况且是自己也感受过的痛苦，怎能无动于

衷！……您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和您一样，生不逢时。苦难使我们成为姐弟。啊！亲爱的弗拉薇，我初次见到您是在一八三八年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您当时美极了，我常回想起您身穿一条平纹薄花呢连衫裙，图案是苏格兰不知哪个氏族的标志！……那天，我心想：'为什么这个女人会在蒂利埃家，尤其是她为什么竟然会和蒂利埃发生关系，……'"

"先生！……"弗拉薇说，那普罗旺斯人谈话急转直下，把她吓着了。

"嘿！我什么都知道。"他耸了耸肩膀，喊道："嘿！我什么都明白，……而我对您的尊敬并不因此稍减。反正一个丑八怪或是驼背女人永远不会犯这种罪孽。……您得采撷您的风流过错结下的果实，而我将助您一臂之力。莫黛斯特会非常富有，那是您前途之所在，您只能招一个女婿，应当好好择婿。一个野心家会成为大臣，一个蠢才则会使您蒙受耻辱，使您伤透脑筋，使您女儿不幸，他如果丢掉了您女儿的财产，一定找不回来。而我是爱您的，"他说，"我对您的爱没有止境，您超然于那些傻瓜为之纠缠不清的一大堆琐屑的顾虑之上。我们能够取得一致吗？"

弗拉薇目瞪口呆，不过她颇为这番极端坦率的表白所动，她心想："这人倒并不遮遮掩掩，……"但她承认，从来没有人能象这位青年一样使她激动和深受震动。

"先生，我不知道谁使您对我的生活产生了误解，也不知道您有什么权利……"

"哦！对不起，夫人。"他鄙夷地冷冷答道，"我梦想过，……

我心想：'她要么是这样的人，要么是徒有其表，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您将永远呆在地狱街那五层楼的房间上面了。'" 他指着柯尔维尔那套房间的窗口，以一个有力的手势加强这句话的语气。从卢森堡公园的大路上可以看到那些窗子。他们在路上散步，周围空寂无人，这片空旷的土地孕育过多少年轻人的野心！"我刚才坦率直言，意在换取您同样的坦率。我曾经忍饥挨饿，夫人，我仅仅靠两千法郎活了下来，学了法律，在巴黎获得了法学学士的学位。我当年口袋里装着五百法郎由意大利门① 走进巴黎，象我的某位同乡② 一样，发誓有朝一日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人物，……一个曾在饭店的废物箱里寻觅连小贩也不要的食物的人，……是不会忌惮任何不可告人的手段的，……嘿，您以为我是人民的朋友，……"他微笑道，"名望这个玩意儿需要一个传声筒，单凭自己的嘴巴是没人听见的，而没有名望单有才能又管什么用！穷人的律师会变成富人的……律师，……我这还不够推心置腹吗？您愿意对我说知心话吗？……对我说：'咱俩交个朋友吧'，那么我们总有一天都会幸福的。……"

"上帝啊！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让您挽我的胳膊？……"弗拉薇叫起来。

"因为这是您命里注定的！"他答道，"喂，我亲爱的弗拉薇，"他把她的手压在自己心口上说，"您以为我会对您说些陈

---

① 意大利门是巴黎城南的一个门。

② 指梯也尔(1797—1877)，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他也是普罗旺斯人，其野心与手段，尤其是同岳母的关系，均与泰奥多兹极为相似。

词滥调吗？……我们是姐弟，……如此而已。”

于是，他挽着她回到小巷走回地狱街去。强烈的刺激往往使女人得到满足，弗拉薇在满足之余却有点害怕，她把这种害怕看作一种新的情欲所引起的畏怯，但她感到受了蛊惑，默默无言地走着。

“您在想什么？……”走到小巷中段时，泰奥多兹问她。

“想您刚才对我说的一切。”她答道。

“可是，”他说，“在我们这种年龄，是无须什么开场白的，我们不是小孩子，而且又都处在一种应当有默契的地位。总之，请您明白，”走到地狱街时他又说，“我完全由您支配……”

于是，他深深地鞠了个躬。

“马蹄铁已经烧红了！[①]”他目随着被他打懵的猎物暗自想道。

回到家里，泰奥多兹在楼道遇见一个人，这个人可说是这篇故事的潜在人物，好象深埋于地下的基础，巍峨的宫殿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此人大概拉过他家门铃，见他不在，又拉了杜托克的门铃。那普罗旺斯律师见到此人心里一惊，然而，这种深藏的激动却丝毫不曾形诸言表。此人便是杜托克对蒂利埃说起过的书记室缮写员赛里泽。赛里泽只有三十九岁，却象是五十岁的人，因为他被一切催人年老的东西催老了。他没有头发，连褪色泛黄的假发也遮盖不住发黄的头顶。苍白

---

① 马蹄铁匠的行话，意谓马上可以给马钉马掌了。

松弛的面容，皱纹极多，由于鼻子残缺不全，益发显得丑陋不堪。但他的鼻子又不够残缺，否则倒可以用假鼻子来代替。他的鼻子从前额到鼻孔仍是造化原先给他的那种样子，疾病啃掉了两边的鼻翼，只留下两个奇形怪状的窟窿。这使他发音不正，说话不便。他的眼睛原为蓝色，因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夜生活而褪了色，眼圈周围是红的，显示出深刻的变化。他的目光，原是一种狡黠的表情，却能吓坏法官或罪犯，总之，能吓坏那些什么也不怕的人。空空如也的嘴里仅有几颗发黑的牙齿具有威胁意义。唾沫很少，发着泡，泡沫一点不越出苍白的薄嘴唇之外。赛里泽，这个与其说是干瘦不如说是干枯了的小个子男人，企图以服饰来挽回容颜的惨状，他的衣服虽不阔气，却总是干干净净，结果更显得寒酸。他身上的一切无不显得暧昧不清，一切都如同他的年龄、鼻子和目光。如果说，他既是三十八岁又是六十岁，那么，他那条褪了色然而十分合身的蓝裤子则很难说是即将时兴起来还是属于一八三五年的老款式。走了样的皮靴，仔细擦了鞋油，已经重新绱了三次，原先还是很精致的，也许还曾踩过大臣家的地毯。礼服的肋形胸饰遭过多次雨淋，橄榄形的包钮有失体面地露出了里面的白铁楦子，但礼服的款式却表明它当年曾风靡一时。缎子的领结颇为巧妙地掩盖住衬衫，但领结后面可以看见衬衫已被皮带的扣针挂破，缎子则被当年假发还很新的时候挥发出的一种油脂浆硬了。背心倒是不旧，但那是从一个成衣商的货架底处翻出来，以四法郎的价钱买来的。一切都仔细地刷得干干净净，如同那顶发亮的凹凸不平的丝绸礼帽，一切都极为

协调，犹如那副遮住这个下级职员的手的黑手套。这个低级公务员的生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个作恶的艺术家。他起初作恶颇为得手，最初的成功使他忘乎所以。他继续以合法的语言措辞编织污人名声的罗网。他背叛主人，成了一家印刷厂的厂长；作为一家自由派报纸的报社发行人，他受过取缔；在外省，王政复辟时期，不走运的赛里泽和不走运的肖韦一样，和英雄梅尔西爱一样，① 成了王朝政府的眼中钉。由于这种爱国主义者的名声他在一八三〇年得到了一个专区区长的位子，六个月之后又被撤了职。但他声称裁决是在未听他申辩的情况下作出的，他不断鸣冤叫屈，终于在卡西米·佩里埃内阁当上了内阁资助的一家反共和党报纸的发行人。后来又离开报社经商，又因经办一个不走运的两合公司而被轻罪法庭判刑。他高傲地接受了这一判决，把它说成共和党的报复，他说共和党因曾在报端受到他的猛烈抨击而对他耿耿于怀，以十箭报一箭之仇。他在一个疗养所度过了刑期。政府当局对于这么一个弃婴堂出身，习性近乎下流，又与一位名叫克拉帕龙的前银行家合伙从事可耻买卖的人物深以为耻，理所当然对他失去了敬重。所以，赛里泽一跌再跌，滚到了社会最末的等级，以致靠着别人仅剩的一点怜悯，才得到了杜托克书记室缮写员的位置。这个人在山穷水尽之时还梦

---

① 肖韦，索米尔的洗染商，一八二二年参与贝尔东（烧炭党人）的密谋，事败，逃往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梅尔西爱，巴黎的缘边织造商，一八二三年三月三日他作为国民自卫军小队长值勤时，勇敢地拒绝执行内阁占多数的保守党人关于驱逐反对派议员曼努埃尔的决定。

想着东山再起，因为他已经一无所有，所以尽可不择手段。杜托克和他因习性下流而臭味相投。在那个街区，赛里泽之于杜托克就象是猎犬之于猎人。赛里泽乘人之危，放出小笔的高利贷，名为短期高利出借，他和杜托克瓜分收益，这个昔日的巴黎流浪儿成了小摊贩们的银行家，手推车商贩们的贴现商，两个城区的蛀虫①。

“正好，”赛里泽见杜托克打开门，便说道：“泰奥多兹既然回来了，就上他家去吧！……”

那穷人的律师让这两个人在他前面走，三人穿过一个方砖铺地的小房间，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光线透过薄纱窗帘，照得红色的地板蜡闪闪发亮，照见一张简朴的核桃木圆桌，几把核桃木椅子，一个核桃木食品柜。从那里走进一间挂有红窗帘的小客厅，桃心木和乌得勒支丝绒的家具。正对窗户的墙壁放着一只书橱，里面全是法律学的书籍。壁炉台上摆着俗气的装饰品：一台有四根桃心木圆柱的座钟，一对带玻璃罩的烛台。这三个朋友到书房一个煤炉的炉火跟前坐下，那是这位初出茅庐的律师的书房：一张办公桌，一把扶手椅，窗上挂着绿绸窗帘，一条绿色地毯，几个文件架，一张供暂时歇息的小床，床的上方是一幅衬以绿绒底子的象牙基督雕像。显然，这套房间的卧室和厨房的窗口朝着院子。

“喂！”赛里泽说，“怎么样？咱们混得还不错吗？”

“还可以。”泰奥多兹答道。

---

① 指圣雅各区和马尔索区。

“我想出了摆布蒂利埃那个傻瓜的办法，……”杜托克嚷道，“你们该承认那是个绝妙的主意！”

“是的，可是我也没有白吃干饭。”赛里泽叫道，“我今天早上来给你们一根拴住那个老小姐的绳子，让她象小狗一样乖乖地跟着你们走，……别搞错了，蒂利埃小姐在这件事情上举足轻重：争取到她，就大功告成了。……象咱们这样的强者，说话要言简意赅。你们知道，我以前的合伙人克拉帕龙是个笨蛋，他一辈子都将和过去一样是块笑料。这阵子他给巴黎的一个公证人充当契约出面人，那个公证人和一些承包商合伙，现在双方全都破了产。上当的是克拉帕龙，他以前从来没有破过产，万事总有个开端。如今他躲在我那母鸡街的破屋里，谁也甭想找到他。我的克拉帕龙急疯了，他一文不名。在即将被拍卖的五、六座房子中却有一座是珍品，全用方石砌成，坐落在玛德莱娜附近，上面精雕细镂，巧夺天工，但因尚未完工，最多花十万法郎就能到手，再花两万法郎上去，两年之内就能有约四万法郎的年金。给蒂利埃小姐帮这么一个忙，就能成为她的宝贝儿，咱们可以使她以为每年都能碰到一些类似的机会。对于虚荣的人，满足或威胁其自尊心就能把他们抓在手心；至于吝啬鬼，掏空或装满其钱包就能左右他们。而归根结底，为蒂利埃老小姐效劳也就是为咱们自己效劳，所以应当给她这个甜头。”

“那个公证人，……”杜托克说，“为什么听其自然呢？”

“嘿！杜托克，正是那个公证人救了我们！他不得不卖掉他的事务所，况且他的事务所也破产了，他给自己留下这份蛋

糕。他相信傻瓜克拉帕龙的正直，委托他为自己找个名义上的买主，因为他应当既相信人又小心从事。我们会教他相信蒂利埃小姐是个诚实的小姐，她把名字借给可怜的克拉帕龙，克拉帕龙和那个公证人他们俩都会被骗进去的。我早该给朋友克拉帕龙回报这么一个小花招了，他曾让我在他的两合公司案子中承担全部责任，我们被库蒂尔狠狠收拾了一顿，你们可别落到那种处境。”说着，他那憔悴的眼睛闪过一道恶魔般的仇恨的目光。“我说完了，诸位老爷。”他放粗嗓门补充了一句，这声音完全由他的鼻孔里出来，他摆出一副戏剧性的架势，因为他在穷极潦倒时当过戏子。

赛里泽的最后一段唱词结束后，一片沉寂，让人听到几声门铃，泰奥多兹奔到门口。

“您是否始终对他满意？”赛里泽对杜托克说，“我发现他有一种神情，……总之，我对叛卖行为十分熟悉。……”

“他完全在我们的掌心里，”杜托克说，“我们不必劳神去留意他。不过这话就咱俩讲讲：我本来没有想到他有这么能干，……从这方面说，我们原以为是让一个不会骑马的人骑一匹栗色马，结果这家伙却是一名老赛马骑手！就是这样……”

“让他小心点！”赛里泽喑哑地说，“我吹口气就能叫他象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垮掉！至于您，杜托克老爹，您可以看他如何行事，随时观察他，监视他！此外，我有办法试探他，我可以叫克拉帕龙向他建议甩掉我们，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他了……”

“这倒不错，”杜托克说，“你倒挺精明的。”

“这是我的老行当了，如此而已。”赛里泽说。

这些话是在泰奥多兹去门口的时间里轻声说的。那律师回来时，赛里泽正在打量房间里的一切。

“是蒂利埃，我正等着他来访。他在客厅，不能让他看到赛里泽的礼服，”他微笑着添了一句，“这种胸饰会教他心神不宁的。”

“得了吧！你在接待落难的人，这正是你的角色，……你要钱吗？”赛里泽说着从裤腰口袋里掏出一百法郎，“瞧，瞧，这样挺合适。……”

于是，他把那一叠钱放在炉台上。

“况且，”杜托克说，“我们可以从卧室走出去。”

“好吧，再见。”普罗旺斯人说着打开了由书房通往卧室的暗门。

“请进，我亲爱的蒂利埃先生。”他对帝政时代的美男子叫道。他见蒂利埃走到了书房门口，又过去领着他的两位同伙走过卧室、盥洗室、厨房。厨房的房门就开在楼道上。

“六个月之后，你应当成为莫黛斯特的丈夫，走上飞黄腾达的道路，……你很走运，你没有象我一样两度坐上轻罪法庭的长凳。……第一次是在一八二四年，我被人控告恶意中伤，……为了一系列并非我写的文章；第二次是因为两合公司的红利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好了，好好干吧，书袋子，因为杜托克和我，我们都非常需要我们的三万法郎，加油，我的朋友。”他向泰奥多兹伸出手去时又添了这么一句，使握手成了一种考验。

普罗旺斯人把右手伸给赛里泽，表情热烈地握着他的手。

“我的朋友，你放心，在任何地位上我也忘不了，是你把我救出困境，并且帮我在这里上的马，……我是你们的钓饵，你们却给了我最好的一份，我要是不讲义气，那真比苦役犯里的告密者还下贱了！”

一关上门，赛里泽就凑到锁眼上去看泰奥多兹的脸，可是那普罗旺斯人已经转身去找蒂利埃，他未能见到他的同伙脸部的表情。

在那张脸上显出的不是厌恶，也不是痛苦，而是欢喜，因为他得到了自由。泰奥多兹看到成功的办法日益增加，自信能够摆脱他那些下流的同伙，他全靠了那两个同伙才有了现在的一切。贫困是深不可测的，尤其是在巴黎泥泞的河底，落水的人从这样的河底升到水面时，身上、衣服上无不沾满污秽。赛里泽，昔日的有钱朋友，泰奥多兹的保护人，便是这个普罗旺斯人身上还带着的污泥浊水，而往日两合公司的经理也猜到他在新的必须衣着体面的环境中，想要洗刷身上的污垢。

“喂，我亲爱的泰奥多兹。”蒂利埃说，“我们本来希望每天见到您，但每晚都大失所望。……这星期天是我们家宴的日子，我姐姐和我妻子要我请您来。……”

“我一直很忙，”泰奥多兹说，“所以，我不管是谁连两分钟也无法给，甚至无法给您，而您是我的朋友，尽管我还有话要和您说，……”

“怎么！您对我说过的话难道是认真的？”蒂利埃打断泰奥多兹话头嚷道。

"您要是不来听我们的想法，我就不会那么敬重您了。"拉佩拉德微笑着说，"您当过副处长，因此，您还剩有一点野心，这在您是合情合理的！您想，——我们私下说说——看到一个象米纳尔那样的镀金瓦罐去晋见王上，在杜伊勒里宫招摇过市，或者一个象包比诺那样的人眼看就要当上大臣，……而您这个行政工作的老手，一个有三十年资历、经历六届政府的人，却去种凤仙花。……好了！……我很坦率，我亲爱的蒂利埃，我想激励您，因为您随后就能提携我。好吧，我打算这样：我们将在本区选举一名省议会议员，这个议员应当是您！……而且，"他强调这个字眼说，"也一定是您！……有朝一日改选众议院时，您会成为代表本区的众议员，这要不了很久……，提名您为省议会议员① 的选票，在选举众议员时仍将属于您。请相信我……"

"可是您用什么办法？……"蒂利埃着迷地问。

"您会知道的，不过，让我来进行这个长期而艰巨的事业吧。如果您对于将来所说，所策划，和我们之间所商定的事一有所泄漏，我就撒手不管了，您就另请高明吧！"

"噢，您可以信赖一个原副处长会绝对守口如瓶，我曾有过一些秘密。……"

"很好，但这是对于您妻子、姐姐、柯尔维尔先生、太太都要保守的秘密。……"

"我连脸上的一块肌肉也不会动。"蒂利埃作稍息状说。

---

① 塞纳省议会与巴黎市议会是同一机构，所以下文又说是市议会议员。

“很好！”拉佩拉德又说，“我会考验您的。若要取得被选举权，必须纳一定数额的税，而您却没有缴纳。”

“的确……”

“那好，我对您赤胆忠心，连一桩买卖的秘密也透露给您，使您挣到三、四万法郎年金，外加十五万法郎的本金。……不过，在您家里，一向是您姐姐掌管银钱买卖。您做得对，她正如俗话所说，是世界上最有眼力的女子。所以应当让我把这笔买卖奉献给她，以取得布里吉特小姐的欢心和友谊。这样做的理由如下：假使蒂利埃小姐不相信我的锦囊妙计，我们将会遇到麻烦；其次，由您自己对姐姐讲，把不动产转到您名下是否合适呢？还是由我来对她暗示这个主意为妥。此外，你们俩都可以去评判这桩买卖是否值得。至于我的办法，是这样的：菲利翁拥有本区四分之一的选票，他和洛迪日瓦在这里住了三十年，大家对他们言听计从。我还有个朋友也拥有四分之一选票。圣雅各的神甫德高望重，不无一定影响，因而可以支配若干选票。杜托克和治安法官都与居民们有联系，他会帮我的忙，特别是因为，我并非为自己而行动。最后，还有柯尔维尔，他作为区政府秘书也代表四分之一的选票。”

“您说得对，我可以当选！”蒂利埃叫起来。

“您以为您会当选吗？”拉佩拉德以令人胆寒的嘲讽的口吻说，“那好，您只要去请求您的朋友柯尔维尔帮您的忙，就能看到他会对您说些什么。……选举的胜利从来不是候选人自己，而是他的朋友取得的。永远不能自己为自己要求任何东

西，而应当让别人请求自己接受，显得毫无野心。”

“拉佩拉德！……”蒂利埃站起来抓住年轻律师的手说，“您真是本领高强……”

“远不如您。不过，我也有自己的长处。”普罗旺斯人微笑答道。

“那么，如果我们成功了，我该怎么报答您呢？”蒂利埃天真地问。

“哦，是这样，……您会觉得我太放肆，但请您想想，我心中有一种感情，它使一切行为都变得可以原谅，因为正是这种感情给予我干这番事业的勇气！我爱上了，我把心里话告诉您……”

“爱上谁了？”蒂利埃说。

“您所锺爱的小莫黛斯特。”拉佩拉德答道，“我这种爱情保证了我对您的忠诚，我为自己岳父还有什么不能干的？这是自私自利，这是为自己效劳……”

“嘘！”蒂利埃叫道。

“哎！我的朋友。”拉佩拉德搂着蒂利埃的腰说，“要不是弗拉薇向着我，要不是我知道全部底细，您会跟我说吗？……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您听她的就是了，别对她提一个字。请听我说，我是当大臣的材料，我不愿意配不上她而得到她，所以只有等唱票的那天，您的名字出现的次数足以当选巴黎众议员的时候，您再把她许给我。要想当选巴黎的众议员，就要战胜米纳尔，所以，必须干掉米纳尔，必须保持您的影响，为此就要让莫黛斯特给人以希望，我们要作弄所有的人，……柯尔维

尔太太、您和我，我们有朝一日会成为大人物，……请别以为我是另有所图，我只要莫黛斯特不要嫁妆，仅仅对未来抱点希望。与你们一起过家庭生活，让我妻子生活在你们中间，这就是我的打算。您看，我是没有任何小算盘的。至于您，您当上省议会议员半年之后就会得到十字勋章，而等您成了众议员，您就会得到四级荣誉勋位，…… 至于您在众议院的演说，我们一起来写好了！也许您还必须成为一本涉及道德和政治问题的正经书的作者，比如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慈善机构，比如当铺的改革问题，因为当铺的流弊实在惊人。这样给您的名字加上一个小小的图解，……效果会很好，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区。我对您说过，'您能够得到十字勋章并且成为塞纳省议会议员'，那么，就等您的扣眼上有了一条绶带，等您从市政厅回来的第二天再相信我，再考虑让我成为您的家庭成员吧。然而，我还将做更多的事，我会给您四万法郎年金。……"

"这三件事只要成了一件，您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莫黛斯特！"

"真是一颗明珠！"拉佩拉德仰望天空说道，"我不由得每天为她向上帝祈祷，……她真迷人，而且很象您，……好了，难道还用我来向您列举她的优点吗？哎！我的上帝！这一切是杜托克告诉我的。晚上见，我去菲利翁家替您活动活动。啊！不消说，您远远没有想到把莫黛斯特许给我，……否则您倒会叫我大吃一惊了。这件事要守口如瓶，甚至对弗拉薇也要如此，要等她来对您谈起此事。今天晚上，菲利翁会逼您同意当候选人的。"

“今天晚上！”蒂利埃说。

“今天晚上。”拉佩拉德答道，“除非我没找到他。”

蒂利埃离去时心想：“这难道不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们会永远合作下去。而且，说真的，很难给莫黛斯特再找个更好的人了。他们将同我们一起过日子，同享天伦之乐，这就很不错。他是个正派人，心眼也好。”

对于蒂利埃那种精神素质的人，一个次要的考虑会具有与首要理由同等程度的重要性。泰奥多兹刚才真是和气可亲之至。

稍过片刻，泰奥多兹朝着一座房子走去，那曾是菲利翁二十年间hoc erat in votis①，但那也是菲利翁一家的房子，正如赛里泽礼服的肋形胸饰是其必要的装饰一样。

这座建筑依傍着一座大房子，进深不过二十法尺②，也就是说仅有几个房间，房子两端建成仅一扇窗的楼阁式样。它主要的点缀是一个宽约三十图瓦兹③的花园，这个花园比房屋正面临街院子的全部宽度加上在第二个楼阁边上一座栽着菩提树的小村子还要长。院子有两排栅栏与街道隔开，当中是一扇双开小门。这座涂上一层石膏的砾石结构建筑共有三层，粉刷成黄色，百叶窗和底层的护窗板漆成绿色。厨房占据了朝院子这面的楼阁的底层，厨娘是个胖胖的、结实的姑娘，由两条大狗保驾，兼任门房。房子正面有五扇窗户，还有那两

① 拉丁文：梦寐以求的目标。——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

② 当时一法尺约为 0.324 米。

③ 图瓦兹，法国旧长度单位，相当于 1.949 米。

座比房子突出一图瓦兹的两座楼阁，都是菲利翁式的。门上方钉了一块白色大理石匾额，上面用金字铭刻着：aurea mediocritas① 。在房子正面一张图上画着的子午线下方，他让人刻了这句明智的格言：umbra mea sit②！窗台最近换上了在一家大理石店觅来的朗格多克红大理石。花园深处有一尊彩色雕像，街上的过往行人看上还以为是个奶妈在给孩子喂奶。菲利翁自己充当花匠。底层只有一间客厅和一间饭厅，由楼梯间分隔开来，楼梯平台则辟为候见室。客厅边上有一个小房间当作菲利翁的书房。二楼是两夫妇的套间以及那年轻教师的套间。再上面是孩子们的卧室和仆人的房间。因为菲利翁和他妻子年事已高，尤其是他们的儿子厕身教育界以来，他们雇了个年约十五岁的男仆。左边，走进院子时可以看见几座用来堆放木柴的小附属建筑，是原来的房东用以给看门人住宿的。菲利翁老夫妇大概想等当数学教员的儿子成家以后再享受这种待遇。这座房产菲利翁一家早就看上了，在一八三一年花了一万八千法郎买下来。房子与院子用一道栏杆隔开，栏杆以方石为座，筒板瓦砌就，青石板为顶。在这道装饰性的防护墙外，又加上一道孟加拉玫瑰构成的篱笆，中间是一扇木栅栏门，与临街的那扇实心的双开门两相对应。认识斐扬巷的人就会明白，菲利翁的房子既与街道垂直，那就是朝正南的，北面则有那堵它所依傍的大墙挡住寒风。先贤祠和慈谷军医学院的圆顶象两个巨人，遮天蔽日，使人在花园

① 拉丁文：平庸胜过黄金。——贺拉斯诗句。

② 拉丁文：愿平生如此影。

散步时感到十分狭窄。再也没有比斐扬巷更安静的地方了。这就是那位默默无闻的伟大公民的退隐之所，他在财政部供职尽过对祖国的义务之后，安享退休的乐趣。他在财政部服务三十六年，退休时是个职员。一八三二年他曾率领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攻打圣梅丽修道院①。不过，他的邻居们看见他因为不得不向那些迷途的法国人开枪而热泪盈眶。事情是在他的队伍到了百花码头，冲过圣母院桥的时候决定的。这一表现赢得了本区居民的尊敬，却使他失去了荣誉勋位。团长公开说，当兵的不能考虑那么多，那是路易-菲力浦对梅斯的国民自卫军说的一句话。然而，菲利翁小市民式的怜悯心和他在本区享有的高度尊敬却使他八年来一直保有营长的职务。他年届六十，眼看就要到放下佩剑和颈甲②的时候了，他希望国王授予他荣誉勋位，以酬劳他的服务。我们不得不如实叙述（虽然这种短处会有损一个如此美好的形象），营长菲利翁在杜伊勒里宫的招待会上踮起脚尖，挤到前面，平民国王用膳时，他在一边偷眼窥视，他还暗中钻营，但未能博得他所选中的国王的青睐。这个正派人下不了决心请求米纳尔为他说话。菲利翁这个消极服从的人在履行义务方面有一种坚忍精神，而在一切有关良心的问题上则毫不动摇。为了完成这幅肖像画，还须描绘一下他的外貌，菲利翁五十九岁时，用市民的话来说已经"发福"了，他那单调的布满天花瘢痕的脸变得象一轮满月，他本来肥厚的嘴唇也显得不那么厚了。视力衰

① 见本卷第123页注②。

② 当时步兵军官服役时颈部所带的弯月形金属片标志。

退的浅蓝色眼睛遮上一副护目镜，不再露出那天真的表情，也不再引起人们微笑。他的白发，他的一切，都使十二年前近乎愚騃、引人发笑的地方也显得庄重了。时间使清秀娇嫩的面庞变老，却使年轻时粗夯的脸变漂亮。菲利翁就是这样。他利用暮年的闲暇撰写一本法国史简编，他已写过几本书，还被大学采用了。

拉佩拉德进去时，他们全家都在。巴尼奥勒太太来向母亲诉说她的一个身体不适的孩子的病情。那位桥梁公路学校的学生也回家来过星期天。大家都穿着节日盛装，坐在客厅壁炉跟前的桃花心木椅子上。客厅装着护壁板，漆成两种色调的灰色。他们听到热纳维埃通报他们正在议论的那人来访时，都不由得一惊。他们是在谈到莫黛斯特时议论起他来的，费利克斯·菲利翁爱莫黛斯特爱到为了看见她才去听弥撒的地步。博学的数学家那天早上做出了这种努力，大家都善意地开他玩笑，并且盼望莫黛斯特和她父母能够认识这件奉献给他们的珍宝的价值。

“唉，我觉得蒂利埃一家被一个危险人物迷住了，”菲利翁太太说，“今天早上，他挽着柯尔维尔太太的胳膊一起去卢森堡公园了。”

“这个律师，”费利克斯·菲利翁叫道，“身上有一种不祥的气味，他如果犯过罪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你说得过分了，”老菲利翁说，“他是答尔丢夫——正直的莫里哀用青铜铸就的这个不朽形象——的嫡堂兄弟。莫里哀，我的孩子，他的天才是以正直和爱国主义为基础的。”

热纳维埃正是在这个当口儿走进来说："拉佩拉德先生来了，他想和先生谈话。"

"和我！"菲利翁叫道，"让他进来。"他又庄严地说。这种在小事情上的庄严神情给他抹上一层可笑的色彩，然而，直到那时为止，这却使他的家人敬畏，把他视为君王。

菲利翁、他的两个儿子、他太太和他女儿站起身来，接受律师的圆周形致礼。

"是什么使您光临寒舍的，西(先)生？"菲利翁严肃地说。

"是您在本区的重要作用，我亲爱的菲利翁先生，也是因为一件公共事务。"泰奥多兹答道。

"那么到我的书房去吧。"菲利翁说。

"不，不，我的朋友。"干瘪的菲利翁太太说，她是个瘦小的象鲽鱼一样扁平的女人，她的脸上还保持着她在女子寄宿学校教音乐时的严厉表情，这表情已经形诸皱纹，深入肌理了。"我们走开，让你们在这里谈。"

一架埃拉尔制造的钢琴搁在壁炉对面的两扇窗户之间，表明了这位可敬的女市民始终保持的自负。

"我就那么讨厌，竟要使你们逃走吗？"泰奥多兹善意地微笑着，对那母女俩说，"您有个美妙的住所，"他又说，"您现在只差一个漂亮的媳妇，以便在这座aurea mediocritas中，如那位拉丁诗人所向往地度过余年，享受天伦之乐了。以您的经历理应得到如此报酬，因为据人所说，亲爱的菲利翁先生，您既是个好公民又是个可敬的家长。……"

"西(先)生，"菲利翁局促不安地说，"我不过尽了自己的

义务，如此而已。”

巴尼奥勒太太酷肖乃母，有如两滴水珠难以辨别，她听到泰奥多兹表示他的祝愿说到“媳妇”这个字眼，便瞧了菲利翁太太和费利克斯一眼，似乎说：“难道我们弄错了？”那四人想议议这一插曲，于是都跑到花园去了。一八四〇年三月的天气相当干燥，至少在巴黎是如此。

“营长先生，”泰奥多兹与那位可敬的市民单独相处时说，这个称呼总是使后者十分受用。“我是您的一名士兵，我想跟您谈谈选举，……”

“哦，对了！我们要推举一个市议员。”菲利翁打断他的话头说。

“我来打搅您星期天的清趣，就是想谈谈人选问题。但我们也许在这方面不会超越自家人的圈子。”

连菲利翁本人也无法比泰奥多兹更“菲利翁”了，他的手势是菲利翁的，语言是菲利翁的，连思想也是菲利翁的。

“您不必多说了，”菲利翁趁泰奥多兹停歇之际说道。泰奥多兹停下来是为了等待他的话产生效果。“因为我已作出了选择。……”

“我们所见略同！”泰奥多兹嚷道，“和才子一样，好人也会所见略同。……”

“我不认为如此。”菲利翁应道，“本区过去在市议会的代表是年高德劭，如最伟大的法官包比诺先生，他死于王家法院推事的任上。……上次推举他的后任时，他的侄子，他的善行的继承人，还不是本区居民。可是后来，他买下了他伯父在圣热

内维埃弗街的住宅，他是综合理工学院的医生以及本区一家医院的医生，是我区的一位名流，凭他这些资格，也为了借此纪念他的伯父，本区的几位居民和我决定推举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巴黎大学的年轻有为的知名人士荷拉斯·毕安训大夫。……一个人并不仅仅因为出名而在我们眼里显得伟大，我认为，已故的推事包比诺先生简直是圣樊尚·德·保尔① 再世。"

"医生不是行政人才。"泰奥多兹说，"况且我说的是个与您利害攸关的人，这种利害关系要求您牺牲您这些与公共事务毫不相干的意见。"

"啊，西（先）生！"菲利翁站起身叫道，他摆出一副拉封②在《自命不凡的人》里面的架势。"您那么小看人，认为一己的私利竟能影响我的政治良心吗？只要事关公众事务，我就是一个公民，绝不逊色，也绝不过分。"

"请不要这样把您自己置于这种约束之下，"拉佩拉德说，"因为这事关系到您心爱的费利克斯的幸福。"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菲利翁在客厅当中站住脚，问道。他模仿大名鼎鼎的奥狄龙·巴罗③ 的姿势，一只手由右到左插进背心，巍然屹立。

"我是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可敬而杰出的蒂利埃先生而来的，您很了解他对美丽的莫黛斯特·柯尔维尔的命运的影

---

① 圣樊尚·德·保尔（1581—1660），玛格丽特·德·瓦卢瓦的布道神甫，天主教遣使会创始人，终身致力于慈善事业，是育婴堂的创办者。

② 拉封（1773—1846），法国当时一位名演员。

③ 奥狄龙·巴罗（1791—1873），当时反对党的领袖，姿势矫揉造作。

响。倘使如我所料，您的儿子，一位足以使任何家庭自豪、具有不容置疑的长处的青年，向莫黛斯特献殷勤是出于某种高尚的愿望，那么，要想赢得他对您永久的感激，您就没有比向我们的同胞推荐选举蒂利埃更好的办法了。至于我，我是初来乍到，虽然为穷苦阶级做了点好事而具有若干影响，倒也可以负责实施这个步骤。不过，为穷人服务的人对于最富有的纳税者是没有多少威望的，况且，我谦卑的生活也不适于出头露面。我献身于小老百姓，象已故的推事包比诺，他正如您所说，是位高尚之士。如果我不是已在某种程度上过着一种教士的生活（这种生活和婚姻的义务格格不入），我的爱好、我的第二志向将会是为上帝、为教会服务。……我不象那些假慈善家一样大嚷大叫，我不写文章，只有行动，因为我一心一意献身基督的慈善事业。……我想我猜出了我们的朋友蒂利埃的雄心，我愿为一对天造地设的青年的幸福尽点力，为您提供接近蒂利埃那颗对您有点冷淡的心的途径。”

这番巧舌如簧的表白使菲利翁惊讶不已，他眼花缭乱、五体投地。但他仍然不失为菲利翁，他径直朝律师走去，把手伸给拉佩拉德，拉佩拉德也向他伸出手来。他们紧紧地握了一下手，就象在一八三〇年八月前后，资产阶级和后来者[1]握手一样。

“西（先）生，”那营长感激不尽地说，“我错怪您了！您赐教的一切我都心领了。……”他指指心口又说，“您是为数不多

---

① 指在七月革命以后取得实际好处的人。

的人物之一，您减轻了不少我们的社会状况造成的固有灾难。好人太少了，所以，我们脆弱的天性总是不相信表面。……我是您的朋友，如果您慨允我对您使用这个称呼的话。……不过，您会了解我的，西（先）生。……我如果推荐蒂利埃，连我自己也会瞧不起自己。不，我儿子不会因他父亲的卑劣行径而得到幸福，……我不会因为我的费利克斯的利益而更改人选。……道德，西（先）生，就是这个！”

拉佩拉德掏出手绢揉擦眼睛，挤出一滴眼泪，他向菲利翁伸出手，别过脸说：

“西（先）生，这是私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崇高目的之间的冲突。即使我来这里仅仅见到这么一幕景象，也就不虚此行了。……有什么办法呢？……处在您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的。……您是上帝创造的最伟大的作品：一个高尚的人！如果有许多冉·雅克式的人（您正是这样一种人），那么法兰西，啊！我的祖国！她将成为什么样子！……西（先）生，应当是我来要求得到成为您朋友的荣誉。”

“出了什么事？”菲利翁太太在窗外看到这一幕，叫道：“你们的父亲在和那个魔鬼拥抱！……”

菲利翁和律师走出来，到花园里和全家人呆在一起。

“我亲爱的费利克斯，”老人指着正在向菲利翁太太致意的泰奥多兹说，“你应当感激这位可敬的青年，他对你有益无害。”

“啊！太太。”泰奥多兹把菲利翁太太领到一边说，“您要劝阻营长铸成一个大错。……”

他与巴尼奥勒太太和菲利翁太太在落尽叶子的菩提树下散了五分钟步。在菲利翁对政治问题的固执态度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下，他为她们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在当晚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其最先产生的效果则是使那两位太太对他的才干、他的坦率和他的无可比拟的长处赞叹不已。律师被全家人一起送到临街的门口，大家目送着他直到拐过圣雅各街。菲利翁太太扶着丈夫的臂膀回到客厅，对他说：

"怎么，我的朋友，你这个好父亲，难道你要因为过分拘泥而使咱们的费利克斯错过一门最好的亲事吗？……"

"我的好妻子，"菲利翁答道，"古代的伟人如布鲁图斯之辈，在应当尽公民义务的时刻是从不讲父子之情的……。资产阶级比它注定要取而代之的贵族阶级更有责任阐扬道德。德·圣伊莱尔先生在阵亡的丢兰纳面前毫不理会自己被炸断的胳膊。……我们这些人，不管是在哪一个社会等级，也要表现出我们的品德，我既然如此教导家人，岂能在自己实行的时候却置之脑后！不，我的好妻子，今天你愿意的话就哭一场吧，明天你会尊敬我的！……"他见干瘪瘦小的妻子泪眼盈盈，便说。

这番豪言壮语是在上书aurea mediocritas 的门口说的。

"我本该写 et digna[1]！"他指着那块匾额说，"不过这两个字含有颂扬之意。"

"父亲，"当全家在客厅聚齐时，玛丽-泰奥多尔·菲利翁，

---

[1] 拉丁文：保持尊严。

未来的桥梁道路工程师说，“我认为，改变一个本身对公众事务并无影响的抉择并非一件有损荣誉的事情。”

“没有影响吗，我的儿子！”菲利翁叫道，“在咱们中间，我可以直言不讳，而且费利克斯也同意我的看法：蒂利埃先生没有任何本事！他什么也不懂！而荷拉斯·毕安训先生却是个能干的人，他能为本区争得许多好处，而蒂利埃一点也争取不到！要知道，我的儿子，出于个人利益而放弃好的抉择转而采取坏的抉择，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别人虽无法察觉，上帝却会加以惩罚。我是，或者自认为是问心无愧的，我有责任让你们对我的回忆完美无憾。所以，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改变初衷。”

“噢！我的好父亲！”小巴尼奥勒跪在菲利翁膝下的一个蒲团上，“别唱你的高调了！市议会里有的是笨蛋傻瓜，法国照样过得去。那个老实的蒂利埃，他会人云亦云的，你想想，莫黛斯特大概会有五十万法郎呢。”

“她就是有几百万，”菲利翁说，“我就是看见钱堆在那儿，……我也不会推荐蒂利埃。为了纪念那位最高尚的人，我也要让荷拉斯·毕安训当选，包比诺的在天之灵注视着我，为我拍手叫好！……”菲利翁激动万分地说，“就是因为考虑那一类事情，法国才变得渺小，资产阶级也让人瞧不起！”

“父亲说得对。”费利克斯从沉思中醒来，说道，“他值得我们敬重、爱戴，他象以往全部生活中那样谦逊、充实、可敬。我不愿意以他美好灵魂的悔恨来换取自己的幸福，也不愿意玩弄计谋。我爱莫黛斯特，也爱我的家，但我把父亲的名誉看得比这两者更重，既然这对于他是个良心问题，我们就不用再说

了。”

菲利翁热泪盈眶，向他的长子走去，将他抱在怀里，哽咽地说：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这些全是蠢话。”菲利翁太太对巴尼奥勒太太耳语道，“来帮我穿衣服，该让这一切收场了。我知道你爸爸，他的犟劲上来了。泰奥多尔，我需要你帮忙，来实行那位老实而虔诚的年轻人告诉我们的办法。准备一下，我的儿子。”

这时，热纳维埃进来交给老菲利翁一封信。

“蒂利埃家请我和太太吃饭。”他说。

就象刚才在菲利翁家一样，穷人的律师出色而惊人的主意在蒂利埃家引起了骚乱。热罗姆虽然什么也没告诉他姐姐，因为他觉得对他的靡非斯特①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却慌慌张张去对她说：“好姐姐（他总是用这种字眼来讨她喜欢），我们今天有几个大人物要来吃饭，我要去请米纳尔夫妇，所以你要好好准备饭菜。我写封信给菲利翁先生和太太，请他们来吃饭。时间是晚了点，但跟他们不用拘泥礼节……。至于米纳尔夫妇，要叫他们眼花缭乱，我用得着他们。”

“米纳尔家四个，菲利翁家三个，柯尔维尔家三个，加上咱们，共是十三个……”

“还有拉佩拉德，十四个，还有杜托克，请他也并非多余，他会有用的。我这就上去。”

---

① 靡非斯特，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中魔鬼的名字。

“你在折腾什么呢？”他姐姐叫道，“请十五个人吃饭，这下子至少要从口袋里掏出四十法郎来！”

“不要可惜这点钱，好姐姐，特别是要对我们的年轻朋友拉佩拉德亲热些。这可是个难得的朋友。……你会看到证据的！……你爱我的话就要爱护他，象爱护眼珠一样。”

于是，他扔下目瞪口呆的布里吉特走了。

“哼！不错，我会等着证据的！”她心想，“用漂亮话可哄不了我！……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然而，在对他发生好感之前，必须比过去更仔细地对他进行考察。”

请过了杜托克，精心打扮过的蒂利埃就到索尔蓬泥瓦匠街的米纳尔公馆去迷惑粗胖的泽莉，使这一邀请不至于显得过于仓促。米纳尔买下了往日某些教派在索尔蓬四周建造的巍峨华丽的住宅中的一座。蒂利埃登上有宽阔石级的楼梯，扶手的装饰是路易十三朝代工艺美术繁荣兴盛的见证，他不由得艳羡区长先生的公馆乃至社会地位。这座前有院后有园的巨大宅邸以其路易十三朝代的优雅高贵的特点见长，那是介于文艺复兴末期拙劣趣味和方兴未艾的路易十四朝代宏伟风格之间的一种奇特风格。这种过渡性的风格表现于许多建筑。房屋正面仿佛是索尔蓬式的大块漩涡饰，按希腊法则修正过的圆柱开始出现于这类建筑。一位退休的食品杂货商、一个走运的舞弊者取代了某教会机构的主任。这个过去称为事务处的机构属于当时法国神职人员总机关，那是由于黎塞留的远见卓识而创立的。蒂利埃的姓名通报进去，客厅的门打开了。客厅里，在红色天鹅绒、金箔和美仑美奂的中国古玩

中间，端坐着一个可怜的妇人，在宫中举行的民间舞会上，她的庞大重量使亲王和公主们心情沉重。

“这岂不令人认为那些讽刺漫画大有根据！”有一天，某位假扮的梳妆女官对一位公爵夫人笑道。公爵夫人见泽莉笨拙可笑地戴着钻石的髻头，红得象朵丽春花，身穿一条紧绷绷的饰有金银箔片的连衣裙，象她以前店里的大桶一般滚过来，滚过去，不禁笑了起来。

“您能原谅我吗？美丽的夫人。”蒂利埃扭扭捏捏地说，摆定他的一八〇七年保留剧目中的二号姿势。“我把这封请帖留在案头，却以为已经把它寄出去了。……是请你们今天晚上吃饭，也许我来晚了，……”

泽莉打量着上前与他寒暄的丈夫的脸色，答道：“我们本想去乡下某处看看，随便在哪家饭馆吃顿饭。不过，我们可以放弃这个计划，尤其是，依我看，星期天去巴黎郊外实在是毫无特色。”

“如果人多的话，我们将为年轻人开一个钢琴伴奏家庭舞会。我想人不会少的。我给菲利翁写了张便条，他的太太和普龙太太，那个女继承人，交情很好。……”

“是女继位人。”米纳尔太太说。

“不，应该叫继位夫人①，就象说市长夫人一样。”蒂利埃说，“她是拉格拉夫小姐们的继位夫人，她的娘家是巴尼奥勒家。”

---

① 泽莉和蒂利埃的争论暴露了他们的教育程度之低。法语名词“继承者”无阴性形式，也不能加阴性冠词，他们却一再争论其阴性形式。

“要打扮一下吗？”米纳尔小姐问。

“啊！”蒂利埃叫道，“您会使我被我姐姐狠骂一顿的。……不，我们这是家宴！在帝政时代，小姐，人们是跳舞中相识的，……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漂亮的舞蹈家和一个出色的军人同样受人尊敬，……如今人们太重实用了，……”

“莫谈政治，”区长微笑着说，“国王是伟大而能干的，我赞赏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建立的制度。况且，国王在发展工业时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在和英国搏斗。我们在这个卓有成效的和平时期对英国造成的损害远胜于帝国时代的战争。……”

“米纳尔要是成了众议员该有多棒！”泽莉天真地叫道，“他在我们中间锻炼讲话技巧，您会帮我们让他当选的，不是吗，蒂利埃？”

“莫谈政治，”蒂利埃答道，“五点来吧，……”

“那个小维奈也去吗？”米纳尔问，“他那天大概是为莫黛斯特去的。”

“他可以死心了，”蒂利埃答道，“布里吉特不愿听人提起他。”

泽莉和米纳尔交换了一个满意的微笑。

“为了我们的儿子，竟要和这号人混在一起！”区长把蒂利埃送到楼梯时，泽莉叫道。

“哦！你想当众议员！”蒂利埃走下楼梯时暗想，“这般杂货商真是贪得无厌！我的上帝啊，拿破仑若看见政权到了这伙人手里会怎么说！……而我至少还是个行政官员！……这

是怎么个竞争者！拉佩拉德会说什么，……”

野心勃勃的副处长去请了洛迪日瓦全家，然后去柯尔维尔家，好叫莫黛斯特着意打扮一番。他见弗拉薇心事重重，决不定是否赴宴，便叫她别再犹疑。

“我永远年轻的老朋友，”他搂着她的腰说，因为她独自在房间里。“我不愿对您保密，这关系到我的一件大事。……我不想多说，但我要求您对一位青年格外另眼看待。”

“谁？”

“年轻的德·拉佩拉德。”

“为什么呢，夏尔①！……”

“他手里掌握着我的未来，况且他是个天才。噢，我很在行，……他的确有天才！”蒂利埃说着做了个牙科医生拔大牙的姿势，“要笼络住他，弗拉薇！……千万别让他看出什么，别让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和他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怎么！我必须卖弄风情吗？……”

“也别太卖弄风情，我的安琪儿！”蒂利埃自命不凡地说。

于是他走了，没有觉察弗拉薇发怔的神情。

“这个青年是个强者，……”她思忖道，“我们走着瞧吧。”

但她在帽子上插鹳鸟羽毛，穿上漂亮的灰色和玫瑰色的连衫裙，在黑色的头纱下露出细腻的肩膀，而且故意让莫黛斯特只穿一件带胸衣和大褶颈圈的绸连衣裙，不戴帽子，头发梳成贝尔特式。

---

① 夏尔是柯尔维尔的名字，此处应为热罗姆。原文如此。

四点半，泰奥多兹到了他的岗位，头发在中间分开，紧贴两鬓，他做出一副憨厚、几乎卑躬屈膝的样子，声音甜蜜。他先跟蒂利埃到了花园。

“我的朋友，我深信您会成功，但我感到有必要再次提醒您，要守口如瓶。不管问您什么，尤其是关于莫黛斯特，都要模棱两可，就象您过去在办公室说话一样，让上访者悬在那里。”

“一言为定。”蒂利埃答道，“可是，您有把握吗？……”

“您会看到我为您准备的甜点心。米纳尔一家来了，让我来哄哄他们，……您去把他们领过来，然后就走开。”

相互寒暄之后，拉佩拉德有意留在区长先生身边，然后抓住合适时机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

“区长先生，象您这样重要的政界人物不会毫无目的而来这里熬时间吧。我不想对您的动机说长论短，我没有任何权力这样做，我在世间的角色不是干预地球上的强有力人物的事务。不过恕我狂妄，请您屈尊听我斗胆向您进言。如果我今天为您做一件好事，您的地位足以在明天回报我两件。因此，我为您效劳也还是出于个人的利益。我们的朋友因为毫无作为而深感痛心，他忽发奇想，要谋个一官半职，成为本区的一个头面人物。……”

“啊！”米纳尔说。

“哦！小事一桩，他想成为市议会议员。我知道菲利翁猜到帮他这个忙会产生什么效果，正打算保举我们可怜的朋友为候选人。也许，您会觉得出于您的打算有必要在这件事情

上先着一鞭。提名蒂利埃只会对您有利，使您称心，他在市议会能站住脚，有些人还不如他呢。……况且，他得到您如此鼎力相助，必然与您看法一致，他把您看做本市的一盏明灯，……”

“亲爱的朋友，我谢谢您。”米纳尔说，“您为我帮了个大忙，不知怎么感激您才好，这说明……”

“这说明我不喜欢菲利翁那种人。”拉佩拉德趁区长迟疑的片刻紧接着说道。区长之所以迟疑，是怕说出的想法会使律师以为有轻视之意。“我痛恨以正直为招牌，拿高尚的感情铸钱币的人。”

“您可把他们看透了，”米纳尔说，“那是一帮骗子。那人的一生，十年来就是为的这块红绸子。”区长又指着自己的绶带添了一句。

“小心，”律师说，“他儿子爱莫黛斯特，而且占据着中心位置。”

“是的，但我儿子有一万二千法郎年金，……”

“哦！”律师耸耸肩膀说，“布里吉特小姐那天说过，莫黛斯特的求婚者少说也得有这点岁入。总之，不出六个月，您将听说蒂利埃有一处岁入四万法郎的不动产。”

“啊呀！我早就猜到了。”区长说，“好吧，他会当市议员的。”

“无论如何，别对他说起我。”穷人的律师说着，急忙过去向菲利翁太太致敬。“喂，美丽的太太，您大功告成了吗？”

“我一直等到了四点，不过那位可敬的好人没等我讲完就

说，他太忙了，无法接受这种职务。菲利翁先生看了毕安训大夫的信，信中婉谢了他的好意，并告诉他，至于他本人，他提的候选人是蒂利埃。他要运用自己的影响为蒂利埃竞选，并请求我丈夫也这么做。”

“您那可钦可敬的丈夫说什么呢？”

“‘我尽了自己的责，没有违背良心，现在我要全力支持蒂利埃了。’”

“好，一切都安排妥帖了。”拉佩拉德说，“忘掉我的拜访，把这主意算做你们自己的功劳吧。”于是，他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向柯尔维尔太太走去。……“夫人，”他说，“请您行个好，把柯尔维尔老爹给我领来这里，我们要叫蒂利埃吓一跳，他应当参预这个机密。”

拉佩拉德和柯尔维尔扮演着艺术家的角色，妙语连珠，令人捧腹，他对柯尔维尔解释了候选人的事情并对他说他应当支持这个人选，哪怕只是出于家庭观念。弗拉薇在客厅听见以下对话，使她目瞪口呆，双耳轰鸣：

“我很想知道柯尔维尔先生和拉佩拉德先生说了些什么，他们竟笑成这个样子。”蒂利埃太太看着窗外，傻乎乎地问道。

“无非是男人之间爱说的荒唐话罢了。”蒂利埃小姐答道，她出于老小姐身上残留的一点自然本能，时常这样挖苦男人。

“他不会说那种话的。”蒂利埃认真地说，“德·拉佩拉德先生是我见到过的最高尚的青年，大家知道我对费利克斯的

器重，我对他也同样器重，而且，我如果有儿子，我也希望他有点泰奥多兹先生的虔诚。”

“他的确是个有价值的人，他会飞黄腾达的。”米纳尔说，“至于我，我将投他的赞成票（说我是他的保护人有点不合适）……”

“他买灯油所花的钱比买面包的钱还多，”杜托克说，“这就是我所知道的。”

“她母亲如果还健在，一定会为这样一个儿子感到自豪。”菲利翁太太格言式地说。

“他是真正的珍宝。”蒂利埃补充道，“你们不知道他有多谦恭，他毫不自吹自擂。”

“我所能确信的，”杜托克又说，“就是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在贫贱中具有更高贵的态度，而且他战胜了贫困。但他受过苦，这是一目了然的。”

“可怜的青年！”泽莉叫道，“噢！这真使我难受！……”

“对他可以托付自己的财产和秘密，”蒂利埃说，“在当今的世道，这是对一个人最美好的赞辞了。”

“是柯尔维尔逗他发笑的！”杜托克叫道。

这时，柯尔维尔和拉佩拉德从花园里回来，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先生们，”布里吉特说，“菜汤和国王都不等人：把手臂伸给太太们吧！”

说过这句来自乃父门房间的笑话五分钟之后，布里吉特满意地看到餐桌前坐上了这出戏剧中的主要人物，她的客厅

也将容纳所有这些人物，丑八怪赛里泽除外。如果不对她最丰盛的宴席加以描写，这位老缝口袋女工的肖像也许就不够完全。况且，一八四〇年资产阶级的厨娘的面貌也是风俗史中一个必要的细节，而能干的主妇更可从中获得教益。人家可没有白白做了二十年的空钱口袋而不知寻觅装满几个口袋的方法。布里吉特的特点是既能节俭以积攒财富，又能理解并付出必要的开支。只要是为了她兄弟或莫黛斯特，她那相对的挥霍与她的吝啬恰是两个极端。所以，她常抱怨自己不够吝啬。在上一次家宴上，她曾叙述过她怎么斗争了十分钟，终于心疼不已，给了当地一位穷苦女工十个法郎，因为她确知那位女工已经饿了两天了。

"天性，"她天真地说，"胜过了理智。"

菜汤几乎是白开水，因为即使在这样的场合，她也仍然嘱咐厨娘加许多汤，熬汤的牛肉既然要在第二、三天供全家食用，它现在熬出的肉汁越少，将来就越有营养。煮得不够烂的牛肉总是在蒂利埃插进刀子时因为布里吉特的这句话而被端走："我看牛肉有点硬，而且，算了，蒂利埃，谁也不会吃它，我们还有其他东西！"

这道菜汤四周确实还摆着四只镀银已经剥落的暖锅，在这个所谓候选人宴会上，所谓的菜肴也不过是两只橄榄烧鸭、对面放着一只颇大的肉馅饼、还有一条鞑靼鳗鱼和一盆菊苣作底的炭烤小牛肉片相互呼应。第二道菜的主菜，是一只雍容华贵的、肚子里塞满栗子的烤鹅、一盘点缀着红萝卜片的野苣生菜对面放着几罐掼奶油、一盘糖渍蔓青与一盘通心粉相

互呼应。这种看门人的结婚宴席最多值二十法郎，而剩菜还够一家人吃上两天。布里吉特还说："天哪！请起客来花钱跟流水似地！……真是吓人！"

餐桌由两盏丑陋的四杈镀银铜烛台照明，上面点着名叫"晨曦"的经济蜡烛。桌布、餐巾白得耀眼，那些有细线条装饰的古老的银器是父亲传下来的，是蒂利埃老爹在大革命时期淘来的，用于经营在他的门房间里办的地下饭店，这类饭店到了一八一六年在各部均被取缔。这样，菜肴和这个饭厅和整个住宅，和蒂利埃一家都非常相称，他们不会超越这种饮食起居方式和风俗习惯。米纳尔夫妇、柯尔维尔夫妇和拉佩拉德交换了几个笑容，流露出他们共同的、嘲讽然而克制的想法。惟有他们知道上层的奢华，而米纳尔夫妇愿意接受这种款待也就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盘算。拉佩拉德坐在弗拉薇身边，对她耳语道："他们真是需要有人教会他们生活，您和柯尔维尔过的是所谓一贫如洗的生活，这种生活我是司空见惯了！然而，米纳尔这家子真是贪财如命！您将永远失去您的女儿，这些暴发户有往日大贵族的恶习，却没有他们的风雅。他们的儿子有一万二千法郎年金，满可以到波塔斯家族里去找个老婆，而不必到这里来做交易，搂一耙子。……象要低音号或单簧管似地要一下这号人，该是多大的乐趣。"

弗拉薇微笑着听他说话，泰奥多兹的皮靴搁在她的脚上，她也没缩回脚去。

"这是为了通知您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说，"我们就用踏脚来传递消息吧，从今天早上起，您该对我了如指掌了，我不

是个要小聪明的人。……”

弗拉薇没有被人宠得自命不凡，泰奥多兹那斩钉截铁的口吻和自信的态度使这个女人目眩神迷，那位能干的魔术师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向她提出问题，要么接受，要么断然拒绝。由于他的行动是早有算计的，他便以温和然而实际上洞烛幽微的眼光观察着他施加魅力的效果。在撤去第二道菜时，米纳尔由于担心菲利翁占先，便神色庄重地对蒂利埃说："我亲爱的蒂利埃，我接受您的邀请，是因为有要事相告，此事对您荣耀非凡，理应让您所有宾客知悉。……”

蒂利埃脸色发白了。

“您替我请得了十字勋章！……”他见泰奥多兹对他使了个眼色，就这么叫道，以证明自己不缺心眼。

“您会得到十字勋章的。”区长答道，“但我要说的事比这重要。十字勋章是因大臣的好评而获得的恩典，而这是由于您的全体同胞的赞同而获得的推举。一句话，我区为数不少的选民已将目光集中在您身上，愿对您寄以信任，委托您在巴黎市议会代表本区，众所周知，市议会也就是塞纳省的省议会，……”

“好极了！”杜托克说。

菲利翁站了起来。

“区长西（先）生已比我先说了，”他以激动的声音说道，“不过，对我们的朋友来说，同时成为所有善良公民的目标，在本区所有地点囊括公众的选票，是件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因而我不能为屈居第二而有所不快。况且，当权者理当是首倡

者！……"他谦恭有礼地向米纳尔致敬道。"是啊，蒂利埃先生，寒舍所在地段的本区若干选民都想委您以重托，而且对您来说，特殊之处在于，您是由一位名满京城的人物推荐给他们的。……(举座轰动)。我们原想推举他，以纪念本区德高望重，曾在二十年间作为本区居民慈父的已故的包比诺先生，他生前是王家法院的推事和本区在市议会的议员。他的侄子毕安训大夫，一位为本区增添光彩的人物，因事务繁忙，谢绝了本可委托给他的重任，而且，请注意这一点，他向我们推荐了区长西(先)生刚才提名的人选，认为由于他不久前还担任过行政职务，这是担任市议员的最佳人选！……"

说罢，菲利翁在一片欢呼声中坐了下来。

"蒂利埃，你可以信赖你的老朋友。"柯尔维尔说。

这时，全体宾客都被老小姐布里吉特和蒂利埃太太的模样感动了。布里吉特脸色苍白，似乎要昏过去，脸颊上热泪纵横，缓缓地、接二连三地淌下来，那是极度喜悦的眼泪。蒂利埃太太仿佛遭了雷击，眼睛直勾勾地。突然，老小姐冲到厨房里对约瑟芬喊道："到地窖去，闺女！……把劈柴后面的酒拿来。"

"朋友们，"蒂利埃以激动的声音说，"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比我实际当选的日子更美好，假如我能够同意被提名参加选举的话(同意吧！同意吧！)，因为我觉得，三十年的公务已使我身心交瘁，你们也会认为，一个重视名誉的人在承担此项职责之前，应当首先权衡一下自己的精力和能力。……"

"我对您的期望并不因此稍减，蒂利埃先生。"菲利翁嚷道，"对不起，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断别人的话，况且还是对我

的老上司！但在某些场合……"

"接受了吧！接受了吧！"泽莉叫道，"哎呀呀！我们需要您这样的人来治理。"

"您就屈就了吧，头儿！"杜托克说，"未来的市议会议员万岁！可我们没有喝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米纳尔又说，"您是我们的候选人。"

"您对我估计过高了。"蒂利埃答道。

"算了吧！"柯尔维尔叫道，"一个在财政部的办公室里干了三十年苦役的人是全市居民的珍宝！"

"您太谦虚了！"小米纳尔说，"您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在财政部更是向无异词，……"

"是你们要我干的，……"蒂利埃叫道。

"王上会对这个选择感到满意的，好了！"米纳尔神气活现地说。

"先生们，"拉佩拉德说，"请允许圣雅各城厢的一个新居民发表一个小小的见解，这见解也许不无用处。"

人人心里都知道这位穷人律师的价值，于是顿时鸦雀无声了。

"邻区区长先生在我区拥有巨大影响，并在我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菲利翁先生的影响(他是全营的先知)，这是实事求是的，"他见菲利翁做了个手势便说道，"还有德·柯尔维尔先生因坦诚待人，彬彬有礼而拥有的毫不逊色的影响，以及治安法院书记官先生的同样有效的影响，加上本人在有限的业务范围内所能奉献的微薄力量，这仅仅是成功的保证，而不是成

功本身！……为了速战速胜，我们应当保证对于刚才在这里所表现的愿望严守秘密。……我们会在无意中不知不觉引起别人的忌妒和继发性的感情，给我们造成不得不去克服的障碍。新王朝的政治意义，其体制的基础，其存在的保障，在于其权力的某种限制，在于其与中产阶级的某种程度的权力分享，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真正力量、是道德观念、美好情感和工作效率之所在。但是，毋庸讳言，遍及几乎所有公职的选举，使得野心勃勃的盘算、出人头地的疯狂欲念（请允许我这么说）渗入了本不应为此而骚动的社会底层。有人以为这是好事，有人以为这是坏事，诸位高见素来令我心折，自无须我对此加以评论。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我们的朋友的旗号可能遇到的危险。请看，我们在市议会的可敬代表去世不过八天，全区便已因下层居民的野心而风起浪涌了。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要出人头地。召开议会的敕令也许要到一个月之后才能生效。在这期间将会产生多少阴谋诡计。……我请求大家不要让我们的朋友蒂利埃成为他的竞争者打击的对象！不要让他成为公众讨论的题目，这个现代的哈耳皮厄斯①是诽谤和忌妒的传声筒，是心怀敌意的人使用的借口，她贬低所有伟大的事物，玷污所有可敬的事物，使所有神圣的事物名誉扫地！……让我们效法众议院第三党②的策略，保持沉默，投票

① 哈耳皮厄斯，希腊神话中司暴风的有翅女怪。

② 第三党，卡西米·佩里埃去世后，从多数派中分裂出来的以律师杜班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

选举！”

“他讲得真好！”菲利翁对邻座杜托克说。

“而且言之有物！……”

米纳尔的儿子忌妒得脸上青一块黄一块。

“讲得好，而且千真万确！”米纳尔叫道。

“一致通过了，”柯尔维尔说，“先生们，咱们是讲信义的，只要大家对此看法一致就行了。”

“要达到目的就要讲究方法。”菲利翁夸张地说。

这时，蒂利埃小姐带着两个仆人回来了，她腰带上佩着地窖的钥匙，三瓶香槟酒、三瓶隐修教士酿的酒、一瓶马拉加酒放在了桌子上，她自己则小心翼翼地、几乎是毕恭毕敬地捧着个象卡拉博斯仙女一样的小瓶子，放在自己面前。感激之情引来的这一大批美酒又引起一片欢腾，可怜的老小姐欣喜欲狂，一反平时每两个星期宴客时的规矩，慷慨地为大家频频斟酒。在一片欢腾中上来了许多点心，有堆得高高的干果四拼盘①，有金字塔似的柑桔、苹果，有干酪，有蜜饯，有从她的橱柜里拿出来的糖渍水果，若不是当时那种气氛，这些东西是不会出现在桌布上的。

“莫黛斯特，我要给你一瓶烧酒，那是我的父亲在一八〇二年买的，你用它来做一份柑桔沙拉！”她对弟媳妇叫道，“菲利翁先生，请打开香槟酒，这瓶酒给你们三位。——杜托克先生，请您拿这瓶酒！——柯尔维尔先生，您是善于让瓶塞飞爆

① 杏仁、榛子、无花果干和葡萄干组成的拼盘。

的！……”

两个女仆给大家摆上香槟酒杯、波尔多酒杯和小酒杯，约瑟芬拿来了三瓶波尔多酒。

“是发现彗星那年的酒！①”蒂利埃叫起来，“先生们，你们使我姐姐头脑发昏了。”

“今晚还有潘趣酒和蛋糕！”她说，“我叫人去药房买茶叶了。我的上帝！我要知道是关于选举的事，”她看着弟媳说，“我就要去做火鸡了！……”

这句话使大家全都笑起来。

“哦！我们刚才吃的是鹅啊！”小米纳尔笑道。

“这可真是车载斗量啊！”蒂利埃太太见人拿上冷栗子和奶油夹心烤蛋白来，就叫道。

蒂利埃小姐脸颊烧得通红，神采飞扬，从来没有一种姐弟之爱能表现得如此强烈。

“对于了解她的人来说，这是极为动人的。”柯尔维尔太太叫道。

酒杯都装满了酒，大家互相看着，象是等着祝酒，于是，拉佩拉德说：“先生们，让我们为一种崇高的事物干杯！……”

众人不禁愕然。

“为布里吉特小姐干杯！……”

大家站起来，相互碰杯，叫道：“蒂利埃小姐万岁！”真实情

---

① 即一八一一年，那年的收成不好，物价昂贵。参见本《全集》第6卷第21页注。

感的流露是再热烈不过的了。

“先生们，”菲利翁看着一张用铅笔写的纸条说，“为勤勉工作的光辉典范、我们的老同事，当今的巴黎一区之长，米纳尔先生和夫人干杯！”

交谈五分钟后，蒂利埃说：“先生们，为王上和王室成员干杯！……我不多说了，这句祝辞就足以说明一切。”

“为我弟弟的当选干杯！”蒂利埃小姐说。

“我要博您一笑。”拉佩拉德说，他一直在与弗拉薇耳语。

于是，他站起来：“为女士们干杯！这个迷人的性别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幸福，还没算上我们的母亲、姐妹和妻室！……”

这句祝辞引起了哄堂大笑，柯尔维尔已经兴高采烈了，他叫道：“坏家伙，你把我的话偷走了。”

区长先生站了起来，旁人顿时鸦雀无声。

“先生们，为我们的制度干杯！法国王朝的力量和伟大盖源自这个制度！”

宾客们对饮料之精美惊叹不已，交口称赞，在一片颂扬声中，一瓶瓶酒不见踪影了。

莫黛斯特·柯尔维尔羞怯地说：

“妈妈，您允许我祝酒吗？……”

可怜的少女看见了她教母那发愣的脸。那位被人遗忘的家庭主妇露出的表情就如同不知听从哪位主人是好的狗一般，她察看着她那可怕的大姑子和蒂利埃的脸色，忘了她自己。那张习惯于无声无息、压抑自己思想感情的希洛人的脸上的快乐，有如冬天薄雾中苍白的太阳，勉强照亮了那些人绵软

憔悴的肌肤。缀有暗淡的花朵的薄纱便帽，漫不经意地梳理的头发，淡褐色的连衣裙，胸衣上唯一的装饰：一条很粗的金项链，一切，包括她的举止，都使小莫黛斯特感到亲切，世界上只有她知道这个女人的价值。这个女人默默无闻，知道周围的一切，为一切而痛苦，只有她和上帝给予她安慰。

“让她祝酒吧。”拉佩拉德对柯尔维尔太太说。

“说吧，女儿。”柯尔维尔叫道，“我们有隐修教士酿的酒喝，那是上等好酒。”

“为我的好教母干杯！”少女尊敬地将酒杯朝她侧着伸出去，说道。

可怜的女人惊骇地、泪眼模糊地轮番看着她的大姑子和丈夫。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尽人皆知，天真无邪的少女对于这位软弱的女人的敬意中有一种极其美好的东西，使大家无不为之感动，所有的男宾都站起身来，向蒂利埃太太鞠躬致意。

“啊！莫黛斯特，我恨不得有一个王国献在您的脚下！”费利克斯·菲利翁对她说。

善良的菲利翁拭去一滴眼泪，连杜托克也感动了。

“多可爱的孩子啊！”蒂利埃小姐说着，站起身去拥抱她的弟媳。

“该我说了！”柯尔维尔摆出一副竞技者的功架说，“为友谊干杯！——干了你们的杯子，再斟满一杯！——好！为社会生活中的花朵——艺术而干杯！干掉这杯，再斟满一杯。为在选举前夕再举行一次这样的宴会而干杯！”

“这个小杯子里是什么？……”杜托克问蒂利埃小姐。

“这是，”她答道，“我的三瓶昂伏夫人利口酒中的一瓶，第二瓶给莫黛斯特的婚礼留着，最后一瓶等她的第一个孩子洗礼那天喝。”

“我姐姐简直昏了头了！”蒂利埃对柯尔维尔说。

晚宴以蒂利埃的祝酒辞而告结束，祝酒辞是泰奥多兹在马拉加酒象红宝石一样在小杯中闪光时提示他的。

“先生们，柯尔维尔刚才是为友谊而干杯，而我，我要以这杯醇酒为我的朋友们干杯！……”

一片热烈的欢呼迎接了这充满感情的祝辞。然而，正如杜托克对泰奥多兹说的：“用这样上等的马拉加酒去灌那些末等喉咙简直是罪过。”

“啊！要是有人会学我的样子，我的好朋友！”区长夫人叫道，她吸吮西班牙利口酒使酒杯掉不下去。“他就能发大财！”

泽莉已经亢奋到了极点，那模样煞是可怕。

“哦！”米纳尔答道，“我们已经发财了！”

“您的意见，妹妹，”布里吉特对蒂利埃太太说，“是要在饭厅喝茶吗？……”

蒂利埃太太站起身来。

“啊！您真是个大巫师！”弗拉薇·柯尔维尔说，挽住拉佩拉德伸给她的胳膊，从饭厅到客厅去。

“而我想要施以巫术的惟有您，”他答道，“请相信，我这是进行报复，因为您今天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迷人！”

“蒂利埃，”她不想应战，便又说道：“蒂利埃自以为是个

政治家呢！”

“可是，亲爱的，世界上一半的笑料都是这类阴谋结出的果实，在这类情况下，人们并不象您所想象的那么有罪。您没见到，有多少家庭的丈夫、儿子和朋友对一位愚不可及的母亲说她富有才智，对一位四十五岁的母亲说她年轻貌美……由此又产生多少令外人难以理解的怪僻！某人的狂妄自大是由于他情妇的溺爱所致，他爱诌歪诗，自鸣得意，那些被他情妇收买的人使他自以为是个大诗人。每个家庭都有它的伟人，所有这些法国的明灯却造成一种普遍的黑暗，这光景就如同在议院里一样……对此，有识之士在他们之间私下嘲笑，如此而已。您是这个小市民圈子里的才女和美人，这使我崇拜您，但我随之而来的念头则是要把您拔出这个圈子，因为我真诚地爱您，其中友谊多于爱情，但也浸透着许多爱情。”他补充道，借着窗洞的掩护把她抱在怀里。他刚才把她带到了这个窗洞里。

“菲利翁太太来弹钢琴，”柯尔维尔说，“一切都必须跳舞，酒瓶、布里吉特的二十苏硬币，和咱们的小姑娘！我要去找我的双簧管！”

于是，他把自己的空咖啡杯交给妻子，看见她正与泰奥多兹情投意合，不禁微笑起来。

“您究竟对我丈夫做了什么？”弗拉薇对她的诱惑者说。

“一切秘密都要告诉您吗？”

“您不爱我吗？”她答道，象个差不多已经决心委身的女子那样娇媚而狡黠地瞅着他。

“噢！既然您把您的一切秘密都告诉我，”他亢奋起来，表现出普罗旺斯人的快活，看上去迷人而自然。“我也不愿意对您隐瞒我心中的一个痛苦。……”他又把她领到窗洞里去，微笑着对她说：“柯尔维尔，这个可怜的人，把我看作被这些小市民压抑了的艺术家，我在他们面前噤若寒蝉，因为否则我会无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被逐出他们的圈子。但他感到了煎熬着我的圣火的热量。是的，我还是一个贝里耶①式的语言艺术家，我自己一哭能让陪审团跟我一起哭，因为我和妇女一样容易激动。于是，这个憎恶小市民的人就和我一起拿他们取乐。我们以笑话他们作为开始，他发现我和他旗鼓相当。我把想使蒂利埃成为一个人物的打算告诉了他，使他看到他能从一个政治傀儡身上得到的好处。‘哪怕只是为了变成德·柯尔维尔先生，’我对他说，‘并让您的妻子获得我希望她达到的地位：收入情况良好，您成为众议员。因为，为了成为您应当成为的人，您只要到上阿尔卑斯或下阿尔卑斯去八年，到一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您在那里受到众人爱戴，您的妻子使人人为之倾倒，……而这一切，’我对他说，‘您一定能做到，尤其是，您如果将您心爱的莫黛斯特许给一个有能力在议院发挥其影响的人的话。……’对于某些性格的人来说，以玩笑方式表达出来的道理比单纯的道理更易于接受：所以，柯尔维尔和我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在宴席上他不是对我说：‘坏家伙，你把我的话偷走了’吗？今天晚上，我们将以你我相

① 贝里耶（1790—1868），法国名律师，大演说家。

称。……在一个微妙的共同计划中，有家室的艺术家总是要被牵连进去，我要把他拉进去，这会使我们认真地交朋友，不亚于、也许更甚于他与蒂利埃的友谊，因为我对他说，蒂利埃若见到他的玫瑰花形徽章准会妒忌得要死。……我亲爱的小人儿，这就是一种深挚的情感激励人去做到的一切！难道不应当使柯尔维尔容纳我，让我获得他的允许进入您的家庭吗？……您看，您能教我去舔麻风病人，生吞癞蛤蟆，讨好布里吉特。是啊，我会用这根木棍戳穿我的心，如果需要以它作为拐棍使我能够拜倒在您脚下的话！”

“今天早上，”她说，“您使我害怕……”

“而今天晚上您放心了？……是的，”他说，“您跟我一起绝对不会有任何坏处。”

“啊！您真是，我必须承认，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

“不，我的大大小小的努力，都只是您所点燃的火焰的反光，我愿作为您的女婿，使我们永不分离。……我的妻子，上帝啊，她只能是个生孩子的机器，而至高无上的神祇，那就是你。”他在她耳边说道。

“您是撒旦。”她有点害怕地对他说。

“不，我有点诗人气质，就象我家乡所有的人一样。好了！您愿做我的约瑟芬吗？……我明天两点去看您，我有个强烈的愿望，想知道您睡在哪里，您使用的家具，织物的颜色，您身边的东西如何布局，以便在珍珠的贝壳里欣赏珍珠！……”

说完这句话，他不等回答就乖巧地走开了。

弗拉薇这辈子的爱情从未享受过小说般热烈的语言，她

受到强烈的震动，心怦怦跳，但很高兴。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一种影响是难以摆脱的。泰奥多兹初次穿上了一条新裤子、灰色长统丝袜和薄底浅口皮鞋、黑绸背心、黑缎领带，一只颇为雅致的别针在领结上闪闪发亮。他穿着一件新上装，式样新颖，戴着一双黄手套，白色的手套筒部映衬着黄色相得益彰，他是这个客厅里唯一有风度仪表的男子。客人不知不觉挤满了客厅。娘家姓巴尼奥勒的普龙太太和两位均为十七岁的女寄宿生来了，她们的家分别在波旁岛和马提尼克岛，① 家里把她们交给普龙太太照料。普龙先生在一所教会学校任修辞教员，与菲利翁属于同一阶层。但他不是出头露面，海阔天空地夸夸其谈，而是干巴巴的金口难开。普龙先生与太太是菲利翁家客厅的上宾，他们自己每星期一会客，由于巴尼奥勒的关系，他们与菲利翁家过从甚密。小个子普龙尽管是位教员，却也喜欢跳舞。拉格拉夫学校声望卓著，菲利翁先生与太太二十年来一直对这所学校很有感情，在巴尼奥勒小姐——她是最能干、资格最老的女学监——的领导下，这所学校的名声更是蒸蒸日上。普龙先生在蒙巴那斯街，卢森堡公园和塞夫勒路之间的那个地区具有巨大影响。所以，菲利翁一见到他的朋友，无须征求他的意见，就挽着他胳膊走到一个角落，把蒂利埃的密谋告诉了他。谈了十分钟，他们便去找蒂利埃。在弗拉薇呆着的窗洞对面的那个窗洞，可以听到与《威

① 波旁岛，今为留尼汪岛，在非洲。马提尼克岛在中美洲。当时皆为法国殖民地。

廉·退尔①》中的三个瑞士人相媲美的三重唱。

“您见到了吗?”泰奥多兹过来对弗拉薇说,“诚实而纯洁的菲利翁也在搞阴谋!……给正直的人一个借口,他就能在最肮脏的交易里毫无顾忌地打滚。总之,他拉住普龙,而普龙亦步亦趋,完全是出于费利克斯·菲利翁的利益,这个费利克斯此刻缠住了您的小莫黛斯特,…… 您过去把他们分开吧,……他们已经在一起呆了十分钟,米纳尔的儿子在他们身边转来转去,活象个激动的獒狗。”

费利克斯因莫黛斯特的高尚举动和发自内心的呼声而深受感动,除了蒂利埃太太,谁也不再想这件事了,他却仍然激动不已。他忽然想出一个纯朴的计谋,那是真挚爱情的诚实花招,他并非惯于此道,平时他只以数学为消遣。他走到蒂利埃太太身边,心想,蒂利埃太太会把莫黛斯特吸引到自己身边。这种深邃的情感作出的深刻计算,使莫黛斯特对费利克斯十分领情,尤其是因为,米纳尔律师只看到她的嫁妆,根本没有这种突如其来的灵机一动,他正在和洛迪日瓦边喝咖啡边谈政治。他奉父命在客厅找到了与巴尼奥勒和杜托克在一起的洛迪日瓦,因为他父亲正想着一八四二年的议会改选。

“谁能不喜欢莫黛斯特啊!”费利克斯对蒂利埃太太说。

“可怜的、亲爱的小宝贝,世界上只有她爱我。”那位希洛人忍住眼泪答道。

“哎,夫人,我们俩都爱您。”老实的马蒂厄笑道。

---

① 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最后一部著名歌剧,于一八二九年八月三日首次上演。

"你们在说什么？……"莫黛斯特过来问她教母。

"我的孩子，"那虔诚的受气女人把教女拉过来，亲着她额头答道，"他说你们两个都爱我。……"

"别为我这句话生气，小姐。"未来的科学院院士候选人轻声说，"让我尽一切努力使之实现吧！……瞧，我就是这样：不公正使我深感不平！……啊！救主把未来许诺给温柔的心灵、牺牲的羔羊，是多么正确！……一个原来只是爱您的人，莫黛斯特，看到您在宴席上的高尚举动之后将要崇拜您！惟有天真无邪才能安慰受难的心灵！……您是个善良的姑娘，您将成为一个给家庭带来光荣和幸福的贤妻良母。能得到您青睐的人该有多么幸福！"

"亲爱的教母，费利克斯先生是怎样看我的？……"

"他知道你的价值，我的孩子，我要为你们而祈祷上帝。……"

"您要是知道我有多高兴，我父亲能为蒂利埃先生出力。……我多么愿意帮助您的兄弟。……"

"总之，"莫黛斯特说，"您爱我们全家！"

"是的。"费利克斯答道。

真正的爱情总是笼罩上深奥莫测的腼腆，它的表白也是如此，因为它以自身为证明，而不象虚假的爱情，感到有必要放一把大火。假如蒂利埃的客厅里钻进去一位观察家，把两种情景相比较，看到泰奥多兹的浩繁准备和费利克斯的简单质朴，准能写出一部书来。一个是自然，一个是社会；一个是纯真，一个是虚假。弗拉薇见她女儿心醉神迷，灵魂从脸上每

个毛孔散发出来，象一位采撷了间接爱情表白的玫瑰花的少女那样美丽，不由一阵妒意涌上心头，她向莫黛斯特走去，对她耳语道：

“您的行为不够检点，我的女儿。人人都在注视着您，而您却和费利克斯先生独自谈了那么久，这会影响您的名声，也不知道这对我们是否合适。”

“可是，妈妈，教母也在这里。”

“哦！对不起，亲爱的朋友。”柯尔维尔太太说，“我刚才没看见您……”

“您和大家一样。”那位金口约翰[1]答道。

这句话刺疼了柯尔维尔太太，她好象中了带倒钩的箭头，高傲地瞥了费利克斯一眼。

“坐到这儿来，我的女儿。”她坐在蒂利埃太太身边，对女儿说。

“我要末累死，”费利克斯对蒂利埃太太说，“要末成为科学院院士，以这样的荣誉来向她求婚。”

“啊！”可怜的女人心想，“我本该找个象他那样安静温和的学者！……在那种荫庇下我会渐渐得到发展。……上帝啊，你没有愿意让我如此，可是撮合并保护这两个孩子吧，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她沉思着，听着她大姑子发出的喧嚣声，那真是一匹干活的马，这时，她正帮着两个女仆收拾桌子，把饭厅里的一切挪开，好让大家跳舞，她大声吆喝着，活象一个站在三桅战舰

---

① 指蒂利埃太太和金口约翰一样坦诚直率。

值班台上准备发起进攻的舰长。

“你们还有茶藨子糖浆没有？去买点巴旦杏仁糖浆来！”要不就是：“杯子不多，红水①太少了，把我刚才拿上来的六瓶普通酒拿下去。留神别让看门的科菲内喝了！卡罗琳娜，我的姑娘，你留在酒菜台这儿。如果到了一点钟大家还在跳舞，我会给你一条火腿。不要大手大脚。照看好一切。把扫帚给我，……给灯添点油，……当心不要闯祸，……你们把饭后点心剩下的东西理一理，用来充实酒菜台。你们看看，我的妹妹来不来帮我们忙！……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个慢性子！……上帝啊，她真是慢极了，……得！撤掉椅子吧，他们地方可以大些。”

客厅里尽是巴尼奥勒家、柯尔维尔家、洛迪日瓦家、菲利翁家的人，还有被舞会的消息吸引来的人。蒂利埃开舞会的消息从下午两点到四点，本地的有产者们散步的钟点，在卢森堡一带传了开来。

“准备好了吗，我的女儿？”柯尔维尔闯进饭厅说，“已经九点了，他们在客厅里挤得象桶装鲱鱼一样。卡陶、他妻子、他儿子、他女儿，和他未来的女婿刚才来了，那位年轻的检察官陪着他们。圣安东区的人现在涌进来了。我们要把钢琴从客厅搬到这里，嗯？”

于是，他调试他的双簧管，发出了信号，那快活的、走调的曲子引起客厅里一片欢呼声。描绘这类舞会颇无必要。衣着、容貌、交谈，一切全与某一细节相协调，这个细节应该能够满

① 掺入少量红葡萄酒的水。

足那些想象力丰富的人，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以一个唯一的事实的色彩和特点作为印记的。人们用油漆剥落、有些地方褪了色的托盘端来一些普通的杯子，盛满纯酒、红水或糖水。那些放茶藨子糖浆、巴旦杏仁糖浆的托盘时常断档。有五个牌桌，二十五个打牌的！十八个男女舞客！到了凌晨一点，大家把蒂利埃太太、布里吉特小姐和菲利翁太太，以及菲利翁先生也拖进来，他们聊发少年狂，跳一种俗称"面包店老板娘"的四组舞，而杜托克则模仿卡比尔人裹着头布出场！等候各自主人的仆人和蒂利埃府的仆人在四周围观，这个无穷无尽的四组舞又跳了一个钟头，布里吉特宣布为大家准备了夜宵，大家想把她举起来欢呼，但她预见到有必要藏起十二瓶勃艮第陈酒来。大家尽情作乐，上了年纪的妇女和少女们一样。蒂利埃说：

"嘿！今天早上我们还不知道会有这么一个盛会呢！……"

"还是这类临时组织的舞会更有乐趣，"公证人卡陶说，"您就甭提那些一本正经的聚会了！……"

这种意见在有产阶级当中是个公理。

"对啦！"米纳尔太太说，"我喜欢爸爸，我喜欢妈妈①……"

"我们可不是说您，太太，您是以家庭为乐趣的。"杜托克说。

跳完"面包店老板娘"后，泰奥多兹把杜托克从酒菜台拉开——杜托克在那里要了一片牛舌，对他说：

---

① 这是一首儿歌的开头两句，常被人引用，表明喜欢单纯而有家庭气息的欢乐。

“我们走吧，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到赛里泽那里，凑凑我们想干的那桩买卖的情况，那买卖并不象赛里泽所想的那么简单。”

“怎么回事？”杜托克边吃着牛舌回到客厅边问道。

“难道您不懂法律？……我略知一二，所以知道这事情有风险。如果那个公证人想要房子，而我们把房子夺走了，他还可以用抬价的办法再夺回去。他可以借一位登录在案的债主的名义买回房产。目前关于抵押房产的法律条文规定，当一座房产应债主要求拍卖以后，如果拍卖所得款项不足以偿还所有的债主，他们有权抬价买回。那个公证人一旦上了当，会想到这个主意的。”

“不错！”杜托克说，“好吧，我们去找赛里泽。”

“我们去找赛里泽！”这句话被米纳尔律师听见了，他马上跟着他们，然而，他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那两个人与他、他的道路和他的计划相距甚远，所以，他听见了也等于没听见。

“这是我们一生最美好的日子。”凌晨两点半，客厅里人走空了，只剩下布里吉特和她兄弟在一起，她说：“被自己的同胞们选中是何等的荣耀！”

“别搞错了，布里吉特，我的好姐姐，我们这一切全靠了一个人，……”

“谁？”

“我们的朋友拉佩拉德。”

杜托克和泰奥多兹不是在第二天即星期一，而是在第三天即星期二去赛里泽那里的，因为书记官告诉泰奥多兹，赛

里泽星期日和星期一不在家，在这两个日子里他没有主顾，那是人民奉献给放荡生活的日子。赛里泽住的那座房子是圣雅各区面貌的特征之一，与蒂利埃的房子或菲利翁的房子同等重要。没人知道（的确，还不曾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种现象），巴黎的那些街区如何、为何在精神上和外貌上都每况愈下，日益堕落，宫廷和教会的住所，卢森堡区和拉丁区怎么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尽管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宫殿之一，尽管圣热内维埃弗的圆顶构思大胆，慈谷军医学院的芒萨尔圆顶和植物园魅力无穷！为什么高雅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伏盖公寓、菲利翁和蒂利埃之类的房屋连同其房客充斥了巴黎，压倒了斯图亚特府、米尼翁大主教府、迪佩隆大主教府？为什么污泥、肮脏的工业和贫困占领了这座小山，而不是远离古老高贵的城市去安营扎寨？……一旦施布恩泽于这个街区的那位天使逝去，最下流的高利贷就取而代之。继承包比诺的是赛里泽。说也奇怪，而且值得加以研究，他们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并无差别。包比诺借钱不收利息，而且有时连本金也不要了；赛里泽一点亏也不吃，从而迫使穷人努力工作，变得明智起来。穷人热爱包比诺，但他们并不仇恨赛里泽。这是巴黎金融机器的最末一个齿轮。在上层，是纽沁根银行、凯勒银行、杜·蒂耶银行、蒙日诺银行；其次，是帕尔马、羊腿子、高布赛克之辈；再其次，是萨玛农、夏布瓦梭、巴贝之流；最后，在当铺之下，是高利贷之王如赛里泽之流，他在街头巷尾撒下罗网，一个不漏地扼住所有贫困潦倒的人的喉管！那件有肋形胸饰的礼服该能告诉您，那个两合公司和法院第六庭的漏网者的

破屋子在什么地方。

那是座被墙硝侵蚀的房子，返潮的墙上一块块绿斑，臭烘烘的象那些人的面孔，它坐落在母鸡街的拐角上，一个最末等的酒店装饰着它的门面，店面漆成粗劣的血红色，红色平布窗帘，铅面的柜台，门窗装护着吓人的铁棍。

门的上方晃动着一面丑陋的反射镜，上书：公寓，带家具出租。墙壁上纵横交叉的铁条说明这座楼房极不坚固。这座房子属于酒店老板，他住着底层的一半以及底层与二楼之间的夹层。寡妇波阿雷太太（娘家姓米旭诺）经营带家具出租的公寓，即二、三、四楼，住的尽是些最落魄的大学生。赛里泽住着底层的一间和夹层中的一间，由一座内部的楼梯上去，楼梯从一个铺有石板的污秽不堪的天井采光，天井里冒出一股股恶臭。赛里泽每月付给波阿雷寡妇四十法郎，包了午饭和晚饭。这样他作为她的寄膳客人，就笼络住了这个旅馆老板。他为酒店老板提供了大笔生意，零售利口酒，在太阳升起之前就赚进许多钱，这样也就笼络住了酒店老板。赛里泽星期三开始他的买卖：夏天早晨三点，冬天早晨五点，他那可憎的买卖的开门时间取决于中央菜市场开门的时间，因为他的许多主顾都要去中央菜市场。卡德内先生的酒铺赶在他前面开门。卡德内先生想到在这段时间里，完全是赛里泽给他招来的顾客，便仅以每年八十法郎的租金租给他那两个房间，还立了一张为期十二年的租约，只有赛里泽有权每过三个月中止租约，并且不付补偿金。卡德内每天亲自给他那个尊贵的房客送去一瓶上好的葡萄酒佐餐。赛里泽手头拮据时只要

对他朋友说："卡德内，借给我一百埃居，"就能如数借到，他也总是毫无差错地还给他钱。据说，卡德内有证据说明波阿雷寡妇交给赛里泽两千法郎，这大概能够解释自从他带着最后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和杜托克的庇护在这个街区立足以来买卖进展之迅速。卡德内出于贪心——这种买卖的成功更激起了他的贪心——年初以来就向赛里泽建议提供给他两万法郎资金，赛里泽借口买卖有风险，不顺利时会导致合伙人之间的争吵，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只能出六厘利息接受这笔资金，"而您在您的行当里赚的钱比这个多。……等过些时候有个正经买卖咱们再合伙不迟。一次好机会至少要投入五万法郎，等您有了这笔钱咱们再谈。……"

赛里泽把那座房产的事告诉泰奥多兹，是在弄清了波阿雷太太、卡德内和他三人无论如何也凑不齐十万法郎以后才这样做的。这个放短期高利贷的人在这座破屋里十分安全，必要时还能得到帮助。有些早晨，常有六十至八十个以上的男人女人来他这里，有的呆在酒店、有的呆在走廊、坐在楼梯的梯级上，有的在办公室里。不过，疑心很重的赛里泽从来不让六个以上的人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先来的人先排上号，每个人只有等轮上号才能进去，酒店老板和他的伙计在男人的帽子和女人的背上写号。人们互相卖号，前头的卖给尾巴上的，就象广场上的出租马车一样。有时候，中央菜市场里的买卖需要付现款，一个前面的号能卖一杯烧酒外加一个苏。从赛里泽办公室里出来的人先叫了后面的号，于是引起争执。卡德内喝止他们，说：

“你们把自卫队和警察招来就痛快了，他会关铺子的。”

他就是对赛里泽的称呼。在白天，一个家里没有面包，孩子苍白消瘦的不幸妇女走投无路，来这里借十个苏或二十个苏。

“他在家吗？”她这么问酒店老板或他的大伙计。

卡德内是个矮胖汉子，穿着蓝衣服，戴着黑袖套，身上一条酒店老板的围裙，头上一顶鸭舌帽，这么答道：

“他跟我说过您是个正派女人，叫我给您四十苏。您知道您该怎么办？……”

他这么说的时候，在那些可怜的母亲眼里简直是个天使。

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受到祝福！就象往日人们祝福包比诺一样。

星期天早上结帐时，人们咒骂赛里泽，星期六为还本付息而干活时，全巴黎在骂着他！但是，从每周的星期二到星期五，他是老天爷，是上帝。他所呆的那个房间空荡荡的，本是二楼的厨房，天花板上刷过石灰的椽子带着烟痕。沿墙壁放着些长凳，砂岩块铺的地板既吸湿又返潮。壁炉的通风罩还在，壁炉却被一只铸铁炉取代了，天冷的时候，赛里泽就用这炉子烧煤取暖。通风罩下面铺有半法尺高、一图瓦兹见方的地板，上面搁着一张值二十苏的桌子和一把木椅，椅上有一只绿色的圆皮垫。赛里泽让人把他身后的墙壁装修成船上板壁的式样，周围围上一个白木小屏风，挡住从窗口和门口吹来的风，这个两面屏风还能让他得到炉子的热量。窗子里面装上了巨大的护窗板，护窗板包了铁皮，用一根铁棍别住。门上也

装有同样的甲胄。房间深处的一个角落有一座螺旋状楼梯，那原是一家已被拆除的商店里的，卡德内从夏蓬街把它买回来，让人装在这里，并取消了中二层与二楼之间的所有通道，赛里泽还要求砌死了中二层开在楼梯平台上的门。这个住处成了堡垒。上面，此人卧室里的全部陈设，就是一块以二十法郎买来的地毯，一张寄宿公寓的房客用的床，一个五斗橱，两把椅子，一座扶手椅，一只写字台式样的铁钱箱，那是一个出色的锁匠的作品，淘旧货买来的。他在壁炉上的镜子跟前刮胡子。四条平纹布床单，六件密织细纱衬衫，其余的东西也与这一切相称。有一两回，卡德内曾见赛里泽穿戴得衣冠楚楚，这说明，他在五斗橱的最后一层抽屉里藏有一整套化装用的衣服，穿上就可以去歌剧院，甚至上交际场，而不被人辨认出来，因为卡德内若不是听出了他的声音，准会问他：

“有什么要我为您效劳的吗？”

此人身上最讨他的主顾们喜欢的，是他快活的性格和敏捷的答辩，他使用他们的语言。卡德内、他的两名伙计和赛里泽都生活在最丑恶的贫困当中，保持着殡葬工在继承人面前的安详态度和老兵痞在死人堆里的冷漠；他们听见饥饿绝望的呼喊时，就如外科医生在医院里听见病人呻唤，并不为之叹息；他们就象士兵或医生助手一样说些不关痛痒的话：

“忍耐些，振作起来，难受有什么用？你就是伤心死了又能怎么样？……人什么都能习惯，理智一点，”等等。

赛里泽小心谨慎，把每天早上放债所需款项藏在他所坐的扶手椅夹层里，每次只取出一百法郎，放在裤腰的钱包里，

而且，他只在添煤的时候才把门关上取钱、掏完钱包后才打开门。其实，他对这些来赴金钱约会的、形形色色、来自各方的山穷水尽的人们根本无须害怕。毫无疑义，正直和道德有许多不同方式，《道德专题研究》①一书除了这个社会公理别无其他基础。人可以昧着良心；可以公然违背高尚的原则；可以不顾最高的信誉，而不至于失却所有人的敬重；他甚至可以毫无信义，也不会上轻罪法庭；他可以是小偷，那也不属于重罪法庭审理；最后，就算上了重罪法庭，他还可以在苦役犯监狱里受人尊敬，表现出恶棍之间的某种道德，诸如不互相揭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等。赛里泽和他的主顾们之间绝对遵守的正是这最后一种正直品德，这也许是一种盘算，一种必要性，不过，实践这种品德仍会给人以变得伟大和弃恶从善的机会。赛里泽从未出错，他的那些穷人也不出错，他们相互间从不抵赖任何东西，不管是本金还是利息。赛里泽本人其实也来自平民百姓。他曾数度纠正前一个星期无意出现的差错，把钱还给某个贫苦人家，而那家人并没有发现这个差错！所以，他被看作一条狗，但却是一条忠实的狗。他说的话在这个贫民区里是不容置疑的。有个女人死了，才使他亏损了三十法郎。

"这就是我的利润！"他对他的听众们说，"而你们还追着我嚎叫。不过，我不会为娃娃们操心烦恼！……卡德内给了他们面包和比盖特②。"

自从这件事以后（其实这也是个巧妙的盘算），两个城区

① 巴尔扎克未完成的一部著作。

② 一种用葡萄渣和水酿成的饮料。

的穷人提起他来都说：

“他不是个坏人！……”

赛里泽所理解的短期高利贷，在其与当铺所保持的比例之内，并不象当铺那样是个残酷的创伤。赛里泽星期二借出十法郎，条件是星期天上午还他十二法郎。五个星期工夫，他就把本钱翻了一番。然而，互让了结也是常有的事，而他的善心就在于，有时他只收回十一法郎五十生丁，让人欠着他的利息。当他为了收回六十法郎而借给小水果店老板五十法郎时，或是借给泥料商一百法郎以收回一百二十法郎时，他就得担风险了。

泰奥多兹和杜托克从邮局街来到母鸡街，看见了一大群男男女女。借着酒店老板的油灯投下的灯光，他们惊骇地看见了这群衣衫褴褛的人形形色色的脸谱，有通红的，布满裂口的，皱巴巴的，痛苦严肃的，憔悴的，蓬头散发的，秃顶的，喝葡萄酒而发胖的，喝利口酒而消瘦的，有的咄咄逼人，有的听天由命，有的嘲弄人，有的鬼精灵，有的傻乎乎，哪怕是异想天开的画家，也永远无法画出比这更加生动的表情来。

“我会被他们认出来的！”泰奥多兹拉住杜托克说，“我们在他放债的时候来找他，真是干了件蠢事。……”

“尤其是，我们没有想到克拉帕龙就睡在他的破屋子里，我们又不熟悉屋子里的布局。这样吧，你去不合适，我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可以有事要找我的缮写员谈谈。我去叫他到茅庐游乐场，在花园的一个凉棚里吃晚饭，因为今天要开庭，我们不能吃午饭。”

“不行，我们可能被别人听见而自己毫无觉察。”律师答道，“我更喜欢小牡蛎岩饭店，我们可以坐在一个凉棚里轻声谈话。”

“如果有人看见您和赛里泽一起呢？……”

“那我们就去图尔内勒街的红马饭庄吧。”

“那里好多了，七点的时候我们不会遇到任何人。”

于是，杜托克独自从那群穷人中间走过，他听见人群中一再重复他的名字，因为他难保不碰上几个上过治安法院的人，正如泰奥多兹也难保不遇见他的几位主顾一样。

在这几个区，治安法官就是最高法院，一切争端都在这里平息下去，尤其是自从有条法令：规定治安法院在争端不超过一百四十法郎的案件中为最高裁决机关以后。人们给书记官让开一条路来，他们畏惧他不亚于治安法官。他见到楼梯的梯级上坐着些女人，就象阶梯形摆设台上陈列的花朵，真是惨不忍睹！她们中间有年轻的、苍白的、病痛的；头巾、软帽、连衣裙、围裙、服饰极不相同，五光十色，使上面那个关于花的比喻比一个比喻所应有的涵义更确切。杜托克打开房门时几乎透不过气来，里面已经进去过六个人，室内留下了他们的气味。

“您的号呢！号呢！”大家叫起来。

“闭上你们的嘴！”街上一个嘶哑的嗓音叫道，“这是治安法院的笔杆子！”

大家马上静了下来。杜托克看见他的缮写员穿件黄得象宪兵手套一样的皮背心，皮背心下面又穿了件不堪入目的毛线背心。可以想见，他那副在这么个外套之上的病容，头上裹

着一条马德拉斯布的女用头巾，露出额头，颈部没有头发，使这张脸显出其丑恶和具有威胁意味的特点，尤其是在一支每磅十二个苏的蜡烛烛光之下。

“这样可不行，朗蒂梅什老头。”赛里泽对一个高个子老头说。那老头看来有七十岁，红呢软帽拿在手里，露出光秃的头，站在他面前，蹩脚的短工作服里露出长满白毛的胸脯。“告诉我，您究竟想干什么！一百法郎，即使条件是还我一百二十法郎，我也不能象在教堂里撒开一条狗一样随便放手。……”

另外五名主顾全都哄堂大笑起来，其中有两个还是在哺乳期的妇女，一个织着毛线，一个奶着孩子。

赛里泽见到杜托克便恭敬地站起来，急忙迎上前去，一面补充道：

“您有时间考虑，因为，您看，这样我放不下心来，一个老锁匠伙计要一百法郎。”

“如果是为了一件发明呢？……”那老工匠喊道。

“一件发明就借一百法郎！……您不懂法律，那得两千法郎，”杜托克说，“要申请专利，要有人撑腰。……”

“不错，”赛里泽说，他早就盼着这类偶然机遇了。“这样吧，朗蒂梅什老爹，您明天早上六点再来，我们谈谈，谈发明可不能当着那么多人。……”

然后，他就听杜托克说话。杜托克第一句话就是：

“要是这发明真有价值，咱俩对半分！……”

杜托克说完才告诉他约会的事，随即走出办公室去。

“您为什么一大早起床来告诉我这个？”多疑的赛里泽问道，他听到“咱俩对半分”就已经有气了。“您本可以在书记室里见到我的。”

于是，他偷偷打量着杜托克，杜托克谈到克拉帕龙、谈到泰奥多兹的事应该速战速决，说的都是真话，但似乎总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您本可以在书记室见到我的……”赛里泽把杜托克一直送到门口，又说道。

“这个家伙，”他回到自己位子上，心想，“好象在对我瞒着什么，不让我了解底细。……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要缮写员这份差使了！……”“该您了，我的小妈妈。”他叫道，“您发明孩子！……这很有意思，虽然谁都知道用什么办法！”

三个同伙的会见就无须多说了，尤其是因为他们所商定的措施，正是泰奥多兹对蒂利埃小姐所透露的内容的基础。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拉佩拉德手腕之灵巧几乎使赛里泽和杜托克感到害怕。这次会见之后，那位穷人的银行家见到自己在和那么高明的赌徒搭档，心里萌发了及时抽身的想法。不惜一切代价去赢牌，压倒所有最能干的对手，哪怕借助于欺诈，这便是绿呢毯边上①的朋友们所特有的精神。拉佩拉德即将受到的可怕打击正是由此而来的。况且，他深知他的两位同伙的为人。所以，尽管他的神经经常不断处于紧张状态，尽管他作为十面人要时时处处留神，却没有比和他的这个同

---

① 即赌桌边上，因赌桌上都铺着绿呢毯，故云。

党在一起更使他感到吃力的了。杜托克是个大骗子，赛里泽过去演过戏，他们都很会察言观色。塔莱朗式的不动声色的脸部表情会使他们与普罗旺斯人决裂，他被抓在他们的爪子里，又必须做出轻松自在、信任而开诚布公的样子，这无疑是一种登峰造极的艺术。教观众们信以为真，那是平常的成功；而如能骗过马尔斯小姐，弗雷德里克·勒迈特、波蒂埃、塔尔玛、蒙罗斯①，则是达到了艺术的巅峰。因而，这次会晤的结果使拉佩拉德暗中担忧，因为他和赛里泽一样有洞察力，这使他在这场巨大的赌博的最后关头血液沸腾、心焦如焚，有时，使他处于孤注一掷、眼睛随着轮盘转动的赌徒的病态之中。在那种时刻，感官变得高度敏锐，智力达到了人类科学无法测量的范围。

在那次会晤的第二天，他去蒂利埃家吃晚饭，蒂利埃找了个普普通通的借口，说要去拜会德·圣丰德里伊夫人，即那位著名学者的夫人，他想与她结交。于是，他带着蒂利埃太太走了，让泰奥多兹和蒂利埃小姐呆在一起。蒂利埃、他姐姐和泰奥多兹都心照不宣，而帝政时代的老美男子则称这种行动为外交程序。

"年轻人，不要利用我姐姐的天真无邪，要尊敬她。"蒂利埃临走前郑重其事地说。

"小姐，"泰奥多兹把自己的扶手椅挪近正在织毛线的布里吉特的安乐椅说，"您是否想到过，让本区的商界也为蒂利

① 以上列举的皆为当时法国最出色的演员。

埃出点力？……”

“怎么出力？”她说。

“您不是和巴贝、梅蒂维埃有业务联系吗？”

“哦！您说得对！见鬼！您倒不笨！”她稍停又说。

“爱谁就为谁奔走效力！”他格言式地、保持一定距离地答道。

讨好布里吉特，是这场业已进行两年之久的长期战役的高潮，就象是攻克莫斯科大棱堡。必须缠住那个老姑娘，象中世纪的魔鬼缠人一样，使她没有任何警觉起来的可能。三天来，拉佩拉德就在琢磨这项任务，反复研究以便熟悉其中困难。奉承——这个在聪明人手中万无一失的武器——在一个早就知道自己一点也不漂亮的老姑娘身上无计可施。可是，意志坚强的人没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拉马克之辈总能攻克卡普里岛①。所以，我们对那天晚上发生的、值得回味的场面一点不能省略，一切都意味深长：静场的时刻、低垂的眼睛、目光的顾盼和声音的抑扬。

“不过，”布里吉特答道，“您已经向我们证明，您是爱我们的了。……”

“您兄弟告诉您了？……”

“没有，他只说您要和我谈一件事。……”

“是的，小姐，因为您是家里的男子汉。然而，我细想下来，这件买卖对我有许多不利，只有为自己人我才能这样把自

---

① 一八〇八年法国名将拉马克将军攻克英军占领的天险卡普里岛。

己牵连进去，……那是一大笔无须操心便能带来三、四万法郎岁入的财富，……一座房产！……由于需要给蒂利埃弄一笔财产，我起初没有想那么多，……那是很诱人的。……正如我对他说的，除非是个傻瓜，否则谁心里都会想：为什么他要给我们那么多好处？也如我对他说过的：为他出力，我认为也是为我自己出力。他要想当众议员，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要缴足取得被选举权的纳税额；二是要出头露面，使选民对自己有所了解。我忠心到了想帮他写本书的地步，写公共信用问题，写什么都行，……我应该也帮他筹划他的财产，……若让您把这座房产给他显然太荒唐，……”

“给我弟弟！……我明天就可以把房产转到他名下，……”布里吉特喊起来，“您不了解我……”

“我不完全了解您，”拉佩拉德说，“但我现在对您有所了解了，我后悔当初制订计划，让蒂利埃获得提名的时候，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您。以后会有人妒忌他的！他将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挫败他们的计划，不给他的竞争对手以任何口实！”

“可是，那桩买卖……”布里吉特说，“有些什么困难呢？”

“小姐，困难来自我的良心，……在良心问题上，我在没有讨教我的忏悔师之前当然决不会为您效力。……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买卖倒是完全合法的，但您知道，我是个注册律师，是一个相当严格的同业公会的成员，我是不会建议您去做一件招人非议的买卖的。……我可以为自己辩解的，首先就是我并未从中捞取一文钱的好处。……”

布里吉特象热锅上的蚂蚁，她面孔发烧，弄断了毛线，又

把它接上，不知怎么是好。

“如今的房产，没有一百八十万法郎，”她说，“是拿不到四万法郎岁入的。……”

“哎！我担保，您见到那座房产之后，就会认为完全可能拿到那么多岁入，而我能让蒂利埃只用五万法郎就成为房产的主人。……”

“要是您让我们得到这个，……”布里吉特叫道，她的贪欲被煽了起来，在贪欲的折磨下激动到了极点，“说下去，我亲爱的泰奥多兹先生，……”

她忽然停住了口。

“怎么？小姐，……”

“也许您这是为自己干的。”

“哦！如果蒂利埃把我的秘密告诉了您，我就离开你们家，……”

布里吉特抬起头来。

“他告诉您，我爱莫黛斯特吗？”

“没有，我以名誉担保，”布里吉特叫道，“但我正想和您谈到她。”

“把她给我吗？……哦！愿上帝饶恕我们，我只愿在她本人、她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得到她，或者任她选择。……不，从您这儿我只想得到您的好意，您的庇护……作为我服务的报酬，请您和蒂利埃一样，许诺您的影响和友谊，您就说您把我看成您的儿子，……而我将征求您的意见，……我听从您的决定，我将不对我的忏悔师说。您瞧，两年以来，我观察这个家庭，

我愿成为其中一名成员并把我的精力奉献给它，我早就看到了，……我会出人头地的。……您具有古人的正直品行，您是位刚正不阿的法官，……您懂得做买卖，谁都喜欢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有这些品质，……有您这么一位能干的岳母，我将无后顾之忧，因为一旦开始从政，大量财产方面的细节问题将会挡住去路……。我在星期天晚上对您佩服之至。……啊！您干得真漂亮！您是怎么调动这一切的！我想，只有十分钟饭厅就腾空出来了，……而且，您不用出门，就备齐了饮料和夜宵所需的一切。……我心想，这可是个天生的女主人！……”

布里吉特的鼻翼张了开来，她嗅吸着那位年轻律师的话。他偷偷看了她一眼，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他打动了她的心弦。

“哦！”她说，“我做惯了家务，这些我已经干熟了！……”

“讨教于一个纯洁的良心，”泰奥多兹又说，“这对我来说便足够了！”

他刚才站着，现在又坐下来说道：

“咱们的买卖是这样的，亲爱的姑妈，……您不是将成为我的姑妈吗？……”

“住口，坏小子！……”布里吉特说，“讲下去，……”

“我要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您，请注意，我要是告诉了您，也就是把自己给牵连进去了，因为我作为律师应当保守这类秘密。……因而，请您想想，我们已经一起犯下了违背律师义务的罪行！有位巴黎的公证人和一位建筑师合伙，买了一些地皮，在上面盖房屋，近来行情暴跌，……他们计算有误，……这些就甭管它了，……在他们的非法公司（因为公证

人不可以做买卖）所建造的房屋中，有一座房屋因尚未完工，所以价钱跌得极低，将只能作价十万法郎，尽管地皮和工程就花去了四十万法郎。由于只需要装修内部，装修费用的估价再容易不过了，因为承包商已将材料备齐，他们也将降价出售，所以花钱不会超过五万法郎。这座房子所处位置很好，所以，在纳税以后还能有四万法郎以上的收入。它完全用方石砌成，隔墙用的是砾石，房屋正面精雕细刻花费了两万多法郎，窗子用的是玻璃，并使用了所谓长插销的新设计。”

“那么，困难究竟在哪里？”

“哦，是这样，那个公证人放弃其他房产，为自己保留了这份蛋糕，他是监督破产管理人拍卖房产的债主之一，当然用的是他朋友的名义。大家没有提出诉讼，因为那太花钱，各人将自己的那份自愿加以拍卖。那位公证人找到我的一个主顾，要求借用他的名义买下那座房产。我的主顾是个穷光蛋，他对我说：‘如果把房子从公证人那里夺走，那可是一大笔横财。……’”

“这种做法在生意场上是允许的！……”布里吉特忙说。

“如果只是这么点困难，”泰奥多兹说，“那就象我朋友说的一样了。当他的学生们抱怨绘画难出佳作时，他说：‘我的小朋友，若不是这样，那就连听差也能创造出杰作来了！’要知道，小姐，倘使我们作弄了那个可憎的公证人（请您相信，他是活该如此，因为他使许多人的家产受到连累），那就很难骗他第二回。因为他尽管是个公证人，却极其精明。当有人买下房产后，如果债主嫌房价太低不愿放弃房产，他们可以在一定

期限内抬高房价，自已买下房产。假如没法哄骗那个骗子直至抬价期结束，那就必须想个新招来代替第一个招数。可是，这买卖究竟合法吗？……应该为自己希望进入的那个家庭而促成这笔买卖吗？这就是我三天来扪心自问的。……”

必须承认，布里吉特感到迟疑。于是，泰奥多兹使出了最后一招：

“您今天夜里考虑一下吧，明天我们再谈，……”

“听着，小东西。”布里吉特以近乎爱抚的目光看着律师说，“首先应当看一下房子。它在哪里？……”

“在玛德莱娜路附近！十年后，那将是巴黎的市中心！您知道，从一八一九年开始就有人想到这些地皮！银行家杜·蒂耶的财产就是从那里来的。……公证人罗甘臭名昭彰的破产曾使巴黎的许多人家惶惶不安，给予公证人协会的名誉以极大的打击，并把赫赫有名的花粉商皮罗托牵连进去，其破产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由于他们为时过早地进行了那些地皮的交易。”

“这我记得。”布里吉特答道。

“那座房子毫无问题能在年内竣工，明年中期就可以出租了。”

“我们明天能去吗？”

“漂亮的姑母，我听您吩咐。”

“哦，您可别当着大家的面这么称呼我。……至于那桩买卖，”她又说，“只有看过房子才能拿主意。”

“那座房子是七层楼，正面有九扇窗，一个漂亮的院子，四

个店铺，而且占着街角……哦！那个公证人很在行，没说的！何况，一旦发生政治变故，什么公债、什么买卖全都落空了。我要是您，我就把蒂利埃太太和您的公债全部卖掉，为蒂利埃买下这座漂亮的房子，用以后节余的款项替那位可怜的女信徒重购公债。……目前，公债已经到了二十，以后还能更高吗？那是难以置信的，所以应该抓紧。”

布里吉特舔舔嘴唇，她看到了保全自己的资本，利用蒂利埃太太的财产使她兄弟发财的办法。

“我弟弟说得对，”她对泰奥多兹说，“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您会青云直上的。……”

“他将比我升得高。”泰奥多兹答道，天真之态令老小姐感动。

“您会有个家的。”她说。

“会有障碍的，”泰奥多兹又说，“蒂利埃太太有点怪，她不喜欢我。”

“哼！我倒要看看她能怎样！……”布里吉特叫道，“那桩买卖如果可行，就着手进行吧，”她又说，“让我来照料您的利益。”

“蒂利埃，省议会议员，拥有一座至少能收入四万法郎租金的房产，受过勋，又发表了一部庄重严肃的政治著作。……他会在一八四二年的改选中成为众议员，…… 不过，咱们私下说说，我的小姑妈，只有为真正的岳父才能这样忠心耿耿。……”

“说得对。”

“我虽然没有财产，却能使您的财产翻一番，如果那桩买卖干得稳妥，我就再找一些别的机会，……”

“在看到房子以前，”蒂利埃小姐说，“我什么也不能说。……”

“那么您明天叫一辆马车，我明天早上可以搞到一张去看那座房子的证明。……”

“明天中午见。”布里吉特答道，向泰奥多兹伸出手击掌成交，但他却吻了一下她的手。那是布里吉特受到过的最温柔、最恭敬的一吻。

“再见，我的孩子。”他走到门口时，布里吉特说道。她使劲打铃唤来一名女仆，那女仆一露面她就说：

“约瑟芬，马上去柯尔维尔太太那里，叫她来跟我说话。”

一刻钟以后，弗拉薇走进客厅，布里吉特正在激动万分地踱来踱去。

“亲爱的，这是件与我们心爱的莫黛斯特有关的事情，要请您帮个大忙。……您认识蒂丽娅，歌剧院的女舞蹈家，当年我兄弟总提起她，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是啊，亲爱的，不过她不跳舞了，她成了杜·勃吕埃伯爵夫人。她丈夫不是法国贵族院议员吗？”

“她跟您还有交情没有？……”

“我们不再来往了。……”

“我知道，那个有钱的承包商沙法鲁是她叔父，……”老小姐说，“他又老又有钱，您去看看您的旧友，让她给叔父写张便条，就说您有桩买卖向她请教，请他惠予指教，并说这将是给

她帮了个天大的忙。我们明天下午一点去他家找他。叫她请她叔父严守秘密！去吧，好孩子！我们心爱的闺女莫黛斯特会成为百万富翁，而且，您知道吗，我还要给她找个会使她平步青云的乘龙快婿。”

“您要我说出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吗？”

“说吧……”

“泰奥多兹·德·拉佩拉德！”

“完全正确！”

“这人在您的支持下能够当上大臣！……”

“是上帝把他送到我们家来的！”那老小姐叫道。

这时候，蒂利埃先生和太太回来了。

五天以后，召集选民以便推举市议会议员的敕令于四月二十日刊登于《箴言报》上，并在巴黎广为张贴。其时，所谓的三月一日内阁①已经就职一个月了。布里吉特心绪极佳，她发现泰奥多兹所说的情况属实。老沙法鲁从上到下看过那座房子，认为那是一件建筑中的杰作。建筑师葛兰杜在公证人和克拉帕龙的买卖里入了伙，可怜他还以为是为自己造的房子。杜·勃吕埃夫人的叔父则以为事关她侄女的利益，他说他用三万法郎就能让房子竣工。所以，一个星期以来，拉佩拉德成了布里吉特的上帝，她以天真的歪理对他证明，有发财的机会就该抓住不放。

“假如其中有什么罪过，”她在花园里对他说，“您去忏悔

---

① 指一八四〇年三月一日组阁的梯也尔内阁。

一下就行了。……”

“好了，我的朋友，”蒂利埃叫起来，“见鬼！对自己的亲人应当……”

“我会下决心的，”拉佩拉德用激动的声音说，“但我有一些条件。我不愿意在娶莫黛斯特的时候被人说成是贪图钱财……。假如你们要我干一件问心有愧的事情，那至少要让我在众人眼里还是原来的我。而您呢，我的老蒂利埃，只能把我为您弄到的房产的虚有权给莫黛斯特。……”

“对……”

“不要剥夺您自己，”泰奥多兹又说，“我亲爱的小姑妈，在婚约中也要这样才是。把可供支配的资本的余数买回公债放在蒂利埃太太名下，由她随意处置。我们一家子就这样过，一旦无须担心将来，我自会努力上进。”

“我同意，”蒂利埃叫道，“这样说话象个正派人。”

“让我吻吻您的额头，小东西。”老小姐叫道，“但嫁妆总该要的，我们会给莫黛斯特六万法郎。”

“给她买衣服吧。”拉佩拉德说。

“我们三个都是讲信义的。”蒂利埃说，“就这么说定了，您帮我们买房子，咱俩一起写我的政治著作，您尽力帮我得到授勋。……”

“那将是五月一日的事，和您就任市议会议员同一天！不过，好朋友，还有您，小姑妈，你们要给我守口如瓶……等到所有被我要弄过的人反过来攻击我的时候，不要听信那些诽谤我的谗言。……你们知道吗？我会变成一个乞丐、一个骗子、

一个危险人物、一个伪君子、一个野心家、一个图谋别人家产的人，你们听到这类指责能无动于衷吗？……”

“您放心吧！”布里吉特说。

从那天起，蒂利埃成了“好朋友”。泰奥多兹称他为好朋友时，声调变化无穷，表现出种种不同的情感，连弗拉薇也惊叹不已。“我的小姑妈”这个称呼使布里吉特十分受用，但只在蒂利埃姐弟之间这么叫，在大家面前则仅在耳边叫叫而已，有时则是叫给弗拉薇听的。泰奥多兹、杜托克、赛里泽、巴贝、梅蒂维埃、米纳尔一家、菲利翁一家、洛迪日瓦一家、柯尔维尔、普龙、巴尼奥勒，以及他们的朋友都拼命活动，上上下下一齐努力。卡德内在他的分选区拉到了三十张票，有七个选民的票是他代写的，他们只会在上面画十字。四月三十日，蒂利埃以绝大多数票被宣布为塞纳省议会议员，只差六十票便是全票通过了。五月一日，蒂利埃与市议会成员一起去杜伊勒里宫恭贺王上的圣名瞻礼日。他回来时满面春风：他已经尾随着米纳尔进了宫。

十天以后，一张黄色的布告宣布那座房产自愿拍卖，起价为七万五千法郎，最终的拍卖定于七月底进行。关于这个问题，克拉帕龙和赛里泽之间有一项协议，根据协议，赛里泽答应（当然是口头答应）给克拉帕龙一万五千法郎，只要他能哄骗那个公证人拖过抬价的期限。蒂利埃小姐从泰奥多兹那里得知了协议内容，完全赞同这一秘密条款，她知道必须付钱给这一无耻叛卖行为的执行者。钱款将由可敬的律师转交。克拉帕龙曾在半夜和他的同伙、那位公证人，在观象台广场碰

头。那位公证人的事务所已根据巴黎公证人纪律委员会的决定予以出售，但还未售出。那年轻人是莱奥波德·阿讷坎的继任，他想一蹴而就，不想按部就班地积聚财富。他仍以为可以挽回败局，试图保全一切。碰头时，他出价到一万法郎，以确保这桩肮脏买卖不生变故。他要等出面买房的买主在一份秘密文件上签字以后才付给克拉帕龙这笔钱。那年轻人知道，这笔钱将是克拉帕龙东山再起的唯一资本，因此，他以为可以对他放心。

“全巴黎有谁能为这么桩买卖给我这么个美差！”克拉帕龙对他说，“您就放心睡觉吧，我会找一个名义上的买主，是那种规矩人，傻得根本动不出咱们这种脑筋。……他是个退休的老职员，您把钱交给他买房子，他会在您的秘密文件上签字的。”

当克拉帕龙看到，他只能从公证人那里得到一万法郎时，赛里泽便提议给他一万二千法郎，然后向泰奥多兹要一万五千法郎，并打定主意只交给克拉帕龙三千法郎。这四个人之间演出的一幕幕场景无不伴随着关于感情、信义，以及相互共事并后会有期的人之间所应遵守的准则等等甜言蜜语。在这些有利于蒂利埃的秘密活动进行的同时（泰奥多兹向蒂利埃说明这些活动时，表现出对自己涉足于这些诡计深感厌恶），两位朋友又共同构思“好朋友”将要发表的大作。那位塞纳省议会议员深信自己若无这位天才则将一事无成，其才智使他赞叹，其才干使他惊服，日益感到必须招他为婿。所以，自五月份以来，泰奥多兹每星期七天中倒有四天要和“好朋

友"共进晚餐。那是泰奥多兹在那个人家毫无争议地占有支配地位的时期，当时他得到这家人所有朋友的赞许。事情是这样的：菲利翁一家听到布里吉特和蒂利埃对泰奥多兹赞不绝口，生怕得罪这两位有力人物，即使这没完没了的赞扬使他们生厌或显得过分夸张时，大家也决不流露出心里的想法。米纳尔一家也是如此。况且，那位朋友的表现总是极为出色，他处处谦恭退让，以这种办法消除了他们的戒心。他象是一件摆设，让菲利翁一家和米纳尔一家以为布里吉特和蒂利埃已经掂量过他，觉得他分量太轻，除了成为一个受人恩惠的好青年之外，不足以成为别的什么人物。

"他也许以为我姐姐会把他写进自己的遗嘱，"蒂利埃有天对米纳尔说，"他不怎么了解她。"

这句话是泰奥多兹的主意，它平息了怀有戒心的米纳尔的疑虑。

"他对我们忠心耿耿，"老小姐有一天对菲利翁说，"但也该感激我们，我们免去了他的房租，而且，他几乎是在我们家包伙了。……"

老小姐这番言谈也是出于泰奥多兹的启发，经常出入蒂利埃客厅的那些人家把这话传了开来，驱散了大家的疑云。而泰奥多兹也做出一副食客的卑躬屈膝的样子，以证实蒂利埃和他姐姐脱口而出的话之不妄。打惠斯特牌时，他为"好朋友"的错牌辩解。无论那姐弟俩说了什么小市民的蠢话，他总是露出象蒂利埃太太一样和善的呆笑。他得到了他所热切盼望得到的效果：他的真正的敌手们的轻视，他以这种轻视作为

掩盖自己才干的外套。在四个月中，他是一副正在消化和吞咽猎物的蛇的脸相。所以，他和柯尔维尔或弗拉薇跑到花园纵情大笑，放下面具，休息一下，在他未来的岳母身边神经质地发泄一通感情，使她害怕或者动情。

“您不可怜我吗？……”在预备性拍卖的前夜，他对她说。在预备性拍卖中，蒂利埃以七万五千法郎的价格买下了那座房产。“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却象鼠辈一样爬行，克制住自己的挖苦，咽下自己的怨愤！还要遭受您的拒绝！”

“我的朋友，我的孩子！……”弗拉薇有点气馁地说。

这两句话是个温度计，表明那个能干的艺术家使他与弗拉薇的私情维持在什么温度上。可怜的女人正在感情和道德、宗教和神秘的情欲之间摇摆。

这期间，年轻的费利克斯·菲利翁尽心尽力、始终不懈地为小柯尔维尔补课，花费了大量时间，还以为这是在为未来的岳家出力。为了表示感谢，在泰奥多兹的建议下，柯尔维尔家邀请他每星期四去吃饭，而律师也从不缺席。弗拉薇有时做一只荷包、有时一双拖鞋、有时一个烟盒，送给幸福的年轻人，他叫道：

“为您效劳使我感到幸福，夫人，这是给我的最大报酬！……”

“我们不是有钱人家，先生。”柯尔维尔答道，“不过，书袋子，我们是知恩图报的。”老菲利翁听到他儿子从晚会回来叙述的情景，高兴得直搓手，仿佛已经看见他心爱的、高尚的费利克斯娶了莫黛斯特！……

然而，莫黛斯特爱得越深，在费利克斯面前就越显得严肃庄重，尤其是因为，有天晚上，她母亲曾对她严加训斥说："不要给予小菲利翁任何盼头，我的女儿。您父亲和我都不能为您的婚事作主。您必须保留您的希望，那远远不是去取悦一个身无分文的教书匠，而是要保持布里吉特小姐和您教父对你的钟爱。你如果不想送你母亲的命，我的安琪儿，是的，送我的命，……那就在这件事情上绝对听从我，要记住，我们首先是为你的幸福而着想的。"

由于最终的拍卖定于七月底进行，泰奥多兹在六月底便建议布里吉特作好准备，前一天，她卖掉了弟媳和自己的全部公债。四国协定①是个灾难，是对法国的真正侮辱，有必要对这个历史性事件加以回顾。从七月到八月底，由于梯也尔先生对战争跃跃欲试，开战的前景弄得人心惶惶，法国的公债年息跌了二十法郎，眼看年息三厘的公债跌到了六十法郎。这还不算，金融的崩溃的影响波及巴黎的不动产，情况糟糕之至，正在出售的房产全都降价售出。这一系列事件使泰奥多兹在布里吉特和蒂利埃眼里成了未卜先知的天才，那处房产最终以七万五千法郎的价格卖给了蒂利埃。那公证人的事务所已经盘出，他受这场政治灾难的牵连，不得不去农村避几天风，但他随身带着给克拉帕龙的一万法郎。蒂利埃按泰奥多兹的主意和葛兰杜订了个承包契约，葛兰杜以为是替公证人

① 指英、奥、普、俄四国于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五日背着法国签订的一个条约，以解决土、埃问题，支持土耳其苏丹马赫穆德二世反对法国的盟友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阿里被迫屈服，宣布臣服苏丹。

装修房屋，况且，当时所有的工程都停工了，工人无事可干，所以，那个建筑师得以尽善尽美地完成了自己喜爱的作品，只花了两万五千法郎，包括为四间客厅描金！……泰奥多兹要求订立书面合同，并且写明是五万法郎，而不是两万五千法郎。蒂利埃得到这座房产后身价倍增。至于那位公证人，他被那一系列犹如晴天平地卷起的龙卷风般的政治事件弄得晕头转向。泰奥多兹确立了自己的支配地位，由于屡建奇功而地位稳固，而且因为他们共同写书而紧紧抓住了蒂利埃，特别是因为他很知趣，从不提及金钱，而得到布里吉特的赞赏，这样，他也就不象过去那样奴颜婢膝了。布里吉特和蒂利埃对他说："不管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失去对您的尊重，您就是在自己的家里。米纳尔和菲利翁的意见似乎使您害怕，他们的意见对我们来说就象维克多·雨果的一段诗，所以，您由他们说去，……尽管抬起头来！……"

"我们还需要他们为蒂利埃进入众议院而出力！"泰奥多兹说，"听从我的主意吧，你们不是觉得我的主意还不错吗？等你们房子确实到了手，你们将等于是白捡来的，因为你们可以在蒂利埃太太名下买进价值六十法郎的三厘息公债就又补上了她的存款，……你们只要等抬价期限结束，预备好给那几个无赖的一万五千法郎就行了。"

布里吉特没有等待，而是把所有的本钱都用上了，除去一笔十二万法郎的款子，并扣除了她弟媳的财产金额，在蒂利埃太太名下买了一万二千法郎年金的三厘息公债，用去二十四万法郎，在自己名下买了一万法郎年金。她决定不再劳神费

心干贴现买卖了。她看见她弟弟除去退休金还有四万法郎岁入，蒂利埃太太有一万二千法郎年金，自己有一万八千法郎年金，每年共有七万二千法郎收入，还有八千法郎房租。

“我们现在和米纳尔家不相上下了！……”她叫道。

“别高兴得太早，”泰奥多兹对她说，“抬价期限还有八天才结束。我办妥了你们的事，我自己的事却一塌糊涂……”

“我亲爱的孩子！……您还有朋友！……”布里吉特叫道，“如果您要用二十五个路易，可以随时来这儿拿！……”

泰奥多兹听到这句话，与蒂利埃交换了一个微笑。蒂利埃把他拉到外面，对他说：“请您原谅我可怜的姐姐……，她有点小家子气。……假如您需要两万五千法郎……我可以从，……从我所收的第一批房租里借给您。……”他添了一句。

“蒂利埃，我脖子上套了一根绳索！”泰奥多兹叫起来，“我从当上律师开始就欠下一些汇票，…… 可是，…… 别作声！……”泰奥多兹说，自己也因泄漏了隐私而害怕了。“我被一伙坏蛋抓在手心，……我真想痛打他们一顿。……”

泰奥多兹道出自己的秘密有两点理由：考验蒂利埃；提防在早已预料到的险恶的暗斗里可能遭受的致命一击。只需两句话就能说明他的可怕处境。在他穷愁潦倒的时候，只有赛里泽去他的阁楼看他。他在隆冬严寒之中没有衣服，只好躺在毯子里，身上只剩下一件衬衫。三天来，他就靠一块面包为生，每次小心留意地切下一片，心想：“怎么办呢？”这时，他旧日的保护人获得赦免出狱，来到他这里。这两个人，一个裹着房东的毯子、一个裹着下流无耻的名声，他们在燃着小捆

短树枝的炉火跟前所商定的计划，就无须赘述了。第二天早上，赛里泽见过杜托克，带来从神庙[1]买来的一条裤子、一件背心、一件上装、一顶帽子、一双靴子，又带着泰奥多兹去吃晚饭。在旧喜剧院街的燕雀饭店，那顿四十七法郎的晚饭被普罗旺斯人吃掉了一半。在吃饭后点心、他们已有三分醉意时，赛里泽对他说：

"你愿意签押给我一张五万法郎的汇票，以换取律师的资格吗？……"

"你靠这张汇票连五个法郎也赚不回来。……"泰奥多兹说。

"那不关你的事，你可以分文不少地付清这笔数目。这是请你吃饭的这位先生和我，我们在一桩买卖里应得的份额，你不担任何风险，却能得到律师资格和许多主顾，还可以娶到一个至少有两、三万法郎年金收入的黄花闺女。杜托克和我都娶不了她，我们要把你打扮起来，让你有个规矩人的模样，给你吃，给你住，给你家具，…… 但我们得要这个担保。不是为我，我了解你，而是为了这位先生，我将作为他的契约出面人。……我们把你装备成海盗船，为的是进行白人买卖。如果咱们没抓住这份嫁妆，我们将进行其他尝试。……在我们之间不需要假装正经，这是很清楚的。……我们会给你指示，因为这件事要放长线、钓大鱼，会碰到一些麻烦！我有汇票的印花。……"

---

① 当时巴黎的一大旧货市场。

“堂倌！拿笔和墨水来。”泰奥多兹说。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杜托克叫道。

“你签上：泰奥多兹·德·拉佩拉德，在收到一万法郎这句下面写上：律师，住圣多明各地狱街。日期由我们来填，我们将对你起诉追索钱款，但秘而不宣，这是为了能够抓牢你。船长和船只出海的时候，船主应该有其保障。”

会见的第二天，治安法院的执达吏就帮赛里泽搞了个秘密起诉，他晚上来看律师，一切都不事声张地安排就绪。商业法庭一次就审理上百件类似的案子。大家知道，巴黎律师同业公会理事会纪律严明，这个组织和诉讼代理人的组织对其成员约束极严。一个律师倘若进了克利希监狱，就将从名册上除名。因此，赛里泽根据杜托克的主意，对他们的傀儡采取了唯一能保证他们从莫黛斯特的嫁妆里每人分得两万五千法郎的措施。泰奥多兹在签署这些票据时，只看见自己有了生活保障并有了干一番事业的可能；但随着前景逐渐明朗，随着他扮演的角色在社会阶梯上一级一级攀登到越来越高的地位，他就渴望摆脱自己的两位同伙了。他向蒂利埃告借两万五千法郎，希望能和赛里泽讨价还价，以百分之五十的价钱赎回那些汇票。不幸的是，这种无耻的交易并非绝无仅有，巴黎经常发生这类交易，其形式或尖锐或缓和。历史家在对社会作精确而全面的描绘时，决不可加以忽略。杜托克生活极为放荡，他买的书记官职务还欠人两万法郎。他寄望于成功，用俗话来说，把线放长点儿，直至一八四〇年底。到那时为止，这三个人谁也没有失手，也没有吼叫。每人都感到自己的力

量，也知道危险。同样警惕、同样留神、表面上同样相互信任，在相互的怀疑溢于言表时其沉默和眼神同样阴沉。尤其是两个月来，泰奥多兹取得了突出的强者地位。杜托克和赛里泽便在他们的小船下面藏了一大堆火药，导火索不断点燃，但风会吹灭它，魔鬼也会把炸药浸湿。猛兽攫取食物的时刻总是最危急的时刻，而对于那三只饿虎来说，这种时刻到来了。赛里泽有时仿佛以非难的目光对泰奥多兹说："我使你当上了国王，而我却什么也不是。我不是拥有一切就是一无所有。"这种非难的目光，本世纪以来，君主们曾两度见识过[1]。赛里泽心里的忌妒如雪崩一般发展。杜托克全靠着他的发了横财的缮写员。泰奥多兹恨不得放两把大火烧掉他那两位隐名合伙人和他们手里的票据。三个人都极力掩饰自己的想法，因而不会猜不到对方的想法。泰奥多兹在纸牌后面想着他的牌局和他的未来，不啻生活在三个地狱里！他对蒂利埃说的那句话是一声绝望的呼喊，他往那个小市民的水里扔下探深锤，却只见到了两万五千法郎。

"而且，"他回家后，心想，"也许过一个月，他就一毛不拔了。"

他对蒂利埃姐弟恨之入骨。但他以题为《论捐税和分期偿还》的著作为鱼叉，深深扎进蒂利埃的自尊心里，把他牢牢抓住。在那本著作里，他把圣西门派的《环球》杂志所发表的观

① 指一八一四年王政复辟时登基的路易十八和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上台的路易-菲力浦，他们未能满足拥戴他们上台的人们的要求，因此招致非难。

点加以整理，以遒劲有力的南方人笔调加以润色，并使之具有成体系的面貌。蒂利埃在这个问题上的知识给了泰奥多兹极大的帮助。他就抓住这根敏感的线索，决心以这个可怜的行动基础，与一个蠢才的虚荣心相周旋。在不同性格的人身上，这或是花岗石或是散沙。他思量下来，反倒庆幸自己讲出了这件心事。

“他见我在那么需要钱的时候，却为他转交给别人一万五千法郎以保障他的财产，定会把我当成正义的化身。”

在抬价期限结束前两天，克拉帕龙和赛里泽是这样耍弄那位公证人的。克拉帕龙把公证人的藏身之所和口令告诉了赛里泽，赛里泽便去对他说：

“我的一位朋友克拉帕龙（您认识他）要我来看您，他后天晚上在您知道的那个地方等您和那一万法郎。他有您要他办的文件，但交款时我应当在场，因为他欠着我五千法郎……。我要事先告诉您，亲爱的先生，秘密文件上的名字是空着的。”

“我会去的。”前公证人说。

那可怜虫直等到太阳升起。赛里泽与一位债权人串通，条件是瓜分债款，让警察去抓他，追回了六千法郎债款。

“这一千埃居，”赛里泽心想，“可以叫克拉帕龙滚蛋。”

赛里泽回去看那公证人，对他说：

“克拉帕龙是个坏蛋，先生，他收了名义买主的一万五千法郎，买主将成为真正的房主了。……您可以威胁他，说要把他的藏身处告诉他的债权人并且控告他搞假破产，他会把一半的钱分给您。”

公证人一怒之下写了封大发雷霆的信给克拉帕龙。克拉帕龙走投无路，害怕被抓起来，赛里泽于是自告奋勇替他弄了张护照。

“你对我要过许多花招，克拉帕龙。”赛里泽说，“你先听着，然后再吭声。我的全部财产就是一千埃居。……我把这笔钱送给你！你到美洲发你的财，我在这里发我的财。……”

当晚，克拉帕龙被赛里泽打扮成老太婆模样，坐驿车去了勒阿弗尔。赛里泽成了克拉帕龙所要求的一万五千法郎的主人，笃笃定定地等着泰奥多兹送钱来。这个绝顶聪明的人曾以一位债主的名义要求抬价，那位债主是个包工头，债额两千法郎，他的债权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是杜托克的主意，赛里泽急忙付诸实行了。他见到从中又可弄到七千法郎外快，他需要钱去做另一笔与蒂利埃极其相似的买卖，这也是被祸事吓傻了的克拉帕龙告诉他的。那是坐落在若夫瓦-玛丽街的房子，将以六万法郎的价格出售。波阿雷寡妇提供给他一万法郎、酒店老板也是一万，还有相当于一万法郎的票据。这三万法郎，加上他将到手的钱，再加上他手里的六千法郎，使他可以试图发这笔财，尤其是因为他觉得，泰奥多兹欠的两万五千法郎已是囊中之物了。

“抬价期限过了，”泰奥多兹请杜托克把赛里泽叫来，他心想：“我是不是试一下，摆脱这些吸血虫？……”

“你们只能在赛里泽家谈这件事，因为克拉帕龙在那里。”杜托克回答他。

于是，泰奥多兹在七点与八点之间去了穷人的银行家的

破屋，书记官一早就通知赛里泽，他们的“活本钱”将去拜访他。赛里泽在他那间宰割穷人、烹饪痛苦的可怕的厨房里接待拉佩拉德，他们沿着房间的长度踱步，活象关在笼子里的两只野兽，演出了以下的一幕戏：

“你把一万五千法郎带来了吗？”

“没有，放在我家里了。”

“你干嘛不放在你的口袋里。”赛里泽尖刻地问。

“你马上就会知道。”律师答道，他在从圣多明各街到绞刑街的路上拿定了主意。

那位普罗旺斯人在他的两个隐名合伙人的烤肉架上翻转的时候忽然心生一计，这条妙计是从炽热的炭火中蹦出来的。正所谓情急生智。他寄望于坦率，坦率能打动任何人，甚至一个骗子。在决斗中，几乎谁都会因对手裸露出上身而领情的。

“好！”赛里泽说，“开始玩花样了。”

这句不祥的话完全由鼻腔里哼出，还带上了可怕的声调。

“你把我放在一个绝妙的地位，这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朋友。”泰奥多兹以激动的口吻说。

“哦！既然如此！……”赛里泽说。

“听我说，你没有想到我的意图吗？”

“哦！早想到了！……”

“没有。”

“你不想交出那一万五千法郎，……”

泰奥多兹耸耸肩膀，目不转睛地盯着赛里泽，赛里泽被这

两个动作镇住了，他不再吭声。

“你愿意处在我的地位，明知被绑在装满弹药的炮口上，而不想早日了结吗？……请好好听着，你干的是些危险的买卖，你会很高兴在巴黎司法界有个可靠的保护人……我要是继续干下去，就能在三年以后当上代理检察官或是王家律师……。今天，我提议咱俩交个朋友，这肯定对你有好处，哪怕只是为了以后重新获得一个体面的地位。我的条件是……”

“你还要条件！……”赛里泽叫道。

“十分钟后，我给你两万五千法郎，赎回你保存的所有我签名的票据。……”

“那么杜托克和克拉帕龙呢？……”赛里泽叫道。

“你把他们甩掉。……”泰奥多兹对他的朋友耳语道。

“真客气！”赛里泽答道，“原来你用本来不属于你的一万五千法郎发明了这么个捉迷藏的把戏！……”

“我已经让他添了一万法郎。……况且，我们相互了解。……”

“你既然有本事让你那位老板拿出一万法郎，”赛里泽激动地说，“就可以问他们要两万，……三万法郎，那我就是你的人了，……咱们实话实说吧。”

“你的要求是不可能办到的！”泰奥多兹喊起来，“现在，你如果和克拉帕龙他们打交道，你的一万五千法郎就算丢定了，因为房产现在归我们的蒂利埃了。……”

“我去和他谈谈。”赛里泽说着，爬上他的卧室。克拉帕龙在泰奥多兹来以前十分钟刚刚躲进一辆带篷马车里离去。

可以想见，方才那两位对手说话时不想让人听见，泰奥多兹一提高嗓门，赛里泽就做手势示意别给克拉帕龙听见。在听着上面两个声音窃窃私语的那五分钟里，泰奥多兹简直是在受刑，因为他是以自己的一生作为赌注。赛里泽下来了。他向同伙走来，嘴唇上浮着微笑，眼睛里闪烁着魔鬼般狡狯的光芒。他高兴得直打哆嗦，活脱是个得意忘形的路济弗尔①。

"我什么也不懂！……"他耸耸肩膀说，"可是，克拉帕龙见多识广，他给一些高级银行家干过事。他笑着说：'我早料到了！……'你只好明天把你建议给我的两万五千法郎先拿来，而你要赎回你的票据还是不能少付一文钱，我的小伙计。……"

"那是为什么？……"泰奥多兹问，他觉得自己的脊梁骨好象被某种体内放出的电流融化成了液体。

"房产属于我们了！"

"怎么回事？"

"克拉帕龙借一个包工头的名义提出了抬价，那人头一个提出起诉，是只小癞蛤蟆，名叫索韦纽。诉讼代理人德罗什将提出诉讼，明天你们将收到执达吏送达的通知。……这笔买卖值得我们——克拉帕龙、杜托克和我——去筹足资金。……没有克拉帕龙我就完了，所以，我原谅了他，……不但原谅了他，而且，你大概不会相信，我亲爱的朋友，我还拥抱了他。改变你的条件吧！……"

这最后一句话听上去很吓人，尤其是赛里泽的面部表情

① 即撒旦。

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他在研究那位普罗旺斯人的性格之时，十分乐于表演《遗产继承人》① 中的一幕。

“噢！赛里泽！……”泰奥多兹叫道，“我对你一片好心！”

“你瞧，我亲爱的，在咱们之间应当有点这个！……”他拍拍心口，“你却没有。你一旦以为胜过我们，就想制服我们，……我把你从饥寒交迫中救出来，当时你象个白痴一样奄奄待毙，……我们把你放在财富面前，给你披上最漂亮的社会外衣，把你放在有利可图的位子上，……结果你却来了这么一手！我现在认得你了，我们以后要全副武装……”

“这是宣战！”泰奥多兹说。

“是你先朝我开枪的。”赛里泽说。

“但是，如果你们把我干掉，你们的算盘就落空了，而如果你们干不掉我，就多了一个仇人！……”

“这正是我昨天对杜托克说的，”赛里泽冷冷地答道，“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会在这两种可能里挑选一种，……我们将见机行事。……我是个好说话的人，”他停了一会又说，“明天早上九点，你把两万五千法郎拿来，蒂利埃就能保住他的房产，…… 我们将继续为你两头效劳，而你要付给我们那笔钱。……在刚才发生过那样的事以后，我的小伙计，这还不够客气吗？……”

赛里泽拍了拍泰奥多兹的肩膀，那种恬不知耻的态度比往日刽子手的烙铁更令人感到屈辱。

① 《遗产继承人》(1708)，法国戏剧家勒尼亚尔(1655—1709)的作品。

“那么，你等我到中午。”普罗旺斯人答道，“因为如你所说，这会有些麻烦！……”

“我劝劝克拉帕龙；他很着忙，这个人！……”

“那么，明天见！”泰奥多兹说，他仿佛已经拿定了一个主意。

“晚安，朋友。”赛里泽以有玷我们语言中最美好的词汇的鼻音说道，“这一招他可没有料到！……”他心里想，看着泰奥多兹迈着失魂落魄的步伐沿街走去。

泰奥多兹拐过邮局街，快步朝柯尔维尔太太家走去，内心如翻江倒海，不时自言自语。由于情感激动，心中点起一把大火（许多巴黎人都有此体验，因为这类情形在巴黎比比皆是），他达到了狂乱和胡言乱语的程度，一张口就使人明白他这种状态。拐过圣雅各高街，到了窄小的两教堂街时，他喊起来：“我要杀掉他！……”

“这人肝火真旺！”有个工人说。这使泰奥多兹那种可笑的炽热的疯狂情感平息了下来。走出赛里泽家时，他就想去和弗拉薇谈心，把一切向她和盘托出。南方人的天性就是如此，他们的某些情感可以强烈到一切都要粉碎的程度。他走进去时弗拉薇正独自呆在卧室里。她一见泰奥多兹，便以为自己不是要被强奸就是会被杀死。

“您怎么啦？”她叫起来。

“我……您爱我吗？弗拉薇！”

“噢！这您还能有所怀疑吗？”

“您是否绝对爱我，……哪怕我犯了罪？”

“他杀人了？”她思忖道。但还是点点头作为回答。

泰奥多兹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如获至宝，他从自己的椅子站起来，坐到弗拉薇的长沙发上，在那里，两行眼泪夺眶而出，其呜咽哽塞连法官也将为之动容。

“我不见任何人。”弗拉薇去对女仆说。

她关上门回到泰奥多兹身边，感到自己母性大发。她见那位普罗旺斯子弟仰头躺在那里哭泣，手里拿着她的手绢，弗拉薇想把手绢拿回来，发现上面已经浸透了眼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您怎么啦？”她问。

天性总比艺术更动人，它大大帮了泰奥多兹的忙，他不用再扮演什么角色，他就是他，这些眼泪，这神经质的发作，是他先前一幕幕喜剧的画押。

“您真是个孩子！……”她抚弄着泰奥多兹的头发，温和地说。他的泪水渐渐干了。

“我在世上只看见您！”他喊道，疯也似地吻着弗拉薇的手。“只要有您，只要您和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他无比优雅地重新振作起来，“那我就会勇气倍增！”

他站起身，来回踱步。

“是的，我要奋斗，我会象安泰俄斯①一样，拥抱我的母亲，便立即恢复了力量！我要掐死那些缠绕着我，给予我以蛇的亲吻，在我脸上留下蛇涎，想吸吮我的鲜血、毁灭我的名誉的毒蛇！啊！贫困！……那些在贫贱之中昂首屹立的人是多

① 安泰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其母该亚（大地女神）是他的力量源泉。

么伟大！……三年半以前，我本该饿死在我的破床上！……与我现在所过的日子相比，棺材就是张舒适的床了！……我‘吃小市民’饭已经十八个月！……而就在我即将过上正派、幸福的生活，前途辉煌，正要参加社会宴席的时候，刽子手却来拍我的肩膀……是的，那个恶魔！他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必须给魔鬼缴纳贡金，否则死路一条！……’而我却不能把他们打翻在地！……我不能把拳头打进他们的嘴巴，一直打到他们的五脏六腑！……哦！不，我一定要那么做！……瞧，弗拉薇，我眼泪干了吧？……啊！我现在笑了，我感到我的力量，我又恢复了我的威力，……噢！对我说，您爱我，……再说一遍！在这个时候，这就象对死刑犯说‘赦免’一样。”

她莫名其妙，被这情景弄得心神不宁，倒在长沙发上，象死了一样，于是，泰奥多兹跪在她脚下。

“原谅我！……原谅我！……”他说。

“您究竟怎么啦？……”她问。

“有人想毁掉我。把莫黛斯特许给我吧，您会见到我想让您过的好日子！……您如果犹豫不决，……那就是告诉我，您属于我，我就要了您！……”

他动作太猛，弗拉薇吓得站起来，走到一边去……

“噢！我的天使！我向您顶礼膜拜，……奇迹啊！毫无疑义，上帝站在我这边，我仿佛豁然开朗，忽然心生一计！噢！谢谢！我的守护神，狄奥多尔大帝①！……你救了我！”

---

① 狄奥多尔大帝（347—395），罗马帝国皇帝，曾在生死存亡之际孤注一掷而获胜。

弗拉薇欣赏这个瞬息万变的人物，只见他单膝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仰望天宇，心醉神迷，背诵祷文，他是个最热诚的天主教徒，他画了个十字。那情景就和《圣热罗姆领圣餐》①一样美。

"再见！"他以迷人的忧郁神情和声音说道。

"噢！"弗拉薇叫道，"把手绢给我。"

泰奥多兹疯子般地冲下楼去，跳到街上，跑到蒂利埃家。他转过身来，见弗拉薇倚窗而立，便向她做了个表示胜利的手势。

"真是个奇人！……"她心想。

"好朋友，"他以温和平静、近乎曲意逢迎的声调对蒂利埃说，"我们遇上了一些冷酷无情的骗子，我要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教训。"

"怎么回事？"布里吉特说。

"他们要两万五千法郎，为了迫使我们就范，公证人或他的同伙已经提出抬价。蒂利埃，带上两万五千法郎，跟我来，我帮你保住房产，……我结下了一些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叫道，"他们想从精神上置我于死地。但愿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无耻诽谤，不要改变对我的态度，我只要求这一点。如果我办成了，这又算得了什么？你们将以十二万五千法郎，而不是十二万法郎，买下房产。"

"他们不会再次这么干吧？……"布里吉特不安地问，她

① 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多米尼坎的名画，收藏在梵蒂冈博物院。

的眼睛由于极度恐惧而睁得大大的。

"只有登记在册的债主才有权利抬价，好在只有一个人使用了这种权利，我们大可放心，但是办这一类事情应当给诉讼代理人一点钱，并且懂得扔给债主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去吧，蒂利埃，戴上帽子、手套，在你知道的那个地方去拿这笔款子。……"

"由于我白白扔了一万五千法郎，我不想再经手钱款了，……让蒂利埃自己去付钱吧。"泰奥多兹单独和布里吉特呆在一起时对她说，"在我帮您与葛兰杜订的合同里，您净赚了两万法郎，他还以为是给公证人干的呢。况且，您得到的是一座在五年后价值一百万法郎的房产。它是在大街的拐角上啊！"

布里吉特心神不定地听着，宛如一只感觉到地板下面有老鼠的猫。她直视泰奥多兹的眼睛，尽管他说的都是事实，她却心生疑窦。

"您怎么啦？小姑妈？……"

"哦！我在我们成为房产的主人之前将总是惶惶不安的了。……"

"您会拿出两万法郎的，是吗？"泰奥多兹说，"以便蒂利埃成为我们所谓不可剥夺的占有人。请记住，我替您赚进这个数目的两倍。……"

"我们去哪里？……"蒂利埃问。

"去高德夏先生家，请他做诉讼代理人。……"

"可是，我们回绝了他和莫黛斯特的亲事！……"老小姐

叫道。

“正因为如此，我才去找他。”泰奥多兹答道，“我掂量过他，这是个仁义君子，他会认为，帮助你们是一种高尚的行为。”

但维尔的继任高德夏曾在德罗什手下当过十年首席文书。泰奥多兹知道这个情况，他在绝望中耳际忽然响起这个名字，他看到了解除克拉帕龙手中武器的可能性。赛里泽用以威胁他的正是这个武器。律师必须钻进德罗什的事务所，弄清他的对手们的情况。只有高德夏能够当他的向导，凭着文书与老板的老交情，领他登堂入室。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如果具有象高德夏与德罗什那样的缘分，都有一种真正的同行之情，这就使得某些可以调解的事务更容易调解。他们相互取得一些可能的让步，并以对等条件回报。正如成语所说的：“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各行各业，莫不如此：部长之间、军队内部、法官之间、商人之间，任何地方，只要双方之间没有横亘着敌意筑起的高墙。

“我在这个妥协中拿到不少酬金。”这种想法无须表达，它存在于手势、声调、目光里。由于诉讼代理人在这一点上总是心中有数，事情也就解决了。与这种情分相抗衡的，则是应当称之为“职业良心”的东西。例如，社会就应当相信一位合法行医的医生的话：“这种物质里含有砒霜。”任何考虑都不会战胜演员的自尊、法律家的刚直、检察院的独立。所以，巴黎的诉讼代理人会和颜悦色地说：“好吧！我们试试看……”也会同样和颜悦色地说：“这你办不到，我的主顾大光其火了。”

拉佩拉德既是个精明人，他在法院也混了不止一日，当然深知司法界的这种习俗对他的计划能有多大帮助。

“您在马车里等着，”到了维维安讷街——高德夏就是在这条街由初出茅庐干到成为老板的——他对蒂利埃说，“如果他肯管这件事，您再上来。”

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拉佩拉德没有猜错，那位新上任的诉讼代理人到这个钟点仍在他的事务所里忙碌。

“律师大驾光临有何贵干？”高德夏一见拉佩拉德，便迎上去说。

外国人、外省人、上流社会的人，也许不知道律师之于诉讼代理人，犹如将军之于军需官。在律师同业公会和诉讼代理人协会之间存在着一条必须严格遵循的规矩。不管诉讼代理人如何年高德劭、生性倔强，都必须去律师家商谈事务。诉讼代理人是规划战斗计划、筹集军需品、调动一切的行政人员；而律师则展开战斗。不知为什么法律要给主顾两个人①而不是一个人，正如不知为什么作家需要一个印刷厂老板和一个书商。律师同业公会禁止其成员进行任何属于诉讼代理人业务范围的活动。一位大律师踏进诉讼代理人事务所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在法院碰头，但在社交场上这种界限就不存在了。有几个律师，尤其是在拉佩拉德那样的处境下，有时会违反惯例去找诉讼代理人。不过，这类情况极为罕见，而且几乎总是出于紧急情况。

---

① 一指律师、一指诉讼代理人。

"哎，老天!"拉佩拉德说，"事情重大，特别是相当棘手，需要咱俩解决。蒂利埃在下面的马车里，我不是以律师身份，而是作为蒂利埃的朋友而来的。只有您才能为他帮这个大忙，我对他说，您品格高尚，是伟大的但维尔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定会尽力为他效劳。事情是这样，……"

律师将赛里泽的诡计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说必须以智谋来对付诡计，因为在诉讼代理人的主顾里，不说实话者居多。然后，他扼要说明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亲爱的大师，你应当今晚就去找德罗什，让他知道这个阴谋的真相，请他明天早上把他的主顾叫来，那个索韦组，我们三个人叫他说出真话，假如他除了债款还想再得到一千法郎，我们就给他一千法郎。如果蒂利埃明天十点拿到索韦组的撤回抬价的文件，还要给您和德罗什各五百法郎酬金。……那个索韦组，他要的是什么？不就是钱吗？那么，一个包工头是怎么也抗拒不了一张一千法郎钞票的诱惑的，即使他是自己身后藏着的那些贪婪的人的工具。那些操纵他的人和他之间的争执与我们无关，……好了，拉蒂利埃一把吧，……"

"我马上就去德罗什家。"高德夏说。

"不，先让蒂利埃给您签个委托书，并交给您五千法郎。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钱放在桌面上。……"

使蒂利埃感到尴尬的会面进行过后，拉佩拉德推说他们回圣多明各街正好顺路，叫高德夏搭他们的车到了贝蒂西街德罗什的住处。在德罗什家门前，拉佩拉德约定了第二天七点见面。

拉佩拉德的前途和发迹都有赖于这次会谈的成功与否。所以，他一反同业公会的惯例，甘冒风险亲自去德罗什家。在巴黎最令人生畏的诉讼代理人的眼皮底下研究索韦纽其人，并参加战斗，也就不足为怪了。他进了门，寒暄一番，就开始观察索韦纽。此人是马赛人，这一点他已从索韦纽的姓氏上预感到了。包工头这个称呼则说明他是介于工人和室内装修承包人之间的工头，负责分配工程中的具体活计。建筑者所给的价钱与包工头所要的价钱的差额便是承包人的利润，材料费用不包括在内，那只是工钱。室内装修承包人破了产，索韦纽经商务法庭裁决，也成为房产的债主，登录在册。这件小事造成了局面的急转直下。索韦纽是个矮胖子，穿一件灰色帆布工作服，戴一顶鸭舌帽，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三张一千法郎钞票放在他面前德罗什的办公桌上，这足以使拉佩拉德明白，两位诉讼代理人已经对他提出过建议，但没有成功。高德夏的眼神很说明问题，而德罗什投向穷人的律师的目光犹如在墓穴里又刨了一镐。在危险的驱策下，普罗旺斯人表演得极为出色，他伸手去拿那三张一千法郎钞票，把它们折好放进票夹。

"蒂利埃不要那房子了。"他对德罗什说。

"那好！我们意见一致。"那位可怕的诉讼代理人答道。

"是的，您的主顾将根据蒂利埃与葛兰杜签订的合同还给我们用于装修房屋的六万法郎。我昨天没有告诉您这一点。"他向高德夏转过脸去说道。

"您听到了吗？……"德罗什对索韦纽说，"这可是个打官

司的题目，如果没有保障，我是不会打这种官司的。……”

“可是，我的好先生们，”那普罗旺斯人①说，“那个好心的先生，因为我给他签了这么个破委托书，他就给了我五百法郎，我不见他不能谈这个买卖。”

“你是马赛人？”拉佩拉德用方言问索韦纽道。

“噢！要是他用方言去打动他，那就完了！”德罗什悄悄对高德夏说。

“是的，先生。”

“唉，可怜虫，”泰奥多兹又说，“他们想让你倾家荡产，……你知道该怎么办吗？拿着这三千法郎，等那人来了，你就拿起尺子打他一顿，说他是个无赖，说他想利用你，说你要废除你的委托书，说你到来年礼拜九再还给他钱。然后，带着这三千五百法郎和你的积蓄回马赛去。假使发生了什么事，你就来找这位先生，……他会来找我，我就帮你渡过难关。因为，你瞧，我不但是个好普罗旺斯人，还是巴黎第一流的律师，穷人的朋友……”

那工头碰上个有权威的同乡，他赞同他背叛本区的短期高利贷者，就投降了，他要求给他三千五百法郎。

“痛揍一顿，值这个价，因为他会去轻罪法庭告我的。……”

“不，等他骂了你，你再揍他。”拉佩拉德答道，“那是合法自卫。……”

德罗什向索韦纽证实，拉佩拉德是个辩护律师。于是，索

---

① 指索韦纽，因为马赛也算在普罗旺斯地区。

韦纽签了一个撤回抬价的文书，包括一应费用和债务的本利的收据，一式两份，蒂利埃和他在双方诉讼代理人的参预下签字，使这个文书具有平息一切争端的效力。

“剩下的一千五百法郎都留给你们，”拉佩拉德对德罗什和高德夏耳语道，“条件是把撤回抬价的文书给我，我拿去让蒂利埃签字，他在他的公证人卡陶那里，一夜没合上眼睛。……”

“好了。”德罗什说，“您可以自夸不费吹灰之力就赚了一千五百法郎。”他让索韦纽签完字，又说。

“这果真是我的吗？……师爷先生。”那位普罗旺斯老乡问道，他已经开始不放心了。

“哦！完全合法。”德罗什答道，“您今天早上就要通知您的受委托人，您已经放弃您的权利，日子要写成昨天，请到事务所来一下，喏，从那里走……”

德罗什对他的首席文书交待了该办的事情，又叫另一名文书敦请执达吏在十点前① 去赛里泽家。

“谢谢您，德罗什。”拉佩拉德握着那位诉讼代理人的手说，“您想得真周到，我忘不了您帮的这个忙。……”

“等中午以后，您再把文书交给卡陶。”

“喂！老乡！”律师用普罗旺斯方言对索韦纽说，“你今天带着你的婆娘去美城区逛一整天，千万不要回家。……”

“明白，”索韦纽说，“明天再收拾他。……”

---

① 因为赛里泽十点离家去书记室上班。

“要得!”拉佩拉德用普罗旺斯方言喊了一声。

“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当那位律师从事务所回工作室时,德罗什问高德夏。

“蒂利埃没花多少钱就买了一座顶呱呱的房产,”高德夏说,“奥妙就在这里。”

“我的印象是,赛里泽和拉佩拉德就象两个在水下搏斗的潜水员。——我怎么告诉赛里泽,这是谁让我这么干的呢?”他见律师回到事务所就问他道。

“就说是索韦纽逼您干的。”拉佩拉德答道。

“那您什么也不怕吗?”德罗什冷不防问道。

“我吗?我要给他一点教训。”

“明天我就什么都知道了,”德罗什对高德夏说,“没有比失败者更饶舌的了!”

拉佩拉德带着文书出来。十一点,他旁听治安法官审理案件,安详,坚定。他见赛里泽气得脸色发白,眼神恶狠狠的,便对他耳语道:

“我亲爱的,我也是个好说话的!我还是以两万五千法郎现钞来赎回我的所有票据。……”

赛里泽瞪着穷人的律师一句话也答不上来,脸色铁青,强咽下这口气。

“我是不可剥夺的房主了!……”蒂利埃从卡陶的女婿和接班人雅基诺那里回来后,叫道,“任何人间力量都不能剥夺我的房产。这是他们对我说的。”

资产阶级相信公证人说的话远甚于相信诉讼代理人所说

的话。公证人比任何其他司法助理人更接近他们。巴黎的有产者去诉讼代理人那里时不无疑惧，诉讼代理人那种好斗的胆气令他们惶惑不安，而他每次到公证人那里却总是体验到新的乐趣，他赞赏公证人的明智和通情达理。

"卡陶正在找一个好住处，他向我要了一套三楼的房间……"他又说，"如果我愿意，他星期天将介绍给我一个二房东，那人提议签一个十八年的契约，每年四万法郎，由他来纳税，……你觉得怎样，布里吉特？……"

"再等等。"她答道，"啊！我亲爱的泰奥多兹着实使我受了一场惊吓！……"

"噢，好姐姐，你不知道，卡陶问我，谁帮我做成了这笔买卖，他说这人至少给了我一万法郎的便宜。事实上，他给了我一切！"

"他是咱们家的孩子嘛。"布里吉特说。

"可怜的孩子，说句公道话，他一点报酬也没要过。"

"好了，好朋友。"拉佩拉德下午三点从治安法院回来，说道："您这下可是大富翁了！"

"多亏了你，我亲爱的泰奥多兹，……"

"您呢，小姑妈，您缓过来了吗？……哦！我比您更害怕，……我把你们的利益置于我自己的利益之上。瞧，我今天早上十一点才能自由呼吸。现在，在我为了你们而欺骗了的两个人当中肯定有一个成了我的死敌，对我穷追不舍。我在回来的路上心想，你们对我的影响怎么这样大，竟使我犯下了这种罪孽？成为你们家庭的一员、成为你们的孩子，这种幸福能

否抹去我良心上的那个污点?”

“嗐,你去忏悔一下不就得了!”不信神的蒂利埃说。

“现在,”泰奥多兹对布里吉特说,“您可以平安无事地支付房产的价款八万法郎,给葛兰杜三万,加上您已付的费用,一共十二万法郎。如果你们把房子租给一个二房东,就先向他要最近一年的租金,并为我——我妻子和我——保留中二层以上的整个二楼。在这些条件下,你们还能要到四万法郎的租金。如果你们想离开这个地区住到议会附近,那个宽敞的二楼和车房、马厩以及上等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足可让你们舒舒服服地住下了。而现在,蒂利埃,我要给你弄一枚荣誉团的十字勋章!”

听到最后这一宣布,布里吉特叫道:

“说真的,小东西,您替我们干得太棒了,蒂利埃房产的出租就交给您办吧。……”

“不要让位,漂亮的姑妈。”泰奥多兹说,“上帝保祐,我不会未经您的同意就走出一步,您是一家人的保护神。我只想着蒂利埃进议院的那天。两个月内,您就能捞回四万法郎。而且这并不妨碍蒂利埃收入第一季度的一万法郎房租。”

他抛给那位老小姐这么个希望,使她喜出望外,然后又把蒂利埃拉到花园里,毫不拐弯抹角地对他说:

“好朋友,想法向您姐姐要一万法郎,别让她想到是给我的,您对她说,这笔钱是用于在行政部门打通关节,促进授予您荣誉团骑士的事情,对她说您知道这笔钱要给哪些人。”

“就这么办。”蒂利埃说,“此外,我将从房租中扣出钱来还

她。”

“今晚就要，好朋友，我要为你的十字勋章奔走，明天我就心中有数了。……”

“你真了不起！”蒂利埃叫道。

“三月一日内阁快倒台了，要从这届内阁手里得到勋章。”泰奥多兹精明地说。

律师跑到柯尔维尔太太那里，一进去就对她说：

“我胜利了，我们为莫黛斯特挣得了一座价值一百万的房产，蒂利埃将在婚约中把房产的虚有权交给她。但我们要保守秘密，否则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们都要来求亲了。这好处是给我，不是给别人的。现在，穿戴起来，到杜·勃吕埃伯爵夫人家去一下，她能帮蒂利埃弄到十字勋章。在您梳妆打扮的时间里，我去向莫黛斯特献点殷勤，我们到马车里再谈。”

拉佩拉德刚才看见莫黛斯特和费利克斯·菲利翁在客厅里。弗拉薇对她女儿十分放心，所以，让她女儿与那位年轻的教师呆在一起。泰奥多兹在早上大获全胜之后，感到有必要开始向莫黛斯特发动进攻。让两位恋人失和的时刻到了。在走进客厅以前，他毫不迟疑地把耳朵贴在门上，以便知道他们的爱情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可以说，他是受到鼓励去犯下这种家庭内部的罪行的。几声叫嚷使他明白，他们正在拌嘴。据我们有位诗人说，爱情便是两人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相互造成许多痛苦悲伤的特权。莫黛斯特一旦在心中选定费利克斯为自己的终生伴侣，就产生了一种欲望，与其说是为了研究他，不如说是为了与他心灵契合无间，所有的情感都来自这

种心灵的契合无间，而这种欲望在年轻人身上则表现为一种无意的考验。泰奥多兹偷听到的拌嘴起源于几天来那位数学家与莫黛斯特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意见分歧。那位少女是柯尔维尔太太试图洗心革面的时期的精神产物。她的信仰坚定不移，属于真正的信徒的行列。在她身上，绝对的天主教教义已被年轻人喜爱的神秘主义所冲淡，成为一种内心的诗意，一种生活中的生活。少女们由此变成了过分轻佻的少妇或女圣徒。但在她们年轻时代的美好时期，她们心中有点绝对主义，在她们的理想中总有个完美无缺的形象。对她们来说，一切都应当是天堂般的、天使般的和神圣的。除了她们的理想，什么都不存在，全是粪土。这种想法使许多少女丢弃了微有瑕疵的宝石，而当她们成为妇女以后却对假宝石爱不释手。莫黛斯特认识到了费利克斯对宗教的漠不关心，其实那并非无宗教信仰。他和大多数几何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和大博物学家一样，将宗教置于推理之下，他们发现这和化圆为方问题一样，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 in petto① 是个自然神论者，他仍然留在大多数法国人所信仰的宗教里，但对此不比对于七月里诞生的新王朝更为重视。天上应当有个上帝，正如市政厅需要有个国王的胸像置于底座之上。费利克斯不愧为乃父的肖子，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信仰，他以钻研科学难题的学者那种诚实和心不在焉的态度让莫黛斯特了解了自己的观点，而那位少女把宗教问题和生活问题混为一谈，她声称对

① 意大利文：内心里，暗中。

无神论深恶痛绝，而她的忏悔师告诉她，自然神论是无神论的嫡堂兄弟。

“费利克斯，您实现了您对我许下的诺言了吗？”柯尔维尔太太刚刚让他们单独呆在一起，莫黛斯特就问道。

“没有，我亲爱的莫黛斯特。”费利克斯答道。

“啊！不守信用！”她轻声叫道。

“那是违心的诺言！”费利克斯说，“我是那么爱您，不忍心拒绝您的愿望，结果许诺了违背我信仰的事情。信仰，莫黛斯特，是我们的珍宝，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支柱。您怎么能要求我走进教堂，跪在我认为只是个凡夫俗子的教士跟前呢！……如果我听了您的话，您会轻视我的。”

“这么说，亲爱的费利克斯，您是不愿意上教堂？……”莫黛斯特含泪看了一眼她所爱的人说，“假如我当了您的妻子，您会让我独自去那里吗？……您不象我爱您那样爱我！……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我心里一直对一位无神论者怀有一种违背上帝要求的感情！……”

“无神论者！”费利克斯喊道，“噢！不是这样。听我讲好吗，莫黛斯特？……上帝肯定是有的，我相信这一点，但我对上帝的看法比您那些教士更美好，我不是把他降低到我的水平，而是试图上升到他的高度，……我听从他在我心中的声音，也就是正派人所谓的良心。我力求不让上帝照到我心里的神圣光线变得晦暗。所以，我从不伤害任何人，也永远不会做出任何有悖于普遍的道德准则的事情，无论是孔夫子、摩西、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还是耶稣基督的道德，……我在上帝面前

将永远纯洁无瑕，我的行动便是我的祷词，我永远不会说谎，我的话将是神圣的，我永远不会做出下流卑鄙的事情……。这就是我从我的品行高尚的父亲那里得到的教诲，我要把它传给我的孩子。凡是我力所能及的好事，我都要完成，哪怕我为此而受苦。您对一位男子还能要求其他什么呢？……”

这种菲利翁式的信仰宣言使莫黛斯特痛苦地摇了摇头。

“您认真读一下《效法基督》①，……”她说，“争取皈依神圣的罗马教廷天主教会吧，您会发现您那些话有多荒谬。……听我说，费利克斯，根据教会的观点，婚姻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是永恒的结合。……由于我们可能朝夕相处，我们就应该血肉相连、同心同德。如果我们心里有两种语言、两种宗教，那是意见不合的永久根源，您将使我终日为您的灵魂偷偷流泪，我会因此不断见到上帝的正直信徒们反对您，我不得不求助于上帝！……您的自然神论的血统和您的信念将鼓动我的孩子！……上帝啊！这对一位妻子来说将是何等的不幸！……不，这些想法是不能容忍的。……哦，费利克斯，接受我的信仰吧，因为我不能接受您的信仰！不要在我们之间挖下鸿沟，……您如果爱我，早就念过《效法基督》了。”

菲利翁一家是《宪政报》的信徒，他们不喜欢教士精神。费利克斯对这个发自一个炽热的灵魂深处的要求不慎答道：

“莫黛斯特，您在重复您的忏悔师的说教。请相信我，没有比教士对家庭事务的干预更有害于家庭幸福的了。……”

---

① 《效法基督》，基督教灵修著作，成书于一三九〇至一四四〇年间，作者不详。

“啊!”莫黛斯特气得叫起来，她说那番话完全是出于爱情,“您不爱我!……我的肺腑之言打动不了您的心!您没有理解我,因为您没有听我说话。我可以原谅您,因为您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她高傲地一言不发了,费利克斯走到窗子面前,用指头在玻璃上敲着鼓点，那是进行痛苦思索的人所熟悉的音乐。费利克斯的确在向自己提出菲利翁式的奇特而微妙的良心问题:“莫黛斯特是个富有的继承人，如果违背自然神论的立场向她的观点让步,那就是纯粹为了结一门有利的亲事,是可耻的行为。作为一家之长,我不能让教士在我家有任何影响,如果我今天让了步,就是一个懦怯的行为,以后就会有许多其他懦怯行为，就会有损于当父亲和当丈夫的威严。……这些都是一位哲学家所不可取的。”于是,他回来对他心爱的人说:

“莫黛斯特，我跪下来求您，不要把已被法律明智地区分开来的东西再混为一谈。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社会与天国。让每个人走自己的道路去天国拯救自己的灵魂吧。但在社会里，遵守它的规则不就是服从上帝吗?基督说过:‘属于恺撒的就归于恺撒。’恺撒就是政治世界。忘掉这场小小的口角好吗?”

“一场小小的口角!……”年轻的狂热信徒叫道,“我愿您得到我的心,也愿得到您全部的心,而您却分成两份!……这岂不是灾难?您忘了婚姻是一种圣事。……”

“您那些混账教士使您晕头转向了!”数学家不耐烦地叫了起来。

“够了，菲利翁先生。”莫黛斯特激怒地说。

听到这句话，泰奥多兹认为必须进去了。他见到莫黛斯特脸色发白，那位年轻的教师神色不安，正象一个刚刚惹恼了心上人的情郎那样。

“我听到说‘够了’？……那就是说，过分了吗？……”他瞧了瞧莫黛斯特，又瞧了瞧费利克斯说。

“我们在谈论宗教，……”费利克斯答道，“我刚才对小姐说，宗教在家庭中的影响是何等有害……”

“问题不在这里，先生。”莫黛斯特尖刻地说，“而是当夫妻二人一个是无神论者，另一个是天主教徒时，还能不能同心同德。”

“难道有无神论者吗？……”泰奥多兹做出惊愕万分的模样喊道，“难道天主教徒能嫁给新教徒？只有夫妇双方关于宗教的意见完全一致才能得到拯救！……我实际上是孔塔省人，我们家族祖上出过一位教皇，我们的纹章是兽嘴加银钥匙，纹章两边呈支撑状的图案是一位捧着教堂的僧侣和一位捧着金钟的朝圣者，铭文是：吾开之，吾亦关之！我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绝对的。但是如今，由于现代的教育体制，对于这类问题进行争论似乎并非不可思议的了！至于我，我说过，我不会娶一个新教徒为妻，哪怕她有几百万家产！……哪怕我爱她爱到丧失理智的地步！信仰是不可讨论的！Una fides, unus Dominus,① 这就是我在政治上的箴言。”

---

① 拉丁文：惟有一个信仰，一个上帝。

"您听见了吗？……"莫黛斯特望着费利克斯·菲利翁胜利地叫道。

"我不是那种假虔诚的人，我在早晨六点没人看见的时候去望弥撒，每星期五守斋，总之，我是教门弟子，遇有大事总要遵照祖先的古老习俗祈祷上帝。谁也没有觉察到我的信仰……。在一七八九年革命时，我们的家族中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从此更加亲密地热爱我们的母亲教会。拉佩拉德家族长支的一位可怜的小姐拥有拉佩拉德家的小小封地，因为我们是康夸勒的拉佩拉德，不过，这两房之间也相互继承。那位小姐在革命前六年嫁给了一位律师，他按当时的风尚，是个伏尔泰主义者，就是说，无神论或自然神论者，如果你们喜欢这么叫的话。他接受了革命思想，拥护你们都知道的那些漂亮词藻，崇拜自由和理性的女神。他来到我们家乡时，脑子浸透了这类思想，是国民公会的狂热信徒。他妻子非常漂亮，他强迫她扮演自由女神，不幸的女子发了疯！……至死仍是疯子！目前这个时期令人重新见到了一七九三年！……"

这个信口胡诌的故事在未谙世事、天真未凿的莫黛斯特的想象中造成强烈的效果，她站起来，对两位年轻人告辞回自己房里去了。

"啊呀！先生，您都说了些什么！……"费利克斯叫道，莫黛斯特刚才做出漠然的样子对他冷淡地瞥了一眼，伤了他的心。"她以为自己要扮演理性女神了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泰奥多兹问。

"是因为我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

“本世纪的巨大创伤。”泰奥多兹神色庄重地说。

“我来了。”柯尔维尔太太走进来说，她打扮得颇为高雅。“我那可怜的女儿是怎么了？她在哭呢……”

“她哭了，太太！”费利克斯叫道，“请告诉她，太太，我要开始研读《效法基督》。”

费利克斯和泰奥多兹、弗拉薇走下楼去，律师捏了一下弗拉薇的胳膊，让她知道，等会儿在马车里，他将告诉她那位年轻学者的荒唐行为。

一小时后，柯尔维尔太太和莫黛斯特、柯尔维尔和泰奥多兹走进蒂利埃家，与他们同进晚餐。泰奥多兹和弗拉薇把蒂利埃拖到花园里，泰奥多兹对他说：

“好朋友，过一个星期你将得到十字勋章。喏，这位亲爱的朋友会告诉你，我们拜访杜·勃吕埃伯爵夫人的经过。……”

泰奥多兹见蒂利埃小姐领着德罗什进来，就离开蒂利埃，怀着忐忑不安、如坠冰窟的预感，迎上前去。

“亲爱的大师，”德罗什对泰奥多兹附耳说道，“我来看您能否筹措两万七千六百八十法郎六十生丁。……”

“您是赛里泽的诉讼代理人！”律师叫起来。

“他把票据交给了卢沙尔，您知道被捕以后等待着您的将是什么。赛里泽认为您的办公桌里有两万五千法郎，没弄错吧？您说过要给他，他觉得不让这笔款子留在您那里是天经地义的。……”

“谢谢您的关照，亲爱的大师。”泰奥多兹说，“我早料到他这一手了。……”

"这话就咱俩说说，"德罗什答道，"您已经把他捉弄得够苦的了。……那家伙为了复仇真是不顾一切，因为如果您情愿把律师袍子扔到荨麻丛里，去蹲监狱，他就会落得两手空空。……"

"我吗！……"泰奥多兹叫道，"我付钱！……但他还有五张五千法郎的承兑票据，……他想拿它们怎么办？……"

"哦！在发生过今天早上的事情以后，我什么也没法预料了。但我的主顾是只地地道道的恶狗，他自有他的小算盘。……"

"喂，德罗什？"泰奥多兹搂着僵硬而无情的德罗什的腰说，"那些票据还在您那里吗？……"

"您想付款？……"

"是的，三小时后。"

"那么！请九点到我那里，我收下您的款子，还您那些票据。可是，九点半他们就要去卢沙尔那里了。……"

"那么，今晚九点见。……"泰奥多兹说。

"九点见。"德罗什答道。他只一瞥便已将当时聚集在花园里的蒂利埃全家尽收眼底。他看到莫黛斯特眼睛通红，在和教母聊天，柯尔维尔与布里吉特一起，弗拉薇与蒂利埃一起。在由花园通往前厅的宽阔台阶的梯级上，德罗什对送行的泰奥多兹说：

"您完全有能力支付您的汇票！"

只那么一瞥，德罗什就看出了律师的巨大成就(他刚才使赛里泽开了口)。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泰奥多兹就去那位小手工艺者的银行家那里。他想看看他头天晚上准时付款对他这位仇人产生了什么作用，并且再次设法摆脱这只牛虻。他见赛里泽站着和一个女人谈话。赛里泽让他离远点站着，以免妨碍他们会谈。律师只好在一旁猜测那位女人的重要性，短期高利贷者关切的神色说明了她的重要。泰奥多兹有个极其模糊的预感，觉得他们会谈的题目将影响赛里泽的态度，因为他见赛里泽的面容由于充满希望而完全判若两人了。

“可是，我亲爱的卡迪纳勒大妈！……”

“什么，我的好先生，……”

“您要怎么样！……”

“应当下决心……”

这是一些句子的开头或者结尾，是这场交头接耳低声进行的热烈交谈中唯一被那位站在一边的第三者听到的内容，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卡迪纳勒太太身上了。

卡迪纳勒太太是赛里泽最早的主顾之一，是个贩卖海鲜的女贩。巴黎人也许知道这类本地特有的产物，外来者则难以想象到这种人的存在，卡迪纳勒太太——用讣告的笔法来说——对律师的这种特别关注是当之无愧的。这类女人在马路上随处可遇，漫步街头的人对她们熟视无睹，犹如面对画展上的三千幅油画一样。然而，在这个画展里，卡迪纳勒大妈却具有一幅杰作的独特地位，因为她是她那类人的完美典型。她穿着溅满泥浆的木屐，但脚上却小心在意地穿上布鞋和厚厚的粗线长袜，印花棉布的连衣裙饰有泥浆形成的荷叶边花

样，连衣裙上留有售货筐皮带的印痕，在背后腰间把裙子截为两段。她主要的衣饰是一条所谓兔毛开司米的大披肩，系在“腰垫”[①] 上方，只有用这个上流社会的名词才能形容出那根横在腰间的售货筐皮带勒在裙子上所造成的效果，那裙子鼓了起来，活象一棵大圆白菜。一块当围巾用的鲁昂粗花布下面露出发红的脖子，上面的一道道皱纹就象在维莱特的池塘上滑冰划出来的痕迹。她的头巾是一条黄绸巾，拧得麻花似的颇为别致。卡迪纳勒太太又矮又胖，脸色极好，早起一定又喝过烧酒了。她曾是个漂亮女人。中央菜市场的人以形象而大胆的语言责备她把不止一个白天当做了夜间。她的嗓子为适应通常交谈的调门，就得使劲压低，象在病房里说话一样。但这一来，她的声音就变得重浊而含混，因为她平时惯于大声叫卖各个季节的海鱼，声音直上邻近房屋的顶层阁楼。她那罗克斯拉娜式的鼻子[②]，那张线条颇美的嘴巴，那蓝眼睛，一切过去构成她的美貌的东西，如今都被埋藏于皱纹和蓬勃发展的脂肪下面，显示出露天生活的习性。硕大无朋的肚子和乳房令人想起卢本斯的名画。

“那您想让我穷死吗！……”她对赛里泽说，“那些普皮列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不也是普皮列家族的吗？……您想把他们弄到哪儿，那些普皮列，……”

---

① 妇女垫在腰间，使裙子鼓起的衬垫，为当时上流社会妇女使用的装饰用品。

② 罗克斯拉娜(1505—1561)，索利芒二世的宠妃，传说是个翘鼻子。

这番粗野的发作被赛里泽制止了，他对那个女贩子长长地嘘了一声，所有共同密谋的人都会听从这种嘘声。

“那么，您去看看情况如何，再回来吧。”赛里泽把那女人推向门口说道，又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

“喂，我亲爱的朋友，”泰奥多兹对赛里泽说，“你拿到你的钱了。”

“是的。”赛里泽答道，“我们比试了一下，我们的爪子一样硬、一样长、一样有力。……还有什么事？……”

“我要不要告诉杜托克，你昨天拿到两万七……”

“哦，我亲爱的朋友，什么也别说！……要是你够朋友的话……”赛里泽叫道。

“听着，”泰奥多兹又说，“我得弄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我是下定决心不再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你们的烤肉架上了。你如果甩掉杜托克，我毫不反对。但我希望咱俩能够说到一块儿。……两万七千法郎在你手里是一大笔家当，因为你干那买卖也该赚下一万法郎了，有这么一笔财产就可以当规矩人了。赛里泽，要是你让我太太平平成为柯尔维尔小姐的丈夫，我就会成为一个人物，比如巴黎的王家律师。你还能找到比在这个圈子里获得庇护更好的事情吗？”

“我的条件如下，这些条件不容讨价还价，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你帮我成为蒂利埃房子的二房东，以优惠条件签约十八年，我就还给你其余五张汇票里的一张。你跟我就没有交道可打了，其余四张你得跟杜托克打交道。……你使我成了你的同党，因为杜托克是斗不过你的。……”

“我同意这个条件，如果你愿意预付最近一年的四万八千法郎房租，并从十月开始起租的话，……”

“行。不过，我只能给四万三千法郎钞票，加上你的汇票就是四万八千。我看过那房子，合计了一下，这条件可以。”

“最后一个条件，”泰奥多兹说，“你帮我对付杜托克。”

“不行。”赛里泽答道，“我就是不再去捅他几刀子，他也已经被我煮得够熟的了，他会被你挤干的。要讲点道理。那可怜虫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还清他买职务欠着的最后一万五千法郎。这足以使你明白，你用一万五千法郎就能赎回你的票据。”

“那么，给我半个月时间来帮你获得你的契约。……”

“最迟到下星期一！星期二你那张五千法郎的汇票就将被拒绝承兑，除非你星期一还了钱，或是蒂利埃把契约给了我。”

“那就星期一吧！……”泰奥多兹说，“我们是朋友了吗？……”

“我们星期一将成为朋友。”赛里泽答道。

“那么，星期一见，你要请我吃饭的。”泰奥多兹笑道。

“到牡蛎岩饭店，要是我得到契约的话。杜托克也去，……我们可以开怀大笑。……我好久没有笑过了。……”

泰奥多兹和赛里泽握了握手，相互说道：

“再见。”

赛里泽那么快就心平气和是不无原因的。首先，按德罗什

的说法："肝火太旺做不了买卖"，那高利贷者觉得此话很有道理，因而冷静下来，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控制"那个狡猾的普罗旺斯人。

"这是一报还一报，"德罗什对他说，"而且，您这一来就抓住了那小伙子，……再看从他身上能够榨到什么油水。"

十年来，赛里泽很见到过几个当二房东发了大财的人。在巴黎，二房东之于房主犹如承租农庄的农民之于地主。上流社会曾见过一位最出名的裁缝，他在意大利人大街和黎塞留街拐角的弗拉斯卡蒂的旧址上，投资兴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楼，并成了一座公寓的二房东，那公寓的房租不下五万法郎。而大楼的建筑费用虽然将近七十万法郎，十九年的契约仍将带来可观的赢利。

正在寻找做买卖机会的赛里泽估计过出租"被蒂利埃抢走"的房产（他这么对德罗什说）所能得到的收益，认为六年后这座房产可以收到六万法郎房租。它地处大街拐角，有四个店面，一边两个。赛里泽希望在十二年间每年起码赚进一万法郎，还不算在那里开店的商业资本每次续订契约的时候可能给予的好处和酬金。他决定一开始只和他们签订六年的契约。他打算把他的高利贷营业资本以一万法郎的价格卖给波阿雷寡妇和卡德内。他另有大约一万法郎，因而他有能力预付一年房租，房主一般都要求二房东预付这笔钱作为担保。这样，赛里泽度过了最为愉快的一夜，他做了一个好梦，他梦见自己干上了一个正当职业，变成了象蒂利埃、米纳尔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的有产者。于是，他放弃了购置若夫瓦－玛丽街

那座尚未竣工的房产的打算。但他醒来时，却意外地发现财富站在自己床前，向自己倾倒着盛满珍宝的金角，其化身便是卡迪纳勒太太。他一向对那个女人另眼看待，特别是一年来，他许诺借给她一笔钱，买一头驴和一辆小车，使她能够从巴黎到市郊大张旗鼓地做她的买卖。卡迪纳勒太太是中央菜市场一个搬运工的遗孀，她有个女儿，那些长舌妇都向赛里泽盛赞她的美貌。赛里泽一八三七年来本区开始搞借贷的时候，奥林普·卡迪纳勒大约十三岁。他出于下流无耻的动机，对卡迪纳勒大妈特别关照，把她从极度贫困之中解救出来，指望着让奥林普当自己的情妇。可是，那小姑娘在一八三八年离开她的母亲，用巴黎人的说法："大概是干那营生"，糟蹋了造化和青春给予她的珍贵素质。在巴黎寻找一个女孩，等于到塞纳河里找一条欧鲌鱼，全凭运气，一网打个正着。这个运气来了。在一个星期一，卡迪纳勒大妈请一个好友吃饭，带她去鲍比诺剧院，发现女主角正是她女儿，三年来，是一位喜剧男主角把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她母亲起初见女儿穿着漂亮的、饰有金银箔片的连衣裙，梳着公爵夫人一般的发式，网眼长袜，缎鞋，颇感得意，在她上台时曾为之鼓掌，最后却从座位上叫道："我要叫你好看，不孝的畜生！……我要问问那些蹩脚戏子，有什么权利来带坏一个十三岁的女孩！……"

她想去门口拦截她的女儿，卡迪纳勒寡妇和她的好友玛乌多大妈在门口大吵大嚷，被两个保安警察镇住了。两个女人在威风凛凛的衙门面前压低了嗓门，保安警察对那个当母亲的说，她女儿十六岁已够演戏的年龄，她这样在戏院门口冲

着经理叫嚷是不行的，要嚷可以到治安法院或轻罪法庭去嚷，随她挑选。

第二天，卡迪纳勒大妈打算去向他讨主意，因为他在治安法院做事，但她叔叔老普皮列住处的门房带来的消息使她大为震惊。佩拉什先生对她说，她叔叔病势沉重，没有几天可活了。

“那我有什么办法？”卡迪纳勒寡妇说。

“我们就指望着您呢，亲爱的卡迪纳勒太太。您不会忘记我们给您出的好主意的。事情是这样。最近一些日子，您可怜的叔叔因为动弹不了，他信得过我，叫我去收他在那萨累斯圣母街的房产的房租，和一笔一千八百法郎的过期未支的国库券利息。……”

听到这个情况，卡迪纳勒寡妇那双东张西望的眼睛紧紧盯住了他。

“是的，我的小闺女。”又矮又驼的门房佩拉什先生说，“由于您是唯一惦记着他，不时给他送一点鱼，并去探望他的人，他也许会做出有利于您的安排，……我的女人这些天一直看护他，给他陪夜，对他提起过您，他不愿意让人告诉您他病得这么厉害。……您看到了吗？是您露面的时候了。老天！他已经有两个月没去干事儿了。”

“我的老皮匠，您说是不是，”卡迪纳勒大妈对那位兼做皮匠的门房说着，同时心急火燎地朝着奥诺雷骑士街走去，她叔叔就住在那条街一个破旧不堪的阁楼里。“就是太阳打西边出来，我也想不到这个！……什么！我叔叔普皮列是个有钱

人，他，圣絮尔皮斯教堂的穷叫化子?!”

“哦!”门房说，“他吃得很好，……他每天晚上都和他的女友———一大瓶鲁西荣葡萄酒一起睡觉。我女人尝过那酒，他却对我们说那是六个苏一瓶的酒，是卡奈特街的酒店老板卖给他的。”

“这一切您别说出去，我的好人。”卡迪纳勒寡妇说，“要是能有什么好处，我会关照您的。”

这个普皮列原是法国王家卫队的军乐队队长，在一七八九年革命前两年转为教堂服务，成为圣絮尔皮斯堂的教堂侍卫。革命剥夺掉了他的职务，他陷于可怕的贫困之中，不得不以当模特儿为业，因为他的体形很美。到了恢复宗教信仰①的时候，他又重新在教堂执戟。但一八一六年他又被解除职务，既是因为他伤风败俗，也是因为他年事已高。据说他已是古稀老人了。然而，他们允许他在教堂门口洒圣水，作为一种退休待遇。一八二〇年，他的洒圣水器引起别人的觊觎，他让出这个位子换取了在教堂门口充当穷人的特许。一八二〇年他八十岁整，自称八十六岁，开始以扮演百岁老人为业。全巴黎找不出一部象普皮列那样的胡须和头发。他弯腰曲背，一只颤巍巍的手里拄着一根棍子，另一只手沾满花岗石上随处可见的苔藓。只要伸出他那传统的、油腻腻的、草率补缀过的宽檐帽，扔进去的施舍就十分可观。他的双腿缠着褴褛的破布，脚上拖着吓人的草鞋，里面衬以上好的马鬃鞋垫。他往脸

① 指一八〇一年波拿巴与教皇签订和约，正式恢复天主教会一事。

上扑药粉，掩盖重病留下的色斑和粗糙不平的皮肤，令人赞叹地扮演着老态龙钟的百岁老人。他从一八二五年起自称一百岁，实际上是七十岁。他是穷人的头领，圣絮尔皮斯广场的主人，所有到教堂连拱廊下行乞、受到这个教堂侍卫、管堂职员、洒圣水者的庇护、因而也受教堂庇护、免遭警察欺凌的穷人，都得向他缴纳某种什一税。当某位财产继承人、新郎或当教父的人走出教堂时说道："这是给你们大家的，别再纠缠其他客人了。"普皮列便被教堂侍卫——他的接班人——指定上前领赏，他把四分之三的赏钱装进腰包，只给他那些伙伴四分之一，而他们每天还要缴给他一个苏。早在一八二〇年，吝啬和对美酒的嗜好就成为他身上仅余的两种感情了，他对第二种感情加以节制，而全身心地沉浸于第一种感情中，不过并未因此而忽略了自己的舒适。他每天在吃过晚饭，教堂关上门后喝酒，二十年间一直在美酒的怀抱中入睡，那是他最后一个情妇。早上，白天，他带着全副行头去他的岗位。从早上到他吃晚饭的钟点，他就啃面包皮充饥。他以艺术家的风度啃面包皮，这种坚忍精神使他得到大量施舍。晚饭则在大名鼎鼎的拉图伊老爹的饭店里吃。沙尔莱①在一幅名画中描绘过这家小酒馆。教堂侍卫和洒圣水者也许与他串通一气，他们说他"是本教堂的穷人，他认得兴建圣絮尔皮斯堂的朗盖神甫②。他曾在革命前和革命后当了二十年的教堂侍卫。他一百岁了。"这

① 沙尔莱(1792—1845)，法国画家。

② 朗盖·德·热尔吉(1675—1750)，圣絮尔皮斯教堂的神甫，曾以募捐等方式筹资完成了圣絮尔皮斯教堂的修建工程。

个女信徒们都熟悉的小传是一块最好的招牌，整个巴黎没有一顶装得更满的帽子了。他一八二六年就置了房产，一八三〇年买了年金。根据这两笔财产的价值来看，他每年该有六千法郎收入，而且，他把这些钱放了类似赛里泽那样的高利贷，因为那座房子的价值是四万法郎，而他的年金的本金是四万八千法郎。他的侄女和那些门房、教堂小职员、和虔诚的善男信女一样，完全上了他的当，以为他比自己更穷，她一有快变质的鱼就拿去送给她叔叔，因此，现在她认为，必须从她对叔叔的孝心和送的变质货色中捞取好处。她叔叔大概有一大堆旁系亲属，因为她是普皮列家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女儿，她有四个兄弟，父亲是小车搬运工，在她幼年曾对他说起过她的三个姑姑和四个叔叔，一个个全都有离奇古怪的经历。她去看过叔叔，又跑来向赛里泽讨主意，告诉他如何找到了女儿，以及她认为她叔叔的破床下面藏有一大堆金钱的理由和她所观察到的迹象。卡迪纳勒大妈感到自己没有本事合法或不合法地独吞那位穷人的财产，于是，她来对赛里泽说出自己的心事。穷人的高利贷者就象个掏阴沟的，在淤泥里蹚了四年，巴望着偶然的机遇，终于发现了钻石。据说，这种机遇在这些城区有时能够碰上，会出来那么几个穿木屐的女遗产继承人。可以想见，他是多么心焦地等着卡迪纳勒寡妇回来。这个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人教给她验证是否真有藏金的办法，而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则是：如果她愿把收获这笔财富的事交给他办，他什么都能办到。他可不是个见到犯罪就退缩不前的人，尤其是当他看到可以借别人之手犯罪，自己坐享其成的时

候。那样，他就能买下若夫瓦-玛丽街的房产，他见到自己终于成了巴黎的有产者，成了能做大买卖的资本家！

“我的小宝贝，”那个海鲜女贩由于奔跑太快和贪心大发，脸变得通红，她凑近赛里泽说，“我叔叔躺在十几万金法郎上面！……我敢断定，佩拉什两口子假意照料他，是在垂涎他藏着的钱！……”

“这一笔财产，”赛里泽说，“让四十个继承人一分，谁也拿不到多少。听着，卡迪纳勒大妈！……我娶您的女儿，您把您叔叔的金子给她做嫁妆，我把年金和房产留给您，……给您用益权。”

“我们没有任何风险吗？……”

“毫无风险……”

“就这么办！”卡迪纳勒寡妇说，“要是我有六千法郎年金，那日子该有多美！”

“还有一个象我这样的女婿呢！”赛里泽叫道。

“那我就成了巴黎的阔太太了！……”卡迪纳勒大妈说。

“现在，”那女婿和丈母娘拥抱了一通后，赛里泽又说，“我应该去现场看看。不要再离开那里，对门房说，您在等一位医生，医生就是我，不要露出认识我的神色。”

“你真鬼，大活宝！”卡迪纳勒大妈说着，拍了一下赛里泽的肚子算做道别。

一小时后，赛里泽穿一身黑衣服，戴着红棕色假发，和一幅技艺高超地描画过的面容，坐着官办出租双轮轻便马车到

了奥诺雷骑士街。他要那位门房兼皮匠告诉他，有位姓普皮列的穷人的住处。门房问他："先生您是卡迪纳勒太太请的医生吗？"见赛里泽点了点头，就领他到通往那位穷人住的阁楼的后楼梯去。佩拉什又走到门口，向双轮轻便马车的车夫打听，后者证实了赛里泽自报的身份。

普皮列住的房子属于城市改造规划中要失去一半进深的那批房屋，因为奥诺雷骑士街是圣絮尔皮斯地区最狭窄的街道之一。因为法律禁止加高楼层或进行大修，房主只好依着买房子时的原样将这座破旧的房屋出租。这座楼房临街的一面丑陋不堪，共为一楼一底，上面一个假三层阁楼，两头各一个与主建筑形成直角的小建筑。院子尽头是种着树木的花园，归二楼那几套房间的房客使用。花园有一道铁栅与院子隔开。房主如果有钱，有这么个花园便可将现在的房子卖给市政当局，而在院子的地皮上重盖一座楼房。但房主不仅很穷，而且把二楼整层租给了一位神秘人物，租期十八年。那位神秘人物，无论是门房的半官方的侦察，还是其他房客好奇的刺探，都未能窥其堂奥。那位房客年已古稀，一八二九年他叫人在拐角的小建筑朝花园的窗口处开辟了一座楼梯，不经过院子便可下到花园散步。底层的左半边住着个钉书匠，十年来，他把车房和马厩改建为工场；另一边住着个精装书装订师傅。临街的三层阁楼由钉书匠和精装书装订师傅各占一半。两个拐角的建筑上的阁楼，一边属于神秘人物所租的房间；普皮列以一百法郎租下左边拐角上的阁楼，一座由朝着邻地开的格子窗采光的楼梯通向这个阁楼。供马车通行的大门呈凹陷的

圆弧形，在一条容不下迎面相遇的两辆马车的狭窄街道上，那是非如此不可的。

赛里泽抓住一根当作扶手的绳子，爬上通向奄奄一息的百岁老人房间的小梯，房间里等着他的是一副不堪入目的伪装的贫困景象。在巴黎，一切故意造作的东西都极为成功。在这个意义上，穷人与店铺老板或想要取得信贷的假富翁同样善于陈列布置。地板从未打扫，方砖消失在象畜栏垫草一般的垃圾、灰尘、干了的污泥和普皮列扔掉的一切东西下面。一只粗陋的铸铁炉装点着这间陋室，炉管通到一只砌死的壁炉上方的墙里。房间下方是放床的凹室，一张所谓橱式大床，帐檐和饰带是绿色丝哔叽的，虫子把它们蛀成了网眼花边。窗户几乎不透光，玻璃上有一层云翳似的积灰和油垢，这倒省得挂窗帘了。石灰粉刷过的墙由于烟熏火燎而呈现煤烟色，那位穷人在铁炉里烧煤块和小捆树枝。壁炉上有个缺了口的水罐和一只破碟子。一只虫蛀的蹩脚的五斗橱用来放干净衣服。家具包括一只粗俗的床头柜，一张四十苏买的桌子，两把厨房用的椅子，椅垫里的稻草几乎漏光了。百岁老人那套别致的行头挂在钉子上，他穿的那双不成形状的草鞋在下面张开大嘴，那根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的拐棍和帽子放在床头。

赛里泽进去时看了一眼老人，他的头搁在一只油腻腻的、变成褐色的、没有枕套的枕头上，绿色的床帏衬出他那黑色的棱角分明的侧影。普皮列，这个身长将近六法尺的大汉，眼睛直愣愣地瞪着床尾一件想象中的东西。他听到那沉重的、用铁条加固、装着大锁、严实地把守着他住所的房门发出抱怨

的叫声，却连动也不动。

“他还有知觉吗？”赛里泽说。卡迪纳勒大妈倒退了一步，因为她听见声音才认出来是他。

“还有点。”卡迪纳勒太太说。

“到楼梯上来，谁也听不见我们。——计划是这样的。”赛里泽又附在他未来的岳母耳边说，“他很衰弱，但他脸色还好，我们还有足足一个星期的时间。此外，我得去找个合适的医生。我星期二再带六个罂粟来。他现在这种样子，您明白吗？只要煎一杯罂粟汤就能叫他熟睡一场。我将给您送来一张帆布床，就说让您在叔叔身边陪夜时躺躺。我们把他从绿床搬到帆布床上，等我们弄清这张宝床所藏金币的数目，总会有办法搬运的。医生能告诉我们他可以活几天，尤其是能否立遗嘱……”

“我的孩子！”

“必须知道这座破房子里住的都是谁！佩拉什夫妇会发出警报，而且，有多少房客就有多少密探。”

“嗐！我已经知道的有杜·波尔塔伊先生，住在二楼，是个小老头。他照料着一个疯女孩，今天早上，我听见他叫她莉迪。她住在这下面，由一个叫做卡特的弗朗德勒老太婆看护。那老头只有一个老听差，一个叫做布律诺的老头，除了烧饭，什么都是他干。”

“还有那个精装书装钉师傅和那个钉书匠，他们一早就干活。”赛里泽说，“我们去区政府吧。我要您女儿的姓名、出生地，以便发布结婚预告，办妥一应必要的证书。下下星期六就

结婚！”

“那么快、那么快，你这个无赖！”卡迪纳勒大妈用肩膀碰碰那位令人生畏的女婿说。

下楼时，赛里泽惊讶地见到那个小老头，那位杜·波尔塔伊，正与政府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马夏尔·德·拉罗什-于贡伯爵一起在花园散步。他呆在院子里打量着这座路易十四时代建造的古老房屋，那黄色的墙壁虽是方石砌就，却已象老普皮列一样弯腰曲背了。他望着那两个工场，数着里头的工人。这座房屋寂静得象座修道院。赛里泽自己也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他离开那里，思考着取走垂危老人体积不大的藏金的全部困难。

“把它在晚上取走的话，”他心想，“门房正守着呢。而如果在白天，又会让二十来人看见。……在身上带走两万五千法郎的金币是相当困难的①。……”

社会有两种完善的极致：其一是那么一种文明状态，发展到这种状态时，道德的普遍灌输消除了犯罪的念头，耶稣会教士达到了这种早期基督教所展示的卓越境界；其二是那么一种文明状态，发展到那种状态时，公民的相互监督使犯罪没有发生的可能，现代社会所追求的这种境界，使犯罪变得十分困难，只有丧失了理智才会去犯罪。的确，没有一种法律不能制裁的道德败坏行为会不受惩罚，社会的审判比法庭更为严厉。如果有人在没有见证的情况下销毁了遗嘱，就象奈穆尔的驿

① 重约八公斤。

站长米诺雷那样，这种罪行会被道德追究得走投无路，不亚于警方侦察一个盗窃案。没有任何不正当行为会不为人知，哪里造成了损害，哪里就会留下痕迹。吞没他人的财产不比毁尸灭迹容易。尤其是在巴黎，东西都编上了号码，房屋有人看守，街道有人观察，广场有人侦伺。罪行想站住脚，须得到某种认可，如交易所的那种认可，或是赛里泽的主顾们的那种认可，那些主顾毫无怨尤，甚至担心星期二在那间厨房找不到他。

“喂，我亲爱的先生，”门房的老婆迎着赛里泽走去问他，“那位上帝的朋友，那可怜的人情况怎样？”

“我是卡迪纳勒太太的代理人，”赛里泽答道，“我刚才建议她定做一张床，好守护她叔叔。我要派来一名公证人，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

“哦！我完全能当护士。”佩拉什太太说，“我看护过生孩子的女人。”

“我们考虑考虑，”赛里泽马上说，“我会作出安排的，……您二楼的房客是谁？”

“杜·波尔塔伊先生！……哦！他在这里住了三十年了，他是个食利者，先生，是个可敬的老人，……您知道，食利者就是靠年金收入生活的人，…… 他做过生意。他设法使他的一个朋友的女儿恢复理智，已经十一年了。她叫莉迪·德·拉佩拉德，哦！她被照料得很好，没说的！还有两位名医为她治疗。……但是，到现在为止，什么也未能使她恢复理智。”

“莉迪·德·拉佩拉德小姐！……”赛里泽叫道，“您能肯定

是这个姓吗？”

“卡特太太是他的管家，兼为全家做点饭，她对我说过上千次这个名姓。但总的来说，听差布律诺先生和卡特太太都不和人交谈。想跟他们打听个情况还不如跟墙壁说话。……我们当了二十年门房，对杜·波尔塔伊先生却一无所知。更有甚者，我亲爱的先生，他是隔壁那小房子的主人，您看见那独扇大门了吗？他可以随意由那门出去，在那边接待客人，我们什么也没法知道。我们的房东也不比我们知道得多。有人来敲那门的时候，是布律诺去开门……”

“所以，”赛里泽说，“那个和神秘的小老头谈话的人进去的时候您也没看见……”

“您瞧，没看见！……”

“那是泰奥多兹的伯父的女儿，”赛里泽坐上马车时心想，“杜·波尔塔伊是否那位当年给了我那位朋友两千五百法郎的保护人？……我要是给他写封匿名信，告诉他，那位年轻的律师欠人两万五千法郎汇票，处境危险，他会怎样呢？……”

一小时后，一整套帆布床给卡迪纳勒太太送来了，好奇的看门人妻子提议为卡迪纳勒太太做饭。

“您想见神甫先生吗？”卡迪纳勒大妈问她叔叔，一面在忙着搭帆布床。

“我想喝酒。”那穷人说，“不要其他任何药。”

“您感觉怎样，普皮列老爹？”门房的女人说。

“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微笑着答道，“我已经有十二天没去干事儿了。……”

向教徒们行乞，站在圣絮尔皮斯教堂门廊下面的位置上，便是他的"事儿"……

"他又想起那事儿来了。"卡迪纳勒大妈说。

"他们赖了我的份子，他们背着我讨钱！"他目光里充满威胁意味，说道。"哦！你来了，我的小卡迪纳勒，这倒是个教堂里的姓名①。……"

"噢！见到您缓过来，我真高兴！"已经快四十岁的小卡迪纳勒嚷道。

百岁老人又倒了下去。

"这没关系，他可以立遗嘱，我的猴子说的。"老百姓把代理人叫猴子，把承包商也叫猴子。

"您不会忘了我吧？"门房的老婆说，"是我让佩拉什去找您的。"

"忘了您！那我也会忘了善良的上帝啰，我的老姐姐，……从我拿到的那份里头，您会分到足能撑破您围裙的东西……"

天刚黑，赛里泽又来了，他四处奔走，办妥了结婚所必需的一应证书，并在双方的区政府发表了结婚预告。只一杯罂粟汤，就让老普皮列睡得不能再熟了。他侄女和赛里泽抬起百岁老人，把他从一张床搬到另一张床。然后，他们以不顾廉耻的迅速动作掀开床单，在草褥——乞丐们的保险箱——里翻寻起来。草褥里一无所获，但那张床的褥子下面没有托带，而是抽屉状的木头床板，那两个继承人发现了一个夹层。于

① 卡迪纳勒在法语里意为"红衣主教"。

是，那张床的重量（那天早上卡迪纳勒大妈一点儿也搬不动它）也就得到了解释。赛里泽经过一番研究，发现床头的横档是一块象骨牌盒盖子似的小木板，他把这块有企口的木板抽出来，只见四个三法寸①深的抽斗里面全都装满了金币。

“咱们用十生丁的铜币来代替它们。”他推推卡迪纳勒大妈的胳膊肘说。

“里面有什么？”

“至少九万法郎，每个抽斗三万。”赛里泽答道，“这是您女儿的嫁妆。把他放回床上吧，秘密一旦揭穿，开发这个金矿是再容易不过的了。这玩意儿真精巧。……”

“他大概是在哪个家具店觅到这么张吝啬鬼的床的。……”卡迪纳勒太太说。

“我看看能不能带走一千枚四十法郎的金币。”赛里泽说。他往两只裤袋里塞了三百枚金币，两只背心口袋里塞了两百枚，礼服的两只口袋里用手绢包了两百五十枚，卡迪纳勒太太的手绢里包了两百五十枚。“我看上去身上象装了很多东西吗？”他来回走了几趟，问道。

“看不出来！……”

“那么，四个来回，抽斗里的金币就全到我家里了。……”

熟睡的老人被搬回床上，赛里泽到了圣絮尔皮斯广场，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回家。为了不至于引起怀疑，他第二次来时带了一位圣马塞尔地区的医生，那医生常给穷人看病，熟悉穷

---

① 法国古长度名，一法寸约合27.07毫米。

人的病症。快九点时，诊视完毕，那医生见老头被罂粟汤麻醉得不省人事，便宣称他活不过三天。

医生刚走，赛里泽就拿起一个

……………………

何友齐 译

现代史拾遗

第一部　德·拉尚特里夫人

一八三六年九月一个美好的黄昏，有位三十岁上下的男子倚着西岱岛①岸边的护墙，由此可以凭眺塞纳河上游从植物园到巴黎圣母院、下游直至卢浮宫广阔的景色。就连在巴黎这个思想之都，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观景之处②。人们就象置身于庞大无比的船舰尾部，在那里可以回溯从罗马人到法兰克人，从诺曼底人到勃艮第人，中世纪、瓦卢瓦王朝、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拿破仑和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巴黎。所有这些朝代都在那里留下了可以勾起回忆的遗迹或建筑。圣热内维埃弗教堂的圆顶俯视着拉丁区；在你身后耸立着圣母院后部的圆形建筑；市政大厦向你追述历次发生的革命；市立医院则对你倾诉巴黎的一切苦难。你遥望过富丽堂皇的卢浮宫，只

---

① 西岱岛，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上，巴黎圣母院、市政大厦、市立医院都在岛上。

② 这是一句俏皮的双关语，法语中“观景之处”与“思想观点”是同一个词(Le point de vue)，因而这句话也可理解为“在巴黎这思想之都，没有两个彼此相似的思想观点。”

消移动两步又可见到位于图尔内勒码头和市立医院之间的那片破破烂烂、不堪入目的房屋，现代的市政官员们目前正忙着拆除这片房屋。

一八三五年，这幅奇妙的风景画还包含着另一层意义：当时，在那位倚着护墙的巴黎人和圣母院之间，在旧称"空地"的那片荒凉的地方，还布满大主教府[1]的断垣残壁。在那里凭吊这发人深省的景物、抚今忆昔的时候，你会觉得，宗教在那里安家，正是为了伸出双手抚慰塞纳河两岸从圣安东区到圣马尔索区[2]城郊居民的苦痛。但愿那里重建起一座哥特式的主教府，以取代位于"空地"、阿尔科勒路、圣母院和西岱岛码头之间毫无特色的破烂房屋，使那一派壮丽和谐的景象更加完美无缺。

这个地点是巴黎老城的中心，也是巴黎最僻静、最冷清的去处。塞纳河水在这里大声拍溅，圣母院在日落时分投影在这里。一个在精神上患病的人，在那里会百感交集，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位散步者大概由于自己当时的思绪竟与自己见到那种种景物时产生的念头如此协调而着了迷。他手扶护墙，沉浸于对巴黎和他自己的双重思考之中。影子拉长了，远处亮起了灯光，他仍然流连忘返，思潮起伏，这思考孕育着未来，也包含着过去，显得那么庄严。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有两个人朝他走来。那两个人的说

---

① 大主教府在巴黎圣母院南，一八三一年二月十四日被民众捣毁，一八四五年废墟清除，辟为公园。

② 圣安东区和马尔索区是当时巴黎最贫穷的两个地区。

话声，在联接西岱岛与图尔内勒码头的石桥那里便已引起他的注意。他们大概以为近处没有别人，嗓门比在人来人往的地方或是发现陌生人在场的时候大了一点。还在桥那面，他们的嗓门就说明这是一场争论，而传到那位无心的见证人耳中的几句话，则说明，这场争论与借钱有关。他们到了散步者附近时，其中一位工人打扮的人大失所望地走开了，另一个人回身叫住他说："你一文不名，怎么过桥[1]？拿着吧。"说着，他递给那工人一枚小钱。"请记住，朋友，在我们萌发善念时，那是上帝本人在劝我们行善！"

后面这句话，使那个正在沉思冥想的人浑身一震。说话的人并没意识到自己如俗话所说"一箭双雕"。他这句话触动了身旁两个人的痛处：一个是职业濒临绝境；另一个是灵魂彷徨歧途、痛苦迷惘。一个是被人云亦云的大众称之为"进步"的玩意儿的牺牲品；另一个是被法国称之为"平等"的玩意儿的牺牲品。这句话本身至为平凡，却因说话人的口吻而显得伟大，那人的声音仿佛具有魔力。有些人平静温和的声音，不是和我们见到海外风光时那种感受效果一致吗？

那位巴黎人从这人衣着上看出他是一个教士，并在薄暮的余晖中，看清了他那白皙、庄严然而憔悴的面容。著名的悲剧作家维尔纳就是在看见一位教士走出维也纳壮丽的圣艾蒂安大教堂，去为一位垂死的人行临终涂油礼之后，决心皈依天主教的。巴黎人无意中从教士那里得到慰藉，情形几乎也是

---

① 当时这座主教府桥要收过桥费。

如此。他见到自己面前乌云密布的地平线上露出了一抹长长的、明亮的青天。他目随着这一线光明，象《圣经》里的牧羊人一样，听见天上有个声音喊道："救主刚才诞生了！"便朝着那发出喊声的方向走去。那位说这句好心话的人沿着圣母院走去，而且也是走向这位散步者来时的那条街。这是偶然造成的结果。有时，偶然也会有始有终。散步者这时也正要回到那条街去，他是由于在生活中一错再错而终于走到那条街去的。

散步者名叫戈德弗鲁瓦。看过这故事，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故事中有关人物全都有名无姓。戈德弗鲁瓦住在昂丹大道一带，他到此时还在巴黎圣母院后面徘徊，自有他的原因。

他是一个勤俭起家的零售商的儿子，父母的全部奢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们梦想让他成为巴黎的一名公证人。因此，他从七岁开始就被送进利奥塔尔神甫办的一所学校①，与许多大家子弟为伍。那些名门望族在皇帝②当政时期出于对宗教的感情而选择了这所学校来教育自己的子弟。因为宗教在公立学校太不受重视，当时，同学间社会地位的悬殊还觉不出来。但在一八二一年，戈德弗鲁瓦学业完成后，被安插在一个公证人手下，他很快就看到了他和曾经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那些人之间的差距。

他因为要学法律而与一群平民百姓的子弟为伍。那些人

① 该校建于一八〇四年，一八二二年路易十八将其改名为斯塔尼斯拉斯学校。

② 皇帝，指拿破仑一世。

没有现成的家产和继承得来的地位，全靠自身的价值和坚韧的努力。他的父母业已退休不再经商，他们灌输到他脑子中的希望，只激发了他的自尊而没有给他一副傲骨。他父母的生活象荷兰人一般俭朴，一万二千法郎年金只花掉四分之一。他们把省下的钱和一半本钱，为儿子买了个公证人的位子。戈德弗鲁瓦过着这种节衣缩食的生活，觉得自己的现状与父母的梦想、自己的梦想相去甚远，不由沮丧起来。在生性软弱的人身上，沮丧会变成妒忌。别人是以需要、意志和思考来代替才能，笔直而坚定地沿着为平民百姓的野心划定的道路迈进，而戈德弗鲁瓦却愤愤不平、想要一鸣惊人。他朝着一切光辉灿烂的所在奔去，结果只是被光芒刺疼了眼睛。他企图平步青云，但他的一切努力只是使他看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他终于发现自己的愿望与自己的地位太不相称，因而对盘踞社会要津的势力深恶痛绝，他变成一个自由派，想写出本书来一举成名。然而他又失败了，这使他把"才能"与"贵族"等同看待。公证人、律师、作家，他都一一尝试，却又一事无成，于是他想当个法官。

这时，他父亲去世了。他母亲仅以两千法郎养老，几乎把财产全给了他。他二十五岁就有了一万法郎年金，便自以为是个富翁了。与他的过去相对而言，倒也确实算是个富翁。直到那时为止，他的生活是由无意志的行为和无能为力的意志组成的。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有所作为，为了扮演一个角色，他企图凭自己的财产跻身于一个什么社会圈子。如能拥有一家报纸，就能成为一个人物，开发利用别人的才智，也能分

享乐趣而免其劬劳。对于智力平庸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样借他人的才华而飞黄腾达更为诱人的事情了。巴黎曾有过两三个这样的暴发户，他们的成功既是时代的耻辱，也是那些让他们踩着肩膀爬上去的人的耻辱。

在这个圈子里，戈德弗鲁瓦不是败于一些人不择手段的粗野作风，就是馁于另一些人挥金如土的气派，总比一帮野心勃勃的资本家或工于心计的编辑低一头。后来他又染上了文学生活或政治生活造成的挥霍放纵的习气、评论家在戏院后台的作派，学会了工作繁重的才子们所必需的消遣玩乐。他结交了一批酒肉朋友。然而他们告诉他，他长得其貌不扬，一个肩膀比另一个肩膀粗壮得多，为人又不够坏也不够好，难以弥补这些缺陷。艺术家们自认为有特权以粗鲁的口吻道出事情的真相。

身材矮小，形象猥琐，既无才华又无一定的奋斗目标，这对于一个青年来说，似乎一切都完了。在那种年月，无论想在哪一行里扶摇直上，倘若没有好运气、或者没有能给人带来好运气的顽强精神，即使才华过人也将无济于事。

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医治了戈德弗鲁瓦的创伤。他因希望而产生了勇气，这和因失望而产生的勇气有同等价值。同许多默默无闻的记者一样，他也得到了一个行政职务。在这个职位上，他的自由派思想又与新政权的要求发生了矛盾，结果他成了个不驯服的工具。他和当时几位大人物一样，受了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懂得当机立断。他以为，服从那些大臣就是改变自己的政见，况且他觉得，政府的作为有悖于他那个阶层的准

则。在“抵抗党”得势之时，他却宣布拥护“运动党”①。戈德弗鲁瓦回到巴黎时几乎成了个穷光蛋，却依然忠于反对派的那套理论。

报界的胡作非为使他害怕，共和党的暴乱更使他心惊胆战，于是他隐退了，这是唯一适合于天分不高、经受不住政治生活的惊涛骇浪的人的生活。这种人的痛苦和奋斗不会放出任何光彩。他因劳而无功疲惫不堪。他没有朋友，因为要交朋友也必须具有突出的优点甚至突出的缺点，而他却具有一种与其说是深沉不如说是耽于空想的敏感。由于置身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对于一个屡遭失意而未老先衰的青年来说，那不正是唯一应当采取的抉择吗？

在平静安宁的奥特伊村，他母亲已经命在旦夕，她把儿子召回身边，固然是为了让他侍奉左右，也是为了把他领上一条正路，使他能找到一种安稳的、单纯的幸福。这种幸福应当能使他那样的人心满意足。她发现戈德弗鲁瓦在二十八岁时财产已锐减至四千法郎年金，意气消沉，智穷才尽，一事无成，野心化为屈辱，敌视一切合法建立的事物。他的种种失意更给这种敌意火上加油，这终于使母亲对儿子重新作出估价。她试图让戈德弗鲁瓦娶一个退休商人的独生女为妻，那位姑娘可以为他那患病的灵魂充当监护人。但姑娘的父亲在婚姻财产问题上不失为一个精明的老商人，戈德弗鲁瓦追求那位姑娘

① “抵抗党”以基佐为首，只要求路易－菲力浦明确承认并严格实施一八一四年宪章；“运动党”以拉法宾特、拉斐特为首，主张七月革命向自由主义演变。

并与之相处了一年，却被女方回绝了。首先，在那些双料的市侩看来，这个求婚者过去的职业一定使他毫无道德观念。其次，在这一年中，他为了取悦那位女子并在她父母面前炫耀自己，又动用了一部分本金。女方的家庭听说戈德弗鲁瓦在六年间花掉了十五万法郎，虽说他这种虚荣心情有可原，却促使女方的家庭下决心回绝了他的求婚。对这种家庭来说，挥霍浪费是最不可容忍的。

这次打击伤透了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特别是因为那位姑娘长得并不出众。不过，经他母亲开导，他在所追求的对象身上发现了心灵庄重的价值和精神坚强的巨大好处。他已经看惯她的面容，熟悉她的表情，喜爱她的声音、举止和眼神。他把自己一生最后的赌注都下在这种眷恋之情上，结果又尝到了失望的苦果。他母亲去世了。他因为在生活排场上曾追逐奢华的时尚，如今全部家产只剩下五千法郎年金，而且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挣回什么钱来弥补亏空，因为他已经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从事“发财”这个可怕的字眼所要求从事的活动。

他那焦躁而悲伤的软弱心灵忽然又不愿就此销声匿迹。因此，他在服丧期间又到巴黎来碰运气：在饭店餐桌上窥伺，轻率地结交生人。他想跻身于上流社会，却只遇到一些花钱的机会。他在林荫大道散步时，内心苦痛万分，见到伴随着母亲的待嫁女子、骑马去布洛涅森林的青年、车马精美的暴发户或受勋的公务员就感到难受。他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知道自己无望获得一个体面的次等职务，过上一种轻松愉快

的生活。而他又很敏感，所以老是伤心；他又有一定的头脑，所以心中总唱着辛酸的哀歌。

他不善于在逆境中奋斗，自以为秉赋优越，却没有将这种秉赋付诸行动的意志；自知性格有缺陷，干不了大事；又克制不住自己先前的生活、所受的教育、或无所用心的习气所养成的癖好。他被这三种疾病缠身，而其中任何一种就足以使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习惯的青年厌世了。所以戈德弗鲁瓦显出一种脸相，许多巴黎人都是这种脸相，这已经成了典型的巴黎脸相了。在这种脸相上，可以看到失意的怨恨或泯灭了的野心、内心的悲苦、一种沉睡在无精打采、怨天尤人中的神态。被巴黎日常表面的热闹景象占据了自己生活而使人显出的无精打采的神态。它还显出一种百无聊赖寻求刺激的神气、一种没有本事却牢骚满腹，龇牙咧嘴使尽力气的怪相，和屡遭挫折造成的敌意。这种敌意使人无论听见什么挖苦话都微笑表示赞赏、对一切成长中的事物嗤之以鼻、不承认任何最有必要的权力机构并对其陷入窘境表示幸灾乐祸，甚至不愿意信任任何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巴黎病保护、支持和隐蔽着充满活力的人们积极而永不休止的密谋，就象树皮保护、支持和隐蔽着树液一样。

戈德弗鲁瓦对自己也感到厌倦。有天早上，他碰见一位中学校友，使他产生了赋予自己生命以某种意义的愿望。那人曾是拉封丹寓言里的乌龟，而他自己曾是兔子。有一天，他们邂逅相遇，在阳光下沿着意大利人大街边走边谈。他发现这个表面上才智在中等以下，财产比他还少的人，居然追求起

他曾经追求过的目标，而且如愿以偿了。于是，他决心仿效这种实干精神。

“社会生活好比种地，”老同学对他说，“人勤地不懒。”

戈德弗鲁瓦已经负债了。作为对自己的第一个惩罚，也作为自己的第一任务，他强制自己离群索居，从自己的年金中扣钱还债。对一个惯于只有五千法郎却要花六千的人来说，要俭省到靠两千法郎度日并非易事。他每天早上都翻阅《广告报》，希望找个住所以便稳定开销，并且有个清静地方来进行自我反省、自我审查，选定一个生活目标。他看不惯拉丁区那些俗气的寄宿公寓，又觉得私立疗养所不卫生。他差点又要陷入优柔寡断者那种举棋不定的局面了。这时，有这么一则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 小套住房出租，租金每月七十法郎，尤宜于教士居住。要求房客清静。可供应饭食，并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廉价提供家具。
>
> 欲知详情，请与圣母院附近修女路食品杂货商米耶先生联系。

这则广告有种内在的纯朴和扑鼻的平民气息，使戈德弗鲁瓦深受吸引。他在四点左右来找那位食品杂货商。食品杂货商告诉他，德·拉尚特里夫人正在用晚餐，她在用膳时从不见客。那位夫人在晚上七点以后或早上十至十二点会客。米耶边说边打量戈德弗鲁瓦，照法院的说法，便是对他进行了第一级预审。

“先生是单身吗？夫人想找个生活有规律的房客，他们最

晚十一点就关大门。"然后他又说，"先生您的岁数看来倒是符合德·拉尚特里夫人的要求。"

"那么，您看我有多大岁数呢？"戈德弗鲁瓦问。

"大约四十来岁吧。"食品杂货商答道。

这句天真的答话又使戈德弗鲁瓦陷入悲伤和厌世的情绪。他到图尔内勒码头吃过晚饭，又回来凭览巴黎圣母院。落日的光焰正倾泻并粉碎于大教堂后部圆室的那些拱扶垛上。码头此时处于阴影之中，教堂的钟楼则镶上了一圈明亮的边，金光闪烁。戈德弗鲁瓦被食品杂货商那句残忍的天真答话搅动了满肚子苦水，此时景物的明暗对照则又使他心醉神迷。

这位年轻人在月光下、在阴影和寂静中听到教士那句话时，他的思想正在因绝望而产生的种种念头和大教堂钟楼发出的充满宗教和谐的动人钟声之间摇摆。他虽然象本世纪多数青年一样并不笃信宗教，方才那句话却触动了他的心事，于是他又回到他本来已经不想去的修女路。

戈德弗鲁瓦和那位教士同时拐进正对大教堂北门的玛西永路，又在鸽子街附近一起拐进修女路。修女路通到鸽子街附近就到头了，成了马尔穆塞路。他们俩都十分惊讶。戈德弗鲁瓦在德·拉尚特里夫人那座房子的拱形门廊前站住脚时，教士朝他转过身来，借着一盏路灯的光亮打量了他一眼。那盏路灯大概是老城中心最后淘汰的一批路灯里的一盏了。

"先生，您是来看德·拉尚特里夫人吗？"

"是的，"戈德弗鲁瓦答道，"我刚才听见了您对那工人说的话。这告诉我，如果您也住在这里，那么这座房子一定于灵

魂有益。”

“这么说，您看到了我的失败？”教士说着举起门槌，“我没有成功。”

“我倒觉得是那个工人没有成功。他曾经竭力向您讨钱。”

“唉！”教士说，“法国历次革命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每次革命都一再煽起下层阶级的野心。这个工人为了向上爬、发家致富（因为财富如今被看成唯一的社会保障），采取了骇人听闻的手段。这些手段并未奏效，却使这个投机家要对法院作出交待。接济穷人有时就会造成这种后果。”

看门人打开一扇沉重的大门，教士问戈德弗鲁瓦：

“先生您是来看那小套间的吧？”

“是的，先生。”

教士和戈德弗鲁瓦穿过一个相当宽敞的院子。院子尽头兀立着一座黑魆魆的高房子，房子一侧是比房顶还高的破败不堪的方塔，任何一个熟悉巴黎历史的人都知道，圣母院前面及周围的地面加高了许多。所以，这座房子过去的十二级台阶现在连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了。如今门廊圆柱的基础恰与路面相平。这座房子原先的底层如今大概已成了地下室。方塔门口还有几级台阶，方塔里一座古老的螺旋状楼梯绕着一根雕成葡萄藤样式的柱子盘旋上升。这种建筑风格属于十四世纪，它令人想起路易十二在布卢瓦城堡的那些楼梯来。无数古老的特征给戈德弗鲁瓦以深刻的印象。他不由微笑着对教士说：“这座塔可不是昨天才盖起来的。”

“据说它经历过诺曼底人的入侵，甚至曾经是巴黎国王的第一座王宫的一部分。不过根据传说来看，它更可能是爱洛伊丝① 的叔父、著名的修士菲尔贝尔的住宅。”

说罢，教士打开一套象是底层的房间的房门。但对第一个院子或第二个院子（那房子内部还有一个小院）来说，这套房间却在二层。

套间的前厅有个女仆在一盏小灯下做活，她唯一的装饰就是头上戴着的那顶有褶裥的细麻布软便帽。她把一根竹针插在头发上，手里拿着毛线活，起身打开了客厅的门。客厅的窗户朝向后院。这个女人的装束令人想起那些灰衣修女。

“夫人，我给您带来一个房客。”教士把戈德弗鲁瓦领进客厅。戈德弗鲁瓦看见有三个人坐在德·拉尚特里夫人身边。

那三个人站了起来，女主人也站了起来。教士为戈德弗鲁瓦端来一把椅子。未来的房客见德·拉尚特里夫人做了个手势说道：“请就座，先生。”便坐了下来。那句古老的客套话使这位巴黎人觉得自己远离巴黎，仿佛置身于下布列塔尼或加拿大的偏僻角落。

寂静大概是分等级的。戈德弗鲁瓦本已惊异于玛西永路和修女路的寂静，那两条马路整整一个月也不会有两辆车驶过；他更惊异于院子和方塔的寂静；也许在这个被那么多古老的马路、古老的院落和古老的院墙层层环绕的客厅里，他更觉得象是置身于寂静的中心了。

---

① 爱洛伊丝（1101—1164），巴黎圣母院议事司铎菲尔贝尔的侄女，法国神学家阿贝拉尔的学生。他们师生之间的爱情和往来书信传为历史佳话。

西岱岛的这一带地方叫做“隐修院”。它保持了所有隐修院共同的特点，看上去又潮又冷，而且在白天最喧闹的时分也保持着修院式的清静。此外，我们还应当说明，西岱岛的这一部分地区位于圣母院与塞纳河之间，在圣母院以北，也就是说在它的阴影下面。东风毫无遮拦地吹将进来，塞纳河的雾气似乎被巴黎这座古老的大教堂那发黑的墙壁所羁留。因此，戈德弗鲁瓦来到这座古老的房子，面对四位沉默的、象周围的一切同样庄严的人，那种感受是不足为奇的。他目不斜视，心里对德·拉尚特里夫人充满好奇。她的姓氏便足以引起他的兴趣了。这位夫人纵使不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也定然是另一个世纪的人。她一头银色的发卷，一张过分温和的脸，看上去软绵绵冷冰冰的，鹰钩鼻，温和的前额，褐色的眼睛，双下巴。她的连衣裙按十八世纪的款式收得紧紧的，只能用紧身裙这个古老的名称来称呼。衣料是浅褐色底子绿色细长条花纹的绸子，似乎也是十八世纪的东西。连衣裙的上身做得象长裙的上半部分，藏在镶有黑色花边的棱纹塔夫绸头巾下面，头巾用一枚嵌有肖像的胸针别在胸前。脚穿一双黑丝绒高帮鞋，搁在一只小脚垫上。她和她的女仆一样，也在编织毛袜，她那花边软帽底下的假发卷里也插着一根针。

“您见过米耶先生了吗？”她见戈德弗鲁瓦张口结舌、几乎说不出话来，便用圣日耳曼区的老贵妇人特有的鼻音发问，仿佛在为他提起话头。

“是的，夫人。”

“那套房间恐怕对您不太合适。”她看见这位未来的房客

衣着雅致新颖、色泽鲜明，便又说道。

戈德弗鲁瓦穿的是漆皮靴、戴的是黄手套，衬衫钮扣极其精美，黑底蓝花绸背心的饰孔里挂着一条漂亮的表链。德·拉尚特里夫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银哨子吹了一下。女仆走了进来。

“曼侬，我的孩子，让这位先生看看那套房间。亲爱的副主教，您愿意陪这位先生去一下吗？”她对教士说，“假如那套房间碰巧还中您的意，”她起身看着戈德弗鲁瓦说，“我们可以谈谈条件。”

戈德弗鲁瓦点头致意，走了出来。他听见曼侬在抽屉里拿钥匙发出的哗啦声，看见她点上一只巨大的黄铜带柄烛台上的蜡烛。曼侬默默地在前头带路。戈德弗鲁瓦重新登上楼梯到楼上去的时候，不禁怀疑起现实生活来，他清醒地做着梦，看到了闲时读过的那些小说中的神秘世界。任何巴黎人，要是象他那样突然离开现代化的街区、豪华的住宅和家具、五光十色的饭店、剧院和车水马龙的巴黎市中心，都会有他这种感觉。女仆手中的烛台微微照亮了古老的螺旋状楼梯，楼梯上布满积着尘灰的蜘蛛织的帷幔。曼侬穿着一条棕色粗呢的大褶短裙，上衣从前后看去都是方形的，走起路来全身上下的衣服都一起动。到了作为三楼的第四层，曼侬停下脚步，打开一把古老的锁，推开一扇漆成有轮纹的桃花心木颜色、然而模仿得很粗劣的门。

“就是这儿。”她说着，在他前面走了进去。

住过这套房间的人不知是个吝啬鬼，是个穷愁潦倒的画

家，还是个不以世人为意的犬儒主义者或出世的修士？闻到房间里贫困的气息，看到烟熏火燎的墙纸上斑斑点点的油渍，发黑的天花板，镶有积满尘垢的小块玻璃的窗户，变成褐色的地板砖，和仿佛涂了一层粘乎乎的透明淡色的护壁板，不由人心中不产生以上三个问题。雕花涂色的石砌壁炉里降下一股阴冷潮湿的空气，壁炉上方的镜子尽是些十七世纪的东西。这个套间呈直角形状，那围着后院的房子本身也是直角形的。天色已黑，戈德弗鲁瓦看不见后院。

“谁在这里住过？”戈德弗鲁瓦问教士。

“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叔公、前最高法院推事布瓦弗勒隆先生。那位老人自从大革命以后就智力衰退，变得象个小孩，直到一八三二年他九十六岁那年去世。夫人下不了决心马上让一个陌生人住进去，可是现在她没法继续维持没有收益的房产了。”

“夫人会让人来打扫房间，添置家具，这位先生会满意的。”曼侬说。

“那要看你们达成什么样的租约了。”教士说，“这里可以布置成一间漂亮的会客室、一间宽敞的卧室或一间书房，而拐弯过去朝着院子的那两小间可以布置成舒适的工作室。我在下面那套房间便是这么布局的，上面那套房间也是这么个布局。”

“是啊，”曼侬说，“阿兰先生那套房间跟您的一模一样，不过他的房间朝向方塔。”

“我想等白天再来看看这座房子和这套房间。……”戈德

弗鲁瓦怯生生地说。

"可以。"曼侬说。

教士和戈德弗鲁瓦走下楼去，女仆关上房门，又赶上前去为他们照明。回到客厅后，戈德弗鲁瓦变得老练了些，可以在和德·拉尚特里夫人谈话的同时，从容观看房间的格局，以及其中的人物与陈设。

这间客厅的窗上都挂着带垂饰的古老的红锦缎窗帘，并用丝绳束起来。地上铺着一块充作地毯的旧壁毯，壁毯太小，盖不住整个地面，四周露出红色的方砖。细木护壁板漆成灰色。天花板被一根架在壁炉上方的大梁一分为二，似乎这是后来对时尚作出的一个让步。漆成白色的木靠背椅上铺设着绒绣。一只毫无特色的座钟，放在两支镀金的铜烛台之间，作为壁炉台的点缀。德·拉尚特里夫人身边有一张曲腿的旧桌子，上面搁着一只盛毛线团的柳条筐。一盏水压灯① 照亮着这个场景。

那四位木然僵坐、沉静少言有如僧侣的男子，和德·拉尚特里夫人，显然是听见这位生客回来而中断谈话的。人人脸上都显得冷静而审慎，与这间客厅、这座房子和这个街区十分协调。德·拉尚特里夫人同意戈德弗鲁瓦的想法，并说她在了解她的房客，或者更确切些说，在了解她的寄膳宿客人的意见以前，不打算做任何变动。如果她的房客能适应这里的习惯，他就应当成为她的寄膳宿客人。而这些习惯与巴黎的习

① 水压灯，一种用盐水压力使灯油浮起的灯。

俗大不相同。在修女路生活象外省一样，平时到十点左右就应当回家，不能大声吵闹，谢绝妇女儿童，以免干扰既成习俗。只有教士才能适应这种生活。德·拉尚特里夫人尤为希望的是来个生活简朴、所求不奢的房客，她只能为房间配置最必需的用具。阿兰先生（她指了指四位在座的人中的一个说）对此倒也满意。她对新房客也将和对待老房客的做法一样。

"我想这位先生是不会愿意来住我们这所修道院的。"教士说。

"为什么不会？"阿兰先生说，"我们在这里住得不错，我们过得挺好。"

"夫人，"戈德弗鲁瓦起身说道，"我改日再来拜访。"

虽然他是个年轻人，但那四位老人和德·拉尚特里夫人还是都站起身来，副主教一直送他到门前的台阶。随着一声哨响，看门人闻声提着盏灯过来把戈德弗鲁瓦送到街上，然后重新关上那扇巨大的、牢门般沉重的暗黄色大门，门上阿拉伯式铁花饰的年代已难以考证。

戈德弗鲁瓦登上一辆双轮轻便马车，驶向热闹、明亮、温暖的闹市区，刚才的见闻犹如一场梦境，而当他漫步于意大利人大街时，这一切在他印象中已如回忆遥远的往事了。他不由想道："明天我还能看见那些人吗？"

第二天，戈德弗鲁瓦在陈设时髦考究、刻意追求英国式Comfort① 的房间里醒来，回想在"隐修院"看房子的种种情

---

① 英语：舒适、安逸。

景，他发现了自己所见所闻的意义。那四位陌生人的衣着、仪表和沉默还在影响着他，他们和那位教士大概都是寄膳宿的房客。他觉得，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庄重神情是由于她暗中尊严地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尽管戈德弗鲁瓦对自己作出这种解释，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那些审慎的脸上有种神秘的表情。他用眼睛挑选需留用的必不可少的家具。在想象中把这些家具搬到修女路寒伧的住宅中去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对照使他苦笑起来。他决定卖掉这里的全部家具，偿还债务，听凭德·拉尚特里夫人替自己的房间配置家具。他要过一种新生活，再看到会使自己想起从前境况的东西总是不好的。他属于那类总想一蹴而就，不愿象别人那样亦步亦趋地前进的人。因此，他一旦产生改弦更张的愿望，在吃早饭时便只转着一个念头：要发财致富，要还清债务，并把剩余的资本放到与他父亲有过业务关系的那家银行。

这家银行是蒙日诺银行，一八一六年或一八一七年创办于巴黎。在商业道德败坏、某些字号都或多或少有过污点的情况下，这家银行却信誉卓著，从未有过任何瑕疵。因而纽沁根银行、杜·蒂耶银行、凯勒兄弟银行、帕尔玛银行尽管极其富有，却为人所窃窃私议，暗中不齿。卑污的手段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而政治上的得意与王朝的道德标准又有效地掩盖了肮脏的来源，因而到了一八三四年，已无人想起这些作为国家栋梁的参天大树所置根的污泥了。然而，那些银行家没有一人不觉得，对蒙日诺银行的赞誉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蒙日诺银行象英国银行那样，不在外表上作任何铺张，银行里安

静异常，他们一心只致力于慎重、明智、正派地办事业，这使他们得以在世界各地安全地开展业务。

银行现任经理弗雷德里克·蒙日诺是德·封丹纳子爵的姻兄。因此，这个人口众多的家族就通过德·封丹纳男爵、税务总监格罗斯泰特先生（利摩日市的格罗斯泰特公司是他兄弟所办）与旺德奈斯一家及另一位税务总监普拉纳·德·博德里都成了姻亲。这些亲戚关系曾为他已故的父亲老蒙日诺在王朝复辟时期的金融活动带来许多好处，为他赢得了头等贵族世家的信任，他们的资产和巨额积蓄都源源流入这家银行。蒙日诺家族与凯勒家族、纽沁根家族迥然不同，他们从不觊觎贵族院议员的称号，对政治避而远之，与银行事务无关的事一概不闻不问。

蒙日诺银行设在胜利街一座前有院后有园的豪华公馆里，蒙日诺老夫人和她的两个儿子住在里面，三人都是股东。一八二七年老蒙日诺去世时，德·封丹纳子爵夫人的股金已还清。弗雷德里克·蒙日诺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年轻英俊的男子，待人接物冷静、沉默、矜持，一如日内瓦人。他追随乃父，继承了从事这行困难的职业所必需的全部品质。他比一般的银行家更有学识，他受到的教育具有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广博性。但他也象许多银行家一样有所偏好，一种业余的爱好，他喜欢力学和化学。他弟弟比他小十岁，在他的办公室里充当类似公证人或诉讼代理人的首席帮办的角色。弗雷德里克象当年父亲培养自己一样，培养弟弟通晓真正的银行家必备的全部学问。真正的银行家在金钱方面如同作家在思想

方面，应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戈德弗鲁瓦报出自己姓氏后，发现他父亲生前极受敬重，因为他获准穿越一间间办公室直接来到蒙日诺的经理室。经理室用几扇玻璃门隔断，所以戈德弗鲁瓦无意中听到了里面进行的谈话。

“夫人，在您帐上，贷方、借方均为一百六十万法郎，我不知道我哥哥的意思，只有他才能决定是否有可能发放十万法郎的贷款……您把一百六十万法郎投进这种事业未免有欠考虑。……”

“太大声了，路易。”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你哥哥跟你说过，讲话声音要轻。也许隔壁小客厅里有人。”

这时，弗雷德里克·蒙日诺打开了他的套间通向经理室的那扇门。他看见戈德弗鲁瓦，便穿过经理室走来，同时恭敬地向正与他弟弟交谈的女人点头致意。

“请问尊姓大名?”他问道，把戈德弗鲁瓦让进经理室。

戈德弗鲁瓦道过姓名，弗雷德里克请他坐下。他打开办公桌时，路易·蒙日诺和一位太太(那太太不是别人，正是德·拉尚特里夫人）站起来向他走去。他们三人走到一扇窗的窗洞里与蒙日诺老夫人低声交谈。老夫人一向参与所有的事务。她三十年来先后在丈夫和儿子们面前显露出自己的才干，成为一个参与管理的股东，拥有签署权。戈德弗鲁瓦见一个文件架里搁着一些卷宗，贴有“德·拉尚特里夫人事务”的标签，编号为一至七号。磋商完毕，银行家对他弟弟说:“那你就到下面出纳处去吧。”德·拉尚特里夫人转过身来，蓦然

见到戈德弗鲁瓦，她克制住一个惊诧的手势，低声问了蒙日诺几句话，蒙日诺也低声地简短答了几句。

德·拉尚特里夫人穿着一双小巧的黑色普鲁涅拉斜纹薄呢鞋，一双灰色丝袜，前一天穿过的那件连衣裙，也裹在一件老式的威尼斯女式短斗篷里，这种短斗篷当时正重新流行起来。她戴着顶叫作"老大妈式"的白绸衬里的绿绸女帽，脸庞四周围着一圈波浪似的花边。她站得笔直，这种姿势说明，她不是出身高贵也是过惯了贵族式的生活。如果不是她过分和气，也许会显得十分高傲。总之，她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在这里相遇与其说出自偶然不如说是天意，先生。"她对戈德弗鲁瓦说，"我差点已经决定谢绝一位看来生活习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房客。但是蒙日诺先生刚才对我谈了您的家庭情况，使我……"

"嗳，夫人，……先生，"戈德弗鲁瓦同时对德·拉尚特里夫人和那位银行家说道，"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来这里是为了向我父亲当年的银行家讨教有关理财方面的主意，以使我的用度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戈德弗鲁瓦三言两语便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并且说明了自己改变生活方式的愿望。

"在过去，"他说，"象我这般处境的人会去当修士，可是如今已经没有修会了……"

"如果夫人同意您做房客，就搬到夫人那里去吧。"弗雷德里克·蒙日诺与德·拉尚特里夫人交换了个眼色后说道，"别卖掉您的年金，把它留在我这儿。把您债务的明细清单交给

我，我会给您的债权人确定不同的偿还日期，您自己每月可以拿到大约一百五十法郎。还清债务大概要用两年功夫。在这两年时间里，您在新住处，尤其是在那些将与您朝夕相处并能给予您忠告的人中间，尽可从容考虑一下职业问题。”

路易·蒙日诺拿着一百张面值为一千法郎的钞票回来了，他把钱交给了德·拉尚特里夫人。戈德弗鲁瓦挽着他未来的女房东，送她登上出租马车。

“一会儿见，先生。”她亲切地说。

“您什么时候在家，夫人？”戈德弗鲁瓦问。

“两小时后。”

“那么，我就有时间去卖掉我的家具啰。”他挥手告别说。

路易·蒙日诺的那句话“您帐上有一百六十万法郎”，给这位在“隐修院”深居简出的女人戴上了一个光环。戈德弗鲁瓦在挽着德·拉尚特里夫人胳膊一起走路的短暂时间里，一直无法驱散这个光环。“她一定很有钱。”这个念头使他看问题的方法完全改变了。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在修女路的生活中的艳遇。“她仪态高雅，难道她也是开银行的？”他思忖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处于戈德弗鲁瓦那种境地的青年，一千个里有九百九十九个会产生要娶这个女人的念头。

一位家具商兼地毯商，兼营连家具出租套间的房东出价三千法郎买下了戈德弗鲁瓦想脱手的所有东西，并且让他在布置修女路那套破烂房间的几天里继续使用。那位思想患病的人当即赶去修女路，按照德·拉尚特里夫人给的地址叫来一个漆匠。那漆匠答应以低廉的工价在本星期内粉刷天花

板、擦净玻璃窗、油漆所有的斯帕① 细木护壁板并给方砖地打上颜色。戈德弗鲁瓦丈量了每个房间，打算在所有房间铺上同一种最便宜的绿色地毯。他希望自己的房间简单划一。德·拉尚特里夫人赞同他的想法。她在曼侬的帮助下计算需要多少白布来做窗帘和一张朴素的铁床上的帷幔。然后夫人又叫人去买布缝制，价格便宜得使戈德弗鲁瓦大为惊奇。连同他自己带来的家具，装修那套房间只花了不到六百法郎。

"那我可以把大约一千法郎存到蒙日诺先生那里。"

"我们这里过的是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德·拉尚特里夫人对他说，"您知道这种生活是与多余的装饰互不相容的。我觉得您那些东西还保存得过多。"

她在对未来的房客作这番忠告时，眼睛盯着他蓝色领带的套环上那颗光芒四射的钻石。

"我跟您说这个，"她又说，"是因为看到您对蒙日诺先生说决心与自己挥霍的生活决裂。"

戈德弗鲁瓦注视着德·拉尚特里夫人，品味着她那清澈悦耳的声音，审视着那白皙的脸，就象弗朗德勒画派笔下生动描绘过的庄重冷静的荷兰女子。这种女子脸上是不会有皱纹的。

"又白又胖！"他走开时想道，"不过已经有许多白头发了……"

戈德弗鲁瓦象所有生性软弱的人一样，很容易习惯新的

---

① 斯帕，比利时列日省地名。

生活，并且以为这种生活十分幸福，因此他急于住到修女路去。然而，他忽然又谨慎起来，也可以说是产生了戒心。在住进修女路的前两天，他去找蒙日诺先生了解有关那座房子的情况。因为他去未来的住处察看装修进展情形时，虽然都是来去匆匆，却发现其中进出的一些人脸色和举止即使不是神秘，也令人想到这座房子的居民是否在从事某种秘密的勾当。当时人们都很关注波旁王室长支重登王位的企图，戈德弗鲁瓦自然也以为他们在搞什么密谋。他到了银行家的办公室，在后者探究的目光下说明来意的时候，自己也羞愧起来。他看见弗雷德里克·蒙日诺的嘴角显出一丝挖苦的微笑。

“德·拉尚特里男爵夫人，”他说，“是巴黎最默默无闻而又最可敬的人。什么原因使您想要了解这些情况呢？”

戈德弗鲁瓦只得找出些微不足道的理由：他将长时期和一些陌生人朝夕相处，有必要知道与自己交往的是些什么人，等等。但是，银行家的微笑变得越来越含有讽刺意味，而戈德弗鲁瓦也越来越狼狈，对自己无谓的举动深感羞愧，再也不敢提及有关德·拉尚特里夫人和她那些房客的问题。

两天后的星期一晚上，他最后一次在英国咖啡馆吃过晚饭，在多艺剧院①看过最后两场表演，于十点钟来到修女路睡觉，曼侬把他领到他那套房间。

孤独自有荒蛮生活的魅力，任何尝过那种生活的欧洲人都乐而忘返。在这个时代，人人都为别人而活着，所有的人都

① 多艺剧院建于一八〇七年，专演滑稽歌舞剧，至今犹存。

关心着别人的私事，私生活很快就要不复存在，因为报界——这个现代百眼巨人的眼睛变得那么大胆、那么贪婪。在这个时代主张离群索居，可能会显得标新立异。然而，这个主张自有基督教创立后最初六个世纪的史实为权威依据。在那几个世纪中，任何隐遁修行的人都没有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孤独生活能够治愈几乎所有的精神创伤。因此，新居里那种深沉的宁静寂寥，一开始就使戈德弗鲁瓦身心舒畅，好象一个疲惫不堪的旅客洗了个澡，顿觉浑身松快一样。

在他当上德·拉尚特里夫人房客的第二天，他发现自己与世隔绝、甚至与巴黎隔绝开来，虽说他就住在圣母院的阴影里。这促使他开始反省自己。在这里，社会上的一切虚荣都无用武之地，他的行为除了自己的良心和德·拉尚特里夫人的房客们，没有别人评判。他离开了上流社会的阳关大道，走上了一条陌生的小径。这条小路将把他带向何方？他将投身于何种事业呢？

两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这时，公寓里唯一的女仆曼侬来敲房门，告诉他午饭已经备好，大家在等候他。时钟敲响了十二点。这位新房客立即走下楼去，他急于对自己从此将与之相处的那五个人得出判断。走进客厅时，他见到所有的房客都站着，身上仍是他来看房子那天穿的衣服。

“您睡得好吗？……”德·拉尚特里夫人问他。

“我到十点才醒。”戈德弗鲁瓦一边回答，一边向他那四位邻居点头致意，他们也庄重地向他还礼。

“我们早料到了。”那个名叫阿兰的老人微笑着说。

“曼侬跟我说这是午饭，”戈德弗鲁瓦说，“看来我已经无意中犯规了。……您们几点起床？”

“我们的起床时间不完全象过去的教士，”德·拉尚特里夫人和颜悦色地答道，“而象工人一样，……冬天六点，夏天三点半。我们的上床就寝时间也依太阳下山时间而定，总是冬天九点，夏天十一点。我们在早祷后喝点由我们农庄送来的牛奶。韦兹神甫除外，他夏天六点、冬天七点在圣母院主持首次弥撒，这些先生天天都去望弥撒，我也是如此。”

德·拉尚特里夫人在餐桌上结束了这番解释，她的五位房客也都已就座。

饭厅完全漆成灰色，镶着护壁板，其图案表现出路易十四时代的审美情趣。饭厅与曼侬待着的那间充作候见室的房间相连，看来是与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卧室平行的，而卧室则大概与客厅相通。饭厅里除了一只旧挂钟没有其他装饰。家具包括六张椅子，椭圆形椅背上的绒绣显然是德·拉尚特里夫人手制，两个碗橱，还有一张桃花心木桌子。德·拉尚特里夫人吃午饭时不铺桌布，这顿僧侣式的清淡午餐包括一尾大菱鲆鱼浇白沙司、土豆、生菜，桃、葡萄、草莓和鲜杏四碟水果，主食前的冷盘有瑞士式连巢蜂蜜、黄油、小萝卜、黄瓜和沙丁鱼。这些东西盛在画着碧绿小巧的矢车菊叶子图案的瓷盘里，在路易十六时代这也许算得一种奢侈品，但现代生活需求日增，如今已经变得十分平常了。

“我们在守斋，”阿兰先生说，“您看到我们每天早晨都望

弥撒，就应该猜到，我们对于教会的一切宗教礼仪、包括最严格的都照办不误。”

“而您就从模仿我们开始。”德·拉尚特里夫人瞧着戈德弗鲁瓦说。她把戈德弗鲁瓦安排在自己身边就座。

在座的五个人里，戈德弗鲁瓦已经知道了德·拉尚特里夫人、韦兹神甫、阿兰先生的名字，但还不知道另外两人的姓名。那两个人保持沉默，以修士用膳一丝不苟的态度吃着饭。

“这些漂亮的水果也是来自你们的农庄吗？”戈德弗鲁瓦问。

“是的，先生。”她答道，“我们有一个模范农庄，完全和政府的一样①。那是我们的乡间住宅，离这儿三法里，在圣乔治新城附近的意大利公路边上。”

“这是我们大家的财产，它将留给我们当中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好好先生阿兰说。

“哦！那没有多少。”德·拉尚特里夫人补充道，看来她怕戈德弗鲁瓦把这番话当做对他的诱惑。

“总共有三十阿尔邦耕地，”两个不知姓名的人之一对戈德弗鲁瓦说，“另外还有六阿尔邦草地和四阿尔邦有围墙的地产，我们的乡间住宅就在地产中央，住宅前面是农庄的建筑物。”

“那么这笔财产，”戈德弗鲁瓦说道，“该有十多万法郎。”

“哦，我们除食品以外并不提取什么收益。”那人又说。

---

① 一八四五年法国政府曾建立十六个模范农庄以进行农业规范教育。

那人又高又瘦，神色庄重。乍一看象是曾在军队服过役，他的白发足以说明他已经年逾六旬，他的面容呈现强烈的忧伤，一种被宗教抑制着的忧伤。

另一位不知名姓的人看上去既象个修辞学教师，又象个实业家，他普通身材，肥胖然而灵活，脸上露出巴黎的公证人或诉讼代理人所特有的快活表情。

这四个人的衣着都由于小心爱惜而依然整洁，并且处处都能辨认出曼侬的手工来。这些衣服大概都已穿了十年，虽然经常穿，却多亏了曼侬的无边法力而保存得象神甫的法衣一样完好。这些人仿佛穿着某种生活方式的制服，他们同属一种思想，他们的目光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乐天知命的温和表情和发人深思的宁静神态。

"夫人，我想冒昧请教这些先生的尊姓大名。"戈德弗鲁瓦说，"我将乐于对他们叙述我的生平，我能否了解他们的一些有关情况呢？"

"这位是尼古拉先生，"德·拉尚特里夫人指着那个又高又瘦的男子答道，"他是退役宪兵少校，旅长。——那位先生，"她又指指矮胖男子说，"是前巴黎王家法院的推事，一八三〇年八月由司法界引退，他名叫约瑟夫先生。虽然您昨天刚到，我还是告诉您：在上流社会，尼古拉先生叫做蒙托朗侯爵，约瑟夫先生叫做勒卡缪侯爵、特莱斯纳男爵。但对于我们和所有的人来说，这些姓氏已不复存在。这两位先生没有子嗣，他们提前使他们的家族断了香烟。他们现在是普普通通的尼古拉先生和约瑟夫先生，就象大家以后叫您戈德弗鲁瓦先生一

样。"

她说出的这两个姓氏，一个由于执政府初期舒昂党暴乱告终时的那场惨祸①而在保王党人名录中声名赫赫，一个在巴黎原高等法院人名录中极受尊敬。戈德弗鲁瓦听后不禁浑身一震。业已覆灭的王朝的两大支柱就是贵族和法官，但他望着这两位遗老的面容，并未发现任何表情变化而流露出他们内心的世俗之见。这两个人不再记得或是不愿记得自己曾是什么人物。这给戈德弗鲁瓦上了第一课。

"你们的姓氏，先生们，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他恭敬地对他们说。

"我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约瑟夫先生答道，"一片废墟！"

"您结识的都是些正派人。"阿兰先生微笑着说。

对于阿兰先生，只要用两句话就能描绘出来：这是个巴黎的小市民，一个长着牛犊脸的老好人，满头华发使他颇有气派，但那永远挂着的微笑又使他显得平庸。

至于那位教士，韦兹神甫，他的职务就说明了一切。对布道的教士，你看他一眼或是他看你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使戈德弗鲁瓦感到惊讶的，是四位房客对德·拉尚特里夫人表现出的深深的敬意。他们大家，甚至包括那位教士，尽管高居神职，也无不恭谨如事女王。戈德弗鲁瓦也注意到所有客人都淡泊自奉，每个人都真正为充饥而吃饭。德·拉尚特里夫人和房客们一样，只吃了一只桃子，

① 参见《舒昂党人》最后一章。"那场惨祸"指舒昂党首领阿尔封斯·蒙托朗之死。"尼古拉先生"是阿尔封斯·蒙托朗的弟弟。

半串葡萄。但她叫新来的房客不要学他们，每个菜都让他尝了尝。

这样的开端使戈德弗鲁瓦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吃过午饭，大家回到客厅，他独自坐着，而德·拉尚特里夫人和那四位朋友却到一个窗洞开起小型秘密会议。会开了将近半小时，平静有序。他们话音很低，彼此交流看来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阿兰先生和约瑟夫先生不时翻阅一个小本子。

"您去郊区看看。"德·拉尚特里夫人对尼古拉先生说。于是他走开了。

这是戈德弗鲁瓦所能听见的第一句话。

"您去圣马尔索街区吧。"她又对约瑟夫先生说，"您去圣日耳曼区转转，设法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她瞧着韦兹神甫说道。他也立即出去了。

"您呢，亲爱的阿兰，"她微笑着说，"您就巡视一遍……——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些。"说着她回到戈德弗鲁瓦跟前。

她坐到椅子上，在面前的小桌上拿起裁好的布料飞针走线起来，活象是个干包活的女工。

戈德弗鲁瓦猜疑不定，以为其中涉及保王党的密谋。他想把女房东的话当做一个突破口，就坐到她身边打量着她。这个女人干活异常灵巧，这使他深感诧异，因为她身上无处不显示出贵妇人的风度。可她又象个女工一样敏捷，因为谁都能从手法上区分出工人或业余爱好者。

"您干活真象一个内行！……"戈德弗鲁瓦对她说。

“唉！”她没有抬头，答道，“我从前被迫干过这活计！……”

老妇人的眼里涌出两大滴泪珠，从脸颊下面掉到手中的衣服上。

“请原谅，夫人。”戈德弗鲁瓦叫道。

德·拉尚特里夫人看了一眼她的新房客，见他脸上露出极懊悔的神情，便对他做了个友善的手势。她擦去眼泪，又变得沉静起来，这种沉静正是她那张与其说是冷谈不如说是变冷淡了的脸的特征。

“您在这里，戈德弗鲁瓦先生（您知道，大家都将只以您的教名称呼您），您是置身于一群劫后余生者中间。在这场历时四十年，推翻了王权和宗教，驱散了法国的精英的飓风中，我们的心灵都受到过重创，家庭利益都受到过危害，财产都受到过损失。有些表面上无关痛痒的话会刺痛我们，这就是大家不多说话的原因。我们相互间很少谈及我们自身，我们忘却了自己，找到了以另一种生活代替我们往日生活的方法。您在蒙日诺家的自述使我觉得您的处境与我们有某种类似之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说服我的四位朋友接纳您到我们中间。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修院物色一名修士。不过，您有什么打算？没有精神准备是不能来过离群索居的生活的。”

“夫人，听您这一番话，若能再蒙指点迷津、说明前程，实在是三生有幸了。”

“您说话还是社交界那一套。”她答道，“您想奉承我，一个六十岁的女人！……我亲爱的孩子，”她又说，“要知道您是在和一些笃信上帝的人打交道。我们都感到了上帝向我们伸出

的手，并且象苦修会教友一样彻底为他献身。您注意过真正的教士那种沉静的安全感没有？当他们献身上帝、倾听上帝的声音，当他努力成为天主手中的驯服工具时……他既无虚荣、也无自尊，也没有任何使社交界的人们经常受伤害的弱点。他心灵安宁赛过宿命论者，他逆来顺受经得住任何考验。一个真正的教士，象韦兹神甫那样的人，就象是个待在母亲身边的孩子。因为教会，我亲爱的先生，就是一个好母亲。一个人无须剃度也能成为教士。教士不都在修会里。立志行善，就是学习好教士的榜样，就是听从上帝的旨意！我并非对您说教，也不是劝您皈依，而是解释我们的生活目的。"

"请不吝指教，夫人。"戈德弗鲁瓦心悦诚服地说，"我愿恪守你们的一切清规。"

"那您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还是循序渐进吧。在这里最要紧的是不要对人诉说您的不幸。与现在跟您住在一起的那些人经受的可怕灾难相比，您的不幸简直是儿戏。……"

德·拉尚特里夫人一面这么说，一面飞针走线，针脚之均匀令人叹绝。但讲到这里时，她抬头望了一眼戈德弗鲁瓦，看到他倾倒于她那沁人心脾的柔和声音，那声音可说是具有使徒的圣油般的神效。这位年轻的病人赞美地凝望着容光焕发的女人，她身上出现了真正非同寻常的奇迹。她那白如蜡烛的脸颊泛起了红晕，眼睛炯炯有神，灵魂的青春使她细浅的皱纹活跃起来而更有风致，她身上的一切无不令人敬爱。戈德弗鲁瓦这才看到，这个女人与世俗的情感中间横亘着何等的深渊。他看到，她在宗教指引下达到了难以攀登的巅峰。他还

过于凡俗，不免好胜心受到刺激，而决意下到这个深渊的底处，再登上德·拉尚特里夫人所在的峰顶，与她并肩而立。他一面对这个女性作深入探究，一面向她诉说自己生活中的失意和在蒙日诺家未能倾诉的一切，因为他在那里所作的陈述仅限于说明自己的处境。

“可怜的孩子！……”

这慈母般的叫声不时从德·拉尚特里夫人嘴里发出，钻进年轻人的心里，使他感到安慰。

“我该用什么来补偿这么多化为泡影的希望和受践踏的情感呢？”最后，他望着变得沉思起来的女房东问道。“我来这里，”他又说，“是为了进行思考并作出一个决定。我失去了母亲，您就代替我的母亲吧……”

“您能象儿子一样听话吗？……”

“能的，只要您具有相应的慈母之情。”

“好吧，我们试试看。”她答道。

戈德弗鲁瓦伸手要拉女房东的手，她猜出了他的意图，便将手伸给他。他恭恭敬敬地把她的手捧到唇边。德·拉尚特里夫人的手美得令人惊叹，它既无皱纹，又不肥不瘦，白得足以使少女倾羡，形状足以供雕塑家临摹。戈德弗鲁瓦曾欣赏过这双手，觉得它们与她富有魅力的声音和天蓝的眼睛极为相称。

“等在这儿！”德·拉尚特里夫人说着，起身回到自己房间。戈德弗鲁瓦十分激动，他不知这一举动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没有困惑多久，德·拉尚特里夫人手里拿着本书回来了。

“这就是，”她说，“我亲爱的孩子，一位伟大的为人治疗灵魂的医生的处方集。生活中诸事未能如愿以偿时，应到一种更高尚的生活中去寻求幸福，而这本书就是一个新世界的钥匙。每天早晚念一章，要专心致志地读它，象学外语一样地学习它，……一个月以后您会变成另一个人。二十年来，我天天都念一章。我的三位朋友，尼古拉先生、阿兰先生和约瑟夫先生正如不忘睡觉和起床一样，也从不忘记这么做。看在上帝份上，也看在我份上，向他们学习吧。”她庄严而信赖地说，表情神圣而宁静。

戈德弗鲁瓦接过书来，见书脊上烫金的书名写的是：《效法基督》①。这位老妇人的天真，青年般的单纯和她行善的坚定信念，使这位从前的花花公子局促不安。德·拉尚特里夫人的态度，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俨然是个把十万法郎交给一位行将破产的商人的女人。

“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六年，”她说，“愿上帝使它具有感染力！您去替我再买一本，因为现在，那些不该让您看见的人快来了。……”

戈德弗鲁瓦向德·拉尚特里夫人告退后，回到自己房间，他把书往桌子上一扔，叫道：“好一个老太太！……得了吧！……”

象常被人翻看的书那样，那本书在某一页自行翻开。戈德弗鲁瓦坐下来，似乎想整理一下思绪，因为他这一早上的感受

① 见本卷第264页注①。

胜过他一生中最动荡的几个月，特别是他的好奇心从未受过如此强烈的刺激。他的眼光象陷入沉思的人那样漫无目标地扫去，无意看到了翻开的书页，不由自主地念着这个标题：

第十二章

论圣十字架之路

他抓过书来，这精彩的一章里的这一句话便如同燃烧的火焰吸引住他的视线：

他背负十字架在你之前走过，他为你而死，为的是你也背负你的十字架并且甘愿死在那里。

你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寻觅几千百度，也找不到比圣十字架之路更崇高、更万无一失的道路。

你可以按照你的愿望和眼光安排处置任何事情，却总是只会遇到一种使你遭受某种痛苦的义务。不管你愿意与否，这样你就总是遇到十字架，因为你的肉体或精神会感到痛苦。

有时你会遭上帝冷落，有时人们会让你操劳。更有甚者，你常会成为自己的负担，没有任何灵丹妙药使你得到解脱，没有任何慰藉使你轻松。直至上帝愿使这一切告终，你不得不受苦，因为上帝要你学会不得宽慰而受苦，以使你毫无保留地服从他，历经磨难而变得更加谦卑。

“真是本奇书！”他翻阅着这一章想道。

他又碰到这么几句话：

你达到了以苦为乐而且出于对耶稣基督之爱而嗜苦成癖，你便可

自认幸福，因为你已在尘世找到天堂。

这种质朴的语言（质朴正是有力量的表现）使他感到困扰，他被这本书打败了。这使他恼怒，就把书合上。但他又在这本书的摩洛哥羊皮封面上见到如下烫金箴言：

唯永恒是求！

“他们在这里找到永恒没有？……”他心想。

他下楼走到街上，去买一本精美的《效法基督》。因为他想，德·拉尚特里夫人晚上要念一章。他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踌躇了一会，不知该走哪条路，心里盘算着到什么地方、哪家书店去买这本书。这时他听到那扇巨大的门关上的低沉声音。

两个男子从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公馆走出来。我们只要准确抓住了她那座老房子的特点，就能辨认出那原本是一座公馆。曼依早晨来叫戈德弗鲁瓦时，就曾笑着问他，在德·拉尚特里公馆的第一夜过得如何。戈德弗鲁瓦跟着那两个人，丝毫没有偷听他们谈话的念头，而那两个人则把他当做过路行人，嗓门在这冷清的街道显得太大，使他可以听见他们谈话的内容。

那两个陌生人在玛西永路拐弯，顺着圣母院走去，然后穿过教堂前面的广场。

“嗨，看见吗，老伙计，到他们那里弄钱挺容易……你只要学着他们说话……这就行了。”

“不过我们欠债吗？”

“欠谁?”

“欠那个太太……”

“我倒要看看这个老太婆怎么跟我讨债,我把她……”

“你把她……你把她的债还了……”

“你说得对,那是因为我还了她的债,以后就能借到比今天更多的钱。……”

“咱们听他们的话,开一个好铺子不是更好吗?”

“哼!得了吧!”

“他们不是会替咱们找到一些人来投资吗?这是她说的。”

“不过这样就不能过从前那种日子了……”

“那种日子我已经腻透了。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并不是做人……”

“是的。不过神甫那天不是把马罕老爹给甩了吗?他拒绝了老爹的全部要求。”

“哦,那是因为马罕老爹想大捞一票,只有百万富翁才能满足他。”

这时,那两个工头打扮的人忽又转身往回走来,由市立医院桥过河去莫贝尔广场。戈德弗鲁瓦让开路来,那两人见他离自己那么近,相互交换了个警惕的眼色,脸上显出后悔说了那些话的神情。

戈德弗鲁瓦对这番谈话很感兴趣,尤其因为这使他想起了他第一次来访那天,韦兹神甫与那工人之间的一幕。

“德·拉尚特里夫人家到底在干什么?”他又想。

他思索着这个问题，一直到了圣雅各街的一家书店，买回一本极其考究的《效法基督》。那是此书在法国出过的最好版本。他缓缓走着，以便正好在吃晚饭的钟点到家。他想起这天早上的种种感受，觉得神清气爽、耳目一新。他感到极度好奇，但这种好奇与一种难以解释的愿望比起来却又相形失色。他被德·拉尚特里夫人吸引住了。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亲近她，为她效力，讨她喜欢，无愧于她的夸奖。总之，他得到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他预感到她灵魂的无比伟大，要想全面地了解它。他急于洞悉这些纯洁的天主教徒的生活秘密。在这个信徒小团体中，实干的宗教之崇高与法国妇女所具有的崇高契合无间，促使戈德弗鲁瓦决心尽一切努力加入这个团体。这种情感在一个忙忙碌碌的巴黎人身上也许会转瞬即逝，然而戈德弗鲁瓦如大家所知是处于遭遇海难者的境地，连最脆弱的树枝也会抓住不放，况且他有一个经过耕耘的灵魂，正准备接受任何种子。

他见四位朋友在客厅里，就把那本书交给德·拉尚特里夫人并对她说："我不想使您今晚念不了这本书。……"

"愿上帝帮助您，使您这是最后一次奢靡浪费了。"她看到那本书精美绝伦的装帧，便说。

戈德弗鲁瓦见他们四人衣着打扮处处都以整洁实用为度，这幢房子的任何最无关紧要的部分都严格贯彻了这个准则，于是明白了她那措辞优雅的责备的价值。

"夫人，"他说，"今天早上受您恩惠的那两个人毫无良心，我无意中听到他们从这里出去时的交谈，真是忘恩负义之

至……”

“那是穆夫塔尔路的两个锁匠，”德·拉尚特里夫人对尼古拉先生说，“这是您的事情。”

“鱼儿在咬钩之前逃开不止一次。”阿兰先生笑道。

德·拉尚特里夫人听到那两个人转眼间就那么忘恩负义（她大概给了他们一笔钱），却毫不介意，这使戈德弗鲁瓦感到意外并引起深思。

晚饭时，阿兰先生与前任法官谈笑风生，那位军人却仍然那么庄重、忧伤、冷峻，脸上带着难以磨灭的悲哀辛苦和千古之恨留下的印记。德·拉尚特里夫人对大家都一视同仁。戈德弗鲁瓦感到这些虔诚的信徒在谨慎地观察着自己。虚荣心使他也学着他们那样态度矜持、说话句斟字酌。

这第一天大概比以后的日子热闹得多。戈德弗鲁瓦见自己不能参与任何正经讨论，只好在上午和晚上独自待在房间的时候翻阅《效法基督》。他终于钻研起这本书来，就象一个身系囹圄而手头只有一本书可看的人那样。在这种时候，这本书就象在孤独中陪伴着你的女人，你对她有多爱或者有多恨，你就能多么理解作者或者多么与之格格不入。

然而，想要不被《效法基督》吸引住是不可能的，这本书与教义的关系犹如行动与思想的关系。天主教的教义在书中生动活泼、跃然纸上，与人类生活息息相通。这本书是个可靠的朋友。种种情欲、种种困难，即使是社交场上的困难，它无不一一谈及；它解答任何诘难，比所有的布道师都要雄辩，因为它的声音也就是你的声音，这声音发自你内心，而你以灵魂去聆

听它。这是经过翻译，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情形的福音书。教会没有把热尔松① 列为圣人，真令人不解，因为圣灵显然对他的文笔十分欣赏。

对戈德弗鲁瓦来说，在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公馆里，除了这本书，还有一位女性使他日益迷恋；他在她身上发现了覆盖于严冬冰雪之下的花朵，他隐约看到这种圣洁的友谊的莫大乐趣，这种友谊得到宗教的赞许，天使的欢心，它维系着那五个人，任何邪恶力量都无计可施。有一种高于其他一切情感的情感，那是种灵魂与灵魂的爱慕之情，它犹如生长在高耸于大地峰巅之上的稀有的奇花异卉，每一世纪才有两三株见于人间。有情人时常因这种爱恋而彼此结合，它解释了忠贞爱情的原因，世间一般规律是无法解释这种原因的。这种感情没有任何失望、争吵、虚荣、勾心斗角，甚至没有对照比较，因为双方精神本质都已融为一体了。这种博大无边，包容一切的感情来自天主教的慈悲精神，戈德弗鲁瓦已隐约感到了它的无穷欢乐。他有时无法相信自己目睹的情景，于是他探究那五个人的高贵友情的原因，惊讶自己发现了真正的天主教徒，在一八三五年的巴黎找到了教会初期的基督徒。

戈德弗鲁瓦搬来八天之后，已见到那么多人聚会于此，听见一些谈话中的片言只语涉及如此重大的问题，因此隐约觉察到这五人在生活中从事的巨大活动。他发现他们每人最多只睡六个小时。

---

① 热尔松（1363—1429），曾一直被认为是《效法基督》的作者，实际上真正的作者仍未被发现。

他们在午餐前就已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第一个工作日。一些陌生人送来或取走一笔笔款项，有时是数目巨大的款项。蒙日诺银行出纳处的伙计常来这里，而且一反这家银行的惯例，总是清早就来，以免受到进出公馆的人干扰。

有天晚上，蒙日诺先生本人也来了。戈德弗鲁瓦发现他对阿兰先生比对别人更亲近，情如父子，而又极为尊敬，对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另三位房客也极为尊敬。

那天晚上，银行家只对戈德弗鲁瓦提了些平常的问题，如在这里过得好吗？打算住下去吗？等等。他鼓励他坚持下去。

"现在我只差一件东西就心满意足了。"戈德弗鲁瓦说。

"什么东西？"银行家问。

"一件工作。"

"一件工作！"韦兹神甫说，"您改变主意了。您来我们这个修院本来是找寻休息的……"

"如果没有赋予修院生气的祈祷、没有充实隐居地的思考，休息就会变成疾病。"约瑟夫先生格言式地说。

"先学会记帐吧，"蒙日诺先生微笑说，"您在几个月后将会对我的朋友们大有用处的……"

"噢！那太好了！"戈德弗鲁瓦叫道。

第二天是星期天，德·拉尚特里夫人要她的新房客陪她去望大弥撒。

"这是我唯一勉强您的事，这个星期我本想和您谈谈有关您灵魂得救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还不到时候。您如果与我们

有共同信仰，就会有许多事情可干，因为您将分担我们的工作。”

望弥撒时，戈德弗鲁瓦看到尼古拉先生、约瑟夫先生和阿兰先生的虔诚态度，由于他几天来已对他们人格的高尚、洞察力的敏锐、知识的广博和精神的伟大感到信服。所以他想，既然他们都这么谦卑，那想必是天主教有些他迄今未曾注意到的秘密。

“这毕竟是博叙埃，帕斯卡尔，拉辛，圣路易，路易十四，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希门尼斯，贝亚尔，盖克兰之辈的宗教，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无法和这些智者、国务活动家、诗人和军事家相比的。”他心想。

如果从这些细枝末节里，不能得出深刻教益，那么在如今这种时代大事渲染这些细节就未免太不谨慎。但它们对这篇故事是不可或缺的。今天的读者已经难以相信这样的故事了，况且故事的开端是一件近乎可笑的事：一位六十岁的老妇人对于一个看破一切的年轻人的影响。

“您没有为任何人祈祷，”德·拉尚特里夫人在圣母院门口对戈德弗鲁瓦说，“甚至没有为您母亲灵魂的安息而祈祷。”

戈德弗鲁瓦脸红了，默不作声。

“请您到上面您自己房间去吧，在一点钟以前不要到客厅来。”德·拉尚特里夫人对他说。“如果您爱我，”她又说，“您就思考一下《效法》第三卷第一章‘论内心的对话’。”

戈德弗鲁瓦冷冷地向她告辞，回到自己房间。

“让他们见鬼去吧，”他心想，认真发起火来。“他们想把我

怎么样？这里搞的什么名堂？……算了吧，所有女人，哪怕是虔诚信教的女人，都是同样的花招。而夫人（他也用房客们对他女房东的称呼叫她）不要我待在客厅，是因为他们在那里算计我。”

他抱着这种想法，企图从他的窗口看客厅，但房间的布局使他看不到那里。他走下一层楼梯，又赶忙回到自己房间。他想起这座房子的居民们严格的守则，偷听行为会使他立即被人赶走。对他来说，失去这五个人的尊重比当众丢丑还严重，他等了三刻钟，最后决定提前下去，使德·拉尚特里夫人措手不及。他想好了一个为自己辩解的谎话，就说是他的表走时不准。于是他把表拨快了二十分钟，然后悄然无声地走下去，一直走到客厅门前，猛地打开了门。

他看见一位还很年轻的、颇有名气的人，一位他曾在社交界经常见面的诗人——维克托·德·韦尼赛。他正单膝跪在德·拉尚特里夫人面前，吻她的连衣裙下摆。如果天空象水晶一般（古人就是这么认为）崩坍下来，那也不会比眼前的景象更令戈德弗鲁瓦吃惊。他对此产生了极坏的看法。他正要说出到了嘴边的一句挖苦话，忽然看见阿兰先生在客厅的一个角落数着面值一千法郎的钞票，他的反应就更为强烈了。

转眼间韦尼赛就站起身来，老好先生阿兰愣住了，德·拉尚特里夫人向戈德弗鲁瓦投去一个使他惊诧的目光。她的新房客脸上的双重表情没能逃过她的眼睛。

“这位先生，”她指着戈德弗鲁瓦对年轻的诗人说，“是我们自己人……”

“您真幸运，我亲爱的，”韦尼赛说，“您得救了！不过，夫人，”他又转身对德·拉尚特里夫人说，“即使整个巴黎上流社会都看见我，我也还是感到幸福，我无论怎样也报答不了您！……我永远忠于您！我完全属于您，无论您命令我干什么我都将服从！我永远对您感激不尽，您给了我生命，它是属于您的。……”

“好了。”好心的阿兰说，“年轻人，理智些吧。不过，要工作。特别是永远不要在您的作品中攻击宗教……还有，要记住您的欠债。”

于是他递给他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里面装着他刚才点过的纸币。维克托·韦尼赛的眼睛被泪水湿润了，他恭敬地吻了德·拉尚特里夫人的手，与阿兰先生和戈德弗鲁瓦握过手便走了。

“您没有服从夫人的吩咐，”老先生神色庄重地对戈德弗鲁瓦说，脸上露出他从未有过的愁容。“这是一个大错，再犯一次这样的过错，我们就要分手了，…… 那对您来说会很难受的，我们曾觉得您值得我们信任……”

“亲爱的阿兰，”德·拉尚特里夫人说，“看在我份上，别再提这个轻率的举动了。……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苦难，没有宗教信仰，对任何事都极度好奇，对我们尚未信任的新来者不能要求太高。”

“请原谅，夫人。”戈德弗鲁瓦说，“从现在起，我要配得上你们，在可以参与你们事业的机密以前，我愿接受一切你们认为必要的考验。如果韦兹神甫愿意尝试，做我的启蒙教师，我

将把我的灵魂和理智托付给他。”

这番话使德·拉尚特里夫人无比欣慰，她的脸泛出红晕，紧紧握住戈德弗鲁瓦的手，然后她激动异常地对他说："很好！"

晚上，吃过晚饭，戈德弗鲁瓦看见巴黎教区的一位代理主教、两位议事司铎、两位巴黎前任市长和一位女慈善家来访。大家并不玩乐，谈话气氛活泼但不流于无聊。

五天鹅侯爵夫人的来访使戈德弗鲁瓦大感意外。她是贵族中的头面人物，她的沙龙是资本家和暴发户可望而不可即的。这位贵妇出现于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客厅已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何况她们相互交谈的方式更使戈德弗鲁瓦觉得难以理解。那种方式表明她们亲密无间，常来常往，这使德·拉尚特里夫人顿时身价百倍。五天鹅夫人对她女友的四位朋友和蔼可亲，而且对尼古拉显得很尊敬。戈德弗鲁瓦到那时为止还在犹疑不定，这下子他决心不管有无信念也要遵从德·拉尚特里夫人和她的朋友们的要求，以便被他们接纳进修会，或参与他们的机密，然后再决定去从，可见社交界的虚荣仍在对他起着支配作用。

第二天，他去找德·拉尚特里夫人指定的簿记员，和他商定共同工作的时间。这样他的全部时间就都排满了，因为韦兹神甫早上对他讲授教理，而他每天还要去簿记员那里干两小时，在午饭后晚饭前把他师傅让他登录的假想的商业帐目入帐。

这么过了几天，戈德弗鲁瓦感到了一种每小时都不虚度

的生活魅力。在一定的时间从事熟悉的工作，这种规律性就说明了许多人生活何以幸福，证明了各种修会的创始人何等深刻地思考过人的本性。戈德弗鲁瓦既已决心听从韦兹神甫教导，这时已对来世生活产生恐惧，并开始痛感自己对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一无所知。每天午饭后，他都在德·拉尚特里夫人身边逗留一个小时，每天都在她身上发现新的宝藏。他从未想象到会有如此完美无缺、宽广无边的善良品格。一个象德·拉尚特里夫人那样年龄的妇女，是不会再有年轻妇女的任何狭隘之处的，那是个给予你女性的所有细心体贴的友人。天性赋予女子的优雅风韵和女子为男子而作的精心修饰，她都发挥到了极致，而又不是为了待价而沽。这种年龄的女人不是令人讨厌便是完美无缺。因为到了这种年龄，她们的奢望不是表面化便是彻底消失了，而德·拉尚特里夫人则是完美无缺的。她似乎未曾有过青春年华，她的眼神从不流露出对往事的回忆。戈德弗鲁瓦越是深入了解她那高贵的品格，就越是无法遏止自己的好奇心。他每天都能得到新的发现，这更使他日益渴望了解这个女人过去的生活，他觉得她是个圣人。她从来不曾爱过谁吗？结过婚没有？当过母亲没有？她身上没有丝毫老处女的味道，表现出一个出身高贵的女人的优雅风度。她那健康的体魄，保养得异常良好，令人猜想她过的是一种天国的生活，猜想她对世俗生活有所不知。除了乐天派阿兰老先生，这些人都曾有过痛苦的经历，但看来连尼古拉先生也推她为受苦受难的首位。然而，天主教徒顺从天意的品质和她所从事的秘密事业，帮助她克制住对于苦难的

回忆，使她看上去似乎始终是幸福的。

"您是您朋友们的生命，"戈德弗鲁瓦有一天对她说，"您是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您可以说是一项伟大事业的管家妇。我们都总有一天要撒手归天，我不知道您的组织没有您会怎么办？……"

"他们怕的就是这个。但是上帝既然给了我们一个簿记员，"她微笑说，"他也会填补上我的空缺的。况且，我也正在物色人选。"

"您的簿记员很快就要为您的商号服务了吗？"戈德弗鲁瓦笑道。

"这取决于他自己，"她微笑说，"他要真心信教，要虔诚，不要有丝毫自尊心，不再关心我们有多少财富，而是凭借上帝给予我们的两张翅膀超越于渺小的世俗考虑之上。……"

"什么翅膀？"

"朴实和纯洁[1]。"德·拉尚特里夫人答道，"您的无知足以说明您没有好好读我们那本书。"她为自己要了这个并无恶意的花招笑了起来，她用这办法来检验戈德弗鲁瓦有没有念过《效法基督》。她又说："总之，您要坚信圣保罗关于慈善的书信。不是您将属于我们，"她以无比高贵的神情说，"而是我们将属于您，您将有机会计算任何君王都未曾拥有过的庞大财富，您将和我们一样享有这笔财产。如果您记得《一千零一夜》的话，我要告诉您，阿拉丁的那些珍宝，同我们拥有的财富

① 见《效法基督》："人有两张翅膀能超脱于尘世万事之上，这两张翅膀就是朴实和纯洁。"

相比简直不算什么。……因此，一年来，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忙不过来了，需要一个簿记员。”

她一面说，一面审视戈德弗鲁瓦的面部表情，后者不知应该怎样看待这番奇特的知心话。但由于德·拉尚特里夫人和蒙日诺老夫人谈话的场面时常在他记忆中浮现，他处于一种将信将疑的状态。

“啊，您会非常幸福的。”她说。

戈德弗鲁瓦好奇到了极点。从这时起，他决心打开那四位朋友的金口，向他们询问他们的身世。而在德·拉尚特里夫人的所有房客中，他觉得最有吸引力的，似乎也最能引起所有阶层的人好感的，就是那善良、快活、单纯的阿兰先生。老天是通过哪条途径把这个老实人带到这个没有围墙的修院来的？在这座修院里的修士尽管身居巴黎市中心，享有完全自由，却象有个最严厉的院长管束一样，一举手一投足都恪守一定之规。是什么悲剧、什么事件，使他离开尘世的道路，走上这条崎岖难行的小径，在首都的种种苦难中穿行？

有天晚上，戈德弗鲁瓦想去拜访他这位邻居，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在风平浪静的生活中更为强烈，胜过等待海盗讲述自己生活中的某个可怕的时期。戈德弗鲁瓦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门，听见里面应道：“请进！”便旋转那把总是留在锁眼里的钥匙。他看见阿兰先生坐在壁炉角上，正在两支蜡烛光下念着一章《效法基督》。每支蜡烛上罩着一个打惠斯特牌用的绿色遮光罩。

这位老好先生穿着条长裤、浅灰色莫列顿双面绒的室内

便袍，脚搁在脚垫上，正好在炉火的高度，脚垫和拖鞋都是德·拉尚特里夫人做的细针绒绣。这位老人美丽的头部除了银发的冠冕没有其他装饰，他的银发有点象老僧的圆顶头发，在巨大的靠背椅的褐色绒绣衬托下格外醒目。

阿兰先生轻轻地把他那本边角磨损的书放在蜗形腿的小桌上，一只手指了指另一把椅子，摘下了夹在鼻尖上的眼镜。

"您在这个钟点来，是不舒服了吗?"他问戈德弗鲁瓦。

"亲爱的阿兰先生，"戈德弗鲁瓦开门见山地说，"我受到好奇心的缠扰，您一句话就能把这种好奇心说成天真无邪或是鲁莽冒昧，我这样说就等于告诉您，我出于什么动机向您提问。"

"哦！哦！什么问题?"他以近乎狡狯的神情望着年轻人说。

"是什么事情使您过起现在这种日子来的？因为，要接受这么一种放弃任何生活情趣的学说，必须是厌倦世俗生活、在人世间受过伤害或伤害过别人的人才能做到。"

"什么，我的孩子!"老人答道，厚嘴唇上浮现出一种微笑，这微笑使他那鲜红的嘴成为画家的匠心所能企及的最为亲切动人的一张嘴。"难道一个人就不能因为见到巴黎城内充斥的贫困悲惨的景象而深感悲悯吗？圣樊尚·德·保尔何尝需要悔恨或受伤的虚荣心的刺激而献身于弃儿们呢?"

"这可叫我无言以对了。尤其是因为，如果真有什么人的心地象那位基督教的英雄，那肯定就是您了。"戈德弗鲁瓦说。

尽管老人那近乎黄色的、布满皱纹的脸皮已经由于年岁

增长而变硬，他还是面红耳赤了，因为这番恭维仿佛是他自己招引来的。他那尽人皆知的谦逊足以使人相信，他并没有想到会引来这种恭维。戈德弗鲁瓦深知德·拉尚特里夫人的房客们对这类颂扬毫无兴趣。然而阿兰老先生极其单纯，竟由于这个想法而大为窘困，就连一位少女动了邪念也不至于如此。

“我在精神上还和他差得很远，”阿兰先生说，“不过我的相貌的确很象他……，”

戈德弗鲁瓦想要说话，老人做了个手势挡住他的话头。老人的鼻子确实与那位圣徒的块茎般的鼻子一模一样，而他那好似老葡萄农的脸也真是那位育婴堂创始人粗糙平常的脸的翻版。

“至于我，您倒说对了。”他继续说道，“我立志献身我们的慈善事业，是一种悔恨心情促成的，由于一次奇遇。……”

“您，一次奇遇！”戈德弗鲁瓦轻轻喊道，这个字眼使他忘了自己原想对老人说的话。

“哦！老天爷！我要告诉您的故事，在您看来大概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但在良心法庭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您加入我们的慈善事业的愿望能够持之以恒，您听过我的故事后将会明白，情感是与心灵的力量成正比的，而一件不会使思想自由的人烦恼的事，却很可能困扰一个软弱的基督徒的良心。”

听了这样的开场白，新来的教徒更是好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位被德·拉尚特里夫人称为她的复活节羔羊的老

好先生有过什么罪孽呢？这和一本叫做《一只绵羊的罪恶》的小说同样有趣。绵羊兴许对花草来说是凶狠的。按一位当时最温和的共和党人的说法，最好的生物对于某些东西来说也是凶残的。不过这位阿兰老先生，他就象斯特恩① 笔下的托比大叔一样，让一只苍蝇叮二十次也不动手打它！这样美好的心灵竟然曾受悔恨折磨！

那老人说了声："请听我说。"之后略停了片刻，把脚垫推到戈德弗鲁瓦脚下，和他共同使用。而在这会儿，戈德弗鲁瓦心里正是这么盼望的。

"我当时刚三十出头，"他说，"我记得那是在九八年，那个时期年轻人的阅历赛过六十岁的人。有天早上，九点光景，我刚要吃早点，我的老女仆通报一位朋友来访，他是我在大革命风暴中仅剩的几位朋友之一。所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他一起用早点。我那个朋友姓蒙日诺，当时是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他接受了邀请，但样子有点拘束，我从一七九三年以后就没有见过他……"

"蒙日诺？……"戈德弗鲁瓦叫起来，"那位？……"

"您要是故事还没开始就想知道结尾，"老人微笑道，"那叫我怎么跟您讲我的故事呢？"

戈德弗鲁瓦做了个手势，保证再也不插话了。

"蒙日诺坐下以后，"阿兰老先生又说，"我发现他的鞋子

---

① 斯特恩（1713—1768），英国幽默小说家，圣公会教士，其名著《多情客游记》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小说的先驱。

破旧不堪。他那有小点花的长袜由于经常洗涤已经认不出是丝织品来。杏黄色开司米短裤也不新了，说明已经穿了许久，某些危险部位颜色已变，更可证明这一判断。吊裤带上的环扣不是钢制的，我看是普通铁的。鞋子上的环扣也是铁的。织花白背心由于穿得过久而泛出黄色，衬衫的固定襟饰也已揉皱，暴露出一种极度的、但还不太刺眼的贫穷。最后，宽袖长外套——一种大翻领的短大衣式的礼服——的状况使我终于确信我的朋友是潦倒落魄了。那件浅褐色呢子宽袖长外套磨损得很厉害，刷得干干净净，令人赞叹，领口却被发蜡或香粉弄得油腻腻的，白色的金属扣子也变成了红色。总之，这身旧衣服是那么不堪入目，我都不敢再瞧一眼。他的双角帽大概也已经历过几届政府了，这种毡制的半圆形的玩意儿，当时习俗是夹在胳膊下面而不是戴在头上。不过我的朋友一定在剃头匠那里花过几文钱理发，因为他胡子刮干净了，头发在脑后拢起用一把梳子插住，考究地扑上了香粉，还能闻到发蜡的气味。我分明看到两条平行的、发黯的钢链垂在他短裤前面，然而裤腰上的表袋里却丝毫不象装有挂表。当时是冬天，蒙日诺却根本没有大衣，几大滴在屋檐上融化掉下的雪水在他宽袖长外套的领子上画出几道花纹，他一定是顺着屋檐走来的。他从手上脱下兔皮手套时，我看到他的右手，辨认出干过某种重活的痕迹。然而他父亲、一位最高法庭律师，曾给他留下约五、六千利勿尔年金的财产。我马上明白了蒙日诺先生是来向我借钱的。我在一个地方藏有二百个金路易，在那时候算得是一笔巨产，能值不知几十万法郎的指

券①。蒙日诺和我曾在同一所中学——格拉森中学念书，又曾在同一个诉讼代理人——诚实正派的博尔丹老先生手下实习。一个曾和我们共同度过青春韶华、一起干过少年人的荒唐事的同学，会和我们结下近乎神圣的情谊，他的话音和目光会拨动我们的心弦，只有当他唤醒了我们的回忆时，我们的心弦才会颤动。即使曾与这位同学有些芥蒂，也不会使友情完全泯灭，何况我们俩从未有过任何争吵。蒙日诺在他父亲于一七八七年去世时比我有钱，尽管我从来不向他借钱，但我有时还是亏了他，才得到某些严父禁止我享受的乐趣。没有我那位慷慨的同学，我不可能看到《费加罗的婚姻》的首场演出。蒙日诺当时是人们所谓'可爱的骑士'那种人，他风流倜傥，我常责备他交友不慎，过于大方，他手头十分撒漫，完全是大家气派，他跟你见两次面就会为你充当决斗证人……上帝啊！您使我回到了青年时代的小径上去了！"阿兰先生喊道，他朝戈德弗鲁瓦投去一个快活的微笑，歇了一口气。

"您不怪我吗？……"戈德弗鲁瓦说。

"哦！不！您从我讲故事的详尽程度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我生活中占据多大位置——蒙日诺心地善良，又有胆识；有点伏尔泰主义，又爱学贵族派头。"阿兰先生说，"他在格拉森学校接受教育。那学校有些贵族子弟，他的韵事使他养成了当时所谓有贵族身份者的翩翩风度。您现在可以想象到，当我的目光从蒙日诺的脸庞打量到他的衣着，在他身上发现贫

① 金路易，有法王路易十三等人头像的法国旧金币。指券，一七八七至一七九七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有国家财产担保的证券，后作通货使用。

困的迹象时，我有多么惊讶，这使一七八七年时期年轻风雅的蒙日诺在我眼中大为减色。不过，由于在那个大众赤贫如洗的时代，有些滑头的人故意穿得破破烂烂，别人当然也有理由装穷。因此我就等着他作出解释。不过还是我用话引起他的解释：'你穿得象什么呀，亲爱的蒙日诺！'我对他说，在他递过来的镀金鼻烟壶里捏了一撮鼻烟。'糟透了，'他答道，'我只剩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是你。我尽了一切努力避免走到这个地步，但我还是要来向你借一百路易。数目是很大。'他见我吃惊便说，'可是如果你只给我五十路易，我就永远没有能力归还这笔债了。倘使我经营的事业失败了，我还能剩下五十路易通过其他途径碰碰运气。我还不知道绝望中我会产生什么主意。'——'你一无所有了！'我说。——'我花掉了最后一枚银币，还剩五个苏的找头。'他强咽下一滴泪水说，'为了到你家来，我让人擦了皮鞋，还到理发铺理了发。我只有我身上穿的这套衣服。但是，'他做了个手势说，'我欠女房东两千埃居的指券，小饭铺的老板昨天也不让我赊帐了，真是山穷水尽。'——'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着，已经在为他设身处地找寻出路了。——'如果你不借给我钱，那就去当兵……。'——'你，当兵！你，蒙日诺！'——'我不是战死，就是成为蒙日诺将军。'——'好吧，'我情感冲动地说，'放心吃饭，我有一百路易……'"

"这时，"老先生一副精明的样子，望着戈德弗鲁瓦说，"作为债主，我觉得有必要编造一个小小的谎话。"

"'这是我的全部财产，'我对蒙日诺说，'我想等公债券降

到最低价格时投放这笔钱。现在我把钱放在你手里，你就把我当作你的合伙人，让你的良心决定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归还全部款子好了。一个正直人的良心，是最牢靠的帐簿。'蒙日诺凝视着我，听着我这番话，显然把它铭记在心。他伸出右手，我把左手放在他的掌心，我们握着手，我大动感情，他这回没能止住两大滴眼泪流到他那憔悴的脸颊上。看见这两滴泪珠使我心里难受，而蒙日诺在这时候忘了一切，掏出一块破烂的粗劣的印度纱手帕擦眼泪，我更加受到感动。'你坐一会儿，'我对他说，于是走到我藏钱的地方，心情激动就象一个女子对我承认她爱我一样。我拿回来两卷各有五十路易的钞票。'你点一下吧……'他不肯点，眼睛四下看着，寻找文具盒，说要给我立个借据。我断然拒绝接受任何字据。'我如果死了，'我对他说，'我的继承人会折磨你的。这事你知我知就行了。'蒙日诺见我这么够朋友，进来时那副焦虑皱蹙的愁容为之一扫，变得快活起来。我的女仆给我们端上来牡蛎、白酒、煎蛋、烤腰子，还有我老母亲寄给我的吃剩的夏特肉酱，然后是餐后甜食、咖啡、安的列斯利口酒。蒙日诺饿了两天，这才恢复元气。我们畅谈革命前的生活，一直吃到下午三点，就象一对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蒙日诺对我叙述了他是怎样倾家荡产的。先是市政厅公债①减息，剥夺了他三分之二的收入，因为他父亲把绝大部分财产存在了市政厅。后来，他变卖萨瓦路的房产时，又不得不同意买主以指券偿付房价。于是他

① 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于一五二二年设立的公债，是法国最古老的一种年金。每季度在市政厅付息一次，故名。

打算办一份报纸：《前哨报》。这份报才办了六个月，他就不得不逃之夭夭。现在，他把希望寄托在一出喜歌剧《秘鲁人》的演出成功上。他最后这一番心腹话使我不寒而栗。蒙日诺成了作者，又在《前哨报》丢尽老本，现在大概又在剧院度日，与费多街的歌手、乐师们，以及舞台帷幕后面那个稀奇古怪的世界混在一起，我不由打了个冷战。然而有什么办法可以索回我那一百路易呢？我看到他那短套裤每个口袋里各插着一卷钞票，活象两支手枪的枪筒。蒙日诺走了。等剩我独自一人，再看不见他那惨不忍睹的穷相时，我如醉方醒，不由沉思起来。'蒙日诺大概已经堕落很深了，'我心想，'他给我演了一出活剧！'他见我慷慨解囊借给他这么一笔巨款时的快活表情，这时也象是戏剧中诈骗了皆隆特①之类角色的听差得手之后的狂喜。结果我做了应该一开始就做的事情，决定对我的朋友蒙日诺的情况进行一些了解。他曾在一张名片背面给我留下他的住址。我在第二天便去看他，主要考虑他见我这么匆忙，会看出我对他的不信任来。两天后，我又被一件事务缠身，直到半个月后，我见蒙日诺不再露面，才在一天早上从我住的红十字路口去他住的麻雀街去。蒙日诺住在一座末等的连家具出租的房子里。女房东倒是个相当正派的女人，是位死于断头台的包税人的遗孀。她的家道完全败落，以几个路易为资本操起大房东的职业，结果颇为走运，她在圣罗克一带有了七幢房子，也发了财。'蒙日诺公民没在家，不过他家里有人。'那个女人对我说。后面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好奇

① 皆隆特，莫里哀喜剧《司卡班的诡计》中的人物。

心。我登上了六楼。有位迷人的姑娘来开了门！……哦，那是一位绝色的少女，她神情颇含疑虑，站在半开的门口。‘我叫阿兰，是蒙日诺的朋友。’我说。门马上开了，我走进一间破旧的房间。不过那位少女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她推给我一把椅子，靠近一个堆满灰烬，没有生火的壁炉，我瞥见壁炉角上有一只粗陋的土炉。房间里冷得要命。‘我很高兴有机会对您表达我的感激，先生。’她抓住我的双手亲切地握着说，‘您是我们的恩人。没有您，我也许再也见不到蒙日诺了……他会……投河自尽。他去看您时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打量着那位少女，见她头上包着一条头巾，心中颇觉惊异。在头巾下面，她脑后和鬓角边沿有一道黑影。仔细一瞧，我发现她的脑袋剃光了。‘您生病了吗？’我见她这种奇特的模样便问道。她朝窗子之间的墙壁上挂着的油腻腻的蹩脚镜子里望了一眼，脸红起来，泪水涌上了眼圈。‘是的，先生。’她急忙说，‘我曾经头痛得厉害，不得不让人剪去我一直垂到脚跟的美丽的头发。’——‘我这是在和蒙日诺太太说话吗？’——‘是的，先生。’她答道，向我投来真和天使一般的目光。我向这可怜的少妇告辞之后，便下楼去找女房东闲聊，可是她出门了。我觉得那位少妇大概是卖掉自己的头发去换面包了。我顺路走进一家木柴铺，让人送去半车劈柴，并叫车夫和锯工交给那位少妇一张台头开着蒙日诺名字的现金付讫的发票。

“那以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称之为我的专干傻事的年

---

① 巴黎当时一车劈柴约为一点九立方米。

代就告结束了。"阿兰老先生双手合拢，略略举起，带着忏悔的心情说。

戈德弗鲁瓦不禁微笑起来，我们将会看到，他这么微笑是大错特错了。

"两天之后，"老先生说，"我遇到一位既非朋友又非毫不相干的、偶尔有点来往的人，即一般所谓熟人，一位叫做巴里欧的先生。碰巧在谈起《秘鲁人》的时候，他自称是作者的朋友。'你认识蒙日诺公民吗？'我问他。"

"那时我们仍然不得不对任何人都以你我相称。"他对戈德弗鲁瓦解释道。

"那位公民看了我一眼，"老先生继续讲道，"他叫了起来：'我巴不得不认识这个人，他向我借过几回钱，而且有借无还，以此表现与我不分彼此的交情。这是个怪人，脾气很好，但是想入非非！……哦！真是火一般热烈的想象力！说句公道话吧：他不想骗人，但由于他事事失算，有时也就显得言而无信了。'——'他借了你多少钱？'——'也就是几百埃居吧……这是个无底洞。谁也不知道他的钱到哪儿去了，连他自己大概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收入吗？'——'是啊，'巴里欧笑道，'眼下他正说要去美国买土著人的土地。'我走开了，这些闲言碎语犹如一滴酸醋注入我心中，使我的好意全部变酸了。我去看我从前的指导教师，他现在是我的顾问。我刚把我借款给蒙日诺的秘密以及我的做法告诉他，他就叫起来：'怎么搞的，我手下的文书会这样行事？你应该把事情推迟到第二天并且马上来找我，那样你就会知道我已经不让蒙日诺上门

了。他一年来向我借了一百多埃居，这可是一大笔钱！在他去你家吃饭前三天，他在街上碰到我，对我诉说一通自己如何穷苦，辞句十分哀切，结果我又给了他两个路易。'——'如果我上了这个滑头戏子的当，那活该他倒霉，而不是我！'我对他说：'可是我该怎么办？'——'至少应该让他出个字据，债户情况再糟，有时也会时来运转，那时就可以收回借款了。'说到这里，博尔丹从书桌上的一个文件盒里拿出一份卷宗，我看见卷宗上写着蒙日诺的姓名。他给我看三张各为一百利勿尔的借据。'他下回再来，我就让他添上利息和我给他的两个路易，以及他还想向我借的数目，然后叫他写个字据，承诺所有借款的利息应自借款之日起计算。这样，至少我有个合乎规矩的手续，而能据以索还债款。'——'那您能为我办个跟您一样的合乎规矩的手续吗？因为您是个正派人，您这么做也很对。'——'这样我可以掌握主动，'前任检察官答道，'而象你那样行事，那就完全受人支配了，那人可能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上。我可不愿意被人嘲弄！嘲弄一个前沙特莱检察官？……没那么容易！象你这么冒失地借钱给蒙日诺，谁把钱借到手，过了一段时间都会认为这笔钱是他自己的。这是他的钱，不是你的钱，你却成了他的债权人，一个讨厌的人。于是借债人就会昧着自己的良心想方设法摆脱开你，一百个人中间有七十五个会设法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不再见到你……'——'这么说您认为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是诚实的？'——'我是这么说的吗？'他狡狯地笑道，'这可太多了！'十五天后，我收到一封信，博尔丹请我去他家领我的票据。我去了。'我本想帮你追

回五十个路易，’他对我说（我把我和蒙日诺的谈话内容告诉过他），‘可是，鸟儿已经飞了。跟你的金元告别吧！你的加拿利金丝雀飞到气候温和的国度去了。我们是在同骗子打交通。他对我声称，他的妻子和岳父带着你的六十个路易去美国购置地产了，而他也准备去美国找他们，说是为了发一笔财，以便回来清偿债务。他把完全符合手续的债务清单委托给我，让我了解他的债权人的情况。这就是那张详细清单，’博尔丹对我说，把一份卷宗给我看。他念着上面写的总数：‘一万七千法郎现金！’他说，‘用这笔款子可以购置一幢岁入两千埃居的房产！’他把文件放好以后，交给我一张相当于一百金路易的、以指券兑现的支票，以及一纸文书。蒙日诺在文书中承认借了我一百金路易并且应该付给利息。‘这下子，我手续完备了。’我对博尔丹说。——‘他不会抵赖欠你的债，’我从前的指导老师说，‘然而，在颗粒无收的地方，皇上（也就是说，督政府）也收不到贡粮。’听了这话我就走了。我认为我被人以法律奈何不得的手段诈骗了钱财，对蒙日诺失去尊敬，听天由命认倒霉了。”

“我之所以详尽叙述这些平凡而表面上微不足道的细节，并非没有理由。”老先生望着戈德弗鲁瓦说，“我是试图向您说明，我是怎样渐渐采取和大多数人一样的行事方法，毫无定见，完全蔑视原始人事无巨细都严格遵守的准则。许多人会以博尔丹这样一丝不苟的人为自己开脱，但今天我感到自己不可原谅。事关谴责我们的一个同类，甚至永远拒绝给予敬重的时候，我们只能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何况……我们应该

把自己的良心作为法庭来审判他人吗？法律在哪儿？我们有什么评判准绳？在我们身上是弱点的，在别人身上不会是优点吗？对于每件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情况，因为在人间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事。只有社会才对其成员拥有镇压权，我是不承认它有惩治权的：镇压就足够了，而且已经够残酷了。”

“我就这样听信了一个巴黎人的不着边际的话，我佩服我的前指导老师的明智，而对蒙日诺加以谴责。”老先生从他的故事中引出上述高明的教训后继续讲道，“《秘鲁人》宣布上演了。我满以为会收到蒙日诺给我的首场演出票子，我自以为有惠于人。我的朋友借了我的钱，在我眼里就成了我的臣仆，除了应该付给我利息，还欠了我一大堆情分。我们都是这样行事的。……蒙日诺不但没有给我寄任何票子，而且有一次，我瞥见他衣冠楚楚、几乎是衣着华丽地走进费多戏院黑洞洞的过道时，他装做没看见我；而等他走过我跟前，我想朝他跑去时，他却又穿过一条横巷躲开了。这件事使我大为恼火。我的火气随着时间推移有增无已。情况是这样的，在那次邂逅相遇之后几天，我给蒙日诺写了封信，措辞大致如下：‘我的朋友，您不能认为我对您的任何好运或厄运会漠不关心。《秘鲁人》是否使您满意？您的首场演出把我忘了，这是您的权利。我本来可以为您捧场叫好的。不管怎样，我希望您从中得到一个秘鲁①，因为我已经找到使用我的资本的方式，而且指望

① 法语中，“找到一个秘鲁”意喻发一大笔财。文中此语系由《秘鲁人》这出戏联想而来。

您按期支付。您的朋友阿兰。'我等了十五天，没有收到回信，就又找到麻雀街去。女房东告诉我，那位少妇的确在蒙日诺对博尔丹说的时期和她父亲一起出门了。蒙日诺一大早就离开了他的陋室，要到深夜才能回来。又过了十五天，我又写了这么一封信：'我亲爱的蒙日诺，我见不到您，您又不回我的信，我对您的做法很不理解，我要是这样对待您，您会对我有什么想法？'我不再写'您的朋友'，而是写'致以友好的问候'。一个月过去了，我没有得到蒙日诺任何消息。《秘鲁人》没有获得蒙日诺预期的成功。我为了自己的钱，又去看了这出戏的第二十场演出，只见观众寥寥无几。西奥夫人①在这出戏里倒是演得十分出色。在观众休息室，有人告诉我，这出戏还要演出几场。我七次在不同时间到蒙日诺家，却总也找不到他，每次我都把名字留给了女房东。于是我又给他写了封信：'先生，如果您不想在失去我的友谊之后又失去我的敬重，请您现在象对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样，也就是说，有礼貌地对待我。并请告知，您在期票到期时有无偿付能力。我将视您的回答而采取行动。您的仆人阿兰。'毫无答复。当时是一七九九年，再过两个月就满一年了。到期的时候，我去找博尔丹，博尔丹接过期票，办了拒绝承兑手续，并提出起诉。法国军队受挫，使国债券一落千丈，用七法郎就能买到五法郎的年金。因此，用一百金路易，我本来可以买到一千五百法郎的年金。每天早晨喝咖啡时，我一看报就说：'该死的蒙日诺！没

① 克洛迪娜-昂热莉克·勒格朗·西奥夫人（1770—1807），费多戏院（喜歌剧院）的女歌唱家。

有他，我本来可以有一千埃居年金的！’蒙日诺成了我的灾星，我在街头踯躅，大骂蒙日诺。‘有博尔丹过问此事，’我心想，‘他会抓住他，那是他咎由自取！’我的怨恨转为怒骂，我诅咒这个人，觉得他一无是处，巴里欧先生说得确有道理。后来，有天早上，我看见我的债务人象是没有欠我一个生丁似地毫不在乎地走进来，我感到羞耻。我本来应该感到羞耻的。我象个被人当场拿获的罪犯，局促不安。雾月十八日政变①已经发生，一切都十分顺利，国债上涨，波拿巴已经出发进行马朗戈战役②。‘遗憾得很，先生。’我让蒙日诺站着，对他说，‘我靠了执达吏的力量才请到您。’蒙日诺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我是来对你说，’他答道，‘我目前无力偿还债务。’——‘您使我错过了在第一执政上台以前投放资本的良机，当时我本可以发一小笔财的。……’——‘我知道，阿兰。’他对我说，‘我知道。可是何苦对我起诉，让我为支付诉讼费用而负债累累呢？我接到了岳父和妻子的来信，他们购置了地产，并且给我寄来了他们安家所需用品的清单，我不得不把所有收入都用于添置这些用品。现在，谁也无法阻拦我，我要到符利辛根乘一艘荷兰船出发，我已经把所有随身衣物寄到那里去了。波拿巴打赢了马朗戈战役，和约即将签订，我可以无所畏惧地

---

① 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解散督政府。次日，迫使立法团选举执政三人，成立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大权独揽，史称“雾月政变”。

② 拿破仑于一八〇〇年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击败反法联盟奥军的重要战役。

和家人团聚，我妻子走时已有身孕了。'——'这么说，您让我为您的利益作出牺牲？……'我对他说。——'是的，'他答道，'我曾把您当做我的朋友。'这时候，我自愧不如蒙日诺，他说出这个简单而伟大的字眼时，在我眼里是那么高尚。'我不是对您说过吗？'他又说，'我不是曾在这同一个地方同您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吗？当时我来找您，阿兰，是来找一个唯一能够理解我的人。我对您说过，五十个路易会等于白扔，但一百个路易，我会还给您的。我没有确定期限，我怎能知道哪一天我将结束与贫困的长期斗争呢？您曾是我最后一个朋友。我所有的朋友，甚至我们年迈的恩师博尔丹，都因为我向他们借钱而瞧不起我。哦！您不知道，阿兰，一个穷愁潦倒的正派人，在走进别人家里请求帮助的时候，心中那种难熬的滋味！……也不知道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我希望您永远也别尝到这种滋味，这比死亡的恐怖还要可怕。您给我写了几封信，如果是我处于同样地位写这样几封信，您会觉得非常可鄙。您期待于我的完全非我能力所及。您是我唯一可以前来作自我剖白的人。尽管您严酷绝情，尽管在博尔丹先生为您向我要求写张借据的那天开始，您已经从朋友变成了债主，从而否定了我们在这里握着手，洒着热泪定下的高贵契约，我还是只想记住那个早上。正是因为那个时刻，我才前来对您说："您不了解苦难是怎么回事，不要苛责它！"我没有一个钟头、一秒钟的时间来写信答复您！您也许要我来奉承您？……那无异是要求一只被猎人和猎狗追得精疲力竭的兔子在林间空地稍事休息，吃几口草！我是没有给您写信，我没有足够的信来满足主宰

我的命运的那些人的要求。我在戏剧界是个新手，是乐师们、演员们和乐队的猎物。为了能够动身并且能够置办我的家庭在那边要用的东西，我把《秘鲁人》连同两部未发表的剧本都卖给了经理。我一文不名地去荷兰，在路上光吃面包，直到符利辛根。我的旅费已经花光，仅此而已。要不是我的女房东可怜我，信任我，我会不得不背着行囊徒步旅行。因此，尽管您怀疑我，我对您的感激却并无稍减，因为没有您的帮助，我不可能把我岳父和妻子送去纽约。不，阿兰先生，我不会忘记，您借给我的一百路易现在能给您带来一千五百法郎的岁入。'——'我很愿意相信您，蒙日诺。'我说，几乎被他作这番解释时的声调感动了。——'啊，你不再称我先生了，'他动感情地说，激动地望着我。'上帝啊！我如果能在离开法国时在一个人眼里不再是半个骗子、不是一个败家子、也不是一个空想家，我会减少几分遗憾。在我的患难中，我爱上了一位天使。一个懂得爱的人，阿兰，永远不会是完全可鄙的……'听到这番话，我向他伸出手去，他抓住我的手握着。——'愿上帝保佑你。'我对他说。'我们仍然是朋友吗？'他问。——'是的，'我答道，'你是我童年时代的伙伴和青年时代的朋友，总不能让你背负着我的怒气的重担去美洲啊！……'蒙日诺眼里噙着热泪拥抱过我，便冲出门外。几天后，我遇到博尔丹，我对他说到我们最近这次会晤，他微笑着对我说：'但愿这不是一幕喜剧！他没对您提出什么要求吗？'——'没有。'我答道。——'他也去过我家，我几乎和您一样面慈心软，他向我借了路上的伙食费。总之，我们等着瞧吧！'博尔丹的这种见解又使我担心，

自己是否又傻里傻气凭着一时冲动而感情用事。‘不过那个诉讼代理人的做法不也和我一样吗?’我心里说。我想，现在没有必要跟您解释我是怎样失去全部财产的了。我只剩下那另外一百路易，我把那笔钱买了公债，当时公债价格太贵，我年届三十四岁，只有不到五百法郎的岁入。我靠博尔丹的保荐，在小奥古斯丁路当铺的一个分店里得到一个薪金为八百法郎的职务。我当时过得十分俭省。我住在沼泽路一个四楼小套间里，两间房，一间盥洗室，租金是二百五十法郎。我在一家寄宿公寓吃午饭，每月四十法郎。每天晚上还要为人抄写。我又丑又穷，只好放弃成家的念头。”

戈德弗鲁瓦听到可怜的阿兰以一种可爱的逆来顺受的态度给自己下了断语，不由做了个手势。这个手势比一席知心话更好地说明了他们俩命运的相似。那位老好先生显出一副等待他的客人说话的神情，作为对于这个雄辩的手势的回答。

“从来没人爱过您吗?……”戈德弗鲁瓦问。

“从来没有!”他说，“除了夫人，她对我们大家的爱都报以同样的爱，那是一种可说是神圣的爱，…… 对此您已有体会了。我们和她同呼吸，她和我们共命运；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灵魂；我们这种欢愉虽然不是肉体的，其强烈程度却并不稍减，因为我们只是用心灵生活着的。……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孩子。”他又说，“等女人能够赏识精神上的品质时，她们已经失去自己的外表了，她们那时已经衰老了……我吃过许多苦，不提它了!……”

“啊!我现在就是这样……”戈德弗鲁瓦说。

“在帝制时代，”老先生低着头说，“年金并不如数付给，甚至可能出现停止支付的情况。从一八〇二年到一八一四年，我没有一个星期不把自己的忧患归罪于蒙日诺。‘要不是因为蒙日诺，’我心想，‘我本来可以成家立业。没有他，我是不会过这种节衣缩食的生活的。’但有时我也想道：‘也许这个倒霉鬼又在那儿背运了！’一八〇六年，有一天，我感到生活实在沉重难过，就给他写了封长信，经由荷兰转给他。我没有收到回信，我等了三年，总是寄望于他的回信却总是失望。最后我听天由命了。除了我那五百法郎年金和当铺的一千二百法郎薪水（我已提过薪水），我还在香粉商皮罗托那里担任簿记，挣五百法郎。这样我不但收支平衡，而且每年还能省下八百法郎。一八一四年初，我把九千法郎积蓄买了价值四十法郎的公债，从而确保在暮年能有一千六百法郎的年金。这样，我在当铺有一千五百法郎，簿记能得六百法郎，公债有一千六百法郎利息，总共是三千七百法郎。我在塞纳街租了一套房间，日子略微好过了一点。我的工作使我和许多倒霉的人发生联系。十二年来，我比谁都了解大众的疾苦。有一两回，我曾接济过几个穷人。我发现在六个受过我资助的人家中有一两家摆脱了困境，感到异常欣慰。我想到，做好事不应该只是扔给穷苦人一点钱。我觉得通常所说的行善，常常变成一种颁发给罪人的奖金。于是，我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那时已年届五旬，一生行将结束。‘我能有什么用处？’我自问，‘我把我的财产留给谁？我给这套房间添置上豪华的陈设，雇了一个出色的厨娘，生活有了体面的保障以后，又将如何使用我的时

间?' 这样，十一年的革命和十五年的困苦吞噬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我的生命消耗在没有价值的工作中，或者仅仅用于求生存。谁也无法在这种年龄由默默无闻、愁吃愁穿的生活一跃过上一种光辉灿烂的新生活。不过，一个人总能成为有用的人。我终于懂得了，借出的钱辅以一定的监督和不厌其详的指导便能发挥十倍的效力，因为不幸的人更需要有人指点。让他们在为别人工作的同时得到利益，他们并不缺乏投机商的精明。我颇为自己取得的出色成就而自豪。我有了一个目标、一件工作，还不说稍微扮演一下救世主角色使我享受到的乐趣。"

"现在您则是大扮特扮这个角色了?……"戈德弗鲁瓦急切地问道。

"哦！您什么都想知道吗?"老人说，"那可不成。"

他停了一会，又说："您相信吗?……我的菲薄财产所给予我的微薄力量常使我又想起蒙日诺来。'要不是蒙日诺，我本来手头可以宽裕得多。'我说。'要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剥夺了我一千五百法郎的年金，'我常想，'我就能解救这家人了。'于是那些我只能以言语来相慰的人原谅了我的无能为力，而同我一起咒骂蒙日诺，这使我心里轻松一些。一八一六年一月的一天早上，我的女管家向我通报，……什么人?蒙日诺！蒙日诺先生！我看见什么人走了进来?……三十六岁的美貌妇人和她的三个儿女，后面跟着进来的真是蒙日诺。他比走时显得更年轻，财富和幸福总是在它们的宠儿周身洒下一轮光环。他走时又干又瘦，又黄又没有血色，回来时心宽体胖，

象个受俸的教士一样容光焕发，而且衣着考究。他扑过来拥抱我，发现我态度冷淡，他的头一句话就是：'我早来不了啊，我的朋友！海路直到一八一五年才能自由通航，而我还要用十八个月的时间来变卖财产，截止账目，索付欠款。我成功了，我的朋友！我在一八〇六年收到你的信时，曾经搭乘一艘荷兰船亲自给你带来一笔财产，可是由于荷兰与法兰西帝国联盟，我成了英国人的俘虏。他们把我带到牙买加，我侥幸从那里逃出。回纽约后，又因为可怜的夏洛特没有躲过人家暗算，遭到破产。我不得不重建家业。最后，我们总算回来了。你从这些孩子看你的神情里可以想见，有人常常对他们谈起全家的恩人。'——'是啊！先生。'美丽的蒙日诺夫人说，'我们没有一天不想起您。我们所有的买卖都算上您的一份，我们都渴望着有一天能向您奉上您的财产，而不认为这种什一税能还清我们欠您的情分。'说完，蒙日诺夫人递给我这个美仑美奂的珠宝匣，里面放着一百五十张票面为一千法郎的纸币。'你吃了很多苦，我可怜的阿兰，我知道这一点，我们当时就猜到你很苦，并且竭力设法给你捎钱，却没有捎成。'蒙日诺又说，'你对我说过，你无力成家。这是我们的长女，她自小到抚养成人一直抱定做你妻子的念头，我给她五十万法郎的嫁妆……'——'上帝保佑我，别造成她的苦难！'我忙叫道。我看见一位少女，象她母亲在她这个年龄时一样美艳。我把她拉到我跟前，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别害怕，我漂亮的孩子。'我对她说，'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和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况且是我这么丑的男人！'我叫道，'绝对不行。'——'先生，'她对我说，

'我父亲的恩人在我眼里永远不会是丑陋的。'这句自然而然、发自肺腑的话使我明白，蒙日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话。于是我向他伸出手去，我们又拥抱起来。'我的朋友，'我对他说，'我对不住你，因为我常常指责你，骂你……'——'那是应该的，阿兰。'他答道，脸也红了。'你在吃苦，而由于我……'我从一个文件夹里拿出蒙日诺的卷宗，签收了他的支票，并把文书还给他。'你们都和我一起吃饭。'我对他们全家说。——'条件是等我夫人安顿下来后，你到我们家吃饭。'蒙日诺对我说，'我们昨天刚到。我要买一座公馆，在巴黎开一家经理北美事务的银行，以后把银行留给这个小伙子。'他指着当时十五岁的长子对我说。我们一起度过了那天剩余的时光。晚上，我们去看喜剧，因为蒙日诺和他一家都渴望着看戏。第二天，我把那笔钱买了公债，这样我总共有大约一万五千法郎的年金。这笔财产使我不必再在晚上记账，我辞去了当铺的职务，令那些临时雇员大为高兴。我的朋友开办了蒙日诺银行，这家银行在复辟王朝的第一批借款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他于一八二七年去世，终年六十三岁。他给了女儿一百万法郎嫁妆，把她嫁给了德·封丹纳子爵。他儿子您认识，还没有结婚，和他母亲、弟弟住在一起。我们在他们银行支取我们需要的所有款项。弗雷德里克——他父亲在美国时为他取了和我一样的名字——在三十七岁上成了巴黎最能干最正直的银行家。不久以前，蒙日诺夫人终于向我承认，她当年把自己头发卖了相当于两利勿尔的两埃居，去买面包。她每年施舍二十四车劈柴，由我分给穷人，以报答我过去给她送去的半车劈

柴。”

“这就解释明白了您与蒙日诺银行的关系，”戈德弗鲁瓦说，“以及您的财产。……”

老先生望着戈德弗鲁瓦，脸上始终挂着一成不变的温和而狡黠的微笑。

“讲下去吗？……”戈德弗鲁瓦见阿兰先生的神气，知道他还没讲完，便说。

“这个结局，我亲爱的戈德弗鲁瓦，给我印象极深。虽然我那位历尽艰辛的朋友原谅了我的不公平，我却一点也不能原谅自已。”

“噢！”戈德弗鲁瓦叫道。

“我决定把我每年多余下来的大约一万法郎全部用于合理的善行。”阿兰先生平静地说，“这时我遇见一位塞纳区初级法庭的法官，名叫包比诺，他三年前不幸去世了，他曾在十五年间展开了圣马塞尔区最为活跃的慈善活动。他和我们可敬的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及德·拉尚特里夫人想创办一项事业，就是我们现在协力进行的这项事业。自一八二五年以来，这项秘密的事业已经收到某些良好效果。这项事业以德·拉尚特里夫人为灵魂，她真正是这个壮举的灵魂。副主教使我们更加笃信宗教，原先我们还没有这么信教，他向我们证明以身作则的必要，使我们自身成为有道德的人以便劝人向善。我们在这条道路走得越远，就越是感到幸福。我由于没有理解童年挚友的心意而深感悔恨，这种悔恨使我产生把他带来的财产自愿奉献给穷人的念头，我收下这笔财产，没有因其数目之大而

表示异议，因为用途正当足以说明一切。”

他讲这个故事不带丝毫夸张，语调、手势和目光极其善良，单纯而动人。即使戈德弗鲁瓦还没下定决心，这个故事也会教他产生加入这个神圣而高尚的组织的愿望。

“您太不了解社会，”戈德弗鲁瓦说，“竟然对谁也不会介意的事情这么于心不安。”

“我只了解那些不幸的人。”老先生答道，“我不太想了解那个人们相互攻讦而毫不在意的社会。快十二点了，我还要念一章《效法基督》。晚安。”

戈德弗鲁瓦抓住老先生的手，无比赞叹地握着。

“您能告诉我德·拉尚特里夫人的故事吗？”戈德弗鲁瓦问。

“不经她同意是不可能的，”老先生说，“因为她的故事涉及帝政时代的一个最可怕的政治事件。我是通过我的朋友博尔丹认识夫人的。他知道她高尚的一生中所有的秘密，可以说正是他把我领进这座房子的。”

“无论如何，”戈德弗鲁瓦答道，“我感谢您对我叙述您的生平，其中有一些对我很有益的教训。”

“您知道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

“那就请您说吧！”戈德弗鲁瓦应道，“因为我的见解也许与您之所见不尽相同！……”

“好吧。”老先生说，“享乐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只是从属的事实，而不是生活目的。我们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总是为时过晚。”

“信奉基督教又会怎么样?”戈德弗鲁瓦问。

“瞧!”老先生说。

他指着一幅黑底金字的题词。因为戈德弗鲁瓦是头一次走进老先生的房间，还没有看见这个题词。戈德弗鲁瓦回过头去，念道：TRANSIRE BENEFACIENDO①。

“我的孩子，这就是成为基督徒而赋予人生的意义。这是我们的座右铭。假如您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这就将是您的毕业证书。我们念着这句训诫，起身、上床、穿衣……无时无刻不以此自勉。啊！您如果知道实践这句格言有多大乐趣！……”

“怎样的乐趣呢?……”戈德弗鲁瓦问。他期望得到些启示。

“首先，我们象纽沁根男爵一样富有……，但是《效法基督》禁止我们拥有任何属于自己个人的东西，我们不过是分配者，而且我们倘有丝毫骄色，也就不配作为一个分配者了。那将不成其为 TRANSIRE BENEFACIENDO，那将成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您若是鼻翼鼓起那么一点，对自己说：我在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今天早上若是您处在我的地位，使一户人家起死回生，您便会那么想。但是，您也就成为一个沙达那帕鲁斯②了！一个拙劣的沙达那帕鲁斯！那些先生没有一个人在行善时想到自己，要克服任何虚荣心、任何骄傲、任何自尊，

① 拉丁语：四方行善。——见《新约·使徒行传》第10章第38行。

② 沙达那帕鲁斯，传说中的亚述国王。以穷奢极侈闻名。据说他极力模仿女人的声音、姿态和衣装，每天纺纱和缝衣，此处喻其矫揉造作。

而那是很难的。好了！……”

戈德弗鲁瓦对阿兰先生道过晚安，回到自己房间。他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但他的好奇心仍然有增无已，因为这个团体的人物群像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德·拉尚特里夫人。这位夫人的生平对于他十分重要，他住到德·拉尚特里公馆的目的就是了解她的生平。他已经隐约看出这五个人的组织在从事大规模慈善活动，但他对这种活动远不如对他的女主人公关切。

这位新来者用了几天时间来进一步观察那几位与他为邻的杰出人物，直至那时为止他还没有那么做过。于是他身上产生了一种精神现象。现代的慈善家们或许是出于无知而对这种现象不屑一顾。他的生活圈子对他产生了一种积极作用。大气环境对于繁衍其中的生物的生存条件会发生影响，这条统治物质世界的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世界。因此，把罪犯囚禁在一起是一种最大的社会罪恶，把他们相互隔离也是一种未必成功的试验。罪犯应该送进宗教机构，生活于“善”的奇迹的包围之中，而不是留在“恶”的奇迹的环境里。这类事情可以期望教会方面的竭诚相助，它既然能派传教士到野蛮或未开化的国度去，又怎能不高兴万分地交给各修道会一项使命，以接纳文明社会中的那些“野蛮人”，并对他们宣传教义呢？所有的罪犯都是无神论者，而且他们犯罪经常是出于无知。戈德弗鲁瓦发现，他们要求他具备的品质，这五个人都具备，他们不骄矜，不虚荣，真诚的谦卑而虔敬，没有丝毫带贬义的虔诚的矫揉造作之处。这些道德品质是有感染力的，

他产生了模仿这些无名英雄的愿望，终于如饥似渴地钻研起他最初蔑视过的那本书来。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的生活已变得简朴、变得象受宗教精神陶冶后的真正生活。他的好奇心起初还带那么多世俗气，由那么多庸俗的原因激起，后来也变得纯洁起来。他的好奇心依然没有泯灭，那是因为，对德·拉尚特里夫人很难不感兴趣。但他表现得很有分寸，这不是有意做作，因此得到了那些人的赞赏．他们和修士一样，神圣的精神使他们的感觉异乎寻常的深刻。任何一种体系、学说能将精神力量集聚起来，而这又使感官的能力成倍增长。

“我们的朋友尚未皈依，”善良的韦兹神甫说，“但他有皈依的愿望……”

一个意外情况使戈德弗鲁瓦提前听到了德·拉尚特里夫人的故事，使他的愿望迅速得到了满足。

当时全巴黎都在关注圣雅各城门口发生的一个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的结局。这个刑事案件在我们的重罪法庭年鉴里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这个案件之所以轰动一时，是由于罪犯本身的表现，他们胆大包天，智力远较一般犯人高超，答辩极其厚颜无耻，震惊了整个社会。必须说明，德·拉尚特里公馆没有任何报纸，戈德弗鲁瓦从教他簿记的师傅那里听说罪犯的上诉已被驳回。这个案件远在他住进德·拉尚特里夫人的房子以前便已发生了。

“你们遇到过象这些坏蛋一样残忍凶暴的人吗？”他对未来的朋友们说，“你们要是碰到这种人会怎么对待他们呢？……”

“首先，”尼古拉先生说，“没有什么残忍凶暴的坏蛋，只有应该送到沙朗通疯人院去的病人。但是，除去这些罕见的医学上的例外情形，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是不明事理的人，而以慈悲为怀的人的使命，就是矫正这些扭曲的灵魂，把迷途的人领上正路。”

“而且，”韦兹神甫说，“对于传教者来说，一切都是办得到的，因为他有上帝佑助……”

“可是，假如把这两个罪犯交给你们，”戈德弗鲁瓦说，“你们却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那是时间不够。”阿兰老先生指出。

“一般总是把始终不知悔改的人交给宗教，而且时间又短，不足以创造奇迹。”尼古拉先生说，“您所说的那两个人到我们手里会变成极其出色的人，他们精力异常充沛。但他们一旦犯下了谋杀罪，我们就不可能照料他们了，世俗的法律把他们包办了……”

“这么说，”戈德弗鲁瓦问，“您是反对死刑的？……”

尼古拉先生蓦然起身走了出去。

“您永远别在尼古拉先生面前谈论死刑，他曾经监斩一名犯人，他认出那是他的私生子……”

“而且他是清白无辜的！”约瑟夫先生说。

这时，德·拉尚特里夫人于离开客厅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客厅。

“总而言之，”戈德弗鲁瓦又对约瑟夫先生说，“您应当承认，没有死刑，社会就无法继续存在。而那些明天早上即将被

砍掉的……”

戈德弗鲁瓦感到自己的嘴被一只手用力捂住，韦兹神甫把面色苍白、奄奄一息的德·拉尚特里夫人搀走了。

“您干了什么事啊！……”约瑟夫先生对戈德弗鲁瓦说，“您把他带走好吗，阿兰？”他放开掩着戈德弗鲁瓦嘴的手，随着韦兹神甫走到夫人房间。

“来吧，”阿兰先生对戈德弗鲁瓦说，“您使我们不得不把夫人的生活秘密告诉您。”

过了一会儿，象那位老先生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年轻人的时候一样，他们俩又到了阿兰老先生的房间里。

“请您讲吧。”戈德弗鲁瓦说，脸上显出十分痛心的神色，因为他惹出了在这座神圣的房子里可以称之为灾祸的事件。

“我等着曼侬来，给我们报个平安。”老先生侧耳聆听着女仆上楼的脚步声。

“先生，夫人好了。”神甫先生哄骗她说，大家谈的是另一回事。曼侬说着，对戈德弗鲁瓦投去一个近乎愤怒的目光。

“上帝啊！”可怜的年轻人叫道，泪水涌上了眼睛。

“算了，请坐吧。”阿兰先生对他说，自己也坐了下来。

他停了一会，以集中自己的思路。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种才能，来恰如其分地叙述她那历经残酷考验的生活。”这位善良的老人说，“您若是发现我笨嘴拙舌，不足以描述其中的事件和灾难，就请您多加包涵。您想想，我离开学校已经那么多年，况且我又是一个重思想甚于重实效的世纪造就出来的。那是个毫无诗意的世纪，无论说

什么事都是直截了当。”

戈德弗鲁瓦做了个表示赞同的手势。阿兰老先生从这个手势里看到由衷的赞赏。这手势也表示：我听着呢。

“您刚才看到了，年轻的朋友。”老人又说，“如果在我们中间生活更长时间，您不可能不了解这位圣洁的女人生活中的可怖往事。有些见解、事情、话头会招致不幸，因而在这座房子里是完全禁止的，否则会使夫人旧伤复发，若再复发一两次，就会致她于死地……”

“上帝啊！”戈德弗鲁瓦叫道，“我究竟干了什么？……”

“要不是约瑟夫先生预感到您将提起那不祥的断头台，打断了您的话，您就会要这个可怜的夫人的命了……。现在是让您了解一切的时候了，因为您将成为我们的自己人，今天我们都深信这一点。”

“德·拉尚特里夫人，”他停了一会又说，“出身于下诺曼底的一个名门望族。她娘家的姓氏是巴尔布-菲利贝尔特·德·尚皮涅勒，属于这个家族的一个幼支。她如果在出嫁时不按习俗放弃继承份额，就只有去当修女了。家道中落的家庭都是这样做的。有位德·拉尚特里先生，他的族谱虽然始自腓力二世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如今却已完全湮没无闻。他想在诺曼底省重振旗鼓，回升到与这种古老家族相称的地位。这位贵族曾在汉诺威战争中充当王室军队军需，积攒了大约三十万埃居，因此加倍地失了身分。他儿子过分信赖这么一笔巨产（外省的传闻夸大了财产的数目），在巴黎过着使一家之主十分担忧的生活。德·尚皮涅勒小姐的贤淑在贝

森地区颇有名声。那位老人的拉尚特里小小领地正好位于根特和圣洛之间。他听到有人在他面前慨叹：这么一位十全十美的小姐，本来可以使一个男子幸福，却要去修道院度过余生。他表示了礼聘这位小姐的愿望。德·尚皮涅勒家愿意考虑他儿子与菲利贝尔特小姐的婚姻，条件是不能索要嫁妆。他到了巴耶，与尚皮涅勒一家会晤了几次，不由得倾倒于那位少女的高贵品质。德·尚皮涅勒小姐年方二八，却已显示出她将会成为何等人物。可以想见，她身上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一种不惑的良知、一种百折不挠的正直，和一个坚贞不渝的爱情心灵。这个靠在军队里巧取豪夺而发财致富的老贵族，看到这个迷人的少女可以凭其贤德、凭其坚定而不僵硬死板的个性力量，约束他的儿子。您大概也已看到，谁也没有德·拉尚特里夫人那么温柔，但谁也没有她那么自信，她直至暮年仍然保存着天真无邪的一片纯真。她过去不愿意相信世上有邪恶，您所看见的那点戒心是她在苦难中学会的。那老贵族对德·尚皮涅勒家承诺，声明了结菲利贝尔特小姐的继承份额文书，而与许多名门望族俱有姻亲关系的德·尚皮涅勒家则保证把拉尚特里领地立为男爵领地。他们履行了诺言。她未婚夫的姑母，布瓦弗勒隆夫人，就是死于您现在所住房间的那位最高法院推事的夫人，则允诺把遗产留给她这位侄子。两家之间达成这些协议之后，做父亲的把儿子叫了回来。那年轻人是大法院的审查官，结婚时二十五岁，他曾与那个时代的阔少们一起挥霍无度，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使那老包税人数次偿还巨额债款。可怜的父亲预料他儿子还会干出新的荒

唐事来，相当乐意承认他未来的儿媳有一笔财产。但他是那么放心不下，因而他指定由婚后出生的男孩替代继承拉尚特里领地。……大革命使这一谨慎措施付之东流。”阿兰老先生顺便说，“年轻的审查官美如天神，对各种体育活动都灵巧非常，颇有魅力。因此，您很容易想见，德·尚皮涅勒小姐对她丈夫非常迷恋。那老人对这个婚姻的开端极感欣慰，以为他儿子已经改弦更张，就主动把新婚夫妇送到巴黎。这事发生在一七八八年初。那几乎算得上是幸福的一年。德·拉尚特里夫人受到一个充满爱情的男人所能给予唯一被爱的女子的一切无微不至的关心照料。这个甜蜜岁月虽然好景不长，却曾照亮这位高贵而不幸的女子的心。您知道，当时做母亲的都亲自给孩子哺乳。夫人生了个女孩。在这段时间里，妻子理应得到加倍的爱怜，它却成为闻所未闻的灾难的开端。审查官被迫变卖他所能支配的所有财产，以偿还他没对父亲承认的旧债以及赌输的新债。不久以后，国民大会又宣布解散大法院、最高法院，废黜一切以重金买得的司法职务。这个小家庭添了个小女孩，除了替代继承的产业和被承认为德·拉尚特里夫人嫁妆的财产，便一无所有了。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这位十七岁半的可爱少妇就不得不与她哺乳的女儿隐居在一个卑贱的街区，靠她的双手干活度日。她丈夫完全抛弃了她，日甚一日地陷进了烟花柳巷。夫人从未说过一句责备她丈夫的话，从未有过半句怨言。她对我们说，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她一直祈求上帝保佑她亲爱的亨利，那个坏蛋名叫亨利，”老先生说，“这个名字永远不可以提，亨利埃特也不可提。

言归正传，德·拉尚特里夫人除了购买食品或寻找活计，从不离开她在圣殿绳铺街的那个小房间。她公公每月接济她一百利勿尔，足可不愁吃穿。她公公是被她的贤惠感动才寄给她这笔钱的。然而，可怜的少妇预见到这项收入会有中断的可能，便从事胸衣女工的艰苦职业，为一位有名的妇女时装裁缝干活。果然，那老包税人死了。由于波旁王朝的法律被废止，他的遗产被他儿子吃得精光。这个往日的审查官成了革命法庭一名最凶狠的庭长，诺曼底地区无人不怕，因而他得以恣意满足私欲。罗伯斯比尔被推翻后，他锒铛入狱。当地人民对他的仇恨使他必死无疑。德·拉尚特里夫人从诀别信中得知等待她丈夫的命运，马上把女儿托付给一位女邻居照管，身上带着几个路易——她的全部财产，到了那个坏蛋下狱的城市。她靠那几个路易打点，才进入死牢，让她丈夫穿上她的衣服逃走，当时情形与后来德·拉瓦赖特夫人营救丈夫[①]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她被判处死刑，但是人们耻于实施这一报复。于是，她丈夫过去主持的法庭私下予以方便，放她出狱。她徒步回到巴黎，无人接济，一路寄宿农家，靠人施舍度日。”

“上帝啊！”戈德弗鲁瓦叫道。

“等一等！……”老先生说，“这还不算什么。在八年间，可怜的少妇只见过她丈夫三次。第一次，那位先生在妻子简陋的住处待了两天，对她抚爱备至，使她相信他已经洗心革

① 拉瓦赖特（1769—1830），拿破仑的部下，百日时期任皇帝的警卫长。一八一五年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被判死刑，于执行前夜与探监的妻子易装越狱。

面。结果他拿走了她所有的钱。她说：'我无法抗拒一个我每日为之祈祷、一心思念的男子。' 第二次，德·拉尚特里先生奄奄一息地到她家里，生的又是怎样一种病啊！……她照料他，救了他的命，而后又试图使他重新恢复正当的感情和生活。那个革命家一一答应了这位天使的要求，过后却故态复萌，过起淫乱不堪的生活。最后他避到妻子家里躲过了公安部门的起诉，在妻子家中寿终正寝。"

"噢，这还不算什么！"老先生见戈德弗鲁瓦脸上现出惊异之色，就叫道，"在那个人的生活圈子里，谁也不知道他曾结过婚。那个无耻之徒死后两年，德·拉尚特里夫人获悉还有第二个德·拉尚特里夫人，跟她一样当了寡妇而且倾家荡产。他的重婚使他找到两个忠贞不渝的天使。"

"大约到一八〇三年，"阿兰先生停了一会又说，"布瓦弗勒隆先生，即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姑夫，从流亡贵族名单上销了号以后，来到巴黎交给她一笔两万法郎的款项，这是老包税人当年委托他为他侄媳的孩子保存的。他劝那位寡妇迁居诺曼底。她在诺曼底把女儿培养成人，并依照那位前任推事的建议，以极其有利的条件赎回一块祖产土地。"

"啊！"戈德弗鲁瓦叫道。

"这还算不了什么。"阿兰老先生说，"您还没有听到狂风暴雨的阶段呢。言归正传。德·拉尚特里夫人过了四年平静的生活。一八〇七年，她把独生女儿嫁给一位绅士，那绅士的虔诚、履历和财产是万无一失的保障。他在夫人和她女儿过冬的省会最有教养的小圈子中是个俗话所说的红人。要知道，

在这个小圈子里，有七、八户人家全都是法国第一流的贵族，其中有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特雷维尔家族、卡泰朗家族、努阿特尔家族，等等。十八个月之后，这个男人抛下他的妻子，在巴黎改名换姓、踪影全无了。德·拉尚特里夫人在雷鸣电闪、狂风暴雨之中方才得知被离弃的原因。她女儿在细心教养和纯洁的宗教感情熏陶下长大成人，却对这个事件的缘由守口如瓶。这种缺乏信任的表现使德·拉尚特里夫人深受刺激。她已有几次在她女儿身上发现某些迹象，暴露出她亡父的喜欢冒险的性格，和一种近乎男性的刚毅品质。她丈夫完全是自愿出走，丢下了一个烂摊子。德·拉尚特里夫人至今对这场任何人力都无法挽回的飞来横祸感到莫名其妙。当初她出于谨慎，曾向人打听未婚女婿的情况，那些人都说他的财产账目清楚，随时可以动用，况均为地产，未做抵押。其实，这些财产早在十年前已经抵充比自身价格还要大的借款。因此，不动产被变卖干净，可怜的新娘只剩下自己的财产回到娘家。德·拉尚特里夫人后来得知，此人得到当地体面人物的支持，是因为他们想保住自己的债权，那个坏蛋欠了他们每个人一大笔钱。因此德·拉尚特里夫人一到那里，就被当做一个猎物。然而，这场横祸还有其他原因，一份曾由皇帝亲自过目的密件会把这些原因透露给您。而且此人长期以来赢得了本省保王派领袖的好感，因为他在大革命最激烈的年月里始终忠于王室。他是路易十八最活跃的密使之一，自一七九三年以来参与了一切密谋，每次都巧妙灵活地摆脱一切干系，最后终于引起人们怀疑。路易十八解除了他的职务，他被排除于一

切事务之外，便回到早已抵债的产业上来。与闻王朝内阁机密的人对这位危险的合作者的这段经历保持沉默，因此当时无人知晓，这使他在这个忠于波旁王室的城市几乎成了受人崇敬的人物。在这个城市，舒昂党最残忍的手段也被看做正当的战争行为。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卡泰朗家族、瓦卢瓦骑士，总之，贵族和教会都对这位保王党外交家张开双臂热烈欢迎，并将他接纳于自己的圈子中。这种庇护又与债主们希望得到偿付的心情不谋而合。这个无赖和已故的德·拉尚特里正好是无独有偶。他在三年间收敛形迹，装出十分虔诚的模样，并迫使别人对他的劣迹守口如瓶。在新婚夫妇度过的头几个月里，他对她施加影响，企图以他的理论来腐蚀她，如果无神论也算得是理论的话。他以讽刺的口吻谈论最神圣的原则。这个低级外交官回到家乡后，与一位年轻人过从甚密，那年轻人和他一样负债累累，却以坦率勇敢闻名，他则表现出同等程度的虚伪和懦怯。这位客人的风趣、个性和惊险生活当然对一位少女很有吸引力，这在那个当丈夫的手里就成了一种把柄，用以证实他那下流的理论。女儿从未告诉她母亲，偶然将她扔进了什么样的深渊。想到德·拉尚特里夫人在嫁出独生女儿的时候是如何小心周到，简直令人从此不再枉自谨慎。这位经受过如许苦难的女人，在她那如此忠贞、如此纯洁、如此虔诚的生活中受到的最后一个打击，使她失去了自信。而她女儿由于自己的厄运，也要求自主，甚至凌驾于她母亲之上，有时对她态度粗暴，这些都增加了她与女儿的隔阂。这样，她所有的感情都受到伤害，她对丈夫的忠贞和爱情受到了愚

弃，她曾毫无怨言地为他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财产和年华；她给予女儿的纯粹的宗教教育枉费了心力；她甚至在这场婚事上受到社会的欺骗。她那仅曾撒播美好感情的心灵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因而更加靠拢上帝。上帝的手曾给予她那么沉重的打击。这位准修女每天早上去教堂，完成修院式的苦行，而且撙节开支周济穷人……

“迄今为止曾有什么人的一生比这位高贵的妇人更圣洁，更备受磨练吗？她身处逆境却如此温柔驯顺，面临危险而如此勇敢无畏，而且始终充满基督徒精神！”老先生望着惊奇的戈德弗鲁瓦说，“您了解夫人，您知道她是否不通人情，缺乏判断力，不善思考。她是最通情达理、最有判断力、最善于思考的！而那些堪称某人一生最为坎坷的灾难，与上帝给予这个妇女的灾难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单说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女儿吧。”老先生继续讲开他的故事。

“德·拉尚特里小姐十八岁结婚的时候，”他说，“是个柔弱的少女，棕色眼睛，容颜鲜艳，体态窈窕，长着一张最漂亮的脸庞。优雅的前额上有一头令人赞叹的乌黑秀发，与她棕色的眼睛和快乐的表情十分协调。她外表有一种娇媚可爱的神态，使人对她的真实性格产生误解，殊不知她有一种男子气概的决断。她长着小巧的手、小巧的脚，全身上下一种弱不禁风的样子，使人绝对不信她的力量和机敏。由于一直在母亲身边生活，她品行端正，虔诚之至。那位青年也和德·拉尚特里夫人一样，狂热效忠于波旁王室。她是法国革命的敌人，她承认拿破仑的统治只是作为上天给予法国的惩罚，惩罚一七

九三年犯下的弑君罪。岳母和女婿政见的一致是缔结婚姻的决定性原因，通常在类似情况下总是如此的，况且当地所有的贵族都有意促成这门亲事。在一七九九年战事重起时，那坏蛋的朋友曾指挥过一帮舒昂党人。看来男爵（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女婿是个男爵）让他妻子和他朋友结合并无其他目的，只是想利用这种私情向他们要求帮助和救济。那年轻的冒险家虽然债台高筑且没有谋生手段，却生活得十分舒适，并且确实有能力轻而易举地救助那位保王党的阴谋家。

“这需要对当时一个名噪一时的组织略加说明，”阿兰先生中断他的故事说，“我想说一下烧脚帮①。西部各省当时都多少受到过这些匪徒的荼毒，他们的目的远不是劫掠，而是要使保王主义的战事死灰复燃。您知道，当时实施征兵法流弊甚多；据说他们利用了逃避征兵法的大量逃亡者。在莫尔塔涅与雷纳之间、甚至远至卢瓦尔河沿岸，进行过一系列夜袭，在诺曼底的这一地区这些夜袭主要针对那些国家财产的管理者。这些匪帮在农村散播深深的恐惧，如果我对您说，某些地方的司法活动曾长期陷于瘫痪，这并非夸大其辞。您也许以为，这种内战的余波会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对于新闻界耸人听闻的报道已经司空见惯，其实涉及的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政治或民事诉讼事件。帝国政府的体制与所有专制政府的体制一样，书报审查官不让任何涉及政治的东西见报，除非是既成事实，而且连既成事实也要改头换

① 烧脚帮：督政府末期，法国西部的强盗劫掠旅客并施行火刑拷打，故名。

面。如果您费神翻阅一下《箴言报》和其他依然存在的报纸，甚至西部地区的报纸，您也不会找到有关判了六十至八十名强盗死刑的那四、五次刑事诉讼的片言只语。强盗这个称呼，在大革命时期是指旺代党人、舒昂党人和所有为波旁王室而战斗的人，帝制时期在司法界沿用了这个称呼，用以指某些保王党人。他们是几个互不关联的阴谋中的牺牲者。对于一些生性偏激的人来说，皇帝和他的政府就是敌人，拿敌人的东西不算偷盗。我这是对您解释他们的看法，并没有为他们开脱的意思。好，言归正传。”

“现在，”他略微歇了口气，因为故事较长，这种间歇是很有必要的。“设身处地想想这些被一七九三年内战弄得倾家荡产、怒火中烧的保王党人，想想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女婿和那个舒昂党首领那样的花销无度而手头拮据的特殊人物，您就能理解，他们怎么会为一己私利而决心干出强盗的行径，为了王朝大业，他们的政治观点允许他们这么对付帝国政府。那位年轻的首领致力于使舒昂党死灰复燃，以便在合适的时机举事。当时皇帝正处在一个严重关头，他被困于洛鲍岛，看来即将败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夹击。瓦格拉姆的胜利使国内的密谋几乎毫无必要。正当布列塔尼·旺代以及诺曼底的一部分地区有了燃起内战之火的希望时，不巧男爵的私人事务遇到了麻烦，男爵自以为能够发动一次远征，想将远征的成果完全用于拯救自己的产业。他的妻子和朋友出于一种高尚的感情，劝阻他为个人私利挪用武装劫夺来的国家税款，那是用来充当逃避兵役者和舒昂党人的饷银及购买武器弹药，准备暴

动用的。经过几番激烈争论，年轻的首领在男爵的妻子支持下明确表示拒绝留给他相当于一百万法郎的埃居，王室的军队即将从西部的一个总税务局取走这笔款项。这以后，男爵便失踪了，为的是躲避法院几次三番的严密搜捕。于是债主们想让他妻子以自己财产替丈夫还债。但是，那个坏蛋早已使妻子断绝了为丈夫作出牺牲的情意。这一点，可怜的德·拉尚特里夫人是不得而知的。但我所作的初步解释，后面还隐藏着一个阴谋。与那个阴谋相比，这一点也就算不了什么。”

“今天时间太晚了，”老先生看了看他的小挂钟说，“我要是把故事讲完，时间就太长了。我的老朋友博尔丹曾因著名的西默兹案件①而在保王党内名声大噪。他还在莫尔塔涅烧脚帮一案中出庭辩护。在我迁居这里时，他给我看过两份文件。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文件还保存在我这里。您在文件里可以看到事情的梗概。那比我讲更为简略，因为头绪过多，我会纠缠于枝微末节，两个小时也讲不完，而那里面则是一种概要。明天早上，我再给您讲完关于德·拉尚特里夫人的故事。看过这两份文件，您就能知道不少事了，我也就可以用几句话把故事结束。”

老先生把两份因年代久远而发黄的文件交给戈德弗鲁瓦，后者向他道过晚安，回到自己房间，在临睡以前看了以下两份文件：

---

① 参见本《全集》第十六卷《一桩神秘案件》。

控 诉 状

奥恩省特别刑事法庭①

卡昂城帝国法庭总检察官受命于一八〇九年九月根据皇帝陛下旨意设立于阿朗松的特别刑事法庭行使职权，兹向该庭陈述下列经过预审得出的事实。

一起经过长期策划、隐藏极深，并且涉及西部诸省暴乱计划的抢劫阴谋，由于侵犯若干公民的生命财产，尤其是武装攻击劫夺于一八〇×年五月×日运送卡昂城国家税款的车辆等一系列事件而爆发。这一罪行令人联想到幸已扑灭的那场可悲的内战，体现出极其恶毒卑鄙之观念，此观念已无法以感情冲动予以辩护。

此案由谋划到实施，头绪纷繁、情节复杂，调查案情历时一年有余，然而显而易见的事实，已将其罪行的每一步骤，包括准备、执行及后果揭露无余。

此案主谋，乃夏尔-阿梅代-路易-约瑟夫·里福埃尔，彼自称维萨尔骑士，生于埃尔内附近的圣梅克思姆镇的维萨尔庄园，曾为叛匪首领。

皇帝兼国王陛下曾于最后绥靖之日赦免该犯，而该犯却以新的罪行报答君主恩典。该犯已因其罪行受惩，被处以极刑。但因该犯对目前提交审判的诸人犯皆曾施加影响，且与诉讼中每一具体问题有关连，在此有必要对其若干罪行作一回顾。

这一危险的煽动分子，按照谋反者的习惯使用皮埃罗的假名，奔走于西部各省，招降纳叛，密谋叛乱。其最可靠的藏身之所乃是坐落于莫尔塔涅区圣萨万镇的圣萨万城堡，该城堡为勒尚特

① 根据共和九年雨月十八日（1801年2月7日）法令，各省都设立了镇压劫掠行为的特别刑事法庭。

尔太太及其女布里永氏的住处。在人们记忆中，莫尔塔涅这一战略要地与一七九九年叛乱中一起恐怖事件联系在一起。该地曾有一名信使惨遭谋杀，车辆被一伙强盗洗劫一空，为首的是一名女子，著名的土行者①曾助其一臂之力。在该地区，劫掠行为可谓是一种地方痼疾。

一年多来，布里永氏与里福埃尔关系亲密，我们不拟对此种关系加以描述。

自一八〇八年四月开始，里福埃尔于该镇曾与布瓦洛里耶举行会晤。布瓦洛里耶系一高级首领，在可悲的西部叛乱时期曾以奥古斯都的别号名闻遐迩。目前提交法庭审理的案件正是由于西部叛乱的余毒所致。

该两名首领间这一隐秘联系，业经大量旁证所证明，此外尚有里福埃尔的判决书为凭，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布瓦洛里耶此后便与里福埃尔相互勾结、协同行动。

两犯首先在他们之间交流了各自的残忍计谋。由于皇帝兼国王陛下当时正统率三军，亲征西班牙，圣驾远离，使他们心生凶恶计谋。从那时起，他们大约已决定劫夺国家税款，作为举事的基础。

过了若干时间，迪比·德·卡昂遣一名使者前往圣萨万城堡，此人名伊莱，绰号"庄稼汉"，素以抢劫驿车闻名，他此行目的是提供一批可信赖的人的有关情况。

正是由于伊莱的参与，使这起阴谋策划伊始便得到一个名叫埃博梅、绰号"虎胆将军"的人的合作。此人是与里福埃尔同样凶顽的叛乱分子，而且也是辜负皇恩，得到赦免后又再次犯罪的。

① 土行者，《舒昂党人》中著名的保王党人皮埃尔·勒鲁瓦的绰号。

埃博梅和伊莱当时在周围各镇募集了七名匪徒，兹将此七人介绍如下：

1、冉·西卜，绰号“面包贼”，蒙托朗于共和七年纠集的队伍中最胆大妄为的匪徒之一，也是曾袭击并杀害莫尔塔涅信使的案犯之一。

2、弗朗索瓦·利西厄，绰号“大个子”，马延省的逃避兵役者。

3、夏尔·格勒尼埃，绰号“染木花”，第六十九联队的逃兵。

4、加布里埃尔·布吕斯，绰号“胖冉”，封丹纳师团最凶残的舒昂党人之一。

5、雅克·奥罗，绰号“斯图亚特”，原为前述联队之中尉，坦泰尼亚克骑士的心腹之一，因参加基伯龙之役而颇享盛名。

6、玛丽-安娜·卡博，绰号“小伙子”，原为阿朗松的卡罗勒先生的驯马师。

7、路易·米纳尔，逃避兵役者。

以上招募来的匪徒分别住在三个村镇，在名叫比内、默兰和拉哈维尼埃的忠于里福埃尔的旅店或小酒馆老板家里。

冉-弗朗索瓦·勒韦耶和费利克斯·库尔瑟伊立即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武器。冉-弗朗索瓦·勒韦耶，公证人，屡教不改的勾结匪徒者，若干暗藏的匪首的联络人，绰号“忏悔师”；费利克斯·库尔瑟伊原为旺代叛军医官。以上两人均为阿朗松人。

十一支枪藏匿于阿朗松镇布里永先生的房子里，他当时住在位于阿朗松与莫尔塔涅之间的乡间别墅，因此不知此事。

正当布里永先生离开他的妻子，任其误入歧途时，这些枪支被秘密地由房子里取出，由布里永氏用她的马车亲自运到圣萨万城堡。

正当其时，在奥恩省及其毗邻各省发生了上述拦劫税车的罪

行。这些罪行使该地当局及居民大感意外，因为此类地区已多年无事，证明这帮法兰西政府和帝国的可憎敌人里通外国，预先知道了一八〇九年联盟的秘密。

勒韦耶公证人、布里永氏、迪比·德·卡昂、马延的埃博梅、芒镇的布瓦洛里耶和里福埃尔，是这个组织的首领。与里福埃尔同案判刑的罪犯们加入了这个组织。本案提出起诉的罪犯及畏罪潜逃或受同伙包庇逃脱了公诉的其他数人也加入了这个组织。

居住于卡昂城附近的迪比向公证人勒韦耶报告了即将解送税款的消息。此后迪比曾数次由卡昂城去莫尔塔涅。勒韦耶亦频繁往返两地。

必须指出，在转运枪支期间，勒韦耶曾往默兰店中看望布吕斯、格勒尼埃和西卜，见到他们在店内一个小棚屋中整理枪支，曾亲自帮助他们进行此项工作。

他们在莫尔塔涅的法兰西埃居旅馆有过一次全体集会。所有被告均乔装改扮在该处会合。勒韦耶、布里永氏、迪比、埃博梅、布瓦洛里耶和伊莱(该犯是从犯中最狡诈的，西卜则是从犯中最大胆的)正是在那次会合中争取到了绰号“老橡树”的名叫沃蒂埃的人与他们合作。此人曾为臭名昭著的龙吉的仆人，旅馆的车马跟班。沃蒂埃答应把税车通过的时间通知布里永氏，往常税车总是在这家旅馆停歇。

不久，招募来的匪徒集中的时刻到了。库尔瑟伊和勒韦耶原来出于谨慎将他们分散安排在几个住处，时而在这个村镇，时而在那个村镇。此事得到布里永氏的大力帮助，她在圣萨万城堡一个无人居住的角落为匪徒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藏身之所。她与丈夫分居后，即随母亲住在这个离莫尔塔涅数法里的住宅。以伊莱为首的匪徒们在此驻扎了几天。布里永氏亲自与贴身女仆高达尔一

起为这些客人准备一切起居饮食必需用品。为此她让人运来干草，并到她为匪徒们提供的住所探视他们，后又与勒韦耶一起去过几次。食物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由库尔瑟伊指挥督运，库尔瑟伊本人则接受里福埃尔和布瓦洛里耶的指令。

主要的袭击行动业已确定，武器也已配备完毕。匪徒们离开在圣萨万的藏身之处，夜间活动，等候税车经过。他们的再三骚扰，使当地陷入一片惊恐。

毫无疑义，拉萨蒂尼埃尔、伏奈等处，以及圣塞尼城堡的抢劫案皆是这帮匪徒所为。他们胆大包天、心狠手辣，造成极大恐怖，使受害者不敢声张，因而司法部门也只能停留于推测。

这些匪徒除了勒索购买国家财产的人，还仔细踏勘了谢斯奈树林，选定这个树林作为犯罪的场所。

距树林不远有个卢维尼村，村里有家旅店，店主绍萨尔兄弟原为特鲁维尔的猎场看守人，他们的旅店将作为匪徒们最后的碰头地点。两兄弟预先已经知道他们将要扮演的角色，库尔瑟伊和布瓦洛里耶早已对他们提议合作，重新煽起他们对至尊的皇帝陛下政府的仇恨，并且告诉他们，将到旅店的客人中有他们的熟人：令人生畏的伊莱，以及同样令人生畏的西卜。

果然，六日，七名匪徒在伊莱率领下来到绍萨尔兄弟的旅店，住了两天。八日，伊莱带走他的人，说他们要去三法里外的地方，要求两兄弟为他们提供食物，这些食物被送到了离村子不远的一条路上。伊莱独自回旅店睡觉。

第二天，伊莱给公证人勒韦耶写了封信，由绍萨尔兄弟中的一人送去。他很快就带回来一封回信。

两小时后，布里永氏和里福埃尔骑马前来，与伊莱商议。

往返商议的结果，他们认为必须找一把斧子来劈开银箱。公

证人陪同布里永氏回到圣萨万，他们找不到斧子。公证人又去旅店，半路上巧遇伊莱，他正是要去告诉伊莱，他们没有找到斧子。

伊莱回到旅馆，要了十个人的晚饭，又将七名匪徒带到旅店，他们这回是全副武装了。伊莱命令他们按照士兵的方式架起枪支，大家坐到桌边，匆匆就餐。伊莱要求多准备些食品让他们带走。然后他把绍萨尔老大拉到一边，向他借了一把斧子。根据店主的供词，他当时感到奇怪并且拒绝了这个要求。库尔瑟伊和布瓦洛里耶来了，夜深人静，那三个人在房间里踱步，商谈他们的阴谋。绰号“忏悔师”的库尔瑟伊在所有匪徒中最为机灵，他抢到了一把斧子。于是在凌晨二点，大家由不同的门口走出旅店。

一刻值千金，这件弥天大罪就选定在那个不祥的日子进行。伊莱、库尔瑟伊、布瓦洛里耶把他们的人带来并布署开。伊莱同米纳尔、卡博、布吕斯埋伏在谢斯奈树林右方。布瓦洛里耶、格勒尼埃和奥罗占据中部。库尔瑟伊、埃博梅和利西厄则沿着树林边一字摆开。所有上述位置均已在土地测量师绘制的地图上标出，附入本案卷宗。

此时税车已于凌晨一时左右由莫尔塔涅出发，车夫叫卢梭。本事件经过足以昭示他的罪责，以致极有必要将他逮捕。税车缓缓行进，将于三时左右驶进谢斯奈树林。

税车仅由一名宪兵护送，他们将在多讷里进午餐。另有三名旅客凑巧与宪兵同行。

车夫起初和他们一起慢速前进，到了谢斯奈桥，走进树林的时候，只见他使劲猛赶马匹，拐进一条名叫桑泽的小路。税车看不见了，它的行驶方向仅能通过马铃响声辨明。宪兵与几位年轻旅客加快脚步赶了上去。突然一声断喝，有人叫道：“站住，你们这些混蛋！”接着开了四枪。

宪兵没被打中，他抽出佩刀，朝他认为税车行驶的方向追去。四个全副武装的人挡住他的去路，他们朝他开枪。他的热忱救了他的命，因为枪响时，他早已跑回去，叫一名青年去让人敲起谢斯奈的警钟。两名匪徒朝他扑去，向他瞄准，他被迫退后几步。他正要观察树林形势，左肋中了一枪，子弹打断了他的胳膊。他倒了下去，丧失了战斗能力。

叫喊和枪声传到了多讷里，当地的宪兵队长和一名宪兵闻声赶来。一排齐射把他们吸引到树林的另一头，那是抢劫现场的相反方向。宪兵试图以喊声来恫吓众匪徒，他大喊大叫，似乎援兵来到。他喊道："前进！一班从那边过去！他们跑不了啦！二班从这边过去！"

匪徒们也喊道："拿起武器！到这里来，伙伴们！快点来人！"

在一片枪响之中，宪兵队长既听不见受伤宪兵的叫唤，也无法帮助另一名宪兵施展其计谋困住匪徒，但他却分辨出了一种离他极近的声音，那是砸破银箱的声音。他纵马上前，四名匪徒拦住去路，他对他们叫道："投降吧！你们这帮恶棍！"

那些人答道："别过来！否则要你的命！"宪兵队长冲上前去。两声枪响，他被打中了，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左腿，钻进他的马的肋部。那位勇敢的战士倒在自己的血泊中，被迫退出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他徒劳地叫道："到我这里来！匪徒们在盖斯奈！"

那些匪徒由于数量众多而占了上风，搜掠着故意停在一道沟壑中的税车。为了遮人耳目，他们把车夫的脑袋蒙了起来。他们砸开银箱，钱袋撒了一地。税车的马匹卸了下来，被用于驮钱。他们对其中三千法郎铜币不屑一顾，只将其余一万零三千法郎用四匹马驮走，直奔圣萨万镇附近的梅纳维尔村而去。

那帮匪徒及其赃物停在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面前。房子属于绍萨尔兄弟，由他们的叔叔布尔热居住。他从一开始就已参与这一阴谋。他妻子帮着他接待众匪，他要他们保持安静，卸下银钱，并去为他们打酒。他妻子在城堡附近望风。老头给马匹卸去鞍具，把它们牵回树林还给车夫，为两位被绑着的年轻人和那个故意顺从的车夫松了绑。匪徒们稍事休息之后又匆匆上路。库尔瑟伊、伊莱、布瓦洛里耶一一审视他们的同伙，给每人发了一小笔微薄的赏钱，那帮匪徒便各自东西，逃之夭夭了。

那些歹徒到了一个名叫尚朗德里的地方，将枪支丢弃于一块麦地。所有坏人在犯罪时都是这样陷入自相矛盾和失算的。这一共同行动是他们最后一次齐心协力的标志。他们突然对自己的大胆、甚至对自己的成功感到害怕，遂四散逃走。

一旦犯下具有伤害人命和持械袭击性质的抢劫罪，其他罪行就随之接二连三地酝酿准备实施，其他角色也开始为隐匿和转移赃物而展开活动。

里福埃尔隐藏在巴黎，在那里操纵这一阴谋活动的每一根线索，他命令勒韦耶尽快交给他五万法郎。

库尔瑟伊对这类罪行的每一环节都十分在行，他早已派伊莱去通知勒韦耶，他们已经得手，他已经去了莫尔塔涅。于是勒韦耶就去莫尔塔涅找他。

沃蒂埃自告奋勇去找绍萨尔兄弟的叔父，他们觉得可以信赖沃蒂埃。他到了那座房子，那老人对他说，他应当去找他的侄子，他们曾将几笔巨款交给布里永氏。然而他又叫沃蒂埃在路上等候，给了他一个装有一千二百法郎的钱袋。沃蒂埃把钱送到勒尚特尔氏家中交给她女儿。

勒韦耶再三催促，库尔瑟伊又去找布尔热，布尔热这回让他

直接去找他侄子。绍萨尔老大把沃蒂埃领到树林里，指给他一棵树，他们在树下挖出埋在那里的一个装着一千法郎的口袋。总之，勒韦耶、伊莱、沃蒂埃又去了几次，每次都只拿到一笔与抢劫之数相比微不足道的钱。

勒尚特尔氏在莫尔塔涅收下这些款项，接到女儿的信后，她又将这些款项转移到圣萨万。布里永氏已经回到了那里。

此处暂不讨论勒尚特尔氏是否事前与闻这桩阴谋。

这里只须指出，勒尚特尔氏在抢案发生前一天离开莫尔塔涅到圣萨万找她女儿。两个女人在途中相遇，一起回到莫尔塔涅。第二天，公证人得到伊莱的通知，也从阿朗松去莫尔塔涅，并立即到她们住处，后来又使她们下决心，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绍萨尔兄弟和布尔热那里讨来的钱款，转移到阿朗松的一座属于商人帕尼埃的房子，下面即将谈及这个问题。

勒尚特尔氏写信给看管圣萨万城堡的仆人，让他到莫尔塔涅找她和她女儿，送她们抄近道去阿朗松。

这些款项总数达二万法郎，于夜间装上马车，女仆高达尔曾帮助装车。

公证人事先已为她们确定路线。他们到了里特莱镇一个名叫路易·沙尔热格兰的同伙开的旅店。尽管公证人采取了一系列谨慎的措施，亲去迎接马车，当时仍有一些目击者见到车上卸下装满钱币的旅行箱和鞍囊。

但是，就在库尔瑟伊和男扮女装的伊莱在阿朗松的一个广场上与帕尼埃先生（他自一七九四年以来就是叛乱分子的司库，而且是里福埃尔的死党）商讨怎样把款项交给里福埃尔的时候，业已开始的逮捕和搜查造成的恐怖气氛竟使勒尚特尔氏张皇失措。她于夜间携带女儿从她下榻的旅馆潜逃，扔下勒韦耶公证人，绕道躲进

圣萨万城堡的秘室之中。其余罪犯也惊恐万状。库尔瑟伊、布瓦洛里耶和他的亲戚迪比，以价值两千法郎的埃居向一个商人兑换黄金，经由布列塔尼逃往英国。

勒尚特尔氏和布里永氏到圣萨万后得悉，布尔热被捕、车夫被捕、那些逃避兵役者也已被捕。

法官、宪兵和当局的打击如此准确，使布里永氏需要立即逃脱司法调查，因为她是所有那些崇拜她的歹徒们效忠的对象。布里永氏离开了圣萨万，先躲在阿朗松，她的信徒们经过商议，把她藏在帕尼埃的地窖里。

此时，事态有了新的发展。

布尔热和他的妻子被捕以后，绍萨尔兄弟认为自己被人出卖，因而拒绝交出任何款项。这一意外的背叛行为发生之时，恰好所有同谋犯迫切需要用钱，哪怕是作为藏匿之资。里福埃尔急需用钱。伊莱、西卜、勒韦耶开始对绍萨尔兄弟产生怀疑。

这时又发生一起应当绳之以刑律的事件。

两名奉命寻访布里永氏的宪兵成功地打入帕尼埃家，参加了一次会议。但那两人辜负了上司的信任，没有逮捕布里永氏，却受到了她的蛊惑。那两名渎职的军人名叫拉泰尔和马莱。他们对那个女人极为关切，自告奋勇将她安全护送到绍萨尔兄弟处，迫使他们归还钱款。

布里永氏女扮男装，由拉泰尔、马莱和女仆高达尔伴随，骑一匹马半夜上路。她到达后，与绍萨尔兄弟之一会谈，发生激烈争执。她携有一支手枪，决心当她的同伙拒不交款时将其击毙。但对方将她带进树林，搬回一个沉重的鞍囊。回去以后，她发现其中装满铜币和面值为十二苏的硬币，共值一千五百法郎。

于是有人提议，所有能集中起来的同伙都去绍萨尔家捉拿他

们，对他们施以酷刑。

帕尼埃得知布里永氏失手，勃然大怒，对她进行威胁。她也以里福埃尔的报复相威胁，但仍被迫逃走。

以上情节皆得自拉泰尔的供词。

马莱对布里永氏的处境深表同情，为她提供了一个藏身之处。他们一起去特鲁维尔住下。然后马莱和拉泰尔由伊莱和西卜陪同，于夜间去绍萨尔兄弟住处。他们获悉绍萨尔兄弟已离开此地，余款肯定也已转移。

这是他们索还抢来的税款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

现在可以确定本抢劫案各犯的犯罪性质了。

迪比、布瓦洛里耶、冉蒂、埃博梅、库尔瑟伊和伊莱为该案主犯，有人运筹帷幄，有人付诸实施。

布瓦洛里耶、迪比和库尔瑟伊三人均系在逃案犯，惯于煽动反叛、制造混乱，实为拿破仑大帝、其武功、朝纲及政府、帝国新法及政体之大敌。

埃博梅和伊莱如他们的左膀右臂，胆大包天地执行了其首脑所谋划的一切。

七名犯罪工具：西卜、利西厄、格勒尼埃、布吕斯、奥罗、卡博、米纳尔之流，罪恶昭著，除利西厄已于审讯中死亡、布吕斯在逃，余皆捉拿归案，供认不讳。

车夫卢梭所作所为显系同谋。他一路迟缓，至谢斯奈树林却急忙驱车入内。他再三强调自己被人蒙住头部，但据两名年轻旅客证词，匪首曾让人除下他的蒙眼手巾，并叫他辨认他们。所有以上情节皆为推定其勾结匪类之有力佐证。

至于布里永氏及公证人勒韦耶，其同谋关系之紧密与持久无以复加。他们不断提供便利，参与并帮助这一罪行。勒韦耶经常为

之来回奔波。布里永氏一再出谋划策，为索回赃款甘冒一切危险，乃至自己生命。她提供自己的城堡、马车，自始至终参与阴谋。她虽能利用自己对匪首之罪恶影响，阻止其实施这一阴谋，却并不对其进行劝阻。她甚至把自己的贴身女仆高达尔也拖下水。勒韦耶卷入犯罪行动很深，甚至曾亲自为匪徒寻找斧子。

布尔热之妻、沃蒂埃、绍萨尔兄弟、帕尼埃、勒尚特尔氏、马莱和拉泰尔，以及旅店店主默兰、比内、拉哈维尼埃和沙尔热格兰亦均曾或多或少参与此项罪行。

布尔热已于审讯过程中死亡。他在死前所作供词明白无疑地证明了沃蒂埃和布里永氏所起之作用。他曾试图减轻他的妻子以及侄子绍萨尔的罪责，他之所以为其开脱，其理自明。

然而绍萨尔兄弟曾有意识为匪众提供食物，他们曾见那些匪徒全副武装，知道他们的全部布署，并任其拿走砸碎钱箱所需之斧子，且明知斧子将作何用途。他们还窝藏并亲见匪徒运来赃款，藏匿并挥霍了大部分款项。

帕尼埃曾为叛乱分子司库。他窝藏布里永氏，是本案最危险的一名共犯。他从一开始就参与这一阴谋。他在本案之外尚有其他未察明的关系，警方将予以严密监视。他是里福埃尔的死党，掌握西部地区反革命党的重大机密。他对里福埃尔让妇女参与这个阴谋并且信赖她们不以为然。他曾为里福埃尔提供款项，并曾窝藏赃款。

拉泰尔和马莱这两名宪兵，执法犯法，理应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其中，拉泰尔已畏罪自杀，但在死前曾经透露一些重要情况。马莱已完全供认不讳，其供词使案情真相大白。

勒尚特尔氏虽矢口否认，其实完全知情。这个女人企图以骗人的虔诚修行粉饰其所谓清白，但其虚伪已有先例，其过去经历已

证明她在绝境中的决断和胆量。她推说受到女儿蒙骗，以为那些资金属布里永先生所有。这只是欲盖弥彰！如果布里永先生拥有资金，就不会离家出走，避免目睹自己的破产。勒尚特尔氏见其姻亲布瓦洛里耶赞同这种抢劫，也就不以抢劫为耻辱。然而对于里福埃尔在圣萨万与其女频繁来往、四处奔波，以及女仆高达尔和布里永氏招待匪徒住宿这一事实，她又将作何解释？她推说自己睡觉太熟，自称惯于在晚上七时就寝。预审推事当即指出，她白天当可起床，而在白天她当能发现这一阴谋的蛛丝马迹，应能发现那么多人留宿的迹象，并对其女夜间出出进进感到不安。她无言以对，只能推说自己在做祈祷，真是虚伪之极！何况，她在发生抢案当天的旅行，她把女儿带去莫尔塔涅的用心，她的携款奔波，她在罪行败露时的匆忙潜逃，她的躲藏及被捕时的情景，这一切均可证明，她早已是个同谋。她的行事方式不象一个开导女儿迷途知返的母亲，却象一个担惊受怕的同谋。而她之所以成为同谋，并非由于溺爱不察，而是由于党派之见，是出于她对皇帝兼国王陛下政府的为人所共知的深仇大恨。此外，用母性的溺爱也无法为她开脱罪责。我们不应忘记，长时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赞同乃是同谋的最明确标志。

这一罪行的作案者和作案情节均已暴露无遗。我们看到一个乱党如何以抢劫为诱饵将各种疯狂的歹徒聚集为一个残忍的匪帮；我们看到党派之见如何导致谋财害命，人们如何在党派之见的幌子下辩解自己最卑鄙的暴行。匪首发出劫夺国库收入、为以后的犯罪活动提供经费的号令，一伙无耻、凶残的雇佣打手立即为低廉的价格而付诸实行，甚至不惜伤害人命；而一伙罪恶同样深重的煽动叛乱的歹徒则伙同瓜分和窝藏赃物。哪一个社会能够容忍这样的罪行？法律也没有足够的严刑峻法惩治他们的罪行。

据此，特请特别刑事法庭加以判决，裁定埃博梅、伊莱、西卜、格勒尼埃、奥罗、卡博、米纳尔、默兰、比内、拉哈维尼埃、卢梭、布里永氏、勒韦耶、布尔热氏、沃蒂埃、绍萨尔老大、帕尼埃、勒尚特尔寡妇、马莱（上述被告均已在押，在控诉状中指名并说明犯罪性质），以及布瓦洛里耶、迪比、库尔瑟伊、布吕斯、绍萨尔老二、沙尔热格兰、高达尔（上述被告缺席在逃），是否犯有本控诉状中列举的各款罪行。

布尔拉克男爵（签名）

一八〇×年十二月一日于卡昂城检察院

这份司法文件远比如今的控诉状简洁明快，如今的控诉状对有关被告的每一细小情节、尤其是犯罪前的生活经历是那么详尽无遗。它使戈德弗鲁瓦大为激动起来。这份文笔枯燥、以红墨水官腔十足地描述主要案情的控诉状，却成为刺激他想象活动的一帖兴奋剂。对于某些人来说，含蓄而简明的叙述恰是吸引他们深入其中、探索其神秘底蕴的文章。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阿兰老先生刚才的话使他意识到这份文件与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关系，这使他绞尽脑汁对这种可怕的联系加以补充发挥。

显然，勒尚特尔是德·拉尚特里家族姓氏的一部分，大概在共和国时期和帝政时期，人们砍掉了他们姓氏中表示贵族身分的部分，只剩下了勒尚特尔这个姓。

他仿佛见到发生那出悲剧的地点和景物。那些从犯的面容也历历如在眼前。至于里福埃尔，他构想出一个杜·维萨尔

骑士，一个近乎瓦尔特·司各特笔下的弗格斯①的青年，一个法国的雅各党徒②。他把一位少女的爱情发挥成一部小说，她受到一个卑鄙无耻的丈夫粗暴的欺骗（当时的流行小说都是如此），她爱上一位反抗皇帝的年轻首领，并象迪安娜·韦尔侬③一样献身于一个密谋，她满腔热情，一旦走向这个危险的泥潭便一发而不可收。她是否一直滑到了断头台呢？

戈德弗鲁瓦见到了一大群人。他在诺曼底的树林里游荡；看见篱笆后面那位布列塔尼骑士和布里永夫人；他住在古老的圣萨万城堡；他想象到那位公证人、那位商人，以及所有那些舒昂党的无畏的首领；仿佛目睹诱惑了这众多人物的不同场面。他猜想到，那个地区几乎普遍给予他们援助。在那个地区，有关大名鼎鼎的"土行者"、博旺伯爵一家和龙吉的历次征战，有关维伏蒂埃尔大屠杀，有关蒙托朗侯爵之死的记忆依然活在人们心中。德·拉尚特里夫人已经对他讲述过他的业绩。

他这种对于事件、人物、地点的幻觉转眼间又消失了。戈德弗鲁瓦一想到此事关系到那位令人敬畏的、高贵而虔诚的老夫人——她的美德影响所及竟使他脱胎换骨——，便又不安地拿起阿兰先生给他的第二份文件。那份文件的标题是：

---

① 共有三个弗格斯（苏格兰王），此处显然指最后一位（764—767在位），见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的《苏格兰史话》。

② 雅各党，亦称托利党，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后的保王派。

③ 迪安娜·韦尔侬，瓦尔特·司各特的《罗伯·罗伊》中的人物。

德·亨利埃特·布里永·德·图尔-米尼耶夫人
（娘家姓勒尚特尔·德·拉尚特里）拟呈皇帝陛下书

“毫无疑义了！”戈德弗鲁瓦想道。

文件内容如下：

我们被判刑而且是罪有应得。但是，圣上在类似本案的情状下，不是也曾恩准恰如其分地使用过赦免权吗？

此事关系到一位年轻妇女，她宣布已有身孕，却被处以死刑。

在牢狱的门口，面对等待着她的断头台，这位妇女将陈述事实。

事实将为她辩护，她将由于事实澄清而获赦免。

由阿朗松刑事法庭审理的本案，正如一切有大量被告牵连进一个因党派之见鼓动起来的阴谋案，其中量刑的轻重是极为不明的。

皇帝兼国王陛下的司法部知道绰号“商人”的神秘人物是何许人，在辩论过程中，公安部也没有否认他曾在奥恩省，然而检察院却认为不宜传他到庭受审，而被告方面则既无权传他到庭，也无权找他了解情况。

正如检察院、省政府、巴黎警察局和皇帝兼国王陛下的司法部所知，此人便是贝尔纳-波利多尔·布里永·德·图尔-米尼耶先生。他自一七九四年以来，便是利尔伯爵的信使，在国外以德·图尔-米尼耶男爵闻名，在巴黎警方的大事记中则称其为孔唐松。

这是个少有的人物，虽然年轻而且有贵族身分，却恶习很深、贪得无厌，思想品质极不道德，不走正路，恶贯满盈，若非他善于脚踩两只船、左右逢源（他的双重身分由他的两个名字就可以看出），他的无耻生命定将了结于断头台上。但他日益受情欲和无止无休

的需要支配，终将堕落，自甘下流，充当最下等的角色，尽管他具有不可否认的才能和出众的智慧。

在利尔伯爵洞悉其奸，不再允许布里永动用外国资金之后，布里永即打算退出血腥的政治舞台，他进入这个舞台也是出于自己的私欲。

难道这种职业不再有利可图？难道是悔恨和羞耻使他重返故乡？他的产业早在他离开家乡以前就已抵押借债，不能为他施展才能提供什么资金。因此上述假设是不可置信的，更合乎情理的倒是假设他在那些依然埋藏着内战时期若干火种的省份负有某种使命。

他有曾为英国和里尔伯爵的阴谋无耻效劳的经历，使他在当地那些亲近被不朽的天才皇帝所战胜的政党的家庭赢得信赖。他在对当地的探察中遇到一个前叛党首领。在基伯龙战役以及共和七年叛乱分子最后一次暴动时，他曾作为国外特派员与之有过联系。他鼓起了那个煽动叛乱分子的希望，后者现已因阴谋叛国而被处以极刑。布里永因之得以了解那个不可救药的政党的核心机密，那个政党既无视拿破仑一世皇帝陛下的英名，也无视由皇帝陛下集中体现的国家真正利益。

此人在三十五岁那年，装出最真诚的虔敬，大肆宣扬自己对利尔伯爵的忠心耿耿和对西部地区战死的叛乱分子的无限崇敬，巧妙地文饰其青春耗尽的病残之躯，加以外表颇有几分风度，使债主们守口如瓶。当地所有贵族名门又极为关照，全都竭力予以庇护。这个地道的伪君子被冠以一大堆令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和头衔，介绍给勒尚特尔夫人，他们以为她有一大笔财产。

他们企图让勒尚特尔夫人的独生女、年轻的亨利埃特，嫁给这个贵族社会的宠儿。

教士、前贵族、债主出于各自不同的利害关系，正当的、贪鄙的、多数是盲目的，全都为撮合贝尔纳·布里永与亨利埃特·勒尚特尔的婚事而密谋策划。

负责勒尚特尔夫人事务的公证人合乎常理的安排，也许还是出于某种戒心的安排，却成为断送那位姑娘的原因。阿朗松的公证人谢内尔先生把未来的新娘唯一的财产——圣萨万那块地产，置于妆产制下，仅为其母保留居住权和一笔菲薄的年金。

债主们原来见勒尚特尔夫人持家井井有条而又十分省俭，以为她拥有大笔财产，但他们的希望成为泡影。他们又以为她吝啬，于是提出起诉，使布里永窘困的经济状况暴露无遗。

于是新婚夫妇之间发生严重分歧，使那位少妇认识到与自己命运无可挽回地联结在一起的那个男人生活上的糜烂作风、宗教和政治上的无神论，甚至是如此卑鄙无耻。布里永不得不让妻子与闻反对帝国政府的丑恶阴谋，并把他的住宅给里福埃尔·杜·维萨尔作为藏身之所。

里福埃尔喜欢冒险、勇敢、慷慨，这种性格对于和他接近的人极具魅力，由三个特别刑事法庭审理的若干案件中不乏这方面的例证。

他对一位身陷绝境的少妇取得了不可抗拒的影响和绝对的权威，这在那场祸事里十分显而易见，正是由于对那场祸事的恐惧，使她俯伏乞求皇上的恩典。皇帝兼国王陛下的司法部可以轻而易举地查实，正是布里永非但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为一个可怜的受骗的母亲托付予他的少女充当向导和顾问，反而无耻地有意纵容年轻的亨利埃特和那个叛乱首领关系日益亲密。

这个可憎的人物以藐视一切为荣，对一切事物的观点都以满足自己私欲为准绳，而把世俗的和宗教的道德感情视为庸俗的障

碍，他的计划如下。

顺便指出，这种计谋对于一个自一七九四年以来一直扮演双重角色，欺骗利尔公爵及其党徒达八年之久，而且大概也骗过了帝国警察总署的人，则是家常便饭；这种人不是谁给钱多就给谁提供情报吗？

布里永怂恿里福埃尔犯罪，极力主张武装劫夺国家税收，对购买了充公产业的人施加酷刑，勒索巨额捐款，他一手发明了那些在五个省份造成恐怖的酷刑。他要求给他三十万法郎，以便清偿他以家产作为抵押的债务。

而如果他妻子或里福埃尔表示反对，他就等他们一旦犯下重大罪行便把他们交给司法当局严惩，以报复这些心地正直的人对他的极度轻蔑。

当他看见被他拉到一起的那两个人重党派利益胜于私利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带着关于西部诸省局势的完整材料回到了巴黎。

绍萨尔兄弟和沃蒂埃是布里永的联系人，司法部知道这个情况。

卡昂城劫税案一发生，布里永就乔装打扮，秘密返回当地，以“商人”这个代号与省长先生和法官们暗中接触。因此，其结果如何？从未有过一个规模如此之大、参加者如此之多而且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密谋，比以卡昂城劫税案为爆发点的密谋破案更为迅速。所有罪犯于案发后六天就被人跟踪、监视，其准确无误表明他们对罪犯的各项计划和人员了如指掌。里福埃尔及其同党的被捕、起诉和处决就是一个证据。我们只是以此证明我们所见不谬。我们再说一遍，司法部对这些情况比我们更知底细。

如果在被判刑的罪犯中有谁需要请求圣上的宽恕，那不就是亨利埃特·勒尚特尔吗？

她由于爱情和自幼给她以潜移默化的叛乱思想而卷入本案，在法律面前肯定是有罪的，但是在宽宏大度的皇上眼里，最无耻的背叛和最热烈的爱情不都将为她辩护吗？

曾经恩赦哈茨费尔德亲王①，象上帝一样善于猜度人心中难言之隐的最伟大的统帅、不朽的天才，难道不能原宥年轻人难以克服的轻举妄动吗？年轻无知犯下的罪行，不管多大，也是可以宽恕的。

根据三个刑事法庭的判决，已有二十二个头颅在法律的剑锋下落地，只剩一位二十岁少妇、一位未成年女子的头颅了，拿破仑大帝不能给她一个悔罪的机会吗？把她交给上帝岂不更好？

布里永·德·图尔－米尼耶的
配偶亨利埃特·勒尚特尔的
辩护士、塞纳省初级法院
诉讼代理人　　博尔丹

这个可怕的悲剧扰乱了戈德弗鲁瓦短促的睡眠。他梦见了吉约坦医生②出于慈悲动机而发明的那种极刑。在噩梦中，他迷迷糊糊仿佛看见一位狂热的年轻美貌的少妇，穿上就刑的服装，由一辆大车拉着，登上断头台，叫道："国王万岁！"

戈德弗鲁瓦受着好奇心刺激。天色微明，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贴近窗户，一面无意识地望着天

① 哈茨费尔德亲王（1758—1827），一八〇六年法军进入柏林时为柏林总督，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其妻向拿破仑请求赦免，获准。

② 吉约坦医生（1738—1814），为减少死刑痛苦而发明断头机，后来断头机便以他的名字命名。

空，一面象现代作家那样把这个悲剧铺陈为几大卷小说。他不断见到那对母女的面容在舒昂党人、农民、外省贵族、首领、司法人员、律师、间谍的黑暗背景上光彩照人地显现出来。那女儿欺骗了自己的母亲，成为一个恶人的牺牲品，她追随一位后来被称为英雄的无畏男子，并为此而牺牲生命。在戈德弗鲁瓦的想象中，这个男子与夏雷特、乔治·卡杜达尔之辈，与那场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斗争中的伟人相类似。

戈德弗鲁瓦一听到阿兰老先生房间里有些动静，就下去找他。他把门打开一道缝以后却又回到自己房间。那老人正跪在跪凳上做晨祷，戈德弗鲁瓦见到老人无限虔诚地俯着的白发苍苍的脑袋，想起自己的义务，他开始热烈祈祷起来。

"我在等着您呢。"一刻钟以后，老先生见戈德弗鲁瓦走进来，就对他说道。"我知道您焦急，所以起得比平时早。"

"那个亨利埃特？……"戈德弗鲁瓦带着明显的不安神色问道。

"是夫人的女儿，"老人打断戈德弗鲁瓦的话说，"夫人姓勒尚特尔·德·拉尚特里。在帝国时代，人们既不承认贵族称号，也不承认在父姓或本姓后面的贵族姓氏。因此，德·图尔-米尼耶男爵夫人就叫布里永氏。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依旧用本姓卡罗勒，他当时叫卡罗勒公民，后来叫卡罗勒先生。特雷维尔兄弟则成了吉伯兰先生。"

"可是结果怎样？皇帝赦免她了吗？"

"唉！没有。"阿兰答道，"那位不幸的少妇二十一岁就死在断头台上。皇帝看过了博尔丹的呈文，可是对他的大法

官①大致这么说道：

"'干吗和那个密探过意不去呢？一个密探不再是人，不该再有人的感情，他只是一部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布里永尽了他的职责。这类工具如果不是象他们那样的铁棍子，只在为统治者效力的范围内具有智慧，那就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存在下去了。特别刑事法庭的判决应当执行，否则我的法官们会失去自信，也失去对我的信任。况且这些人的士兵都已处死，他们的罪比自己的首领还轻。最后，应该教育西部地区的妇女不再涉足于密谋。正因为被判决的是个女子，法律就更应该得到贯彻。在政权的利益面前没有任何减刑的理由能够成立。'

"这就是大法官俯允向博尔丹传达的他与皇帝谈话内容的梗概。博尔丹听说法国不久将与俄国决一雌雄，皇帝将不得不到离巴黎七百法里的地方攻打一个广漠而荒凉的国家，从而理解了皇帝严厉态度的真正原因。为了使充满逃避兵役者的西部各省保持安定，拿破仑认为有必要杀一儆百。所以大法官劝那位诉讼代理人别再过问他那些主顾的事。……"

"他那位女主顾的事。"戈德弗鲁瓦纠正道。

"德·拉尚特里夫人被判处二十二年徒刑。"阿兰说，"她已经转到鲁昂附近的比塞特教养院服刑，人们在救出亨利埃特之前还顾不上她。自从法院开始关于本案的可怕辩论以来，亨利埃特成了她的命根子，若不是博尔丹向她保证为亨利

① 在帝国时代，大法官全面领导司法部门并在有重大情况时主持最高法院。

埃特求得赦免，大家觉得夫人听到判决一定活不下去。因此大家都瞒着这位可怜的母亲。她在死刑的判决下达之后曾见到过自己女儿，却不知道这是她女儿谎称有了身孕而获得的缓期执行。”

“哦，我全明白了！……”戈德弗鲁瓦叫道。

“不，我亲爱的孩子，有些事情是谁也猜不到的，夫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以为她女儿还活着……”

“怎么会呢？”

“是这样的，德·图尔－米尼耶夫人从博尔丹那里得知她的赦免请求被驳回以后，鼓起勇气写了二十封信，按自己被执行死刑后的日期逐月往下填写，以便使夫人以为她还活着，她在信中逐步加重自己虚构的病情，直至生命垂危。这些信延续了两年之久。这使德·拉尚特里夫人对她女儿的死有了精神准备，而以为那是一种自然死亡，她到一八一四年才得知女儿受了极刑。她被关了整整两年，穿着监狱的囚服，与最下流的女人混杂在一起，但由于尚皮涅勒家族、鲍赛昂家族的再三要求，她从第二年开始住进单人牢房，她就象隐居在修道院里的修女一样生活于其间。”

“其他人呢？”

“勒韦耶公证人、德·埃博梅、伊莱、西卜、格勒尼埃、奥罗、卡博、米纳尔、马莱被判处死刑，当日立即执行。帕尼埃，还有绍萨尔和沃蒂埃被判处二十年苦役，他们被打上烙印，送进苦役监狱，但是皇帝赦免了绍萨尔和沃蒂埃。默兰、拉哈维尼埃和比内被判了五年徒刑。布尔热的女人判了二十年徒刑。

沙尔热格兰和卢梭无罪开释。在逃各犯均判死刑，高达尔小姐除外。她不是别人，您一定猜到了，她就是我们可怜的曼侬……”

“曼侬？……”戈德弗鲁瓦惊异地叫起来。

“哦，您还不了解曼侬！”善良的阿兰说，“这个忠心耿耿的女孩判了二十年徒刑，她去自首是为了到监狱里服侍德·拉尚特里夫人。我们亲爱的副主教是莫尔塔涅的教士，是他为德·图尔-米尼耶夫人施行临终圣事，他勇敢地送她上断头台，她给了他最后的告别的一吻。这位勇敢的高尚的教士也曾这样照料过杜·维萨尔骑士。因此我们亲爱的韦兹神甫知道这些密谋者的全部秘密……”

“我现在知道他的头发都是在什么地方变白的了！”戈德弗鲁瓦说。

“唉！”阿兰又说，“他由德·阿梅代·杜·维萨尔那里得到德·图尔-米尼耶夫人的一帧小像，那是她仅存的一幅画像。在德·拉尚特里夫人光荣地回到社会生活中以后，神甫在她眼里简直成了神圣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戈德弗鲁瓦惊奇地问。

“那是在路易十八于一八一四年回国的时候。布瓦洛里耶，即德·布瓦弗勒隆的弟弟，曾奉国王旨意于一八〇九年，后又于一八一二年，鼓动西部地区叛乱。他们的本姓是迪比，迪比·德·卡昂是他们的亲戚。他们弟兄三人：迪比·德·布瓦弗朗，是审理间接税的最高法院院长；迪比·德·布瓦弗勒隆，是最高法院推事；迪比·德·布瓦洛里耶，是龙骑兵上

尉。他们的父亲把三处产业的名字分别给了三个儿子，并为他们买了官爵以便取得贵族身分，因为他们祖上是布商。那位在逃的迪比·德·卡昂属于迪比家族中依旧从商的支系，他希望由于自己忠于王室而获准继承德·布瓦弗朗的爵位。路易十八满足了这位忠仆的愿望，他改姓德·布瓦弗朗，于一八一五年出任宫廷大法官，后任总检察长，死在王家法庭第一庭长的任上。杜·维萨尔侯爵，即那位已故骑士的长兄，被封为贵族院议员。王上对他恩宠有加，任命他为红宫①长官，红宫解散后又任命他为省长。德·埃博梅先生的兄弟被封为伯爵，任税务局长。可怜的银行家帕尼埃在苦役监狱郁郁而死。布瓦洛里耶死后没有子嗣，他死时是少将、某王家城堡的司令。德·尚皮涅勒先生、德·鲍赛昂先生、德·韦纳伊公爵先生和掌玺大臣把德·拉尚特里夫人介绍给国王。'您为我吃了很多苦，男爵夫人。您理应得到我的优待和感激。'国王对她说。——'陛下，'她答道，'需要您抚慰的苦痛太多了，我不想再给您添上一个无法安慰的痛苦的重担。隐姓埋名，痛悼女儿，行善积德，我将如此生活，倘有什么事情能够减轻我的痛苦，那就是吾王的好意，以及见到上苍没让这许多人的忠心付诸东流。'"

"路易十八是怎么做的？"戈德弗鲁瓦问。

"国王下令偿还德·拉尚特里夫人二十万法郎，因为圣萨万的地产已经变卖充公了。"老先生答道，"在颁发给男爵夫人和她的女仆的特赦令中，国王对她们因效忠于他而蒙受灾难

① "红宫"是路易十八卫队的别称，其中全是贵族子弟。

表示歉疚，同时承认，'他的忠仆们出于热诚，所用手段未免过激'。然而可恶的是，他在位期间始终在反间谍机构任用布里永，您也许会觉得那位君主的这种性格特点相当稀奇吧。"

"噢！那些国王！……"戈德弗鲁瓦叫道，"那个坏蛋呢，他还活着吗？"

"不，他死于一八二九年末，要不就是一八三〇年初，而且他隐去自己的真姓，采用孔唐松这个假姓。他在追捕一名从屋顶逃走的罪犯时摔到马路上。路易十八对于密探的看法与拿破仑不谋而合。德·拉尚特里夫人真是个圣徒，她还为那个恶人的灵魂祈祷，而且每年为他做两台弥撒。德·拉尚特里夫人到转移赃款的时候才得知她女儿处境危险，而这还是她亲戚布瓦洛里耶告诉她的。尽管有当时最有名望的律师、某大演说家的父亲为她辩护，她却始终未能洗刷自己的罪名。隆斯雷的院长和阿朗松法院副院长勃龙代都曾试图搭救我们可怜的夫人，但没有成功。主持特别刑事法庭的帝国法庭推事、后来成为总检察长的臭名远扬的梅尔吉，狂热地忠于教会和王权，曾使不止一个波拿巴分子人头落地，他对他那两位同僚的影响太大，因而得以将可怜的德·拉尚特里夫人制罪。布尔拉克先生和梅尔吉先生在辩论中态度异常激烈。院长称德·图尔－米尼耶男爵夫人为布里永氏，称夫人为勒尚特尔氏。被告的姓名都按共和国的制度称呼，几乎全都面目皆非。这场诉讼有些情节不同寻常，我已经记不全了，但我还记得有件大胆的行为，可以向您说明那些舒昂党人都是何等人物。当时列席旁听辩论的人群超过了您所能想象的程度，所有走廊

都挤满了人，连在广场上人也多得象赶集日子一样。有一天，在旁听席开放而法官未到的时候，'面包贼'这个著名的舒昂党人跳过栏杆，挤进人群，混在受惊的人群中逃了出去，'象头野猪左冲右突'，博尔丹告诉我说。宪兵和警卫队追上去，他从楼梯上快逃到广场时又被抓了回去。这一大胆行动使当局加强了警卫。宪兵队在广场上布置下一条警戒线，防止舒昂党人混在人群里接应营救罪犯。这次逃跑企图中有三人被人群踩死。后来人们得知孔唐松（我那老朋友博尔丹同样不愿意称他德·图尔－米尼耶男爵，也不愿叫他布里永，因为那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姓氏），我是说，人们得知，那个坏蛋从抢来的税款中侵吞挥霍了六万法郎，他把其中一万法郎给了绍萨尔老二。他把自己的嗜好和恶习也教给绍萨尔老二，并把他召募到警察局。不过他的同伙全都没有好下场。在逃的绍萨尔老大被布瓦洛里耶先生扔进大海。布瓦洛里耶先生是从帕尼埃的一张便条中获悉那个恶棍的叛卖行为的，孔唐松派这个恶棍去找逃亡的密谋者，监视他们的行动。沃蒂埃在巴黎被杀，这大概是杜·维萨尔骑士的一位无人知晓的忠实伙伴干的。最后，绍萨尔老二也在一次警探们的夜间执勤中被人刺死，很可能是孔唐松为了摆脱他的要求或是悔恨，正如俗话所说，打发他见上帝去了。德·拉尚特里夫人把资产投放在公债上，并且遵照她的叔父、年迈的布瓦弗朗推事的意愿，买下这座房子，他给了她买房子所需的款子。这个宁静的地段靠近总主教教区，我们亲爱的神甫就在这个教区的大主教手下供职。这是夫人不想违背老人意愿的种种理由中最主要的一

条理由。那老人的财产，经过二十五年的革命变迁，已经缩减到了六千法郎年金。此外，夫人也希望以近乎修行式的生活来结束二十六年经历的可怕灾难。您现在应当能够理解，这位受害者为何具有尊严、伟大，甚至是庄严的气质了吧？”

“是的。”戈德弗鲁瓦说，“她身受的一切打击所留下的烙印，赋予她一种难以形容的伟大和庄严的气质。”

“每一个创伤，每一次新的打击都使她加倍地坚韧和顺从天意。”阿兰又说，“但您如果象我们一样了解她，如果知道她是何等富于同情心，从她心中涌出的永不枯竭的慈爱具有何等积极的意义，您想起她洒下过多少泪水、向上帝作过多少回热烈的祈祷时，您会感到惊异。只有象她那样有过一段转瞬即逝的幸福，才能经受住这么多的打击。她有一颗慈爱的心。由于缺吃少穿，辛勤劳作和艰苦修行，她练就了钢铁般的体魄，这坚强的体魄包容着一个温柔的灵魂。”

“她的生活说明了隐士长寿的原因。”戈德弗鲁瓦说。

“有些时候，我常思索这种生活的意义，……上帝莫非是把这些极其严酷的考验特意留给自己子民中那些死后将要坐到他身边的人们吗？”阿兰老先生说。他不知道自己素朴地表达了斯威登堡①关于天使的学说。

“怎么！”戈德弗鲁瓦叫道，“德·拉尚特里夫人曾经混同于……”

“夫人在狱中也是卓绝非凡的，”阿兰说，“她在三年的铁

① 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通灵论者。巴尔扎克在其作品《塞拉非达》中详尽阐述了斯威登堡的这一神秘主义学说。

窗生活中实现了虚构的威克菲牧师①的业绩。她劝同监的九个娼妓信了教。在坐牢期间，她目睹那些女囚犯的生活习性，对民众的疾苦深为怜悯，这种感情使她心情沉重，并使她成为巴黎最大的慈善家。她在鲁昂的比塞特教养院的恶劣环境里制定了一个计划。我们现在就是在致力于实现这个计划。如她所说，那象是在地狱中所作的一个美妙的梦、一种天使给予的启示。她从未想到能够实现这个计划。在这里，在一八一九年，当巴黎看来重归于平静时，她又想起了自己这个梦。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后来她成为王妃）、德·贝里公爵夫人、总主教（后来成为掌玺大臣），以及一些虔敬的信徒都慷慨解囊，提供了最初必须的款项。这笔基金再加上我们自己节余的收入。我们每人都只从自己收入里留下一笔非常必要的开支。”

泪水涌上了戈德弗鲁瓦的眼眶。

“我们是某种基督教义的忠实的住持教士，我们全部身心都献给这一事业，这一事业的导师和创始人是德·拉尚特里男爵夫人。您听到大家都尊称她为夫人。”

“啊！我要追随你们！”戈德弗鲁瓦向那位老先生伸出双手说。

“现在您懂了吧？有些话题在我们这里是绝对不能涉及的，连隐喻也不行。”老人又说，“您该明白，在这座房子里，每个居民都对我们视之为圣徒的那个人负有关心体贴的责任。您理解一位历尽苦难而臻于神圣的女人所具有的魅力吗？她

① 英国作家哥尔斯密（1728—1774）的名著《威克菲牧师传》中的主人公，他在狱中备受磨难，却一心劝难友信教。

见多识广，各种不幸都无不遍尝其极，每次患难都给她留下一层教益，她的所有美德无不是长期身体力行并经过严峻考验，因此具有双重保障，她的灵魂毫无污点、无可指摘。她在亲子之爱方面只有过痛苦，夫妻之爱方面只有过辛酸，她一生仅有过几个月的舒心日子，上天也许为她保留了若干荣耀，作为对她顺从天意、哀而不怨的报酬。比起约伯①来，她岂不因为从无怨尤而更高一筹？您发现她的话语如此铿锵有力，她的暮年如此青春焕发，她的灵魂如此感染人心，她的目光如此有说服力，就不必再感到惊讶了。她获得一种使人吐露心中痛苦的非凡本领，因为她自己受过一切痛苦。在她身边任何痛苦都会平静下来。"

"这真是慈善的一个活写照！"戈德弗鲁瓦热情洋溢地叫道，"我能成为你们的一员吗？"

"您必需接受考验，而且首先必须有信仰！"老人温和地说，"倘若您还没有信仰、还不曾把圣保罗关于慈善的书信的神圣意义吸收到自己心灵和智慧中去，那您是不能参加我们的事业的。"

1843—1845于巴黎

第二部 初入教门

和苦难一样，高尚也具有感染力。因此，当德·拉尚特里

① 典出《旧约·约伯记》：上帝为考验约伯，使他受尽磨难，约伯尽管善良驯顺，仍有一次口出怨言。

夫人的新房客在这座古老岑寂的房子住了几个月，阿兰老先生又曾向他透露秘密，使他对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那几位准修士油然产生极深的敬意。他感到心情舒畅，那是有规律的生活方式、温和的风习以及周围的人性情相投的结果。四个月来，戈德弗鲁瓦从未听到有人高声喧哗、吵闹争执，终于打心底里承认，且不说幸福，自己从懂事以来还不曾这样安逸过。他以局外人的目光看世界，因此能正确地评判世界。他三个月来一直渴望加入那些神秘的慈善活动，这种心情变成了一种欲念。不必说大哲学家，谁都能想到，在孤独中，欲念会产生多大力量。

于是有一天——精神的巨大力量使这一天显得无比庄严——，戈德弗鲁瓦再三掂量自己的决心和能力之后，上楼到了善良的阿兰老人的房间。德·拉尚特里夫人称这老人为她的羔羊，他觉得，这位老人是这所住宅里所有邻居中间最没架子、最平易近人的，他想向这位老先生讨教，什么是他们这些上帝面前的兄弟在巴黎从事的神圣事业的条件。关于一段考验时间的说法，表明将有一个见习阶段，他对此已有所准备。他的好奇心并没有因那位可敬的老人对自己讲了加入德·拉尚特里夫人事业的缘由而得到满足，他要盘根究底。

晚上十点半，戈德弗鲁瓦第三次来到阿兰老先生的门前，当时那位老人正要开始读他的《效法基督》。这一次，那位和蔼的启蒙老师不禁微笑了。他见到那年轻人，不等他开口便说：

“我亲爱的小伙子，您为什么来找我，而不去找夫人？我是

这座房子里最无知、最没有才智、最不完美的人。夫人和我的朋友们三天前就已洞察您的心事了。"他带着一种亲昵狡狯的神情补充道。

"他们看出什么来了？……"戈德弗鲁瓦问。

"哦！"老先生毫不拐弯抹角地说，"他们猜到您有个相当天真的愿望，想要加入我们这个羊群。但是您这种感情还没有成为热烈的志向。是的，"他见戈德弗鲁瓦做了个手势又急忙说，"您的好奇多于热忱。总之，您还没怎么摆脱原先的想法，而把我们生活中的事情看成某种所谓有惊险色彩的、传奇小说般的东西……"

戈德弗鲁瓦不禁脸红起来。

"您把我们的工作看成类似《天方夜谭》中的哈里发们的事迹，而您事先就已为自己将在您津津有味地编造的行善小说中扮演善神而洋洋得意了！……好了，我的孩子，您那羞愧的笑容证明我们没有弄错。您想，那些人专以猜度人们灵魂中最隐秘的活动、迫于贫穷而产生的狡计、陷于困苦而暗作的盘算为职业，您怎能瞒得过他们？他们是正直的侦探，专为上帝维持治安；他们是资深的法官，他们的法典里惟有赦免罪孽的条款；他们是包治百病的医生，他们唯一的药方就是合理使用的金钱。可是，我的孩子，您看到没有？我们并不挑剔新来者的动机。只要他能留下来，成为我们修会的一位兄弟。我们将在实际行动中对您作出评价。好奇有两种，一种好的，一种坏的，您现在的好奇是好的。您如果成为我们的葡萄园里的工人，那些葡萄串的汁液将使您永远渴求圣果。正如一切自

然科学一样，入门看似容易，其实困难。行善有如做诗，抓住表面的东西再容易不过。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和在巴那斯山①一样，不臻于完美死不休。您要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就应该把生活这门巨大的学问学到手，而且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我的上帝！那是使巴黎警察局长先生和他手下那些先生们大伤脑筋的巴黎生活！我们须从各种变化无常、令人以为永无穷尽的形式中识别、挫败邪恶势力的阴谋。在巴黎，行善须和作恶同样手法巧妙，犹如警探要跟盗贼同样诡计多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既诚实又警觉，既能准确迅速地作出判断又有眼力。所以，我的孩子，我们都已年迈体衰，我们对已取得的成绩十分满意，不愿意将来后继无人。您若能持之以恒，将成为我们的开山弟子，所以我们都特别爱护您。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出于偶然的，我们遇到您乃是上帝的安排。您天性原是好的，后来变得乖戾了，而自从您搬来这里，坏的酵母便逐渐减弱。夫人的神圣天性对您发生影响。昨天，我们曾经开会讨论，由于我受到您的信赖，我的好兄弟们就决定让我作为您的监护人和导师……您满意吗？”

“啊！我的好阿兰先生！您的口才唤醒了一个……”

“不是我口才好，我的孩子，而是事情本身就是雄辩的……服从上帝旨意，凭借信仰的帮助，尽人力之所能及去仿效耶稣基督，就一定能成为伟大的人……”

“此时此刻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我感到自己具有热忱

---

① 巴那斯山，希腊神话中阿波罗及缪斯诸神居住处。此处指诗歌。

了!"戈德弗鲁瓦叫道,"我也愿意终生行善。……"

"这正是与上帝同在的秘诀,"老先生答道,"您研究过TRANSIRE BENEFACIENDO这句格言吗?TRANSIRE意即走出人世,并在世上留下一系列善行。"

"我懂了,而且我自己把修会的这句格言贴在了床前。"

"很好,这个行动本身虽不足道,在我眼里却意义重大!瞧,我的孩子,我领到交给您的第一件事情,您与贫穷的第一次格斗,而且我将助您一臂之力。……我们将分头行动……是的,我自己也奉派离开修院,去一个'火山口'坐镇。我要去一家大工厂当工头,那里所有的工人都中了共产主义理论的毒,梦想着摧毁社会,杀死主人,殊不知这将意味着工业、商业和工厂的死亡。……我也许要在那里待上一年,掌管现金出入、记帐,并深入到成百上千个穷人家庭。他们无疑先是由于贫穷、而后又受坏书毒害而误入歧途的。不过,我们每礼拜日和节日都将在这里见面。……由于我们将住在同一个街区,我指定奥帕的圣雅各教堂为碰头地点,我每天早上七点半到那里听弥撒。如果您在别处遇见我,别显出认识我的神情,除非您看见我象个心满意足的人那样搓着双手。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号。我们跟聋哑人一样有一套手语,您不久便可充分认识到这么做的必要性。"

戈德弗鲁瓦做了个手势,阿兰老先生明白了他的心思,微笑起来并且立即说道:

"现在就谈您的事情。我们所从事的并非您所见过的那

种慈善事业。那种慈善事业分为若干部门，各由一些假道学的骗子加以经营，完全成了一种买卖，我们实行的则是伟大卓越的圣保罗所阐释的那种慈善。因为，我的孩子，我们认为，只有慈善才能医治巴黎的创伤。这样，对于我们来说，灾难、贫穷、痛苦、忧伤、邪恶，不管出自何种原因，发生于哪个社会阶层，在我们眼中都有同等的权利。尤其是，无论信仰或观点如何，一个不幸的人首先是个不幸的人，我们只有在把他从绝望和饥饿中解救出来以后，才能劝他转向我们神圣的母亲教会。而且我们应当以榜样和仁慈，而不是其他办法，来劝他皈依，因为我们坚信上帝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因此，任何勉强都是不好的。巴黎的各类贫困中，最不易发现而又最为艰难的就数正派人的贫困了。特别是那些刚刚陷于贫困的上层资产者家庭的贫困，因为他们把隐瞒自己的贫困看成荣誉攸关的事情。我亲爱的戈德弗鲁瓦，这类苦难是应该特别加以关心的。确实，那些受到接济的人既有智慧又有毅力，他们加倍偿还我们借给他们的款项。而在某一特定时期里，这些归还的款项就抵消了我们在残疾人、骗子或被苦难折磨得迟钝愚騃的人身上失去的钱。我们时常从我们的受惠者那里了解情况，但我们的事业如今已更加规模宏大、头绪复杂，以致我们力不从心了。因此七、八个月以来，我们在巴黎每个区都找了一个医生。我们每人负责四个区。我们一年给每个医生三千法郎补贴以照料我们的穷人。他们的时间和医术首先必须用于我们的事业，当然我们并不阻止他们为其他病人治疗。您知道吗，在八个月里，我们没有找到十二个如此宝贵的人，十二

个正直的人，尽管我们的朋友推荐的和我们自己认识的医生为数不少。我们需要能严守秘密、作风正派、有真才实学、积极肯干、乐于为善的人。在巴黎，虽有十万人或多或少具备为我们服务的能力，这样的十二名人选却非一年之内便能找齐的。”

“我们的救世主好容易才找齐了他的门徒，就这样，其中还混进了一名叛徒和一个怀疑派呢！”戈德弗鲁瓦说。

“十五天以来，我们在每个区终于都配置了一名巡视神甫，”老先生笑道，“这是我们给我们的医生取的雅号。因而十五天来，我们的工作量更大了，但我们也加紧了活动。——我之所以把我们新兴的修会的这一秘密告诉您，是因为您应当结识您所去的那个区的医生，特别是因为要靠他提供情况。这个巡视神甫姓贝尔东，贝尔东大夫住在地狱街。事情是这样：贝尔东大夫现在照料着一位女病人，她的病简直是对科学的挑战。这一点与我们无关，那是医学院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要设法了解那位女病人家庭的贫困状况，大夫疑心他们赤贫如洗，尤其是他们极力加以掩饰、傲气凛然，更需要我们全力相助。我的孩子，若在过去，我自己也就足以应付这个任务了。如今在我的四个区里需要一名事业上的助手，您就是这名助手。我们的那家人住在田园圣母街一座面对蒙巴那斯大街的房子里。您可在那座房子里找到一套待租的房间，并设法在您住在那个住处的时候了解实情。您自己用钱要极其吝啬，至于给人的钱款则无须担心。我们全面研究情况后，我会交给您必要的款项。不过您要认真研究那些不幸者的精神状

况。毅力、高尚的感情，我们依赖的就是这样的抵押了！对自己吝啬，对受苦人慷慨，小心谨慎，甚至精打细算，因为我们用着穷人的金库！这样，明天早上您就出发，要想着您所拥有的巨大力量。兄弟们与您同在！……”

“啊！”戈德弗鲁瓦喊道，“您给了我那么大的欢乐，让我去做好事，并且有朝一日成为你们中间当之无愧的一员，我真要睡不着觉了……”

“哦，我的孩子，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没有暗号不准认我的这一禁令，同样适用于另外几位先生以及夫人，甚至这座房子的仆人。我们在行动中要绝对隐姓埋名，这一点至关重要。由于我们时常需要隐姓埋名，我们把这一条当成法律一样对待。况且，我们也应当在巴黎默默无闻、无人知晓。……还要记住，亲爱的戈德弗鲁瓦，我们修会的精神，在于永远不以恩人的面目出现，而始终扮演一种微不足道的中间人的角色。我们总是自称是一位虔诚神圣的人的代理人——我们不是为上帝服务吗？——以便人们无须认为应当对我们感恩戴德，或把我们看成阔佬。真实的诚挚的人道，而不是假意谦卑以沽名钓誉的人的那种人道，这应当成为您所有思想的出发点和指导……。您可以为成功而欣喜，但只要您还有一点虚荣或骄矜的念头，就没有资格加入修会。我们曾见过两位完人，其一就是我们的创始人包比诺法官，至于另一位，那是个乡村医生，他成绩卓著，在当地留芳百世。这个人，我亲爱的戈德弗鲁瓦，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使整整一个地区由荒芜凋敝到繁荣昌盛，由没有信仰到皈依

天主教，由野蛮到文明。这两个人的名字铭记在我们心中，我们把他们奉为楷模。如果我们有朝一日能象那位医生对于他那个地区一样对巴黎产生影响，我们将不胜欣幸。但是巴黎的创伤是巨大的，目前我们仍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愿上帝赐予夫人长寿，给我们送来几个象您这样的助手，那样我们也许能留下一个组织，其作为将使人们衷心赞美上帝的神圣宗教。好了，再见。……您的初次行动开始了。……哦！我象个教书匠一样唠唠叨叨，却忘了最基本的东西。喏，这是那个人家的地址，”他交给戈德弗鲁瓦一张纸片说，“我在上面添上了贝尔东先生在地狱街的住处的门牌号码。……现在，去祈求上帝给予您帮助吧。”

戈德弗鲁瓦抓住那位善良的老人的双手，深情地握着，向他道晚安，并且保证不折不扣地遵循他的告诫。

“您对我所讲的一切，”他又说，“我将终生铭记于心。……”

老人微笑了，没有表示任何怀疑。他站起身，跪到自己的跪凳上。戈德弗鲁瓦回到自己房间，为自己终于参加这座房子的机密活动并且有了一件工作而感到高兴。在他那种精神状态下，工作就是乐趣。

第二天早上，阿兰老先生没有去吃饭，但戈德弗鲁瓦一点没有提及他缺席的原因，大家也没有问起那老人交给他的使命，他便这样上了严守秘密的第一课。然而饭后，他把德·拉尚特里夫人叫到一边，对她说他要外出几天。

“很好，我的孩子！”德·拉尚特里夫人答道，“尽力为您的

介绍人争光吧，阿兰先生为您向他的教友兄弟们作了担保。”

戈德弗鲁瓦向其他三个兄弟道别，他们也向他亲切话别，似乎是为他在这个艰难的事业中能初试锋芒而祝福。

社会团体是一种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是它造成了中世纪的欧洲，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它建筑在一种在法国已经荡然无存的情感之上。在法国，个人胜过了国家。社会团体首先要求有忠诚的天性，这是在法国不复存在的；其次，要有一种诚笃的信仰，这也是与我们的民族精神格格不入的；最后，还要有一种无人能够接受的纪律，惟有天主教才能办到。在我国，每当成立一个社会团体，在慷慨激昂的集会过后，各自回到家里，就把对集体的忠诚、集体的力量视同敝屣，人人都千方百计地为一己私利去挤公家奶牛的奶，而那公家的奶牛经不住这么多人的巧妙勒索，也就羸弱而死了。

不知有多少高尚的情感受过挫伤，多少热情的萌芽半途夭折，多少积极性受到摧残，这是国家的损失。而这都是由于法国烧炭党的卑鄙欺骗、由于对“庇护地”的爱国主义认捐①，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骗局。本来应当是伟大高贵的悲剧，却不过是一些通俗笑剧，是属于轻罪法庭权限范围的案件。工业社会团体的情形也与政治社会团体相同。私心取代了集体精神。中世纪式的行会和商业公会目前还不可能恢复，这一点以后还将谈及。因此，硕果仅存的团体都是些宗教组织，此刻人们正在对他们大肆攻讦，因为病人自然总是责怪药物或医

① “庇护地”是法国王政复辟后由政治流亡者建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块藏身之地。当初曾进行募捐，不久后却销声匿迹。

生。法兰西不知克己为何物。所以，任何社会团体惟有依靠宗教感情方能生存下去，惟有宗教方能驯服精神的反叛、野心勃勃的盘算和各种性质的贪欲。有些人寻求各种理想世界，却不知道社会团体可以给人各种世界。

走在街上，戈德弗鲁瓦感到自己判若两人。谁若能看到他的心里，定会对于集体力量的传递这种奇异现象大为惊叹。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增强了十倍的人。他知道自己代表着那五个人，那五个人和他一起行动，他们的共同力量支持着他的行动。有这么一股力量在他心中，他感到生活充实，一种高尚的力量使他情绪昂扬。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因为他享受着一种崭新的感觉，感到一种比独裁者更加牢靠的无上权威。道德的力量与思想的力量一样，是永无止境的。

“为他人而生活，”他心里想，“象一个人似的共同行动，而独自行动时又象是和大家一起！以慈善——我们从天主教道德中创造的最美妙、最生动的理想形象——为指导行动的原则，这才是生活！好了，还是克制一点这种幼稚的、惹阿兰老爹发笑的喜悦吧。不过，”他又想道，“我正是在想要隐姓埋名的时候却得到了这种渴望已久的权力，岂非一件怪事？受苦人的世界将属于我！”

他从圣母院走到天文台大道，一路意气风发，忘了路途远近。

到了田园圣母街靠近西街的那一段，当时那两条街还没有铺上街石，他发现在如此繁华的地方竟还有那样的烂泥塘，

吃惊非浅。木板围墙后面是些泥泞的园子，走路只能顺着墙根，或是沿着屋边狭窄的小路，小路不久也被积水淹没，变成一条小溪。

一番寻访之后，他终于找到那座房子，这并非易事。那房子原先显然是家工厂。相当窄长的建筑，外观象一道长墙，墙上开着些窗户，没有任何雕饰，但在底层却没有那种方形的窗洞，只有一个破旧不堪的独扇大门。

戈德弗鲁瓦猜想房主把这座房子隔成了一些小间，以便出租，因为他看到门上有一张手写的招贴，上面写着：*数间住房待租*。戈德弗鲁瓦拉了拉门铃，没有人来。他正等着，一位过路的人告诉他，这座房子朝向蒙巴那斯街还有一处出口，那边有人可以问讯。

戈德弗鲁瓦听了他的话，于是在沿街的小花园后面树木掩映下，看见了那座房子的正面。小花园相当荒芜，呈坡状，由于蒙巴那斯街和田园圣母街的高度相差甚大，使小花园看上去就象一道壕沟。戈德弗鲁瓦沿一条小径走下去，在小径尽头他见到一位老妇人，其褴褛的衣衫与那房子颇为相称。

"是您在田园圣母街那头拉铃的吧？"她问。

"是的，太太……是您负责让人看房间吗？"

那位说不清多大岁数的女门房回答以后，戈德弗鲁瓦便打听，这里住的人家是否安静，他的工作需要清静、不受打扰。他是单身汉，想和她商量，请她代为料理家务。

女门房听到这个暗示就用一种殷勤的神气说：

"先生您来这里算做对了，这条大街除了茅庐游乐场的灯

火，简直和蓬丹沼泽地一样僻静。……”

“您见过蓬丹沼泽地吗？”戈德弗鲁瓦问。

“我不认识，先生。楼上有位老先生，他女儿病得奄奄一息，是他这么说的，我是在重复他的话。那个可怜的老头假如听说先生您喜欢清静一定很高兴，要是搬来个雷霆将军的话，他女儿一定会提前……我们三楼有两个作家胚子，不过他们白天外出到半夜回家，睡到早晨八点又出门。他们自称是作家，但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写作。”

这么说着，女门房已将戈德弗鲁瓦领上一座砖木结构的丑陋不堪的楼梯。砖和木格格不入，不知是木头想离开砖头，还是砖头受够了木头的约束，于是这两种材料又借助于夏天的大量尘埃和冬天的大量烂泥相互对抗。粉刷过的墙壁上布满裂纹，墙上的涂写多于法兰西文学院里撰写的题词。女门房在二楼的楼梯口止住脚步。

“先生，这里有两个连在一起的房间，非常干净，和贝尔纳先生的房间正对门。贝尔纳先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老先生，是个很体面的人。他受过勋。不过，看来他遭过灾，所以从来不戴他的勋章。……他们起初还有个外省的仆人伺候，三年前辞退了。……打那以来，那太太年幼的儿子就什么都干：操持家务，……”

戈德弗鲁瓦做了个手势。

“哦！”女门房大声说，“您放心，他们什么也不会对您讲的，他们对谁也不说。他们从七月革命以后就住在这里，他们是一八三一年搬来的，……是些外省人，八成是由于改朝换代

而倾家荡产的，他们很傲气，象鱼一样沉默，……四年来，先生，他们不让我为他们做一点事，生怕要付酬金。……每年过年时候给一百个苏，这就是我从他们那里赚到的钱了。……您知道那两个作家给我多少？每个月十法郎！只要求我对来找他们的人说，他们上个季度已经搬走了。”

戈德弗鲁瓦见女门房这么饶舌，产生了同她合作的念头。她一面向他夸耀那两间住房、两间盥洗室和厕所如何有益于健康，一面告诉他，她并非门房，而是房东的心腹，她可说是在为房东代管这座房子。

“我是可以信赖的，先生，真的！沃蒂埃太太宁可一无所有，也不会拿别人一个小钱！”

沃蒂埃太太很快就和戈德弗鲁瓦达成协议，他只想按月连家具租下这个住处。那种破破烂烂的租给穷大学生或倒霉作家的房间，既可连家具出租，也可不连家具出租。家具存放在位于整个建筑之上的巨大的顶楼仓房里。贝尔纳先生的房间用的是自己的家具。

戈德弗鲁瓦逗引沃蒂埃太太说话，猜出她的抱负是办一个舒适的寄膳宿公寓。可是五年来，她在房客中没有找到一个寄饭的客人。她住在朝向大街的底层，在一条大狗、一个胖女仆和一个照管靴子、房间和跑腿差使的矮小男仆帮助下亲自看守房子。那两个仆人是和她一样的穷人，与寒酸的房子、寒酸的房客以及房子前面的花园那种荒凉凄惨的景象完全一致。两人都是弃儿，沃蒂埃寡妇供给他们饭食，作为全部工资。那是种什么饭食啊！戈德弗鲁瓦瞥见那男孩，身穿一件

褴褛的罩衫作为制服，脚上穿的不是皮鞋而是便鞋，外出时则套上一双木屐。他双手乌黑，满头乱发，象只刚洗过澡的麻雀。他每天早上干完份内的活儿，就去大街的一家工场为人丈量木方，下午四点半在木料行干完一天的工作，又回去干他的家务。他到天文台的水池为大家运水，那寡妇再把水、以及他锯的小捆劈柴提供给房客。

内波米塞纳（这是沃蒂埃寡妇那个奴隶的名字）把白天工作的收入交给他的女主人。夏天，那个可怜的弃儿在每星期一和星期日到城厢的酒店老板那里当跑堂。那时寡妇就给他穿得象样一些。

至于那个胖姑娘，她在沃蒂埃寡妇的指挥下做饭，其余时间则在她的作坊帮工。那寡妇也有一个行当，替流动摊贩用粗布条编制便鞋。

戈德弗鲁瓦在一小时内便了解到所有这些详情，因为那寡妇领着他到处转悠，给他看房子并向他解释其历史变迁。在一八二八年之前，那里是一家养蚕场，主要不是为了缫丝，而是为了得到蚕卵。主人在蒙特鲁日平原种有十一阿尔邦桑树，西街有三阿尔邦桑树（那地方后来盖了房子），为这家蚕卵工厂提供饲料。那寡妇向他解释，开办这家工厂的是一个名叫弗雷斯科尼的意大利人。借钱给他办厂的是巴贝先生，他在卖掉那三阿尔邦地之后才算收回了他的资本，当初借款是用厂房和地皮作抵押的。她正指给他看位于田园圣母街另一头的那三阿尔邦地，一位又高又瘦、满头白发的老人出现在田园圣母街尽头通往西街的路口。

“嘿！来得正好！”沃蒂埃大妈喊道，“喏，这就是您的邻居贝尔纳。……——贝尔纳先生，”等那老人走到听得见她说话的距离时，她说道，“您有伴儿了，这位先生刚才租下了您对门的房间……”

贝尔纳先生带着一种容易理解的担心，抬头望了戈德弗鲁瓦一眼，那神情仿佛是在暗想：“我所害怕的祸事难道终于临头了吗？……”

“先生，”他高声说，“您打算住在这里吗？”

“是啊，先生。”戈德弗鲁瓦老老实实地答道，“这里不是万事如意的人的住处，但这是我在这一带找到的最便宜的地方。沃蒂埃太太没有招徕百万富翁的奢望……再见！我的好沃蒂埃太太，请把一切布置停当，使我能在下午六点住进来，我将准时在这个钟点回来。”

于是戈德弗鲁瓦朝西街路口走去。他脚步极慢，因为他见那位又高又瘦的老人面露忧色，便料想他们之间将有一番唇舌。果然，贝尔纳先生稍稍迟疑片刻，就转身追赶戈德弗鲁瓦。

“这个老密探！他要阻止他回来。……”沃蒂埃太太心说，“他对我来这一手已经两次了。……忍着点吧！过五天他该交房租了，要是他不recta① 付清租金，我就把他撵出门去。巴贝先生是个无须别人刺激的老虎，而……不过我很想知道他对他们讲些什么……费利西泰！……费利西泰！……你这个

---

① 拉丁语：准时无误。

胖婊子！你来不来？……”那寡妇用她那吓人的真嗓子叫道，而她和戈德弗鲁瓦说话时却是用的一种笛音般的细嗓。

那女仆，一个红头发、斜视眼的胖姑娘闻声赶来。

“看管好这里所有的东西，就一会儿，你听见没有？……我过五分钟回来。”

于是沃蒂埃太太——她当过书店老板巴贝的厨娘，巴贝是放短期高利贷的人中顶顶心狠手辣的一个——悄悄跟在两位房客后面，以便在远处监视他们，并想在戈德弗鲁瓦与贝尔纳先生谈话结束后，还能找到戈德弗鲁瓦。

贝尔纳先生脚步迟缓，象个拿不定主意的人，或是象个债务人，正在寻找理由去央告刚才悻悻离去的债主。戈德弗鲁瓦虽然走在这位陌生人前头，却假装打量这个街区偷眼觑着他。所以，直到卢森堡公园的那条林荫路过了一半，贝尔纳先生才走上前去和戈德弗鲁瓦攀谈。

“对不起，先生。”贝尔纳先生对戈德弗鲁瓦施了个礼，说道；后者也还了个礼。“我无缘与您相识，却这么拦住您，真是万分抱歉。不过，您是否已经打定主意，要搬进我住的那座破烂房子里去呢？”

“不过，先生……”

“是的，”那老人做了个威严的手势，截住戈德弗鲁瓦的话头，“我知道，您可以问我有什么资格干涉您的事情，有什么权利问您……。请听我说，先生，您还年轻，而我已经老朽了，我比我的实际年龄更老，我已经六十七岁，别人会以为我有八十岁……岁数和苦难可以允许很多事情，因为连法律也蠲免七

十岁老人某些社会义务。但我不是对您谈白发老人的权利来的，事关您本人。您知道，您想居住的这个街区到晚上八点就已空无一人，在那里要冒各种危险，其中最好的情形恐怕也是遭人抢劫。……您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没有房子的空地、那些作物、那些园子？……您会对我说，三楼也住着两位年轻人，就在您想租的房间上面。……可是，先生，那两位可怜的文人是因为期票到期，受债主追逼，躲在那里的。他们白天出门，半夜回家，既不怕盗贼也不怕杀人犯。况且他们总是两人同行并且带着武器。……是我为他们从警察局弄来携带武器许可证的。……”

“唉，先生。”戈德弗鲁瓦说，“我不怕盗贼，其原因和那两位先生相仿，而我对生命厌倦已极，如果有人误杀了我，我会祝福凶手……”

“然而您看上去并不怎么落魄。”老人反驳说，他打量过戈德弗鲁瓦。

“我最多只有活命的钱，刚够吃口面包。我到那里，先生，是因为那里清静。可是，我能否问您，究竟为什么您要我离开那座房子？”

高个子老人欲言又止，他看见沃蒂埃太太走了过来。戈德弗鲁瓦仔细端详着他，对他消瘦的程度感到吃惊。忧愁、或许是饥饿、或许还有劳碌，使他瘦到这种地步。那张脸上印着所有使人衰迈的原因的痕记。他脸上干枯的皮肤紧贴着骨头，象是经受过非洲烈火的炙烤。高高的额头看上去具有威胁意味，在额头的穹顶下遮蔽着一双钢铁烤蓝颜色的眼睛，那是一

双冷峻、严厉、精明、睿智的，野蛮人般的眼睛，但那深陷的、发黑的、布满皱纹的眼圈破坏了这种印象。高高的、又细又长的鼻子，翘得很高的下巴，使这位老人与唐吉诃德那张有名的、尽人皆知的脸谱具有某些类似之处。但这是个凶狠的、没有任何幻想的唐吉诃德，一个可怕的唐吉诃德。

这位老人虽然总的说来是这么严厉，却又流露出贫困给不幸者带来的胆怯和软弱。那张脸构筑得如此坚强，似乎连"贫穷"——这把破坏一切的镐头都在上面卷刃缺口，这两种情感却在上面留下一些裂纹。他的嘴雄辩而严肃。真是个唐吉诃德加孟德斯鸠院长①。

他穿着一身黑呢衣服，呢子早已经纬毕露。上衣款式陈旧，裤子显然有过几处改动，改得十分拙劣。扣子也刚换过。上衣一直扣到下颏，不让人看到衬衣的颜色，而一只发了红的黑领结则掩饰了假领的花招。这种黑色说明了其使用年月之久远，散发着寒酸的气息。然而这位神秘的老人无论气派、举止，或是额头及眼睛表现出来的深刻思想，又使人排除认为他家境贫寒的念头。打量他的人会不知把他归入哪一类巴黎人。

贝尔纳先生显得神情专注，人们会把他当做一位住在附近的教授、一位沉浸于缜密的深思之中而不能自已的学者，因此戈德弗鲁瓦对他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他那行善的使命更激起了这种好奇心。

"先生，我如果真的相信您是在寻求安宁和退隐之地，我

---

① 孟德斯鸠（1689—1755），十八世纪前期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曾任波尔多法院院长。

就会对您说：跟我住在一起吧，”那老人继续说道，“租下这套房间，”他提高嗓门，使沃蒂埃大妈能够听见。她正从那里走过，而且确实在听他说话。“我是个父亲，先生，我在世上只剩下我的女儿和外孙帮我忍受生活的苦难。而我的女儿需要清静和绝对安宁。……迄今，所有来住您想租用的那套房间的人，都听从了一个绝望的父亲的理由和请求。住在这个荒凉僻静的街区的这一条街或那一条街，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租金便宜的房间和价格低廉的膳宿公寓又比比皆是。然而，我看到您的主意十分坚定，我请求您，先生，别骗我，否则我将不得不搬走，搬到城外。……首先，搬家可能送掉我女儿的命，”他声音都变了，“其次，谁知道那些医生肯不肯去城外！他们来这里看我女儿已经是看在上帝份上了……”

如果这人能哭出来的话，他在讲最后这几句话时早该老泪纵横了。但是，用一句如今已经变成陈词滥调的说法，他声音里含着眼泪，瘦骨嶙峋的双手捂住了脸。

“您女儿究竟得了什么病呢？”戈德弗鲁瓦以讨好和亲切的神情问道。

“一种可怕的病，医生们说什么病的都有，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无名病症。……我的全部家产都用进去了。……”他做了一个只是穷人才有的手势，又改口说，“就是说，我仅有的一点儿钱，因为一八三〇年我就已失去家产，从一个高位上跌下来。总之，我所拥有的一切都被我女儿转眼之间花得精光。而在此之前，先生，她已经使她母亲和她丈夫倾家荡产了。……如今我领的养老金只能马马虎虎应付我那可怜的、

圣洁的女儿所处状况下的必要支出。……她在我家流尽了泪水，……我受尽了种种折磨。先生，我是用花岗岩凿就的，这才没有死去，或者不如说，是上帝为女儿保存了父亲，使她有个护士、有个保护人，因为她母亲已经操劳过度死去了。……啊！年轻人，您来的时候，正是这棵从来不曾弯腰的老树，感到了'贫穷'的利斧，斧子被'痛苦'磨得更加锋利无比，在砍进树心的时候……我原是从不叫苦的，现在却要对您谈这种病的情形，以便劝阻您住进这幢房子，或者，假如您一定要来，对您说明不得扰乱我们安宁的必要……这一阵，先生，我女儿象狗一样日夜吠叫……"

"她疯了！"戈德弗鲁瓦说。

"她神智完全正常，而且是个受难的圣徒。"那老人答道，"您过一会儿，等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您，您会认为我也是疯子。先生，我的独生女的生母身体状况极佳。我平生只爱过一个女子，那就是我妻子，是我选择了她。我结了一门如意婚姻，娶了帝国近卫军一位最正直的上校的女儿，那上校是波兰人，曾任皇帝的传令官，他就是塔洛夫斯基将军。我所担任的职务要求作风正派，我也不是多情种子，因此我用情专一地爱我的妻子，而她也完全值得这样的爱。我做父亲也如同我做丈夫一样，这一句话就能说明一切了。我女儿从未离开她母亲身边，而且从来没有什么人的孩子象我这个宝贝女儿那样纯洁、那样按基督徒的方式生活。她长得不只是漂亮，而是美丽。她丈夫的品行我是信得过的，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某王家法院院长的儿子，他肯定和我女儿的病毫无关系。"

戈德弗鲁瓦和贝尔纳先生不由静了一会，相视无言。

“您知道，婚姻有时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大变化。”老人又说，“第一次妊娠十分顺利，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外孙，现在和我住在一起，他是两个联姻的家庭唯一的后代了。在第二次妊娠时曾有些异常症状，医生全都感到惊奇，把这些症状说成妊娠中有时会遇到的奇异现象，载入科学年鉴便了事。我女儿生了个死胎，是被体内的运动不折不扣地扭曲、窒息而死的。这病就是打那时候开始的，妊娠与此毫无关系。……您也许是医科学生吧？”

戈德弗鲁瓦做了个手势，既可理解成“是”，又可理解成“否”。

“这次可怕的难产，”贝尔纳先生又说，“给我女婿极大刺激，他染上忧郁症死去了。我女儿在两三个月以后诉说自己全身无力，特别是两只脚，照她的说法，象是棉花做的。由无力又发展到瘫痪。那可是怎样一种瘫痪啊，先生！您可以把她的脚弯起来，把它们拧歪，她也没有感觉。肢体存在着，表面上没有血、没有肌肉、没有骨头。这种病不属于任何已知病症，现在又扩散到胳膊和双手。我们曾以为这是脊柱的毛病。求医服药却反而加重病情，我那可怜的女儿动弹一下就会造成肾下垂，或是肩膀、胳膊脱臼。我们曾长期请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到我们家，几乎住在我们家，同其他医生们一起为她脱臼的肢体复位，许多医生出于好奇而来。……您能相信吗，先生？每天要替她复位三、四次！……哦！……这种病症花样极多，我忘了告诉您，在她感到无力、还未发展为瘫痪的时期，她得

过一种极其古怪的蜡屈症，…… 您知道蜡屈症是怎么回事。她这么一连几天睁着两眼、一动也不动，保持着发病时的姿势。她受到这种病的残酷折磨，直至强直性痉挛。当时我见她瘫痪得如此蹊跷，曾想到用动物磁气来治愈她。先生，我女儿当时具有一种神奇的洞察力，她的精神成为催眠状态下各种奇迹的舞台，正如她的身体成为各种疾病的舞台一样。……”

戈德弗鲁瓦心想，不知这位老人神智是否健全？

“真的，我是十八世纪的产儿，是伏尔泰、狄德罗和爱尔维修哺育了我。”他继续说道，没理会戈德弗鲁瓦的眼神，“我是大革命的儿子，我对古代和中世纪传说的神鬼附体的人嗤之以鼻。然而，先生，只有用着魔中邪才能解释我女儿所处的状态。她在催眠状态中，从来没能对我们说明她的病因，她丝毫察觉不到这些；而她向我们口授的所有治疗方法，尽管我们都一丝不苟地照办，却对她没有任何效用。比如说，她要人把她裹在刚刚宰杀的猪肉里，然后命人在猪腿里埋上经强烈磁化并用火烧红的铁钉，……再在猪背从上到下浇一溜火漆。……

“结果真是糟糕，先生！她牙齿全掉了！先是变聋，后又变哑。而她彻底聋哑了六个月之后，又突然恢复了听力和说话能力。她的双手莫名其妙地丧失功能，又莫名其妙地恢复了功能。但她的双脚七年来一直瘫痪。她有极明显、极典型的恐水病症状并曾发作过几回。她不仅见到水，听到水声、看到一只杯子就会勃然大怒，而且发出一种狗叫声、一种悲哀的叫声，在弹奏大风琴时听到的狗的哀号。她几度生命垂危，行了圣事，却又起死回生，神智清醒、头脑健全地忍受病痛折磨，因

为她的心智并未受到损伤。她倒是活下来了，先生，她丈夫和她母亲却死了，他们没有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唉，先生！我对您说的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她的所有自然功能都损坏了，人体器官的这种古怪的病变只有医学才能加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于一八二九年把她从外省带来巴黎，因为我找过的几位巴黎名医，德普兰、毕安训和欧德里，全都以为我在愚弄他们。当时动物磁性学说遭到各科学院的激烈反对，他们即使不怀疑我和外省医生的诚意，也以为我们观察不全面或是夸大了病情，这种情况在患者或家属中间相当普遍。但是他们不得不改变了看法，最近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的研究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些现象，他们把这种怪病归之于神经官能症。那几位先生上一次举行会诊，结果放弃了医学思考。他们决定着眼观察自然，研究自然。从那以后，我只剩下一个医生，他是这一带穷人的医生。的确，既然找不出病因，那么，只要能减免疾病的痛苦就行了。”

说到这里，老人停了一下，似乎这种可怕的吐露隐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五年以来，”他又说，“我女儿的病情一直时好时坏，但再也没有任何新症状。我对您简要说明过的那些花样繁多的神经症状，她仍然时有发作，而双腿的症状和自然功能的紊乱则始终不见好。我们手头拮据，每况愈下，只得离开我一八二九年在鲁勒城厢一带租下的房间。我女儿经不起搬迁劳顿，我已经两次险些失去她，一次是带她来巴黎的时候，另一次是从博戎街区搬来这里的时候。当时我立即租下了现在这套房

间，我预料到不久即将临头的灾难，因为我虽曾供职三十年，却一直等到一八三三年人们才付给我养老金。我六个月前才开始领养老金，而新政府还雪上加霜，只给我最低的养老金。”

戈德弗鲁瓦做了个表示惊奇的手势，要求他和盘托出全部真相。老人会意了，他不无怨尤地望了一眼天空，立即解答这个疑团。

“我是政治动荡所造成的千千万万牺牲品中的一个。我隐藏着自己的姓氏，因为许多人要向它复仇。如果一代又一代的经验教训不该总是被人遗忘的话，那么请记住，年轻人，永远不要顺从任何政治的苛求。……我并非后悔自己曾经忠于职守，我完全问心无愧。但是如今的政权不再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能使各届政府尽管彼此不同却承上启下。他们出于一时的恐惧才奖赏满腔热忱工作的人。他们用过的工具，不管多么忠心耿耿，早晚会被忘得一干二净。您看，我是坚决拥护波旁长支政权的，也曾坚决拥护帝国政权，我却穷愁潦倒！我过于自尊，不愿伸手乞讨，永远没有人会想到我在忍受闻所未闻的痛苦。五天前，先生，那位替我女儿治病，或者也可以说是在观察她病情的本街区的医生对我说，他无法治愈一种每隔十五天就更换一种形式的疾病。据他说，神经官能症是医学上的绝症，因为病因隐藏在一个无法探察的系统内。他叫我去请教一位被人当作江湖郎中的犹太医生。但他又提醒我说，那是个外国人，一个波兰流亡者，医生们对他的某些为人称道的神奇的疗法非常忌妒，有些人认为他极为博学、医术十分高明。不过，他很挑剔，不相信人，他自己挑选病人，不

肯白费时间。还有，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叫哈佩佐恩。我外孙已经去找过他两次，都白跑了，他没有来我们家出诊。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咳！我那十六岁的外孙比我穿得还差，您能相信吗？先生？我不敢去那个医生的家，因为我的穿着与我的年龄、我的严肃态度太不相称。要是他看见当外公的那么寒酸，而外孙也那么糟糕，还肯给我女儿以必要的治疗吗？他会象对待穷人一样打发我们。……您想想，先生，我是那么爱我女儿，因她给我带来的所有痛苦，也因她以往给予我的所有欢乐。唉！她现在象个天使，只剩下灵魂了，一个照耀着她儿子和我的灵魂，她身躯已不复存在，因为她战胜了痛苦。……请您想象这对于当父亲的我是一种什么情景吧！对于我女儿来说，她的房间就是整个世界！房间里应当有她所喜爱的花朵，她念了许多书，而当她能使唤自己的双手时，她象仙女般心灵手巧，……她不知道我们陷入了何等深重的贫困之中。……因此，我们的生活十分古怪，我们无法在家里接待任何客人。……您理解我吗，先生？您猜想到我们不能有邻居吗？我会对邻居提出许多要求，使我欠下许多情分，无法还清。首先，我没有时间来干所有要干的事，我要教育我的外孙，先生，自己还要干许多工作，每夜至多睡三、四小时。”

“先生，”戈德弗鲁瓦一直耐心听着老人的诉说，并且痛苦而专注地望着他，这时才打断老人的话头说道：“我将成为您的邻居，我会帮助您……”

老人不由做了个高傲的、甚至是焦躁的手势，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人们会有善心。

"我要帮助您，"戈德弗鲁瓦抓住老人双手，恭敬而亲切地握着说，"既然我能帮助您，……请听我说。您打算让您的外孙干什么？"

"他马上就要进法学院，以后在法院供职。"

"这就是说，您的外孙将要您花销六百法郎……"

老人沉默不语。

"我呢，"戈德弗鲁瓦稍停片刻又接着说道，"我一无所有，却能办到许多事：我能为您请来那位犹太医生！如果您女儿的病还有救，那她就会被治愈。我们会筹划到钱来酬谢那位哈佩佐恩的。"

"噢！如果我女儿的病真能治好，我愿意做出我只能做出一次的重大牺牲！"老人叫道，"我要卖掉我最后一点老本！"

"留着您的老本吧……"

"年轻人啊年轻人！……"老人摇头说，"别了，先生。我也许应该说：再见。图书馆开门了，我所有的藏书都已卖掉，所以只好每天去图书馆工作……，我对您刚才的好意心领了，但我们还要看您能否惠予我必须向邻居提出的要求。我所希望的是……"

"行，先生，让我成为您的邻居吧，因为，您看不出来吗？巴贝不是个肯让房子长期闲置不租出去的人，您也许会遇上一个比我更糟的难兄难弟。……我目前并不要求您信任我，只要求您允许我为您效劳……"

“为的是什么呢？”老人说着，准备走下沙尔特勒修道院的石阶，当时从卢森堡公园的大路去地狱街就从那里走。

“您在您的职位上时就没有为任何人做过好事？”

老人皱着眉头，望着戈德弗鲁瓦，眼神里充满回忆，象是在查阅自己的生平，从中寻找一件可能导致如此少见的报恩行为的往事。而后，他满腹狐疑地道过别，冷冷地转身走了。

“好了，作为第一次见面，他还不算太受惊动。”那位初出茅庐的慈善家心想。

戈德弗鲁瓦马上去地狱街，按阿兰先生告诉他的地址找到了贝尔东大夫。贝尔东大夫是一个沉着而严肃的人，他证实贝尔纳先生关于自己女儿的病所说的一切情况都准确无误。戈德弗鲁瓦大为惊异，他问到了哈佩佐恩的住址。

那位后来声名大噪的波兰医生当时住在夏约，在马伯夫街的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里。他住二楼；罗曼·塔诺维茨基住在一楼；这两位流亡者的仆人们住在这座只有两层的小公馆的顶层阁楼。戈德弗鲁瓦这一回没有找到医生本人，他听人说，医生到外省相当远的地方，被一位有钱的病人请去了。不过他反而有点高兴，因为他匆忙间忘了带钱，不得不回德·拉尚特里公馆自己的房间去拿钱。

经过这番奔波，加上在奥德翁街一家饭馆吃晚饭的时间，就已经到了他住进蒙巴那斯街的那套房间的钟点了。沃蒂埃太太给他那两个房间配置的家具真是再寒酸也没有了。那个女人似乎惯于出租没人住的房间。床、椅、桌、柜、写字台和窗帘显然都是法院拍卖的东西，放高利贷的债主把它们留下

来归自己所有，是因为这些东西太不值钱了。

沃蒂埃太太双手叉着腰，正等着他道谢，她把戈德弗鲁瓦的微笑错认为惊叹的笑容。

"哦！我给您挑了我们最漂亮的家具，我亲爱的戈德弗鲁瓦先生。"她以胜利的神气说道，"瞧这些美丽的丝绸窗帘，这张没有虫蛀的桃花心木床！……这张床原来是维桑布尔亲王的，是从他的公馆搬来的。一八〇九年他离开路易大帝街以前，我是他家厨房的女仆。……我就在那年从他家到我现在的房东手下干活的。"

戈德弗鲁瓦打断她那滔滔不绝的唠叨，预付了一个月房租，并且预付给沃蒂埃太太六法郎，让她代为料理家务。这时，他听到了狗叫声，倘若贝尔纳先生没有告诉过他，他真会以为邻居家里养着条狗。

"这条狗晚上也这么尖声怪叫吗？……"

"哦！放心好了，先生，请您忍耐着点，只要再委屈这么一个星期就行了。贝尔纳先生付不了房租，就会被撵走。……不过这些人真是少有！我从没有见到过他们的狗，这条狗有时一连几个月，哪里是几个月，一连六个月也听不到它叫唤。简直叫人以为他们没有养狗。这畜生从来不离开那个太太，一个得了重病的太太的房间，真的！她自从住进来就没有走出过她的房间。……贝尔纳老先生拼命工作，他外孙也很用功，他是路易大帝中学的走读生，十六岁就从哲学班毕业了！真了不起！这小家伙也真是发奋！……您会听见他们搬那个太太房里的花，他们祖孙两口只吃面包，可是他们给那个太太买鲜花

和甜食。……那个太太一定病得很厉害，所以搬进来后从来没出过门。来这里给她看病的医生贝尔东先生说，她就得等人家把她两脚朝前抬着出去了。”

“他干什么工作呢，那位贝尔纳先生？”

“看样子是个学者，他在写书，到图书馆里写。先生借钱给他就是为了他那本书。”

“是吗？哪位先生？”

“我们的房东巴贝先生，他原是书商，十六岁就开业了。他是诺曼底人，在街头卖过生菜，一八一八年在塞纳河边做了旧书商，后来开了一爿小店，现在他非常有钱。……他是个放高利贷之类的人，哪一行都干，他和那个造了这座破房子养蚕的意大利人是合股人……”

“这么说，这座房子是不走运的作家藏身的地方？”戈德弗鲁瓦说。

“难道先生您不幸也是其中的一位？”沃蒂埃寡妇问。

“我刚开始。”戈德弗鲁瓦答道。

“唉呀，亲爱的先生，您就到此为止吧，……比如记者，我不说……”

戈德弗鲁瓦不禁笑了起来，向那位厨娘——不自知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道了晚安。他躺在那间简陋的房间里，看着铺地的红砖连颜色也没上，壁上糊着七个苏一卷的墙纸，戈德弗鲁瓦不仅怀念起自己在修女街的那套房间，而且怀念起德·拉尚特里夫人的那个集体来。他感到心中若有所失。他已经有了思维的习惯，在他过去的生活中从未有过这种怀念

的感觉。这种极其短暂的比较，对他的灵魂产生了奇妙的作用，他懂得了，无论什么生活都不能与他向往的生活相比拟，他更加坚定不移地决心做一个象善良的阿兰老爹那样的人。他还没有那种使命感，但已有了愿望。

第二天，戈德弗鲁瓦一大早就起了床，这是他的新生活使他养成的习惯。他从窗子里看见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少年，穿着一件罩衫，双手各提一只装满水的瓦罐，大概是从一个公共水池回来。那少年不知道有人看着他，脸上显露出自己的真实表情，戈德弗鲁瓦从未见到过如此天真而又如此悲伤的表情。贫困、学业和身体的极度疲惫压抑了青春的风采。贝尔纳先生的外孙最突出的是他那异常白皙的脸色，深褐色的头发益发衬托出这种白皙。他跑了三个来回。最后一回，他见到有人在卸一车新劈柴，这是戈德弗鲁瓦在前一天预订的，因为一八三八年姗姗来迟的冬天已经开始露头，夜间下了一场小雪。

内波米塞纳刚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去叫来了这车木柴（沃蒂埃太太从中抽了一大笔"进门税"），正一面与那少年聊天，一面等人锯出一批劈柴由他搬上楼去。不难想象，这骤然而至的新寒为贝尔纳先生的外孙带来了一些忧虑。见到这车木柴，又见到灰濛濛的天空，使他想到该储备木柴了。但那少年忽又提起他那两只水罐，匆匆回到房子里去，似乎责怪自己浪费了一段宝贵的时间。确实，已是七点半了。他听见圣母往见会① 修院的钟声敲了七点半，想起来该在八点半赶到路

① 圣母往见会，一六一〇年成立的天主教女修道会。

易大帝中学。

那少年回家时，戈德弗鲁瓦正去给沃蒂埃太太开门，沃蒂埃太太是来给她的新房客生火来的，这使戈德弗鲁瓦目击了楼梯口发生的一幕。邻近的一个花匠在贝尔纳先生门前拉了几下门铃，由于门铃上裹着纸，没有人前来开门。他就态度颇为粗暴地与少年争执起来，向他讨租花的钱。因为这个债主提高了嗓门，贝尔纳先生出来了。

"奥古斯特，"他对外孙说，"你去换衣服，到上学时间了。"

他接过那两只水罐，放在进门的第一个房间里，房间里花盆架上搁着鲜花。随后，他关上门，回来同花匠说话。戈德弗鲁瓦的房门敞开着，因为内波米塞纳已经开始往上搬木柴，堆放在他的第一间屋里。花匠见到贝尔纳先生就闭住了嘴。贝尔纳先生身穿一件紫色丝绸便袍，钮扣一直扣到下巴，神态威严。

"您满可以不必大叫大嚷而向我们索取欠帐的。"贝尔纳先生说。

"请您公正点，我亲爱的先生。"花匠说，"您本来应该每星期付钱给我的，而我已经有三个月、十个星期没有拿到一个钱了，您欠我一百二十法郎。我们习惯租花给有钱人家，他们都是只要我们一开口就付钱，而我已经来过五次了。我们要给工人们工钱，我也不比您有钱。我老婆是给您送牛奶和鸡蛋的，她今天早上也不会来了：您欠她三十法郎，她宁愿不来也不愿使您烦恼，因为我老婆她心肠好！要是听她的话，买卖就

没法干了。我可不这么看，我就是为了这个，您也明白……”

这时奥古斯特出来了，他身穿一件窄小、蹩脚的绿色上装、一条同样颜色的呢裤，戴着一个黑色领结，足蹬一双破旧的皮靴。这身衣服虽然仔细刷过，却还是暴露出一种极端困苦的光景，因为它们过于短小，仿佛那学生只要稍一动弹就会把它们绷裂。缝线已经发白，外形也已皱缩走样，扣眼虽经修补却又破了，这一切使最无经验的眼睛也能看出贫困留下的难看的印记。这身旧制服与奥古斯特的年轻形成了对照。他啃着一块隔夜面包走了，他那口漂亮而有力的牙齿在面包上留下了牙印。他就这样从蒙巴那斯街到圣雅各街边走边吃早饭，胳膊下夹着他的书籍纸张，头上戴着一顶对他的大脑袋嫌太小的便帽，便帽底下露出他那头漂亮的黑发。

经过他外公面前时，他们交换了一个迅速而极度忧伤的眼色。因为他看到外祖父面临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后果不堪设想。花匠为了给那位哲学班学生让道，一直退到了戈德弗鲁瓦门前。而当他退到门前时，内波米塞纳扛着木柴上来堵塞了楼道，结果使那个债主又退到了窗前。

“贝尔纳先生，”沃蒂埃寡妇叫道，“您以为戈德弗鲁瓦先生租房间是为了让您在里面开会的吗？”

“对不起，太太。”花匠说，“楼道挤满了……”

“我不是冲您说的，卡蒂耶先生。”寡妇说。

“待着吧！”戈德弗鲁瓦大声对花匠说，“而您呢，亲爱的邻居，”他看着对于这种难堪的凌辱并不介意的贝尔纳先生说，“您如果在这个房间和花店老板交换意见比较方便，就请进来

吧。”

那位高大的老人因精神痛苦而迟钝了，他感激地看了戈德弗鲁瓦一眼。

“至于您，我亲爱的沃蒂埃太太，别对这位先生那么不客气。首先，他是个老人；况且，我住在这里您还得谢他。”

“得了吧！”那寡妇喊道。

“其次，穷人们要是不互相帮助，谁来帮助他们？让我们自己留在这儿吧，沃蒂埃太太，我自己来吹火。请您去看一眼，叫人把我的木柴放到您的地窖里，我想您会好好保管的。”

沃蒂埃太太走了。戈德弗鲁瓦把木柴交给她保管，等于给她的贪心送上一块肥肉。

“请到这边来，先生们。”戈德弗鲁瓦对花匠做了个手势，替债户和债主端来两把椅子。

那老人站着说话，花匠则坐了下来。

“好了，伙计，有钱人也并不象您说的那么准时付钱。不该为几个路易就来折磨一个可敬的人。这位先生半年领一次养老金，他也不可能为这么一笔区区小数而给您写一份债权转移证书。您非要不可的话，我可以先替他垫付。”

“贝尔纳先生大约二十天前领了他的养老金，却没付给我钱，……我如果是在难为他，我会过意不去的。……”

贝尔纳先生在侧耳聆听自己家里的动静，并没听他们说些什么。他听见墙壁那边的叫唤，一句话也没说就惊恐地走了出去。

“好了，好了！好伙计，今天早上就给贝尔纳先生送些漂

亮的花来，最漂亮的花，叫你女人送些好鸡蛋和牛奶，我今天晚上就付你钱，先生。”

卡蒂耶异样地瞧着戈德弗鲁瓦。

“您也许比沃蒂埃太太更知底细，她让人通知我说，如果我想收回欠款，就别耽误时间。”他说，“她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光吃面包、在饭店门口捡菜帮子、胡萝卜头、萝卜皮、土豆皮的人……是的，先生，我偶然碰到过那小孩拎着个旧提包，装满……是啊，为什么这些人每月用近一百法郎去租花。……据说那老头只有三千法郎的养老金。”

“不管怎样，”戈德弗鲁瓦说，“您可不该认为他们为租花而挥金如土是件坏事。”

“不错，先生，只要我能拿到钱。”

“把您的帐单给我送来。”

“好的，先生。……”花匠带有几分敬意地说，“先生您大概是想见见那位藏在屋里的太太吧？”

“好了，伙计，您忘乎所以了！”戈德弗鲁瓦打着哈哈答道，“回到您店里，挑些最漂亮的花来换走您要拿回去的花。您要是能给我送点上好的稀奶油和鲜蛋，以后我就是您的主顾了。今天上午我要去看看您的店铺。”

“那是巴黎最漂亮的一家店了，先生。我的店在卢森堡宫附近，我的花圃有三阿尔邦地，就在这条街上，大茅庐游艺场的花园后面。”

“很好，卡蒂耶先生。我看您比我有钱，……那您就对我们多关照吧，谁知道我们以后谁用得着谁呢？”

花匠走了，绞尽脑汁猜想着戈德弗鲁瓦究竟是何许人。

“我也曾象他一样！”戈德弗鲁瓦吹着火，心里想道。“真是当今小市民的出色代表：爱说长道短，爱打听别人隐私，对平等朝思暮想，对习俗奉若神明，为打听不出一个可怜的病人藏在屋里总不露面的原因而恼火万分，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财富，一方面却又由于虚荣而泄露家底以便胜过自己的邻居。这人在国民自卫军里起码是个副连长。迪芒许①先生的那场戏在任何时代都是多么容易重演啊！再有那么一会儿，我就会变成这个卡蒂耶先生的朋友了。”

戈德弗鲁瓦这些想法证明四个月来他的思想起了多大变化。那位高个子老人打断了他的思路。

“对不起，我的邻居。”他局促不安地说，“我看到您刚才使花匠满意而归了，因为他客气地同我道别。说真的，年轻人，正当我们支撑不住的时候，上帝象是有意派您来这里，为我们解忧。唉！那个人多嘴多舌使您猜到了许多事情。我确实在半个月前领了这半年的养老金，但是我还有些比这更紧迫的债务，而且还要留出付房租的钱来，否则我们会被人撵走。我对您透露过我女儿的情况，您也听见她……”

他神色不安地看着戈德弗鲁瓦，后者做了个表示肯定的手势。

“那么，您看这会不会是致命的打击呢？……因为我们必需送她住院。……我外孙和我惧怕这个早晨，最怕的倒不是

① 迪芒许，莫里哀戏剧《唐璜》中的债主。

卡蒂耶，而是寒冷……”

“亲爱的贝尔纳先生，我有木柴，您就用吧。”戈德弗鲁瓦说。

“这样的情分怎能报答得尽呢？……”老人喊道。

“只要毫不客气地接受下来，”戈德弗鲁瓦忙说，“并且完全信赖我就行了。”

“可是我有什么权利接受这么慷慨的帮助呢？”贝尔纳先生问道，又狐疑起来。“我的傲气、我外孙的傲气，都已经丢尽了！”他叫道，“因为我们已经降低身分与两三个债主费过唇舌了。穷人不能借债，要借债就必须有外表上的荣耀显赫，我们已经失去这种荣耀显赫了。……但我还没放弃自己的良知、理智……”他似乎是在对自己说话。

“先生，”戈德弗鲁瓦严肃地说，“昨天您对我讲的故事能使一个高利贷者为之掉泪。”

“不见得吧，因为巴贝，那个书商，我们的房东，就在拿我的苦难打主意，而且叫沃蒂埃大妈，他从前的女仆窥伺我……”

“他怎么能打您的主意呢？”戈德弗鲁瓦问。

“这个我以后再对您说吧。”老人说，“我女儿也许会感到冷。我到了不惜接受我最残忍的敌人布施的地步了。既然蒙您概允……”

“我去给您搬木柴。”戈德弗鲁瓦说着便抱起十来根劈柴穿过楼道，放在老人那套房间的外间。

贝尔纳先生也抱了十来根劈柴。他看见那一小堆木柴

时，竟不由自主露出一种近乎痴傻的憨笑。从仿佛难以逃脱的致命危险中死里逃生的人，就是以这种笑容表达自己的快乐的，因为他们在快乐的同时还心有余悸。

“接受我给您的一切帮助，亲爱的贝尔纳先生，不要有任何顾虑。等您女儿得救之后，等您幸福了的时候，我再对您解释这一切。但在这以前您，就让我干吧。……我去找过那位犹太医生了，不巧哈佩佐恩没在家，他过两天才能回来……”

这时，一个使戈德弗鲁瓦觉得清新悦耳、有如仙乐，而且确实也是如此的声音，用两种不同的音调富于感情地叫道：“爸爸！爸爸！”

在和老人谈话时，戈德弗鲁瓦就已注意到，在正对着套间房门的一扇门上，门缝间露出精心油漆过的白道道，说明那位病人的卧室与其他房间差别悬殊。于是他那强烈的好奇心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行善的使命成了一种借口，眼前的目的则是见到那位女病人。他不能相信，有那样美好声音的女子会令人厌恶。

“您太辛苦了，爸爸！……”那声音说，“为什么不多雇几个人呢？……在您这个岁数……天哪！……”

“你是知道的，亲爱的旺达，除你儿子和我自己之外我不愿再让别人伺候你。”

戈德弗鲁瓦在门外听到的，或者不如说猜到的这两句话（因为连一个门帘也能隔绝声音），使他揣测到了真实情况。包围在富贵气象之中的病人大概还不知道她父亲和儿子的真实处境。贝尔纳先生的绸袍、鲜花，以及他与卡蒂耶的谈话

早已使戈德弗鲁瓦猜出了几分。这时，他愣在那里，几乎被这位父亲创造的奇迹惊呆了。况且，他想象中的病人的卧室和其他房间的对照也确实令人吃惊。请读者自己来评判一下吧！

从第三间半开半掩着的房门上，戈德弗鲁瓦瞥见一对小木床，漆成残废人膳宿公寓里床铺的样子，上面铺着一条草褥，和一个又小又薄的床垫，床垫上只有一条毯子。屋内还有一只小生铁炉子，那些看门人就是在这样的炉子的炉圈上做饭的，炉子脚下可以看见十来块栗树皮，这就足以说明贝尔纳先生清贫到何种程度，不用再多说其他与这个寒伧的炉子不相上下的细节了。

戈德弗鲁瓦向前迈出一步，见到了最贫穷的家庭使用的器皿：两只上釉大陶碗，碗里肮脏的水上漂着几片土豆。两张堆着纸张、书籍的发黑的木桌，摆在临田园圣母街的窗子前，说明外祖父和外孙夜间干些什么。在那两张桌子上，有两个穷人用的熟铁烛台，戈德弗鲁瓦看见烛台上插着最便宜的蜡烛，就是那种八支一斤的蜡烛。

第三张桌子是做饭用的桌子，上面有两套餐具，一把镀金小勺，一些盘碟，一只碗，几只塞夫勒瓷杯，一对镀金钢刀装在匣里，总之是女病人的餐具。

铁炉点着火，灶里的水冒着汽。一只上了漆的木橱，里面大概放的是贝尔纳先生的女儿的衣物，因为他看见那位当父亲的床上横放着他昨天见到过的那身衣服，这是当压脚被的。

在他外孙的床上以同样方式放着的几件旧衣衫，使人猜想他们的全部衣服都在那里了，因为戈德弗鲁瓦看到床底下摆着几双鞋。方砖地大概极少擦拭，活象寄宿学校教室的地板。一个已经切掉一块的六斤重的大面包放在桌子上方的一块搁板上。总之，那是最后阶段的贫困，一种有条有理的贫困，冷静而不失体面地显示出忍受困苦的决心。骤然而至的贫困愿意也应当改变一切，却未能无所不为，以致弄乱了家中那些可怜的家具的用途。因而在这个极少打扫的房间散发出一种强烈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来。

戈德弗鲁瓦所在的那个房间至少还看得过去，他猜想这是为外孙和外祖父所住的房间遮丑的。这个前厅的墙上糊着象苏格兰花格呢一般的格纸，放着四把胡桃木椅子，一张小桌子，挂着一幅贺拉斯·凡尔奈①所作拿破仑像的彩色镌版复制品，一张路易十八像，一张查理十世像和一张波尼亚托夫斯基②像，后者大概是贝尔纳先生的朋友。窗上挂着镶红边带流苏的白布窗帘。

戈德弗鲁瓦在等候内波米塞纳，听见他搬上一批木柴来，便示意他轻轻卸到贝尔纳先生的前厅里。他出于体贴关上了那间陋室的门，以免沃蒂埃寡妇的男仆对老人的贫穷有所察

① 贺拉斯·凡尔奈(1789—1863)，法国历史画家和军事题材画家，著名的风景画家凡尔奈(1714—1789)之孙。

② 波尼亚托夫斯基(1763—1813)，波兰将军，一八〇六年起协助拿破仑征战，一八一三年莱比锡之役中，曾掩护拿破仑撤退，但本人受重伤，在泅渡埃尔斯特河时淹死。

觉。这说明这位新手有所进步。

当时前厅摆着三个花盆架，架上满是奇花艳卉。两个花盆架是椭圆形的，一个是正圆形的，三个架子都是黄檀木的，做工极为精雅。内波米塞纳将木柴放到方砖地上以后不由说道：

"真好看哪！……这一定贵极了！……"

"冉！别弄出那么多声音来！……"贝尔纳先生叫道。

"您听见吗？"内波米塞纳对戈德弗鲁瓦说，"他有点错乱，准是的，这老先生！……"

"你知道你到他的年龄会怎么样吗？……"

"哦！那当然啦！我知道！"内波米塞纳答道，"我会到炼糖厂去。"

"到炼糖厂去？"

"是啊，他们一定会用我的骨头做炭黑。我常见到那些炼糖厂的车夫到蒙苏里去为他们的厂子找骨炭，他们告诉我那是用来炼糖的……"

他作出这个富有哲理的回答后，便又去搬木柴了。

戈德弗鲁瓦小心谨慎地关上贝尔纳先生的门，让他与女儿自己待着。沃蒂埃太太在这时为她的新房客做好了早饭，由费利西泰帮着给他送上来。戈德弗鲁瓦凝视着壁炉的火焰，陷入沉思之中。他全神贯注地思考着这个包含许多不同苦难的苦难，而又从中隐约看到子爱与父爱赢得的千百次胜利所带来的不可言喻的欢乐。这些胜利象是撒在暗井中的千百颗明珠。

“那些小说，即使是最著名的，也比不上这些现实！”他心想，“接近这些人，与他们共同生活，用心灵去深入探索其中因果，并加以补救、解除痛苦、助人向善，……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这样去深入于苦难之中，了解这样的家庭，永远活动于层出不穷的悲剧之中，名作家就是以对这些悲剧的描绘令我们着迷的。……我不曾想到行善竟然比作恶更富于刺激性。”

“先生，您喜欢这早餐吗？……”沃蒂埃太太问道。她在费利西泰帮助下刚把桌子搬到戈德弗鲁瓦面前。

戈德弗鲁瓦看到一杯上好的牛奶咖啡，一份热气腾腾的煎蛋卷，还有新鲜奶油和小红萝卜。

“您从什么地方弄来小红萝卜的？……”戈德弗鲁瓦问。

“是卡蒂耶先生给我的，”她答道，“我拿一点来请先生尝尝鲜。”

“每天这么一顿早饭您要我多少钱？”戈德弗鲁瓦问。

“天哪！先生，您可得公平点，少于三十个苏是很难给您弄到这么一顿早饭的。”

“那就三十个苏吧！”戈德弗鲁瓦说，“不过，这儿附近的玛希洛太太那里怎么午饭也只要四十五法郎一个月，也就是每顿正餐三十个苏呢？……”

“哦，先生！为十五个人做午饭和单独为您去张罗一顿早饭，差别有多大！您看，一只小面包、几只鸡蛋，还有奶油，还要生火，糖、牛奶、咖啡，……您想想，在奥德翁广场单是一杯咖啡就要您十六个苏，而且您还要给侍者一两个苏！……在

这儿，您毫不拘束，在自己家里穿着拖鞋吃早饭。”

“行了，就这样吧。”戈德弗鲁瓦说。

“没有卡蒂耶太太借给我牛奶和鸡蛋、蔬菜，我真要忙不过来了。您该去看看他们的店铺，先生。喝，那才叫棒呢！他们雇了五个花匠学徒，内波米塞纳整个夏天都去汲水，他们把他雇去浇花，……他们的西瓜和草莓赚很多钱。……看来先生您对贝尔纳先生很感兴趣？……”沃蒂埃寡妇用柔和的声音问道，“要这样替他们担保债务，……先生大概不知道他们欠了多少。……圣米迦勒广场阅览室的那个女人每隔三四天就来讨欠她的三十法郎，她很需要这笔钱。我的天老爷！”她说，“那位可怜的生病的太太！她看书！看书！总之，两个苏租一本，三个月三十法郎……”

“那就是每个月看一百本！”戈德弗鲁瓦说。

“啊！那老头又去给太太买稀奶油和小面包了！……”沃蒂埃太太又说，“是喝茶用的，她就靠茶活命了，那位太太！她每天喝两回，每星期两天，得给她买甜食。……她特别讲究！老头到德彪西街的糕饼店给她买蛋糕、馅饼。哦！只要是为了她，老头就不在乎钱。他说那是他女儿！……在他这种年纪为女儿做这些事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他在拼老命，他和他的奥古斯特，为了她，……先生莫非也和我一样？我情愿出二十法郎看她一眼。贝尔东先生说她是个怪物，可以展出赚钱的玩意儿。他们到我们这种僻静的街区算是做对了。……这么说，先生打算到玛希洛太太那里吃午饭啰？……”

“是的，我打算到那里凑合……”

“先生，我不是想叫您改变主意，不过反正都是小饭铺，您不如去图尔农街吃午饭。那样，您用不着包一个月的饭，而且饭菜也好一些……”

“哪儿？图尔农街？”

“在吉拉尔大妈的继承人那里。……楼上那些先生常去那儿，并且很满意，满意得不得了。”

“好吧，沃蒂埃大妈，那我就听您的，上那儿吃饭……”

“我亲爱的先生，”那女门房说。戈德弗鲁瓦有意装出一副老好人的神气，使她胆子大了起来。“说正经的，您真有那么傻，想替贝尔纳先生还债吗？……我会于心不忍的，因为，您想想，我好心的戈德弗鲁瓦先生，他已经快七十了，他一去，完啦！养老金没有了。他们拿什么来还您的钱？……年轻人总是冒冒失失！……您知道他欠了一千多埃居吗？”

“欠谁？”戈德弗鲁瓦问。

“哦，欠谁嘛！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沃蒂埃大妈神秘地说，“他欠这么多钱就够了，而且，咱们私下说说，他处境很不妙，因为这个，他在这一带连一个小钱也借不出来……”

“一千埃居！”戈德弗鲁瓦一再说道，“您放心吧！我要能有一个埃居，就不会做您的房客了。您看不出来吗？我是看不下别人受罪，我不过是花几百法郎，让我的邻居，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能有面包、劈柴……有什么办法呢？有时打牌也常常会输掉这么一笔钱的。……可是三千法郎……。我的天哪，想也甭想！……”

沃蒂埃大妈被戈德弗鲁瓦假装的坦诚骗过去了，虚情假

意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证实了她的房客的怀疑。戈德弗鲁瓦确信，这个老太婆参与了一个针对可怜的贝尔纳先生而设的阴谋。

“真是怪事，先生，一个人的脑子里不知会装进去些什么念头！您要说我太好管闲事了！不过我昨天看见您和贝尔纳先生聊天，我就觉得您是个书店店员，这一带书店特别多。我有过一个房客，是个印刷厂的监工，他的厂在沃日拉尔街，他和您同姓……”

“我的职业和您有什么相干？”戈德弗鲁瓦说。

“咳！您告诉我也好，不告诉我也好，我总会知道的。……”沃蒂埃大妈又说，“比如说贝尔纳先生吧，好！我整整十八个月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可是到了第十九个月，我终于发现他做过法官，在法院当过推事或者别的什么官儿，而且他还在写过去那些事。……他得到什么好处呢？我说了出去！要是他自己告诉了我，我也就不会说出去了。就是这样！”

“我还不是书店店员，但也许很快就会是了。”

“瞧，我就猜到是这么回事！”沃蒂埃寡妇急忙说，转身离开床去。她铺床是为了有个借口留在房客家里。“您来这里是要釜底抽薪，对……好！有了准备，一个顶俩儿。……”

“慢着！”戈德弗鲁瓦喊道，横在门口挡住沃蒂埃大妈去路。“您说吧，这件事他们给您什么好处？”

“瞧！瞧！”老太婆偷眼觑着戈德弗鲁瓦说，“您可真是机灵透顶，没说的！”

她走过去，把前厅的房门关上，插上插销，然后回来坐在

炉火跟前的一把椅子上。

“我以名誉起誓，就象我姓沃蒂埃一样千真万确，直到您给贝尔纳老爹木柴以前，我一直把您当做一个大学生。啊！您真滑头！啊呀！您是个演员吗？……我还以为您是个冤大头呢？让我们看看，您能保证给我一千法郎吗？……就和照着我们的太阳一样确实，我的老巴贝和梅蒂维埃先生答应给我五百法郎，让我提防别人来挖墙脚。”

“他们！给五百法郎！……算了吧！”戈德弗鲁瓦喊道，“二百法郎就到顶了，大妈，而且还只是说说而已！……您又告不了他们！……您要是帮我搞到他们想和贝尔纳先生做的那笔生意，我就给您四百法郎！……说说看吧，他们到什么程度了？”

“这本书，他们给了一千五百法郎，而老头承认欠了一千埃居，……他们是一百法郎一百法郎地放出这么笔债来的，……而且设法总让他缺吃少穿，……他们让债主上门逼债，卡蒂耶准是他们弄来的……”

戈德弗鲁瓦听到这儿，对沃蒂埃大妈投去一个饱含讥讽的、深知内情的目光。她看出来，他很清楚她所扮演的效劳于房东的角色。这句话给他以双重启发，那花匠和他之间发生的那相当古怪的一幕也就找到原因了。

“哦！”她又说，“他们把他拴住了，他能上哪儿去找一千埃居！他们打算，等他把作品交给他们以后，再给他五百法郎，然后每卷出售时给五百法郎。……这笔买卖是以他们安插在奥古斯坦码头的一个书商的名义……”

“哦！是那个小东西？”

“对，正是他，莫朗，我们先生过去的店员。……看来这桩买卖能赚大钱？”

“哦！要花不少钱进去呢！”戈德弗鲁瓦意味深长地努努嘴说。

有人轻轻敲了下门。戈德弗鲁瓦很高兴有人来打断谈话，就站起来开门。

“一言为定，沃蒂埃大妈。”戈德弗鲁瓦见是贝尔纳先生便对她说。

“贝尔纳先生，”她叫道，“有您一封信……”

老人随着她走下几级楼梯。

“我没什么信，贝尔纳先生。我只是想告诉您，对这个年轻人要提防着点，他是个书商。”

“哦！这下全明白了。”老人暗想。

他回到他的邻居家里，神情完全变了。

那冰冷沉静的表情与他刚才表示感激的亲切坦率的神情迥然相异，戈德弗鲁瓦对这样的迅速变化大为惊异。

“先生，请原谅我打扰您的休息，不过这两天，您对我关照备至，而做好事的人对于受惠者也就拥有某些权利。”

戈德弗鲁瓦欠了下身子。

“五年来，我每隔两个星期就受一番折磨，已经历尽苦辛；我又曾在三十六年的岁月中代表社会和政府，充当公众的复仇之神。因此，您可以想见，我是不会有什么幻想的了。……我除了痛苦一无所有了。然而，先生，您体贴地关上了我和我

外孙栖身的狗窝的房门，事情虽小，对我来说却象是博叙埃①所说的一小杯水。……是的，我的心田里又找到……。我的心不再流泪正如我的身体不再流汗，在这颗干涸的心里，我又找到最后一滴仙露，这种仙露在我们的青年时代使我们总从好的方面去看待别人的行为，而我本是来向您伸出我只伸给女儿的手，给您带来这滴相信善行的仙露。……"

"贝尔纳先生，"戈德弗鲁瓦想起阿兰老先生的教诲，便说，"我这么做并非要得到您的感激。……这一点您弄错了。……"

"好啊，这倒开诚布公！"前任法官又说，"好，我喜欢这样。我刚想叫您不必，……对不起，我尊敬您。这么说，您是书商，您来这里是为了把我的作品从巴贝、梅蒂维埃、莫朗一伙手里抢过去……。一切都明白了。您借钱给我，就象他们一样，不过您做得比他们漂亮。"

"是沃蒂埃大妈刚才对您说我是个书店店员吗？"戈德弗鲁瓦问老人。

"是的。"他答道。

"好吧，贝尔纳先生，要想知道我能比那些先生多给些什么，就必须先告诉我他们和您讲定的条件。"

"完全正确。"前任法官说。他显然对自己成为竞争的目标感到高兴，这对他有利无弊。"您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是笔好买卖。"

---

① 博叙埃(1627—1704)，法国著名作家、宣道家，他在《关于慈善的布道演讲稿》中说："一枚小钱也使耶稣欣慰，一小杯水也使耶稣欣慰！"

“现在才九点半，我女儿已经吃过早饭，我外孙奥古斯特要到十点三刻才回来。卡蒂耶一个钟头后才来送花。我们可以谈谈。……先生，……先生贵姓？”

“戈德弗鲁瓦。”

“戈德弗鲁瓦先生，这部作品，我在一八二五年就已酝酿了。当时部里对于财产的不断分割瓦解感到震惊，提出了长子继承权的法律草案，结果遭到否决。我发现了我们的法典和法国基本制度中某些欠缺之处。我们的法典是经过大量工作制定的，但所有这些条文只不过是些裁决惯例。谁也不敢从整体上去对大革命，或者也可以说对拿破仑的成果加以探讨，研究这些法律的精神实质，从它们的实际运用上去加以评价。我的著作大致就是这样，书名暂定为《新法意》，它既包括组织法也包括法典，所有的法典，因为我们有不止五部法典，所以我的书分为五卷，外加一卷引文、注释和索引。我还要写三个月。我们这座房子的房东做过书商，他从我向他打听的几个问题猜到，或者可以说嗅出了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至于我，起初我只想造福国家。这个巴贝蒙骗了我。……您会想，一介书商怎么竟把一个法官给骗了？可是，先生，您知道我的情况，那人又是个高利贷者，他具有高利贷者的眼光和手腕。……他的钱总是在我火烧眉毛的时刻送过来，……他总是在我陷于绝境、无法自拔的时刻出现……”

“不，我亲爱的先生。”戈德弗鲁瓦说，“他无非是有沃蒂埃大妈做他耳目罢了。可到底是哪些条件？……请明确告诉我。”

“他们借给我一千五百法郎，现在写成三张各为一千法郎的汇票，而这三千法郎又通过契约以我的版权为抵押，我只有付清汇票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作品，那几张汇票被拒绝承兑了，裁决又互相矛盾，……这就是……贫困造成的并发症……这部长篇论著、十年呕心呖血和三十六年实践经验凝聚而成的作品，第一版至少也值一万法郎。……结果呢，五天前莫朗建议给我一千埃居并签收我的汇票以买下全部版权。……由于我没法弄到三千二百四十法郎，您如果不在我和他们之间插一杠子，我就只好听他们的。……他们并不因为我以名誉担保而罢休！他们还要拒绝承兑汇票，因而可以对我执行拘禁，以便万无一失。如果我还清债务，这几个高利贷者可以把本钱翻上一番；如果我接受这笔买卖，他们就会大发其财，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做过纸商，天晓得他们能把出书的成本降低到什么程度！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完全有把握印销一千册。”

“怎么，先生，您这个前任法官！……”

“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人记得我！……而我曾经保全过许多人的脑袋，虽然我也曾使一些人掉了脑袋！……总之！我女儿，我女儿，我是她的看护！我陪伴着她，只有到夜间才能写作……啊！年轻人，只有穷人才能当穷人的法官，……如今我觉得自己过去太严厉了。”

“先生，我不想请教您的尊姓。我拿不出一千埃居来，特别是因为我还要替您付清哈佩佐恩的诊疗费和其他小笔债务。可是我能搭救您，只要您发誓，没通知我就决不随便处

置您的作品，不向于这一行的人请教是不可能做这么大的一笔买卖的。我的那些老板财大势雄，我可以担保您成功，只要您能保证严守秘密，甚至对您的孩子们也不泄漏，并且恪守这一保证……”

“我唯一想赢得的成功，是让我可怜的旺达恢复健康。在一个当父亲的心里，这种痛苦使一切其他情感都为之熄灭，而对于一个半截入土的人来说，名利又算得了什么！”

“我今晚要去看您，哈佩佐恩随时会来，我天天都去看他回来没有。……我今天一整天都将用来为您办这些事。”

“如果您能使我女儿痊愈，先生……先生，我要把我的著作给您！……”

“先生，”戈德弗鲁瓦说，“我不是书商！……”

那老人做了个惊奇的动作。

“有什么办法呢？我让沃蒂埃老太婆以为我是个书商，以便了解他们给您设下的陷阱……”

“那您是什么人？……”

“我是戈德弗鲁瓦！”那位初出茅庐的新手答道，“既然您允许我帮助您改善生活条件，那么您可以，”他微笑着说，“叫我戈德弗鲁瓦·德·布永①。”

那前任法官十分感动，听见这玩笑也笑不出来。他向戈德弗鲁瓦伸出手去，握住这位邻居的手。

“您想隐姓埋名？……”前任法官悲伤中掺杂着不安，看

① 布永(Bouillon)原意为“汤”；戈德弗鲁瓦与法语中“冷盆”谐音。因而戈德弗鲁瓦·德·布永听起来象是“盛汤的冷盆”。

着戈德弗鲁瓦说。

"您能答应我吗？……"

"好吧，就照您的意思办！……您晚上来吗？您将看到我女儿，倘使她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

这显然是那位可怜的父亲所能做到的最大让步，戈德弗鲁瓦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老人见对方理解自己感到满意。

一小时后，卡蒂耶送来了美不胜收的鲜花，并亲自把花盆架上的花换下来，又铺上新鲜的绿苔。戈德弗鲁瓦付清了帐。过了一会，阅览室送来的帐单也由他付清了。

书籍和鲜花，这是那位可怜的女病人，那位受尽折磨的女人的面包，她只要吃那么点食物就够了。

戈德弗鲁瓦迈步向马伯夫街走去，想着这个与拉奥孔①（他是多少人的命运的真实写照！）一样苦难缠身的人家，他感到心里好奇甚于仁爱。那位处于可怕的贫困之中却在富贵气象的包围下生活的女病人，使他忘掉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情。这是最为古怪的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幸而只是一个极少见的病例，有几位历史学家曾注意到这种病。有位最爱唠叨的编年史作者，塔勒芒·德·雷欧就曾提及一个病例。人们总爱想象身受剧烈痛苦却依然优雅动人的女子们，所以戈德弗鲁瓦颇以能够进入她的卧室为一种乐趣。六年以来，只有医生、她父亲、儿子才能进入那个房间。然而他终于克制了这种好奇心。这位新手懂得了，这种极其自然的心情终将

① 拉奥孔，希腊神话中特洛亚城的祭司，因曾警告特洛亚人提防木马计，触怒雅典娜，遣两条巨蟒将他与两个儿子缠死。

随着他履行扶贫济危的职责和愈来愈多地看到新的人家、新的苦难而逐渐淡漠。

的确，那时他将达到臻于神圣的仁爱敦厚的境界，再不会因任何事情而大惊小怪，犹如一个人在爱情上因不断体验其痛苦和欢乐而坚信其力量和持久，从而达到了感情平静的高尚境地。

戈德弗鲁瓦听说哈佩佐恩已于夜间归来，可是又不得不一早就坐车去一一看视那些等候他的病家。门房叫戈德弗鲁瓦改天上午九点以前再去。

戈德弗鲁瓦想起阿兰先生的告诫，在个人用度方面要尽量俭省，就去图尔农街吃一顿二十五个苏的晚饭。他这么放弃享受得到了酬报，在那里吃饭的都是些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和校对员，他听到有人在讨论印书费用的问题，于是也加入讨论，因而了解到，在最优惠的出书条件下，一卷八开本、四十印张的书，如果印数为一千册，那么每册的成本不会超过三十个苏。他打算去找经营法学书籍的书商，了解出售这类书籍的行情，以便万一遇见把贝尔纳先生抓在手中的那几位书商，能够与他们进行谈判。

晚上七点光景，他经过沃日拉尔街、王后大道和西街，回到蒙巴那斯街。他连一个人影都没看见，意识到这个街区有多么冷清。诚然，当时也是寒气逼人，大雪纷飞，马车在街面上没有一点声响。

“啊！您来了，先生！”沃蒂埃寡妇见到戈德弗鲁瓦便说，“要知道您这么早回来，我就给您生上火了。……”

“不用了，”戈德弗鲁瓦见沃蒂埃大妈跟着他，就答道：“我今晚到贝尔纳先生家里。……”

“好嘛！您这才第二天就已经和他打得火热了，莫非和他是表兄弟……。我还以为先生想和我谈完咱俩已经开了头的那场话呢。”

“哦，是说那四百法郎吗？”戈德弗鲁瓦低声对寡妇说，“听着，沃蒂埃大妈，您要是没告诉贝尔纳先生什么话，您今晚就能拿到手了……。您脚踏两只船，结果是两头落空。因为在我这方面，您已经出卖了我，我的买卖完全落空了。……”

“别这么想，亲爱的先生。……明天，您吃早饭的时候……”

“明天吗？我一早就要出门，跟您那两个作家一样……”

戈德弗鲁瓦以往的经历，他那花天酒地的生活和记者生涯对他不无帮助，他当时得到的经验使他猜到，如果他不这样说，巴贝的那个女爪牙就会去告诉书商他所面临的危险；而这样让那三个贪婪的商人以为自己的计谋万无一失，他们就会高枕无忧。然而，戈德弗鲁瓦还不了解巴黎的本性，尤其是当这种本性体现在沃蒂埃寡妇身上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想拿戈德弗鲁瓦的钱，又想拿房东的钱。戈德弗鲁瓦正在更衣，准备去见贝尔纳先生的女儿，她马上跑去巴贝先生家里。

他们那一带的时钟，即圣母往见会修道院的大钟敲响了八下，好奇的戈德弗鲁瓦也轻轻叩响了他邻居的房门。奥古斯特出来开了门。那天是星期六，这个少年晚上没有事情，戈德弗鲁瓦见他身穿一件黑色丝绒小礼服、系着蓝绸领结，下

面是一条相当干净的黑裤子。等他走进女病人的房间，也就不再对那位少年穿着一新而感到惊异了，他明白了当父亲的和当儿子的讲究打扮的必要性。

他早上见到的那个寒伧的住处与这个豪华的房间实在有天壤之别，他不由得有点眼花缭乱，尽管他见惯了有钱人家考究高雅的种种陈设。

四壁糊着黄缎，与色调鲜明的绿绸螺旋形流苏相得益彰，给房间带来一种可说是欢乐的气氛。房间冰冷的方砖地上铺着一条白底撒花的机织割绒地毯。两扇窗上挂着有波状褶裥的白绸衬里的漂亮窗帘，仿佛是两丛小树。花盆架上摆满了奇花异卉。两个大遮帘使人无法从外面窥见这种当地罕见的富丽堂皇的景象，细木护壁板用胶画颜料刷成纯白色，几道金色细线益发衬托出这种白色。

在门口，有一条厚重的编织细密的挂毯，黄色底子上面织有肥大的叶丛，充作门帘挡住门外的任何动静。这条华丽的门帘是那位女病人的作品，她的双手听使唤的时候，简直和仙女一样灵巧。

房间尽头，正对着房门，是一座壁炉，绿色丝绒的炉台，上面可以看见放着些极其精致的摆设，那是他们两家昔日荣华的仅余的纪念品，其中有一个珍奇的座钟，外形是一头牙雕的驮塔宝象，塔中探出无数花枝；还有两只款式相同的枝形大烛台，及一些珍贵的中国古玩。壁炉挡灰板、柴架、火铲、火钳，全是最值钱的。

最大的那个花盆架搁在房间中央，架上的蔷薇花饰下，垂

着一个瓷质枝形花插。

法官女儿的病榻是路易十五朝代制作的，她躺在那种美观的白底描金的雕花木床上。床头有一张玲珑的细木镶嵌的小桌子，上面放着长期卧床生活的各种必需品。墙上装着一个双头烛台，用手推拉便可伸缩自如。病人面前放着一张极舒适而且正合她需要的小桌子。床上铺着一条华丽的有绗缝的棉被，还张着有褶裥的帏幔，帏幔用束带吊将起来。床上堆满了书，并且放着一只针线筐。如果没有那个活动烛台上的两支蜡烛，戈德弗鲁瓦很难看清在这些东西下面的女病人。

她只剩下一张极其白皙的脸，由于吃尽苦头而眼圈发黑，火热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她主要的饰物，是那一头秀美的黑发，无数巨大的发卷，一绺一绺地安排妥帖。只要见到床尾的那面便携式镜子就会使人猜测到梳理和照料这些头发花去病人早上不少时间。

那里各种时髦的东西应有尽有。几件小首饰——可怜的旺达的玩具——说明这种父爱已达到狂热的程度。

老人从一把路易十五式的华贵的白底描金、绒绣面子安乐椅上站起身来，朝戈德弗鲁瓦走了几步。戈德弗鲁瓦几乎认不出他来，他那冷峻严厉的面容满面春风，那是具有宫廷人士高贵风度而又显得轻松自如的老人所特有的高兴表情。他那棕褐色长棉外套与房间的富贵气象颇为协调，而且他还用一只金质镶宝鼻烟盒吸着鼻烟！……

“我亲爱的孩子，”贝尔纳先生拉着戈德弗鲁瓦的手对女儿说，“这位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那位邻居。……”

他示意外孙搬过一把扶手椅来，这种扶手椅共有两把，款式与那张安乐椅相仿，分别摆在壁炉的两边。

“这位戈德弗鲁瓦先生，他对我们真是宽宏大量……”

戈德弗鲁瓦深深地鞠了一躬，旺达点头还礼。戈德弗鲁瓦从她颈部弯曲、再弯曲的姿势看出，这个女病人的生命止于她的头脑了。瘦骨伶仃的臂膊、有气无力的双手，搁在洁白细致的被单上，象与躯体无关的东西，躯体则象是在床上不占一点地方。病人的必需品放在床头后面的一个架子上，用一条绸帘遮住。

“先生，您是我六年来见到的第一个人。除去医生，他们对我来说不是男人①。所以，您难以想象自我父亲通知我您将来访时起我的心情，……那是一种与我们的母亲夏娃同样的好奇心，……我父亲对我那么好，我那么爱我儿子，当然已足以填补一个如今几乎没有肉体的灵魂的空虚。然而，这个灵魂毕竟仍然是女性的灵魂。因此，我对您的来访如此关心，想必不会使您过于惊讶。……请您赏光和我们一起用茶……”

“戈德弗鲁瓦先生已经答应今天晚上在我们家作客。”老人说道，态度之优雅，就象是一个百万富翁在尽地主之谊。

奥古斯特坐在一把有绒绣坐垫的椅子上，在一张细木镶嵌黄铜装饰的小桌子前，借着壁炉上方枝形烛台的烛光念书。

“奥古斯特，我的孩子，叫冉过一个钟头再来给我们上

① 在法文中，男人一词也泛指“人”。

茶。”

她一面说，一面使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奥古斯特做了个手势作答。

“您相信吗，先生？六年来除了我父亲和我儿子，没有别人服侍过我，而我也不愿意要别人伺候了。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了。……我父亲不愿意叫冉到我房间来，他是一个可怜的诺曼底人，伺候了我们三十年。”

“我想先生一定见到过他，”老人机智地接过话头，“他锯木柴、搬木柴、做饭、上街买食品，他穿着条脏围裙，会把房间的优雅情调破坏掉的，这种气氛对于一个可怜的女子至关紧要，这个房间对她来说就是整个大自然了。……”

“是啊，夫人，令尊言之有理。……”

“为什么呢？……”她说，“假使冉把我房间弄坏，我父亲可以叫人重新装修。”

“是的，孩子，不过你无法离开房间，这使我无法重新装修，而且你不知道巴黎的地毯商！……他们要三个多月才能把你的房间重新装修完毕。你想想在揭地毯的时候，会扬起多少灰尘吧。叫冉来收拾你的房间吗？那可不行！……我们作为当父亲和当儿子的，自然细心周到，尽一切办法使你免遭扫除和尘埃之苦。……只要叫冉进来伺候我们，保管一个月就全完了……”

“这倒并非出于俭省，”戈德弗鲁瓦说，“而是为了您的身体，令尊言之有理……”

“我并无怨言。”旺达声音娇媚地说。

这声音产生了一场音乐会般的效果。灵魂、运动、生命，全都集注于眼神和声音之中，旺达通过精心研究（她当然有的是时间），竟然克服了由于牙齿脱落造成的困难。

“我还算幸运，先生。虽然我遭到可怕的灾难的袭击，至少还有财富给予我极大的支持来承受这种痛苦，……我们如果陷于赤贫之中，十八年前我就不在人世了，而我却一直活到现在！……我享有一些乐趣，这是面对死亡取得的胜利，因而这种乐趣更加强烈。……您会觉得我太爱讲话了。……”她微笑着说。

“夫人，”戈德弗鲁瓦说，“我请您一直讲下去，我从未听到过堪与您的声音媲美的……这简直是仙乐，吕比尼也没有这么动人……”

“请别提起吕比尼和那些意大利人。”老人说，声音里带着一缕哀愁。“尽管我们很有钱，我却无法给予我女儿这种享受，她精通乐理，音乐使她如痴如醉。”

“对不起。”戈德弗鲁瓦说。

“这就是我们的谈话方式。”女病人微笑着说，“等别人对您叫过几次‘留神’之后，您也就通晓在我们谈话中捉迷藏的规则了……”

戈德弗鲁瓦与贝尔纳先生迅速地交换了个眼色。贝尔纳先生见这位邻居眼里噙着泪花，就把手指搁在嘴唇上，告诫他不要经受不住这种考验，这是他和他外孙七年来共同作出的英勇行为。

这种高尚卓越、从不间断的做假，由于病人完全不知底细

而显得更触目惊心，此刻的戈德弗鲁瓦就如仰视削壁千仞，两位捕岩羚羊的猎人却如履平地，从容而下。老人在女儿床尾漫不经意地把玩那只精美的镶宝金盒，这一手活象高人作品中令人叫绝的神来之笔。戈德弗鲁瓦注视着鼻烟盒，心里暗想，为什么老人没将它卖掉或当出，但他决意等以后再向老人问及此事。

“戈德弗鲁瓦先生，今晚我女儿听说您要光临寒舍，感到极为兴奋，所有稀奇古怪的病症通通消失了。十二天来，这些病症使我们一筹莫展，……因此您可以想见我们对您有多感激。”

“还有我呢，……”女病人撒娇地喊道，媚人地倾着脑袋。“对我来说，戈德弗鲁瓦先生代表着整个社交场。……从二十岁以来，先生，我就不知道沙龙、晚会、舞会为何物。……要知道，我喜欢跳舞，又是个戏迷，尤其是个音乐迷。现在，我只能通过想象去猜测这一切！我看了许多书。我父亲则给我讲社交场的事情……”

听到这话，戈德弗鲁瓦身子一动，仿佛要屈起一只膝盖跪在那位可怜的老人面前。

“是啊，当他去意大利人大街的时候（他常去那里），他就对我描绘演员的衣着服饰、演唱的效果。啊！我真想把病治好。首先是为了我父亲，他完全是为我而活着，我则是通过他而活着、为他而活着；也是为了我儿子，我真想给他另一个母亲！啊，先生，我的老父亲……我的好儿子，真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其次，我活着也是为了能去听拉布拉什、吕比尼、唐

比里尼、拉·格里齐① 和《I puritani》②……，可是……”

“好了，我的孩子，安静些吧！……要是我们谈音乐，我们就完了！”老人微笑着说。

这种使他面容年轻起来的微笑令病人信以为真。

“瞧，我挺乖的嘛！”旺达以调皮的神情说，“可是你得给我手风琴……”

这种手拉的乐器是那时候开始发明的。不得已时，也可将它放在病人床边，只要用脚推压，就能发出风琴的声音。这种乐器中最完善的相当于一架钢琴，当时要三百法郎。那女病人由报纸杂志中得知有这种乐器，两个月来一直想要一架。

“夫人，您会得到的。”戈德弗鲁瓦见老人给他使眼色，就说。“我有一位朋友就要去阿尔及尔了，他有一架极好的手风琴。我可以去把它借来，在给您买新的以前，您先试试这架手风琴。这么响亮有力的声音可能对您不太合适。……”

“我明天能拿到吗？……”她象个克里奥尔③女人似急切地问道。

“明天，”贝尔纳先生说，“那太紧了，而且明天是星期天。”

“啊！……”她说着看了戈德弗鲁瓦一眼。戈德弗鲁瓦欣赏旺达眼神的无所不至，觉得仿佛看见她的灵魂在飞翔。

---

① 拉布拉什(1794—1858)、唐比里尼(1800—1876)、格里齐(1811—1869)和吕比尼一样，都是意大利著名歌唱家。

② 意大利文：《清教徒》。(意大利歌剧，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巴黎意大利剧院上演。巴尔扎克一再在他的作品中提及此剧，赞赏备至。)

③ 克里奥尔人，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种人后裔。

直至那时为止，戈德弗鲁瓦还不知道，声音和眼神成为全部生命所在时，能有如此巨大的威力。目光不再是目光，而是一团火，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一团圣火，是生命和智慧的富于感染力的辐射，是可见的思想！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代替了动作、手势和头的姿势。脸色的千变万化有如神奇的变色龙，使这种幻觉、或曰海市蜃楼更趋完美。这个备受痛苦折磨的、深陷在花边细麻布枕头里的脑袋就是一整个人。

戈德弗鲁瓦生平从未见过这么伟大的场景，他为之动情，不能自已。此时另一卓绝之处（在这充满诗意和忧患的环境中，一切都是奇特的）是，就连旁观者也只有灵魂在活着。这种惟有情感充塞其间的气氛具有一种神圣的感染力。人们在其中感到自己并不比那位病人更有肉体，而是完全成为精神的了。戈德弗鲁瓦凝望着一位漂亮女子的劫后之躯，仿佛置身于天国，忘记了房间里的精美陈设。半小时后他才瞥见一个摆满古玩的架子，上方有一幅出神入化的贝尔纳夫人肖像。病人请他走近些去观看，因为那是籍里柯的作品。

“籍里柯，”她说，“是鲁昂人，他家受过我父亲的恩惠，我父亲当时是首席庭长。他以这幅杰作来酬谢我们，您在这幅画里可以看到我十六岁时的模样。”

“你们拥有一幅极美的画。”戈德弗鲁瓦说，“那些人搜罗这位天才为数不多的作品，他们对这幅画一无所知……”

“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件寄托感情的东西了，”她说，“因为我仅仅以心灵生活，而我的生活是最美好的，”她说着看一眼她的父亲，在这一瞥中，她的整个灵魂都向他扑去。“啊！先

生，如果您了解我父亲的为人，……谁能相信这个高大严厉的法官（皇帝曾受过他不少好处，赐给他这个鼻烟壶；查理十世则用那套塞夫勒茶具作为对他的酬谢），在那里，"她指着半边靠墙的一张蜗形腿小桌子说，"谁能相信，这位政权与法律的坚强支柱、这位渊博的政论家的坚如铁石的心中，却有颗体贴入微的慈母之心。哦！爸爸！爸爸！亲亲我吧，……来啊！我要你亲我，你爱我的话……"

老人站起来，俯身床上，在他女儿白皙、宽阔、富有诗意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她的病症发作时也并不总能象这场感情的风暴一样强烈。

老人在房间里踱起步来，脚上穿着女儿为他刺绣的拖鞋，走路悄然无声。

"您是干什么的呢？"歇了一会，她又问戈德弗鲁瓦。

"夫人，我受命于某些虔诚的基督徒，扶危济困。"

"啊！这真是一种美好的使命，先生！"她说，"您相信吗？我也曾想致力于这种事业？……不过我什么没有想过啊！……"她摇摇头说，"痛苦就象一支为我们照亮生活的火炬，……要是我能恢复健康！……"

"你会尽情游乐的，我的孩子。"老人说。

"当然，"她答道，"我有这个愿望，可是我会有这种能力吗？我希望，我儿子将成为无愧于他祖父和外祖父的法官，他将离开我。有什么办法呢？假如上帝还我生命，我将把生命贡献给上帝。哦！是在给予你们想要我给予你们的那一部分之后！"她看着她父亲和她儿子叫道，"有些时候，爸爸，德·迈

斯特①先生的观点总在我头脑里盘旋，我觉得我是在补赎某一罪孽。”

“这就是你念那么多书的好处。”那老人喊起来，显然心里很难受。

“那位正直的波兰将军，我的外祖父，曾经完全无意地卷入瓜分波兰的事件。”

“好了，又是波兰！”贝尔纳说。

“有什么办法呢，爸爸！我遭受地狱般的痛苦，令人厌倦生命，我也对自己感到厌恶。我究竟为什么该受这种罪呢？这种疾病不是简单的身体不适，而是整个机体都败坏了，而且……”

“唱一支你可怜的母亲常唱的国歌吧，戈德弗鲁瓦先生会很高兴的，我对他谈起过你的嗓子。”老人说，显然想让女儿忘掉这种念头。

旺达以低沉柔和的歌喉唱起一支波兰歌曲，使戈德弗鲁瓦如醉如痴，感伤不已。这支曲子与布列塔尼那些拖长声调的忧伤的曲调颇为相似，是一曲动人心弦、余音绕梁的诗篇。戈德弗鲁瓦一面听旺达唱歌，一面注视着她，但他受不住这位近乎疯狂的病残女子那种着迷的目光，便将视线移到悬挂于床顶华盖两侧的橡栗形流苏上。

“哈！哈！”旺达见戈德弗鲁瓦注意那些流苏，便笑了起来。“您在想，这是干什么用的，对吗？”

---

① 德·迈斯特(1753—1821)，法国教权主义理论家和外交家。

“旺达！”她父亲说，“好了，安静一些，我的女儿！瞧，茶来了。这是一架价格昂贵的机器，先生。”他对戈德弗鲁瓦说，“我女儿不能起身，如果铺床或更换床单也不能呆在床上。这些绳索与滑轮相连，在她身下铺一方皮革，皮革四角有环，再挂上这四根绳索，我们就能把她搬起来，她也不累，我们也不累。”

“把我拐走！①把我拐走！”旺达疯疯癫癫地一再说道。

幸而奥古斯特端着茶壶来了，他把茶壶放在一张小桌上，再摆上那套塞夫勒瓷茶具，各色糕点和三明治；又端来稀奶油和黄油。见到这些东西，使本来已经要发病的旺达又完全变了样子。

“喏，旺达，这是拿当新出的小说。你今天晚上如果又醒过来，就不愁没书看了。”

“《多尔的明珠》！啊！这大概是个爱情故事。奥古斯特，你看，我会得到一架手风琴！”

奥古斯特猛地抬起头来，以异样的神情看了外公一眼。

“您看，他多爱他母亲！”旺达又说，“过来亲亲我，我的小猫咪。不，你应该谢这位先生，而不是你外公。我们的邻居明天要借给我一架手风琴。——那是什么样的，先生？”

戈德弗鲁瓦见老人做了个暗号，就一面详详细细地对她解释手风琴是怎么回事，一面细细品尝奥古斯特沏的茶，那茶确属上品，味道极为香醇。

---

① 此处原文为enlever，既可解为“举起”又可理解为“拐走”。

十点半左右，那位新手告辞了。祖孙二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景象使他再也看不下去，他佩服他们的英勇气概，以及日复一日地扮演同样沉重不堪的双重角色的耐性。

“这一来您了解我们所过的生活了，先生。”贝尔纳先生对他说，“每时每刻都要象处处留神的小偷一样提心吊胆。一句话、一个手势就会害死我女儿！她所熟悉的那些小玩意儿少了一件，就会泄露天机，她那能透见墙外事物的思想就会猜到一切。”

“先生，”戈德弗鲁瓦说，“星期一，哈佩佐恩将为您女儿作出诊断，他已经回巴黎了。但我怀疑，科学能否使这样的身体康复……”

“哦，我没指望这个。”前任法官说，“只要使她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刚才全仗您的机智应付了，先生。我真该谢您，因为您全都明白了。……啊呀！又发作了！”他听见房间里发出一声叫喊，就说，“她耗尽了精力！”

老人与戈德弗鲁瓦握了握手，奔回家去。

第二天早晨八点，戈德弗鲁瓦去叩那位波兰名医的门。一名贴身男仆把他领到小公馆的二楼，他在门房去找男仆通报的时候已经打量过这座公馆。

幸运的是，正如他所料，准时来到使他免去了等候之苦。他大概是第一个到的。他穿过一个极其简单朴素的前厅，走进一间宽大的诊室，只见一位身穿便袍的老人抽着长烟斗，那件黑色阿利平毛葛的便袍已经变得油光可鉴，说明这还是从波兰移居法国时的东西。

“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吗？”那犹太医生对他说，“您并没有病啊！”

他的目光落到戈德弗鲁瓦身上，那目光具有波兰犹太人眼中那种好奇与尖刻的神情。他们的眼睛仿佛长着耳朵。

哈佩佐恩是个五十六岁的男子，长着土耳其人的小短腿，上身宽阔而发达，这使戈德弗鲁瓦大为惊奇。他身上有几分东方人的气质，他的脸在年轻时候一定非常英俊，如今只剩下一个希伯来人的长鼻子象大马士革弯刀一般弯曲着。真正波兰人的前额，宽阔而高贵，只是象一张揉过的纸似地布满皱纹，令人想起意大利老画师们笔下的圣约瑟。眼睛象海水一样绿，而且和鹦鹉眼睛一样，周围裹着深灰色的膜，表现出登峰造极的狡猾和吝啬。嘴象伤口般地咧开，为这副阴森的脸增添了戒心极重的表情。

在这张苍白清癯的脸（哈佩佐恩瘦得出奇）上面是梳得马马虎虎的灰色头发。一脸极其浓密的、掺有几根银丝的长长的黑胡子为这张脸增色不少。胡子遮去了半张脸，使人只能见到前额、眼睛、鼻子、颧骨和嘴巴。

革命家列列韦尔①的这位友人戴着一顶黑丝绒无边圆帽，遮住了前额的一角，使金黄色的前额更加醒目，颇有伦勃朗②的笔意。

那位以其医术和吝啬闻名的医生提出的问题，使戈德弗

① 列列韦尔（1786—1861），曾发动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华沙沦陷后流亡巴黎，任波兰流亡者委员会主席。

②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雕刻家。

鲁瓦有点意外，他暗自寻思：

“莫非他把我当成了小偷？”

问题的答案就在医生案上和壁炉上，戈德弗鲁瓦自以为是第一个来的，其实却是最后一个。求诊的人在壁炉上和桌边放下了颇重的贽礼。戈德弗鲁瓦见到一摞摞二十法郎和四十法郎的银币，还有两张一千法郎的纸币。那是一个早上的收入吗？戈德弗鲁瓦颇感怀疑。他认为那不过是某种精心的布置而已。也许那位吝啬又谨慎的大夫是想这样索取诊费，让那些经过挑选的富有的病家以为，别人给他的都是大把票子，而不是三两个小钱。

摩西·哈佩佐恩也确实应该得到丰厚的酬金，因为他手到病除，而且治愈的恰恰都是医学上束手无策的不治之症。在欧洲，一般人不了解，斯拉夫诸民族拥有许多秘方，他们有一整套灵丹妙药，那是与中国人、波斯人、哥萨克人、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交流的结果。在波兰，有些被人当做巫婆的农家妇女用草汁根治了狂犬病。在那个国家，对某些植物、某些树皮粉末的效验有一套不见于药典的单方，家喻户晓，而且果有奇效。

哈佩佐恩因使用那些粉末和药材，曾有五、六年功夫被人看成一个江湖郎中。其实他具有名医的天生本领。他不仅博学而且见多识广，还曾遍游德国、俄国、波斯、土耳其，收集传统医学资料。他当初是跟着他父亲——一位流动商贩去那些国度的。由于他懂化学，他成了在所有他到过的国度中，散佚于法国人所谓“三姑六婆”之间的秘方的活字典。

不要以为在《理查在巴勒斯坦》① 一书中，撒拉丁治愈英国国王的那一幕纯属虚构。哈佩佐恩有一只绸袋，他将绸袋浸入水中，使水略微染上颜色，有些热病病人喝了这水便能霍然而愈。据他认为，草药疗效无穷，连最可怕的病症也有可能治愈。然而他象他的同行一样，有时也会在某些不可理解的病症面前望而却步。哈佩佐恩喜欢顺势疗法，主要是靠疗法而不靠其药物。他当时与黑代纽斯·德·德莱斯德，舒里乌斯·德·海德尔堡②，以及那些德国名医通信往来，尽管他有许多发现，却守口如瓶，也不愿意收门生。

周围的陈设与这位从伦勃朗的画中逃下来的人物颇为协调。诊室里糊着仿绿丝绒壁纸，小家子气地摆着一张绿色长沙发。混纺的绿地毯经纬毕露，给病人坐的一张黑皮面子的大扶手椅放在窗前，窗上挂着有褶裥的绿窗帘，一把罗曼式桃花心木包绿摩洛哥皮的办公用扶手椅则是大夫的座席。

壁炉与一张长桌之间（他正在长桌前写字），放着一个铁制的保险箱，箱门正对着壁炉。在壁炉对过的那面墙壁正中，有一只威尼斯花岗石挂钟，钟座上立着一组青铜雕像，表现的是"爱"与"死"的游戏。那是一位德国大雕刻家的赠礼，大概哈佩佐恩治好过他的病。壁炉台上有一只独脚盘，放在两只

---

① 《理查在巴勒斯坦》，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其中描写苏丹撒拉丁一世将药袋泡于水中治愈狮心理查。一八四四年曾有一出以此为题材的三幕歌剧上演。

② 黑代纽斯（1797—1862）、舒里乌斯·德·海德尔堡，皆当时名医，两人都曾为后来成为巴尔扎克夫人的韩斯卡夫人治病。

烛台之间，算是全部摆设。长沙发两边各有一只乌木墙脚柜，用来放托盘。戈德弗鲁瓦看见托盘里放的是银盆、长颈大肚凉水瓶和毛巾。

这种简单到几乎一无所有的陈设使戈德弗鲁瓦印象深刻，但他只瞥了一眼便已把这一切尽收眼底，并且恢复了冷静。

"先生，我身体完全健康，我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一位女士而来。您早该去看她了。那位太太住在蒙巴那斯街。……"

"哦，不错，那位太太差她儿子来找过我几回，……好吧，先生，让她来这里门诊吧。"

"让她来?!"戈德弗鲁瓦生气地说，"可是，先生，连把她从床上搬到椅子上都不行，而必须用托带把她吊起来。"

"您不是医生吧，先生?"那犹太医生问道，他露出一副奇特的怪相，使他的嘴脸变得比实际上更丑。

"如果纽沁根男爵差人来对您说，他身体不适，要您看病，您会说'让他来'吗?"

"我会去看他。"那犹太人冷冷地答道，往一只盛满沙子的桃花心木荷兰痰盂里唾了一口。

"您会去看他，"戈德弗鲁瓦温和地说，"因为纽沁根男爵有二百万法郎的岁入，而且……"

"其余的与生意无关，我为这一点就会去看他。"

"那好！先生，您就为同样的理由去看蒙巴那斯街的女病人吧！我没有纽沁根男爵那样的财产，不过我可以告诉您，您可以自定治好她病的价钱，或是诊疗费，如果您未能治愈的话，……我可以预付诊费。不过，先生，您是个波兰流亡者，我

想，还是个共产主义者，您怎么就不能为波兰作出一点牺牲？那位太太是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的朋友塔洛夫斯基将军的外孙女。”

“先生，您是来要求我为那太太治病，而不是来指教我的。在波兰我是波兰人，在巴黎我就是巴黎人。各人有各人做好事的方式。请您相信，我的所谓贪婪自有其道理。我积聚的宝库自有其用途，正当的用途。我出售健康，富人买得起，我让他们出钱购买。穷人有他们的医生。我要不是有我的目标，也就不会行医了。我生活淡泊，却终日奔波；我天性疏懒，曾经很贪玩……结论呢，年轻人？您还没有长到可以评价老人的岁数呢。”

戈德弗鲁瓦不吭声了。

“您和那个只有匹夫之勇，而把国家拱手送给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蠢才的外孙女是邻居吗？”

“是的，先生。”

“请您星期一下午三点不要出门，”他放下烟斗，拿过记事本写了几个字，说：“我去后您付给我二百法郎，如果我答应治好她的病，您就给我一千埃居，……据说那位太太全身萎缩，象掉到火里去过一样？”

“先生，据巴黎的第一流名医认为，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其错乱程度到了他们不是亲眼目睹就无法置信的地步。”

“哦！我现在想起那小老头告诉我的病情来了。……明天见，先生。”

戈德弗鲁瓦向这位奇特而非凡的人物道别出来。那人身

上没有丝毫医生气息，根本看不出是个医生，连他的诊室也是如此，那间空荡荡的诊室里唯一引人注目的家具便是于雷或菲歇制造的那个了不起的保险箱了。

戈德弗鲁瓦及时赶到了维维安讷街，在关店之前买下一架华丽的手风琴，他把地址告诉店里，叫他们在他回去之前给贝尔纳先生送去。然后他又经由奥古斯坦码头去修女路，希望那些代售书籍的店铺中还有哪家还没关门。他果真找到一家，并和一个年轻的店员就法学书籍进行了一番长谈。

他遇见德·拉尚特里夫人和她的友人望过弥撒回来。戈德弗鲁瓦见她望着自己，便意味深长地点头作答。

"怎么，"他对她说，"我们亲爱的阿兰老爹没和你们一起？"

"这个星期天他不来了，"德·拉尚特里夫人答道，"您下星期天才见得到他，……除非您到他跟您约定的碰头地点去看他。"

"夫人，"戈德弗鲁瓦低声说，"您知道他不象其他几位那么使我生畏，我想找他忏悔。"

"那我呢？"

"哦，您么，我会什么都对您说，我有许多话要说。我初次上阵就碰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苦难，贫困与豪华的怪异的结合，还见到一些高尚的人物，他们远胜过最走红的作家创造的任何形象。"

"现实，尤其是精神现实，总是高于艺术，正如上帝高于他的造物。好了，"德·拉尚特里夫人说，"您来对我讲讲您在未

知的国土所作的初次旅行吧。”

尼古拉先生和约瑟夫先生（韦兹神甫还要在圣母院待一会儿才来），让德·拉尚特里夫人和戈德弗鲁瓦留了下来。戈德弗鲁瓦对头天晚上的亲身感受记忆犹新，他详详尽尽地讲述了自己的全部见闻。置身于那种景象和环境所得的初次印象使他讲得生动有力，富于激情。他讲得非常成功。温和安静的德·拉尚特里夫人虽说早已惯于涉足痛苦的深渊，仍然流下了眼泪。

“您送手风琴那件事做得很对。”她说。

“我想做的事远不止这一件。”戈德弗鲁瓦答道，“这是第一个使我体会到行善的乐趣的家庭，我想让那位高贵的老人能得到他的巨著最大部分的赢利。我不知道您对我的能力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是否同意让我来进行这么一笔买卖。根据我刚才打听来的情况，那本书如果印一千五百册需要九千法郎，卖出去最少能得二万四千法郎。由于我们还必须先偿清以手稿作为抵押的三千几百法郎，我们就要担一万二千法郎的风险。噢，夫人，要是您能知道，我从奥古斯坦码头来这里时是多么后悔，自己不该那么轻率地挥霍掉那份微薄的家产！我似乎也开始有那么点乐善好施的精神了。我具有初入教者的热忱，我要和你们一样生活，我会为你们争气的。这两天，我常庆幸使我住到这里的偶然机遇。我将在一切事情上都服从您的指示，直到您觉得我能成为你们中的一员。”

“好吧，”德·拉尚特里夫人思索了一下，严肃地答道：“请听我说，我有些重要的事情得告诉您。您是被苦难所具有的

诗意吸引住了，我的孩子。是啊，苦难往往也具有诗意。因而我认为，诗意就是某种过度的情感，痛苦也是一种情感，而人们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痛苦！”

“是的，夫人，我受到了好奇心这个恶魔的支配，……有什么办法呢？我还没有养成深入苦难生活的习惯，还不能象您那三名虔诚的天主的士兵那样平静地上阵。可是，要知道我是在好奇的冲动过去之后才决心献身你们的事业的！……”

“听着，我亲爱的天使。”德·拉尚特里夫人说，她吐出这几个字的时候，态度圣洁和蔼，使戈德弗鲁瓦异常感动。“我们禁止自己、绝对禁止（这并非夸大其辞，被禁止的事情我们连想也不会去想……），我们禁止自己去做买卖。印一本书出售以期获利，这是一种买卖，而这类活动会使我们陷入商业的麻烦之中。当然，我觉得这桩买卖颇为可行，甚至很有必要。您以为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吗？我们曾经二、三十次，上百次见过这样解救一些家庭甚至商号的可能性！然而，这类买卖会使我们成为什么人呢？我们会成为商人。……对落难的人进行资助，不是越俎代庖，而是使之具备工作的条件。日后您会遇见比这更悲惨的苦难，您也这么干吗？您会垮掉的！您想想，我的孩子，蒙日诺先生的银行一年以来已经不能再负责我们的帐务了。您将有一半时间要用于管帐。我们如今在巴黎已有近两千个债务人，我们至少应当知道那些人能够偿还我们的债务的数目。……我们从不讨债，我们只是等人归还。我们算过，借出的钱有一半收不回来，另一半有时能加倍还给我们。……比如说，假使那位法官死了，那么这一万二千法郎

就很靠不住了。假设他女儿病好了，他外孙学成了，而他有朝一日又当了法官，……那么，如果他讲信义，他会记起自己的债务，会超过原来的款额把穷人的资金奉还我们。您知道吗？不止一个家庭，被我们用无息贷款从贫困中解救出来，他们走上富裕之路以后，都把一部分钱分给穷人，两倍、有时三倍地把借款还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唯一的买卖。至于您所关心的那件事（您应当关心），首先您要想到那位法官作品的销路取决于作品的质量，您看过他的书没有？其次，即使那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又有多少优秀的作品接连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成功！多少桂冠是在作者身后才放上他们的坟头！而且我知道，书商都有一套谈买卖、成交的手法，这使他们的买卖成为巴黎所有行当中最走运而又最难搞清楚的一行。尼古拉先生会告诉您这些由于书的本质而固有的困难。所以，您看，我们是明智的，我们体验过各种苦难，也具有各行买卖的经验，我们早就开始研究巴黎了。……蒙日诺一家给予我们帮助，我们得到他们指点，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知法兰西银行始终对书商这一行买卖存有戒心，尽管这是最赚钱的买卖，但不是好做的。……至于拯救那个高尚的家庭摆脱贫困之苦所需要的四千法郎（因为还应算上使那个可怜的孩子和他外祖父能够吃饱饭并有象样的衣着所需款项），我会给您这笔钱的。……有一类苦难，灾祸和创伤，我们应毫不迟疑、立即包扎治疗，而不论我们援救的是什么人：宗教信仰如何、为人是否有信义、性格好坏，这一切全无所谓。但是一旦涉及借贷穷人的资金，以工商业这种积极的形式帮

助落难的人，……那我们就要寻求保障，象高利贷者那样一丝不苟了。所以，在救急之外，就请把您的热情局限于为那老人找一位尽可能诚实的书商吧。这事应当找尼古拉先生。他认识一些写过法学著作的律师、教授。下星期天，他准能告诉您一个好主意。您放心吧，只要有可能，这个困难是会解决的。然而，也许最好先让尼古拉先生拜读一下那位法官的书。……如果办得到的话，请把他的著作要来一读……"

戈德弗鲁瓦对这位妇人的明智通达惊叹不已，他还以为她仅仅是在慈善精神的鼓舞下行动的。他屈下一个膝盖，吻了吻德·拉尚特里夫人美丽的手，对她说：

"这么说，您还是理智的化身！"

"干我们这一行应当无所不是。"她快活而温和地说。那是真正的圣德所特有的快活表情。

"怎么，我们有两千个帐户！"他叫道，"这业务可真庞大！"

"哦，两千个可能归还债款的帐户。"她答道，"我刚才对您说过，这全凭我们的受惠人的正直高尚，我们还有足足三千户人家是永远只能还给我们以感激的。所以，再说一遍，我们感到有必要记帐。如果您能经受任何考验并严守秘密，您将成为我们的金融权威。我们不得不立一本日记帐，一本往来帐户总帐和一本现金帐。我们当然有记录，不过那样查找起来太费时间。……那两位先生回来了。"她又说。

戈德弗鲁瓦神色严肃而沉静，他起初很少加入谈话。德·拉尚特里夫人刚才向他透露的情况使他深为震惊，德·拉尚特里夫人的语气说明她想酬谢他的热情。

“两千个受惠的家庭！”他想道，“如果这些家庭都象贝尔纳先生那样费钱，那就是说，我们在巴黎撒出了几百万法郎？”

这是戈德弗鲁瓦世俗观念的最后一次冲动，他的世俗观念已经不知不觉地消失了。经过思索他意识到，德·拉尚特里夫人、阿兰先生、尼古拉先生、约瑟夫先生和包比诺法官的财产，加上韦兹神甫募来的捐款，以及蒙日诺银行给予的贷款，一定是笔巨大的资产，而十二年或十五年来又加上那些知恩图报的受惠者的赠予，如同滚雪球一般，这笔资产一定是与日俱增，因为这些乐善好施的人自己从不动用这笔钱。他渐渐看清这个宏大事业的面目，他参加这个事业的愿望也随之增强了。

大约九点光景，他想步行回到蒙巴那斯街。可是德·拉尚特里夫人害怕那条街过于偏僻，一定要他坐一辆双轮轻便马车回去。下车的时候，虽然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光亮，戈德弗鲁瓦还是听到了手风琴的声音。当他走到楼梯口，奥古斯特（他大概在等着戈德弗鲁瓦上来）把房门打开一条缝，说道：

“妈妈很想见您，我外公也请您来喝一杯茶。”

戈德弗鲁瓦走进房间，见那位女病人由于演奏乐曲的乐趣而喜笑颜开，容光焕发，两眼闪闪发光，宛如两颗钻石。

“我本该等您来，为您演奏第一支曲子的，可是我象饿汉扑到一桌佳肴上那样扑到这架手风琴上。您是理解我的，那么我就情有可原了。”

于是旺达对他儿子作了个手势，她儿子过来坐着踩踏板，

给风琴下部的风箱鼓气，而女病人则象圣赛西尔般仰望天穹，手指立时恢复了力量和灵巧，练习起《摩西祷词》① 的变奏曲来，她儿子替她买来这支名曲后，她儿小时就写出了变奏曲。戈德弗鲁瓦听出她的堪与肖邦媲美的音乐禀赋。那是以笼罩着悲哀温柔气氛的非凡乐音表现的灵魂。贝尔纳先生以目光向戈德弗鲁瓦打招呼，眼神中流露出一种许久不曾有过的感情。如果这位饱经忧患的干瘦老者不是早已流尽了眼泪，他的目光会是潮润的。这一点不难猜到。贝尔纳先生一面把玩着鼻烟壶，一面难以形容地入迷地注视着他女儿。

"明天，夫人，"音乐停止后，戈德弗鲁瓦说，"明天您的命运就要见分晓了。我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大名鼎鼎的哈佩佐恩明天三点要来这里。——他答应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他附着贝尔纳先生耳朵说。

老人站了起来，抓住戈德弗鲁瓦的手，拉他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在壁炉那边。他打着哆嗦。

"我将度过怎样一个夜晚啊！那将是最后的判决！"他对他耳语道，"判决我的女儿或是痊愈或是终身不治！"

"鼓起勇气，"戈德弗鲁瓦说，"用完茶点请到我家去。"

"停一停，我的女儿。"老人对旺达说，"你会发病的。这么使劲过后会精疲力尽的。"

他叫奥古斯特把乐曲拿开，把他女儿的茶端过去，其爱抚温存有如在抚慰一个不耐烦的小孩的奶娘。

---

① 罗西尼所作歌剧《摩西在埃及》中著名的一段。

“他怎么样，那位医生？”她问，已经因为又要见到一位新人而分心了。

旺达和所有的囚徒一样好奇心很重。她的病在身体方面暂无症状时，仿佛会转移到精神方面。于是，她常有一些心血来潮的奇想、强烈的古怪念头。她想见罗西尼，因为她父亲不肯把罗西尼带来而哭泣。她还以为她父亲依然位高权重呢。

戈德弗鲁瓦详尽地描绘了一番那位犹太医生和他的诊室。她并不知道她父亲曾经采取的步骤，贝尔纳先生叫他外孙别讲自己去请过哈佩佐恩，生怕使他女儿产生未必能够如愿的希望。旺达如饥似渴地听着戈德弗鲁瓦的每一句话，她着了迷，急切盼望见到那位古怪的波兰人，简直象着了魔一样。

“波兰经常出些这种神秘的奇人。”前任法官说，“例如，当今除了这个医生，还有得到天启的数学家霍埃内·渥隆斯基，诗人密茨凯维支，受神灵启示的托维扬斯基，具有超乎自然才能的肖邦。国事动荡总是产生一些半截子巨人。”

“哦！亲爱的爸爸！您真了不起！您假使把您说的仅仅为逗我开心的话记录下来，您就发大财了，……您想得到吗，先生？我那年老的好父亲在我没有小说可看时，为我编造了一些奇妙的故事，这样使我入睡。他的声音给我以抚慰，他常常以他的才智平息我的痛苦，…… 谁能给他以报答啊！……奥古斯特，我的孩子，你应该替我亲吻外公的每一个脚印！”

少年抬起一双湿润的、美丽的眼睛看了一下母亲，目光里充满长期以来压抑着的怜悯，这简直是一首诗！戈德弗鲁瓦

起身抓住奥古斯特的手握着。

“夫人，上帝在您身边安排了两名天使！……”他叫道。

“是的，我知道。所以我常责备自己惹他们生气。来吧，亲爱的奥古斯特，亲亲你的母亲。所有的母亲都会以有这样的孩子而自豪，先生。他象金子一般纯洁、心地坦白，灵魂毫无污点，不过有点过分富于情感，象他妈妈一样。上帝把我钉在床上，也许是为了使我免于做出……情感过于丰富的女人做出的……傻事来。”她微笑着补充了一句。

戈德弗鲁瓦微笑着行了个礼做为回答。

“再见，先生，特别要请您谢谢您的朋友，他使一位可怜的残废女人感到幸福。”

戈德弗鲁瓦回到自己家，和随他而来的贝尔纳先生单独在一起，他说道：“先生，我想，我可以向您保证，您不会遭到那帮正人君子的盘剥。我能筹足必要的款项，不过您得把您那份定期赎回①文书交给我。……为了更好地帮助您，您最好把您的作品也交给我……不是我看，我没有那个学识对您的著作加以评价，而是给一位清廉正直的前任法官看，他负责根据作品的价值为您找个讲信誉的书商，您可以与之签订一个公正的合同。……关于这件事我不勉强您。在您决定以前，请先收下这五百法郎，”他把一张钞票递给目瞪口呆的老法官说，“这是为了应付您急需的开支。我不要您出具任何字据，您只受良心的约束，而且可以等您家道中兴之后再说，……我

① 定期赎回，即在一定期限内，将卖价和一应费用归还买主，赎回一件卖出的东西。

还要满足哈佩佐恩……”

“您到底是什么人？……”老人跌坐到一把椅子里问道。

“我本人微不足道，”戈德弗鲁瓦答道，“不过，我为一些有力量的人物服务，他们现在已经获悉您的苦难，并且对您很关心，……请别多问了。”

“那么那些人的动机是什么？……”老人说。

“宗教，先生。”戈德弗鲁瓦答道。

“这可能吗？……宗教……”

“是的，罗马天主教。……”

“呀！您是耶稣会的吗？……”

“不是，先生。”戈德弗鲁瓦答道，“请不要有疑虑。那些人除了救助您、使您家庭幸福以外别无任何企图。”

“难道慈善除了虚荣还能是其他东西？……”

“哎！先生，请别亵渎圣保罗阐明的神圣的天主教善德！……”

听到这个回答，贝尔纳先生在房间里大步踱了起来。

“我同意，”他突然说，“而我只有一个办法谢您，那就是把我的作品托付给您。对于一位卸任法官来说，注解和引文部分是不需要看的。我对您说过，我还剩引文没有抄录，这需要两个月工夫，……明天见。”他握了一下戈德弗鲁瓦的手说。

“我难道使他改变信仰了？……”戈德弗鲁瓦思忖着，那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作出最后答复时，面部流露出的新的表情，使他印象深刻。

第二天下午三点，一辆出租双轮轻便马车停在房子面前，

戈德弗鲁瓦看见哈佩佐恩裹着一件宽大的熊皮大衣下了车。头天夜间气温骤降，寒暑表上标明是华氏十度[①]。

犹太医生好奇地偷眼打量他昨天的主顾接待他的房间。戈德弗鲁瓦见他眼里闪过一道匕首刃尖般不信任的寒光。他露出的这种转瞬即逝的怀疑使戈德弗鲁瓦心里直发冷，他想，这人在买卖上一定是冷酷无情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以为，天才与善良总是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又感到一阵厌恶。

“先生，”他说，“我知道我的房间陈设简陋，使您放心不下，所以请您别对我的行事方式感到奇怪。这是您的一百法郎[②]，这儿还有三张面值一千法郎的钞票。”他又从票夹里抽出德·拉尚特里夫人给他的几张票子说道，那是用来赎回贝尔纳先生的作品的。“您若是仍然担心我的支付能力，我可以请胜利路的银行家蒙日诺兄弟作为执行我们协议的担保人。”

“我认得他们。”哈佩佐恩答道，把那五枚金币塞进口袋。

“他会去找他们。”戈德弗鲁瓦想。

“那么，病人住在哪里？”医生问，他站起身来，就象一个知道时间价值的人。

“请从这里走，先生。”戈德弗鲁瓦说，走在前头为他带路。

那犹太人以怀疑的、明察秋毫的目光打量着他走过的地方。他具有间谍般的眼力，因此他从法官和他外孙的卧室门口明显地见到了贫困的悲惨迹象。倒霉的是，贝尔纳先生刚好去那个房间换上他那套去女儿卧室穿的衣服，由于忙着过

---

① 华氏十度约等于摄氏零下十二度。

② 上文说要付二百法郎，但此处说一百法郎，原文如此。

来开门，没把那间狗窝的门关好。他庄重地向哈佩佐恩致敬，并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女儿的房门。

"旺达，我的孩子，医生来了。"他说。

于是他闪到一边让依旧穿着熊皮大衣的哈佩佐恩进去。犹太人对那个房间与其他房间的天壤之别颇感惊异，那个房间在这一带、特别是在这座房子中，是个奇特的例外。不过，哈佩佐恩很快也就不再惊异了，因为他常见到在德国和俄国的犹太人中有类似的现象，表面上一贫如洗，实际上却藏着大笔财富。从门口到病人床前，他不住地注视着病人，走到她床头时，他用波兰话对她说：

"您是波兰人吗？"

"不，我不是，我母亲是波兰人。"

"您外祖父塔洛夫斯基将军娶的是谁？"

"一个波兰女子。"

"哪个省的？"

"平斯卡省索博留斯卡市。"

"很好，这位先生是您的父亲？"

"是的，先生。"

"先生，"他又问，"您的夫人？……"

"她去世了。"贝尔纳先生答道。

"……她是否长得很白？"哈佩佐恩说着做了个微小的手势，并由于被人打断话头而有点焦躁。

"这是她的肖像。"贝尔纳先生过去摘下一个精致的镜框说。镜框里镶有几帧精美的微型肖像画。

哈佩佐恩摸着病人的头，抚弄着她的头发，同时凝视着旺达·塔洛夫斯基（出嫁前为索博留斯卡女伯爵）的肖像。

"请告诉我这种病的症状。"

于是，他坐到软座圈椅里，父女轮流向他讲述病情约有二十分钟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始终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旺达。

"夫人您有多大年龄？"

"三十八岁。"

"好哇！"他叫着站起身来，"我保证治好她的病。我不敢说能使她双腿恢复功能，但她的病是能治好的。不过，要让她住到我们那里的疗养院去。"

"可是，先生，我女儿不能挪动。"

"我向您保证治好她的病，"哈佩佐恩用权威的口气说，"可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才能担保……您知道吗？她目前这种病会变成另外一种可怕的疾病，或许会拖一年，至少六个月。……既然您是她父亲，您可以去探视她。"

"您能肯定吗？"贝尔纳先生问。

"肯定！"犹太人说，"这位太太身上有一种本原、一种民族气质，必须使她摆脱这些东西。您来时，送她到夏约，下圣彼得街哈佩佐恩大夫疗养院。"

"怎么送呢？"

"用担架送，跟送其他病人上医院一样。"

"可是走这一路会送她命的。"

"不会。"

哈佩佐恩一面口气生硬地说这声"不会"，一面已经走到

了门口。戈德弗鲁瓦在楼梯上追上他，那犹太人热得透不过气来，对他耳语道：

“除了那一千埃居，每天还要付十五法郎，预付三个月。”

“好的，先生。那么，您担保治愈她吗？”戈德弗鲁瓦登上轻便马车的踏脚板问，那医生已经在车子里了。

“我担保。”那波兰人答道，“您爱那位太太吗？”

“不。”

“您别把我的话告诉他们，我向您透露情况是为了证明我有把握治好她的病，但您如果不能严守秘密，您就会送掉那位太太的命……”

戈德弗鲁瓦只是做了个手势作为回答。

“她十七年来患的是波兰纠发病，她所受的种种折磨都是由于这种病所致，我见过比这更可怕的病例。而如今只有我才知道怎样诱发这种病，以便把她治愈，因为这种病不是总能治愈的。您瞧，先生，我够大方的。如果这位太太是个阔太太，象纽沁根男爵夫人或是其他当代富豪的夫人、小姐，想治好这种病就得付给我十万、二十万法郎。总之，我要多少就得付给我多少！……而我跟您要的钱还不够塞牙缝。”

“她在路上？……”

“没关系！她会象死了一样，但她死不了！……病愈以后她还能活一百岁。走吧，雅克！……快点，去殿下路！……快一点！……”

于是，他让戈德弗鲁瓦站在大街上，愣愣地目送马车渐渐远去。

“那穿熊皮大衣的怪人到底是什么人？……”沃蒂埃大妈问道。什么事也躲不过她的眼睛。“轻便马车的车夫对我说的是实话吗？他是巴黎最有名气的医生？”

“这跟您有什么相干，沃蒂埃大妈？”

“哦，毫不相干！”她做了个鬼脸说。

“您不站到我这一边可就失算了，”戈德弗鲁瓦慢慢走回房子说，“您本来能赚到更多的钱，比跟着巴贝先生和梅蒂维埃先生多，您从他们那里捞不到什么。”

“我难道跟他们是一伙的吗？”她耸耸肩膀说，“巴贝先生是我的房东，就这么回事。”

过了两天，贝尔纳先生才下决心与女儿分别并把她送到夏约。戈德弗鲁瓦与这位前任法官分别在担架两边走着，担架铺着蓝白道人字斜纹布，上面躺着那宝贵的病人，她几乎是绑在床垫上，她父亲实在担心她发病时会跳将起来。总之，他们这一队人三点出发，五点左右太阳下山了才到达疗养院。戈德弗鲁瓦付清了医生所要求的一季度四百五十法郎①住院费，换得一纸收据。他下去给那两个抬担架的一点小费，贝尔纳先生迎上前去，从床垫下取出一个厚厚的打着火漆印的大纸包，递给了他。

“应该叫他们去一个人替您找一辆轻便马车，”老人说，“这四卷书您拿不了多远就会累的。这是我的作品，请把它交给我的审稿人，我给他整整一个星期时间，我至少要在这里住

① 原文如此。按，此处应为一千三百五十法郎，因为哈佩佐恩要求每天付十五法郎，一个月即已四百五十法郎。故疑为一个月。

一个星期。我不愿意就这样丢下女儿不管不顾。我了解我的外孙，他能够看家，尤其是有您帮忙照应就更不用担心了，我把他托付给您了。要照我过去那样，我就会向您请教我的审稿人，那位卸任法官的尊姓大名，因为几乎没有我不认识的法官……"

"哦！这不是什么秘密。"戈德弗鲁瓦打断贝尔纳先生的话，说道，"既然您对我这么信任，我可以告诉您，您的审稿人就是卸任庭长勒卡缪·德·特莱斯纳。"

"哦！是巴黎王家法院的！拿去吧！……他可是当时最出色的法官……他，还有已故的初级法院法官包比诺，都是无愧于老法院最光辉的岁月的法官。即使我原先还有些疑虑，现在也会烟消云散了。……他住在哪里？我想去感谢他为我如此费神。"

"您可以到修女路去找他，他现在叫尼古拉[1]先生，……我这就去他那里。还有，您和那些坏蛋的契约呢？……"

"奥古斯特会交给您的。"老人说罢，回到疗养院的院子里。被差去叫车的那个担架伕在比利码头找到一辆轻便马车，把它领了回来，戈德弗鲁瓦上了车。为了叫车夫快点赶车，他答应只要及时赶到修女路就多给小费，他打算到那里吃晚饭。

旺达走后，三个穿黑呢衣服的人（他们大概是在暗处等候有利时机）由沃蒂埃大妈从田园圣母街领了来，在这个女犹大

① 按照德·拉尚特里夫人最初的介绍，此处应为约瑟夫。

的陪同下走上楼梯，轻轻地叩了几下贝尔纳先生的门。那天刚巧是星期四，所以那名中学生能够在家看门。他打开门，三个男人象影子一样溜进前厅。

“你们有什么贵干，先生们？”少年问道。

“这里是贝尔纳先生……也就是说男爵先生的家吗？……”

“你们究竟有何贵干？”

“哦！这您知道得很清楚，年轻人，因为我们听说您的外公刚才跟着一个遮盖着的担架走了，…… 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可以这么做。我是法院执达吏，我来查封这里的一切。……星期一，你们收到了催告书，限令你们把三千法郎本金以及一应费用偿还梅蒂维埃先生，否则将对债务人予以拘禁。我们通知了拘禁。债务人心中有数，逃之夭夭，免得去蹲克利希①的班房。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那些值钱的动产跑不了，我们什么都知道，年轻人……我们马上就进行笔录……”

“这是您外公一直不愿收下的印花公文纸。”沃蒂埃大妈把三张执达吏的通知塞在奥古斯特手里说。

“留在这里，太太，我们委托您为法院查封物资的保管员，法院每天给您四十个苏，这笔钱可不算少。”

“哈！我可以看见那个漂亮房间里有些什么了！……”沃蒂埃大妈喊道。

---

① 克利希是当时拘禁无力清偿债务者的监狱。

“你们不能走进我母亲的房间！”少年大喝一声，扑上前挡住那三个黑衣人去路。

执达吏示意两名助手和突然出现的首席帮办抓住了奥古斯特。

“不要反抗，年轻人！您不是这里的主人。否则我们要开一张违警通知书，您就得到警察局去过夜了……”

听到这个可怕的字眼，奥古斯特泪如雨下。

执达吏与手下人和沃蒂埃大妈商量了一阵，虽然他们压低声音说话，奥古斯特还是听出来他们主要是想扣押外公的手稿。于是他打开母亲的房门。

“请进，先生们，请不要损坏任何东西。”他说，“明天早上我们就能还清债务。”

尔后他哭着走进那间陋室，抓过外公的注解塞进火炉，他知道炉子里没有一点火星。

这个动作极其迅速，那个与他的主顾巴贝、梅蒂维埃不相上下的老奸巨滑的执达吏认定手稿不在前厅而冲进陋室时，只见那位少年坐在椅子上哭泣。虽说书籍、手稿不能查抄，但那位卸任法官签字的定期赎回契约却能为他们这种做法提供借口。不过用延期的办法来对付查封却十分容易，贝尔纳先生一定会采取这种办法。所以他们必须施展阴谋诡计。沃蒂埃寡妇一直没把房东的通知交给房客，为她的房东立了一大功。她本打算在跟着法院的人走进房间时扔在里面，或者必要时就对贝尔纳先生说，她还以为这些通知是给那两位已经出门两天未归的作家的。

查封清点花了大约一小时，因为执达吏一件不少地登记那些查封物资，认为这些东西足以偿还债务。执达吏一走，可怜的少年拿着执达吏的那张三张通知书跑去疗养院找外公。执达吏告诉他，沃蒂埃大妈必须对查封物品负责，如有差错将课以重刑，所以他倒可以放心大胆离开房间了。

一想到外公会因为负债而下狱，那可怜的孩子就急疯了，那是一种少年人的疯狂，也就是说，他处于一种危险的、不祥的亢奋状态，青春的活力沸腾起来，既能使人干出坏事，也能使人做出轰轰烈烈的壮举。到了下圣彼得街，门房对可怜的奥古斯特说，他不知道四点半送来的那个女病人的父亲在哪里，他说哈佩佐恩大夫命令一个星期之内不准任何人，甚至她父亲，探视那位太太，否则她会有生命危险。

这个回答更是给奥古斯特火上添油。他又朝蒙巴那斯街走回去，灰心丧气，满脑子转着荒唐之极的念头。大约晚上八点半光景，他回到家里，空着肚子，被痛苦和饥饿折磨得精疲力竭，所以沃蒂埃大妈邀他一起吃晚饭——浓味土豆炖羊肉——他也就听从了。在那个残忍的女人家里他半死不活地倒在椅子里。老太婆的虚情假意，甜言蜜语使他振作了一点，回答了几个提得十分巧妙的有关戈德弗鲁瓦的问题。他透露出戈德弗鲁瓦明天要去还清他外祖父的债务，他们一个星期以来处境的改善全仗了那位房客。寡妇似信非信地听着奥古斯特的话，硬灌了他几杯酒。

快十点时他们听见一辆轻便马车驶来停在房子前面，寡妇叫道：

“哦！那是戈德弗鲁瓦先生。”

奥古斯特马上拿过房门钥匙，上楼去找他们家这位保护人。但他发现戈德弗鲁瓦的气色大异往常，迟疑着没敢开口，可是外公面临危险终于使这位高尚的孩子下了决心。

下面我们说一下在修女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戈德弗鲁瓦脸上表情严厉的原因。

那位新手及时赶到了修女路，见德·拉尚特里夫人和她的信徒们都在客厅，便把尼古拉先生叫到一边，将四卷《现代法意》交给了他。尼古拉先生立即把手稿拿回自己房间，随即下来吃饭。饭后他和大家闲谈了一会儿，便又上楼准备阅读那部著作。

尼古拉先生上去不久就差曼侬来请戈德弗鲁瓦上去谈话，戈德弗鲁瓦大为惊异。他由曼侬领着到了尼古拉先生的房间，他对房间的内部陈设丝毫无心观察，因为尼古拉先生素来安详坚定的脸上震惊的神色使他实在害怕。

“您知道，”尼古拉先生问道，俨然又成了法庭庭长。“您知道这本书作者的姓名吗？”

“贝尔纳先生。”戈德弗鲁瓦答道，“我只知道他叫这个名字，我没有打开包皮……”

“哦，不错！”尼古拉先生心想，“是我自己打开火漆封印的。——您没有设法了解他的履历吗？”他又问。

“没有。我知道他爱上并娶了塔洛夫斯基将军的女儿；还知道他女儿和母亲同名，都叫旺达；他外孙叫奥古斯特。还有，我见到贝尔纳先生的画像穿着红袍，似乎是个王家法庭庭

长。”

“瞧吧，念念这个！”尼古拉先生说，指着出自奥古斯特手笔的印刷体字母的书名，那上面是这么写的：

现代法意

原鲁昂王家法庭检察长二级荣誉勋位获得者

贝尔纳·冉·巴蒂斯特·马格罗先生

布尔拉克男爵著

“这是迫害夫人和她女儿、维萨尔骑士的刽子手啊！”戈德弗鲁瓦以微弱的声音说，这位新手双腿无力、颓然坐在一张扶手椅上。

“好一个开端！”他喃喃地说。

“这个，我亲爱的戈德弗鲁瓦，”尼古拉先生又说，“是和我们大家都有关系的事。您已经完成了您的工作，我们来完成其余部分！请您别再参与此事，到那边取回您的东西，什么也别说！总之，要守口如瓶！叫布尔拉克男爵来找我。在他来之前我们将决定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行事。”

戈德弗鲁瓦下了楼，走出门去雇了一辆轻便马车，急速驰往蒙巴那斯街。回想起卡昂城检察署的公诉状，想起那出以断头台为结局的血腥的悲剧，想起德·拉尚特里夫人在比塞特监房的日子，他深感厌恶。他明白了这位类似富基埃-坦维尔① 的去职检察长何以在他的暮年过着无人问津的生活，

① 富基埃-坦维尔(1746—179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律师，在恐怖统治时期任革命法庭检察官，后死于断头台。

也明白了他为何要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的身分。

“但愿尼古拉先生能够为可怜的德·拉尚特里夫人好好地复仇雪恨！”

他心里刚立下这一极少天主教徒气味的心愿，就看见了奥古斯特。

“您想找我干什么？”戈德弗鲁瓦问。

“我的好先生，我们刚才遭到一件祸事，我都要急疯了！有一群恶棍到我们家查封了我母亲的一切，他们在找我外公，要把他送进监狱。不过我不是为这些事来求您的，”那男孩以古罗马人的傲气说，“我是想请您为我做一件事，就象为死刑犯做事一样……”

“说吧。”戈德弗鲁瓦说。

“他们是来抢我外公的手稿的，我想他已经把作品交给您了，请您把注解部分也拿去，因为那门房不让我从这里拿走任何东西，……请把注解和作品放到一起，并且……”

“好！好！”戈德弗鲁瓦答道，“赶紧去把它找来。”

在少年进去又马上出来的短暂时间里，戈德弗鲁瓦想到这孩子并无任何罪过，不该对他谈及他外公，告诉他此人暮年的孤苦无援正是对其政治生涯中过火行为的惩罚，而使他伤心难受。他相当和气地接过了那包东西。

“您母亲姓什么？”他问。

“我母亲，先生，是德·梅尔吉男爵夫人，我父亲是鲁昂王家法庭首席庭长的儿子。”

“哦！”戈德弗鲁瓦说，“您外公把他女儿嫁给了有名的梅

尔吉庭长的儿子。"

"是的，先生。"

"我的小朋友，我该走了。"戈德弗鲁瓦说。

他陪年轻的德·梅尔吉男爵走到楼梯口，然后把沃蒂埃大妈叫来。

"沃蒂埃大妈，"他对她说，"您可以随意处置我的房间，我不再回来了。"

于是他走下楼去坐车。

"您给了那位先生什么东西吗？"沃蒂埃大妈问奥古斯特。

"是的。"少年说。

"您真能干！他是你们敌人派来的密探！这些事都是他捣的鬼，没错！事情得手后，他就再也不来了，这就是证明。……他对我说，我可以把他的房间出租。"

奥古斯特冲到大街上去追赶那辆马车，他拼命叫喊，终于使马车停了下来。

"您叫我干什么？"戈德弗鲁瓦问。

"我外公的手稿？……"

"告诉他找尼古拉先生要去。"

少年把这句话当做一个厚颜无耻的盗贼开的残酷的玩笑，他坐到雪地上眼望着轻便马车疾驰而去。一阵疯狂的力量支持他站了起来，回到家里躺下，刚才的狂奔使他疲惫不堪，伤心欲绝。

第二天早上奥古斯特·德·梅尔吉醒来，独自守着前一天还住着外公和母亲的房间，昨天的处境使他心情痛苦，他一

醒来就又回到了这种处境。

一个不久前还充满生机的房间，那里每时每刻都有应尽的责任和需要完成的事情，如今却是孤寂冷清，令人看了好生难受。他于是下楼去问沃蒂埃大妈，他的外公是否在夜间或清晨来过，因为他醒得很晚，他以为如果布尔拉克男爵回来过，女门房会告诉男爵关于拘禁的事。

女门房却冷笑着答道，他完全清楚他外公应该在哪里，说他外公今天早上没回来是因为他住进了克利希城堡。

这个女人昨天还哄得他晕头转向，现在的这一番嘲弄，使那可怜的少年又象昨天一样气昏了头脑，他猜想外公已被关进监狱，绝望地向着下圣彼得街的疗养院跑去。

布尔拉克男爵整夜都围着疗养院和哈佩佐恩医生的住宅转来转去，因为他进不了疗养院，自然很想质问大夫这种做法的用意。大夫到凌晨两点才回到家中。老人一点半到过大夫门前，又到爱丽舍田园大道散步，而等他两点半再次造访，门房说哈佩佐恩先生已经回家并且上床睡觉了，不能把他叫醒。

那位可怜的父亲凌晨两点半置身于这个地方，失望之余，只好到河边王后林荫大道的平行侧道那些布满繁霜的树木下荡来荡去，等待天明。早上九点，他去医生家拜访，问医生为什么把他女儿这样幽禁起来。

“先生，”大夫答道，“我昨天对您担保让您女儿康复，可是现在，我要对她的生命负责。所以，您应当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应拥有无上的权力。要知道，您女儿昨天用了一种

药，旨在诱发她的纠发症，只要这种可怕的病没有诱发出来，她就不能见客。我不想因为病人情绪激动，或护理中的疏忽而失去我的病人，从而使您失去您的女儿。如果您一定要见她，我就请三位医生来会诊，以免对此承担责任，因为病人很可能死亡。”

老人困倦不堪地跌坐在一张椅子里，又猛然站起来说：

“请原谅，先生。我一整夜都在等您，焦虑万分，您不知道我有多爱我的女儿，我十五年来一直在生死之间守护着她。对于我来说，这一个星期的等待无异于忍受酷刑！”

男爵醉汉般步履蹒跚地走出哈佩佐恩的诊室。犹太医生搀着他的胳膊，一直送他到楼梯扶手那里。那老人走后约一小时，医生看见奥古斯特·德·梅尔吉走了进来。

可怜的少年刚才向疗养院的女门房打听过，她说昨天来的那位太太的父亲晚上来过疗养院，向她问过情况，并讲他今天早上要去哈佩佐恩大夫家，她说在那里可能打听到他的消息。

奥古斯特·德·梅尔吉走进哈佩佐恩的诊室时，大夫正在吃早饭。一大杯巧克力和一小杯水，搁在一只独脚小圆桌上。他对少年不加理会，继续用细长的面包块蘸着巧克力。他不吃别的，光吃一块小面包，面包精确地切为四份，其精确程度显示出一种手术医生才有的灵巧。哈佩佐恩的确曾在周游列国时给人动过手术。

“喂，年轻人！”他见旺达的儿子进来，便说，“您也是来问您母亲的事情吗？……”

“是的，先生。”奥古斯特·德·梅尔吉答道。

奥古斯特一直走到桌子跟前，他看到眼前有几张纸钞在数叠金币之间闪光。在那个不幸的孩子所处的情形下，不管他的道德准则多么坚定，诱惑也胜过了准则。他看到了从贪婪的投机商手里解救他的外公及其二十年劳动成果的办法。于是他屈服于这种诱惑了。

这种蛊惑是在一念之差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个尽孝的念头对这个孩子微笑，而他的孝心又使他的受惑情有可原，他心想：“我毁了自己，可是妈妈和外公就得救了！……”

在他的理智与犯罪念头的搏斗中，他有了一种疯人的奇异而短暂的急智，他没有问外公的消息，却顺着刚才的话头大谈特谈。哈佩佐恩象所有善于观察的人一样，猜到了老人、这孩子和他母亲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他预感或隐约看到了真相。德·梅尔吉男爵夫人的话向他揭开了真相，因而他对自己的新主顾产生了好感，他一般是不会对人表示敬意或赞赏的。

“好吧，我亲爱的孩子。”他亲切地回答年轻的男爵，“我留下您的母亲，还给您的时候年轻、漂亮、身体健康。她是个使医生感兴趣的罕见的病人，此外，从她母亲那方面来说，她还是我的同胞。您和您外公要有勇气两个星期不见……”

“梅尔吉男爵夫人……”

“她是男爵夫人，那您也是男爵啰？……”哈佩佐恩问。

这时钱已经偷到手了。在医生看着他那蘸了巧克力的面包时，奥古斯特抓了四张折着的纸钞，塞进裤袋，装作出于礼

仪而把手插进口袋的样子。

“是的，先生，我是男爵。我外祖父也是男爵，他在王政复辟时期当过检察长。”

“您脸红了，年轻人。不应当为自己是个穷男爵而脸红，这是常有的事。”

“谁告诉您我们是穷人？”

“您外公对我说，他是在爱丽舍田园大道过的夜。虽然我没见过一座宫殿有这么美丽的、到半夜两点还闪烁光芒的穹顶，但我担保你外公游览的这座宫殿是很冷的。去住这种露天旅馆不会是出于爱好。……”

“我外公刚走吗？”奥古斯特问，借机抽身离去。“谢谢您，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还会来打听我母亲的消息。”

年轻的男爵一走出去，就坐一辆轻便马车以便尽快找到执达吏。他付清了外公的债务，执达吏把银钱付讫借款字据和诉讼费用单交还给他，然后他叫那少年领着他的一个助手回家解除法院查封财物保管员的职务。

“而且，巴贝先生和梅蒂维埃先生都住在你们那一带，”他又说，“这样，我的助手可以把钱给他们送去，并叫他们把定期赎回文书还给你们……”

奥古斯特对这些字眼和手续一窍不通，只得由着他们去办。他拿了那四千法郎找剩的七百法郎现款，由执达吏的帮办陪着走出来。他在一种不可名状的麻木状态中登上马车。目的达到后，悔恨就开始抬头。他似乎已经见到自己名誉扫地，受到外公的诅咒。他是深知外公的毫不容情的。他想，他

母亲如果得知他犯了罪，一定会伤心欲绝。整个世界在他眼里都变了样，他感到燥热，漫天大雪也看不见了，房屋就象一个个幽灵。

到了家里，年轻的男爵下了决心，当然是一个诚实的青年的决心。他到母亲屋里拿了皇帝送给他外公的嵌宝鼻烟壶，要连同那七百法郎一起交给哈佩佐恩大夫，并寄上以下几经重写的一封信：

先生：

我外公二十年来的心血有被一帮高利贷者侵吞的危险，他们还威胁了他的自由。只要三千三百法郎就能救他。我见到您桌上有那么多钱，竟无法克制还我外公自由和无数不眠之夜的成果的强烈愿望。我未经您同意，借了您的四千法郎。因为仅需三千三百法郎，兹将剩余的七百法郎先行奉还，并加上一个镶宝鼻烟壶，是皇帝陛下赠给我外公的，其价值足以担保所借之款项。

倘使您不相信一个终身把您当做恩人的人的信誉，则乞蒙俯允对一件无论如何也无法辩解的行为保守秘密。正如您救我母亲一样，您也会救我的外公。

永远是您忠诚的仆人

奥古斯特·德·梅尔吉

大约两点半光景，奥古斯特到了爱丽舍田园大道，差人把一个加封的盒子送到哈佩佐恩大夫门前。盒子里放着十个路易，一张五百法郎钞票和鼻烟壶。然后他经由耶拿大桥、荣军院和林荫大道缓缓步行回家，寄望于哈佩佐恩大夫的宽宏大量。医生发现被窃，马上改变了对他的主顾们的看法。他认为

那老人是来行窃的，没有得手就又派那个男孩来偷。他对他们自封的美德感到怀疑，于是直奔检察院向王家检察官递交诉呈，要求立即提出起诉。司法机构由于行事审慎，很少能如原告要求的那样迅速行动。但到了三点光景，一位警察分局局长带着几个正在林荫大道流动值勤的便衣警察，来向沃蒂埃大妈打听她那几位房客的情形，那寡妇无意中加重了警察分局局长的怀疑。

内波米塞纳嗅出他们是些警察，以为他们要抓老人。由于他喜欢奥古斯特，他就跑去迎候贝尔纳先生，在天文台大道遇见了他。

“快逃吧，先生！”他叫道，“有人来抓您。执达吏昨天到您家，把所有的东西都查封了。沃蒂埃大妈把印花公文纸藏起来不交给您，她说您今晚或者明天就会进克利希。瞧，您看见那些警察没有？”

卸任检察长一眼就认出那些人是执达吏的帮手，他全明白了。

“戈德弗鲁瓦先生呢？”

“一去不回了。沃蒂埃大妈说他是您的冤家派来的密探……”

布尔拉克男爵当即决定去巴贝家，一刻钟之内他就到了那里，那个过去的书商住在圣卡特琳娜-地狱街。

“哦！您是来拿您的定期赎回文书吗？”前书商向他的受害人还礼说道，“这就是。”

于是他把文书递给布尔拉克男爵，使男爵大吃一惊，那位

前检察长接过文书说：

“我不懂……”

“那么这不是您付还的钱？”书商问。

“我还您钱了？”

“您外孙今天早上把款子送到了执达吏那里。”

“您昨天真的让人查封了我家是吗？……”

“那么您这两天没有回家？”巴贝问，“当过检察长的人还能不懂什么叫拘禁通知书！……”

听到这句话，男爵冷冷地对巴贝行过礼，转身向自己家走去。他心想那商业警察到那里大概是找躲在三楼的两位作家的。他脚步迟缓，心里怀着模糊的担忧。越走近，内波米塞纳的话就越是显得扑朔迷离，难以解释。戈德弗鲁瓦果真会出卖他吗？他机械地由田园圣母街的小门走进房子，小门碰巧开着，他与内波米塞纳撞了个满怀。

“快来吧，先生！他们要把奥古斯特先生带到监狱！他是在大街上被抓住的。他们找的是他，他受过审了……”

老人象老虎般跃起，箭也似地从小径穿过房子和花园跑到大街上。他到得总算及时，正好看见他的外孙夹在三个人中间登上马车。

“奥古斯特，”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那少年泪流满面，晕了过去。

“先生，我是布尔拉克男爵，担任过总检察长。”他一眼见到警察分局局长的肩带，就对那个局长说，“行行好，请您对我解释这件事。……”

“先生，如果您是布尔拉克男爵，只要两句话您就能明白一切了：我刚才审问了这个年轻人，他不幸招认了。……”

“招认了什么？……”

“在哈佩佐恩大夫家偷了四千法郎。”

“有这种事？奥古斯特？”

“外公，我已经给他送去您的钻石鼻烟壶作为抵押，我是想使您免遭入狱的耻辱。”

“混蛋，你干的什么事！”男爵叫起来。“那些钻石是假的，三年来我把真钻石都卖了。”

分局长和他的书记官异样地对视了一眼，目光里意味深长，布尔拉克男爵见到这种目光，仿佛五雷轰顶。

“分局长先生，”那位前总检察长说，“请您放心，我要去见王家检察官，但您可以作证，我使我外孙和我女儿误以为那是真钻石了。您应当执行您的任务，不过，我以人道的名义请您把我外孙放在皮斯托尔①里，…… 我会去监狱……您将把他带到哪个监狱？”

“您真是布尔拉克男爵？”分局长问。

“嗯！先生。”

“我这么问是因为，王家检察官先生，预审推事和我本人，我们都不相信象您和您外孙这种人会去犯罪，我们和大夫都认为是一些骗子盗用了您的姓名。”

他把布尔拉克男爵拉到一边，对他说：

---

① 皮斯托尔，自费单人牢房。

“您今天早上去过哈佩佐恩大夫的家吗?”

“是的,先生。”

“您外孙半小时后也去了?”

“我毫无所知,先生,因为我刚回来,我从昨天以来就没有见过我的外孙。”

“他给我们看的执达吏通知和文件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分局长又说,“我知道犯罪的动机。先生,我本该把您作为您外孙的同谋加以拘留,因为您的回答证实了诉状中例举的事实。可是,这些寄给您的文书证明您确实就是布尔拉克男爵,我把这些文书还给您。”说着他把手里的一卷印花公文递过去,“然而,您还是必须准备到庭受马雷斯特先生审问,他是受理本案的预审推事。我觉得,鉴于您的履历,我应当比对待一般人放宽一些。至于您的外孙,我回去后会对王家检察官先生说的,我们会尽量对一位前任首席庭长年少的孙儿初犯的过错予以关照。不过,既然有人递了诉状,犯人又招认了,我也立了笔录,发了拘留证,我就爱莫能助了。至于拘留地点,我们将把您外孙送进裁判所附属监狱。”

“谢谢,先生。”不幸的布尔拉克说。

他直挺挺地倒在雪地上,又滚进了当时隔开树木与大街的一条道沟里。

分局长叫人抢救,内波米塞纳和沃蒂埃大妈跑了过来。大家把老人抬到家里,沃蒂埃大妈请分局长路过地狱街时叫贝尔东大夫尽快赶来。

“我外公究竟怎么了?”可怜的奥古斯特问。

“他疯了，先生！……这就是偷东西的报应！……”

奥古斯特想碰碎自己脑袋，两个警察按住了他。

“好了，小伙子，冷静些！”分局长说，“冷静些，你做错了事，但还不是不可挽回！……”

“先生，那就请您告诉那位女人，我外公很可能饿了二十四小时了！……”

“唉！可怜的人！……”分局长暗想。

他让已经走起来的马车停下，对他秘书耳语了一句话，秘书跑去和沃蒂埃大妈说了几句话，又立即跑回来。

贝尔东先生诊断贝尔纳先生（他只知道这个名字）的病是一种引起猛烈高烧的热病。但沃蒂埃寡妇对他讲述了导致这个病症的那些事件。根据女门房讲述的方式，他觉得有必要于次日早晨把这故事通知在高圣雅各街的阿兰先生，阿兰先生用铅笔写了张便条，差人送到修女路的尼古拉先生那里。

戈德弗鲁瓦前一天晚上到修女路时，已将那些注解交给尼古拉先生。尼古拉先生大半夜都在阅读布尔拉克男爵著作的第一卷。

第二天早上，德·拉尚特里夫人对那位新手说，如若他决心依旧，那就要立即开始工作。戈德弗鲁瓦已从她那里获悉了这个团体的财务机密，于是他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在弗雷德里克·蒙日诺的监察下干了好几个月。蒙日诺每星期天来检查工作，戈德弗鲁瓦受到了他的夸奖。

“那些与您朝夕相处的圣徒得到了您，真是一大收获，”当所有帐目都已登记并清楚地分门别类建立起来后，他对戈德

弗鲁瓦说。“现在，您每天有两三小时就可以及时登录帐目，您的心愿如果仍和六个月以前一样，您就可以利用剩余的时间去帮助他们……”

当时已是一八三八年七月，自从蒙巴那斯街发生的事件以来，戈德弗鲁瓦从未向他的朋友们提过一个关于布尔拉克男爵的问题，因为他一心想表现出自己是无愧于他的友人们的。他没有听到有关此事的片言只语，也没有在帐簿里见到任何与此事相关的东西。他以为大家避而不谈那两个迫害过德·拉尚特里夫人的人的家庭，不是对他的一种考验就是说明这位卓越的女性的朋友们已为她报仇雪恨。

两个月后，他曾散步到蒙巴那斯街，有意路遇沃蒂埃寡妇，并向他打听贝尔纳一家的消息。

“谁知道那些人到哪儿去了！……我亲爱的戈德弗鲁瓦先生，在您收兵后两天（正是您，机灵鬼，使我房东的买卖告吹），来了一帮人，把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老头搬走了。您说说看，他们二十四小时内就全搬空了，而且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和我说一句话。我想他是和他那贼盗外孙去阿尔及尔了，因为内波米塞纳在裁判所附属监狱没找到他外孙。内波米塞纳特别喜欢那个小偷儿，他自己也是一路货。那小无赖把我给撇下了，只有他知道他们在哪里。抚养弃儿就是这样！……他们就这样报答你，让你陷入困境。我还找不到人代替他，而现在这一带很赚钱，房间全租出去了，累得我要死。”

若不是有一次在巴黎街头邂逅相遇（在巴黎有时是会有

这种巧遇的），作为这番经历的结局，戈德弗鲁瓦也许就再也不会知道布尔拉克男爵的下落了。

九月的一天，戈德弗鲁瓦沿着爱丽舍田园大道走路，经过马伯夫街时，他想起哈佩佐恩大夫来。

“我该去看看他，”他思忖着，“打听一下他是否治好了布尔拉克女儿的病！……她的嗓音和才华真是天下少有！……她想献身上帝！”

走到圆形广场，戈德弗鲁瓦为躲避几辆急驰而来的马车匆匆穿过广场，结果在林荫小径上与一位年轻人撞了个满怀。那年轻人挽着一位少妇。

“小心点！”年轻人叫道，“您难道瞎了？”

“嘿！是您啊！”戈德弗鲁瓦认出那年轻人是奥古斯特·德·梅尔吉，便说。

奥古斯特穿得那么考究、那么漂亮、那么雅致，挽着那位少妇显得那么自豪，如果戈德弗鲁瓦不是正在念叨他们，定然认不出他来的。

“啊！这是亲爱的戈德弗鲁瓦先生。”那位少妇说。

戈德弗鲁瓦听见正在散步的旺达那迷人的喉咙里发出的仙乐，顿时双脚在原地钉住了。

“病好了！……”他说。

“他准许我下地走路，已经十天了！……”

“哈佩佐恩吗？”

“是的！”她说，“您怎么不来看我们？”她又说，“哦！您做得对！我的头发一个星期前才剪过，您现在看见的是假发，可

是大夫向我担保，我的头发会重新长出来的！……我们有多少事情要相互倾谈啊！……来我们家吃饭吧！……噢！您的手风琴！……噢，先生……”

她用手帕捂住了眼睛。

“我要终生保存着它！我儿子将把它当成神圣的物品珍藏起来！我父亲在巴黎四处找您，找他那些不知名姓的恩人。您要是不帮助他找到他们，他会难过死的……他闷闷不乐，连我有时也解劝不了。”

戈德弗鲁瓦既是被那位起死回生的美妙少妇的声音所迷醉，也是受到一种难以遏止的好奇心的吸引，因而挽住了德·梅尔吉男爵夫人伸给他的胳膊。德·梅尔吉夫人点头示意她儿子先走，去办一件事情，那年轻人会意地走了。

“我不会把您领得很远，我们住在昂丹大道一幢漂亮的英国式房子里。我们住着整幢房子，每人住一层。哦！我们过得很好。我父亲认为我们的时来运转多亏了您！……”

“我吗？……”

“您不知道吗，索邦神学院根据教育部转下的一份呈文，专为他设立了一个比较法律学教授的位置。我父亲明年十月份就要开始上第一课了。他写的那本大部头著作再过一个月就能出版，骑士书屋替他出书，并同他分享利润。书店在他的份额里预支给他三万法郎，于是我父亲买下了我们现在的那座房子。司法部给了我一千二百法郎年金，作为对原司法人员的救济；我父亲有一千埃居年金和五千法郎的教授薪金。我们极其省俭，所以我们几乎成为富翁了。我的奥古斯特两个

月后开始学习法律，但他同时在检察官公署供职，能挣一千二百法郎……啊，戈德弗鲁瓦先生，别对我提起奥古斯特那件倒霉事了。每天早上，我都为他的这一行为而祝福他，而他外公却还不原谅他！他母亲祝福他，哈佩佐恩钟爱他，而前任总检察长却毫不容情。”

“什么事？”戈德弗鲁瓦问。

“啊，我完全知道那是您的宽宏大度！”旺达叫道，“您的心地多么高尚！……您的母亲一定为您感到自豪！……”

她沉默了，似乎心中感到痛苦。

“我发誓我对您所说的事情一无所知。”戈德弗鲁瓦说。

“哦！您不知道那件事！”

于是她原原本本讲述了奥古斯特向大夫借钱的经过，对儿子赞叹不已。

“既然我们在布尔拉克男爵先生面前丝毫不能提及此事，”戈德弗鲁瓦说，“那就请您告诉我，您的儿子是怎样脱身的？”

“我不是好象对您说过，”旺达答道，“他在总检察官公署供职吗？总检察官对他极为照顾。他在裁判所附属监狱还没有住满四十八小时，他被安置在典狱长家里。那位好心的大夫到晚上才收到奥古斯特那封美好而高尚的信，他撤回了诉状。

“由于一位原王家法院庭长出面斡旋（我父亲从未见过那位庭长），总检察官撤销了警察分局局长的笔录供词和拘留证。总之，这件事除了在我心中、在我儿子的良心和他外公的

脑子里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自从那天起，他外公就以‘您’称呼奥古斯特，对他视同外人。昨天，哈佩佐恩还为他请求宽恕，但是我父亲不但拒绝了我的请求（虽然他那么爱我），而且对哈佩佐恩答道：‘您是被偷者，您可以而且应当宽恕，可是我，我对小偷负有责任……而在我当总检察长的时候，我从不宽恕！……’——‘您会要您女儿的命！’我听见哈佩佐恩说，我父亲没有作声。”

“到底是谁帮了你们？”

“是一位好象是负责传布圣母善德的先生。”

“他是什么模样的？”戈德弗鲁瓦问。

“那是个庄严、干瘦、忧郁的人，有点象我父亲……是他在我父亲得了热病的时候，让人把我父亲送到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您想想看，我父亲病一好，大家就把我从疗养院接出来，安置在那里，我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就象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哈佩佐恩不知怎么被那位高个子先生迷住了，他将我父亲所经历过的一切痛苦告诉了我，他卖掉了鼻烟壶上的钻石！我儿子和我父亲经常没有面包吃，却在我面前装阔气……哦！戈德弗鲁瓦先生！……他们俩是殉道者……我能对我父亲说什么？……在我儿子和他之间，我只能学他们的样，为他们而隐忍痛苦，象他们一样隐忍痛苦。”

“那高个子先生是不是有点军人风度？……”

“哦！您认识他！……”旺达已经走到门口，对他叫道。

她的手用力抓住戈德弗鲁瓦，力量之大就象一个感到快要歇斯底里发作的女人。她把他拖到客厅，门开了，她叫道：

“爸爸！戈德弗鲁瓦先生认识您的恩人。”

戈德弗鲁瓦见到布尔拉克男爵衣着整齐，正如一个原高级司法人员所应有的装束。男爵站起身，向戈德弗鲁瓦伸出手去，并说：

“我就猜到是这样！”

戈德弗鲁瓦见这样高尚的复仇行为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就做了个否认的手势，但总检察长不让他有开口的时间。

“啊！先生。”他继续说道，“惟有最强大的上帝、最机智的爱情、最英明的母性，是您的朋友们所依赖的三大神明……。感谢上帝给了我们重新相逢的偶然机缘，因为约瑟夫① 先生已经一去不返了。我曾设法套出他的真实姓名和他的住址，但他都一次又一次地避开了。我这样真会难受死的，瞧，请看他这封信。您认识他吗？”

戈德弗鲁瓦念道：

> 布尔拉克男爵先生，我们奉一位慈悲的夫人之命，为您花费的款项共达一万五千法郎。请记下这笔数目，以便当您家道复兴，具有还债能力时，由您自己或您的子孙如数归还，因为这是属于穷苦人的财产。在可能归还时，请将这笔款项作为借方汇入银行家蒙日诺兄弟的字号。愿上帝宽恕您的过失！

这封信的签名是五个神秘的十字。戈德弗鲁瓦把信还给男爵。

“那上面有五个十字……”他自言自语道。

---

① 按前文拉尚特里的介绍，这里应是又高又瘦的尼古拉先生。

“啊！先生。”老人说，“您知道一切，您曾受那位神秘的夫人派遣……告诉我她的名字吧！”

“她的名字！”戈德弗鲁瓦喊道，“她的名字！不幸的人啊！永远别问她的名字！永远不要试图知道她的名字！啊！夫人。”戈德弗鲁瓦用发抖的双手捧住德·梅尔吉夫人的手：“您假若希望让您的父亲神智健全的话，就让他毫无所知吧，别让他冒失地采取任何行动！”

一种深刻的惊愕使那父女俩和奥古斯特吓呆了。

“她是？……”旺达问。

“好吧。”戈德弗鲁瓦看着老人说，“救了您的女儿，使她起死回生，使她年轻、美丽、鲜艳、活泼地回到您身边；使您免于蒙受外孙声名狼藉之辱；使您晚年幸福，受人敬重，总之，救了你们三个人的那个女人……”

他的声音中断了。

“她是个曾被您判处二十年劳役的无辜的女人！”戈德弗鲁瓦对着布尔拉克男爵叫了起来，“您曾在您的检察公署残酷地辱骂过她，您曾诋毁她的圣洁品德，您曾夺走她的爱女，送上最可怕的死路，让她死于断头台上！……”

戈德弗鲁瓦见旺达晕倒在一张扶手椅里，便跳起来冲进过道，从过道奔到昂丹大道，飞跑起来。

“你要想得到我宽恕，就给我盯住这个人，弄清楚他住在哪里！……”布尔拉克男爵对他外孙说。

奥古斯特象离弦之箭一般跑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布尔拉克男爵敲着修女路德·拉尚

特里公馆古老的门，向看门人询问德·拉尚特里夫人的住处，看门人对他指了指台阶。

幸而那正是开早饭的时间，戈德弗鲁瓦从楼梯边的一扇小窗格里认出了院子里的男爵，他刚刚来得及跑下楼梯，冲进客厅，大家都在里面，他叫道：

"布尔拉克男爵！……"

听见这个名字，德·拉尚特里夫人由韦兹神甫搀扶着回到自己房间。

"不许进来，撒旦的帮凶！"曼侬认出站在客厅门口的总检察长，叫了起来。"你是想要夫人的命吗？"

"好了，曼侬，让这位先生进来吧。……"阿兰先生说。

曼侬坐到一把扶手椅里，仿佛双腿忽然发软了。

"先生们，"男爵认出了戈德弗鲁瓦和约瑟夫先生，并对其他两位行礼。他以极度激动的声音说，"您们做的好事也给了受惠者以某种权利。"

"您不欠我们任何情分，先生。"好心的阿兰说，"一切应归功于上帝……"

"您们是圣徒，而且象圣徒一样平静。"那位原司法人员说，"请你们听我说！……我知道十八个月来对我做的无数不同寻常的好事是一位我曾在履行公职时严重伤害过的人的善行。我十五年后才认识到她是清白无辜的。而这是我在行使职权中唯一的内疚。——请听我说！我余年无几了，但是我如果得不到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宽恕，就连这所剩无几的余年也将失去。我的余年对于我的孩子们——被德·拉尚特里

夫人拯救了的孩子们——还很有用。先生们，我要跪在圣母院广场，直到她对我说一句话。……我在那里等她，……我要吻她的脚印，我会泪流满面使她心软，虽然我已经被我的孩子们身受的磨难弄得象麦草一样枯干！……”

德·拉尚特里夫人的房门开了，韦兹神甫象影子般悄然无声地走来，对约瑟夫先生说：

“他的声音要送掉夫人的命了。”

“哦！她在那里！她在那里走过！”布尔拉克男爵说。

他跪下来，亲吻地板，老泪纵横，他用令人心碎的声音叫道：

“以殉难于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名义，请您饶恕！请您饶恕！因为我女儿已经受过千百次死亡之苦了！”

老人倒了下去，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大家以为他死了。这时德·拉尚特里夫人也象死人一样面色苍白，出现在她的房门口，她倚着门框，竭力支撑着无力的身子。

“以我亲眼目睹死于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奈特[1]的名义，以伊丽莎白夫人[2]的名义，以我女儿的名义，也以您女儿的名义，以耶稣的名义，我宽恕您！……”

听到最后这句话，那位前总检察长抬起眼睛说：

“天使们就是这样复仇的。”

约瑟夫先生和尼古拉先生扶起布尔拉克男爵，送他到院

① 玛丽-安东奈特(1755—1793)，罗马皇帝之女，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② 伊丽莎白夫人(1764—1794)，路易十六之妹，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在天主教和保王党人士中很受尊敬。

子里，戈德弗鲁瓦去找来一辆马车。听到马车驶来的声音，尼古拉先生把老人领了出去，对他说道：

“先生，别再来了，否则您会把这位母亲也给杀死，因为上帝威力无穷，而人类的本性则是有限度的。”

这一天，戈德弗鲁瓦被接纳为济困扶危教友会的成员。

何友齐 译

题　解

不自知的喜剧演员

《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于一八四四年六月开始写作，起初以《在巴黎免费看到的喜剧》为题叙述了四段故事，不久发展到七段，最后写成十二段，于一八四六年四月在《法兰西邮报》上连载，分为二十九个章节。同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二卷，属"巴黎生活场景"，篇名改为《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再版时易名为《一个外省人在巴黎》。本译文根据加利玛出版社出版的"七星文库"最新版本，取消了章节和小标题，篇名恢复为《不自知的喜剧演员》。

这部篇幅不大的小说，相当于一幅巴黎风貌速写。作者运用蒙太奇的手法，让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物依次亮相，上至大臣、议员，下至旧货商、女巫、修脚师傅，全都登台表演一段赋有独特个性的小品。作者通过一个外省人的眼睛观察巴黎，虽则浮光掠影，却能给予人生动强烈的印象。这个光怪陆离的畸形社会，既藏污纳垢又充满活力，既腐化堕落又蕴藏着蓬勃生机，外省人对它大感不解，却又不知不觉会卷入它的涡流，堕入它的深渊。加佐纳勒为保全自己的产业来到巴黎上诉，最后官司胜诉，但同时也几乎倾家荡产了。

小 市 民

《小市民》是巴尔扎克的一部未完成的遗稿。写作时间约在一八四三年十一月至一八四七年三月之间。最初拟以《女婿和岳母》为题，刻画一个答尔丢夫式的人物，不久又拟将篇名改为《大艺术家》。尔后主题进一步扩展，拟以《莫黛斯特》为篇名，分成两部，第一部标题为《大艺术家》；第二部标题为《女婿的悲剧》。一八四四年三月，作者因受韩斯卡夫人的启发，转而投入《莫黛斯特·米尼翁》的创作，本篇暂时搁浅，此后断断续续，几易篇名，一直未能完稿。作者去世后，其夫人委托夏尔·拉布续完后半部，于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十八日在《国家报》上连载。一八五六至一八五七年由波泰书屋分两次出版。一八六四年收入米歇尔·莱维编的《人间喜剧》全集时，划入"巴黎生活场景"。

这是一部以小市民为研究对象的小说，构思几乎是莫里哀的《伪君子》的翻版。一个披着民主、博爱和宗教虔诚外衣的伪善人，因垂涎一笔丰厚的嫁妆而打入一个小市民家庭，小市民的无知和虚荣使这个家庭的几个主要成员都成为受骗上当的奥尔恭。而野心家一朝志得意满，便想踢开比他更有手段的同伙，终于功败垂成，酿成悲剧。但巴尔扎克尚未写到高潮就已搁笔。拉布的续篇，给小说加了一个圆满的结局：野心家的结婚计划破产，名誉扫地，不得不娶了自己神经失常的表妹(即《烟花女荣辱记》中的莉迪)，这段婚姻倒使可怜的表妹恢复了理智。莫黛斯特摆脱了伪善人的纠缠，终于嫁给自己

心爱的数学家。对于拉布所续的结尾，法国的巴尔扎克研究者们均持保留态度。因而“七星文库”版仅收巴尔扎克本人撰写的部分。本译文根据“七星文库”版，同样未收拉布的续篇，且取消了分章和小标题。

现代史拾遗

《现代史拾遗》是巴尔扎克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第一部《德·拉尚特里夫人》最初分为四章，分别发表在一八四二年九月、一八四三年九月、一八四四年十月及十一月的《家庭博览》月刊上，一八四六年以《现代史拾遗》为题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二卷。第二部《初入教门》最初分十八个章节在一八四八年八月一日至九月三日的《共和主义旁观者报》上连载。一八五四年由波泰书屋出版，分为二十八章。一八五五年收入乌西欧版《人间喜剧》。

《现代史拾遗》原意是“现代史的背面”，在巴尔扎克笔下，当代社会的“正面”是一片自私、贪婪、腐化堕落、充满罪恶与不幸的景象，本书却描写社会“背面”一个由少数真诚的基督徒组成的秘密宗教组织——“济困扶危教友会”。作者试图通过对这个慈善机构的乌托邦式的描写，提出自己的“济世”药方。在巴尔扎克看来，惟有推行恕道，提倡基督教的三德（信、望、爱），才能使人们摆脱罪恶的欲念，减少人世的苦难。

艾珉 刘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十五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何友齐译
页数＝５２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６８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４６１３３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